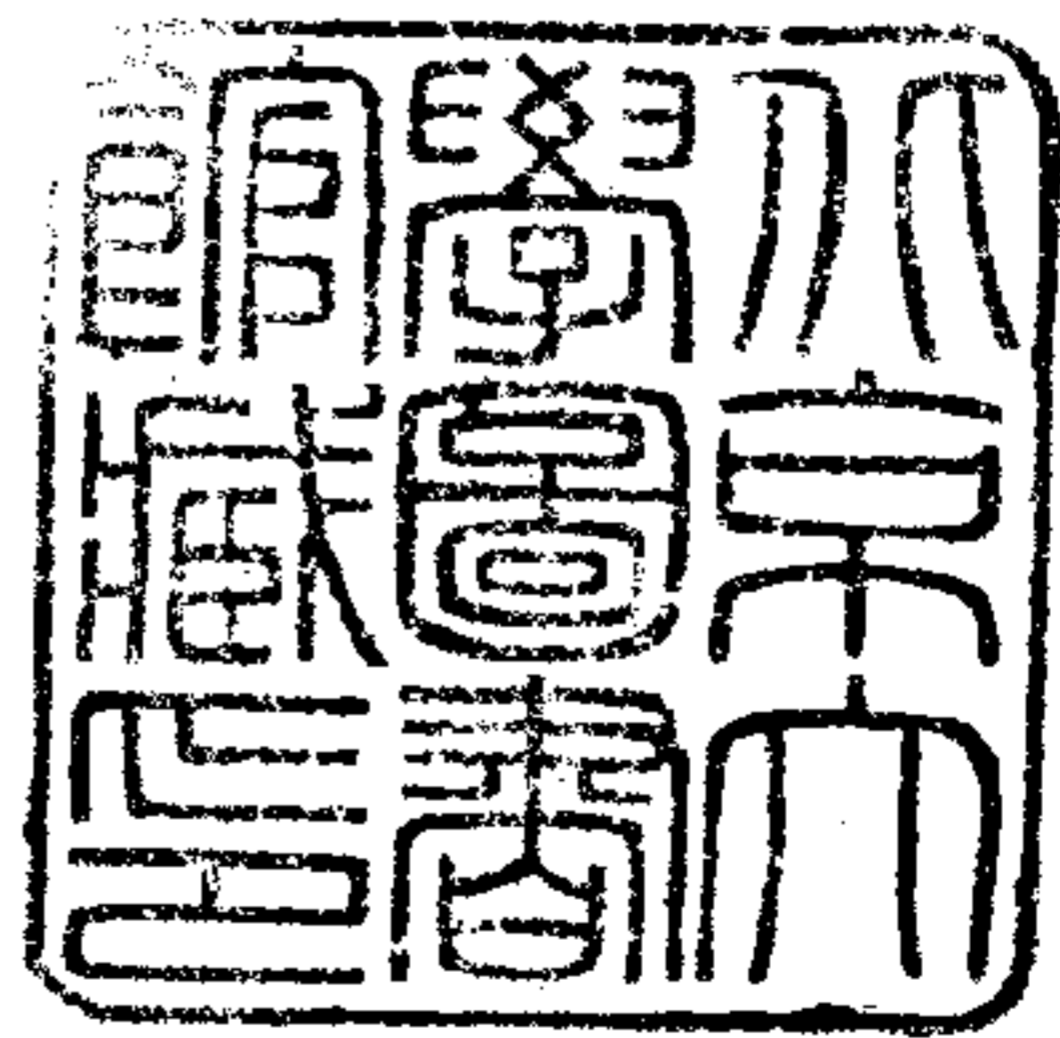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六・子部・宗教類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十卷 [唐]釋慧立 釋彥棕撰……………一

淨土聖賢錄九卷 [清]彭希涑撰 淨土聖賢錄續編四卷種蓮集一卷 [清]蓮歸居士撰……………一七三

居士傳五十六卷 [清]彭紹升撰……………四二七

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 [唐]釋義淨撰……………五九七

大宋僧史略三卷 [宋]釋贊寧撰……………六五九

2/149/06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班

垂拱四年三月十五日仰上沙門釋唐懷素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
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
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
真筌也化城垢服濟廡馳羊謂之小
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呪術厭趣万
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
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為本
根其義也三轉之法謂之為末技其
義也暨夫天雨四花地現六動解其
髻寶示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攝末歸
本者也付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
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瀉水置之異
器即謂釋尊一代四十九年應物運
機適時之教也逮提河輟潤堅林晦
影邃旨冲宗於焉殆絕我先昆迦葉

屬五指已掩千疊將焚痛天人眼滅
蒼生莫救故召諸聖眾集結微言考
繩墨以立定門即貫花而開律部據
優波提舍以之為論剖析空有顯別
斷常示之以因修明之以果證足以

貽範當代軌訓將來歸向之徒並遵
其義及王秦奉使考日光而求佛騰
蘭應請策練影以通經厥後易首抽
膺之賓播美於天外篆篆結騁之奧
譯粹於區中然至蹟至神思慮者或
迷其性相唯恍唯忽言談者有味其
是非况去聖既遙來教多闕殊途竟
軋別路揚鏹而已哉法師懸弭誕辰
室表空生之應佩麟登歲心符妙德
之誠以愛海无出要之津覺地有括
神之宅故削駿矯翰翔集二空異縣
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之得本行

本魚曾致乖痛先匠之間疑傳疑承
文斯惑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
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義遂發憤
忘食履嶮若夷輕万死以涉葱河重
一言而之奈苑驚山猴沿仰勝迹以
瞻奇鹿野仙城訪遺編於蠹簡春秋
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三十國揚
我皇之威烈振彼后之權豪優異學
之高輜拔同師之巨幟名王拜首勝
侶摩肩万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
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惣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張 通

有六百五十六部並載以巨焉并諸
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元亨陽苦
陰淫假皇威而利涉粵以貞觀十有
九祀達于上京道俗迎之闐城溢郭
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
天子勞問懇懇爰命有司 聖令宜

譯人百敬奉難以具言至如氏族簪
纓捐親入道遊踐遠迹中外讚揚示
息化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
類則備乎茲傳也傳本五卷魏國西
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幽國
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
博考儒釋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
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憚威嚴赴水
蹈火无所屈撓觀三藏之學行矚三
藏之形儀鑽之仰之弥堅弥遠因修
撰其事以貽終古乃削藁去畢慮遺
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尔後役
思纏痾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掘以
啓之將出而率門人等哀慟荒鯁悲
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他所累載
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
以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不應因又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張 通

謂余曰佛法之事豈預俗徒况乃當
仁苦為辭讓余再懷慚退沈吟久之
執紙操翰沈瀾臆方乃參犬羊以
虎豹糅瓦石以琳瑯錯綜本文箋為
十卷庶後之覽者无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沙門慧立本 譯 彦悛箋

起載誕於維氏終西畱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陳留人也漢太
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
守祖康以學優仕齊任國子博士食
邑周南子孫因家又為維氏人也父
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身長八尺
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
方之郭有道性恬簡无務榮進加屬
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頗貢孝
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
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也幼而珪

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几
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
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
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
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四張 通

焉也其早慧如此自後備通經奧而
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
之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无涉闌闌
之門雖鍾鼓嘈囂於通衢百戲叫歌
於閭巷士女雲萃其未嘗出也又少
知色養温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
出家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
教因將詣道場誦習經業俄而有
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
法師以幼少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
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鑒
見而竒之問曰子為誰家答以氏族

又問求度耶答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家意何所為答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律器但恐果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虛也既得出家與兄同止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五張 通

盡再覽之後无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暢備盡師宗美問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禁路之窠河洛為豺狼之穴衣冠殫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絕雖王董僭

逆之豐劉石乱華之灾剗削生靈夷海內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此雖父母之邑而喪乱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余聞唐帝駮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來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草創兵甲尚興孫吳之術斯為急務孔釋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徵來者皆一藝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脫基暹為其稱首末年國亂供料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六張

通

德相見悲喜停月餘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諸德既華大達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毗曇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勸精无怠二三年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飢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衆譙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荆楚无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郭矣法師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好內外學凡誦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毗曇兼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慕控管鄴公特所欽重至於屬詞談吐蘊籍風流接物誘凡无愧於弟若其亭亭獨秀不雜埃塵遊八紘窮玄理廓宇宙以為志繼聖達而為心匡振頽網包挫殊俗涉風波而意靡慳對万乘而節逾高者固兄所不能逮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一

然昆季二人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兄弟无得加焉法師年滿二十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條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七張 通

或有礙又為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汎舟三峽沿江而適到荆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之既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為講攝論毗曇自夏及冬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至甚歡躬身札謁發題之曰王率群僚及道俗一藝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竝峯起法師酬對解釋靡不詞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稱嘆无極觀施如山一无所取罷講後復北遊詢求先德至相州造休

法師質問疑尋又到趙州謁深法師
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
法師學俱舍論皆一遍而盡其旨經
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者年不能出也
至於鈞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
獨悟於幽奧者固非一義焉時長安
有常辯二大德解究二乘行窮三學
為上京法匠緇素所歸道振神州聲
馳海外負笈之侶從之若雲雖含綜
衆經而偏誦攝大乘論法師既曾有
功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八張 通

適從乃擗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
七地論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
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
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无追
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
侶陳表有 盟不許諸人咸退唯法
師不厭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險
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謂伏
遊任不惡然始入塔習請申其意
其衆重賞亦使往還无礙初法師之
至也再夢法師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
弟子今欲何去答曰為求法故去此
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
將欲首途又求祥瑞乃夜夢見大佛
中有藉蓮虛山四寶所成極為嚴麗
意欲登山而洪濤滔湧又无船楫不
以為懼乃決意而入忽見石蓮華涌

乎涉外應之而坐却而觀之隨足而滅湏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躡身自騰有搏颺颺至扶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无復擁尋喜而宿焉遂即行矣時年二十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遠在京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又隨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隨去至彼停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商侶往來无有停絕時開講日感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讚嘆歸還各向其君長稱嘆法師之美去欲西來求法於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无不預發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銀之錢口馬无数法師受一半燃燈餘外並施諸寺時國政尚新壇場

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勅防禁特切有人報亮去有僧從長安來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懼追法師問來由法師報去欲西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十張 通

威法師河西之領袖神悟聰悟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日惠琳二日道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俟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憤所乘之馬又死

不知計出沈默經月餘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畱之法師乃具實而答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介者為師毀却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悵所從二小僧道整先向燉煌唯惠琳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賀易得馬一疋但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十張 通

苦无人相引即於所傳寺弥勒像前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摩夢法師坐一蓮華向西而去達摩私恠旦而來自法師心喜為得行之徵然語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請俄有一胡人來入禮

佛逐法師行二三市問其姓名云姓名字臊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醉還少時賣餅菓更來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買衣資為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憚少胡曰此翁極諳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年故共俱來望有平章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過元達者徒侶衆多猶數迷失况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酌量勿輕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去可乘我此馬此馬徃反伊吾已十五度健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十張 通

而知道師馬少不堪遠涉法師乃竊念
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
者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
事達曰師得去去狀似乘一老赤瘦
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覩胡人所乘馬
瘦赤鞍漆有鐵与何言合心以為當
遂撥馬胡翁歡喜礼敬而別於是裝
束与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
關去關上流十里許兩岸可闊丈餘
傍有胡樹樹葉胡乃斬木為橋布草
填沙駘馬而過法師既渡而喜因解
駕停態与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下
橋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
法師未到十步許又迴不知何意疑
有異心即起誦經念觀音菩薩胡人
見已還因遂眠天欲明法師喚令起
取水盥漱解齋訖欲發胡人曰弟子
將前途險遠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

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
即是死人不如歸還用為安隱法師
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
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
數里而住曰弟子不能去家累既大
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
還胡人曰師必不違如彼擒捉相引
奈何法師報曰縱使切割此身如微
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誓其意乃止
与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孑然孤遊
沙漠矣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
忽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
止皆裘褐駝馬之像及旌旗渠壽之
形易貌移質儻忽千變遙瞻極著漸
近而徵法師初覩謂為賊衆漸近見
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
怖由此稍安經八十餘里見第一烽

恐候者見乃隱伏沙瀆至夜方發到
烽西見水下飲溢手訖欲取皮囊感
水有一箭風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
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
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烽上人
亦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校
尉王祥祥命爇火令看曰非我河西
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
曰校尉頗聞涼州人說有僧玄奘欲
向婆羅門國求法不吝日間承其師
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十四張 通

疏及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
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弟子燉煌人
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
尚德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
素梓洛陽少而慕道兩京知法之匠
吳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

所解對揚談論亦忝為時宗欲養已
修名豈劣檀越燉煌耶然恨佛化經有
不周義有所闕故无貪性命不憚艱
危誓往西方導求遺法檀越不相勵
勉專勸退還豈謂同歇塵勞共樹涅
槃之因也必欲拘留任即刑罰其終
不東移一步以負先心祥聞之憫然
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師
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
筵安置至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
及麩餅自送至十餘里去師從此路
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
子骨肉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
遣師來泣拜而別既去夜到第四烽
恐為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未下
聞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
亦下來入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十五張 通

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遣相
過彼間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
麥相送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踈
率恐生異畜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
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延磧
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无飛鳥下
无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願影唯一
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
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汗
慙將向寺施与衣服飲食之直病者
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
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遠人前後
雖念觀音不能令去及誦此經發聲
皆散在危獲濟寶所憑馬時行百餘
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
失手覆之千里行資一朝斯罄又失路
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遂第四烽
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

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
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
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鳥
俱絕夜則城隍舉火爛若繁星盡則
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七張 通

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
日无一滲沾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
不復能進遂卧沙中默念觀音雖困
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
无異名譽但為无上正法來耳仰惟
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
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无輟至
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
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躡既蘇息
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
丈執戟麾曰何不強行而更卧也法
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

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澈即而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蘓息計此應非舊水草固是菩薩慈悲為生其至誠通神皆此類也即就草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取草進發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序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失哀號顛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十七張 通

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志來參謁王請屈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麹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勅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遺貴惠駟駟設頓迎候比停

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躬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屠過既為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自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鷄鳴時到王城門司啓王王勅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難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勅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且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十八張 通

竒也流淚稱嘆不能已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閹人侍衛彼有豕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珎之命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何如法師報曰畱住實是王恩但於來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岱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无所慕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今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誦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竄德所當但此行不為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

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啓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沾於東國波崙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十九張 通

中途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汎養為懷王曰弟子慕樂法師必留供養雖慈山可轉此意无移也信愚誠勿疑不實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屢言然後知也但玄奘西來為法法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王曩修勝業位為人主非唯蒼生恃仰固亦釋教依憑理在助揚豈宜為導王曰弟子亦不敢障導直以國无導師故屈留法師以引愚迷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塗處師師安能自去或定相

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
法師報曰玄奘來者為乎大法今逢
為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留也
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
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槃法師既
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
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
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愒深生愧
懼乃稽首禮謝云任師西行乞垂早
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曰為言王
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三張 通

共入道場札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
約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
三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
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
外護擅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中
間為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

歡願與師長為眷屬代代相度於是
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
大帳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
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
到講時王躬執香鑪自來迎引將昇
法座王又徑跪為證令法師躡上日
日如此講訖為法師度四沙彌以充
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
造面衣手衣靴鞵等各數事黃金一
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
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
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
歡信送至素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
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
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絹五百疋
果味兩車獻素護可汗并書稱法師
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三張 通

汗憐師如憐奴仍請勅以西諸國給
鴈落馬逾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弥
及國書綾絹等至慙其優餞之厚上
啓謝曰共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彌
舟楫群生滯惑導之者寔假聖言是
以如來運一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
三明之慧日朗此幽昏慈雲蔭有頂
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
應歸真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
輝於吳洛識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
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
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
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不二之宗
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
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宿因有慶
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
勝友備志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
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佗僚望給園

而翹足想就馬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
申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豸難
為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裝束
取路經塗荏苒遂到伊音伏惟大王
稟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
作主子育蒼生東拉大國之風西撫
百戎之俗樓蘭月氏之地車師狼望
之鄉並被深仁俱霑厚德加以欽賢
愛士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接引
既而至止渥惠逾深賜以話言闡揚
法義又蒙降結弟季之緣敦獎友于
之念并遺書西域二十餘蕃照飾殷
勤令逾餞送又愍西遊荒獨雪路淒
寒爰下明勅度沙弥四人以為侍伴
法服綿帽裘毳靴鞵五十餘事及綾
絹金銀錢等令充二十年往還之資
伏對驚慙不知啓處決交河之水比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第三十通

澤非多舉葱嶺之山方思豈重懸度
陵溪之險不復為憂天梯道樹之鄉
瞻札非晚儻蒙允遂則誰之力焉王
之恩也然後展謁眾師稟承正法歸
還翻譯廣布未聞剪諸見之稠林絕
異端之穿鑿補像化之遺闕定玄門
之指南庶此微功用各殊澤又前塗
既遠不獲久停明日辭違預增悽斷
不任銘荷謹啟謝聞王報曰法師既
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共師同有何
因謝也歿日王與諸僧大日百姓等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十三張通

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
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勅妃及百
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
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
類也從是西行度无半城焉進城後
入阿耨居國舊曰烏耨訛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第三十四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棕箋

起阿耨耨居國終羯若鞠閭國

從此西行至阿耨耨居國阿父師泉泉
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
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塗水盡至
此困乏不知所為時眾中有一僧不
畏行資依眾乞活眾議曰是僧事佛
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无所賣弄
今我等熬然竟不憂念宜共白之僧
曰汝等欲得水者宜各礼佛受三歸
五戒我為汝等登崖作水眾既危困
咸從其命受戒訖僧教曰吾上崖後
汝等當喚阿父師為我下水任湏多
少言之其去少時眾人如教而請湏
臾水下充足大眾无不歡荷師竟不
來眾人上觀已寂滅矣大小悲號依

西域法焚之於坐處聚乾石為塔塔
今猶在水亦不絕行旅往來隨眾多
少下有細蘆若無人時津液而已法
師與眾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山
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

也山西又逢群賊眾與物而去遂至
玉城所處川岸而宿時同侶商胡數
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
遇賊劫煞无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
其遺骸无復財產深傷嘆焉漸去遙
見王都阿耨耨居王與諸日來迎延入
供養其國先被高昌寇擾有恨不肯
給馬法師停一宿而過前渡二大河
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
將近王都王與群目及大德僧
木又趨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
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

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法師法師受已將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又趨多下坐坐已復行花行花已行補挑漿於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亦如是展轉日晏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脩陳供養而食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佐之法師報此漸教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二張 通

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亦也受餘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見寺唐言寺是木又趨多所住寺也趨多非也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餘載雖涉衆經而聲明最善王及國人咸所尊重号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

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為許謂法師曰此土雜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趨多日何用問是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弥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无底枉塊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認因更窮之色遂變動云汝更問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无此語時王拈智月出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對讀之趨多極慙云老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張 通

忘耳又問餘部亦无好擇時為凌山
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
觀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
或立或避私謂人曰此支那僧非易
訓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必出
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
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二
日逢突厥殺賊二千餘騎其賊乃預
共分張行衆資財懸諍不平自閩而
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
國舊曰罽停一宿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
磧至凌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
極于天自開闢已來冰雪所聚積而
為凌春夏不解凝于汗湯與雲連屬
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
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
徑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
履屨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无

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
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殘凍
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
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凌山
不凍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周千四
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无
待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
百餘里至素葉城逢突厥葉護可汗
方事畋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
袍露賤一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
二百餘人皆錦袍編髮圍遶左右自
餘軍衆皆裘褐毳毛羶毒端弓駝馬
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
歡喜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
向衙所令達官各摩支引送安置至
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入可汗居
一大帳帳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
達官於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

赫然餘仗衛立於後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法師去帳三十餘步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託入坐突厥事火不施牀以木舍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已仍為法師設一鐵交牀敷褥請坐須臾更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官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師於是恣相酬勸宰渾鍾枕之器交錯遍傾傑侏瓌離之音鏗鏘牙舉雖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張通

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桃等食託更行蒲桃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

叩額歡喜信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謂印地也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融也其人類黑露无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之彼欲追尋聖迹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漢語及諸國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長安數年通解漢語即封為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綰五十疋與群臣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泉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沆涼潤即可汗避暑之處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坦邏斯城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又南五十里至笈奴故赤建國又西二百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張通

西臨^{唐言}茶河又西千餘里至窳堵利
瑟^{唐言}那國國東臨^{唐言}茶河河出葱嶺北
源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无水草望
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廳^{唐言}祿建國^{唐言}
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
寺兩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諸胡以
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
慢經宿之後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
德恭敬福利王歡喜請受齋戒遂致
懇^{唐言}懃^{唐言}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
以火燒逐沙弥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燒
者得已集百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
勸善不忍毀其支體救之王乃重答
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
事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草^{唐言}變邪心
誘開^{唐言}矇俗所到如此又西三百餘里
至屈霜^{唐言}聲^{唐言}你^{唐言}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
喝^{唐言}捍國^{唐言}又西四百里至捕喝國

^{唐言}又西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又
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弥伽國國東臨
縛^{唐言}荑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唐言}
那國^{唐言}又西南二百里入山山路深險
繞通人步復无水草山行三百餘里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七張通
入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依
之為門扉又鑄鐵為鈴多懸於上故
以為名即突厥之閉塞也出鐵門至
覩^{唐言}貨羅國^{唐言}自此數百里渡
縛荑河至活國即茶護可汗長子咀
度^{唐言}設^{唐言}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
智^{唐言}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師到公
主可賀敦已死咀度設又病聞法師
從高昌來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
止因請法師日弟子見師目明願少停
息若差自送師到婆羅門國時更有
一梵僧至為誦呪患得漸除其後娶

可賀敦年少受前兒囑因藥以救其夫設既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兒持勤募立為設仍妻其後母為逢喪故淹留月餘彼有沙門名達摩僧伽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為法匠其踈勒于闐之僧无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問師解幾部經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我盡解隨意所問法師知不學大乘就小教婆沙等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服門人皆慙從是相見歡喜屢屢譽讚言已不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八張通

能及時新設既立法師徒求使人及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云弟子所部有縛喝國北臨縛蓋河人謂小王舍城極多聖跡願師暫往觀禮然後取乘南去時縛喝僧數十人聞舊設死子又立共來吊慰法師與相

見言其意彼曰即當便去彼有好路若更來此徒為迂會法師從其言即與設辭取乘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邑郊郭顯敞川野腴潤實為勝地伽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乘學城外西南有納縛伽藍唐言新裝嚴甚麗伽藍內佛堂中有佛深罐量可斗餘又有佛齒長一寸廣八九分色黃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掃帚二奢草作長三尺餘圍可七寸其帚柄飾以雜寶此三事齋日每出道俗觀禮至誠者感發神光伽藍北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中行道證四果者世世无絕涅槃後皆有塔記基址接連數百餘矣大城西北五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里有波利城城中有二宰堵波高三丈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九張通

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妙密初聞
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當授鬘爪
令造塔及造塔儀式二長者將還本
國營建靈刹即此也城西七十餘里
有宰堵波高逾二丈過去迦葉佛
時作也納縛伽藍有磔迦國小乘三
藏名般若羯羅唐言慧性聞縛唱國多
有聖迹故來礼敬其人聰慧尚學少
而英爽鑽研九部游泳四含義解之
聲周聞印度其小乘阿毗達磨迦延
俱舍六足阿毗曇等无不曉達既聞
法師遠來求法相見甚歡法師因申
疑滯約俱舍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
精熟遂停月餘就讀毗婆沙論伽藍
又有二小乘三藏達摩畢利唐言法愛達
摩羯羅唐言法性皆彼所宗重觀法師神
彩明秀極加敬仰時縛唱西南有銳
末陀胡寔健國其王聞法師從遠國

來皆遣貴臣拜請過國受供養辭不
行使人往來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
喜乃陳金寶飲食施法師法師皆不受
而返自縛唱南行與慧性法師相隨入
揭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十七張 通
出覩貨羅境入梵衍那國國東西
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
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
尤甚之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王稱西
方之難增冰我我飛雪千里即此也
嗟乎若不為衆生求无上正法者寧
有稟父母遺體而遊此我昔王遵登
九折之坂自去我為漢室忠臣法師
今涉雪嶺求經亦可謂如來真子矣
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加藍十餘所
僧徒數千人學小乘出世說部梵衍王
出迎延過宮供養累日方出彼有摩

訶僧祇部學僧阿梨耶馱婆唐言聖使阿

梨耶斯那唐言聖軍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

嘆唐言那遠國有如是僧相引處處禮

觀懇懃不已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

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伽藍東

有鑰石釋迦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內

有佛入涅槃卧像長一千尺並裝嚴

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

至小川有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

獨覺齒長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

王齒長三寸廣二寸高諾迦縛婆唐言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第十張通

商那和修訛也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僧

伽脰衣赤絳色其人五百身中陰生

陰恒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為袈裟

因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梵

行二日逢雪迷失道路至一小沙嶺

遇猶人示道度黑山至迦畢試境國

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刹利種

也明略有威統十餘國將至其都王

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餘所諸

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

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

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

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

見其毅至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

僧意復不欲居大乘寺遂即就停質

子造寺時又藏无量珍寶於佛院東

門南大神王足下擬後修補伽藍諸

僧荷恩處處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

安居日復為誦誦樹福代代相傳于

今未息近有惡王貪暴欲奪僧寶使

人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

鸚鵡鳥像見其發掘振羽驚鳴王及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第十張通

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修營地還振
吼无敢近者法師既至衆皆聚集共
請法師陳說先事法師共到神所焚
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德今
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鑒无妄之心少
戢威嚴之德如蒙許者共自觀開稱
知斤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不令虛費
雅神之靈願垂體察言託命人掘之
夷然无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
有黃金數百斤明珠數十顆大衆歡
喜无不嗟伏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
輕藝羅信重大乘樂觀誦乃屈法
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
有大乘三藏名祿奴若瞿沙唐言如陸
婆多部僧阿黎耶伐摩唐言聖曹彌沙塞部
僧求那跋陁唐言德賢皆是彼之稱首然學
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
所長唯法師備識衆教隨其來問各

依部答咸皆慙伏如是五日方散王
甚喜以純錦五疋別施法師以外各各
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託其慧性法師
重為覩貨羅王請却還法師與別東
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張 通

至濫波國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
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
嶺有宰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
住立後人敬戀故建茲塔自斯以北
境域皆号筏戾車唐言邊地如來欲有教
化乘空往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
便傾動故也從此南二十餘里下嶺濟
河至那揭羅喝國北印度境大城東南二里
有宰堵波高三百餘尺无憂王所造
是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
敷鹿皮衣及布毳掩泥得受記處雖
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華常為供

養法師至彼禮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師說建塔因緣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无量劫一一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尚為灰燼如何此迹獨得无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蘓迷盧山壞已還有在乎聖迹何得獨无以此按之不煩疑也亦為名峇次西南十餘里有率堵波是佛買華處又東南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五張通

度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城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黃白盛以寶函但欲知罪福相者摩香末為泥以帛練裹隱於骨上隨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師即得菩提樹像

所將二沙弥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華像其守骨婆羅門歡喜向法師彈指散華云師所得甚為希有是表有菩提之分復有觸髓骨塔骨狀如荷葉復有佛眼睛睛大如柰光明暉赫徹燭函外復有佛僧伽脰上妙細毘所作復有佛錫杖白鐵為環拊檀為差法師皆得禮拜盡其哀敬因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綺幡四口錦兩端法服二具散衆雜華辭拜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來昔日降伏此龍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禮拜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盜賊二三年已來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疎法師欲往禮拜時迦畢試國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願淹留勸不令去法師報曰如來真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五張通

身之影億劫難逢寧有至此不往礼拜汝等且漸進共慙到即來於是獨去至燈光城入一伽藍問訪塗路覓人相引无一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莊近彼今送師到莊即與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里有五賊人拔刃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欲何去答欲礼拜佛影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答云賊者人也今為礼佛雖猛獸盈衢猶不懼况檀越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随往礼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澗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窈冥一无所覩老人云師直入觸東壁託却行五十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入信足而前可五十步果觸東壁託却立至誠而礼百餘拜一无所見自責障累悲號懊惚更至心礼誦勝鬘等諸經

讚佛偈頌随讚隨礼復百餘拜見東壁現如鉢許大光倏而還滅悲喜更礼復有膝許大光現現已還滅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來影皎然在壁如開雲霧忽覩金山妙相熙融神姿晃昱瞻仰慶躍不知所辭佛身及袈裟並赤黄色自膝已上相好極明華座已下稍似微昧膝左右及背後菩薩聖僧等影亦皆具有見已遥命門外六人將火入燒香比火至欬然佛影還隱急令絕火更請方乃重現六人中五人得見一人竟无所覩如是可半食頃了了明見得申礼讚供散花香訖光滅亦乃辭出所送婆羅門歡喜嘆未曾有云非師至誠願力之厚无致此也窟門外更

有衆多聖迹說如別傳相與歸還彼
五賊皆毀刀杖受戒而別從此復與
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陀邏
國舊云健陀邏國也北印度境也其國東臨信度河都
城号布路沙布羅國多賢聖古來作
論諸師那羅延天无著菩薩世親菩
薩法救如意賜尊者等皆此所出也
王城東北有置佛鉢寶臺鉢後流移
諸國今現在波刺拏斯國城外東南
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過去
四佛並坐其下現有四如來像當來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十七張 通

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
窰堵波是迦膩色迦王所造高四百
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其上
起金銅相輪二十五層中有如來舍
利一斛大窰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
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多靈瑞

往往有人見像夜遠大塔經行迦膩
色迦伽藍東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
色羯羅伐底城城東有窰堵波无憂
王所造即過去四佛說法處也城北四
五里伽藍內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
无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薩道
時樂行惠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
生捨眼處此等聖跡无量法師皆得
觀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
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啻供養
申誠而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茶城
城北陟履山川行六百餘里入烏仗
那國唐言宛昔阿輸迦王之北也舊稱烏長訛也奧蘓婆薩堵河
昔有伽藍一千四百所僧徒一万八
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有
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
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其王多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十七張 通

居普揭釐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里
有大率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
辱仙人為羯利王唐言闍諱舊割截身
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至
阿波邏羅龍泉即蘓婆河之上源也
西南流其地寒冷春夏恒凍暮即雪
飛仍舍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華焉龍
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磐石上有
佛脚跡隨人福願量有脩短是佛昔
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跡而去順
流下三十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裟
條葉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里至醯
羅山是如來昔聞半渴舊曰偈梵文略
文訛也今從正宜大伽陀伽報藥又之恩
隨唐言頌有三十二言也
捨身下處普揭釐城西五十里渡
大河至盧醯旦迦唐言率堵波高十
餘丈无憂王所造是如來往昔作慈力
王時以刀刺身創五藥又處舊六夜

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過部多唐言石
率堵波高三十尺在昔佛於此為人
天說法佛去後自然踊生此塔塔西渡
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有阿縛盧枳
多伊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
連聲梵語如上介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第十九張通
文而言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詳曰自在
舊去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音自在皆訛也
威靈極著城東北間說有人登越山
谷逆上從多河塗路危險攀緣絙縲
踐躡飛梁可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
即烏杖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藍側
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裝嚴高百
餘尺末田底加舊曰末阿羅漢所造
彼以神通力將匠人昇觀史多天舊
堯率隨親觀妙相往來三返尔乃功畢
訛也自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渡河河廣
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獸多窟其
中有持印度奇寶名花及舍利渡者

船輒覆沒渡此河至坦又始羅國北印

境其城北十二三里有宰堵波无憂

王所建每放神光是如來昔行菩薩

道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刺姿唐言月光

志求菩提捨千頭處塔側有伽藍昔

經部師拘摩邏多唐言童壽於此製造衆

論從此東南七百餘里間有僧訶補

羅國北印度境又從坦又始羅北界渡信

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經大石門是

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餓烏

擇音徒七子處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二十張 通

染今猶絳赤草木亦然又從此東南

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又國又東南

登危險度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弥

羅國舊曰蜀實訛也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

百所僧五千餘人有四宰堵波崇高

壯嚴无憂王所建各有如來舍利斗

餘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

也王遣母弟將車馬來迎入石門已

歷諸伽藍禮拜到一寺宿寺名護瑟

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人告曰此客

僧從摩訶脂那國來欲學經印度觀禮

聖迹師稟未聞其人既為法未有无

量善神隨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為

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讚仰如何

懈怠沉沒睡眠諸僧聞已各各驚寤

經行禪誦至旦並來說其因緣禮敬

逾肅如是數日漸近王城離可一由

旬到達摩舍羅唐言福舍王教所立徒王招延行於給與貧乏也

率群目及都内僧詣福舍相迎羽徒

千餘人幢盖盈塗煙華滿路既至相

見礼讚殷厚自手以无量華供養散

訖請乘大為相隨而進至都止閭耶

因陀羅寺王舅明日請入宮供養并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二十張 通

命大德僧稱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甚喜又承遠來慕學尋讀无本遂給書手二十人令寫經論別給五人供奉馳使資待所須事事公給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潔思理淹深多聞摠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既屬上賓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稟曉夜无疲因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舍論自午已後講順正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內學人无不悉集法師隨其所說領悟无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秘彼公歡喜歎賞无極謂衆人曰此胎那僧智力宏贍顧此衆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世親昆季之風所恨生乎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時衆中有大乘

學僧毗戔陀僧訶唐言淨師子辰那飯茶唐言家勝唐言陸婆多學僧獲伽蜜多羅唐言如來友婆獲蜜多羅唐言世友僧祇部學僧獲利耶提婆唐言日天辰那咀邏多唐言東勝其國先來尚學而此僧等皆道業堅貞才解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張通英富比方僧稱雖不及比諸人足有餘既見法師為大匠褒揚无不發憤難詰法師法師亦明目酬對无所蹇滯由是諸賢亦率慙服其國先是龍池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六田底迦阿羅漢教化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住止受龍供養其後健陀羅國迦膩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因脇尊者請諸聖衆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三藏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錄論

舊曰優波提舍訛也釋素咀纒藏舊曰修多次造十

萬頌毗柰耶毗婆沙論釋毗柰耶藏

舊曰毗耶訛也次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婆沙

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凡三十萬頌

九十六方言王以赤銅為鏤鏤寫論

文石函封記建大窰堵波而儲其中

命藥叉神守護與義重明此之力也

如是停留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禮聖

跡已乃辭出西南逾涉山澗行七百里

至半故嗟國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

至遏邏閣補羅國北印度境從此東南下山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十三張 通

渡水行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自藍

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

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

曷邏閣補羅國經三日渡梅達羅婆

伽河此云月分到閻耶補羅城宿於外道寺

寺在城西門外是時徒侶二十餘人

後日進到奢羯羅城城中有伽藍僧

徒百餘人昔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

諦論其側有窰堵波高二百尺是過

去四佛說法之處見有經行遺迹從

此出邨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

中逢群賊五十餘人法師及伴所將

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駭就道南

枯池欲惣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藦

法師所將沙弥遂暎刺林見池南岸

有水穴堪容人過私告法師師即相与

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

門耕地告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

与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命得八十

餘人各將器仗急往賊所賊見衆人

逃散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

又從諸人施衣分与相携投村宿諸

人悲泣獨法師笑无憂感同侶問曰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十四張 通

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
獲存因弊艱危理極於此所以却思
林中之事不覺悲傷法師何因不共
憂之倒為欣笑答曰居生之貴唯乎
性命性命既在餘何所憂故我土俗
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生之既在
則大寶不亡小小衣資何足憂恠由
是徒侶感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
如此明日到磔迦國東境至一大城
城西道北有大菴羅林林中有
七百歲婆羅門及至觀之可三十許
質狀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
吠陀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
與相見延納甚歡又承被賊即遣一
侍者命城中信佛法人令為法師造
食其城有數千戶信佛者蓋少宗事
外道者極多法師在迦濕彌羅時聲譽
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告唱

去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搵盡
諸人宜共知時福力所感遂使邪黨
草心有豪傑等三百餘人聞已各將
珍疊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
積於前拜跪問訊法師為呪願并說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十五 通

報應因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
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嘆未曾有
於是以疊布分給諸人各得數具衣直
猶用之不盡以五十端布奉施長年仍
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其人是龍
猛弟子親得師承說甚明淨又從此東
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詣突舍薩
那寺有大德毗膩多鉢臘婆此云調伏
光即北印
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
識三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
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
里至荅林蘓伐那僧伽藍唐言
蘭林僧徒

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賢劫千佛

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說法釋迦如來

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

迦多衍那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

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

入其國詣那伽羅馱那寺有大德旃

達羅伐摩此去八善究三藏因就停四

月學眾事分毗婆沙從此東北行登

履危嶮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露多

國北印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

山濟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從此西南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五張 通

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咀羅國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兔羅國

境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

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

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乳等塔皆現在咀

麗衍尼弗咀羅舊言滿慈于舊曰弥優婆

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

及舅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彌首又

如是等諸窣堵波每歲修福

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修供養

阿毗達磨眾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

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

子學毗奈耶眾供養優波釐諸比

丘及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

怙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城東五

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毘多唐言

之所建也其中不三駁舍利伽藍北巖

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

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悟

道夫妻俱證阿羅漢果者乃下一籌

單已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北

行五百餘里至陸他泥濕伐羅國

又東行四百餘里至祿勒那國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五張 通

東臨菟伽河北背大山間羊那河中
境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菟伽
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
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
謂之福水就中沐浴罪疊銷除啜波
嗽流則殃灾殒滅没而死者即生天
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道邪
言无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
方始停絕國有大德名闍耶邇多善
開三藏法師遂住一冬半春就聽經
部毗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
國其王戎陀羅種也伽藍十餘所僧徒
八百餘人皆學小乘一切有部大城南
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
瞿拏鉢刺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
等論凡百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
本習大乘後退學唐言小時提婆摩那唐言
軍阿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願見

慈氏決諸疑滯請天軍以神力接上
天宮既見慈氏捐而不礼言我出家
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礼敬非宜如是
往來三返皆不致礼既我慢自高疑
亦不決德光伽藍南三四里有伽藍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張 通

僧二百餘人並小乘學是眾賢論師
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弥羅國人博學
高才明一切有部毗婆沙時世親菩
薩亦以斲智多聞先作阿毗達磨俱
舍論破毗婆沙師所執理奧文華西
域學徒莫不讚仰爰至鬼神亦皆講
習眾賢覽而心憤又十二年覃思作
俱舍電論二万五千頌八十万言造
訖欲與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
親後見其論嘆有知解言其思力不
減毗婆沙之眾也雖然甚順我義宜
名順正理論遂依行焉眾賢死後於

菴沒羅林中起率堵波今猶見在林
 側又有率堵波是毗末羅蜜多羅唐
無指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弥羅國
 人於說一切有部出家遊五印度學窮
 三藏將歸本國塗次眾賢之塔悲其
 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沒因自誓更
 造諸論破大乘義滅世親名使論師
 之旨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智狂乱
 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
 惡見裁書懺悔勸諸同侶勿謗大乘
 言終氣絕當死之處地陷為坑其國有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十九 通

大德名蜜多斯邨年九十即德光論
 師弟子善閑三藏法師又半春一夏
 就學薩婆多部怛瑠三弟鑠論晉書
論二万五千頌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
德光所造也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中印
 又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醯掣怛羅

國中印又南行二百餘里渡苑伽河西
 南至毗羅那拏國中印又東行二百餘
 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城東二十餘里有
 大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西
 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為摩耶夫人說
 法訖歸瞻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
 是水精右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
 諸天眾躡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
 拂履銀階處古天帝釋持寶蓋臨水
 精階居左是時百千天眾諸大菩薩
 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有階級今
 並淪沒後王戀慕壘磚石擬其狀飾
 以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
 有石佛像左右有釋梵之像並做先
 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七丈无憂
 王西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一
 尺是佛昔經行處從此西北行二百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十 通

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世女城中印度國周四千里都城西臨苑伽河長二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喜增先兄字遏羅闍伐彈那唐言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時東印度羗羅擊蕪伐刺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忍其明略而為隣患乃誘而害之大目婆互唐言明了及群僚等悲蒼生之无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竿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威風所及禮教所霑无不歸德天下既定梨庶斯安於是戢武韜戈營樹福業勅其境内无得煞生凡厥元尤普令断肉唐言隨有聖迹皆達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无遮大會府庫

所積並无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之流矣城西北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並無憂王所造皆是佛昔說法處也法師入其國到跋達邏毗訶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張 通

羅寺住三月依毗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毗婆沙曰曾毗婆沙訖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第三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通

沙門慧立本 釋者悰箋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苑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樂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數於此製大小乘論及為眾講慶城西北四五里臨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法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西南五六里有故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觀史多天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則下天為眾說法阿僧伽亦名无著即健陀邏國人也佛滅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弥沙塞

部出家後信大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明聖之器舍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為印度宗匠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其筆也法師自阿踰陀國禮聖跡順苑伽河與八十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皆是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賊鼓棹迎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船向岸令諸人解脫衣服搜求珍寶然彼群賊素事突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然取寔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見法師儀容偉麗體骨當之相願而喜曰我等祭神時欲將過不能得人今此沙門形貌美然用祠之

豈非吉也法師報以焚穢陋之身得
禿祠祭實非敢惜但以遠來意者欲
礼菩提樹像者聞崛山并請問經法此
心未遂檀越煞之恐非吉也船上諸
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
許於是賊帥遣人取水於花林中除
地設壇和溼塗掃令兩人拔刀牽法
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頗无有懼賊
皆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
相逼惱使我安心歡喜取滅法師乃
專心觀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生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通

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
法成就通慧還來下生教化此人令
修勝行捨諸惡業及廣宣諸法利安
一切於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
慈氏无復異緣於心想中若似登蘓
迷廬山越一二三天見觀史多宮慈

氏菩薩慶妙寶臺天衆圍遶此時身
心歡喜亦不知在壇不憶有賊同伴
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間黑風四起
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賊徒
大駭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
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求法者此也
諸君若煞得无量罪且觀風波之狀
天神已瞋且急懺悔賊懼相率懺謝
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以手觸尔乃
開目謂賊曰時至耶賊曰不敢害師
願受懺悔法師受其礼謝為說煞盜
邪祠諸不善業未來當受无間之苦
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
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
想顛倒為所不應為事所不應事若
不逢師福德感動冥祇何以得聞啓
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通

明於是遍相勸告，諸劫具捨，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本主，並受五戒。風波還靜，賊眾歡喜，頂禮辭別，同伴敬嘆，轉異於常。遠近聞者，莫不嗟佐，非求法殷重，何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羅耶伽國。中印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无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是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處。大城東兩河交處，其西有墀周十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於此，因号其處為大施場。今戒日王亦繼斯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窮，无不悉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象，經五百餘里，至憍賞弥國。

舊曰俱睽弥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鄔陀行部王。唐言出愛善之所造也。昔如來在忉利天，經夏為母說法，王思慕乃請目連將巧工，升天觀佛尊顏，容止還以紫檀雕刻，以像真容。世尊下來時，像迎佛，即此也。城南有故宅，是瞿史羅。瞿史羅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即長者之園地，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次東南重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沒羅林，有故基，是无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國。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左有大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說无我人瞿波。

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四張 通

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
 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
 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處其側又
 有如來六年說法處有一樹高七十
 餘尺昔佛因淨齒^二弃其餘枝遂植根
 繁茂至今邪見之徒數來殘伐隨伐
 隨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餘
 里至室羅伐志底國^{舊曰舍衛訛也}周六千餘里
 伽藍數百僧徒數千並學正量部佛
 在時鉢羅斯那侍多^{唐言勝軍舊波斯國訛}王所
 居都也城內有五殿故基次東不遠
 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勝軍王為佛造
 大講堂處次復有塔是佛姨母鉢羅
 闍鉢底^{唐言生主舊曰波闍波提訛也}比丘^{唐言樂施舊}及精舍次
 東有塔是蘊達多^{唐言樂施舊}故宅宅
 側有大窣堵波是耆闍利摩羅^舊
 舍^{唐言樂施舊}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遊多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五張 通

林^{舊曰言勝林舊}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
 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
 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
 一博室^三在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為母
 說法勝軍王心^三生戀慕聞出愛王刻
 檀為像因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
 道梵志煞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
 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
 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
 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
 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
 東七十餘步有精舍^五高大中有佛像
 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議處次東
 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
 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
 四里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與外道論議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六張 通

處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
 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之城
 也城南是佛成正覺已初見父處城
 北有塔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並
 无憂王所立從此東南行八百餘里
 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南國國周四
 千餘里都城十餘里並皆頽毀宮城
 周十五里壘墉而成極牢固內有故
 基淨飯王之正殿上建精舍中作王
 像次北有故基是摩耶夫人之寢殿
 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有精
 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
 薩降生之像上坐部去菩薩以盟惶
 羅頰婆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
 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二十三日
 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
 陀仙相太子處於城左右有太子共
 諸釋種擗力處又有太子乘馬踰城

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獸
 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
 餘里至藍摩國中印居人稀少故城
 東南有博窣堵波高五十餘尺如栴
 涅膠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還而造
 也每放光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身
 為人遠塔行道野鳥銜花常來供養
 其側不遠有伽藍以沙弥知寺任相
 傳昔有苾芻招命同學遠來禮拜見
 野鳥銜花安置塔前後以牙莫草以
 鼻灑水眾見无不感嘆有一苾芻便
 捨大戒願留供養謂眾曰為是畜
 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
 佛出家豈可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
 辭眾住結宇疏池種花植菓雖涉
 寒暑不以勞倦隣國聞之各捨財寶
 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七張 通

遂為故事矣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
百餘里有窳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太
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髻珠付闍
鐸迦舊曰車還處也及剝髮皆有塔記
出此林已至拘尸部揭羅國處極荒
梗城內東北隅有窳堵波无憂王所
建准陁故宅舊曰純宅中有井將營獻
供時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
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无勝舊曰河側
不遠至婆羅林其樹似榭而皮青葉
白五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来涅槃處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八張 通

迦刺底迦月後半入涅槃當此九月
八日自涅槃已來或云千二百歲或
千三百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
千年又如來坐金棺為母說法出辟
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香木焚身八王
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經五
百餘里至婆羅痲斯國音天國周四
千餘里都城西臨苑伽河長十餘里
廣五六里伽藍三十餘所僧二千餘
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痲斯河
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基觀連
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學小
乘正量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
石階軌龕層級百數皆隱起黃金佛
像室中有鑰石佛像量等如來身
作轉法輪狀精舍東南有石窳堵波
无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九張 通

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有梅唐言慈氏菩薩但唐言慈氏菩薩嚴日彌勒此也菩薩受記處次西有窣堵波是佛昔為護明菩薩於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所受記處釋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處長五十餘步高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四佛經行之像伽藍西有如來澡浴池又有滌器池又有浣衣池並神龍守護無人穢觸池側有窣堵波佛修菩薩行時為六牙白為施獵師牙處又為烏時與猕猴白烏約巨拘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魔王又度憍陳如等五人處從此順流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周五千餘里土壤良沃多菴沒羅菓茂遮菓都城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宮城西北五

六里有一伽藍傍有窣堵波是佛昔說毗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詰故宅其宅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室積石所作是无垢稱現疾說法處其側亦有寶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十張通

積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佛將往拘尸那國般涅槃天人隨從竝立處次西復有佛窠後觀吠舍釐處次南又有菴摩羅女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從吠舍釐南境去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經又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揭陀周五千餘里俗士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所僧萬餘人多大乘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頽猶有雉堞昔人壽无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耆花宮城王宮多

花故致此号復至人壽數千歲時更
名波吒釐子城舊曰烈連復約波吒釐
樹為名至佛涅槃後第一百有阿
輸迦王唐言元憂王舊即頻毗婆羅王
唐言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來此
年代審遠今唯故基伽藍數百存
者二三故宮北臨苑伽河為小城城
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无
憂王作地獄處法師在小城停七日
巡礼聖迹地獄南有率堵波即八万
四千之一也王以人功建立中有如來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 通

此是吾窠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
留之跡也精舍北有石柱高三十餘
尺書記无憂王三以贍部洲施佛法
僧三以珍寶贖嗣也故城東南有屈
吒阿藍摩唐言僧伽藍故基无憂王
所造是召千僧四事供養處是等聖
跡凡停七日礼拜方遍又西南行六
七由旬至伍羅磔迦寺寺有三藏數
十人聞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
行百餘里到菩提樹樹垣壘輒高峻
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狹正門東對左
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嶮固北
門通大伽藍其内聖跡連接或精舍
或率堵波並諸王大目豪富長者慕
聖營造用為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
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
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張 通

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難壞能
沮万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
不以金剛為座則无地堪斂金剛定
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若於餘地
地便傾吳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
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
不動二百年來衆生薄福往菩提
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王以
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
向而坐相傳此菩薩身没不現佛法
當盡今南邊菩薩已没至胷其菩提
樹即畢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
比類為惡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
其下成无上等覺因謂菩提樹樹莖
黃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凋唯至如來
涅槃日其葉頓落經宿還生如本每
至是日諸國王與百僚共集樹下以
乳灌洗燃燈散花双葉而去法師至

礼菩提樹及慈氏菩薩所作成道時
像至誠瞻仰訖五體投地悲哀懊惱
自傷嘆言佛成道時不知漂淪何趣
今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業障一何
深重悲淚盈目時逢衆僧解夏遠近

藏法師傳卷第三第十三張 通

輻湊數千人觀者无不嗚噎其處一
踰繕那聖跡充滿停八九月礼拜方
遍至第十日那爛陀寺衆差四大德
來迎即与同去行可七踰繕那至寺
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食
須臾更有二百餘僧与千餘檀越將
幢蓋花香復來迎引讚嘆圍遶入那
爛陀既至合衆都集法師共相見訖
於上座頭別安牀命法師坐徒衆亦
坐坐訖遣維那擊捷稚唱法師住寺
寺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道具咸皆
共同仍差二十人非老非少閑解經

律威儀齊整者將法師叅正法藏即
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其名号
為正法藏於是隨衆入謁既見方事
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步
嗚足頂礼問訖讚嘆訖法藏令廣敷
牀座命法師及諸僧坐坐訖問法師
從何處來報曰從支那國來欲依師學
瑜伽論聞已啼泣喚弟子佛陀跋陀
羅唐言覺賢即法藏之姪也年七十餘博
通經論善於言談法藏語曰汝可為
衆說我三年前病惱因緣覺賢聞已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五張 通

啼泣捫淚而說昔緣云和上昔患風
病每發手足拘急如火燒刀刺之痛
乍發乍息凡二十餘載去三年前苦
痛尤甚獸惡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
中夢三天人一黃金色二琉璃色三
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鞋明來問和

上曰汝欲弃此身耶經云說身有苦
不說厭離於身汝於過去曾作國王
多愆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
至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經論自當
銷滅直尔厭身苦終不盡和上聞已
至誠禮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語和
上曰汝識不此是觀自在菩薩又指
銀色曰此是慈氏菩薩和上即禮拜慈
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處不知得
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
者自言我是曼殊室利菩薩我等見
汝空欲捨身不為利益故來勸汝當
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
聞汝身即漸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
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
法藏聞已禮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
不見自尔已來和上所苦瘵除僧衆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五張 通

聞者莫不稱嘆希有法師得親承斯
 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
 說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
 教誨法藏又問法師汝在路幾年答
 三年既与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
 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
 幼日王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
 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在護法菩
 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膳步羅菓一
 百二十枚檳榔子二十顆豆菽二十
 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升其米
 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
 揭陀國有此秬米餘處更无獨供國
 王及多聞大德故号為供大人米月給
 油三升酥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人
 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為輿那爛
 陀寺主客万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
 有十人其遊踐殊方見礼如此那爛

陀寺者此云施无厭寺者舊相傳此
 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
 那爛陀傍建伽藍故以為号又云是
 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為大國王建都
 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六張通

故号其處為施无厭也地本菴沒羅
 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
 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商人多有
 證果佛涅槃後此國先王鏢迦羅阿
 迭多唐言敬戀佛故造此伽藍王崩後
 其子佛陀趨多王唐言慕承鴻業次南
 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唐言次東
 又造伽藍至子婆羅阿迭多唐言次東
 北又建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國
 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
 伐閣羅唐言嗣位次北又建伽藍其
 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

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軌壘其外合為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煙中殿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加以涿水逶迤青蓮菡萏薔葛花樹暉煥其間菴沒羅林森踈其外諸院僧室皆四重重閣虬棟虹梁繡檻朱柱彫楹鏤檻玉礎文櫨莞接瑤暉棖連纒彩印度伽藍數乃千万壯麗崇高此為其極僧徒主客常有万人並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七張 通

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俱研習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耆為衆宗匠寺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无弃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

建立已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秬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无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陀寺安置已向王舍城觀禮聖迹王舍舊城彼云狎奢揭羅補羅城舊言上城處摩揭陀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內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為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其內更有小城基周三十餘里羯尼邊樹處處成林發萼開榮四時无間葉如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窰堵波是提婆達多与未生怨王放護財醉為欲害佛處此東北有窰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持苾芻說法證果處次北不遠有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十八張 通

大深坑是室利毘多唐言勝密受外道邪言

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火坑東北

山城之曲有窳堵波是時縛迦大醫

舊曰者於此為佛造說法堂處其側現

有時縛迦故宅宮城東北行十四五

里至姑栗陀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去鷲

也其山連崗北嶺隆嶺特高形如鷲

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泉石清奇林

樹森鬱如來在世多居此山說法華

大般若等无量眾經山城北門行一

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乾室如

來在昔多居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

迦蘭陀先以此園施諸外道後見佛

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來時地

神知其意為現灾怵怖諸外道逐之

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施佛汝宜速

去外道舍怒而出長者歡喜建立精

舍訖躬往請佛佛為受之竹園東有

窳堵波阿闍多設出路王唐言未生怨

世之所建如來涅槃後諸王共分舍

利未生怨王得已將歸立塔供養无

憂王發心欲遍造諸塔開取舍利尚

留少許今每放光明竹園西南行五六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九張 通

里山側有別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

摩訶迦葉波於此与九百九十九大

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

結集時无量聖眾雲集迦葉告曰眾

中自知具三明六通摠持如來一切

法藏无錯謬者住餘各隨所安時簡

得九百九十九人阿難在於學地迦

葉語阿難汝漏未盡勿汗清泉阿難

慙愧而出一夜勤修断三界結成阿

羅漢還來叩門迦葉問曰汝結盡耶

答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開門隨

意所入阿難乃從户隙而入礼拜僧

足迦葉執其手曰我欲汝除斷諸漏
證聖果故駭逐汝出汝當知之勿以
為恨阿難曰若懷恨者豈名結盡
於是禮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時
也迦葉語阿難曰如來常於眾中稱
汝多聞於持諸法汝可昇座為眾誦
素咀纜藏即一切經也阿難承命而
起向佛般涅槃山方作禮訖昇坐誦
經諸眾隨口而錄錄訖又命優波離
誦毗奈耶藏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
波自誦阿毗達磨藏即一切論議經兩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三張通

三月安居中集三藏訖書之貝葉方
遍流通諸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佛
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以大迦葉僧
中上座因名上座部又此西二十里有
窄堵波无憂王所建即大眾部共集
之處諸學无學數千人大迦葉結集

時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來
在日同一師學世尊滅度駭簡我等
我等豈不能結集法藏報佛恩耶復
集素咀纜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
雜集藏禁咒藏別為五藏此中凡聖
同會因謂之大眾部次東北三四里
至曷羅閣姑利四多城唐言外郭已壞
內城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
頻毗娑羅王居上茅宮時百姓殷稠
居家鱗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有不
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
國棄尸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
王曰我為人主自犯不行无以懲下
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吠舍釐
王聞頻婆娑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
之候望者知而奏王乃築邑以王先舍
於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三張通

位因都之至无憂王遷都波吒釐以城施婆羅門今城中无雜人唯婆羅門千餘家耳宮城內西南隅有窣堵波是殊底色迦長者故宅唐言屋曆舊唐書云樹提伽訖傍又有度羅怛羅處即佛子也那爛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鑰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功雖未畢詳其圖量限高十餘丈城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胄王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道向王舍城至此頻毗娑羅王與國人百千萬眾迎見佛處又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斯附反婆

唐言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五淨肉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按人傍惶无措乃見群鷹翔飛仰而戲言日今日僧供有闕摩訶薩墻宜知是時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鐵翻高雲投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張通

身自墜茲蓋見已慙懼遍告眾僧聞者驚嗟无不對之嘆泣各相謂日此菩薩也我曹何人敢欲取食又如來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之言便為究竟之說守愚无改致此損傷自今已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淨仍建靈塔以死鷹埋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故有茲塔也如是等聖迹法師皆周遍觀礼訖還歸那爛陀寺方請戒賢法師講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羅門於眾外悲嘆而復言笑遣人問其所以答

言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迦山觀自在菩薩像所發願為王菩薩為我現身呵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某年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為脂那國僧講瑜伽論汝當往聽因此聞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為今見脂那僧來師復為講與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師因令住聽經十五日講徹遣人將婆羅門送與戒曰王王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聽瑜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張 通

各二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曇等以曾於迦濕弥羅諸國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兼學婆羅門書印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无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先說傳授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

言極廣有百万頌即舊譯去毗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毗耶羯刺訶音反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說具百万頌後至住劫之初帝釋又略為十万頌其後北印度健馱羅國婆羅門觀羅邑波臧尼仙又略為八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度婆羅門為南印度王復略為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國多感流行印度博學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其支分相助者復有記論略經有一千頌又有字體三百頌又有字緣兩種一名間擇迦三千頌二名温那地二千五百頌此別辯字緣字體又有八界論八百頌此中略合字之緣體此諸記論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三十三張 通

辯能詮所詮有其兩例一名底丁履反 亦多聲有十八轉二名蕪湯多聲有二十四轉其底亦多聲於文章壯麗處用於諸汎文亦少用其二十四轉者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亦多聲十八轉者有兩一般羅颯迷二阿荅末五 淫各有九轉故合有十八初九轉者如汎論一事即一事有三說他有三自說有三一二三中說一說二說多故有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別故分二九耳依般羅颯迷聲說有無等諸法且如說有有即三名一名婆彼之靴九丁履反 底反下 二名婆彼多說反 三名婆飯底說他三反 者一名婆彼斯二名婆彼四反 三名婆彼他五反 彼他自說三者一婆彼弥二婆彼靴夫聲 三婆彼摩此第三依四吹陀論中說多言婆彼末斯 依阿荅末七 淫九轉者於前九轉下各置毗耶底言餘同上安此者令文巧妙无別義

亦表極美義也蕪湯多聲二十四轉者謂惣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三謂說一說二說多故開為二十四於二十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非男非女聲言八轉者一詮諸法體二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五張通

詮所作業三詮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印度語名布路沙體三轉者一布路煞二布路管三布路沙夫 所作業三者一布路管二布路管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鑣擊二布路音 鑣音 鑣音 或言布鑣四所為事三者一布路廈沙 反耶二布路沙音 鑣音 三布路鑣音 鑣音 反所因三者一布路沙音 鑣音 二布路鑣音 鑣音 反所屬三者一布

路鑿子耶誼反二布路鑿誼三布路鑿誼誦

安成所依三者一布路膝所齊二布路

然諭三布路鑿誼所著呼呂三者一系

布路然二系布路稍三系布路沙略

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為具述法

師皆洞達其詞與彼人言清典逾妙

如是鑽研諸部及學梵書凡經五歲

從此復往伊爛拏鉢伐多國在路至

迦布德伽藍伽藍南二三里有孤山

巖巖崇崇灌木蕭森泉治澄鮮花

卉芬馥既為勝地靈窟寔繁感變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二十六張 通

奇神異多種寂中精舍有刻檀觀自

在菩薩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

七日二十七日絕粒斷漿請祈諸願心

殷至者即見菩薩具相莊嚴威光朗

曜從檀像中出慰喻其人與其所願

如是感見數數有人以故歸者逾眾

其供養人恐諸來者全行尊儀去像

四面各七步許豎木构欄人來禮拜

皆於欄外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亦並

遥散其得花住菩薩手及掛辟者以

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

買種種花穿之為鬘將到像所至誠

札讚訖向菩薩跪發三願一者於此

學已還歸本國得平安无難者願花

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觀史多

官事慈氏菩薩若如意者願花貫挂

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界中有一

分無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

若有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挂

尊頸項語訖以花遥散咸得如言既

滿所求歡喜无量其傍同礼及守精

舍人見已彈指嗚足言未曾有也當

來若成道者願憶今日因緣先相度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第二十七張 通

耳自此漸去至伊爛拏國伽藍十所
 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說一切有
 部義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都城
 施僧於中並建二寺各有千僧有二
 大德一名怛他揭多趣多此云如來密二名
 羸底僧訶此云師子恐也俱善薩婆多部又停
 一年就讀毗婆沙順正理等大城南
 有窣堵波佛昔於此三月為天人說
 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迹國西界
 宛伽河南至小孤山佛昔於此三月
 安居降薄句羅藥又山東南巖下大
 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餘長五尺二
 寸廣四尺一寸又有佛置摺雅即
維也舊曰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國南
軍持訛也界荒林多有大鳥壯而高大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三第三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通

沙門慧立本 釋者按箋

起瞻波國終迦摩縷波國王請

自此順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
至瞻波國中即伽藍十所僧徒二百餘
人習小乘教城壘軌高數丈基隍深
闊極為崇固昔者劫初人皆穴處後
有天女下降人中遊苑伽河浴水靈
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別壘界築
閭邑此則一子之都國南界數十由
旬有大山林幽茂連綿二百餘里其
間多有野鳥數百為群故伊爛拏
瞻波二國為軍取多每於此林今為
師調捕丸國乘用又豐豺兕黑豹人
无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時有一
放牛人牧數百頭牛馳至林中有一
牛離群獨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日暮

欲歸還到群內而光色殊悅鳴乳異
常諸牛咸畏无敢處其前者如是多
日牧牛人恠其所以私候目之須臾
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孔人亦
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
多異花果爛然溢目並非俗內所見
牛於一處食草草色香潤亦人間所
无其人見諸果樹黃赤如金香而且
大乃摘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
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石孔未出
之間有一惡鬼奪其菓留牧牛人以
此問一大醫并說菓狀醫言不可即
食宜方便將一出未後日復隨牛入
還摘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
以菓內於口中鬼復掇其喉人即咽
之菓既入腹身遂洪大頭雖得出身
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

形變无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
 家人歸還多命手力欲共出之竟无
 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
 掘挽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
 猶有人狀後更有王知其為仙菓所
 變謂侍目曰彼既因藥身變即身是
 藥觀雖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
 將鉅鑽斲取少許將來日奉王命而
 工匠往盡力鑿凡經一旬不得一
 片今猶現在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
 羯末^{中印}盟^{度境}祇羅國尋^{度境}礼聖迹^{加藍六}

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張 通

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南疏伽
 河行六百餘里至奔^南那伐^印彈那國
 尋^{度境}礼聖迹^{加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
 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二十餘里有
 跋^一姑婆伽藍^一基閣壯峻僧徒七百人
 其側有窳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

在此三月說法處數放光明又有四
 佛經行之迹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
 菩薩像至誠祈請无願不遂自此東
 南行九百餘里至羯羅摩^二犍伐刺那
 國^{東印}度境^{加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
 學小乘^{度境}正量部法別有三伽藍不食
 乳酪此承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
 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即往昔此
 國未有佛法時南印度沙門客遊此
 國降挫鏐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
 其側又有窳堵波无憂王所建是佛
 昔於此七日說法處從此東南出至
 三摩怛吒國^{東印}度境^{濱近大海}氣序和
 暢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
 座部義天祠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
 遠有窳堵波无憂王所建昔佛為諸
 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

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張 通

有伽藍中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
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滿院五色
光瑞往往燭天凡預見聞无不深教
道意從此東北海濱山谷間有室利
差怛羅國次東南南海隅有迦摩浪迦
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
鄰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此去
林邑
次西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海
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
三摩怛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
栗底國東印
度境居近海隅伽藍十餘所
僧徒千餘人城側有窰堵波高二百
餘尺无憂王所建傍有過去四佛經
行遺迹是時聞海中有僧伽羅國此去
執師
好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
涉海路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
逢南印度僧相勸去往師子國者不
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

難可從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
行即到錐復跋履山川然用為安穩
并得觀烏茶等諸國聖迹法師即西
南向烏茶國東印
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万
餘人學大乘法亦有天祠外道邪正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張 通
雜居窰堵波十餘所皆无憂王所違
靈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有折利
怛羅城唐言
欽行即入海商人及遠方客旅
往來停止之路上南去僧伽羅國二万
餘里每夜靜无雲之時遙望見彼佛
牙窰堵波上寶珠光明罔然狀似空
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
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
度境從此西南行
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鉢力曾
反伽國
南印
度境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
座部法往昔人極殷稠為擾觸一五
通仙人仙人嗔忿以惡呪殘害國人

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印度境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万人天祠外道頗亦殷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率堵波无憂王所立昔者如來於此處現大神變降挫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玠敬龍猛供衛甚厚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来求論難造門請通門司為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五張 通

矣朗輝慧日其在子平提婆避席礼龍猛足日其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讀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殿構宏壯尊容嚴肅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二十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窣堵波是陳那唐言提也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造立窮大厦之規或盡林泉之秀慶天神保護賢聖遊居佛涅槃千

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來山神易質
獲惱行人皆生怖懼无復敢往由是
今志空荒寂无僧侶城南不遠有一
大石山是婁毗吠地論師住阿素
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擬決疑處法
師在其國逢二僧一名蕪部底二名
蕪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因就
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摩等
論彼亦依法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
同行巡札聖迹自此西行千餘里至
珠利耶國南印城東南有窣堵波无
憂王所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
摧伏外道說法度人天處城西有故
伽藍是提婆菩薩與此寺盟恒羅
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无
言乃竊運神通往都史多官問慈氏
菩薩菩薩為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
功累久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

也既還復解前難提婆曰此慈氏菩
薩義非仁者自智所得也羅漢慙服
避席札謝之處從此南經大林行千
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國大都
城号建志補羅建志城即達磨波羅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七張

通

唐言菩薩本生之處菩薩此國大目之
子少而英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
妻以公主菩薩久修離欲无心愛漆
將成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
析加護願脫茲難而至誠所感有大
神玉携負而出送離此城數百里置
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盜
菩薩自陳由委聞者驚嗟无不重其
高志因即出家尔後專精正法遂能
究通諸部閑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
二万五千頌又釋廣百論唯識論及
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

別自有傳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
向僧伽羅國水路三日行到未去之
間而彼王死國內飢亂有大德名菩
提迷祇此去自阿跋耶鄧瑟
噉羅此去无如是等三百餘僧來投印
度到建志城法師与相見託問彼僧
曰承彼國大德等解上坐部三藏及
瑜伽論今欲往彼參學師等何因而
來報曰我國王死人庶飢荒无可依
仗聞瞻部洲豐樂安隱是佛生處多
諸聖迹是故來耳又知法之革无越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八張 通

我曹長老有疑隨意相問法師引瑜
伽要文大節徵之亦不能出戒賢之
解自此國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
吒國南印既居海側極豐異實其城
東有窳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來於
此說法現大神變度无量衆處國南

濱海有秣刺耶山崖谷崇深中有白
檀香樹旃檀你婆樹樹類白楊其質
涼冷地多附之至冬方墜用以別檀
也又有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果
亦殊濕时无香採乾之後折之中有
香狀類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腦
香也又聞東北海畔有城自城東南
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國周
七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戶殷
稠穀稼滋實黑小急暴此其俗也國
本寶渚多有珍奇其後南印度有女
妙隣國路達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
逃散唯女獨在車中師子來見負女
而去遠入深山採菓逐禽以用資給
歲月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
暴惡男漸長大白其母曰我為何類
父獸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九張 通

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
有心但无由免脫子後遂父登履山
谷察其經涉他日伺父去速即擔携
母妹下投人里至母本國訪問舅氏
宗嗣已絕寄止村間其師子王還不
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男女往
來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
兵簡募猛士將欲圍射師子見已發
聲嗔吼人馬傾墜无敢赴者如是多
日竟无其功王復標賞告令有能殺
師子者當賜億金子白母曰飢寒難
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不可彼雖是
獸仍為你父若其殺者豈復名人子
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
等來入村間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亦
不相留何者師子為暴緣孃及我豈
有為一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
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

无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
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
絕王聞歡喜恠而問之何因尔也竟
不實言種種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
手非畜種者誰辨此心雖然我先許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第十張 通

賞終不違言但汝救父勅逐之人不
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與金寶逐之
荒外即裝兩船多置黃金及資糧等
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泛海至此
寶渚見豐竒翫即便止住後商人將
家屬採寶復至其間乃煞商人留其
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經无量代人衆
漸多乃立君且以其遠祖執殺師子
因為國稱女船泛海至波刺斯西為
鬼魅所得生育群女今西大女國是
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子名以其多
智免羅刹鬼害後得為王至此寶渚

教除羅刹建立國都因之為名語在
西域記其國先无佛法如耒涅脍後
一百年中无憂王弟摩醯因陀羅馱
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乘空往來遊化
此國顯讚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
建立伽藍見百餘所僧徒万人遵行
大乘及上座部教緇徒肅穆戒節貞
明相勗无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
數百尺以衆寶莊嚴上建表柱以鉢
曇摩羅伽大寶置之刹端光曜映空
靜夜无雲雖万里同覩其側又有精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十三張 通

舍亦以雜波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
王所造髣有寶珠无知其價後有人
欲盜此珠守衛堅牢无由得入乃潛
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
能及却而言曰如耒耒昔修菩薩道為
諸衆生不惜軀命元怯國城何於今

日反慳固也以此思之恐徃言无實
像乃偃身授珠其人得已將出貨賣
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
佛自為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
首尚似王觀靈聖更發深心以諸珍
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髣今猶現在
國東南隅有駸_音迦山多神鬼依住
如耒耒昔於此山說駸迦經_{舊曰楞}
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
人短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无稼穡食
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不能至訪諸
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茶_音而師子
國僧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礼聖迹行
二千餘里至建那補羅國_{南印}伽藍
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乘兼習天
祠外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
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瞻之士其精舍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十三張 通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志達太子說也寶冠高減二尺威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觀札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亦數有光瑞是聞二百億羅漢所造也城北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葉長色潤諸國抄寫家以為貴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佗國南印度境其俗輕死重節王刹帝種也好武尚戎故其國土兵馬完整法令嚴明每使將與敵戰雖喪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羞慙彼人耻愧多至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為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酒量其欲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不潰恃茲悞傲莫顧隣敵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軍師強威每親征罰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亦有天祠塗灰之道大城內外有五宰堵波皆數百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迹無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秣羯咭婆國南印度境從此西北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第十三張通

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印度境風俗調柔崇愛藝業五印度中唯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為好學尚賢善言談有風韻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異道事天之衆相傳去自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惠和愛育黎尤崇敬三寶始自為王至于崩逝口絕魚言頗无愠色不傷臣庶之意无損蚊蟻之形每為馬飲水漉而後飲恐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依人豺狼息

毒境內夷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窮極輪奐造七佛之儀設無遮之會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無時暫輟梨庶思慕於今不止大城西北二十餘里婆羅門邑傍有陷坑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語在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蘆國南印度境土出胡栴樹樹葉似蜀栴出薰陸香樹樹葉類此棠梨也自此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如來在日屢遊此國无憂王隨佛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刹帝利種也即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女晉号杜魯婆跋吒唐言帝曾性躁急容止踈率然貴德尚學信愛三寶歲設大會七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五張 通

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奇珍牀座衣服爰至藥餌之資无不志備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蘓刺侘國西印度境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烏闍衍那國南印度境去城不遠有率堵波是无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柁阇國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從此又西還蘓刺侘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如來在日頻遊其地无憂王隨有聖迹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二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北印度境聞說之其地多珠寶大錦細褐善馬驢駝其所出也伽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十五張 通

藍二三僧徒數百學小乘教說一切
有部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
鵠秣城西北接拂憐國西南海島有
西女國皆是女人無男子多珍貨附
屬拂憐拂憐王歲遣丈夫配焉其
俗產男例皆不舉又從狼揭羅國東北
行七百餘里至辟多勢羅國西印中
度境中有
率堵波高數百尺无憂王所建中有
舍利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
國王宮處也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
至阿傘荼國西印
度境城東北大林中有
伽藍故基是佛昔於此處聽諸苾芻
著重縛唐言
毘也有率堵波无憂王所
建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
放光明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率
堵波无憂王所建是如來昔日止此
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
芻著納衣處徙此又東行七百餘里

至信度國西印
度境上出金銀鍮石牛羊驢
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為藥
如來在日數遊此國所有聖迹无憂
王皆建率堵波以為表記又有烏波
鞠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十六張 通

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
國西印
度境俗事天神祠宇華峻其日天
像鑄以黃金飾諸雜寶諸國之人多
來求請花林池沿接砌綦階凡預瞻
觀元不受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
至鉢伐多國西印
度境城側有大伽藍百餘
僧皆學大乘是昔慎那弗恒羅唐言
摩子
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
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又其國
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
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摩及
攝正法論教實論等從此復東南還

摩揭陁施无獸寺叅礼正法藏訖聞
 寺西三踰繕邨有任羅擇迦寺有出
 家大德名般若跋陁羅本縛羅鉢底
 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宗三藏
 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
 所疑從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
 師所軍本蘇刺佗國人刹帝利種也
 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
 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
 從戒賢法師學瑜伽論爰至外籍群
 言四吠陁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无
 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內外
 德為時尊摩揭陁主滿胄王欽賢重
 士聞風而悅發使邀請立為國師封
 二十大邑論師不受滿胄崩後戒日
 王又請為師封烏荼國八十大邑論
 師亦辞不受王再三固請亦皆固辞謂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七張通

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祿憂人之事今
 方救生死縈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
 務哉言罷捐而出王不能留自是每
 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誦佛經道俗
 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
 學唯識決擇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
 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
 問瑜伽日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
 那爛陁寺房院荒穢並繫水牛无復
 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西門入見第
 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
 滿室內心歡喜欲登上无由乃請垂
 引相接彼曰我身殊室利菩薩也以
 汝綠葉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者
 是法師尋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
 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早歸此
 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乱惡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十六張 通

人相害汝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恠嘆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界无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面焉是知大士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淹留未返示无常以勸歸若所為不契聖心誰能感此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飢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礼法師即共勝軍同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肉舍利如豌豆大其狀潤赤无量徒眾獻奉香花讚礼託還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去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大大師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四

不見室中燈内外大明恠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暉上發飛燄屬天色含五彩天地洞朗无復星月兼聞異香氤氳溢院於是逆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眾乃知重集札拜稱嘆希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第十九張 通

有經食頃光乃漸収至餘欲盡遠覆鉢數而然始捻入天地還暗辰象復出眾觀此已咸除疑網礼菩提樹及諸聖迹經八日復還那爛陀寺時戒賢論師遣法師為眾講攝大乘論唯識决擇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為眾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為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為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懿其局狹數往徵詰復不能酬答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法師又以中

百論言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无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衆无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赦遂出往菩提寺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陀羅僧訶來相論難真解前耻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曰王於那爛

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張 通

陀寺側造鑰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陀行次烏茶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王於那爛陀側作鑰石精舍功甚壯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

彼也王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空花外道與迦波釐不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趨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嘆重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王曰弟子聞狐行鷹鼠之群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也則魂亡魄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德所以固守愚宗若一見時恐還同彼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修書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茶見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德並才慧有餘學无不悉輒以許之謹今奉報願

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張 通

差大德四人善自他宗兼內外者赴
烏茶國行從而正法截得書集衆量
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為
四人以應王之命其海惠等咸憂法
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
及入迦濕弥羅已來遍皆學說具志
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
无此理矣雖學淺智微當之必了願
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
國僧无関此事諸人咸喜後日王復
有書來云前請大德未須即發待後
進止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乃
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曰若有難破
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經數日无人
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其義毀
破以足踐躡婆羅門大怒問曰汝是
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提婆奴婆
羅門亦素聞法師名慙耻更不為語

法師令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
德為證與之共論徵其宗本歷外道
諸家所立其詞曰如舖多外道離繫
外道體騁外道殊微伽外道四種形
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勝論外道
舊曰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頌通

也二家立義有別舖多之輩以灰塗
體用為修道遍身艾白猶寢寗之猫
狸雜繫之徒則露質標奇拔髮為德
皮裂足履狀臨河之朽樹體騁之類
以體骨為騁裝頭挂頸陷枯魂磊若
塚側之藥又徵伽之流披服糞衣飲
取便穢腥膻臭惡辟溷中之狂豕尔
等以此為道豈不思哉至如數論外
道立二十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
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
一根此二十四並供奉於我我所受
用除雜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

六句義謂實德業有同異性和合性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已來受用前六若得解脫與六相離稱為涅槃今破數論所立如汝二十五諦中我之一種是別性餘二十四展轉同為一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為體謂薩埵刺闍答摩此三展轉合成大等二十三諦二十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為體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衆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若一則一切則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三張 通

應一一皆有一切作用既不許然何因執三為一切體性又若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色若不尔者何得執三為一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又自性既常應

如我體何能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不應受用二十四諦是則我非能受二十四諦非是所受既能所俱无則諦義不立如是往復數番婆羅門默无所說起而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曹釋子終不害人今汝為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房聞者无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省有數處疑謂所伏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其講彼曰我今為奴豈合為尊講法師曰此是他宗我未曾見汝但說无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聞從奴學法汗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四張 通

令講一遍備得其旨遂尋其課節申大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亦徒眾无不嗟賞曰以此窮覈何敵不亡其論如別目謂婆羅門曰仁者論屈為奴於耻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向鳩摩羅王談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第三十五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通

沙門慧立本 釋 考 綜 箋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鳩摩羅使未至間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羅忽入法師房來法師舊聞尼乾善於占卜即請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家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尼乾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住時窳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時得達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憑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經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曰王鳩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无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來

未面如何得降此恩。且軋曰：鳩摩羅王已發使來請，二三日當到。既見鳩摩羅，亦便見戒，曰：如是言訖而去。法師即作還意，莊嚴經像，諸德聞之，咸來勸住。曰：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遷遺蹤，具在巡遊。禮讚足跡，平生活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國者，蔑廢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狹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氣寒土峻，亦焉足念。裁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露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且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賢，加以識洞幽微，智與神契。體天作則，七耀無以隱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韜其管。故能駭六役飛走，感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万物。自遺法東，被咸重大。乘

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造行，願向十地。齊切鍛掌，薰修以至三身。為極向蒙大聖降靈，親麾法化。耳承妙說，目擊金容。並轡長途，未可知也。豈得稱佛不往，遂可輕哉。彼曰：經言諸天隨其福德，共食有異。今與法師同居，賻部而佛生於此，不往於彼，以是將為邊地惡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勸仁歸。法師報曰：无垢稱言，夫日何故行賻部洲。答曰：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遵此耳。諸德既見，不從乃相呼往。戒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二張 通

賢法師所具陳其意，戒賢謂法師曰：仁意定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愛樂。但玄奘來意者，為求大法，廣利群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決諸疑網。禮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誠不虛行願以所聞。

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
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喜曰此
菩薩意也吾心望尔尔亦如是任為裝
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房經二日
東印度鳩摩羅王遣使奉書與戒賢
法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
發遣慰此欽思戒賢得書告眾曰鳩
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眾差擬往
戒曰王所為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
曰儻須如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
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及得赴王命
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暫過
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
戒賢既不遣往彼王大怒更發別使賣
書與戒賢法師曰弟子凡夫染習世
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
名身心歡喜似開道芽之分師復不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張 通

許其來此乃欲令眾生長淪永夜豈
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哉不勝渴
仰謹遣重諮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
惡人近者設賞迦王猶能壞法毀菩
提樹師即謂弟子无斯力耶必當整
理為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陀寺使碎
如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書
謂法師曰彼王者善心素薄境內佛
法不甚流行自聞仁名似發深意仁
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為去出家以
利物為本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
其根枝條自殍到彼令王發心則百
姓從化苦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
勞法師辭與使俱去至彼王見其喜
率群目迎拜讚嘆延入宮日陳音樂
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是
經月餘戒日王討恭御陀還聞法師
在鳩摩羅處驚曰我先頻請不來今

何因在彼發使語鳩摩羅王急送支那僧來鳩摩羅王敬重法師愛戀元已不能捨離語使曰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即來使還報戒曰王大怒謂侍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也如何為一僧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四張 通

發是處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即宜付使將來鳩摩羅深懼言失即命嚴為軍二萬乘船三萬艘共法師同發泝渡苑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盟祇羅國遂即參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於苑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自與諸臣參戒曰王於河南戒日見來甚喜知其敬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支那僧何在報曰在其行宮王曰何不来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就此參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

來鳩摩羅還謂法師曰王雖言明日來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來師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來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日王來即勅擎燭自與諸臣遠迎其戒日王行時每將金鼓數百行一步一擊号为節步鼓獨戒日王有此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礼法師足散花瞻仰以无量頌讚嘆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来報曰玄奘遠尋佛法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五張 通

為間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了以是不遂參王王又問曰師從支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聖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兇剪暴

覆潤羣生者則誦而誅之上備宗廟
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支那
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
秦王是時天地版盪蒼生无主原野
積人之寘川谷流人之血叛星夜聚
沕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
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
命奮戎振旅撲剪鯨鯢杖鉞麾戈
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
懷恩故有茲誅王曰如此之人乃天
所以遣為物主也又問法師曰弟子
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
詰旦使來法師共鳩摩羅同去至戒
日宮側王與門師二十餘人出迎入
坐備陳珍膳作樂散花供養訖王曰
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師報在此
因取觀觀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六張 通

弟子聞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
震音而鉦鑿絕響師等所守之宗他
皆破訖試可救看諸德无敢言者王
曰師等上座提婆犀那自去解冠羣
英學談衆哲首與異見常毀大乘及
聞客大德來即往吠舍釐禮觀聖迹
託以逃潛故知師等无能也王有妹
聰慧利根善正量部義坐於王後聞
法師序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夷
然歡喜稱讚不能已王曰師論大好
弟子及此諸師普皆信伏但恐餘國
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於曲女城為
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
道等示大乘微妙之理絕其毀謗之心
顯師盛德之高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
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集曲女城觀
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
王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

度中有十八國王到詣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蘊文義富瞻辯才思聽德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或為或與或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七張 通

懂或憐各自圍繞峨峨岌岌若雲興霧涌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成惟三吳之揮汗為雨未足方其盛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及徒眾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在會場西五里曰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為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侍右拘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花鬘垂瓔珞玉又裝二大為載寶花逐佛後隨行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為次列王

後又以三百大為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為魚麗於道側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等以次供養然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軍高文義瞻博者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膠一金椀七金澡灌一金錫杖一枚金錢三千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八張 通

千上氎衣三千法師及諸僧等施各有差施訖別施寶牀請法師坐為論王稱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讀示大眾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其問有一字无理能難破者請斷首相

謝如是至晚无一人致言戒日王歡
喜罷會還宮諸王及僧各歸所次法師
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來迎
像送引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
見毀其宗結恨欲為謀害王知宣令
曰邪黨亂真其来自久埋隱正教誤
惑群生不有上賢何以鑒為支那法
師者神宇冲曠解行淵深為伏群邪
來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叛妄
之徒不知慙悔謀為不軌翻起害心
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衆有一人傷觸
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
申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
竟十八日无一人發論將散之夕法
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无量人
返邪入正弃小歸大成日王益增崇
重施法師金錢一万銀錢三万上疊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九張 通

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珍寶法
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大為施
懂請法師乘令貴目陪衛巡衆告唱
表立義无屈西國法凡論得勝如此
法師讓而不行王曰古來法尔事不可
違乃將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
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來
无敢論者普宜知之諸衆歡喜為法
師竟立美名大乘衆号曰摩訶耶那
提婆此去大乘天小乘衆号曰木叉
提婆此去解脫天燒香散花札敬而
去自是德音弥遠矣王行宮西有一
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
其色黃白每放光明昔迦濕弥羅國
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有一
苾芻遠遊印度其後覩貨羅國雪山
下王忿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為商
旅率三千勇士多賣珍寶為言獻奉

其王素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稟質雄猛威肅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吐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懼顛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其羣目曰我雪山下王念尔諸奴毀壞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第十張 通

佛法故來罰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閔汝輩各宜自安唯扇惑其王首為惡者逐之他國餘无所問既殲醜孽建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投印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群鳥鳴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截避為乃吸水灌樹以牙排掘須臾樹倒為以鼻卷苾芻置背上負載而去至一大林中有病為患瘡而卧為引苾芻手觸其苦處見瘡有竹刺為按刺引去膿血裂衣為裹為得漸安明日諸為覓求菓味奉施苾芻苾芻食已有

一為將金函投於病者病為得已授與苾芻苾芻受已諸為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去苾芻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日王聞迦濕彌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看札拜諸眾恬惜不聽將出乃別截之但其王懼戒日王之威處處掘覓得已將呈戒日見之深生敬重恃其強力遂奪歸供養即此牙也散會後王以所鑄金像衣錢等付囑伽藍令僧守護法師先以碎椰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第十張 通

罷論竟至十九日碎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為天下主三十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法因不相續以故積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

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何不聽
看隨喜法師報曰菩薩為行福慧雙
修智人得果不吝其本王尚不吝珍
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甚
喜至二十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
就大施場苑伽河在北閩牟那河在
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二
河合處西有大墀周圍十四五里平
坦如鏡自昔諸王皆就其地行施因
号施場焉相傳云若於此地施一錢
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
勅於墀上建施場豎蘆為籬面各千
步中作草堂數十間安貯衆寶皆金
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珠等
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
斑斕衣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
於寶庫前更造長屋百餘行以此京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十三張 通

邑肆行一一長屋可坐千餘人先是
王勅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居士貧窮
孤獨集施場受施亦有因法師曲女
城會不歸便往施所者十八國王亦
便逐王行比至會場道俗到者五十
餘萬人戒曰王營苑伽河北岸南印度
王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
營閻牟那河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
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曰王尚鳩摩羅
王乘船軍跋吒王從為軍各整儀衛
集會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
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佛像布施上
寶上衣及美饌作樂散花至日晚歸
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半於
初日第三日安自在天像施如日天
第四日施僧僧萬餘人百行俱坐人
施金錢百文珠一枚毼衣一具及飲
食香花供養訖而出第五番施婆羅

門二十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道十日方遍第七番遍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俱盡唯留為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十三張 通

寶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解劍寶鬘頸珠髻中明珠物忽施无復子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索屨弊衣者礼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其比來積集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願其生生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症嚴會訖諸王各持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寶等服用如故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方欲共法師聞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

餘日鳩摩羅王懇懇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為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需梗槩不能委具為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湏臾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代无眼若留玄奘則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多人之益實懼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十四張 通

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報曰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眷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須北

路而去王曰師須幾許資糧法師報
无所須王曰何得尔於是命施金錢
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珍法師並皆
不納唯受鳩摩羅王曷刺釐帳即下
細者擬在塗防雨於是告別王及諸衆相
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噎各不
能已法師以經像等附北印度王烏
地多軍鞍乘漸進後戒日王更附烏地
王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万供
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
跋吒王等各將輕騎數百復來送別
其懇懇如是仍遣達官四人名摩訶
怛羅類此散王以素疊作書紅泥封
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經諸國令
發乘通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
國西南大林野中行七日到憍賞弥
國城南勅師羅長者施佛園慶礼聖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五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五

迹訖復向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
日歷數國重礼天梯聖迹復西北行
三踰繕那至毗羅那拏國都城停兩
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
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來迎接甚歡
法師至又開瑜伽決擇及對法論等
兩月訖辭歸復西北行一月餘日經
數國至閻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
停一月烏地王遣人引送西行二十餘
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百餘僧皆北人
賣經像等依法師而還如此復二十
餘日山澗中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
劫掠常遣一僧預前行若逢賊時教
說遠來求法今所賣持並經像舍利
願檀越擁護无起異心法師率徒侶
後進時亦屢逢然卒无害如是二十
餘日行至咀叉尸羅國重礼月光王
捨千頭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迦

濕弥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為焉
行輜重不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
日至信度大河河廣五六里經像及
同侶人並坐船而進法師乘為涉渡
時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十七張 通

花種將至中流忽然風波乱起搖動
船舫數將覆没守經者惶懼墮水眾
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
果種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
在烏鐸迦漢茶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
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不將印
度花果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
船事由於此自昔以來欲將花種渡
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一寺停五
十餘日為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
聲去那國抄寫迦葉辭耶部三藏迦濕弥
王聞法師漸近亦忘遠躬來參拜累

日方歸法師与迦畢試王相隨西北
行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
先去勅都人及眾僧裝辦幢幡出城
迎候王与法師漸發比至道俗數千
人幢幡甚盛眾見法師歡喜礼拜訖
前後圍繞讚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
時王亦為七十五日无遮大施自此
復正南行十五日往伐刺拏國礼聖迹
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
吒國又北行五百餘里至佛栗氏薩
儻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王又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十七張 通

為七日大施施訖法師辭發東北行
一踰膳那又至瞿盧薩謗城与王别
比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送法師
度雪山負苜草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
大山頂其山疊嶂危峯參差多狀或
平或聳勢非一儀登陟艱辛難為備

叙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經七日至一高嶺嶺下有村可百餘家養羊畜羊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驢引路其地多雪澗凌溪若不帶鄉人引導交恐淪墜至明晝日方渡陵嶮時唯七僧并雇人等有二十餘為一頭驢十頭馬四疋明日到嶺底尋脰道復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巔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淒凜徒侶之中无能正立者又山无卉木唯積石攢峯岌岌然如林笋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六翮矣尋瞻部洲中嶺岳之高亦无過此者法師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

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六張 通

經五六日下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覩貨羅之故地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習大眾部法有一率堵波无憂王達也法師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闍悉多國亦覩貨羅之故地從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縛蓋河側即覩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荼護可汗孫王覩貨羅自稱荼護至衙停一月荼護遣衛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普健國其傍又有阿利居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皆覩貨羅故地也自普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四摩怛羅國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若舅姑俱歿則舉冠全弃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

鉢劍那國亦覩貨羅故地也為寒雪
停月餘日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
里至潘薄健國又東南履危躡嶺行
三百餘里至屈居勿浪拏國從此又
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志鐵帝

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十九張 通

國亦名護國在兩山間臨縛荳河出善

馬形小而健俗无禮義性暴形陋眼
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馱
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
所立伽藍中石佛像上有金銅圓蓋
雜寶裝瑩自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

札旋盖亦隨轉人停盖止莫測其靈

寺立因緣從此國大山北至戶弃居國

又越達摩志鐵帝國至商弥國從此
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川
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
間又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

止以其寒冽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
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大龍池東
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
中地勢高隆瞻之濛濛目所不能極
水族之類千品万種喧聲交聒若
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形高丈餘鳥
卵如甕舊稱條支巨聲或當此也池
西分出一河西至達摩志鐵帝國東
界而縛荳河合而西流赴海以右諸
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
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赴海

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二張 通

以左諸水亦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
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又此池南北
与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
雪行五百餘里至竭豚隨國城依峻
嶺北背徙多河其河東入鹽澤潛流
地下出積石山為此國河源也又其

王聰慧建國相承多歷年所自云本
是脂那提婆瞿怛羅唐言漢曰天種王故宮有
故尊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又始
羅國人也神晤英秀日誦三萬二千
言兼書亦尔遊戲衆法雅閑著述凡
製論數十部並盛宣行即經部本師
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
猛北有童壽号為四日能照有情之
惑童壽聲譽既高故先王躬伐其國
迎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里至大石
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
定端居不動視若羸人而竟无傾朽
已經七百餘歲矣法師在其國停二
十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群賊商侶
驚怖登山為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而
商人漸進東下冒寒履險行八百餘
里出葱嶺至烏鐮國城西二百里有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五

大山峯峯甚峻上有窳堵波聞之舊
說日數百年前因雷震山崩中有苾
芻身量枯偉冥目而坐鬚髮蒼蒼垂
覆肩面有樵者見而白王王躬觀礼
士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積花
成積王日此何人也有苾芻對日此
出家羅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
髮長耳王日若何警寤令其起也對
日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酥乳
灌灑使潤霑腠理然後擊捷捷感
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日善哉遂依僧
語灌乳擊捷羅漢舉目而視日尔輩
何人形被法服對日我輩苾芻也彼
日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在對日
久入涅槃聞之愀然重日釋迦文佛
成无上等覺未答日已成利物斯問
亦從寂滅聞日任眉良久以手舉髮
起昇虚空作大神變化火焚身遺骸

隨地王為大衆奴骨起寧塔波即此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舊曰跋勒乃稱其城号也正音且去室利訖栗利多底也跋勒之言尚訛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徙多河踰大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國南有大山山多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三張 通

龕室印度證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棲止因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鬚髮漸長諸僧時往為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萬頌為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

至瞿薩旦那國唐曰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謂漫那國西水謂之干道

諸胡謂之塗且印度謂之居丹舊曰干間訛也沙磧大半宜穀豐

菓出毘瓶細種蠶工績絕細又土多

白玉瑩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

好音韻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

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

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

愛有德自去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无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後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无子因禱毗沙門天廟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焉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三張 通

本在迦濕弥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

漢有一沙弥身嬰赤疾臨將捨壽索

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有

潛運神足乞而為之沙弥食已歡喜

樂生其國願力无違命終即生王家

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攝乃踰

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彌王亦簡將
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舉刃我
自遣之即往瞿薩且鄰王所為說頂
生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
見已得宿命智深生愧慙與迦濕彌
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隨軍還
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與衆軍盡
力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構精
廬招延僧侶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
冠見在極多貴寶觀者嘆焉法師停
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迎
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皆兒侍奉行
二日王又遣連官來迎離城四十里
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樂香花接於
路左既至延入城安置於小乘薩婆
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
先王為毗盧折那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三十四張 通

昔此國法教未霑而羅漢自迦濕彌
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怪其形
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上問
曰尔何人獨栖林野曰我如來弟子
法尔閑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義也
答曰如來者即佛隨之德号昔淨飯
王太子一切義成愍諸衆生沉沒苦
海无救无歸乃弃七寶千子之資四
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獲
金色之身證无師之法灑甘露於鹿
苑耀摩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
喜化緣既盡息應歸真遺像遺典傳
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為人主當法輪
之付屬作有識之依歸冥而不聞是
何理也王曰其罪累淹積不聞佛名
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福既有遺像
遺典請奉修行羅漢報曰必願樂者
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

駕兩群目詳擇勝地命選匠人問羅漢造立之式因而建焉寺成王重請曰伽藍已就佛儀何在報曰王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目及士庶等各燒香捧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二十五張通

自空而來降於寶座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元極并請羅漢為眾說法因與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為渡河失經到此更使人往屈支疏勒訪本及為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因修表使高昌小兒逐商伴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其間馬融該瞻鄭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晁錯躬濟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求况諸佛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經之

妙說敢憚塗遙而无尋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元願身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湯湯涉雪嶺之魏巍鐵門峻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於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餘里雖風俗千別艱危万重而憑恃天威所至无鯁仍蒙厚禮身不辛苦心願獲從遂得觀者閣崑山礼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二十六張通

宇宙之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闐為所將大鳥溺死經本眾多未得奪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

謁軒陛无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是後為于闐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遍宣王為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時間經七八月使還蒙恩勅降使迎勞日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无量可即速來為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今檄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鄯於沮沫迎接法師奉勅已即進發于闐王資餞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娑摩城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疥疾隨其苦處以金薄帖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蒙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彌國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第二十七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五

郭隨行鄯王所作供減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復自移到此因緣如又相傳有記云釋迦法滅像入龍宮從娑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從此東入大流沙風動沙流地无水草多熱毒魑魅之患无迳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為標幟碓礪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覲貨邏故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沮沫地又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使人及馱馬還有勅酬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沙州又附表時帝在洛陽宮表進知法師漸近勅西京番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濱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

奔湊觀禮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
因宿於漕上矣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二十

二年夏六月謝御製經序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

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齋

經像至乃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

寔雍州司馬李紇^三長安縣令李軋

祐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

從若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五舉花

幡等擬送經像于弘福寺人皆欣踊各

覓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

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二影金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

痲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橋賞彌
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
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
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
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
陀國鷲峰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
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吠舍釐國
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
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
乘論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
一十五部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
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辭耶部經
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
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
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

二千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
負而至其日所司普班諸寺但有寶
帳幢幡供養之具限明二十八日旦
並集朱雀街擬迎新至經像於弘福
寺於是人增勇銳各覓在嚴窮諸處
好幢帳幡蓋寶案寶輿寺別將出分
布訖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
爐列後至是並陳於街內凡數百事
布經像而行珠珮動音金花散彩預
送之儔莫不歌詠希有志塵遺累嘆
其希遇始自朱雀街內終屆弘福寺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第二張通

門數十里間都人仕子內外官僚列
道兩傍瞻仰而立人物闐闐所司恐
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无得移
動而烟雲讚響處處連合昔如來創
降迦毗勒初昇觀史龍神供養天
衆圍遶雖不及彼時亦遺法之盛也

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釋彥棕箋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喜氣識者嘉焉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觀史龍神供養天衆奉迎雖不及往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王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已交見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既而坐訖帝曰師去何不相報法師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蒙允許无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慙懼帝曰師出家而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但念彼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恠師能達也法師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第三張通

對曰玄奘聞乘疾風者造天池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握軋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振慈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雲翔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餒躬而敬之况玄奘圓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无難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朕何敢當也因廣問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四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无得而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覲壇邑耳聞目覽記憶无遺隨問對皆有條理帝大悅謂侍曰昔符堅稱釋道安為神器舉朝尊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風節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時趙國公長孫

无忌對曰誠如 聖旨目嘗讀晉國春秋見叙安事實是 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未近經論未多雖有鑽研蓋其條綦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衆妙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帝曰公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第四張 通

言是也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宜修一傳以示未聞 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无異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陸不唯无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即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遼瀕天下之兵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今引入朝期暫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吳趙國公長

孫无忌奏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 帝曰恣恣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拍麾之外別更談叙師意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疾痲恐不堪陪駕 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辭焉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討亂國誅賊日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无裨助行陣之効虛負途路費損之慙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五張 通

願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 帝信納而止法師又奏云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遠離壘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

為國就彼翻譯伏聽 勅旨帝曰
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為穆
太后於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禪院甚
虛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又奏曰百
姓无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
遂成闌闐非直違觸憲綱亦為妨廢
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帝大悅曰
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也當為處分
師可三五日停憩還京就弘福安置
諸有所須一共玄齡平章自是辭還
矣三月己巳法師自洛陽還至長安
即居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
證義綴文筆受書手等數以申留守
司空梁國公玄齡玄齡遺所司具狀
發使定州啓 奏令旨依所須供給
務使周備 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
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六張 通

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
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
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
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
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
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嚮
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
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
光寺沙門拙玄弘福寺沙門明潛會
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
道宣簡州福聚寺沙門靜邁蒲州普
救寺沙門行友樓巖寺沙門道卓幽
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
玄則等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
大持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
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
玄暮自餘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
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梵文創

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
顯揚聖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
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菩薩藏經顯
揚論等歲暮方訖二十年春正月
甲子又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至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七張 通

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論秋七月辛
卯法師進新譯經論現了者表曰沙
門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海
之津梁一乘之宗誠昇涅槃之梯蹬但
以物機未熟致蘊葱山之西經骨庭
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乎摩騰入
洛方被三川僧會遊吳始露荆楚徒
是已來遂得人修解脫之因家樹菩
提之業固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次
復嚴顯求經澄什繼譯雖則玄風日
扇而並處為朝唯玄奘輕生獨逢
明聖所將經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

重聖言賜使翻譯比而義學諸僧等
專精夙夜不惰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
終訖已絕筆者見得五部五十八卷
名曰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佛地經一
卷六門陀羅尼經一卷顯揚聖教
論二十卷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一
十六卷勒成八秩繕寫如別謹詣闕
奉進玄奘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
陛下親降鑿舉開青蓮之目今經
論初譯為聖代新文敢緣前義亦望
曲垂神翰題製一序讚揚宗極真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八張 通

冲言與旨尚日月齊明玉字銀鈎將
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不窮千
載之外瞻仰无絕前又洛陽奉見日
勅令法師修西域記至是而成乙未
又表進曰沙門玄奘言竊尋蟠木幽
陵雲官記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

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
 東夷措矢奉刑措之君固以飛英曩
 代式徵前典伏惟 陛下握紀乘時提
 衡制範刻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羣生
 鼈龜足蓋灰堙方舉而補圓蓋耀武經
 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澤徧泉源化
 露蕭華房芝發秀浪井開花樂園
 馴斑巢阿響律浮紫膏於貝闕霏白
 雲於玉檢遂苑弱木而池濛汜圃炎
 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承翔泛滄津
 而委書史曠前良事絕故府豈如漢
 開張掖近接金城秦戎桂林繞通珠
 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貞觀華夷靜
 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力
 辟秋蠹徒以憑假 皇靈颺身進影
 展轉膜拜之鄉流離重驛之外條支
 巨跡方驗前聞矧賓孤鷺還稽曩實

藏法師傳卷第六第九張 通

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岫而
 泛提河窺鶴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
 騁像猶存王城之基坡陀尚在尋求
 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紀
 所聞所履百有二十八國竊以章彥
 之所踐藉空陳廣衰夸父之所凌厲
 无述土風班超倏而未遠張騫望而
 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
 千之壘頗窮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
 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為大唐西域記
 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
 飾以右言掩博物於晉日廣九丘於
 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遺漏寔多無
 拙於筆語恐无足觀覽丙申神筆自
 荅書曰省書具志來意法師夙標高
 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
 道而闡法門弋闡大猷蕩滌眾罪是
 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

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
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况佛教幽微
豈能仰測請為經題非已所聞又云
其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勅獎尚丁酉法師重表曰沙門玄奘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第十張 通

言伏奉墨

勅猥垂獎喻極奉

綸言精守振越玄奘業行空踈謀參

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无虞憑

皇靈以遠征恃 國威而訪道窮遐

冒險雖勵愚誠慕異懷荒寔資

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

未有詮序伏惟 陛下敬思雲敷天

花景爛理包繫象調逸成英跨千古

以飛聲播百玉而騰實竊以神力无

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

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

希題目宸睇冲邈不垂矜許撫躬

累息相顧失面玄奘聞日月麗天既
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
涯雲和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壁奇
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
祈伏乞雷雨曲垂 天文俯照配兩
儀而同久為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
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
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
蠢蠢迷生方起塵累而已自此方許
二十二年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
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卷六月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第十張 通

庚辰 勅追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
有使至令緩進无得勞損既至見於
玉華殿甚歡 帝曰朕在京苦暑故
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
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
大勞也法師謝曰四海黎庶依

陛下而生 聖躬不安則率土惶怖
伏聞 鑿舉至此御膳休宜凡預舍
靈孰不蹈舞願 陛下永保崇高尚
天无極玄奘庸薄猥蒙齒舌銜荷不
覺為勞 帝以法師學業該瞻儀韻
淹深每思通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
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以親論
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
周炎漢之主莫不以為六合務廣万
機事殷兩目不能遍鑒一心難為
獨察是以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
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聖主猶仗群
賢况朕憲闇而不寄衆愆者也意
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漆服掛維摩詰
之素衣外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
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 陛下言六
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

慈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二張 通

指共而成之仲尼亦云君失日得故
君為元首目為股肱玄奘謂此言將
誠中庸非為上智若使有目皆得系
紂豈无目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
惟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
自得其緒况撫運以來天地休平中
外寧晏皆足 陛下不荒不媮不麗
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
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辨
二三以明其事 陛下經緯八宏之
略駁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亂之功
崇闡雍熙之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
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无假於人其
義一也數本弃末尚仁尚禮移澆風
於季俗反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
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
恩波咸遂安樂此又 聖心聖化无假
於人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

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洲北窮
玄塞彫蹄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
莫不倏雨瞻風稽顙屈膝獻珍貢寶
充委夷邳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
義三也獫狁為患其来自久五帝所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三張通

不臣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為被駁
之野鄠鄠為鳴鏑之塲中國陵遲凶
奴得志殷周已來不能攘殲至漢武
窮兵衛霍盡方雖叔枝葉根本猶存
自後以來不聞良策及陛下御圖一
征斯殛傾巢倒穴无復孑遺瀚海燕
然之域並入堤封單于弓騎之人俱
无日妾若言由日則虞夏已來賢輔
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得无假
於人其義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
隋帝怒天下之師三自征罰攻城无
傷半埽野掠不獲一人虛喪兵軍狼

狽而反陛下暫行將數万騎摧擊
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城振旅凱旋
俘馘三十万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
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无假
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地交泰日月光
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
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彰雜
沓无量億千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
至无假於人乃欲比喻前王寄功十
乱竊為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亦
伊吕多矣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四張通

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
乞天慈終而不棄帝甚悅謂法師
曰師向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
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也既欲敷揚
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
亦當助師弘道釋彥恡笈日法師才

褚遂良奏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
 皆陛下聖德實如師言日等備位
 而已日月之下瑩熾何功帝笑曰不
 如此夫玆裘非一狐之腋大廈必衆
 材共成何有君能獨濟師欲自全雅
 操故濫相光飾耳帝又問法師比
 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
 一百卷帝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
 明何義答曰論是弥勒菩薩說明十
 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各謂五識
 相應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无

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五張 通

兼內外臨機訓答其辯洽如是難哉
 昔道安陳諫符堅之駕不停恒標奮
 辭姚興之心莫止終致敗軍之辱逃
 遁之勞豈如法師雅論纔申皇情
 允塞清風轉潔美志踰貞以此而言
 可不煩月旦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

尋唯伺地无尋无伺地三摩四多地非
 三摩四多地有心地无心地聞所成
 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
 地菩薩地有餘依地无餘依地及舉
 綱提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向
 京取瑜伽論論至帝自詳覽觀其詞
 義宏遠非從來所聞嘆謂侍臣曰朕
 觀佛經辟猶瞻天望海莫測高深法
 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比以軍國
 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
 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
 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齊
 致此妄談也因勅所司簡秘書省
 書手寫新翻經論為九本而雍洛并
 兗相荆揚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
 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時司徒趙
 公長孫无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
 臣聞佛教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其

深語門則難入伏惟 陛下至道昭明飛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故得法師當耕茶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經履危途而訪道見殊俗具獲真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六張 通

文歸國翻宣若菴園之始說精文奧義如金口之新開皆是陛下聖德所感目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又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食妙法目等億劫希逢不勝幸甚 帝曰此是法師大悲願力又公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 帝先許作新經序機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啓方為漆翰少頃而成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筆自寫勅貫衆經之首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使弘文館

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寮宣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无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招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疖弘濟万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十七張 通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无滅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
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
乍公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
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
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
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詐能方其
朗潤故以智通无累神測未形超六
塵而迥出隻千古而无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之陵遲^五 栖慮玄門慨深文之
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爲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七張 通

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
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
塗間失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里
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
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
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
雙林八水味道^三 飡風庶苑鷲峰瞻奇
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
探蹟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
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
口海爰自所歷之國摠將三藏要文
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
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聖
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
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
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
之端^二 唯人所託辟夫桂生高嶺雲露
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汙

其素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
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
則濁類不能霑夫以卉木无知猶資
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
成慶方真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窮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九張 通

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時法師奉
聖製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
探蹟高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
真如之境猶且遠微義無覩與不測
其神遐想軒圖塵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
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
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
並入隄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
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恃
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
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

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
獻紫宸尋蒙下聖賜使翻譯玄奘識
乖龍樹認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
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
荷天恩留神撫序文起象繫之表
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承梵嚮
踊躍歡喜如聞受記无任欣荷之極
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帝省表
復手報書曰朕才謝珪璋言慙博
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
為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凡礫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三張 通

於珠林忽得來書課承褒讚循躬省
慮弥益厚顏盖不足稱空勞致謝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第二十一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悰箋

起二十二年六月 天皇製述聖

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答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

奉觀 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无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與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无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局是以名无翼而長飛道无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狂野春林
尚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鍛衽而朝万国恩加朽骨
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虫金匱流
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者閻岷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
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
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
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
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捻成
乎寶豈而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
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
志夷簡神清齟齬之年體拔浮華之
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

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元質尋
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曲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
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
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
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
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任齊三光
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三張

通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合金石
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
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法師進啓謝曰玄奘聞七耀摘光憑
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
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

人理在無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 睿藻再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實相珠迴玉轉

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韶而

合韻玄英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

銘佩奉啓陳謝時降

今書曰治素无才學性不聰敏內典

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

繁忽得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

慙悚交并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

釋彦悰箋述曰自二 聖序文出後王

公百辟法俗梨庶手舞足蹈歡詠德

音內外揄揚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

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

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

乎如來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時

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鑿

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 帝可之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
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

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弃万方思

報吳夫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

巨高季輔宣今日寮人不造各謹所

鍾年在未識慈顏弃背終身之憂貫

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

忌在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

疾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无

逮徒思昊天之恩同寄烏鳥之情竊

以覺道洪慈寔資真福真申禱慕

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

寺妙選一所奉為文德聖皇后即營

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

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叨利之果副此

同極之懷於是司詳擇勝地遂於

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

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閣傲給

園窮班倅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
桂櫟樟楫欄充其材珠玉丹青楮堊
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
凡十餘院惣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
褥器物備皆盈滿 文武聖皇帝又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四張 通

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

勅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羲皇至蹟精粹止於龜文軒后
通幽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
殊昧實際之源徵綠錯以研幾蓋非
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于
八埏德洽生靈激波瀾於万代伏惟
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
殿凝旒而神交鷲嶺捻調御於微珩
匪文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繫
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演表咸傳八解
之音訓泱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

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
入提封而作鎮互連德水迹帝里之
滄池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
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无幽
不闡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相
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
文尚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霄晉
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盞酌豈
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五張 通

隕泊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
說之偈必萃清臺祝吼貝葉之文咸
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茅莖垂此慧
雲遍霑翔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

之靈感者乎夫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无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資四无量心根力斯備盖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中年身毒歸化越熱坂而頒拜跨懸度以輸駟丈軌既同道路无擁沙門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駟奈苑至于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詔翻譯於是畢切余以問安之暇澄心妙法之寶奉述
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自是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功德无輟於口焉法師无暫相離勅加供給及時服卧具數令換易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六張 通

線出入所從 帝庫內多有前代諸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為稱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將隨逐二十二年 駕幸洛陽宮時獲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為朝野所稱 帝召之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來謁 龍顏故取披服 帝哂其不妙取納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曰福田資像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氛氲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宜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意欲之 帝並不為各施綉五十疋即此納也傳其嚴絕豈常人所宜服用准法師威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剃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

勅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荐
臻寵靈隆赫恭對惶悸如履春冰玄
奘幸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
業无紀四恩靡答謬迴天睠濫叨雲
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七張 通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
斷塵勞之網起餘譏於彼已懼空踈
於冒榮慚慙屏營趨承俯僂鞠心跼
踏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
謝以聞塵蹟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
勞兵事慕曆之後又心存北庭及遼
東征罰擲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
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
留心八正牆漸五乘遂將息平復因問
欲樹功德何取饒益法師對曰眾生
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為其資
弘法由人即度僧為取 帝甚歡秋

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
四海塗原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
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
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
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
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
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
六所計度僧居一万八千五百餘人
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繼
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
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八張 通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
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珍寶所及加以
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
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
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
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

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
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
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无分別
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
知舊經夫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
二頌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
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
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
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
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
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 帝甚悅冬
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
勅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
号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笛談說
夜乃還院翻經更譯无性菩薩所釋
攝大乘論十卷世親論十卷緣起聖
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九張 通

皇太子又宣今日營慈恩寺漸向畢
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勅旨度
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
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
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
礎銅杏金環華鋪並加殊麗令法師
移就翻譯仍網維寺任法師既奉令
旨令无上座進啓讓曰沙門玄奘啓
伏奉令旨以玄奘為慈恩寺上座恭
聞嘉命心靈靡措屏營累息深增戰
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疎敢誓捐
罄方期光贊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
獲經論奉勅翻譯情真法依漸潤克
滋鼎祚聖教紹宣光華史冊玄奘昔
冒危途久嬰痾疾驚蹇力弊恐不卒
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
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沉失途伏惟皇
太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

樹之悲結寒泉之痛式建伽藍將弘
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
必有蹟什伏願敬情遠鑒照弘法之
福因慈造曲垂察愚鄙之忠款則法
僧無悔吝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張 通

任瀝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悚悸
十二月戊辰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
宗將九部樂万年令宋行質長安令
裴方彥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幢帳
並使豫極莊嚴已巳旦集安福門街
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
通衢其錦綵軒轅魚龍幢戲凡千五
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
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
綾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
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
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

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車上豎長
竿懸幡幡後即有師子神王等爲前
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
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
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大常九部
樂挾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
鍾鼓旬磔繽紛眩日浮空震曜都邑
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
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
千餘人充手力 勅遣御史大夫李
軋祐為大使而武侯相知檢校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張 通

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手執
香爐目而送之甚悅衢路觀者數億
萬人經像至寺門
勅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
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
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

皇太子為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
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乘步入百
寮陪從禮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
造寺所為意發言嗚嗟酸感傍人侍
目及僧无不哽泣觀蒸蒸之情亦今
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
行成宣恩宥降京畿見禁囚徒然後
剃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
人下閣杜佛而妃等巡歷廊宇至法
師房製五言詩帖於戶曰停軒觀福
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花蓋接
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
遙合彩空外迥分暉蕭然登十地自
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
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
隆近古以來未曾有也其日
勅遣法師還北關二十三年夏四月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七張通

駕幸翠微宮 皇太子及法師並陪
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
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
經訓對 帝深信納數攘袂嘆曰朕
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 帝發
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无減平
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
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
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皇太子
即 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
曰永徽方方踴慟如喪考妣法師還
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先弃寸
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
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
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
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
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
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

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復有
內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
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
止日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
教誡盈廊溢廡皆誦答處分元遺漏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三張通

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无所擁
滯猶尚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
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
論劇談竟无疲怠其精敏強力過人
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來過礼懺逢
迎誘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
敬稱嘆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
賈敦績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
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銑因朝集在京
公事之暇相命參法師請受菩薩戒
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
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群公歡喜辭

去矣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參法
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
如來受純隨之供法无所求淨名遂
善德之請皆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
聖之无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
引道為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為
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添於
名利者哉仰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
五佛深達法相善識一十二部獨悟
真宗遠尋聖迹遊岷山之淨土浴恒
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取至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四張通

文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之前
津梁庶品不暎不昧等施一切无先
无後蹟等識蔽二空業淪三界猶登
然之自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
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
隱身而為宴坐厭苦而求常樂而遠

滯无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无取義涉有元不能即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通佛道辟涉海而无津猶面牆而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參奉曲蒙接引授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无上道心一念破於无邊四心盡於來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足為喻始知如來之性即是世間涅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波若便是不行得彼菩提翻為无得忽以小機預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喜然夫檀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无心仰照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庶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

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五張 通

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意所為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岳尚須弥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書諸无所具賈敦蹟等和南其為朝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附表間奏

勅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師所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軌造亦不願師辛苦今已勅大內東宮掖庭等七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軌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做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有五級并相輪露槃凡高一百八十

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
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
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
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
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六張 通

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
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
出家目覩靈相幻而慕法耳屬遺筌
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
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
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
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恚故有專門
覓執多滯二常之宗黨同嫉異致乖
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
是以面驚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
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
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結是聖迹之慶備

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
一所悲所見於未見遇一字慶所聞
於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
遂誠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 詔許
翻譯 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鼓紹
隆象季允膺付屬又降發 神哀親
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為述
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漢
汗垂七耀之文鏗鏘韻九成之奏自
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誰可
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七張 通

所天雅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
天文府察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
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魏我
永劫願千佛同觀氛氳聖迹與二儀
齊固時三藏親負篋舂搭運軌石首
尾二周叨蒞斯畢夏五月乙卯中印

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書於法師智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四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域日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誣訶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忘乃使同寺沙門法長將書并贖讚頌及豔兩端揄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眾所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无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本又阿遮利耶敬問无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茲甚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八張 通

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茲甚法長將往此无量多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白豔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願領彼頌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本又阿遮利耶願知其為遠賢所慕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書法師答并信物其書同文錄奏然後將付使人其詞曰大唐國茲甚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揭陀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自一辭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茲甚法長至蒙問并承起居康勝豁然目朗若觀尊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法師无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

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棄
之痛何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
樹功長劫故得挺冲和之茂質標懿
係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
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九張 通

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實所示迷衆於
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
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
莫不韞綜曾懷貫練心府文脈節而
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內外歸依
為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
不疲衢尊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
問道得預參承并荷拍誨雖曰庸愚
頗亦蓬依麻直及緜還本邑囑累尤
深懇勸之言今猶在耳方與保安眉
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千古追
惟永往弥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

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
何奈何有為法尔當可奈何願自裁
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宣洪業高那
遷化徇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
師次任其事雅願清詞妙辯共四海
而恒流福智莊嚴而五山而永久玄
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
小三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
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方
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
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制衣序令所司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二十張 通

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隣邦亦俱遵習
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邕邕穆
穆亦不異室羅筏捨多林之化也伏願
照知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默今錄
名如後有信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
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

玄奘和南又答慧天法師書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
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
仰雅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
法長至辱書敬承伏祿用增欣悅又
領白氎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索
德愧以无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
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
拙慮九部之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
客擊克勝鼓挫鏖腹之賁頡頏王侯
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
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
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
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
徒衆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豎
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无高下
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適生凌觸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三張通

罷席之後尋已豁然今來使猶傳法
師寄申謝悔何懷固之甚也法師學
留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无以比
其波瀾淨末互珠不足方其暇潔後
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
法至如理周言極无越大乘意恨法
師未為深信所謂耽耽羊鹿弃彼白
牛賞愛水精捨頗脰寶明明大德何
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
宜早發大心在嚴正見勿使臨終方
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
物盖欲示酬來意未是盡其深心也
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馱今
錄名如別請為附來餘不能委述苾
芻玄奘謹呈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二十三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悰箋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
慶元年春三月 百官謝示

御制表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
又譯理門論又先於弘福寺譯因明
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
比量門譯察僧伍竟造文跡時譯經
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
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
立破義圖序曰

蓋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
至哉變通及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
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知
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
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智之教

者也故能運空有而雙照冥真俗而
兩夷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
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在自覺
覺人摧衆魔而獨悟業運將啓乃雷
震而電耀化緣斯極亦火滅而薪盡
觀其應迹若有去來察此真常本無
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
明德无遠不臻是以萌蒞疇昔神光
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款於
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
輪而臨四有握璿極而撫万方耀慧
日於六天蒸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
遂荒妙樂之域東漸於海掩有歡喜
之都振聲教於无邊通車書於有頂
遂使百億須弥既咸頌於望祿三千
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令五方印度改荒服於藁街

十八事陀譯梵文於秘府乃有三藏
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
慧夙成該覽宏瞻德行純粹律業翹
勤實三寶之棟梁四衆之綱紀者也
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
雜擾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迦維
驗真文於摩竭何以成決定之藏為
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海
无塵遂得拂衣玄漠振錫葱嶺不由
味於藟醬直路夷通豈藉佩於杜衡
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涉恒
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
鶴樹所歷諸國百有餘都而獲經論
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駟聿歸上京因
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
即是三藏所獲梵本之内之一部也
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牢籠於百法

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之者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其有神奉法師請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志業兼該博習羣經多所通悟皆蒙別勅追赴法筵遂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歲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奉法師等是以各錄所聞為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通无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者乃是才之幼少之舊也昔栖遁於嵩岳嘗狂步於山門既筮仕於上京猶曲睦於窮巷自蒙修攝三十餘年切思之誠二難俱盡然法師節操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乃拘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第三張通

開遮折之但以內外不同行已各異言戲之間是非鋒起師乃從容謂才曰檀越復研味於六經探賾於百氏推陰陽之隱伏察律呂之忽微又聞生平未見太玄詔問湏臾即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句日復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以佛法玄妙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強學推尋恐非措心之所何因今將內論翻用見譏者乎法師後逢因明創行義趣幽隱是以先寫一通故將見遺仍附書云此論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通之可謂內外俱志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實未之前聞耻於被試不知復為強加披閱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憑比量而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識宗趣後復借得諸法師等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

以諸法師等雖復序致泉富文理會通既以執見參差所說自相矛盾義既同稟三藏豈合更開二門但由疊發蕭牆故容外侮闕測然佛以一音演說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簡白衣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四張 通

不為衆生之例才以公務之餘輒為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說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下三卷号曰立破注解其間墨書者即是論之本文其未書注者以存師等舊說其下墨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决師等前義凡有四十餘條自郗已下猶未具錄至於文理隱伏稍難見者仍畫為義圖共相比校仍更別撰一方丈圖獨存才之近注論既外无人解无處道聽途說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學无再請

尚曰傳燈間一知十方稱殆庶况乎生平不見率尔輒事含毫今既不由師資注解能无紕紊竊聞雪山夜又說生滅法丘井野獸嘆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不簡真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衆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猶擬質之三藏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五張 通

聞而慙之因致書于左僕射燕國于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義幽深等圓穹之廓窠類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无生其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倒之

流而欲窺究宗因辯其同異者无乃
 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
 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
 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微言惣三藏於
 曾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微於曩哲
 扇遺範於當今實季俗之舟航信緇
 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
 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
 歸序折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
 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藥呂
 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
 因明圖釋宗因義不能精悟好起異
 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
 正說任我慢之偏心媒衒公卿之前
 嚙喧閭巷之側不慙顏厚靡倦神勞
 再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
 少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金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六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八

竈之堪陟乃言崐閩之非難殊登觀
 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不量
 涯分何殊此焉抑又聞之大音希聲
 大辯若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
 且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汪之
 稱元禮模楷之譽亦未聞誇覓自媒而
 獲搢紳之推仰也云立致書其事遂
 寢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聞其
 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擻譯經僧
 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罔或尤譏	沈晦未悟	圓覺所歸
爰淪愛海	舟楫攸稀	異軌乖覓
和合是依	去離取有	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辯
染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疑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浸衰

惟願留聽 庶有發揮 望矜惻惻 垂詢斐斐

歸教日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刹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覺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七張 通

影東臨漢魏寔為監觴符妣盛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 浮曷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 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 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為息言明 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 玄非玄理因玄以忘玄玄或是玄義 雖冥會幽途事理絕於言象然攝生 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鋒起 如彼戰爭干戈竟發負者屏氣勝者

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 无畏各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耻 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摠持達立法 幢極推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 法輪既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靡靡 對難合膠而能闡弘三寶无有是處 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 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沐八 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 淨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喻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八張 通

歸无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 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 也理合指其所短今見僧徒雲集並 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 不側聽瀉瓶皆望湯滌掉悔之源銷 屏疑念之聚有太史令李淳風者聞

而進日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
慧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御法體然
皎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
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
但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鷄成鳳南郭
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
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
正法既遙末法初踐玄理鬱而不彰覺
道寢將湮落玄英法師頭陀法界遠
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河仍覩七處八
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婆羅寶階仍
驗虛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
斯等輩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
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志皆贊之
彼師毗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
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蘊姤路既得之
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九張 通

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无深淺志能
决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之所推
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
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
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志至於陀
羅佛法亦自生知无尋辯才寧由伏
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為各
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君既已執
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
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龍魚蹴躡
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脫
如龍種抗說无垢釋疑則苾芻志曇
亦優婆能盡輒附微志請不為煩若
有滯疑望諮三藏裁决以所承稟傳
示四眾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
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非復所志
弟子柳宣白庚子譯經僧明璿答柳
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无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導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銳 四向爭名 飾非鑿是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第十張 通

抑重為輕 照日冰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招 鬱鬱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用簡英英

逕述曰頃於望表預睹歸敬之詞覽
 其文煥乎何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
 不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
 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沉淪
 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鬻蒼蒼而自處
 九十五道竟仗仗以忘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亡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推外
 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殫彼邪
 山駭肖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无得而言焉昔
 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迹
 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
 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
 騰蘭蕙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
 後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
 邪安禪肅物緝頽網者接武維絕細
 者肩隨莫不夷夏欽風幽明翼化聯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第十張 通

華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
 靈秀出舍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贈五
 乘悲去聖之逾遠憫來教之多闕緬
 思圓義許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
 吊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玉闕而遠
 遊指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宇探幽洞

微旋化神州揚真弥課遺詮闕典大
備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
義妙絕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
外之外以有取也有取喪其真就無
求之无求盡其實拂二邊之迹忘中
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洎其深重空何
以臻其極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
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法形言
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
粹旨冲宗豈造次所能觀縷法師疑
神役智詳本正未緝熙玄籍大啓幽
闕秘希聲應扣擊之大小廓義海納
朝宗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
僧伏膺問道蓄疑請益固已飲河滿
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
近至於因明小道現比盖微斯乃指
初學之方隅舉立論之標幟至若靈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十張 通

樞秘鍵妙本成功備諸奧冊非此所
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
器宇該通夙彰博物戈獵開墳之典
鈞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
振風颺於辯囿摘光華於翰林驥首
雲中先鳴日下五行資其筆削六位
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尋
象戲立誠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
倩方今蔑如也既而翱翔群略綽有
餘切而敬慕大乘夙敦誠信比因友
生戲亦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率
已穿鑿比決諸疏指斥未非誼議於
朝廷形言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加
覈其知也誠為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
五紙成卷研機三疏向已一周舉非
四十自元一是自既无是而能言是
疏本无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
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

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
是恒非不為非所非以茲貶失致惑病
諸且援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
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
宗體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張通

體皆依而為喻緣斯兩系妄起多疑
迷一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
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於平
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城為滅城
豈唯差離合之宗因蓋亦違倒順之
前後又探鄙俚訛韻以擬梵本轉音
雖復廣搜七種而只當彼一轉然非
彼七所目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
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
无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
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
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

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
万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
无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
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
欲顯博聞義乖復何所託設引大例生
義似同苦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
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
讎奚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
由率已致斯狼狽根既不正枝某自
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張通

可得乎誠舉二三異詳大意深痲繁
緒委答如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
而至此裁示顯真俗雲泥難易楚越
因彰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辟洪鑑非
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
令李君者靈府沆秘襟期邈遠專精

九數綜涉六文博考墳圖瞻觀雲物
鄙衛宏之失度陋裨竇之未工神无
滯用望實斯在既屬吕公餘論復致
間言以實際為大覺玄軀无為是調
御法體此乃信薰修容有分證稟自
然終不可滅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
而旨遠天師妙道幸以再期且我氏
天師崔君特薦共貽伊各夫復何言
雖謂不混於淄濁盖已自濫於金鍮耳
惟公逸宇寡廓學殫墳素底身以仁
義應物以極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
節以干雲淡清潤而鎮地騰芳文苑
職處儒林摺摭九疇之宗研詳二戴
之說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
義符指掌事如俯拾罇俎咸推其准
的法度必待其雌黃遂令相鼠之詩
絕聞於野魚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十五張 通

與實盡善盡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
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誼議同
耻疚懷故能投刺合際允光大義非
夫才兼内外照冥鄰幾豈能激揚清
濁濟俗匡真者耶昔什公門下服道
者三千今此會中同德者如市貧道
猥以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慙
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達五乘
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屬商羊鼓舞
而霈澤必需詞雷迅發恐无暇掩耳
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繁乎鄧
林潢潦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
以愚懦垂通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願已庸
踈弥增悚慙指述還答餘元所申釋
明濬白

癸卯宣得書又激吕奉御因奏其事
勅遣羣公學士等往慈恩寺請三藏

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退焉

顯慶九年春正月景寅 皇太子忠

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慕太伯

之規陳表累讓 大帝從之封忠為

梁王賜物一万段甲第一區即以其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第十六張通

月冊代王 弼為 皇太子 代子就

大慈恩寺為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

人施帛三段

勅遣朝目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侍郎李義府因叅法師遂問

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

可以光揚又不知古來翻譯儀或如

何法師報曰法藏冲奧通演實難然

則內闡任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

在 帝王所以泛海之舟能馳千里

依松之葛遂竦萬尋附託勝緣方能

廣益今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符

姚已來翻宣經論除僧之外君目贊

助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侍

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經

姚主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

留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

齊梁周隋並皆如是貞觀初波頗羅

那譯經 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

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

蕭瑋等監閱詳緝今獨无此又慈恩

寺聖上為文德聖皇后營建壯麗輪

奐今古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第十七張通

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為致言則

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

遂為法師陳奏

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

兼檢校太子詹事監修國史柱國固

安縣開國公崔殷禮宣

勅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南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守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若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罷朝後

勅遣內給事王君德來報法師去師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令往其碑文朕望自作不知稱師意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

綸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覺淚流襟袖翌日法師自率徒眾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六張

通

等詣

朝堂奉表陳謝表文二月有尼寶乘者高祖太武皇帝之婕妤隋襄州總管臨河公薛道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闈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位之後以師傅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出家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二月十日勅迎法師并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人薛尼受戒又勅莊校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景曜門內先將馬就寺迎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

間飄飄然猶給園之衆適王城矣既
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爲寶乘等五十
餘人受戒唯法師一人爲闍梨諸德
爲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巧
工吳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鶴林

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九張 通

寺側先有德業寺尼衆數百又奏請
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事訖
辭還觀施隆重 勅遣內給事王君
德將手力執花蓋引送衢路觀者極
生善焉鶴林後改爲隆國寺焉無幾
御製碑文成 勅遣太尉公長孫無
忌以碑宣示群公其詞曰
朕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權輿之始
莫不載形后土藉覆穹蒼然則二曜
輝天靡測盈虛之象四溟紀地豈究
波瀾之極况乎法門冲寂現生不滅
之前聖教牢籠示有无形之外故以

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惟王宮
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沿騰光樹曲
空任之幹演德音於庶苑會多士於
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代
能使下愚挹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
欽風魂沉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
宅而辟炎輪昇慧日皎重昏而歸晝
朕逖覽緬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
其唯釋教歟 文德皇太后憑柯瓊
樹躡沘璿源德照塗山道光媯汭流
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扇

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十張 通

徽猷於万古遽而陰精掩月永戩貞
輝坤維絕細長淪茂跡撫奩鏡而增
感望陟岵而何追昔仲由興嘆於千
鍾虞丘致哀於三失朕之罔極實有
切於終身故載懷興背創茲金地却背
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臨終岳吐百

何之峯蓮左面八川水皎池而分鏡
右隣九達羽飛蓋而連雲抑天府之
奧區信上京之勝地尔其雕軒架迥
綺閣凌虛丹空曉烏煖日宮而沈彩
素天初兔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
踈庭佩紫芳巖冬桂密戶藜舟燈皎
繁花焰轉煙心之鶴幡標迥剎彩綵
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文露而栖玉
輕簾舒卷網窗宿而編珠霞斑任岫
之紅池沉漠煙之翠鳴珮与宵鍾合
韻和風共晨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
遠慙輪奐閨風仙闕遙愧雕華而已
哉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符寃也
器宇凝邃若清風之肅長松繆思繁
蔚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照古之智
挺自生知蘊寐懷真之誠發乎駘亂
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秀千齡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二十五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八

架澄什而光後以為淳風替古澆俗
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
遂迺投迹異域廣資秘教乘杯雲漢
之外振錫煙霞之表泊天巨海侵驚
浪而羈遊亘地嚴霜犯淒氣而獨遊
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任輪
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影對宵而
慙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隼跡窮
智境探蹟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逮悟先典之所未聞
遂得金牒東流續將斷之教寶偈西
從補已缺之文于時迺睽靈基栖心
此地弘宣奧旨業重翠於祇林遠闢
幽閑波再清於定水朕所以虔誠
八正肅志雙林庶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願 皇太后道遙六度神遊丹闕
之前偃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
玉燭易往促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

馳六龍於曷漏恐波遷樹在夷溟海
於素田地是勢非淪高峯為幽谷於
是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万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
虛盈淳風久謝澆俗潛生愛波洎識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三張 通

業霧昏情猗歎調御迦維騰迹妙道
乘幽玄源控齋鷲峯遡峙龍宮廣闢
慧日舒光慈雲吐液騰言聖教載想
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沉悲纏
奩鏡哀深棟宇濯龍潛潤樹風韜緒
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車一駕悠哉
万古乃興輪奐寔攝彫華紫棟留月
紅梁藻霞雲窓散葉風沼翻花蓋任
鳳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器靈冲
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
飡風智燈再朗真筌重崇四運流連

六龍馳騫巨夜銷氛幽開啓曙茂德
垂範徽塵表譽勒美披文遐年永著
三月丁亥羣公等奉

聖製咸詣朝堂上表陳謝日跪發天
華觀河宗之奇寶皮開秘篆聆雲英
之嚴曲包万葉之鴻規籠千祀之殊
觀相趨慶抃莫知所限竊以慧日西
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徒洽陳美
而挺秀无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
歸歷代迄茲咸崇斯典伏惟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三三張 通

陛下垂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
弥光出要之津尤重開給園於勝境
延稱首以閑居地窮輪奐人標龍象
重茲濬發冲旨爰製豐碑妙思難涯

玄襟獨王義超繫表理遠環中目等
夙蔽真宗幸窺

天藻以坳堂之量揣靈龜之峻壑蟬
蛸之情議仙驥之遐壽式歌且舞咸
誦在心循覽周遍不勝欣躍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第二十四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棕箋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

成終三年正月隨車駕還西京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 御製大慈

恩寺碑文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

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

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

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

勅旨親紆 聖筆為大慈恩寺所製

碑文已成歡澤傍臨 宸詞曲照玄閭

益峻梵侶增榮蹈厚地而懷慙負層

穹而竄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既播物

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

則畫卦垂文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

未踰於窠域羲皇之德尚見稱於前

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

物成務闡八正以摘章詮道立言證
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
月之外較其優劣斯為盛矣伏惟

皇帝陛下金輪在運玉曆垂時化溢
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茂迺神

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
奩鏡即創招提俄樹勝幢更敷文律

若乃
天華類發眷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

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該八藏外敷
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

迹託
寶思而弥高奈苑餘芬假瓊章而不

昧豈直抑揚夢境照晰迷塗諒以銘
範四天主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无

取猥預緇徒亟叨恩願每謂多幸重
忝曲城之造欣逢像法之盛且慙且

躍實用交懷元任疎戴之誠謹詣朝
堂奉表陳謝乙丑法師又惟

主上文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
魏君亦乃書適漢主法師以見碑是

聖文其書亦聖神筆因詣闕請
皇帝自書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

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設教
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

之運卉木俱秀方窮麗地之德伏惟
皇帝陛下智周万物仁霑三界既隆

景化復闡玄風郵姬穆之好道空賞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二張通

丹字猶韞然則葭樂已奠匪里曲之
堪預龍鄉既晝何燭火之能明非夫
牙曠撫律義和控馭馬得揚法鼓之
大音楞慧日之冲彩敢緣斯義冒用
干祈伏乞成茲具美勒以神筆庶
凌雲之妙邁跡前王垂露之奇騰芬
後聖金聲玉振即悟羣迷鳳翥龍蟠
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霑莫
大之恩實亦幸贊
明時宗社享無疆之福玄共稟識愚
淺謬齒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行猥
辱宸詞過蒙褒美雖驚惕之甚措顏
无地而慙懇之勤翹誠有日重敢塵
黷更懷冰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
請曰昨日蒙賚天藻喜戴不勝未
允神翰翹丹尚擁竊以攀榮奇樹必
舍笑而芬芳跪寶玉岑亦舒渥而貽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九

彩伏惟
陛下提衡執粹垂拱大寧睿思綺毫
俯凝多藝鴻範光於涌洛草聖茂於
臨池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
冒希後澤佇桂影於銀鉤豈直合璧
相循聯輝是仰亦恐非
天翰無以懸日月之文唯 麗則可
以據希微之軌馳魂俛首非所敢望
不勝積慙昧死陳請表奏 帝方運
神筆法師既蒙 帝許不勝喜慶表
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
勅旨許降 宸筆自勒 御製大慈
恩寺碑文璽誥爰臻綸慈猥集祗荷
慙惕同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殼
鼠不足動其機鴻鍾匿音織蓮無以
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遂迴景於空
門雨潤雲蒸乃照感於玄寺是所願
也豈所圖焉伏惟

陛下履翼乘樞握符續運追軒邁項
孕夏吞殷演衆妙以陶時物多能而
景俗九域之內既沐仁風四天之表
亦露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
足闡其源幽贊之工非至人何以敷

三藏法師傳第九 第四張 通

其迹雖追遠所極自動天情而冥祐
可祈即迴宸睭英詞曲被已超希
代之珍秘迹行開將踰絕價之寶凡
在群品靡弗欣戴然彼梵徒倍增慶
躍夢鈞天之廣樂正此非奇得輪王
之躋珠儔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
樹福庭蠢彼逃生方開耳目感乎法
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仰銀鈎
發菩提於此日諷道文而探至蹟悟
般若於斯地劫城窮芥昭昭之美恒
存遷海還乘藹藹之風無朽玄奘出
自凡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思闡玄

猷往涉迦維本憑

皇化迨茲翻譯復承朝辨而貞觀

之際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叨殊遇

二主神筆猥賜褒揚兩朝

聖藻極垂榮飾顧循愚劣實懷兢懼

輪報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巨壑

豈滴水之能酬施厚崧丘匪纖塵之

可謝唯當憑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

祚於園寢助隆基於七百不任竦戴

之至謹附內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

謝以聞輕犯威嚴伏深戰慄夏四月

三藏法師傳第九 第五張 通

八日 大帝書碑并正簡訖將欲送

寺法師慙荷 聖慈不敢空然待送

乃率慈恩徒衆及京城僧尼各營幢

蓋寶帳幡花共至芳林門迎

勅又遣大常九部樂長安万年二縣

音聲共送幢最卑者上出雲霓幡極

短者猶摩霄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
百餘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門街
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 勅遣且停
仍迎法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麗
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引發
幢幡等次第陳列徙芳林門至慈
恩寺三十里間爛然盈滿

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悅京都士女
觀者百餘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
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前
日晚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眾
詣朝堂陳謝碑至寺表曰沙門玄奘
等言今月十四日伏奉

勅旨送御書大慈恩寺碑并設九部
樂供養堯日分照先增慧炬之輝舜
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碣巖詩元
文景燭狀綵霞之映靈山疑縹宿之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第六張通

臨仙鳴凡在緇素電激雲奔瞻奉驚
躍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
繫觀鳥制法泣麟敷典 聖人能事
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軌隨時立訓
陶鑄生靈抑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
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紀功於
大饗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
散藻俯開仙翰金奏發韻銀鈎絢迹
探龍宮而架三玄軼鳳篆而窮八體
揚春波而駉思滴秋露以標奇弘一
乘之妙理贊六度之幽蹟化摠三千
之域聲騰百億之外奈苑微言假
天詞而更顯竹林關士託神筆而弥
尊因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枉訓波
旬草慮偃邪山而徇道豈止塵門之
士始悟迷方滯夢之賓行赴苦際像
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
茲至如漢明通感尚咨謀於傳毅吳

主歸宗猶考疑於闕澤自斯已降无足稱者隨緣化物獨推

昭運為善必應克峻冒基若金輪之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休祚方永玄英等謬忝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八張 通

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願

非貞懇虛蒙獎導仰層曼而荷澤俯浚谷以懷慙无任竦戴之誠謹詣

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北角別造碑屋安之其舍復拱重檣雲

相綺棟金花下照寶鐸上暉仙掌露盤一同靈塔

大帝善楷隸草行尤精飛白其碑作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顯慶元年四字

並窮神妙觀者日數千人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摸打許之自結繩息用文

字代興二篆形殊楷草勢異懸針垂露雲氣偃波銘石章程八分行隸古人牙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乞稱善史書魏武工於草行鍾繇閑於三體王仲妙於八分鄧邵張弘發譽於飛白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也故韋文休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天鋒秀拔頽鬱適健該古賢之衆體盡先哲之多能為毫翰之陽春文字之寶和者信歸之於我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八張 通

皇矣法師少因聽習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嶺遂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困苦數年已來滯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因熱退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勅遣供奉上醫尚藥奉御符孝璋

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內送
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遍
報消息乃至眠寢處所皆遣內局上
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
子所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鑿藥晝夜
不離經五日方損內外情安法師既荷
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
奘拙自營衛冷疾增動幾至綿蕪殆
辭昭運天恩矜憫降以良醫針藥纔
加即蒙瘳愈駐顏齡於欲盡反營魄
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
育永絕賸理恒調而已願循庸菲屢
荷殊澤施厚命輕罔知輸報唯憑慧
力庶酬冥社玄奘猶自虛憊未堪詣
闕陳謝無任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
乘光奉表以聞

帝覽表遣給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

三藏法師傳卷九

第九

通

既新服藥後氣力固當虛劣請法師
善自攝衛未宜即用心力法師又蒙
聖問不勝喜懼之至又表謝曰沙門玄
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
之頃幾隔明時忽蒙

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憂
天使頻臨有逾十慰神藥俯救若遇
一丸飲沐聖慈已祛沉痛蒙荷鑿瘳遂
得痊除豈期已逝之鬼見招於上帝將
天之壽重稟於洪鑪退省庸微何以
當此撫膺媿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
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冀勗茲禮誦
罄此身心以答不次之恩少塞無窮
之責無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喜懼
兼并罔知攸措塵黷聽覽伏增惶悚
往貞觀十一年中有勅曰老子是朕
祖宗名位稱号宜在佛先時普光寺
大德法常持寺大德普應等數百

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已頻內奏許有商量未果而

文帝昇遐永徽六年有

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人不關

三藏法師傳卷九 第十張 道

勅意事无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為甚法師每憂之因疾委頓慮更不見

天顏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玄奘命垂旦夕恐不獲後言謹附啓聞伏枕惶懼

勅遣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其同俗

勅即遣停廢師宜安意強進湯藥至二十三日降勅曰道教清虛釋典微

妙庶物藉其津梁三界之所遵仰比為法末人澆多違制律權依俗法以

申懲誠莫在止惡勸善非是以人輕

法但出家人等具有制條更別推科恐為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

制法師既荷茲聖澤奉表詣闕陳謝曰沙門玄奘言伏見勅旨僧尼等有過

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忽委縑徒不訾之恩復霑玄肆晞陽

沐道實用光華踟地循躬唯增震惕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諸明后伏惟

皇帝陛下寶圖御極金輪乘正睠茲釋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十張 通

教載懷宣闡以為落飾玄門外異流

俗雖情牽五濁律行多虧而體被三衣福田斯在削玉條之密網布以寬仁

信金口之直詞允茲回向斯固天祇載悅應之以休徵豈止梵侶懷恩加之以

貞確若有背茲寬貸自貽伊咎則違大

師之嚴旨虧 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
自宜譴謫豈待平章之律方科奸妄之
罪玄奘庸昧猥廁法流每忝
鴻恩以懷慙惕重祇殊弊彌復兢惶
但以近嬰疾疔不獲隨例詣闕無任
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陳
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矣法師
悲喜交集不覺淚霑衿袖不勝抃
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 沙門玄奘
言伏奉 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
勘條章喜戴之心莫知准譬竊尋正
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昇倫厚薄儷
玄風以興缺自聖運在瑤明皇執粹
甄崇道藝區別玄儒開不二之鍵廣
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蓬閣接鷲壤於
神臯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
之業濯沐黎萌寔法門之嘉會率玉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九

之幸甚頃為僧徒不整誨馭乖方致
使內虧佛教外犯王法一人獲罪舉眾
蒙塵遂觸天威今依俗法所期清肅
志在懲誠僧等震懼夙夜慚惶而聖
鑒天臨仁澤昭被薦深期於玄妙掩
織垢於含弘爰降殊恩釋茲嚴罰非
其人之足惜願斯法之可尊遂令入
網之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香
冥法水混而更清福田鹵而還沃僧
等各深荷戴人知自勉庶當勵情去
惡以副天心專精禮念用答鴻造伏
惟皇帝皇后以紹隆之功永凝百福
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震域締祥維
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
表陳謝以聞輕贖冤旒伏增惶恐帝
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安
置於疑陰殿院之西閣供養仍彼翻譯
或經二旬三旬方乃一出冬十月中宮在難

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啓曰

聖體必安和无苦然所懷者是男平

安之後願聽出家當蒙勅許至十一月

五日皇后施法師納袈裟一并雜物等

數十件法師啓謝曰沙門玄奘啓垂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張 通

資納并雜物等捧對驚慙不知比喻

且金縷上服傳自先賢或無價衣聞

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當如

今之賜者也觀其均綵濃淡敬君不

能逾其巧裁縫婉密離婁無以窺其

際便覺煙霞入室蘭園在身旋俯自

瞻頃增榮價昔道安言珍秦代未遇

此恩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

奘庸薄獨竊洪私願寵循躬弥深戰

汗伏願皇帝皇后富衆多之子孫享無

壇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

群生與天無極不任慙佩之至謹啓

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後

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玄奘不勝

喜慶陳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

白鳩彰瑞表殷帝之興赤雀呈符示

周王之慶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

其來久矣玄奘今日申後西前於顯

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羽俱丹腹

足咸赤從南飛來入帳止於御座徘

徊踊躍貌其從容見是異禽乃謂之

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玄奘深懷憂懼

願乞平安若如所祈為陳喜相雀乃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四張 通

回旋蹠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

玄奘深心歡喜舉手喚之又徐徐相

向乃至逼之不懈撫之不驚左右之

人咸悉共見玄奘因為受三歸報其

雅意未及執捉從其徘徊遂復飛

去伏惟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地

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
祥神禽効質顯子孫之茂彰八百之
隆既為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靈
貺玄奘輕生有幸摩屬嘉祥喜抃之
深不敢緘默略疏梗槩謹以奏聞若
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溥偉歷代之
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
進已頃間有勅令使報法師皇后
分難已訖果生男端正奇特神光滿
院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內外舞躍
必不違所許願法師護念号為佛
光王法師進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
至道攸敷啓天人於載弄深期所感
誕玄聖於克岐伏惟
皇帝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
闡垂旒於二諦却走馬於一乘蘭殿
初歌爰發俱胝之願璇柯在孕便結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五張

通

踰城之徵俾夫十号降靈弘茲攝受
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災厲克清
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步九龍低而
濯質玄門佇迹道樹虛陰雖昔之履
帝呈祥捫天表異寧足以方斯感貺
疋此英猷率土詠歌喜皇陛之納
祐緇林勇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
替前思特令法服靡局常戀迦構良
因且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
高尚弥隆加以功德無邊津梁載遠
儻聖澤無殊弘誓不移竊謂殫四
海之資不足比斯擅行傾十地之業
無以譬此福基當願皇帝皇后百
福凝華齊輝北極萬春表壽等因南
山罄娛樂於延齡踐薩云於遐劫
儲君允茂綏紹帝猷寵蕃惟宜翊
亮王室極栳英胤休祉日繁標峻節
於本枝嗣芳塵於草座玄奘濫偶不

運局影禁門貴匪德昇寵緣
恩積幸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踊躍
之懷塵粉無恨不勝喜賀之至謹奉
表以 聞輕觸威嚴伏增戰越佛光
王生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張 通

奘言奘聞易嘉日新之義詩羨無疆
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緬者應
斯道也又聞龍門洄激資源長而統
遠桂樹叢生藉根深而芳藹伏惟
皇運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
浸潤黎元其來久也由是

二后光膺大寶為子孫基可謂根深
源長矣逮 陛下受圖功業逾盛遷
溥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作樂逸殷
周之軌不恃黃屋為貴以濟兆庶為
心未明求衣日異忘食一人端拱萬
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是故

卿雲紛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鄉
沐化蕩蕩乎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
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月嘉晨
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敷率土
懷生莫不慶賴在於玄奘特百恒情
豈直喜 聖后之平安實亦欣如來之
有嗣伏願不違前

勅即聽出家移入王之胤為法王之
子披著法服制立法名授以三歸列
於僧數紹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
林重暉覺苑追淨眼之茂跡踐月蓋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張 通

之高躋斷二種纏成无等覺色身微
妙辟彼山王燄網莊嚴過於日月然
後蔭慈雲於大千之境揚慧炬於百
億之洲振法鼓而挫天魔麾勝幡而
摧外道接沆流於倒海撲燎火於邪
山竭煩惱之深河碎无明之巨薜為

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藉
孫祉而升彼岸

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万春永握靈
圖常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
日榮親所以釋迦弃國而務菩提蓋
為此也豈得以東平瓌瓌之善陳思
庸庸之才竝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
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以望善來之
賓拂座清塗用竝逾城之駕不勝慶
慰翹顙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
宸威追深戰越當即受三歸服袈裟
雖保養育所居常近於法師十二月五
日滿月勅為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
師為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沙門玄
奘言昨奉恩旨令玄奘為佛光王剃
髮并勅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
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衛具也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十八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九

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懷
弘願既宣景福弥盛豈謂庸賤之手
得効伎於天膚凡庶之人蒙入道於
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
護之重在祿所先解脫之因落飾為
始伏惟皇帝皇后道凝象外福洽區
中所以光啓妙門聿修德本所願皇
階納祐玉宸延和臨百億天下畢千
萬歲期佛光奇子乳哺惟宜善神衛
質諸佛摩頂增華眷祐之姿允穆紹
隆之寄新度之僧荷澤既深亦當翹
勤道業專精戒行允副慈綸佇當取
草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其日
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
等奏曰沙門玄奘言竊聞搏風正羽
累日而冲空瀉月明璣逾旬而就滿
是知稟靈物表亮來天中者固以後發
其姝惟新厥美者矣惟佛光王資上善

一四九

以締祥闡中和而育德自微園降誕
天祠動瞻睿氣清於寢興納祐玉顏
秀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
在躬法流濯想寄紹隆於磐石啓落
飾於天人其孰能福此祿衣安茲乳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九張 通

哺無灾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魄照
初環滿月之姿盛矣莫枝再長如蓮
之目藉芳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胥悅
七衆歸恬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
鶴駮待馭而已玄奘幸蒙恩寵許垂
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之情
寶切懷抱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
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袈裟法服一
具香爐寶字香案藻餅經架數珠錫
杖藻豆合各一以充道具以表私歡
所冀蓮載弄於半璋代辟邪於蓬矢
俾夫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

輕用干奉寔深悚惕伏願皇帝皇后
尊邁拱辰明兼合耀結歡心於北庶
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輝掩丕釗而
取雋寵蕃振美輶間平以載馳所願
佛光王千佛摩頂百福凝軀德音日茂
曾規丕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二年
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
翻經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給
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去
餘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夏四月
車駕避暑於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九張

安置飛花殿其宮南接皂澗北跨洛
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勅法師還
於積翠宮翻譯法師既奉帝旨進表
辭曰沙門玄奘言伏蒙恩旨許令積
翠宮翻經仰佩優渥情深喜戴伏念
違離旋增憫然玄奘功微勲府道謝

德科而久素蒙章鎮荷曾覆循涯知
懼臨谷匪危伏惟皇帝皇后聖哲含
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
安既而近隔蘭除聽揚鑿而悲結甫瞻
茨嶺想多豫而欣然伏願玉宇延和
仙桃薦壽藟甘泉之清暑等瑤水之
佳遊所異温樹迎秋涼風造夏候歸
軒於砥陌儼幽錫於喬林稱慶萬春
甘從九道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
辭以聞荒越在顏氷火交慮法師在
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十卷又大毗
婆沙未了至是有勅報法師曰其
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
師進表曰竊聞冕旒庸俗咸競前修
述作窮神必歸睿后皇帝造物玄
猷遠暢掩王城於侯甸光貝菜於羽
陵傍啓譯寮降緝鴻序騰照千古流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張

通

輝萬菜

陛下纂承丕業光敷遠韻神用日新
賞鑒無怠玄英濫沐天造肅承明
詔每撫庸躬恒深悚息去月日奉
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
者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
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
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以來已
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卷未翻
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
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
以副
聖述帝許焉法師少離京洛因茲扈
從暫得還鄉遊覽舊壻問訪親故淪
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遣
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隴所在躬
自掃謁為歲久荒頽乃更詳勝地欲
具棺槨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專志

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玄奘不天夙鍾茶蕪蕪復時逢隋亂殞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四十餘載墳壠頽毀殆將滅夷追惟平昔情不自寧謹與老姊二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

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二張 通

改葬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日蒙勅放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奘更無兄弟唯老姊二人卜遠有期用此月二十一日安厝今觀葬事尚寡落未辦所賜三兩日恐不周而望乞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又婆羅門上客今相隨逐過為率略恐將嗤笑不任纏迫憂懼之至謹附表以聞伏乞天覆雲迴曲憐孤請帝覽表允其所請仍勅所司其法師營葬所須並宜公給法師既荷殊澤又進啟謝曰沙門玄奘啟玄奘殃

深豐積降罰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日但灰律驟改盈缺匪居墳壠淪頽草棘荒蔓思易宅兆彌歷歲年直為遠隔關山不能果遂幸因陪從鑾駕得屆故鄉允會宿心遂茲改厝陳設所須復蒙

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佐不謂日月之光在瓦礫而猶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霑感戴屏營喜兼集不任存士銜佩之至謹附啟謝聞事重人微不能宣盡法師既蒙

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三張 通

勅許遂改葬焉其營送威儀並公家資給時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後魏孝文皇帝自岱徙都洛陽於少室山北造少林伽藍因地勢之高卑有上方下方之稱都一十二院東據嵩岳南面少峰北依高嶺兼帶三川聳石

窈巖飛泉紫映松蘿共箕筥交葛桂
栢與杞梓蕭森壯婉清虛實域中之
佳所其西臺最爲秀麗即菩提流支
譯經處又是跋陀禪師宴坐之所見
有遺身之塔大業之末群賊以火焚
之不然遠近珍異寺西北巖下緹氏
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堡即
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二十日法師
請入少林寺翻譯
表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菩提路遠
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河深渡之者
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
非宿春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
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具而
外彼岸凡夫闕而沉生死由是茫茫
三界俱漂七漏之河浩浩四生咸溺
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心迷意醉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五張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九

窮劫石而靡殆盡芥城而弥固曾不
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八正而適寶
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為氣良增嘆
矣寧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
輟食當寐而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
衆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井藤不
足以儔危脆軋城水沫无以譬其不
堅所以朝夕是期无望長久而歲月
如流六十之年馳焉已至念茲遄速
則生涯可知如復少因求法尋訪師
友自他邦國无處不經塗路遐遙身
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願陰視
景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
无日不以此傷嗟筆墨陳之不能盡
也然輕生多幸屬逢
明聖蒙先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
恩沐浴隆慈歲月久矣至於增名益
價發譽騰聲无翼而飛坐凌霄漢受

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使燕石為珠駑駘取貴撫躬自省唯深慙慙且空盈惡滿寔前哲之雅旨少欲知足亦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十五張 通

諸佛之誠言玄奘自撰藝業空虛名行无取

天慈聖澤无宜久冒望七骸骨畢命山林札誦經行以答提拏又蒙陛下以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猥承人之乏濫當斯任既奉

天旨夙夜匪寧今已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舍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万法門之海澤西域稱詠以為鎮國鎮方之典所須文義无披不得譬猶擇木鄧林隨

求小大取珍海浦任取方圓學者之宗斯為焉馳玄奘用此奉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真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關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獲之逸躁執意為之奔馳若不斂迹山中不可成就竊承此州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澗多奇含孕風雲包蘊仁智果藥豐茂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七十六張 通

蘿薜清虛實海內之名山域中之神岳其間復有少林伽藍閑居寺等皆跨枕巖壑縈帶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支譯經之處也實可依歸以修禪觀又兩踈朝士尚解歸海薛榮崇許俗人猶知栖

真蘊素况玄奘出家為法翻滯關中
清風激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
陛下明踰七曜照極九幽伏乞亮此愚
誠持垂聽許使得絕躑塵於眾俗卷
影迹於人間陪麋鹿之群隨鳧鶴之
侶拙身片石之上庇影一樹之陰庶
察心獲觀法實相令四魔九結之賊
无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
作菩提之由漸為彼岸之良因外不
累於皇風內有增於行業以此送終
天之息也儻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
操庶追剡岫道林清徽望續仍真禪
觀之餘時間翻譯无任樂願之至謹
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戰越
帝覽表不許其月二十一日神筆自
報書曰省表知欲晦跡巖泉退林
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

三藏法師傳卷九

第三十七

通

仰挹風微寔所欽尚朕葉空學寔靡
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
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澄定
凝意水非情塵之所醫豈識浪之能
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寂
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
復陳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
賢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
勅既令斷表不敢復言法師既奉勅
書進啟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李君
信至垂賜 手詔銀鈎麗於丹字
眷藻蔚彼河圖磊落帶峰岳之形郁
潤挹風雲之氣不謂白藏之暮更覩
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躡崑荆
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
魏君之札唯叙睽離慧遠厚晉帝之
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兼空寂可舍之
旨誨示大隱朝市之情固知

聖主之懷窮真罄俗綜有誠無超羨
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但玄
獎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身寔
希松杞思願姬煙霞於少室偶泉石
於嵩阿乞避溺之情終防火之志所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八張 通

以敢竭愚瞽昧死陳 聞庶陶甄之
慈無遺鳧鷗雲雨之澤不弄齏菹而
明詔霈臨不垂亮許仍降恩弊曲存
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既戰來
言不敢更請謹附表謝聞唯增悚越
冬十一月五日佛光王晬日法師又
進法衣一具上佛光王表曰沙門玄
獎言玄獎聞蘭榮紫碗過之者必歡
挂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卉木猶介况
人倫乎况 聖胤乎伏惟
皇帝皇后挹神睿之姿懷天地之德
撫寧區夏子育群生兼復大建伽藍

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
鼎命金剛堅固之因既妙善熏修故
使 皇太子機神日茂潞王懿傑逾
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謂超周越商
與黃比崇子子孫孫萬年之慶者也
玄獎猥以庸微時得參見王等私心
踊悅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晬之
日禮有獻賀輒率愚誠謹上法服一
具伏願王子萬神擁衛百福扶持寤
寐安和乳哺調適紹隆三寶摧伏四
魔行菩薩行繼如來事不勝瓊萼天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九張 通

枝英華羨茂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
以 間輕觸
宸嚴追深戰越法師時在積翠宮翻
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奏
帝帝聞之不悅即遣供奉內醫呂弘
哲宣 勅慰問法師法師悲喜不已

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
等至宣勅慰問玄奘所患并
許出外將息慈旨忽臨厝骸用起
若對
旒冕如冥冰泉玄奘攝慎乖方疹瘵
仍集自違離蹙躅倍覺嬰纏心痛
背悶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
慮有不圖點穢宮宇思欲出外自屏
溝壑仍恐驚動
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問藉出至
寺所病既因勞轉蕙心亦分隔明時
乃有尚藥司醫張德志爲其針療因
漸瘳降得存首領還願專輒之罪自
期粉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
拙江海之澤每肆含容豈可移幸於
至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穆憲
司枉獄爲輕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張 通

仍被恩光撫臆言懷用銘肌骨自惟
偃頓非復尋常縱微下里之憂亦盡
生涯之冀但恨隆恩未答末命先虧
仰惟
帝勤親勞蔣狩期於閱武情在訓戎
既昭仁於放麟又策勲於獻鳳遐邇
慶集上下歡并風后清塵山祇護野
敬惟動止固極休禎申灼誠於十旬
浹辰而返鄙宣遊於八駿密邇而旋
王駕可佇永懷以慰撫事悃惶終期
墮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待罪以
聞荒悞失圖伏聽勅旨
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遣使迎法師
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勅送法師
還積翠宮仍舊宣譯焉冬十二月改
洛陽宮爲東都嫌封畿之褊隘乃東
分鄭州之汜水懷州之河陽西廢穀
州取宜陽永寧新安澠池等縣皆隸

屬焉法師以鄉邑增貴修表賀曰

沙門玄奘言竊聞鶉首錫秦上帝兆

金城之據龜圖薦夏中畿啓王泉

之窺是知靈貺所基皇猷顯屬昌誦

由其卜遠高光所以闡期允迪厥猷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張 通

率遵斯在伏惟

皇帝皇后揆物裁務懸衡撫俗即土

中之重輿而虞巡而駐蹕因舊制之

瓌偉儀錫京而建郭仍以甲宮載懷

改作勞於曩役馭奔在念軒居逸於

晨興自非折中華夷均一徯輸豈能

留連

聖眷煥汗綸言是以令下之初山川

鬱其改觀拓制爰始烟雲霏而動色

飛甍日麗馳道風清神期勝嚮尋倫

郁穆若賦武昌之魚樂遷王里爭企

去亭之鶴願奉屬車既小晉鄭之依

更編劉張之策前王齷齪豈洛逾開

我后牢籠伊咸並建麟宗克茂鼎祚

惟遠自可東宴平樂西臨建章佇吹

笙而駐壽康在藻而派詠蕩蕩至公

巍巍罕述裝散材莫効貽懼增深但

三川之郊猥霑故里千載之幸辭為

新邑華門雖翳茲命猶存喜編轂下

匪慙閑外况光宅之慶遐迩所同歡

聖上乞安庸微所特荷不勝喜抃之

極謹奉表陳謝以

聞三年春正月 駕還西京法師亦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張 通

隨歸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第三十張 通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彦悰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隨車駕自洛還西

京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

師亦隨還秋七月并有 勅法師徙居

西明寺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

造先有 勅日以延康坊漢王故宅為

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

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捨用

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其

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

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堙落青

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間臺臺耽耽都

邑仁祠此為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鷲

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

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

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

勅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

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

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

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

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

入慈恩及迎碑之則 勅遣西明寺

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彌海會等

十人充弟子

大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

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无絕賜施綿

帛綾錦前後萬餘段法服納袈裟等

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

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

隨得隨散无所貯畜發願造十俱脛

像百萬為一俱脛並造成矣東國重

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周備眾人更

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命元常恐難得了乃請就於玉華宮翻譯帝許焉即以四年冬十月法師從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等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至彼安置肅誠院焉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經經梵本摠有二十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乘危履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二張通

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光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高座為衆說法多人圍遶讚嘆恭敬或夢見有人奉已名菓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

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摠三十六會合為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按三本以定之懇慙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古來元比或文乖旨與意有踳駁必覺異境似若有人授以明次情即豁然若披雲觀日自云如此悟處豈其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所冥加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中說諸菩薩摩訶薩衆為般若波羅蜜故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庄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三張通

嚴幢帳寶輦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見元量僧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牆壁皆莊綺錦地積名華衆共履踐至翻經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莊嚴土又聞院內三堂講說法師在中堂敷演既覩此已歡喜驚覺俱參法師說所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見信有此事時殿側有雙栂樹忽於非時數數開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詳議云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无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努力人加勤懇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功畢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為大般

若經焉合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經於漢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者經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亂豈有了時今得終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四張 通

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功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誠殿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迎經時般若放光諸天雨花并聞空中音樂非常香氣既覩靈瑞倍增嘉慰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默至十一月二十日令弟子窺基奉表奏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茂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无常將至請門

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宜從儉省可以遽蔭累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門徒等聞之哀顛各投淚啓曰和上氣力尚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經大德及玉華寺衆懇懇啓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俛仰翻數行訖便攝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五張通

軸與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辨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芝等谷禮拜辭俱脰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禮訖還寺專精行道遂絕翻譯至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夢見有一浮面端嚴

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師曰非汝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徵至九日暮聞於房後度渠脚跌倒脛上有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華大於縣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繡及妙花珍寶裝法師所卧房宇以次裝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志豎幡幢衆彩間錯并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輿中香食美菓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擎來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此位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侍人聲效遂爾開目因向寺主慧德具說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以來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六張通

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
信如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嘉尚法
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捲一
千三百三十八卷又錄造俱胫畫像
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塑像十俱胫
又抄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
等經各一十部供養悲敬二田各万
餘人燒百千燈贖數万生錄託令嘉
尚宣讀聞已合掌悟慶又告門人曰
吾无常期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緣摠
集於是罄捨衣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
道至二十三日設齋觀施其日又命聖
工宋法智於嘉壽殿堅菩提像骨已因
從寺衆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乞歡
喜辭別云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
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
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彌勒
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

隨下廣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辭託
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
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
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
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七張通

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
人云南无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為
舍識速奉慈顏南无彌勒如來所居
內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
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來下入
翻經院香花滿空至二月四日夜半
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丈
許共捧一白蓮華如小車輪花有三重
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聳
花人云師從无始已來所有損惱有
情諸有惡業因今小疾並得消除應

生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支頭次以左手申左脛上舒足重壘右脇而卧迄至命終竟不迴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和上決定得生弥勒內院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喘息漸微少聞神逝侍人不覺屬纊方知從足向上漸冷寂後頂暖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十七日竟无改變亦无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无時懈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八張 通

廢於法師亡夜半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性所以即念往昔如来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无常事

耶天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悅之至九日旦无常事果達於京師符虹現之象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板身赤白色眉目踈朗端嚴若塑美麗如畫音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无厭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日身不傾揺服尚軋隨裁唯細疊修廣適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輒不顧眴滔滔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蓉之在水加以戒範端凝始終如一愛惜之志過護浮囊持戒之堅超逾繫草性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軋封年中見有神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領鬼神如来欲入涅槃勅弟子護持瞻部遺法比見師戒行清嚴當心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九張 通

律部四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
 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文記不正便
 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指宣
 所出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皆令
 改正宣聞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
 等種種疑妨神皆為決之又問古來
 傳法之僧德位高下并亦問法師神
 答曰自古諸師解行平有短長而不
 一準且如焚師一人九生已來脩修
 福慧兩業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
 慧辯才於贍部洲胎那國常為第
 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无
 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觀史多天
 慈氏內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
 既從弥勒問法悟解得聖宣受神
 語已辭別而還宣因錄入著記數
 卷見在西明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
 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

所測法師病時檢校翻經使人許玄
 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損
 足得病至其月七日

勅中御府宜遣醫人將藥往看所司
 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張

通

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坊

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亡

帝聞之哀慟傷感為之罷朝曰朕

失國寶矣時文武百寮莫不悲哽流

涕帝言已嗚噎悲不能勝帝翌日又

謂群臣曰惜哉朕國內失焚師一人

可謂釋衆梁摧矣四生无道導矣亦

何異於苦海方闊舟撤遽沉暗室猶

昏燈炬斯掩

帝言已嗚咽不止至其月二十六日下

勅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僧玄焚法

師既亡墓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

六日又有

勅曰玉華寺獎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為抄寫自餘未翻者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其玄奘弟子及同翻經僧先非玉華寺僧者宜各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勅曰故玉華寺僧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幡蓋送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為明時痛惜故於亡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無比此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蘆篠為輦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十張通

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翻經堂內弟子數百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將墓漚之東都內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儀素蓋白幢泥洹帳舉金棺銀擲娑羅樹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

悲笳悽挽響迎穹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雖復喪事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蘆篠本輦東市緇行用繒三千疋結作泥洹輦兼以花珮莊嚴極為殊妙請安神柩門徒等恐虧師素志不許乃以法師三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蘆篠輦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是日緇素宿於帳所者三萬餘人十五日且掩坎訖即於墓所設齋而散是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既然則人悲可恚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沉永夜猶昏慧燈先滅攀戀之痛如亡眼目不直比之山頽木壞而已惜哉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蓋以舊所密迺京郊禁中多見時傷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十張通

聖慮故改卜馬至於遷殯之儀門徒
哀感行侶悲慟切彼往初嗚呼
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霄月繼西日
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
道在物既然傳龍襲之風於人豈異自
法王潛輝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
千年時逾十代聖賢間出英睿遮生
各韞雄圖俱包上智負荷遺法控御
天人道制風颺神傾海岳或舒指而
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尸以
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願通法於
邊刹冒風波於嶮塗或虛已以應物
求糞糞而行死地終令玄津溢瀆惠
濟无疆既益傳燈寔符付囑考之前
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今復遇法
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像降靈山岳
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
群堅芳獨拔以四生為己任建正法

為身事魏魏乎似高華之負穹蒼
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而聰機俊
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至
夫多識洽聞之奧村恒肇而逾高詳
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平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三 通

蕩蕩乎寶紹隆之神器也將使像
化重光於頽季之期故誕茲明德者
矣法師以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復
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
來自久至如梨耶是報非報化人有
心无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
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舍之盤根大
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今哲
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躇此文怏怏斯
旨慨然嘆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
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
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桓

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以貞觀三年秋八月立誓裝束拂衣而去到中天竺那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羅跋陀此曰戒賢其人體二居宗神鑒奧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論取為精熟以此論談冠衆經亦偏常宣誦尤是弥勒菩薩所造即攝大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大國靡不歸宗稟義學徒恒有万許法師既往修造一面盡歡以為相遇之晚於是伏膺聽受兼諮決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四張 通

所疑一遍便覆无所遺忘辟濛汜之納群流若孟諸之吞雲夢彼師嗟恠嘆未曾有去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宿構重関共來難詰應行魚累轂駕

有隨其竝論之詞雲七兩至法師從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牟擊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頤虔伏稱為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抃喜皆肘步嗚足傾珎供養罷席之後更學梵書并諸經論自如來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无著天親諸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塗之致並搜羅研究達其旨得其文并佛處世之跡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躬申礼敬備觀靈奇亦无遺矣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唐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五張 通

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煙收霧卷
景麗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拚日慶雲
垂彩於天表郁郁紛紛庶士詠讚於通
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頓戢慧日赫
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忉利之下閻浮
此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
經塗數万備歷艱危至如涸陰淫寒
之山飛波激浪之壑厲毒黑風之氣
後猓驅豻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
嚴遺伴之地斑超之所不踐章夾之
所未遊法師子尔孤征坦然无梗扇
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
間使乎遐域侯王馳心輦轂遠方首
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
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
圖而慕曆應赤伏以君臨戮鯨豕以
濟羣生盪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
絕柱息滄海之橫流重立乾坤再施

鎔造九切包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
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无不順迹无
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
釁正三善之義克隆宰輔忠勤良哉
之歌斯允既而切窮厚載德感上玄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十六張通

紫芝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
又如西州石瑞松縣珉符紀
聖主千年之期顯 儲君副承之業
鳳毛才子之向上果佛田之文歷方
古而不開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
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遊心真際
城塹五乘退思鷲嶺之容竚想提河
之說故使遺形紺髮煥彩來儀勝典高
僧相輝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振
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翠霧興香
煙同馥於是溺俗沆流之士望涯岸
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願三空而非

遠所謂司南啓路衆惑知方商飈襲
 林而群籟自嚮法師盛德也如彼逢
 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遇二石之
 覓殘安什傳經值符姚之為曆按之
 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方之明闇乃
 朝陽之為螢曜矣昔鍾玖既至魏文
 奉賦以讚揚神雀斯呈賈逵獻頌而
 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
 况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
 可緘默於明時而无稱述者也立學
 愧往賢德非先達直以同沾像化叨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十七張通

廁未塵欣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力
 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徽令望之美
 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
 所能觀縷也真明鑒君子双意而不
 晒焉
 贊曰生靈感絕大聖遷神其能繼紹

雅乎哲人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
 斯隱朗月方陳穆矣法師諒為貞士
 迥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之奧究儒
 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
 疑義之錯委命詢求越危踐壑恢恢
 器宗剋剋誠恪振美西州歸功東閣
 屬逢有道時唯我 皇重懸玉鏡再
 理珠囊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
 日幽而更光粵余庸眇幸參塵末長
 自蓬門靡隊靡括高山斯仰清流是
 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十六張通

釋彦棕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
 來英俊賢明捨家入道者万計其中
 卒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親聽
 貌言洽聞強識輕生重道絕域遐征
 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群雄革慮
 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

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无露液祁寒之際貌不慘悽又不死不申不欠不嘔斯盖未詳其地位何賢聖之可格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縟將終之日色貌敷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賣梅檀末香至請依西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別奉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錄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牙相驚問皆云若茲向人除併殮衣唯留襯服衆覩三藏貌如生人皆號絕共視向人塗香服殮盖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迹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粵我同傳幸希景仰勗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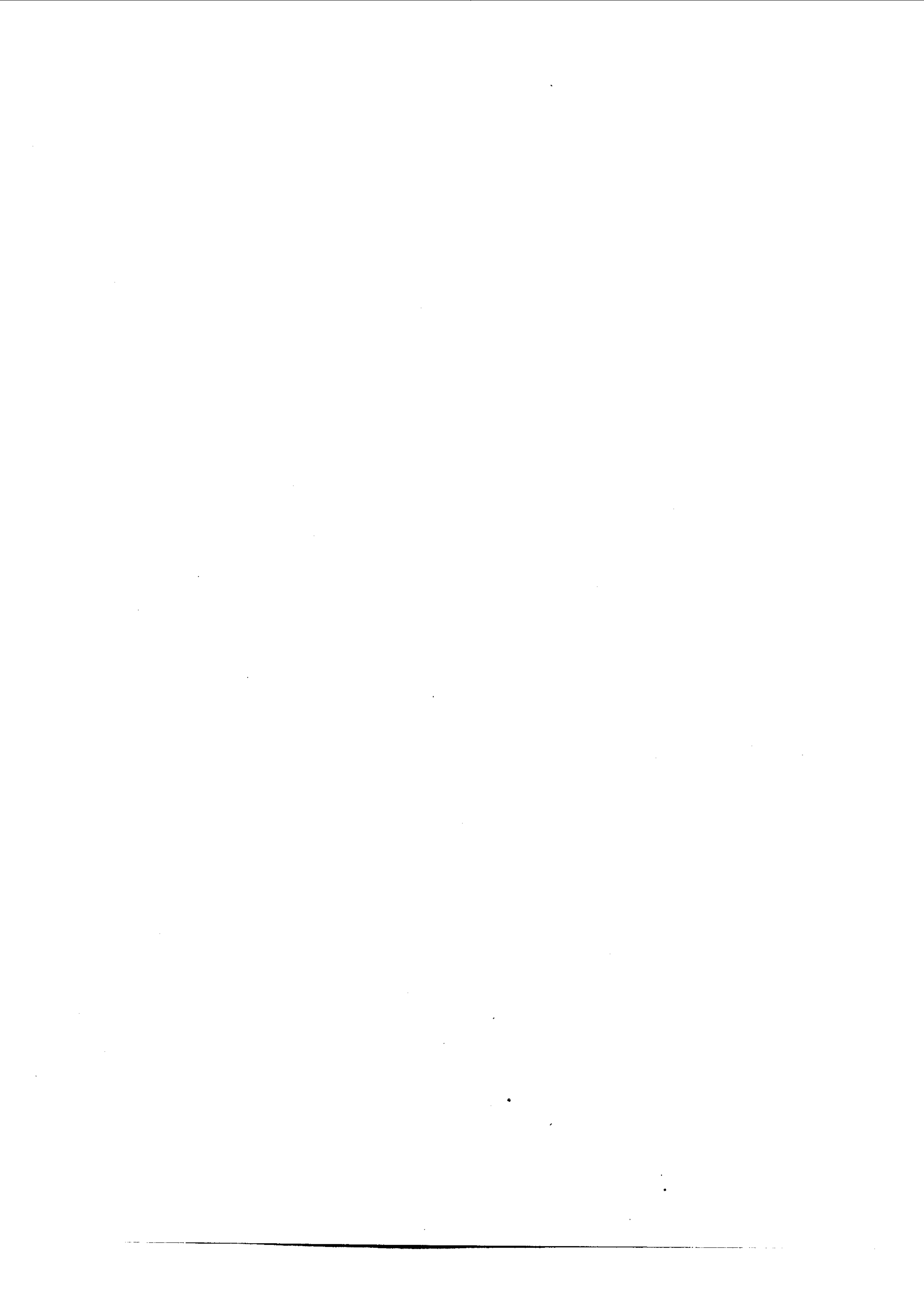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第九張

通



淨土聖賢錄敘

至哉淨土之教其諸聖人所由以踐形者

形色天性也知形色之為天性則不容離土以言心知天性之為形色則不容外心以求土離土以言心是以天性為有外也其所謂心一介然者而已矣外心以求土是以形色為有外也其所謂土一塊然者而已矣是皆不明乎踐形之說者也藝殿圓敘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普賢偈曰一切利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此踐形之極則也又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

淨土聖賢錄敘

刹此踐形之正軌也或以毘盧遮那徧一切處何得徧指西方有乖全體曾不知蓮藏海中一塵一毛具足十方無邊器界極樂莊嚴亦復如是然則但見阿彌陀一佛即已徧見十方諸佛但生西方極樂一土即已徧歷十方佛土何以故即一即多無二無差別故唯此法門我釋迦尊金口所宣十方恒河沙諸佛所共讚諸大菩薩流通護持轉轉無盡自大教東來單傳直指外以念佛得度者若縑若白未易悉數際清素服儒風兼修淨行常欲薈萃舊聞用資警策而日力倉卒因循至今會兄子希涑初發信心願成此

淨土聖賢錄 叙

錄以堅向往因為標指體要載稽經論次支那著述續以耳目所及斟酌損益勒成一編名之曰淨土聖賢錄庶幾見聞隨喜得預法流一念歸誠同登彼岸豈不善哉詩有之緝蠻黃鳥止于邱隅夫淨土亦聖賢之邱隅也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得所止矣而下學之功莫先於知止故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經云彼國常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其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心邪土邪形色邪天性邪直

淨土聖賢錄敘

下知歸絕諸戲論蓮華種子只在當人覽是錄者其諸有樂於踐形之說矣乎踐形者往生之謂也乾隆四十八年孟春之月淨業學人彭際清撰

淨土聖賢錄發凡

一凡錄往生者祇載支那著述至經論所明淨教緣起多從闕略譬之治河不山積石導江不自岷山既味其原其流將壅茲首標教主著所宗也次觀音勢至明有輔也普賢文殊左右遮那而同讚西方同揚淨業故知十方諸大菩薩莫不以淨土為歸矣至如西天諸祖及諸論師即不盡著往生之驗而既登果地豈局東西凡諸議論有闕斯教者亦並著之廣資勸誘云爾

淨土聖賢錄發凡

居士俱不離念佛而入解脫門乃至一念之頃現無邊刹土見無量諸佛斯唯達自心原窮諸行海方能親證如斯三昧修淨業人決當剎心頂受然事屬通塗不專一利理周沙界匪局西方倘濫入此編恐有乖全例故概略其文獨標其義如此一歷代高僧傳佛祖統紀佛祖通載諸書但載諸師事蹟而議論激揚概從簡棄雲棲往生集又唯標事驗行實罕詳遂可合張李為一身涵濡混而同味覽未及終倦而思臥者多矣茲則該羅細行圓具全身綜貫千章獨標警策如智者十疑論紫閣

寶王論永明萬善同歸虎溪蓮宗寶鑑天如或問鄞江直指西齋淨土詩雲棲法苑截流警語以及方內諸公種種論述網全帙而難周扼片言而奚欠用代道人之詔宛同天鼓之鳴願諸仁者敬而聽之

一向之錄往生者必著事驗事驗無聞遂多闕漏雖然不觀其形願察其景但自淨心往生何待首楞嚴經云若飛心中兼福兼慧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故知紫閣天衣中峯天如妙叶空谷慈山諸尊宿及陳瑩中馮濟川諸前輩密

淨土聖賢錄發凡

因有在正果非虛撒手便行不移跬步何待臨終十念始能決定往生不宜逐迹而求轉乖教理一往生集唯以吉祥善逝為高其有捐軀舍命者概斥而不錄獨尊庸行曲為時宜雖慮出萬全而事難一概普賢行願品言毘盧遮那如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六度經中廣明斯事故如此錄靜謐為法捐軀常愍忘身濟物悲心深廣淨願堅牢載覽遺言猶懷悚厲他如善導志通文筆慧誠超城諸公速捨報身求生淨土神明安定不震不撓是則以普賢願王同

向彌陀法界。憑茲猛烈不退菩提。如斯榜樣。祇應隨學。詎可輕排。然則魔可毋慮乎。曰。魔之與佛。只在一心。但辦正。因決成正果。了知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當捨身時。如遺迹等。如委蛻等。誰爲能捨。誰爲所捨。然則刀山火聚。悉是道場。寶樹華池。不離當處。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夫何遠之有。如其三昧未成。我執未化。祇因欣厭之情。激成取捨之行。竊恐痛苦所逼。煩惱轉強。九品難期。波旬得便。雲棲所慮。良在於斯。末法行人。切宜自審。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免滄說。茲斟酌舊文。參稽往牒。加之潤飾。就我準繩。要於本旨。初無乖刺。仍各注原書。以明左證。

一淨土諸書。標指古德。概以師稱。而高僧傳則凡屬二名。但舉一字。此錄前有佛菩薩。後有宰官居士。若不書名。頗難合轍。故於出家二衆。準高僧傳。但書一字。其在家者。準前史例。仍書二名。

一往生集載周續之。臨終見佛。合掌而逝。攷諸前史。及東林傳。都無此文。當屬後人和會。又載白樂天。蘇子瞻。張天覺三人。謂據因攷果。當生西方。夫白公雖有繪圖回向之誠。而平生信樂。多在兜率集。

中文句確然可徵。集中畫彌勒上生轉記。次畫西月或謂白先斷兜率。後歸安養者非也。子瞻臥病時。向徑山長老。口占偈言。灑然解脫。洵爲希有。至語及西方。則曰。西方不無。然箇裏著力不得。夫修淨業者。必具三心。所謂深心。至誠心。回向發願心。乃至臨終十念。未有不由著力而得者。至云著力不得。則三心未具。難保往生。無盡居士。深入法原。眼空四海。今所錄發願文。有類童蒙。頗同寒乞。與他所傳文字。不類亦未可信。故并刪之。

淨土聖賢錄卷九

四

一居士傳善女人傳。所錄諸賢。必徵素行。苟有瑕疵。概從簡斥。茲則但以末後爲憑。不論既往之失。故如雄俊。惟恭之輩。鍾馗善和之徒。旣登末品。便預聖流。其他概可知矣。是知彌陀願力。極樂莊嚴。如大海不拒夫百川。杲日不遺於一孔。但肯同心。都無棄物。凡屬有情。普應信受。

右鄙見數條。當是錄草創之始。卽口授希沫。每篇成。輒爲隨手勘定。全快旣具。大旨無乖。復筆之簡端。以告來者。

淨業學人彭際清記

淨土聖賢錄偈

淨業弟子彭希洩述

大哉衆生心	微妙難思議	究竟如虛空
無一法可得	普能作佛事	成熟菩提果
一念不自覺	迷妄起空蕩	由諸業力持
建立十方土	衆生於其中	顛倒靡已時
百萬有八千	亂想無根緒	七趣如輪轉
了達唯一心	心心互周徧	剎剎分勝劣
或淨寶莊嚴	或瓦礫穢聚	或照曜明朗
或無日月光	或菩薩住處	安隱壽無量

淨土聖賢錄偈

或是雜生居	苦多而樂少	或餓鬼充滿
幽魄長叫喚	或純現地獄	碾磑受苦楚
諸佛普住持	隨所宜說法	彌陀大願王
發心取淨土	成就安樂刹	十方莫能比
備諸珍寶性	有情所愛樂	正覺藝化生
聞法悟無上	他方諸衆生	起心信慕者
佛力悉加護	命終得往生	嗟彼無智人
聞言盡狂惑	不知是淨土	我心所界具
凡夫一念閒	諸佛悉炳現	香水無邊刹
光明互徧滿	念佛便見佛	求生便往生

如取自家珍	東西非室礙	良哉諸上人
善能了實相	知諸法如夢	而不趨寂滅
隨順修多羅	嚴淨佛國土	我今普歸依
讚歎并隨喜	迺以至誠心	深心回向心
願捨此堪忍	疾生清淨域	佛力不可說
心力不可說	轉彼穢濁居	悉作蓮華藏
我今說偈已	頂禮諸賢聖	願舒白毫光
攝盡微塵衆	驚開彈指頂	畢入菩提場

淨土聖賢錄偈

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淨土聖賢錄目次

卷一

淨土教主第一

阿彌陀佛

闡教聖眾第二

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 普賢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 祈婆迦尊者 馬鳴尊者

龍樹尊者 天親論師 覺明妙行菩薩

卷二

往生比丘第三之一

淨土聖賢錄目次

慧遠慧持 慧永 僧顯

慧虔 僧濟 慧恭僧光

曇恒 道敬 曇順

佛馱跋陀羅 道昞 僧叙

曇詵 慧崇 曇鑿道海 惠念 惠恭 曇叙

道廣 慧通 曇宏

慧進 道珍 曇鸞

法琳 慧光 僧柔

道憑 慧命法音 靜靄

慧敬 曇延 道喻

智舜 登法師 智顯

慧成 慧命 慧海

智通 真慧 法智

善胃 道傑樊綽 灌頂

僧藏 法喜 道昂

智琰 等觀 壽洪

道綽道撫 僧衍密芬 圓果 普明

二沙彌 德美 慧滿

神素 明瞻 元會

慧塔 明濬 善導

淨土聖賢錄目次

懷感 法祥 寶相

功迥 惟岸 法持

懷玉 慧日 常愍

法善 神皓 道光

飛錫 齊翰 白覺

卷三

往生比丘第三之二

承遠 法照 少康

辯才 善道 智欽

知元 端甫 雄俊

宗利	元肇	齊王	往生比邱第三之三	卷四	介然	思照	了然	中立	曇異	宗本	可久	宗曠	慧才	本如	知禮	義通	延壽	可止	惟恭
道琛	思淨	蘊齊			若愚	智仙	智深	元照	善本	有嚴	徐道姑	元淨	靈照	仁岳	遊式	有基	晤恩	紹巖	大行
子元	如洪	道言			則章	仲閑	智深	法宗	宗坦	妙生	孫十二郎	從雅	思義	處謙	義懷	省常	文華	守真	志通

文慧	善繼	必才	明本	旨公	祖新	戒度	若觀	顯超	利先	太微	了宣	祖南	慧明	本空	惟渥	慧亨	有朋	妙雲
妙叶	子文	悅可	優曇	性澄	妙文	祖輝	瑩珂	有開	師安	思聰	曇懿	諦樞	了義	法因	仲明	行洗	惟月	喻顏
	盤谷	維則	宏濟	蒙潤	善住	如鑑	智印	道生	如寶	淨觀	祖朗	法持	慧誠	智廉	沖益	用欽	思敏	道因

往生比丘第三之四

楚琦

可授

慧日

普智

景隆

寶珠

本明

義秀

雪梅

性專

祖香

圓果

真清

明證

明玉

法祥

祿宏

如榮

如清

廣製

真緣

傳記

德清

傳燈

古松

仲光

金童廟僧

淨土聖賢錄目次

五

海寶

大雲

無名僧

卷六

往生比丘第三之五

智旭

如會

大勃

大真

道樞

崇文

具宗

讀體

林谷

萬絲

勝慈

成時

行策

海潤

長溼僧

指南

超城

明宏

明德

實賢

明悟

德峻

聞言

道徹

成註

了庵

實定

際會

寶圓

恒一

慧端

法真

佛安

往生比丘 第四

慧木

法盛

淨真

法藏

悟性

能奉

慧安

祿錦

廣覺

成靜

潮音

卷七

淨土聖賢錄目次

六

往生人王第五

烏菴國王

往生王臣第六

七萬釋種

劉程之

于昶

馬子雲

韋文晉

張抗

文彥博

楊傑

王仲回

王古

鍾離瑾

景融

馬圩

永逸

江公望

陳瓊

王衷

張勉

胡闡

馮楫

吳秉信

張掄

李秉

陸沅

錢象祖	皆定國	梅汝能
朱綱	陳瓚	嚴激
蔡承植	虞清熙	唐時
袁宏道	丁明登	黃翼聖
金光前		
往生居士第七		
差摩竭	關公則	張野
張詮	何曇遠	魏世子
庾詵	宋滿	鄭牧卿
淨三聖賢錄目次		七
高浩象	李知遙	孫忠
左仲	孫良	賈純仁
范儼	孫忭	唐世良
陸浚	王闓	王日休
樓扮	張元祥	元子平
姚約	梅廡	胡嵩
陸偉	閻邦榮	吳克已
陳君璋	王九道	楊嘉禕
陳道民	唐廷任	戈以安
孫叔子	郭大林	劉通志

郝熙載	杜居士	吳大恩
吳繼勛	華居士	顧原
朱元正	周廷璋	程見山
張守約	莊廣還	鮑宗肇
莊嚴	黃承惠	聞啓初
沈咸	朱鷺	吳瞻樓
吳鳴琪	王醇	陳至善
張光緯	袁列星	皇甫士坊
羅允枚	周夢顏	沈中旭
楊廣文	顧天瑞	姜見龍
淨三聖賢錄目次		八
沈炳	王恭	
往生雜流第八		
張鍾道	張善和	金爽
馮岷	吳瓊	李彥通
黃生	徐六公	沈三郎
師贊	倪道者	大善寺行童
張愛	吳澆燭	吳毛
王仰泉	梁維周	
往生女人第九		

于媪	潘氏	朱氏
方氏	徐氏	許氏婦
周婆	張夫人	薛氏
胡媪	周氏	鄭氏
沈媪	孟氏	陳氏
孫媪	秦媪	蔣十八妻
周婆	朱氏	裴氏女
黃氏	王氏女	樓氏
陶氏	李氏	盛媪
梁氏女	黃婆	崔婆
淨土聖賢錄目次 九		
項氏	沈氏	鍾婆
朱氏	陸氏	蔡氏
姚婆	王氏	王百娘
孫氏女	郭氏	施氏
馮氏	吳氏	龔氏
陳媪	于媪	王氏
王氏	陳媪	袁媪
姚婆	溫靜文妻	任氏
魏氏女	獨孤皇后	王氏
韋提希夫人	五百	樂音老母
侍女		紀氏

祝氏	張太宜人	楊選一妻
鍾氏	吳氏女	盧氏
費氏	李氏	李氏
陳媪	張寡婦	陸寡婦
楊氏	江氏	徐太宜人
凌氏	余媪	楊媪
余氏		
往生動物類第十		
鸚鵡	鳩鵲	白鸚鵡
淨土聖賢錄目次 十		
淨土聖賢錄目次終		

淨土聖賢錄卷一

淨土教主第一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之教主也。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彼佛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故號阿彌陀。按無量壽經。過去久遠世。自在王佛世。中有一國王。聞佛說法。心懷悅豫。發無上正真道意。棄國捐王。而作沙門。號曰法藏。詣世自在王佛。所求佛說法。時世自在王佛。為廣說二百一十億諸佛刹土。天人之善惡。國土之靈妙。應其心願。悉現與之時。彼比丘。聞佛所說。

淨土聖賢錄卷一

嚴淨國土。皆悉親見。起發無上殊勝之願。其志寂靜。志無所著。具足五劫。思惟攝取莊嚴佛國清淨之行。如是修已。詣彼佛所。白佛言。唯願聽察。如我所願。當具說之。第一願。設我得佛。國有地獄餓鬼畜生者。不取正覺。第二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終之後。復更三惡道者。不取正覺。第三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悉真金色者。不取正覺。第四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形色不同。有好醜者。不取正覺。第五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識宿命。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劫事者。不取正覺。第六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天眼。下

至見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第七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聞百千億那由他諸佛所說。不悉受持者。不取正覺。第八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見他心智。下至知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中。眾生心念者。不取正覺。第九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得神足。於一念頃。下至不能超過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第十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若起想念。貪計身者。不取正覺。第十一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住定聚。必滅度者。不取正覺。第十二願。設我得佛。光明有限量。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

淨土聖賢錄卷一

二

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第十三願。設我得佛。壽命有限量。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覺。第十四願。設我得佛。國中。聲聞有能計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悉成緣覺。於百千劫。悉其計校。知其數者。不取正覺。第十五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壽命無能限量。除其本願。修短自在。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十六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乃至聞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覺。第十七願。設我得佛。十方世界。無量諸佛。不悉咨嗟。稱我名者。不取正覺。第十八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唯除五逆誹謗正法第十九願設我得佛十方衆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衆聞遠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第二十願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衆德本至心回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一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不悉成滿三十二大人相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二願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衆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爲衆生故被宏誓鏡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恒沙無量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三

衆生使立無上正真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三願國中菩薩承佛神力供養諸佛一食之頃不能徧至無數無量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第二十四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在諸佛前現其德本諸所求欲供養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五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能演說一切智若不取正覺第二十六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不得金剛那羅延身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七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一切萬物嚴淨光潔形色殊特窮微極妙無能稱量其諸衆

生乃至逮得天眼有能明了辨其名數者不取正覺第二十八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見其道場樹無量光色高四百萬里者不取正覺第二十九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若受讀經法誦誦持說而不得辯才智慧者不取正覺第三十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智慧辯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一願設我得佛國土清淨皆悉照見十方一切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猶如明鏡觀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二願設我得佛自地以上至於虛空宮殿樓觀池流華樹國土所有一切

淨土聖賢錄卷一

四

萬物皆以無量雜寶百千種香而共合成嚴飾奇妙超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薩聞者皆修佛行若不如是不取正覺第三十三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衆生之類蒙我光明觸其身者身心柔軟超過天人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三十四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衆生之類聞我名字不得菩薩無生法忍諸深總持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五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其有女人聞我名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爲女像者不取正覺第三十

六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諸菩薩衆聞我名字壽終之後常修梵行至成佛道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七願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諸天人人民聞我名字五體投地稽首作禮歡喜信樂修菩薩行諸天人莫不致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三十八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欲得衣服隨念卽至如佛所讚應法妙服自然在身有求裁縫擣染浣濯者不取正覺第三十九願設我得佛國中天人所受快樂不如漏盡比丘者不取正覺第四十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意欲見十方無

淨聖寶錄卷一

五

量嚴淨佛土應時如願於寶樹中悉皆照見猶如明鏡覩見面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一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至於得佛諸根缺陋不具足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二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皆悉建得清淨解脫三昧住是三昧一發意頃俱養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尊而不失定意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三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壽終之後生尊貴家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四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歡喜踴躍修菩薩行

具足德本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五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皆悉建得普等三昧住是三昧至於成佛常見無量不可思議一切諸佛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六願設我得佛國中菩薩隨其志願所欲聞法自然得聞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第四十七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不卽得至不退轉者不取正覺第四十八願設我得佛他方國土諸菩薩衆聞我名字不卽得至第一忍第二第三法忍於諸佛法不能卽得不退轉者不取正覺時法藏比丘說此四十八願已普地六

淨聖寶錄卷一

六

種震動天雨妙華空中讚言決定必成無上正覺法藏比丘建此願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所修佛國開廓廣大超勝獨妙建立常然無衰無變於不可思議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行不生欲覺瞋覺害覺不起欲想瞋想害想不著色聲香味觸法忍力成就不計衆苦少欲知足無染悲癡三昧常寂智慧無礙無有虛偽諂曲之心和顏愛語先意承問勇猛精進志願無倦專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羣生恭敬三寶奉事師長以大莊嚴具足衆行令諸衆生功德成就住空無相無願之法無作無起觀法如化遠離麤言白

害害彼彼此俱害。修習善語自利利人。人我兼利。棄國捐王。絕去財色。自行六波羅蜜。教人令行。無央數劫。積功累德。隨其生處。任意所欲。無量寶藏。自然發應。教化安立。無數衆生。住於無上正真之道。或爲長者。居士。豪姓。尊貴。或爲利國。轉輪聖帝。或爲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四事供養恭敬。一切諸佛。如是功德。不可稱說。口氣香潔。如優益羅。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其香普熏無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無盡之寶。衣服飲食。珍妙香。繪蓋幢幡。莊嚴之具。如是等事。超諸天人。於一切法。而得自在。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七

法藏菩薩。今已成佛。現在西方。去此十萬億刹。其佛世界名曰安樂。成佛以來。凡歷十劫。又悲經言。往昔過恒河沙阿僧祇劫。有世界名刪提嵐。劫名善持。有轉輪王名無諍。念於寶藏如來所發菩提心。願取淨土。佛卽授記。西方過百千萬億佛土。有尊音王。如來世界。過一恒河沙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沙阿僧祇劫。是時世界轉名安樂。汝於是時當得作佛。號無量壽如來。其所發願。言略與無量壽經相似。一向出生菩薩經。又言阿彌陀佛。於無量阿僧祇劫。前爲輪王太子。名不思議。勝功德。生年十六。從寶功德星宿。

劫王如來所聞法。本陀羅尼。於七萬歲中。精勤修習。未曾睡眠。亦不偃側。得值九十億百千那由他佛。諸佛說法。盡能聞持。修習厭家。薙髮而作沙門。作已。復於九萬歲中。修習此陀羅尼。復爲衆生。分別顯示。一生之中。力精教化。令八十億那由他衆生。得發道心。積功累德。至不退地。法華經亦言。過去大通智勝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皆以童子出家。而爲沙彌。時彼佛說法華經。已卽入靜室。八萬四千劫。是時十六菩薩。各升法座。爲四部衆。廣說分別妙法華經。一一皆度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是十六菩薩。

淨土聖賢錄卷一

八

薩。一名阿彌陀。第十六我釋迦牟尼。是知阿彌陀佛。由本願力。起諸勝行。無量億劫。成就莊嚴。唯此經文。略標梗概。其他依正等報。備具諸經。今不盡錄。往生三品。準無量壽經云。其上輩者。捨家棄欲。而作沙門。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願生彼國。此等衆生。臨壽終時。無量壽佛。與大衆現其人前。卽隨彼佛。往生其國。便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任不退轉。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難。其有衆生。欲於今世。見無量壽佛。應發無上菩提之心。修行功德。願生彼國。其中輩者。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願生。

彼國雖不能行作沙門大修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多少修善奉持齋戒起立塔像飯食沙門懸繒然燈散華燒香以此迴向願生彼國其人臨終無量壽佛化見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眞佛與諸大衆現其人前卽隨化佛往生其國住不退轉功德智慧次如上輩者也其下輩者十方世界諸天人其有至心求生彼國假使不能作諸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意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若聞深法歡喜信樂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於彼佛以至誠心願生其國此人臨終夢見彼佛

淨聖賢錄卷一

九

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輩者也按觀無量壽經所分九品其上中二品略攝此三輩中其下三品俱係一生造孽末後回心又三輩所未及準涅槃經開提亦有佛性之旨必合觀經九品義類始同讀者詳之

論曰諸佛法身徧一切處逝那既爾彌陀亦然本無淨穢安有東西然方便門中全分勝劣在凡夫階不退者唯極樂同居則然非餘佛土所能及也五濁衆生但發肯心十念功成頓超塵劫我佛慈悲於斯爲極幸逢大法得聞彌陀如來本願功德而不能發希

有心生慕樂想背父逃逝躑躅窮途長劫漂流莫能哀救可不懼哉可不勸哉

闡教聖衆第二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梵語阿那婆婁吉低輪現在西方極樂世界爲補處菩薩按悲華經往昔劫中阿彌陀佛爲轉輪王時觀世音菩薩爲王第一太子名曰不眴爾時寶藏如來爲輪王授記已不眴太子前白佛言世尊今我以大音聲告諸衆生我之所有一切善根盡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我行菩薩道時若有衆生

淨聖賢錄卷一

十

受諸苦惱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墮大暗處憂愁孤窮無有救護無依無舍若能念我稱我名字若其爲我天耳所聞天眼所見是衆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惱者我終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我今復當爲衆生故發上勝願願令轉輪聖王於安樂世界作佛事已入無餘涅槃乃至正法住時我於其中修菩薩道是佛正法於初夜滅卽其後夜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寶藏佛尋爲授記曰汝觀天人三惡一切衆生生大悲心欲斷衆生諸苦惱故欲令衆生住安樂故今當字汝爲觀世音無量壽佛般涅槃已第二

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彼土轉名一切珍寶所成就世界所有種種莊嚴無量無邊安樂世界所不及也汝於菩提樹下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徧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又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受記經云佛言乃往過去廣遠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世界名無量德聚安樂示現佛號金光師子遊如來國土清淨莊嚴說不可盡其佛法中有王名曰威德王于世界彼威德王於其園觀入於三昧其王左右有二蓮萼從地湧出有二童子化生其中與威德王俱詣佛所頭而禮足聽佛說法時二童子即說

淨土聖賢錄卷一

十一

偈云諸天龍鬼神聽我師子吼今於如來前宏誓發菩提生死無量劫本際不可知爲一衆生故爾數劫行道況此諸劫中度脫無量衆修行菩提道而生疲倦心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欺誑十方一切佛願悲愚癡垢慳嫉亦復然今我說實語遠離於虛妄我若於今始起於聲聞心不樂修菩提是則欺世尊亦不求緣覺自濟利已身當於萬億劫大悲度衆生如今日佛土清淨妙莊嚴令我得道時超踰億百千國無聲聞衆亦無緣覺乘純有諸菩薩其數無限量衆生淨無垢悉具上妙樂出生於正覺總持諸

法藏此誓若誠實當動大千界說如是偈已應時普震動大千衆妓樂演發和雅音光曜微妙服旋轉而來降諸天於空中雨散衆末香其香普流熏悅可衆生心爾時威德王者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時二童子今觀世音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是也是二菩薩於彼佛所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當來曠遠不可計劫阿彌陀佛當般涅槃般涅槃後正法住世等佛壽命在世滅後所度衆生悉皆同等佛涅槃後或有衆生不見佛者有諸菩薩得念佛三昧常見阿彌陀佛彼佛滅後一切寶物浴池蓮萼衆寶行樹常演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三

法音與佛無異正法滅後過中夜分明相出時觀世音菩薩於七寶菩提樹下結跏趺坐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其佛國土自然七寶衆妙合成莊嚴之事諸佛世尊於恒沙劫說不可盡國中無有聲聞緣覺之名純諸菩薩充滿其國國土號衆寶普集莊嚴普光功德山王隨其壽命得大勢菩薩親近供養至於涅槃般涅槃後奉持正法乃至滅盡法滅盡已即於其國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如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國土光明壽命諸菩薩衆乃至法住等無有異如上二經載觀世音菩

薩本願功德取淨佛土與阿彌陀佛本因了無差別故其果地莊嚴如是如是他如三十二應千四施無畏力四不思議無作妙德具足神通廣修方便具如楞嚴法華及諸經所說今不具錄又大悲經言佛在補陀落伽山觀世音宮殿寶莊嚴道場觀世音菩薩放光普照十方刹土自言過去無量億劫於千光王靜住如來所受大悲心大陀羅尼即從初地超第八地應時具足千手千眼由持此咒故所生之處恒在佛前蓮華化生故其誓云若有衆生誦持大悲神咒不得往生諸佛國者我誓不成正覺佛告大衆此觀

淨聖賢錄卷一

三

世音菩薩於過去無量劫中已作佛竟號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為欲發起一切菩薩安樂成熟諸衆生故現作菩薩汝等大眾常須供養專稱名號得無量福滅無量罪命終往生阿彌陀佛國據此經文當知恭敬供養觀世音菩薩及專稱名號回向極樂者其與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果報略同福德正等行者思之

大勢至菩薩

大勢至梵語摩訶那鉢現在極樂世界第二補處菩薩也按悲華經昔阿彌陀佛為輪王時大勢至菩薩

為第二王子名曰尼摩爾時寶藏如來為王及第一太子授記已第二王子亦白佛言世尊如我所有身口意業清淨福德盡以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徧出功德光明佛始初成道我當先請轉於法輪隨其說法所經時節於其中開行菩薩道是佛涅槃後正法滅已我於其後次第放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作佛時所作佛事世界所有種種莊嚴涅槃後正法住世悉如彼佛等無有異爾時佛告第二王子汝今所願取大世界如法所願當於如是最大世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善住珍寶山王如

淨聖賢錄卷一

十四

來由汝願取大世界故因是字汝為得大勢合上篇所錄受記因緣觀之當知大勢至與觀世音同行同願願劫以來不相違遠乃至嚴淨佛土先後成佛功德亦等首楞嚴經所陳念佛法門尤為切要大勢至白佛言我憶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千二如來相繼一劫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愿生

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提斯爲第一夫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入道乃至修菩薩行化度衆生皆不離此法門修淨土者當知效法焉

普賢菩薩

普賢梵語卍輪跋陀悲華經阿彌陀佛爲轉輪王時第八王子混圖於寶藏佛前願於是不淨世界修普

淨土聖賢卷一

五

薩行復當修治莊嚴十千不淨世界令其嚴淨如青香光明無垢世界亦當教化無量菩薩令心清淨皆趣大乘悉使充滿我之世界佛卽改混圖字號爲普賢授記未來於北方知水善淨功德世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智剛吼自在相王如來普賢行願品普賢菩薩稱讚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若欲成就此功德者當修十種廣大行願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衆生十者普皆回向

若諸菩薩於此大願隨順趣入則能成熟一切衆生則能隨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能成滿普賢菩薩諸行願海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無間業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卽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共圍繞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得受記已經於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劫普於十方不可說

淨土聖賢卷一

六

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衆生心而爲利益不久當坐菩提道場降伏魔軍成等正覺轉妙法輪能令佛刹極微塵數衆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盡於未來劫海廣能利益一切衆生傷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卽得往生安樂刹我既往生彼國已現前成就此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刹樂一切衆生界據此經文誠欲長菩提苗行殊勝行而不知回向極樂發願往生者猶卻行而求前也至普賢所示念佛三昧別見如來不思議境界經言爾時世尊入於三昧名如來不思

議境界普賢菩薩告德藏菩薩言若弟子等女人
為求無上菩提發心欲證此三昧者是人要須先修
智慧以此三昧由慧得故修智慧者應當遠離妄語
綺語及諸散亂無益之事詣精舍中觀佛形像金色
莊嚴或純金成身相具足無量化佛在圓光中次第
而坐即於像前頭面禮足作是思惟我聞十方無量
諸佛今現在世所謂一切義成佛阿彌陀佛寶幢佛
阿閼佛毘盧遮那佛寶月佛寶光佛等於彼諸佛隨
心所樂尊重之處生大淨信想佛形像作彼如來真
寶之身恭敬尊重如現前見上下諦觀一心不亂往

淨三聖賢經卷一

空閒處端坐思惟如佛現前一手量許心常繫念不
令忘失若暫忘失復應往觀如是觀時生極尊重恭
敬之心如佛真身現在其前了了明見不復於彼作
形像解見已即應於彼佛所以妙華鬘末香塗香恭
敬右繞種種供養彼應如是一心繫念常如世尊現
其前住然佛世尊一切見者一切聞者一切知者悉
知我心如是審復想見成已還詣空處繫念在前不
令忘失一心勤修滿三七日若福德者即見如來現
在其前其有先世造惡業障不得見者若能一心精
勤不退更無異想還得速見何以故若有為求無上

菩提於一事中專心修習無不成辦譬如有人於大
海中飲一掬水即為已飲閻浮提中一切河水菩薩
若能修習此菩提海則為已修一切三昧諸忍諸地
諸陀羅尼是故應當勤修匪懈離於放逸繫念一心
要令自得現前見佛如是修習初見佛時作是思惟
為真佛邪為形像邪知所見像由想生故乃至虛空
毛端量處一切真佛皆亦如是猶如虛空平等無異
自心作佛離心無佛乃至三世一切諸佛亦復如是
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
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

淨三聖賢經卷二

或生極樂淨佛土中常見如來親承供養按此經文
與觀無量壽佛經相發修淨業者其毋忽也

文殊師利菩薩

文殊師利或云曼殊室利此云妙德亦云妙吉祥生
於舍衛國多羅聚落梵德婆羅門家從母右脅出身
紫金色墮地能語尋於佛所出家見文殊般首楞嚴
三昧經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南方世界名曰平等
佛號龍種上如來即文殊是央掘經言現在北方常
喜世界歡喜藏摩尼寶積佛即文殊是而悲華經言
阿彌陀佛為轉輪王時第三王子名曰王眾於寶藏

佛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於來世行菩薩道無有齊限莊嚴佛刹合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等十方佛土爲一佛刹大寶填廁又無惡觸及諸女人及其名字亦無聲聞辟支佛等一生菩薩充滿其中佛卽號爲文殊師利於未來世南方世界名曰清淨無垢寶藏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普現如來觀佛三昧海經言時世尊爲諸大眾說觀佛三昧已文殊菩薩復告大眾言過去寶威德如來時有長者子名曰戒護在母胎時受三歸依年至八歲父母請佛於家供養童子見佛安行徐步足下生華有大光明

淨土聖賢錄

卷一

見已歡喜爲佛作禮禮已諦觀目不暫捨一見佛已卽能除卻百萬億那由他劫生之罪從是已後恒得值遇百億那由他恒河沙佛是諸世尊皆說如是觀佛三昧其後有百萬佛出皆同一字名梅檀海時彼童子親侍諸佛開無空缺禮佛供養合掌觀佛觀佛功德因緣力故復得值遇百萬阿僧祇佛從是已後卽得百萬億念佛三昧得百萬阿僧祇旋陀羅尼既得此已諸佛現前說無相法須臾之間得首楞嚴三昧時彼童子受三歸依一禮佛故諦觀佛相心無疲厭由此因緣值無數佛何況繫念具足思惟觀佛

淨土聖賢錄 卷一

色身時彼童子豈異人乎卽我身是佛告阿難汝持文殊師利語徧告大眾及未來世衆生若能禮拜者若能念佛者若能觀佛者當知此人與文殊師利等無有異又文殊發願經與普賢行願品末後偈略同終云願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阿彌陀往生安樂刹生彼佛國已成滿諸大願阿彌陀如來現前授我記嚴淨普賢行滿足文殊願盡未來際劫究竟普薩行夫文殊普賢菩薩二聖所陳行願說法度人莫不以念佛爲基以淨土爲歸世有執蕪穢薄淨土者當知所鑑焉

淨土聖賢錄

卷一

祁婆迦尊者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娑羅雙樹間臨般涅槃爲諸天人說種種法復告阿難我滅度後於未來世北天竺國當有比丘名祁婆迦出興於世曾於過去無量百佛植諸善根供養恭敬深信具足安住大乘爲欲憐愍利益安樂諸衆生故發如是心多聞持菩薩藏稱揚大乘顯發大乘興造如來無量形像及諸塔廟能令諸天人衆心生信樂彼祁婆迦比丘修習無量種種最勝菩提善根已而取命終生於西方過億百千諸佛世界無量壽國於彼佛所種諸善根復經

一九一

八十億諸如來所修諸梵行以此善根於未來世過九十九億劫而成正覺佛號無垢光世界名一切功德莊嚴大悲經

馬鳴尊者

馬鳴梵語阿濕矩沙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也得法於夜奢尊者嘗製大乘起信論末後勸人求生淨土曰眾生以住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

淨土聖賢卷一

三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後付法於迦毘摩羅尊者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虛空如日輪相還復本位而取涅槃傳燈錄大乘起信論

龍樹尊者

龍樹梵語那伽樹那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得法於迦毘摩羅尊者意欲廣演經教時大龍菩薩即以神力接入海宮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多龍即送之出宮還天竺國大宏法施嘗造毘

婆沙論論中有稱讚彌陀偈其略云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應時為現身是故我歸命彼佛本願力十方諸菩薩來供養聽法是故我稽首彼土諸菩薩具足諸相好以自莊嚴身我今歸命禮彼諸大菩薩日於三時供養十方佛是故稽首禮若人種善根疑則奪不開信心清淨者奪開則見佛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其土具嚴飾殊彼諸天宮功德甚深厚是故禮佛足又造大智度論示修念佛法門云念佛三昧能除種種煩惱及先世罪餘諸三昧有能除嬖不能除瞋有能除瞋不能除

淨土聖賢卷一

三

嬖有能除癡不能除嬖毒有能除三毒不能除先世罪是念佛三昧能除種種煩惱種種罪復次念佛三昧有大福德能度眾生是諸菩薩欲度眾生諸餘三昧無如此念佛三昧福德能速滅諸罪復次佛為法王菩薩為法將所尊所重唯佛世尊是故應常念佛譬如大臣特蒙恩寵常念其主菩薩亦如是知種種功德無量智慧皆從佛得知恩重故常念佛又云當欲不離諸佛者菩薩世世所生常值諸佛問曰菩薩當化眾生何故常欲值佛答曰有未入菩薩位未得阿鞞跋致受記前故若遠離諸佛便壞諸善根沒在

煩惱不能自度安能度人。如人乘船中流壞敗欲度他人。反自沒水。又如少湯投大水池。雖消少處。反更成冰。菩薩未入法位。若遠離諸佛。以少功德。無方便力。欲化衆生。雖少利益。反更墜落聲聞辟支。雖有涅槃利益。無一切智。故不能教導菩薩。諸佛一切種智。故能教導菩薩。如象沒泥。非象不能出。菩薩若入非道中。唯佛能救。同大道。故復次菩薩。作是念。我未得佛眼。如盲無異。若不爲佛所引導。則無所趣。錯入餘道。設聞佛法。與處行者。未知教化時節。行法多少。復次菩薩見佛。或眼見。心清淨。若聞所說。心則樂法。得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三

大智慧隨法修行而得解脫。如是等值佛無量益利。豈不一心求欲見佛。如嬰兒不應離母。行道不離糧。食大熱不離涼。風冷水大寒不離火。度深水不離船。病人不離良醫。菩薩不離諸佛。過於上事。父母親屬。知識人天王等。皆不能如佛益利。佛益利諸菩薩。離諸苦處。住世尊之地。問云。何得不離諸佛。答。衆生有無量劫罪。因緣雖行。福德智慧薄少。雖行智慧福德薄少。菩薩求佛道。要行生忍法。忍行生忍。故一切衆生中。發慈悲心。滅無量劫罪。得無量福德。行法忍。故破諸法。無明得無量智慧。二行和合。世世不離諸佛。

復次菩薩常愛樂念佛。故捨身受身。恒得值佛。如衆生習欲心。重受媯鳥身。曠患偏多。生毒蟲中。菩薩不貴轉輪聖王。人天福樂。但念諸佛。故隨心所重。而受身形。復次菩薩常善修念佛三昧。因緣故。所生當值諸佛。如般舟般三昧。中說菩薩入是三昧。卽見生阿彌陀國。後付法於迦那提婆尊者。已入三昧。如蟬蛻而去。按入楞伽經。佛告大慧云。大慧汝當知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持於我法者。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自世尊入寂七百年。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三

而龍樹出世。適符佛記。傳燈錄毗婆沙論大智度論

天親論師

天親梵語婆藪盤豆。天竺富婁叉國人也。出家樂聞小乘。輒毀大乘經典。後聞其兄無著。誦十地經。聞已感悟。追悔前愆。欲自斷舌。無著止之。曰。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爲善矣。斷舌絕言。其利安在。天親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行於世。所製無量壽經論。開示淨土。立五念門。一禮拜。二讚歎。三作願。四觀察。五回向。冠以偈曰。世尊我一心歸命盡十方。無礙光如來。願生安樂國。我依修

多羅真實功德相說願偈總持與佛教相應觀彼世
界相勝過三界道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正道大
慈悲出世善根生淨光明滿足如鏡日月輪備諸珍
寶性具足妙莊嚴無垢光炎熾明淨曜世間寶性功
德草柔軟左右旋觸者生勝樂過迦旃隣陀寶蓮千
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鸞葉交錯光亂轉宮殿諸
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繞無量寶
交絡羅網徧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雨蓊衣
莊嚴無量香普熏佛慧明淨日除世癡闇冥梵聲悟
深遠微妙聞十方正覺阿彌陀法王善住持如來淨

淨三聖賢卷一

三

華聚正覺華化生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為食永離身
心惱愛樂常無間犬乘善根界等無諶嫌名女人及
根缺一乘種不生衆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故我願
往生阿彌陀佛國無量大寶王微妙淨華臺相好光
一尋色像超羣生如來微妙聲梵響聞十方同地水
火風虛空無分別天人不動衆清淨智海生如須彌
山王勝妙無過者天人丈夫衆恭敬瞻仰觀佛本
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安樂國
清淨常轉無垢輪化佛菩薩日加須彌住持無垢莊
嚴光一念及一時普照諸佛會利益諸羣生雨天樂

華衣妙香等供養讚佛諸功德無有分別心何等世
界無佛法功德寶我願皆往生示佛法如佛我作論
說偈願見彌陀佛普共諸衆生往生安樂國平居兼
修兜率觀願觀慈氏後捨壽經六月現形告無著曰
吾已生慈氏前矣無量壽經論

覺明妙行菩薩

覺明妙行菩薩明崇禎十六年降於吳門迄本朝
順治四年以往昔因緣應機說法開闡淨土法門首
說偈曰諸佛之法要微密不思議以非思議故無能
盡宣說牟尼大慈父悲憫衆生者說所不能說導彼

淨三聖賢卷一

三

今後世更以異方便顯示安樂刹令發願往生橫截
諸惡趣由佛阿彌陀大願攝羣品聞名能受持決定
生無惑若有大力人專念心常一成就深三昧現前
亦見佛今我如佛教將開化導門念爾等迷倒確指
正修路是非弱小緣應生難遭想西方出億程一念
信卽是文云所示淨土一門真諸佛心宗人天徑路
今汝等雖求往生若發願不切如入海而不獲寶珠
徒勞無益也我昔於晉明帝時受貧子身為貧苦族
乃發大願云我以夙業受此苦報若我今日不得見
阿彌陀佛生極樂國成就一切功德者縱令喪身終

不退息誓已七日七夜專精憶念便得心開見阿彌陀佛相好光明徧十方世界我於佛前親蒙授記後年七十五而坐脫竟生極樂後以度生願重再來此土隨方顯化或爲比丘或爲居士或爲國王或爲臣宰或爲女人或爲屠狗或隱或顯或順或逆皆隨順說法導諸羣品今則又爲汝等發明邪正闡揚淨土汝等當一意一心堅修此門必不相悞若心志一堅又不待隔世而生現前亦得見佛有偈曰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有問念佛不能一心當作何方便菩薩曰汝但息想定慮徐徐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三

念去要便聲合乎心。心隨乎聲念久自得諸念澄清。心境絕照證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須多念。從千至萬。心無間斷。則根器最易成熟。若強之使一終不一也。又曰。心行處滅。是諸佛常住真心。心行處有。是衆生生死業心。其間不容絲髮。若汝等能綿密加工。便此心無些子空隙。方得幾分相應。莫略做半年十月。便謂我能苦心修道。不知此正障道處。切宜慎之又工夫。雖加若未到銅山鐵壁。推不倒移不動處。猶未是打成一片。切莫見些影響。便即歇手。是爲半塗而廢。必至棄其前功。毫無所益。此又學道人大病不可

不知要知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斷非小小知見之所能盡。應盡形修習。造極爲則。切莫作容易想。願定成求。教示曰。善男子。心本無念。念逐想生。此想虛妄。流轉生死。汝當知此一句阿彌陀佛。不從想生。不從念有。不住內外。無有相貌。卽是盡諸妄想。諸佛如來。清淨微妙真實之身。非一非異。不可分別。如是念者。煩惱塵勞無斷。無縛止是一心。必得一心。方得名爲執持名號。方得名爲一心。不亂淨業。功成直趨上品。汝今當發大願。願生極樂。然後至誠懇惻。稱於阿彌陀佛。必使聲緣於心。心緣於聲。聲心相依。如貓捕鼠。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三

久久不失。則入正憶念三昧。更欲上進。當廣參知識。博詢高明。自悟卽心。是佛妙諦。示無朽日。大抵修淨業人。行住坐臥。起居飲食。俱宜西向。則機感易成。根境易熟。室中止供一佛。一經。一爐。一桌。一牀。一椅。不使此心一絲不挂。萬慮俱忘。空洞洞地。不知有身。不知有世。并不知我今日所作是修行之事。如是則與道日親。與世日隔。可以趨向淨業。蓋汝生時。撒得乾淨。拋得乾淨。念頭上不存一些子根節。大限到來。洒洒落落。不作兒女子顧戀身家子孫之態。豈不是大

丈夫舉動所以要汝一意修行別無沾滯正為此一大關目也至於修淨土之法不出專勤二字專則不別為一事勤則不虛棄一時汝今晨起即誦彌陀經一卷持阿彌陀佛一千聲向佛前回向念一心歸命文以此文言簡而意備也此為一時之課若初起或身心未寧日止四時稍寧增至六時又漸增至十二時合經十二卷佛號一萬二千聲更於回向時禮佛百拜亦可分作四時此為每日常課餘工不必計數或默或聲但攝心諦念而已又持名之法必須字字句句聲心相依不雜分毫世念久久成熟決定得生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三

極樂坐寶蓮華登不退地勉之勉之菩薩說法凡二十四會弟子常攝等集其語為西方確指刊板行世

西方確指

論曰維摩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衆生蓋大乘菩薩莫不以菩提心為根本即莫不以淨土為莊嚴不如是無以滿普賢行願故入法界品言諸大聲聞未不讚說十方佛刹清淨功德本不稱歎諸佛世尊種種神變本不得嚴淨佛刹諸神通智故於華藏莊嚴不聞不見是知博地凡夫但能發清淨心回向諸佛者勝彼聲聞所有功德百

千萬億倍決能疾入華嚴不思議境界至如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徧參知識首於德雲所聞念佛法門其卒也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一念圓融頓周塵刹修行軌則無過於斯彼唯證偏空高談無佛者智果出文殊普賢上邪

淨土聖賢錄卷一終

淨土聖賢錄卷一

三

淨土聖賢錄卷二

往生比丘第三之一

慧遠

慧遠姓賈雁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時釋道安建刹於太行恒山遠往歸之聞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因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繼晝安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晉太元六年過潯陽見廬山閒曠可以棲止乃立精舍號龍泉寺時遠同門慧永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浸眾西林隘不可處刺史桓伊為遠更立寺於山東遂號東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一

林遠於是率眾行道鑿池種蓮於水上立十二葉蓮華因波隨轉分刻晝夜以為行道之節既而四方清信之士聞風而至者百二十三人遠曰諸君之來能無意於淨土乎乃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社令劉遺民著發願文勒之石時王喬之等數人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遠為作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悟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是二者自然之元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元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

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際際明則內照交映而萬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元音叩心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所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將頽懼來儲之未積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仰援超步拔茅之典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隨眾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遠以江東經藏多闕遣弟子遠越葱嶺購諸梵本並傳關中所有經律出諸廬山幾至百卷嘗造法性論以明泥洹常住之旨鳩

淨土聖賢錄卷二

二

摩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大經便闡與理合居山三十年跡不入俗專志淨土澄心觀想三見聖相而沈厚不言義熙十二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社中先化者佛陀那舍慧持慧永劉遺民等皆在側前揖曰師早發心何來之晚遠謂弟子法淨惠實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觀聖相今復再見吾生淨土必矣即

自製遺戒至八月六日端坐入寂年八十三慧持遠同母弟與遠同事安公徧學衆經亦有高行隆安中舜兄入蜀以西方為期任郫縣龍淵寺大宏佛化義熙八年入寂年七十六遺命諸弟子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云東林傳 廬山集

慧永

慧永姓潘河內人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既而與遠公同依安法師太元初至廬山刺史陶範捨宅為西林以居之永布衣蔬食精心克已容常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

海三聖賢錄卷三

三

其室者輒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平時厲行勤苦願生安養義熙十年示疾忽歛衣求屍欲起衆問故答曰佛來也言訖而化年八十三異香七日乃寂東林傳

僧顯

僧顯姓傅北地人貞苦善戒誦經業禪常獨處山林或數日入定晉太興末南遊江左經歷名山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光照其身所苦頓愈是夕起澡浴為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誠因果至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

香旬餘乃歇高僧傳

慧虔

慧虔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十有餘年義熙初投山陰嘉祥寺克已導物苦身率衆五載寢疾自知將盡乃屬想安養祈誠觀音山陰北寺有尼名淨嚴者宿德有戒行夢觀世音從西郭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幢幡蓋七寶莊嚴淨嚴作禮問曰不審大士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虔亦預觀聖相疾雖綿篤神色如平日侍者咸聞異香頃之人寂道俗聞見者莫不歎羨高僧傳

海三聖賢錄卷三

四

僧濟

僧濟不詳其所出入廬山從遠公學精悟法要年過三十便出邑開講歷當元匠遠公歎曰與吾其宏大法者其在爾乎後疾篤懇期淨土想像彌陀遠公遺濟燭一枝曰汝可運心安養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請衆僧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濟以燭授弟子元彌令隨衆行道於是暫臥夢自乘一燭乘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遍至十方欻然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便蒙接引自省四大了無疾苦明夕忽起立自逆虛空如有所見謂彌曰佛來也吾其去矣轉

身西向而逝時方炎暑三日而體不變異香郁然年四十五高僧傳

慧恭

慧恭豫章豐城人入廬山蓮社與僧光慧蘭等同學尤等學不逮恭而繫心淨土較為虔切蘭謂恭曰君雖力學博聞豈不知經云如響奏音樂悅彼不自聞恭未之信也後七年中蘭等先逝去時皆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篤歎曰六道沿洄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哉於是雨淚叩頭誓心安養志不少閒忽見阿彌陀佛以金臺前迎覺自身乘其上又見蘭等於

淨土聖賢錄卷三

五

臺上光明中告恭曰長老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勝喜慰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告眾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一年也東林傳

曇恒

曇恒河東人童年依遠公出家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常有羣鹿馴遶座隅自入廬山專志念佛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東林傳

道敬

道敬瑯琊王氏子祖疑之為江州刺史因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難全願淨

六根但稟一戒以為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篤志念佛日夜弗替遠公既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年五十二東林傳

曇順

曇順黃龍人幼出家從羅什法師講釋羣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器也後入廬山修淨業時寧蠻校尉劉遵孝創寺江陵延順居焉盛宏念佛三昧宋元嘉二年別眾坐逝異香滿室年七十九東林傳

淨土聖賢錄卷三

六

佛跋跋陀羅

佛跋跋陀羅此云覺賢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之裔也幼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羣經深達禪律姚秦沙門智嚴至西域要與俱東泛海達青州至長安秦太子延請演法東宮與羅什論色空義深詣元奧復入廬山預遠公蓮社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等凡十五部元嘉六年念佛而化東林傳

道响

道响姓陳潁川人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該通經律言與行合究心念佛三昧日夜無閒晉義熙十四年豫

章太守王虔入山致謁請紹遠師之廣眾咸宗仰宋元嘉二十二年集眾念佛就座而化年七十一東林傳

僧叡

僧叡魏郡長樂人少樂出家年十八始獲從志投僧賢法師為弟子至二十外博通經論遊歷名邦隨處講說後羅什法師至關因請出禪法要三卷叡既獲之日夜修習遂精練五門善入六誦羅什所翻經叡並參正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眾經聽者推服叡善攝威儀宏讚經法常廻此諸業願生安養行住坐臥不敢背西元嘉十六年無

淨聖賢卷三

七

疾忽集僧眾告別遂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座面西合掌而化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年六十七高僧傳

曇詵

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詰經行於世嘗述蓮社錄記往生靈蹟元嘉十七年集眾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跏趺稱佛百聲閉息而寂年八十東林傳

慧崇

慧崇涼州人拓跋魏武帝時為尚書韓萬德門師與

釋世高並為時所尊重會太子晃得罪事連高及崇遂并見法僧法達素欽高德行號泣哀慕累日不食高忽飛空而至達頂禮已因問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眾生即已還生此闍浮提崇公常祈歸安養今果心矣言訖而隱高僧傳

曇鑿

曇鑿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為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六十餘矣平生片善必迴向西方誓願見佛一日定中見阿彌陀佛以水灑其面曰滌汝塵垢清汝心念汝

淨聖賢卷三

八

之身口俱悉嚴淨又於瓶中出蓮華一枝授之定起乃屬付後事與寺僧共敘無常夜深眾僧歸房獨步廊下念佛至五鼓其聲益厲及旦弟子依常問訊跌坐不動就而視之逝矣年七十時又有江陵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嶺山釋道廣宏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咸有瑞應高僧傳

慧通

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咒誦增一阿含經從涼州慧紹禪師咨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

刃常祈心安養。一日微寐於禪定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云。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赫然。定起真告同學言。訖便化異香三日乃歇。年五十九。高僧傳

曇宏

曇宏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南遊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永初中。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抱持而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復入谷燒身。弟子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積

淨土聖賢錄卷三

九

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邨居民咸見宏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道俗方悟其神異。收骨葬焉。高僧傳

慧進

慧進姓姚。吳興人。少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出家。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乃發願造法華百部。以懺前障。於是集諸信。施造經滿百部。病亦尋瘳。厲操愈堅。常廻諸福業。願生安養。忽聞空中聲曰。汝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年八十五。高僧傳

道珍

道珍未詳其所出。梁初住廬山中。作彌陀觀。然心尚猶豫。一夕夢有人乘船大海中。云往阿彌陀佛國。珍願隨去。船人云。汝未營浴室及誦彌陀經。淨業未成。未可去也。既覺。乃營浴室。浴僧誦彌陀經。歷年不輟。後於房中入觀。見有攜白銀臺而至者。曰。法師報盡當陞此臺。又曰。師之功行。當乘金臺。奈初心猶豫。故此耳。珍喜。因默記其事。藏於經函。命盡之夕。半山以上。如列數千炬火。近邨人望見。謂是諸王禮觀。及旦乃聞珍卒。後搜檢經函。方知往生瑞應。續高僧傳

曇鸞

曇鸞雁門人。少遊五臺山。見神迹靈異。因發信心。出家讀大集經。以其詞義深密。因為注解。文言過半。便感氣疾。周行醫療。既而歎曰。人命危脆。旦夕無常。吾聞長年神仙。往往閉出。得是法已。方崇佛教。不亦可乎。遂往江南。陶隱居所。懇求仙術。隱居授以仙經十卷。欣然而還。至洛下。遇三藏菩提留支。鸞問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仙經者乎。留支曰。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卒歸輪轉。曷足貴乎。夫長生不死。善佛道也。乃以十六觀經授之。曰。學此則三界無復生。六道無復往。盈虛消息。禍福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一

成敗無得而至其為壽也河沙劫量莫能比也此吾
金仙氏之長生也為大喜遂焚仙經而專修淨觀自
行化他流布彌廣撰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又撰
安樂集兩卷傳於世魏主重之號為神鸞勅住并州
大寺晚移汾州元中寺興和四年一夕室中見梵僧
謂曰吾龍樹也久居淨土以汝同志故來相見鸞自
知時至集眾教誡曰勞生役役其止無日地獄諸苦
不可不懼九品淨業不可不修因令弟子高聲唱佛
西向稽顙而終在寺者俱見幡夢幢蓋自西而來天
樂盈空良久乃已事聞於朝勅葬汾西文谷建塔立

海三聖賢錄卷二 十一

碑續高僧傳
樂邪文類

法琳

法琳姓樂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
心十誦時隱公至蜀琳從之學克已厲志以日兼夜
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年諸部毗尼洞悉心曲後還
蜀止靈建寺修淨業常持無量壽觀音二經轉誦之
時輒見一偉貌沙門形甚殊大屹然在前齊建武二
年寢疾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乃向弟
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口掌而卒高僧傳

慧光

慧光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等疏妙盡權實之旨
一日有疾見天眾來迎光曰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
淨土化佛充滿虛空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
彈指而寂佛祖統紀

僧柔

僧柔姓陶丹陽人少有出塵之志出家為法師宏稱
弟子精勤戒品博綜經部後入剡白山靈鷲寺未至
之夜沙門僧緒夢神人彩旗素甲滿山而出曰法師
將至矣明日柔果至蕭齊之世應諸王請出居京師
定林寺躬為元匠四遠欽服柔誓生安養每至懸輪

海三聖賢錄卷二 十三

西次輒頓容合掌至臨卒之日體無所患語弟子曰
吾應去矣鋪席於地西向虔禮而化室內外俱聞異
香時延興元年也年六十四高僧傳

道憑

道憑姓韓平恩人年十二出家通貫經論徧叩講席
日臻元與宏法魏趙之間講涅槃華嚴諸律論日不
尋文洞中肯綮居常福智雙習祖肩跣足乞食自資
發願回向求生西方齊天保十年三月十七日卒於
鄴城西南寶山寺年七十有二臨終佛光滿室異香
充庭續高僧傳

慧命

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出家後專行方等普賢等懺投恩光先路二禪師後遊仙城山先是有道士孟壽者祈心返正捨所居館改建寺塔及命將至山壽忽恍焉如夢見神祇嚴衛俯側覺而命至即捨所住為善光寺供事之眾侶咸集未幾辭反故林時有法音禪師者與命善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所修學禪定後俱還仙城居五載命與音自知亡日攜手於松林之下相顧笑曰即此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旬二人同時遇疾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三

日命正坐跏趺而西念佛眾咸見佛來合掌而卒衆有夢天人下臨幡幢耀日又聞房宇中唱言哉奇查異樂聞熏非一音以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念佛而卒所現瑞相亦同年皆三十八即於樹下構窆成墳

續高僧傳

靜靄

靜靄姓鄭滎陽人少遊寺觀觀地獄變相悚然求出家遂往瓦棺寺依和禪師年十七受具戒嚴護律儀通貫經論行大慈門繪繡皮革一無踐履惟履露布終其身周武帝將滅法肅請闕上表理訴而抗上肯

既不見用乃搗其門人入終南山居焉後又潛遁太一山錫谷中躬被斬衰潛闢大乘多諸撰述藏巖洞中悼大法淪廢謂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將事捨身一日獨據別巖令侍者下山明日當早至靄乃跏坐盤石自割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挂於松枝五臟皆外見筋肉手足頭面齧析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時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侍人明晨至猶見合掌捧心西向跏坐如初骸無遺血但白乳滂流凝於石上文見手書遺偈在於石壁其文云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

淨土聖賢錄卷三

十四

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偈云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天人脩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為覆沒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逕絕巖室無聲普施禽獸乃至昆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底下屎糞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汚塗漫此身臭

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他有觀此身無常所
囚進退無免會遇蟻蝶此身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
啖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
電死法侵人怨中之怨吾以為備誓斷根原此身無
樂毒蛇之篋四大圍繞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
戴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橫
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
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太山當來兼倍未曾為
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
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誓

淨三聖賢卷二

十五

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塗正道決
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證大無生法身自
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為首于地滿足神化無
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
身自在已存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
復業應盡有為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
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應當如是思衆
緣既運湊業盡於今日續高僧傳

慧敬

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博通經論常以福業為務

所至輒興立塔像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志
操嚴明精於戒律被勅為僧主訓領有功凡興福業
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歿高僧傳

曇延

曇延姓王蒲州桑泉人年十六出家游歷講肆深悟
法要著涅槃大疏既成卷軸放光徹夜塔中舍利又
放異光魏相宇文泰為立寺京西名曰雲居周建德
中授為僧統隋開皇初勅主延興寺八年八月十三
日終年七十三延恒以西方為正觀語默之際注想
不移若在深定遺命以身骨肉施諸禽獸示寂時寺

淨三聖賢卷二

十六

側有任金寶者云見空中幡蓋列於延前兩行而引
從延與寺達於山西續高僧傳

道喻

道喻不詳其所出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造梅檀像
長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大小邪
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遂見佛身徧滿虛空佛
告曰汝當澡浴明星出時我來迎汝至時見佛來迎
光明滿室乃寂時開皇八年也續高僧傳

智舜

智舜不詳其所出入廬山踵遠師淨業大業初講觀

經畢卽示疾見鸚鵡孔雀念佛法僧出微妙音告弟子曰吾今日往生矣遂化去佛紀

登法師

登法師不詳其所出講涅槃經於并州興國寺來聽經者普勸念佛往生開皇十二年卒臨終異香滿室及殯香雲徧諸聚落山生集

智顓

智顓字德安姓陳潁川人母孕時夢烟五采縈繞懷抱及誕室內光明洞然眼有重瞳臥必合掌坐必面西少長見像卽禮逢僧必敬年十八投湖州果願寺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一七

法緒出家誦法華經兼通律藏性樂禪悅詣光州大蘇山禮慧思禪師思一見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迫今復來矣卽示以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顛乃於此山修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是真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照了法華達諸法相陳光大元年初至金陵居瓦官寺創宏禪法太建七年往臨海天台山結庵於北峯居焉未幾奉詔入金陵陳亡去之廬山又周遊荆揚開隋開皇十四年歸天台前後造寺三十六所佛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人贖魚鳧溪梁六十餘所

作放生池表聞於朝嚴禁採捕龍天致敬道俗向化法教於斯大盛晉王廣從受菩薩戒奉以名曰智者嘗著淨土十疑論其末篇示欣厭二義曰欲決定生西方者具二種行定得生彼一厭離行二欣願行厭離行者凡夫無始以來爲五欲纏縛輪迴六道備受衆苦不起心厭離五欲未有出期爲此常觀此身膿血屎尿一切惡露不淨臭穢涅槃經云如是身城愚癡羅刹止住其中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又經云此身衆苦所集一切皆不淨扼縛癰瘡等根本無義利至諸天身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若睡若覺常觀此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一八

身唯苦無樂深生厭離縱妻房不能頓斷漸漸生厭作七種不淨觀一觀此淫欲身從貪愛煩惱生是種子不淨二父母赤白和合是受生不淨三住母胎藏是住處不淨四在胎唯食母血是食噉不淨五十月滿足從產門出是初生不淨六薄皮覆上其內膿血徧一切處是舉體不淨七死後脰脹爛壞是究竟不淨觀身既爾觀人亦然所愛境界男女身等深生厭離常觀不淨能如此觀者淫欲煩惱漸漸減少又發願願我永離三界雜食臭穢膿血不淨耽荒五欲男女等身願得淨土法性生身此爲厭離行欣願行復

二種。一先明求往生之意。二觀彼淨土莊嚴等事。欣心願求。明往生意者。所以求生淨土。為欲救拔一切眾生。苦即是思忖。我今無力。若在惡世。煩惱境強。自為業縛。淪溺三塗。動經劫數。如是輪轉。無始來未曾休歇。何時得救苦眾生。為此求生淨土。親近諸佛。若證無生忍。方能於惡世救苦眾生。故往生論發菩提心者。正是願作佛心。願作佛心。則是度眾生心。度生心。則是攝眾生心。佛國心。又願生淨土。須具二行。一須遠離三種障菩提門法。二須得三種順菩提門法。何為遠離三種障菩提法。一依智慧門。不求自樂。遠

海聖賢錄卷二

二九

離我心貪著自身。故二依慈悲門。拔一切眾生苦。遠離無安眾生心。故三依方便門。憐憫一切眾生。欲與其樂。遠離恭敬供養自身心。故若能遠離三種菩提障。則得三種順菩提法。一無染清淨心。不為自身求諸樂。故菩提是無染清淨處。若為自身求樂。即染身心。障菩提門。故無染清淨心。是順菩提門。二安清淨心。為拔眾生苦。故菩提是安隱。一切眾生清淨處。若不作心。拔一切眾生。令離生死苦。即違菩提門。故安清淨心。是順菩提門。三樂清淨心。欲令一切眾生證大菩提。涅槃。故菩提涅槃。是畢竟常樂處。若不作心。

令一切眾生得畢竟常樂。即違菩提門。故樂清淨心。是順菩提門。此菩提因何而得。要因生淨土。常不離佛。得無生忍。已於生死國中。救苦眾生。悲智內融。定而常用。自在無礙。即菩提心。此是願生之意。二欣心。願求者。希心起。想緣彌陀佛。若法身。若報身。等金色。光明。八萬四千相。一一相。八萬四千好。一一好。放八萬四千光明。常照法界。攝取念佛眾生。又觀彼土七寶莊嚴。妙樂等。備如無量壽經。十六觀經等。常行念佛。三昧及施戒修等。一切善行。悉以迴施眾生。同生彼國。決定得生。此欣願門也。甄化緣既畢。往剡東石

海聖賢錄卷二

三

城寺。謂弟子曰。吾當卒於此矣。命施牀。東壁。面向西方。專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令多然。香火。唱無量壽佛經。及觀經。題竟。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蓮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况戒慧熏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矣。弟子請云。未審大師證入何位。沒此何生。顓曰。吾不領眾。必淨六根。損已利人。但登五品。吾諸師友。今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言訖。端坐。如入三昧。年六十七。時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天鄉寺釋慧延。聞顓遷化。感咽無已。欲知顓生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夜夢顓從觀

音西來願謂曰疑心遣否其外靈異數著類如此續僧傳佛祖統紀十疑論

慧成

慧成姓段禮陽人初受業於十住寺後聞南岳思禪師闡化之盛卽往依之閉眼坐禪夜以達旦南岳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若三昧以消宿障行之三年得解衆生語言三昧後於荊州枝江創寺居焉誦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常坐不臥每入定常見淨土蓮臺寶樹一日語門人慧梵殿塔吾當講涅槃及事竣建講適智者大師自玉泉來共談元理良久人滅是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三

夕人夢成坐蓮臺隱隱西去佛祖統紀

慧命

慧命天台仙城人參南岳思禪師聞說三觀深悟元旨得無礙辯說法如瀉將終誠門人精修淨行衆忽見阿彌陀佛與大士來迎命隨佛向西而去佛祖統紀

慧海

慧海姓張清和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鄴都廣國寺開法師聽講涅槃楞伽再遍卽能覆述慧辯過人學徒皆推服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嘗以淨土爲期精誠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者

齋阿彌陀佛畫像來微妙工巧世所未有云是天竺

難頭摩寺五通菩薩乘空往安樂世界圖繪而來海

冥會素情虔篤禮敬見神光照耀於是模寫懇苦願

生彼國沒齒爲念隋大業五年五月具有疾謂弟子

曰吾當滅矣伸五指以表終期至五日夜蹙然而起

面西禮竟跏坐至曉而逝年六十九海自少精苦老

而愈篤兼以仁慈接物誘勸後進其沒也道俗悲涼

散香華施金寶者無算續高僧傳

智通

智通姓程河東猗氏人生而樂道志求出家父母異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三

而許之十歲後剃落接事師長執履謙沖嚴戒行晝

夜誦法言不輟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已而

從俊律師延法師受業立孤老寺等心賑贖開復授

戒說法廣修衆善大業七年十月有疾命侍者稱阿

彌陀佛名廻向願生彼國已而開目正視良久不聊

如有所覩云不可思議也侍僧頂蓋問故云見寶幢

藝蓋塔廟莊嚴初夜又云何故大然燈燭遂掩燈令

暗須臾復云光明何爲轉盛蓋曰是師淨相不可怪

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遂逝山地動搖窗戶

皆震裂時寺僧道慧適假寐夢見西嶺上樓閣殿堂

乘空而去續高僧傳

真慧

真慧姓陳陝州河北人早厭身世年二十七往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具遊學四方道業日進後築室於蒲版首山麻谷居十八年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挺身正念依像作觀隋仁壽四年召住棲巖寺為人清儉退讓獨處樂靜坐禪禮懺晝夜勤苦大業十一年十月寢疾神色如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華相候又聞異鐘聲聲幽遠異香充蔚潛然而絕續高僧傳佛祖統紀

法智

法智

法智

法智不詳其所出髫年出家凡百講肆無不留神晚歲聞徑直之門莫如念佛乃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地獄可信又聞經言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有明者示云汝大邪見俱是佛言何得不信遂於國清寺兜率臺晝夜精勤念佛感觀音勢至二菩薩現身異口又感天冠寶瓶光映其身一日辯道俗云吾生西方有日矣何以餓我遂剋三日後會食食罷或宿其房以候之中夜智於繩牀念佛安坐而化時有金色光自西而來照數百里江上漁人謂已天曉遲久方明始驗智之

往生云宋高僧傳

善胃

善胃姓淮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屢涉講會尤善涅槃多摧服座主隋初度北依遠師止於京邑淨影寺遠亡後勅令於淨影寺為涅槃教主大業開廣選德僧善胃應選屢開法席然常潛修淨業人莫知也因感風疾唇口偏向後患忽損如恒且胃曰吾患既差命必終矣唐武德三年三月病革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心心在佛不慮不生淨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起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高坐世尊來也胃今

善胃

善胃

懺悔慚愧如是良久旋就臥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見否吾當去矣語訖便卒續高僧傳

道傑

道傑姓楊河東安邑人少有出世志隋開皇十一年歲將冠投瑩法師剃落受具繼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講成實記師化去遂周遊齊土搜求論學屢開講席久之忽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迷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深入緣起慧歎為利根傑為人少欲希言疎財薄食苦樂不以累意晚為棲巖僧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於

山年五十五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為白衣常參法宇傑深器之綽已先亡有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傑師將逝故來相迎因向樓巖而去其日傑適患病停講臨終見綽於空中合寺聞異香及天樂聲續高僧傳

灌頂

灌頂姓吳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能稱三寶名七歲入攝靜寺出家陳至德初謁智者於修禪寺稟受觀法研釋既久頓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聞法悉能領解隋開皇間智者入寂頂宣揚遺教勤修定慧每宴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三五

坐誦經常有天華飄墜其側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羣盜突至見寺門旌旗蔽日神兵皆長丈餘盜驚而潰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初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可多焚名香吾將去矣忽起合掌如有所敬三稱阿彌陀佛顏色愉然就臥而逝頂暖經曰年七十二續高僧傳 佛祖統紀

僧藏

僧藏西河人幼出家屈已事人一切恭敬不辭勞苦見他僧衣故則潛為滌濯而縫紉之天暑脫衣坐草中以身血肉施諸蚊蚋日念佛號不紀其數確志冥

心未嘗少廢及報盡見諸天矣第來迎皆不赴俄告人曰適往淨土見諸上善人散蔭空中乃合掌念佛而化宋高僧傳

法喜

法喜不詳其所出徧參知識力學無倦年六十始於大蘇山遇智者大師一聞法音頓獲深證於是專修禪慧嘗行方等三昧忽一雉來索命有神人呵曰法師當生淨土豈償汝命邪後於病中發願以一生行業迴向淨土至心念佛即見佛菩薩眾來迎端坐而化佛統紀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三六

道昂

道昂魏郡人風神清徹慧解夙成投靈裕法師出家鑽研大教嘗於寒陵山寺講華嚴地論昏夜無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明照堂宇眾驚異昂曰此光手中恒有耳何足怪邪平時志結西方願生安養後在報應寺自知時至預告有緣八月初當來取別至期無所患苦問齋時至未即升高座爐發異香引四眾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神竦昂舉目高視見天眾續絃管弦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眾曰兜率陀天迎我然天道乃生死根本非所願也常祈心淨土如何

此願不果遂邪言訖天樂上騰須臾還滅便見西方香藥伎樂充塞如雲湧而來旋環頂上舉眾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吾往矣言訖但見香爐墜手即於高座而逝年六十九時貞觀七年也續高僧傳

智琰

智琰字明燦姓朱吳郡人梁散騎侍郎獻之孫也生有異質八歲出家事通元寺璩法師為弟子遍歷名利開宏經論陳亡歸虎邱面巖壑者三十載後避兵他徙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李世嘉迎還山寺行三種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三

淨業修持妙觀集善侶五百餘人至寺念佛每月一集將逾十載貞觀八年十月見梵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我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爾琰謂寺眾曰無邊光乃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遂逝年七十一佛祖後紀武邱志

等觀

等觀姓孫富陽人受心觀於智者禪師居天台常誦法華貞觀九年冬餘杭法忍寺請觀講演明年正月且有王服者至謂觀曰弟子為皇亭廟神昨師過廟

庭適弟子巡遊未及奉迎今故遠來專求戒法觀乃然香為授菩薩大戒禮謝而退明日夜半沐浴更衣面西趺坐稱西方三聖尊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復為弟子說三觀法門言畢而終佛祖後紀

壽洪

壽洪汾陽人常勤持念求生西方將亡兜率天童子來迎洪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眾唱佛蓮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佛祖後紀

道綽

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年十四出家習經論又事贊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三

禪師學禪後居汶水石壁谷元中寺曇鸞法師之所立也綽慕鸞法師淨土之業於是潛心觀想坐常向西六時禮敬不缺念佛日以七萬計有僧定中覩西方靈相見綽手持數珠如七寶山他諸瑞應未可殫述綽為眾講無量壽經觀經幾二十遍聽講者各捏珠稱佛號若潮汐聲或時散席響彌林谷平時激勸淨業理致泉湧勸人攝慮靜緣一心念佛著淨土論二卷統該龍樹天親通及慧遠曇鸞文句詞旨切要當世重之貞觀二年眾咸見鸞法師坐七寶船上謂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又見化佛住空

天藝下散衆皆忻仰歎異。綽自此報力愈強。容色盛發。道俗嚮風者日衆。年八十餘。卒時有釋道撫者。與綽同志。每相見必指淨土爲期。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可追而及矣。於佛像前叩頭祝願。退就座而化。續高僧傳 佛祖統紀

僧街

僧街并州人。本學該通。解行相副。年九十六。見道綽禪師。著安樂集。講觀經。始廻心念佛。恐壽將終。日夜禮佛一千拜。念佛八九萬聲。於五年間一心無怠。後有疾。告弟子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勢至行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列在前。化佛徧滿虛空。吾其行矣。言訖而終。七日異香不散。時有啓芳。圓果二法師。自擊斯事。乃於藍田縣悟真寺。一夏結期。念阿彌陀佛。共折一楊枝。置觀音手中。祝曰。若得生淨土者。願七日不萎。至期益鮮翠。芳果慶并晝夜觀念不捨。閱五月。於觀想中覺身臨寶池。見觀音勢至。坐二大寶蓮。有千萬蓮。蓮彌滿其間。阿彌陀佛從西來。坐一最大蓮。華光明映照。芳果作禮。問曰。閻浮提衆生。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又問。釋迦世尊與文殊菩薩讚法華經。其前三道寶階。其一白衣。其二僧俗相半。

其三唯僧也。云皆是念佛人來生。此矣。芳果既出定。歷與其徒言之。如此。宋高僧傳

普明

普明姓衛。蒲州安邑人。年十三出家。周遊肆席。大業四年。名入大禪定道場。武德元年。住蒲州仁壽寺。每日常誦戒本一遍。金剛般若二十遍。六時禮懺。所有善根。廻向淨土。如是終其身。凡造檀像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不記其數。年八十六。卒於住寺。續高僧傳

二沙彌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汝州二沙彌。不知何許人。同志念佛經五年。長者先亡。至淨土。見佛白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可得生否。佛言。由彼勸汝。汝方發心。汝今可歸。益修淨業。三年後當同來。此至期。二人見佛與聖衆自西而來。大地震動。天華飄舞。一時同化。佛祖統紀

德美

德美姓王。清河臨清人。年十六出家。十九剃染。隋開皇中。觀化京師。受持戒律。日以禮懺爲務。常誦萬五千佛名。大業中。住京師慧靈寺。普興福業。多諸感應。唐武德初。居會昌寺。於院西造懺悔堂。行般舟三昧。

終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眾斷絕世想專念西方持佛號終身不輟貞觀十一年十二月忽合掌念佛而卒年六十三續高僧傳

慧滿

慧滿姓梁雍州長安人七歲出家明慎威儀遊講四方貞觀中奉勅往宏濟寺專宏律訓獎勵僧徒嘗願生安養浴僧為業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微疾自知將盡出所用物盡歸常住正坐繩牀召寺眾訣別而終年七十五續高僧傳

神素

神素姓王安邑鳴條人少與道傑齊名每相攜問道遊學講肆大業四年傑公停講素繼之講阿毗曇成實論共六十餘座貞觀二年主棲巖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山年七十二素一生行業屬想西方臨終日召大眾與別踟躕正坐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聲又令一人唱餘人和送夜端坐儼然視之逝矣是夕仁壽寺智覺法師夜坐如見素來告別囑以護持正法報如來恩及旦始知素示寂云續高僧傳

明瞻

明瞻姓杜恒州石邑人少有超世之志年十七州縣舉為進士不就投飛龍山應覺寺出家隋初居京師屢主法座唐貞觀初詔入內殿昇御牀食訖廣論明君御世之術以慈護為宗上大悅下詔年三月六普斷屠殺並於行陳之所廣建佛寺瞻私以施物歲飯千僧書寫大乘經論後入太乙山智炬寺而隱焉晚歲刻志安養或譏其遲暮瞻曰十念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乎貞觀二年冬遇疾自知時至就京邑興善寺設齋別眾時僕射房元齡杜如晦皆與焉即日返智炬寺觀想西方竭誠不替十月二十七日忽告侍者曰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第十二觀餘者不了今見善相當逝矣怡然合掌而化年七十續高僧傳

元會

元會字懷默姓席京兆樊川人年十二欣志捐俗出家海覺寺為總法師弟子落髮後即預講席專志涅槃義解通釋造涅槃義章四卷時新建慈悲寺延會為寺主講揚經教接引後學貞觀八年勅住宏福寺輒廢講事專修定業夢無量壽佛以手承之遂造阿彌陀佛像繫心作觀常坐不臥十四年五月遇疾返

慈悲寺見佛來迎遂逝年五十九續高僧傳

慧瑤

慧瑤姓董少出家襄州周滅法後南入茅山歷棲霞往安州聽講諸經論竝契幽極晚歸襄州住光福寺寺居山頂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衣紫袍身長一丈頂禮瑤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為念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若一人講說能令所住之地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念小乘前事俱失唯願宏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劍南慈母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連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寺北窪處清泉香美合寺相慶瑤慈育為懷容常含笑居山久之道俗翹敬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夜見山神告曰法師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受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與十方眾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終於法座年七十九續高僧傳

明濟

明濟姓孫齊人常誦金剛般若為業永徽元年二月

十二日夜暴卒心尚煖周時復蘇云初見二青衣童子將至王所問一生作何業荅云但誦金剛般若經王曰功德不可言師可更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令二青衣送之還寺濟自是精勤愈倍至二年三月卒寺眾咸聞異香續高僧傳

善導

善導不詳其所出貞觀中見西河綽禪師淨土九品道場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旋至京師激發四眾每入室長跪唱佛非力竭不休出則演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未嘗睡眠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供眾粗惡自奉所有贖施用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修營塔寺然燈續明道俗從其化者甚眾有誦彌陀經十萬至五十萬遍者有日課佛名自一萬至十萬者其開得三昧生淨土者不可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邪導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或問何

故不令人作觀直造專稱名號那答曰眾生障重境細心麤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為期者十卽十生百卽百生何一故無外襍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念修襍業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何以故襍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語故繫念不相續故心不續念報佛恩故雖作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襍緣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比見諸方道俗解行不同專襍有異但

釋二聖賢錄卷二

三

使專意作者十卽十生修襍不至心者千中無一願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臥必須厲心克己晝夜莫廢畢命為期前念命終後念卽生長時永劫受無為法樂乃至成佛豈不快哉又作臨終正念文曰凡人臨終欲生淨土者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緣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是稱意之事如脫弊衣得換珍服放下身心莫生戀著纔遇有病便念無常一心待死須囑家人及問候人來我前者為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襍之語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頓語安

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蕪無益若病重將終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歎懊恨聲惑亂心神失其正念但教記取阿彌陀佛守令氣盡若得明解淨土之人頓來策勵極為大幸用此法者決定往生無疑慮也死門甚大須自家著力始得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導一日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寺前柳樹向西祝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而逝高宗知其神異賜寺額曰光明云佛祖統紀樂邦文類

懷感

釋二聖賢錄卷二

三

懷感不詳其所出秉持強毅精苦力學聞經言念佛少時得生安養疑情未決還叩善導導曰念佛往生諸佛誠言子能信入至心念佛當有證驗乃入道場三七日不覩靈瑞自恨障深欲絕食畢命導不許勸令益加精進三年感佛化金色光觀眉間毫相證念佛三昧著決疑論七卷臨終見化佛來迎面西而卒本高僧傳

法祥

法祥同州人少出家周遊訪道清貧寡欲棲止無定處後住揚州大興國寺三十餘年立身凝肅常坐臥

一大房開通前後當風而住以讀經為業道俗有問訊者非盡卷不交一言以安養為期凡有饑益事必回向淨土後疾甚侍者參立問祥連稱佛像侍者回顧瞥見佛現形伫立西壁光明若鏡須臾漸隱俄而香樂盈空又見白鶴西來繞屋三匝還向西去少時祥卒續高僧傳佛祖統紀

寶相

寶相姓馬雍州長安人年十九出家行頭陀行六時禮懺四十餘年每夜分課誦阿彌陀經七遍持佛號六萬聲先後讀涅槃一千八十遍兼誦金剛般若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三

經終於卽世平居冷食粗衣一心正念晨宵懺注及病既革誦念自剋終斯不捨囑道俗曰念佛為先勿虛度世當於西方相待又曰燒散吾尸不勞銘塔言訖而逝年八十三續高僧傳

功迴

功迴浚儀人行普賢懺身不倚牀者三十年一日見普賢大士乘六牙象地自金色晚年專講法苑至藥草譬喻品天輒降雨又撰佛地論疏願迴詮疏功德求生淨土疏成五色異光照其室迴曰得於此時乘光見佛所願足矣乃繫念西方不食而化佛祖統紀

惟岸

惟岸并州人平生行方等懺向淨土遇微疾禪觀無閒一日見觀音勢至二菩薩現空中遊人不滅岸頂禮雨淚曰幸以肉眼得觀聖容所恨後世無傳乃召畫工無能畫者忽有二人自言從西京來欲往五臺願畫菩薩像畫畢忽不見岸知西方緣熟告諸弟子曰吾今往生誰偕行者有小童子稽顙曰願隨師去岸令辭父母父母謂為戲言未信也頃之沐浴更衣入道場坐念佛而化岸撫其背曰小子先我行邪因索筆作偈讚所畫二菩薩像讚畢別諸弟子入道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三

場命門徒助稱佛名端坐而逝年八十時垂拱元年正月七日也宋高僧傳

法持

法持姓張潤州江寧人幼出家年十三詣黃梅忍禪師蒙示法要領解幽元後事方禪師為入室弟子已而專修淨業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金時延祚寺臨終遺命露屍松林之下施與烏鴛蝶蟻使食吾血肉者起淨土因言已瞑目寺僧見神幡數首從西而來幡出異光以燭其室年六十八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懷玉

懷玉姓高丹邱人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
臥恣生誦彌陀經三十萬遍日課佛號五萬聲常行
懺悔天寶元年六月九日見西方聖像數如恒沙一
人擎銀臺來迎玉曰吾一生念佛誓取金臺何為不
然聖眾遂隱玉倍加精進忽聞空中云頭上已有光
暈矣請跌坐結印以俟佛來越三日異光滿室玉云
若聞異香我報將盡書偈云清淨皎潔無塵垢上品
蓮臺為父母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厭眾苦一
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說偈已香氣盈空
聖眾遍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其御金

淨土聖賢卷三 三

剛臺來迎玉含笑而逝郡太守段懷然作偈贊曰我
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古槐樹
枝低只為望金臺宋高僧傳

慧日

慧日姓辛東萊人唐中宗時得度見義淨三藏詣西
域求法心慕之於是泛舶渡海經三年得達天竺禮
如來聖跡尋求梵本日既閱歷艱苦深厭閻浮思何
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能速見佛徧問天竺三
藏皆勸修淨土法門日聞已頂受漸至北印度健馱
羅國王城東北有大山山有觀世音像有至誠祈請

者每見大士現身日至山叩頭七日又斷食畢命為
期至七日夜觀首於空中現紫金身長一丈餘坐寶
蓮華垂右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唯念西
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到彼國已見佛及
我得大利益汝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
日既困憊聞已精神頓壯及登嶺東歸計行七十餘
國閱一十八年開元七年達長安詣闕獻佛真容梵
夾等賜號曰慈愍三藏日勤修淨業唱導一時著往
生淨土集行於世天寶七年卒將終見蓮華在前狀
如日輪宋高僧傳 佛祖統紀

淨土聖賢卷三 四

常愍

常愍并州人落髮後精勤匪懈念誦無歇嘗發大誓
願生極樂專修淨業稱念佛名後遊京洛專崇斯業
輒有冥應遂發願寫般若經滿萬卷又欲遠詣西域
訶陵國至末羅瑜國欲往中天商舶載重解纜未遠
風起舟且覆商人爭上小舶互相排擠舶主高聲喚
愍上舶愍曰可載餘人我不去也所以者何若輕生
為物順善提心亡已濟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稱阿
彌陀佛舟沈身沒聲盡而終年五十餘有從遊弟子

一人亦念佛名與之俱沒其得濟之人具陳其事如此西域求法高僧傳

法善

法善不詳其所出天寶閒遊京師習天台教常誦法華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臨終見金蓮華從空下迦天樂競鳴隱隱向西去佛祖統紀

神皓

神皓字恒度姓徐蘇州人天性耿潔依錢塘龍泉一公出家天寶六年得度乾元初住蘇州開元寺結道俗為西方社其有懈散者退之時以為梅檀林中常

淨土聖賢錄卷三

四二

材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現吾今夕必往生矣裸身易衣端坐而逝香氣滿室是夜天瑤瑤色星貫如雨年七十五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道光

道光姓褚幼出家長而受具學通毗尼持法華經創建塔廟沒身不怠上元元年仲秋示疾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觀阿彌陀佛忽見佛身現在其前滿庭碧華昔所未覩四日味爽有一異人見請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五日曼陀羅華自天而雨五色雲氣覆映其廬遂卒年七十九宋高僧傳

飛錫

飛錫不詳其所出初學律儀後與楚金法師研習天台教觀天寶初遊京師止終南紫閣草堂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其上卷明通念三世一切佛門略言大帝網未張千璣焉翫宏綱忽舉萬目齊開浴大海者已用於百川念佛名者必成於三昧而世人念過去釋迦想現在彌陀獨未聞念未來諸佛何邪以諸佛為至尊也眾生為至卑也高下出焉羣妄與矣敬傲立焉一真隱矣般若云一切有情皆如來藏普賢菩薩自體徧故夫貧女懷王米在糠穢鏡然可觀人

淨土聖賢錄卷三

四三

皆侮未來玉毫不敢侮過現金色起罪之由在當來佛上非已今佛上也眾生苟非當佛焉在若知母因子貴米以糠全有叶法華不輕之心則念佛三昧不速而成是故嬖女羣盜不可或輕鬼獄畜生亦宜普敬乃至無善可擇無惡可棄故隨所念無非佛矣其中卷明念現在佛專注一境門略言悲華經言密蘇王子發心已來行時步步心心數法常念諸佛今登正覺生妙樂利即阿闍佛是吾謂經行廣陌徒步幽林固當如密蘇之見即鳴珂入仗動佩朝天肅肅羽儀駸駸車馬又安得不用心於步步間哉夫含齒戴

髮死生交際未有無出入息者世人多以寶王木樵
等為數珠吾以出入息為念珠焉稱佛名號隨之於
息有大恃怙安權一息不還即屬後世者哉余行住
坐臥常用此珠縱令昏寐含佛而寢覺即續之必於
夢中得見彼佛如鑽燧煙飛火之前相夢之不已三
昧成焉面覩玉毫親蒙授記萬無一失也問然則但
能繼想無取高聲乎答辟散之要要存乎聲聲之不
厲心竊無定有五義焉拔茅連茹乘策其後畢命一
對長謝百憂一也聲光所及萬禍冰消功德叢林千
山松茂一也金容煒煌以散彩寶華漸灑而兩空若

淨土聖賢卷二

指諸掌皆聲致焉三也如牽木石重而不前洪音發
號飄然輕舉四也與魔軍戰旗鼓相望用聲律於戎
軒以定破於強敵五也喧靜兩靜止觀雙運叶夫佛
意不亦可乎蕤巖經寧受無量苦得聞佛音聲不受
一切樂而不聞佛名然則佛聲遠震開善萌芽猶春
請之動百草安得輕誣哉其下卷明理事雙修即生
無生門略言世人謂念佛有念也吾則謂念佛無念
也又念即是空焉得有非念滅空焉得無念性自空
焉得生滅又無所念心者應無所住也而修念佛者
而生其心也無所念心者從無住本也而修念佛者

立一切法也無所念心者念即是空也而修念佛者
空即是念也此明中道雙寂雙照照而常寂無所念
心矣寂而常照而修念佛焉如來寂照三摩地念佛
三昧究竟之位也故此三昧能生首楞嚴王師子吼
定菩薩念佛三昧經破相偈曰念佛真金色安住無
著心觀法何名佛攝心恒相續金色非如來四陰亦
如是離色非如來想色應當知此是佛世尊最勝寂
靜處善能滅一切外道諸邪見如龍王降雨澤及於
一切世經明六度萬行未有一法不是念佛三昧也
大品經佛為鈍根人說諸法空寂以其動生執見也

淨土聖賢卷二

為利根人說諸佛相好知其蓮不染塵也坐禪三昧
經菩薩坐禪不念一切唯念一佛如清冷海中金須
彌山乃至功德法身亦如是念故知不得以不念為
無念觀佛實相觀身亦然過境皆真無心不佛必不
離念存於無念離生立於無生若離而別立者斯不
了煩惱即菩提眾生即諸佛矣既離之不可即念佛
真無念也即往生真無生也其義煥然若秋天澄霽
明月出雲矣永泰初詔於大明宮內同良賁等參譯
仁王護國般若經及密嚴經充證義正員後不知其
終宋高僧傳實
王三昧論

齊翰

齊翰字等至姓沈湖州人天寶八年出家永定寺道性淵默跡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專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主蘇湖戒壇大歷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一念之頃即見淨土境相適作歌曰流水動兮波漣漪芙蓉輝映兮寶光隨乘光西邁兮偕者誰未幾遇疾謂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迴翔我前爾曹見否弟子問曰和尚捨生何乃抱病翰曰必謝之軀雖聖未免即回瞻聖像而亡年六十八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淨土聖賢錄卷二

聖

自覺

自覺博陵望都人少出家開元寺至德二年往靈壽縣禪法寺習律經論勤瘁九年皆造精微大曆元年往平山縣界得重林山院居焉拾果采蔬日唯一食歲大旱恒陽節度使張公聞其精苦躬入山請其所雨覺虔告龍神大雨立下張甚尊禮之初欲鑄大悲菩薩像并建佛寺至是施者駢集鑄像高四十九尺梵相端嚴迨年稔寺亦隨成遂於壇前矢願願承聖力早生淨土夜三更見金光二道中有阿彌陀佛自光中下二丈土左右隨之佛垂金臂摩覺頂曰守願

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任從汝願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見神人現半身雲中俯謂覺曰師西歸之期至矣覺舉手謝之六月十四日即於觀音像前跏趺坐而化覺所鑄大悲像屢著顯應至周顯德初勅令天下銅像一例除燬及是像匠氏暴卒後宋太祖令重鑄於寺焉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淨土聖賢錄卷二終

淨土聖賢錄卷二

四三

淨土聖賢錄卷三

往生比邱第三之一

承遠

承遠不詳其所出始學於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至
荆州進學於玉泉真公真公令居衡山設教人從而
化者萬計始居山西南巖石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
則食土泥羸形垢面躬負薪爨凡化人立中道而教
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法門書塗巷刻谿谷不
勤誘掖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
宇既具是為彌陀寺營造之餘則施與餓疾者貞元

淨土聖賢錄卷三

二

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年九十一先是有釋法
照者居廬山由正定中趨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
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之學傳
教天下照在代宗時為國師言其師有至德天子南
嚮而禮焉度其德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柳
宗元為製碑立石寺門之右

柳子厚文集

法照

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居衡州雲峯寺勤修
不懈一日於僧堂粥鉢中觀五色祥雲雲內現山寺
寺東北有山山下有澗湖北有石門門內復有一寺

勝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
樓觀萬菩薩眾雜處其中以所見問知識有一僧曰
聖神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勢而乃五臺也四年
照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感祥雲彌覆雲
中現樓閣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衡州舉郭
咸焚香瞻禮良久方滅照復遇一老人謂曰汝曾發
願往金色世界禮觀大聖今何輒止言訖不見照遂
與同志數人遠詣五臺五年四月六日至五臺縣佛
光寺其夕四更遙見異光照身即之行五十里得一
山山下有澗湖北有一石門見二童子自稱善財難

淨土聖賢錄卷三

二

陀引至一寺勝曰大聖竹林寺如鉢中所見金地寶
樹以為莊嚴入寺登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
據師子座萬眾圍繞而為說法照作禮問曰末代凡
夫去聖時遠知識隘劣障垢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
法浩瀚未審修何法門最為其要文殊告曰汝今念
佛今正是時請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
修此之二門最為善要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
念佛故因供養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
波羅蜜甚深禪起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
佛諸法之玉照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

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語已二大聖同舒金臂摩照頂曰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照歡喜作禮辭而退二童子送出寺門舉頭忽失所在乃立石標記其處至四月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虔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纔十徧忽見其處廣大嚴淨琉璃宮殿文殊普賢俱在一處復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以身撲地見梵僧佛陀波利引入一院額曰金剛般若寺異寶莊嚴光明閃爍照雖歷

淨土聖賢卷三

三

觀靈異而未語人也是年十二月於蕪嚴寺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七月初夜正念佛時見一梵僧入謂曰汝所見臺山境界胡不傳示世人言畢不見照心異之翌日又見梵僧語如前照曰非敢秘密聖道恐生疑謗耳僧曰大聖文殊現在此山尚招人誘汝何惜焉但以所見境界普告衆生使見聞者發菩提心作壽鼓緣耳照遂憶所見錄以傳世明年江東釋慧從與蕪嚴寺諸僧隨照至金剛窟及立石標記處瞻仰舊跡大衆悲喜未已忽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愈驚異知照所見不虛因書於屋

壁願見聞者共發勝心後於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仍號竹林焉照於是篤志念佛日夜無曠忽見佛陀波利謂曰汝等已就後三年蕪開矣至期謂衆曰吾行矣端坐而逝或言照嘗於并州五會念佛德宗時詔入京師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號五會法師宋高僧傳樂邦文類

少康

少康姓周縉雲仙都山人生而不言七歲入靈山寺禮佛母問識否忽發言曰釋迦牟尼佛父母遂捨之出家年十五能通五部經貞元初詣洛陽白馬寺見

淨土聖賢卷三

四

殿中文字放光探之則善導和尚西方化導文也康祝曰若於淨土有緣當使此文再現光明言已光復閃爍光中隱隱有化菩薩康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矣遂之長安光明寺善導和尚影堂瞻禮忽見導真像升空謂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養南至江陵遇一法師謂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乃適新定乞錢誘小兒念佛念佛一聲即與一錢如是年餘凡男女少長見康者皆云阿彌陀佛念佛之聲盈於道路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每遇齋日善信畢集所化三千許人

每升座高聲唱佛眾共和之康一唱佛眾見一佛從其口出十聲則有十佛若貝珠焉康謂眾曰汝見佛者必得往生眾皆欣慰二十一年十月囑道俗曰當於淨土起增進心於閻浮提起厭離心汝曹此時見我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數道寂然而逝塔於臺巖號臺巖法師宋高僧傳樂邦文類

辯才

辯才姓李襄陽人其誕也與香發於室七歲依岷山寂禪師出家周遊列郡師事長安安國寺懷威律師報恩寺義頌律師剖析經義無所不通後為章信寺

淨土賢卷三

五

僧主密修淨土二十年未嘗告人獨與護戎任公善謂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至期使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至才曰吾去矣安坐繩牀默然歸寂眾聞天樂西來異香滿室年五十六宋高僧傳佛祖統紀

善道

善道臨淄人嘗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心念佛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遺跡愾然增思後逝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觀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綽禪師授無量壽經人定七日綽請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

師嘗安佛像在檐廊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嘗役使出家人此二罪也當於四方僧前懺又因造屋多捐壽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眾生前懺綽靜思往咎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出謂綽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時是往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忽微疾即掩室怡然念佛而逝異香天樂向西而隱佛統紀

智欽

智欽不詳其人專習禪業又禮念萬五千佛名至萬於柳州阿育王塔前然一臂求生淨土弟子僧

淨土賢卷三

六

護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秉炬凡三問空中應曰來迎欽法師耳護急啓戶見佛身放大光明滿室寶蓋騰空飛下欽即時化去佛統紀

知元

知元字後覺姓陳眉州洪雅人七歲在靈夷寺聽講涅槃經宛如宿習是夕夢佛手摩其頂年十一出家授以經疏通達深奧年十三即升堂講論黑白傾聽宣宗朝召入京賜紫袈裟奏復天下廢寺尋乞歸故山僖宗朝錫號悟達國師賜沈香座膝上忽生人面瘡時蜀僧迦羅摩令元以泉水洗之瘡忽語曰公知

袁盜殺屍錯手公卽益我乃錯也累世求報而公十世爲高僧戒律精嚴不得其便今公受賜過奢故能害之而迦諾尊者以三昧水洗我我去汝不爲怨矣瘡遂差元少欲過中不食六時行道累致顯應一日忽聞空中聲曰必生淨土乃訊曰孰之語邪空又應曰佛也又見一菩薩降庭中丁寧讚論忽不見臨終時囑令棄屍飼魚鳥曰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今其時矣言訖右脅面西而沒年七十三宋高僧傳神僧傳

端甫

端甫姓趙天水人母夢梵僧授舍利令吞之遂誕甫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七

十歲依道悟禪師出家崇福寺十七剎染隸安國寺徧參講座兼通經律夢梵僧以琉璃器盛滿舍利令吞之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才辯無礙演經太原傾都畢會德宗徵入賜紫方袍迄順憲兩朝俱見尊禮講涅槃唯識凡一百六十座日持諸部以淨土爲息肩之地所得供施數十百萬悉以嚴飾殿宇而方丈單牀泊然自得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脇而滅異香鬱然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宋高僧傳

雄俊

雄俊姓周成都人善講說無戒行嘗罷道從戎尋復

爲僧亦頗知愧悔常持佛名大曆中暴亡入冥主者呵責命付地獄俊大呼曰觀經言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卽得往生雄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準念佛之功合生淨土不然三世諸佛卽成妄語遂合掌諦念寶臺忽現乘空西去同時有自冥還者傳其事云宋高僧傳佛祖統紀載雄俊入冥自陳念佛功主者放還乃入西山專意念佛居四年別衆坐逝與此互異

惟恭

惟恭荊州人常事酒博暇則誦經祈生安養同寺有靈歸者迹頗類之里人爲之語曰靈歸作盡業惟恭繼其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恭聞曰我雖罪無

淨土聖賢錄卷三

八

所逃然仰賴佛力十念往生豈復墮惡道邪一日恭病歸出寺見少年手執樂器問所從來曰西來迎恭上人耳一人懷中出蓮萼萼合如拳葉出異光望寺而馳次日至寺恭已亡矣歸因感悟改節以名德著佛祖統紀

大行

大行齊州人初學天台教後入泰山居焉結草爲衣拾果爲食行法萼三昧感普賢大士現身一日歎曰人命無常不久磨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大藏叩禱信手探之得阿彌陀經於是專心思念阿彌陀

佛閱三十七日夜半忽視琉璃地心眼洞明又見佛及
二大士湧立空中。僖宗開行名詔入內。賜號常精進
菩薩。後一年琉璃地復現。謂左右曰。寶地復現。安養
之期至矣。即日右脅而終。宋高僧傳 佛統紀

志通

志通姓張鳳翔人。出家遊洛下。遇縛日囉三藏。行瑜
伽教法。通禮事之。錢文穆王時。東遊吳越。入天台山。
於智者道場。覽淨土靈瑞傳。發心願生彼國。自是不
向西唾。不肯西坐。一日登山。招手巖。誦四十八願。
願速生淨土。投身而下。墮一大樹中。枝葉柔殊無

淨土靈寶卷三

九

少損。乃復整身。登巖誓曰。大願已發。餘生可厭。唯望
聖眾同來接引。再投而下。栖於草上。久之。蘇矣。衆僧
尋至。掖歸。往越州法華山。默修淨業。後見白鶴孔雀。
成行而下。又見蓮華開合於前。通曰。白鶴孔雀淨土
境也。蓮華光相。受生處也。淨相見矣。乃起禮佛而終。
茶毘。有五色祥雲。環覆火上。舍利鱗砌於身。宋高僧傳 佛統紀

可止

可止。姓馬。范陽大房山人。年十二出家。十九抵五臺。
山求戒感文殊靈光。燭身二十三。往并部習法華經。

百法論。後於長安開演化導。日衆未幾。歸故鄉。居
在堂。持盂乞食。以養母。長誦金剛經。晚居長壽淨土
院。後周廣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微疾。召弟子念阿
彌陀佛。助吾往生。奄然而化。年七十五。宋高僧傳

紹巖

紹巖姓劉。雍州人。七歲出家。依高安禪師。徧覽經書。
有如宿習。後居錢塘湖心寺。恒諷持法華經。晝夜無
閒。期滿。萬部得生淨土。俄感蓮華。生於陸地。誓焚身
供養西方三聖。吳越王俶力勸止之。又投身曹娥江
中。如有物藉其足。得不死。吳越王於寶塔寺建淨土

淨土靈寶卷三

十

院以居之。宋開寶四年七月。有疾。不求藥石。作偈累
篇。示門徒曰。吾誦經二萬部。決生安養。跣跏而化。茶
毘舍利無算。年七十三。宋高僧傳 佛統紀

守真

守真。姓紀。字法燈。永興萬年人。出家聖壽寺。謁從明
師。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華嚴法界觀。後禮演秘
闍黎。授瑜伽教。竝得心要。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
年。無少怠。賜號曰昭信。常於中夜。習西方無量壽觀。
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開寶四年秋八月九日。命衆
同唱佛名。久之。令止。奄然歸寂。年七十八。闍維。獲舍

利焉宋高僧傳

延壽

延壽字冲元錢塘王氏子也。少誦法華錢文穆王時知稅務多用官錢買放生。罪當死。引赴市。曹王使人瞞之色不變。命釋之。授四明翠巖禪師。出家復參天台韶國師。發明心要。嘗於國清寺行法華懺。禪觀中見觀音菩薩以甘露灌其口。因是獲大辯才。以宿願未決。登智者禪院。作二闌。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行莊嚴淨土。冥心精禱。七拈皆得淨土。闌於是一意修淨業。建隆二年。忠懿王請住永明寺。賜號智覺禪

淨土聖賢錄卷三

二

師。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時聞螺貝天樂之音。誦法華經積一萬三千部。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眾授菩薩戒。施鬼神食。買贖生命。皆以迴向淨土。著宗鏡錄一百卷。會天台賢首慈恩異同之旨。又著萬善同歸集。集中指歸淨土處最爲切要。其略曰。問。唯心淨土。周徧十方。何得托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興取舍之念。豈達無生之門。忻厭情生。何成平等。答。唯心淨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極樂佛土。故知識心方生。唯心

淨土著境。祇墮所緣境中。既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即仰教生信。其奈力量未充。觀淺心浮。境強習重。須生佛國。以仗勝緣。忍力易成。速行菩薩道。十疑論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即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此是謗法邪見人也。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徧該萬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經云。如人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即有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忘。而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礙。即無去來。不妨普見。見即無見。常契中道。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衆生。感地獄相。唯識論云。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爲逼害。事故皆是罪人惡業。心現。豈無心外實銅狗鐵蛇等事。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然彼遮那佛土。匪局東西。若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雙親。問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觀佛相好。諦了圓明。方階淨域。

如何散心而能化往。若九品經文自有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一定心。加修習定觀。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眾善資薰。回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常而西向。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獄。若在狴牢。怨賊所迫。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生。但為業障所牽。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

淨聖賢錄卷三

三

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也。如要臨終十念成就。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回向此時。念念不虧。即無慮矣。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曠悲邪媚。即地獄業。慳貪不捨。即餓鬼業。愚癡闇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即香臺寶樹淨。利化生。心垢。則邱陵阮坎穢。土稟質。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

心慮。更無別體。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趨下。火性騰上。勢數如是。何足疑焉。又嘗作四料簡云。有禪無淨土。十八九錯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為人師。當來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鐵牀并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眾。跌坐而化。年七十二。後有僧來自臨川。經年述其塔。人問故。曰。我病入冥。見殿左供一僧像。王勤致禮拜。因詢其人。曰。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已往生西方上品矣。王重其德。

淨聖賢錄卷三

丙

故禮敬耳。樂邦文類 萬善同歸

昭恩

昭恩字修己。姓路。常熟人。年十三。聞人誦彌陀經。心有所感。遂投興福寺出家。後唐長興中。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既而聽習法苑光明諸經。及止觀論。咸造精微。終日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貨。臥必右脅。坐必跏趺。每布薩。必潸然流涕。徧誨人以西方淨業。及一乘圓旨。講演法苑二十餘部。宋雍熙三年八月朔。夜觀白光自井而出。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夢一沙門執金爐焚香。三遶其

室言是灌頂吾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來相迎夢覺呼門人至猶聞異香二十五日為衆說止觀指歸及觀心大義端坐面西而化年七十五寺衆開管弦鈴鐸之音嘹亮空中久而漸遠茶毘得舍利無算恩弟子文備洞明觀法一室坐忘者三十年雍正二年微疾淨土見前累足而逝宋高僧傳

文輦

文輦永嘉平陽人既受戒徧學三乘依縉雲明昭禪師法會疑情頓決後復依天台德韶禪師重有悟入閱藏經三周宗說兼通道遙無滯太平興國三年代

淨土聖賢錄卷三

五

梅檀結成一龕趺坐其內自持火炬誓曰願舍此殘軀上供十方諸佛菩薩命衆唱佛助我往生須臾焰發其煙五色旋轉虛空猶聞佛聲頃之乃寂火熄收舍利無算年八十四宋高僧傳

義通

義通字惟遠姓尹高麗國人頂有肉髻眉長五六寸受具後學藝嚴起信晉天福時來遊中國至天台雲居寺見韶國師忽有契悟及謁螺溪寂法師開一心三觀之旨遂留受業稱具體焉開寶元年漕使顧承徽舍宅為寺請通居之太平興國七年賜寺額為寶

雲通敷揚教觀幾二十年常呼人為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為故鄉諸人皆當往生即吾鄉中之人也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右脇而化闍維舍利盈滿年六十二佛統紀

有基

有基字及賢姓王錢塘人五歲出家從天台壽昌法超為師十歲受具聞四明寶雲傳智者教往事之受法藥止觀隨言解義曲盡其妙端拱元年郡人請演教於太平興國寺學者數百人每白黑月必集衆誦菩薩戒法勸道俗念佛四十年數至萬人遇歲歉則

淨土聖賢錄卷三

六

持鉢以供聽衆祥符八年六月示疾弟子合祥壽曰和尚西歸可無留訓基乃廣談圓旨適時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奏樂基曰西方三聖人來也即右脅西向而化有夢基具威儀往西方者有夢基坐青蓮華對佛說法者有夢阿彌陀佛為基授記者法智聞而歎曰臥病談禪臨終見佛信希有事哉茶毘出舍利無算佛統紀

省常

省常字造微姓顏錢塘人七歲出家十七受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慕廬山之風謀結蓮社刻無量壽

佛像刺血書華嚴淨行品於是易蓮社為淨行社。十夫與會者一百二十人皆稱淨行弟子王文正公且為之首比邱及千人焉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當端坐念佛有頃厲聲唱曰佛來也泊然而化眾見地色皆金移時方隱年六十二佛祖統紀

知禮

知禮字約言明州金氏子也其父母禱佛求嗣夢神僧攜一童昇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未幾生禮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往太平興國寺依洪選師得度稍長依寶雲寺義通法師學教觀圓頓之

淨土聖賢錄卷三

二十七

旨一受印了悟化中通既歸寂受請主乾符寺尋徒保恩院敷揚教觀學徒踵至明州昇禮與慈雲式公修光明懺約三日不雨當白焚一手如期果大雨大中祥符三年重建保恩賜名曰延慶六年建念佛施戒會親為疏文以勸曰原夫一念本融諸法無礙遇熏既異感報成差是以順性而修則顯諸佛淨土隨情而作則循五趣苦輪所以處娑婆者升出尤難墮落者眾經云得人身者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直待三乘行備方免四趣受生蓋境界巖強煩惱熾盛自力求脫實難其人若夫生安養者國土莊嚴

身心清淨直至成佛不墮三塗經云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寶又云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若欲生彼但當稱彼佛號修彼佛慈必為彼佛本願攝取捨此報身定生彼國具如經說實非臆談今結萬人以為一社心心繫念日日要期每歲仲春同集一處同修供養同聽法音會彼萬心以為一志俾成淨業誓取往生况劫濁命光其猶風燭一息不至三塗現前何得自寬不思來報當依佛語無順人情頓息攀緣唯勤念佛自此二月望日歲舉會以為常嘗集十僧修法華懺三年期以懺畢焚身供養妙經求生淨土後

淨土聖賢錄卷三

二十八

為眾沮不果復集十僧修大悲懺三載然三指供佛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奏禮高行賜號法智大師勅令住世演教禮以從上諸祖闡揚淨土者多談事相罕示觀門暫被時機未窮圓頓因取天台觀無量壽經疏研極理奧曲暢元風成妙宗鈔數萬言其釋題略云觀者總舉能觀即十六觀也無量壽佛者舉所觀要攝十五境也能觀皆是一心三觀所觀皆是三諦一境毘盧遮那徧一切處一切諸法皆是佛法所謂眾生性德之佛非自非他非因非果即是圓常大覺之體故起信論云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

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徧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常住
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故知果佛圓明之體是我
凡夫本具性德故一切教所談行法無不爲顯此之
覺體故四三昧通名念佛一常坐卽一行三昧二常
坐卽法華三昧四非行非坐亦雖俱念佛而是通塗
名隨自意三昧詳見摩訶止觀顯諸佛體若此觀門及般舟三昧託彼安養依正之
境用微妙觀專就彌陀顯真佛體雖託彼境須知依
正同居一心心性徧周無法不造無法不具若一毫
法從心外生則不名爲大乘觀也所言心性具一切
法造一切法者實無能具所具能造所造卽心是法

淨土聖賢錄卷三

元

卽法是心能造因緣及所造法皆悉當處全是心性
是故今觀若依若正乃法界心觀法境界生於法界
依正色心是則名爲唯依唯正唯色唯心唯觀唯境
故釋觀字用一心三觀釋無量壽用一體三身體宗
力用義竝從圓判教屬頓密語行者觀雖深妙本破
初心若能進功何憂不就縱未入品爲因亦強生至
彼邦得預大會所見依正微妙難思速入聖階度生
亦廣况塵境羸強誠爲險處故須外加事懺內勤理
觀正助雙行加願要制必於寶利速證無生今解觀
門其意在此禮他所撰述多指歸淨土此其最切者

時方詔天下立放生池禮歲遇佛生日結放生會集
衆作法縱諸魚鳥有司以聞勅樞密劉筠撰文立碑
院內天聖六年正月元日將示寂建光明懺七日至
五日結跏趺坐召大眾說法畢驟稱阿彌陀佛數百
聲奄然而逝年六十九露龕二七日爪髮加長鬚維
時舌根不壞若蓮華然四明教行錄觀經疏鈔佛祖統紀

遵式

遵式字知白台州寧海葉氏子也母夢熈明珠而生
式稍長往東掖山依義全師出家勤苦自厲初學律
部繼入國清寺然指普賢像前誓傳天台教法雍熙

淨土聖賢錄卷三

辛

初往四明寶雲寺事義通法師常行方等三昧積勞
嘔血兩足皮裂以死自誓忽見觀音垂手指其口引
出數蟲又指端出甘露灌之覺身心清涼所患頓失
已而頂高寸許聲如洪鐘慧辯無礙通示寂式反天
台消化元年居寶雲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
誓生西方記咸平中歸東掖建精舍率衆修念佛三
昧祥符七年應杭人請主昭慶寺尋赴蘇州講經開
元寺復反杭主靈山王欽若判杭州奏復天竺寺舊
名賜式號曰慈式嘗以天台智者放生故事語欽
若欽若因奏請以西湖爲放生池報可先後依經撰

集諸懺法圓融三觀以淨土為歸。又因知府馬亮問道述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其決疑門略云佛法有二一者小乘不了義法二者大乘了義法大乘中復有了義不了義今談淨土唯是大乘了義中了義之法也。此教詮旨圓融因果頓足佛法之妙經云十方諦求更無餘乘惟一佛乘斯之謂與是則十方淨穢卷懷同在於刹那一念色心羅列徧周於法界。並天真本具非緣起新成。一念既然一塵亦爾故能一一塵中一切刹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心塵復互周重重無盡無障礙。一時頓現非隱顯一切圓成無勝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劣我心既然生佛體等。此則回神億刹實生於自己心中。孕質九蓮豈逃乎刹那際內。信此圓談則事無不達。昧斯至理則觸類皆迷。故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乃至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今但直決疑情。令知淨土百寶莊嚴九品因果。並在眾生介爾心中。理性具足。方得往生。事用隨願自然。免信常流執此非彼。其行願門文多不載。別有論往生坐禪觀法云。欲修往生觀者。當於一處繩牀。西向易觀想。故表正向。故跏趺端坐。頂脊相對。不昂不偃。調和氣息。定住其心。然所修觀門經論甚多。初心凡夫

那能徧習。今從要易略示二種於二種中。仍逐所宜不必併用。其有於餘觀想熟者。任便但得不離淨土法門。皆應修習。所言二種一者扶普觀意。坐已自想。即時所修計功。合生極樂世界。當便起心生於彼想。於蓮華中結跏趺坐。作華合想。作華開想。當華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想作眼目開想。見佛菩薩及國土想。即於佛前坐聽妙法。及聞一切音聲。皆說所樂聞法。所聞要與十二部經合作。此想時大須堅固。令心不散。心想明了。如眼所見。經久乃起二者直想阿彌陀佛。丈六金軀。坐於華上。專繫眉間白毫一相。其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毫長一丈五尺。周圍五寸。外有八楞。其毫中空。右旋宛轉。在眉中間。瑩淨明徹。不可具說。顯映金顏。分齊分明。作此想時。停心注想。堅固勿移。然後應觀想念。所見若成。未成皆想念因緣。無實性相。所有皆空。一如鏡中面像。如水現月影。如夢如幻。即空即假。即中不一不異。非縱非橫。不可思議。心想寂靜。則能成就念佛三昧。天聖中。別於寺東建日觀庵。遙想西方。為往生之業。尋講維摩經畢。與眾訣別。以講席付弟子祖韶。作謝緣詩。示將歸寂。其明年為明道元年。十月八日。有疾。卻醫藥。仍為眾略說法要。令請彌陀像。或

以觀音至禮炷香祝曰我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
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受我一炷之香諸佛證
明往生安養或叩其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晚坐脫
年六十九人見大星隕於靈鷲峯紅光赫然樂邦文
類佛祖

義懷

義懷姓陳永嘉樂清人遊京師投景德寺為行童天
聖中試經得度徧參諸方依明覺禪師於翠峯偶汲
水折擔忽大悟作偈呈覺覺稱善其後五坐道場目
鐵佛至天衣化導甚廣懷既了法原仍密修淨土嘗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問學者云若言捨穢取淨厭此欣彼則取捨之情乃
是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又違佛語畢竟如何復
自答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晚以疾居池陽松
山庵弟子智才住臨平佛日寺通歸侍奉才往蘇州
懷促之歸別衆而逝年七十二僧寶傳樂
邦文類

本如

本如明州句章人少依法智法師善詞翰嘗請益經
義法智曰為我作知事三年卻向汝道三年復請法
智罵聲一喝復呼曰本如如豁然有省以頌呈法智
肯之祥符四年主東山承天寺大振法道歷三十年

講法華涅槃光明觀無量壽等經及天台教觀至六
七遍嘗集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瑞應屢見寶曆二
年賜號神照法師與丞相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仁
宗欽其道賜名白蓮寺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微疾
升堂說法與衆訣別遂逝年七十時江上漁人見雲
端有僧西向去天氣盛暑異香非常明年門人啓鑰
貌如生有大蓮華座於塔前佛祖
統紀

仁岳

仁岳字潛夫姓姜善書川人開法智南湖之化往而學
焉久之豁然有得又與十同志修請觀音三昧宴坐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靜室恍如夢覺後歷主杭州叢席大宏法化年老還
鄉主祥符賜號淨覺晚年專修淨業然三指供佛持
律至嚴治平元年三月二十四日謂門人曰吾翌日
午刻當行及明日留偈安坐而逝嘗著彌陀經疏二
卷又作指歸記二卷以釋之其後三十年寺衆夢岳
謂宜遷塔及開龕色身不壞舍利盈滿遂具禮葬焉
佛祖
統紀

處謙

處謙姓潘永嘉人母夢瑞雲入懷娠三年始生依常
寧寺契能出家祥符初得度即往學於天竺慈雲深

器之復謁神照如法師大明圓頓之旨未幾居首座尋歸主常靈應慈雲妙果赤城慧林淨住南屏天竺十坐道場閱四十年講唱不倦登門者三千人賜號神悟熙寧八年四月十五日晨興沐浴更衣集眾誦普賢行法阿彌陀經頌之升座稱讚淨土功德復告眾曰吾得無生日用久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寂然而逝佛紀

慧才

慧才姓王永嘉樂清人祥符初得度年十三受具戒往學於四明自恨昏鈍常持大悲呪忽夢一梵僧長

淨土聖賢卷三

三

數丈脫袈裟被之翌日臨講豁然開悟前後所聞一時洞曉後謁慈雲北面服勤旦夜不替治平初住法慧寶閣賜號廣慈未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呪百八為課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佛號一夕夢至寶閣宮殿有告之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年春為道俗千人授大戒於雪峯方羯摩觀音像頂放光明燈炬日光皆為映奪淨慈守一禪師為作戒光記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更衣就座書偈贊佛畢曰吾生淨土決矣泊然而往年八十六佛祖統紀釋

靈照

靈照姓盧蘭溪人出家寶慧寺未甚月通法華光明二經數歲往錢塘依香巖湛師學教觀復往吳興依淨覺岳師台宗戶牖無不通曉元豐中主吳山解空寺繼遷景德寺熙寧中遷慈寧寺超果寺先後數歲中遇春首必開淨業社與者二萬人輒多獲驗嘗於夢中見三聖儀相跪而問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養克果願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又誦經深夜忽夢普賢示身遂發心造普賢像誦經萬部以嚴淨業元祐五年冬臥疾謂侍者曰吾安養之期已至遂面西累足而化閣維異香襲人舍利流迸佛紀

淨土聖賢卷三

三

思義

思義字和甫姓凌湖州武康人試法華經第一得度依明智韶法師學悟解過人修四三昧行願上生一肉瘦夜夢功德天食之以桃其疾即消熙寧四年賜紫服號淨慧丞相蘇頌帥杭請師居天竺大振道法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中夜忽跌坐別眾而逝眾誦念久之忽蘇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人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來迎至二十五日復跌坐而化瘞籠之日有赤雲垂布如引導狀向西

而沒佛制統紀

宗蹟

宗蹟襄陽人父早亡母陳氏鞠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博通世典年二十九禮真州長蘆秀禪師出家深明宗要元祐中住長蘆寺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雜染持念阿彌陀佛始終七載母臨終無疾念佛而逝隨自謂報親之心盡矣乃遵廬山之規建蓮勝會普勸僧俗習西方妙觀其次專持佛名回向發願期生淨土自爲文以唱之曰夫以念爲念以生爲生者常見之所失也以無念爲無念以無生爲無生者邪見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三

之所惑也念而無念生而無生者第一義諦也是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上無諸佛之可念下無淨土之可生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則總攝諸根蓋有念佛三昧還原要術示開往生一門所以終日念佛而不乖於無念熾然往生而不乖於無生故能凡聖各住自位而感應道交東西不相往來而神遷淨刹此不可得而致詰也故經云若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乃至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夫如來世尊雖分折攝二門現居淨穢兩土然本聖之意豈直以娑婆國土邱陵坑坎五趣雜居

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以是爲可厭極樂世界黃金爲地行樹參空樓聳七珍寶敷四色以是爲可欣蓋以初心入道忍力未清須託淨緣以爲增上何則娑婆國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娑婆國土觀音勢至徒仰嘉名極樂世界彼二上人親爲勝友娑婆國土諸魔競作惱亂行人極樂世界大光明中決無魔事娑婆國土邪聲擾亂女色妖姪極樂世界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正報清淨實無女人然則修行緣具無若西方淺信之人偏生疑謗竊嘗論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喧煩慕蘭若之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三

寂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贊歎而娑婆衆苦何止俗舍之喧煩極樂優游豈直蘭若之寂靜知出家爲美而不願往生其惑一也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誠以發明大事決擇死生而彌陀世尊色心業勝願力洪深一演圓音無不明契願參知識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叢林廣衆皆樂棲遲少衆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既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清淨海衆其惑三也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癡老髦疾病相仍昏沈睡眠常居大半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尚昧出胎則尺璧寸

陰十喪其九而未登不退實為寒心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託蓮胞更無死苦相續無間直至菩提所以便獲阿惟越致佛階決定可期流轉娑婆促景而迷於淨土長年其惑四也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居塵不塵方能與無緣慈運同體悲廻入塵勞和光五濁其有淺聞單慧或與少善相應便謂永出四流高越十地詆訶淨土既戀娑婆掩目空歸宛然流浪並肩牛馬接武泥犁不知自是何人擬比大權菩薩其惑五也故經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則不信諸佛誠言不願往生淨土豈不迷哉若夫信佛言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而生淨土則界繫之所不能拘劫波之所不能害謝人問之八苦無天上之五衰尚無惡道之名何况有實唯顯一乘之教決定無三歸依一體三寶奉事十方如來佛光照體萬惑潛消法味資神六通具足三十七品助道法應念圓成三十二應隨類身徧塵刹土周旋五越普被諸根不動一心徧行三昧灑定水於三千引衆生於火宅自利利他皆悉圓滿然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蓋解脫之要門乃修行之捷徑是以了義大乘無不指歸淨土前賢後聖自他皆願往生凡以度人先須自度故也嗚呼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一失人身萬劫深悔故率大海眾各念彌陀佛百聲千聲乃至萬聲迴向同緣願生彼國竊冀蓮池勝會金地法明綺互相資必諸斯願操舟順水更加櫂棹之功千萬之遙可不勞而至也曠一夕夢一烏巾白衣風貌清美可三十許許謂曠曰欲入蓮華會求書一名曠乃取會錄問曰何姓名答曰普慧書曰白衣又云家兄亦求書一名曰令兄何名答曰普賢言訖遂隱既覺謂諸耆宿曰尊嚴經離世間品有普賢普慧二菩薩助揚佛法吾今建會共期西方咸二大士幽贊乃以二大士為會首於是遠近皆嚮化焉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寶鑑樂 邦文類

元淨

元淨字無象姓徐杭州於潛人十歲出家稍長就學於慈雲慈雲沒復事明智聞講止觀悟第一義應太守呂臻請住大悲閣賜號辯才遷主上天竺尋退隱南山之龍井時賢蘇軾趙抃輩欽其德器屢致褒詠已復主靈山慈雲講席說法晝夜無閒居常精修淨土未嘗暫歇焚指供佛左三右二誓禱大士求放光光即隨現一日與僧熙仲同食仲視淨眉間有光如螢隨之得舍利數粒後常有於臥處得舍利者將示

寂乃入方圓庵晏坐。謝賓客。止飲食。語僧道。潛曰。吾淨業已成。七日無障。所願遂矣。及七日。出偈示眾。右脅而化。年八十一。時元祐六年九月晦也。佛統紀

從雅

從雅錢塘人。始從海月辯法師學。止觀後入南山天王院。誦法華經五藏。金剛般若經四藏。彌陀經十藏。禮舍利塔千遍。禮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拜。佛號五千萬聲。禮法華一字三拜者三過。心期淨土。一生坐不背西。無為楊傑述安樂國讚三十首以贈。雅欲發起眾信。遂於淨住寺圖九品三輩刻傑讚於石。或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奏雅道行賜號法寶。一日無病而西。跌坐而逝。天樂鳴空。室有異香。佛統紀

可久

可久不詳其所出。居明州常誦法華。願生淨土。人號為久法。元祐八年。年八十一。坐化。越三日。還謂人曰。吾游淨土。見諸勝境。與經符契。此閒修淨業者。蓮臺上皆已標名。標金臺者一。成都廣教院勳公。一。明州孫十二郎。一。可久標銀臺者一。明州徐道姑。言訖復化去。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十二年孫十二郎亡。天樂迎空。久言悉驗。淨土

擇瑛

擇瑛。姓俞。嚴州桐江人。出家於杭州壽寧寺。熙寧中。參神悟法師。深悟止觀之道。闕不二門。金錫不寢者數月。當湖魯氏創一院以迎瑛。大開法施。久之。遨遊杭秀。蘇湖。開嘗作往生淨土十願文曰。願我永離三惡道。願我速斷貪瞋癡。願我常聞佛法。僧願我勤修戒定慧。願我恒隨諸佛學。願我不退菩提心。願我速見阿彌陀。願我決定生安養。願我分身徧塵剎。願我廣度諸眾生。元符二年春。於杭之祥符寺示疾。俄奮身。凭几西向。誦阿彌陀經。卷終而逝。樂邦文類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宗本

宗本字無詰。姓管。常州無錫人。出家後。參天衣懷禪師。念佛有省。後居杭州淨慈寺。歲大旱。湖井皆竭。寺西隅忽湧甘泉。得金鰻魚。浚為井。寺僧千餘。賴以汲飲。張氏有女死。母夢女為蛇。既覺。得蛇棺。下持詣本。為說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吾女者。可入籠中。當再持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女見夢曰。二報已解脫矣。母因問生死輪迴。是信有之。何以得免。女曰。六道四生。如井上轆轤。無一人可免。唯修出世法。當得脫耳。盡問淨慈法。主乎其

顯化類如此本奉詔入東京慧林寺召對稱旨賜號
圓照禪師平時密修淨業時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
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耳又資福曠公
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其故曰吾定中見金蓮
芻人言以俟慧林本公其他蓮芻無數云以待受度
者或有萎者云是退墮人也晚居蘇州靈巖寺元符
間將示寂沐浴而臥弟子環擁請偈本熟視曰癡子
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作甚麼偈尋常要臥便臥今
日亦何須特地坐也乃索筆書後事付守榮擲筆而
逝若熟睡者然佛統紀
蘇州府志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有嚴

有嚴姓胡台州臨海人六歲依靈鷲從師十四受具
往東山學於神照契一心三觀之旨修法華三昧旋
主赤城寺紹聖中隱故山東峯廬於櫪木之旁因自
號櫪菴嚴護戒律一鉢之餘不畜分寸所修三昧每
現瑞應專事淨業其所論述多激勸往生或問生欲
天者十善為因生色天者禪定為因生淨土者必須
修無生妙觀乃可得耳今之學者都情教旨謂生天
難而生淨土易又孰信乎答曰法無難易難易在人
難者疑情咫尺萬里易者信心萬里咫尺所云修無

生妙觀得生者此乃上品往生之一門耳然不可闕
一門而塞多門安樂集云生淨土者有二種一有相
心謂著相欣樂二無相心謂理觀相應若今之世中
下鈍根愚迷障重待理觀相應方生者或少矣原夫
佛慈接物方便多門有定散之善焉有佛法之力焉
有事福而假願力回向焉有垂終劇怖而賴求救焉
如是等類百千萬數但藉其一必得往生定善者修
心妙觀首楞嚴定是也散善者如無量壽經十念念
佛亦得往生是也佛力者緣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
取念佛眾生眾生承佛願力即得往生如劣夫從轉

淨土聖賢錄卷三

三

輪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其自力。輪王之力也。
法力者如佛告蓮華明王菩薩。令誦灌頂神咒。加持
沙土。散亡者尸。或亡者墓。彼之亡者。或墮地獄。餓鬼
畜生中。承是真言。生極樂國。是也。事福。假回向者。慈
心不殺。具諸戒善。受持秘咒。讀誦大乘種種福善。回
向莊嚴成淨土。因得生極樂。是也。垂終求救者。臨命
終時。火車相現。稱佛力。故猛火化為清涼風。如僧雄
俊及張鍾馗。一稱佛號。俱生淨土。是也。是故經云。諸
小行菩薩。及修小功德者。不可稱計。皆當往生。佛曰。
易往。子曰。難生。乍可順教。而談易往。聞人解脫之門。

不須執迷而說難生。冀彼菩提之路。建中靖國元年孟夏二日。天神降空中。謂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大蓮華。天樂圍繞。乃作自餞詩示眾。後七日。跏趺而

化。佛祖統紀樂邦文類

妙生

妙生。會稽人。習律學。勤修淨土之業。與大通本禪師居湖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誦彌陀經。就榻端坐。焚香合掌。嗒然而化。佛祖統紀

曇異

曇異。姓杜。餘姚人。皇祐間得度。習教觀於天竺。明智

海三聖賢錄卷三

三

後入雷峯廣慈之室。孜孜叩擊。二十年無倦志。學成歸里。敷講故山。專勤淨業。誦法華至五千部。普賢彌陀各萬卷。崇寧元年秋。示疾集眾告曰。吾生淨土時。至當乘金臺。隨佛西邁。即澡身端坐。結印而逝。火餘舌根舍利。如貫珠然。佛祖統紀

善本

善本。姓董。開封人。母無子。禱佛乃生。及長。試藝殿。經得度。為圓照本師弟子。時號大小本。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後歸杭州象塢寺。杜門卻掃。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方丈彌陀佛。示金色身。大觀三年十

二月甲子。屈三指。告門人曰。止有三日。在。至期。跌坐面西而化。佛祖統紀

宗坦

宗坦。姓申。潞州黎城人。年十六。落髮受具。少通義學。長而遍訪名師。垂五十年。名播講林。晚於唐鄧汝穎之間。講淨土觀經。勸人念佛求生。安養。聽者如雲。皆稟淨業。後於唐州青臺鎮。誓求安養。持名作觀。未嘗暫忘。政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夢中見阿彌陀佛。告曰。汝說法止六日。當生淨土。覺而白眾。次日講唱不輟。至五月四日後夜。自知時至。鳴鐘集眾。告曰。因緣

海三聖賢錄卷三

三

聚散固當。有時淨土勝緣。豈宜錯過。願眾念佛助我往生。又曰。享年七十六。四大分離。處淨土禮彌陀。永超三界苦言。已坐脫。滿室雷鳴。白雲覆地。從西而來。三日方歇。蓮宗寶鑑

中立

中立。姓陳。明州鄞人。九歲出家。於甬東棲心寺。受諸經卷。過目不忘。治平中。試經得度。初依廣智學教觀。及神智繼主南湖。復依之。座下二百人。無出立右者。神智謝事。立繼其席。常以淨業誘人。命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以延淨業之士。已而謝去。未幾重興寶雲

寺又退居白雲庵日宣止觀法門著述頗衆應衆請
重主南湖升座說法開牖無盡前後誦淨名光明數
十過誦法華逾萬部爲人祈禳輒驗政和五年四月
辛亥夕忽謂門人法維曰聞異香否卽集衆含笑言
曰吾往生期至面西坐逝佛記

元照

元照字湛然姓唐餘杭人初依東藏慧鑒律師專學
毘尼後從神悟謙師講天台教觀謙最以究明法華
爲本務復從廣慈才法師受菩薩戒戒光發見乃博
究南山一宗杖錫持鉢乞食於市晚主靈芝三十年

淨土聖賢卷三

三

傳戒度僧及六十曾篤意淨業每日生宏律範死歸
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嘗集淨業禮懺儀自爲序
曰元照自下墮來使知學律但稟性庸薄爲行不肖
後遇天台神悟法師苦口提誨始知改跡深求祖教
博究佛乘於是發大誓願常生娑婆五濁惡世作大
導師提誘羣生令入佛道復見高僧傳慧市法師云
方士雖淨非吾所願若使十二劫蓮華中受樂何如
三塗極苦處救衆生也由是堅持所見歷涉歲年於
淨土門略無歸向見修淨業復生輕謗後遭重病色
力痿羸神識迷茫莫知趣向旣而病差頓覺前非悲

泣感傷深自克責志雖洪大力未堪任仍覽天台十
疑論初心菩薩未得無生忍要須常不離佛又引智
度論云具縛凡夫有大悲心願生惡世救苦衆生無
有是處譬如嬰兒不得離父母又如弱羽祇可傅棧
自是盡棄平生所學專尋淨土教門二十餘年未嘗
暫舍研詳理教披括古今頓釋羣疑愈加深信復見
善導和尚專雜二修若專修者百卽百生若雜修者
萬千一二心識散亂觀行難成一志專持四字名號
幾生逃逝今始知歸仍以所修展轉化導盡未來際
洪贊何窮方便多門以信得入如大勢至以念佛心

淨土聖賢卷三

三

獲悟圓通入三摩地復自思念已前所造無量罪業
不信淨土謗法毀人業因旣成苦果必就內懷慚恥
曉夕兢惶於是躬對聖前吐露肝膽五體投地苦到
懺悔仍發大願普攝衆生同修念佛盡生淨土欲常
修習須立軌儀故集諸文布成此法從始至末第列
十門竝準聖言咸遵古式事從簡要法在精專後賢
披覽知我志焉又撰十六觀經小彌陀義疏其外著
述累數百卷政和六年秋命弟子諷觀經及普賢行
願品趺坐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天樂聲樂邦文
統紀西湖
高僧事略

法宗

法宗姓顏錢塘人十歲出家依廣慈才法師專研教觀千九從廣慧初法師服勤十年後歸侍廣慈依止觀修大悲三昧綿歷九載凡有禱祈悉獲靈應嘗與天竺光明懺期至五日禪觀中忽見慈雲法師侍僧數十宗作禮問曰自昔同修者皆得生淨土否慈雲曰元照已得往生擇瑛尚欲宏經惡道汝宜勤修以成木願宗歸建淨土道場刻西方三聖像然五指供佛每月集四十八人同修淨業名卿賢士多預其會政和七年春微疾夢彌陀聖眾授手接引後三日沐浴易衣盟口寂然而逝佛統紀

淨土聖賢錄卷三

五

了然

了然姓薛臨海人母患無子禱於寺夢僧授以蓮華令食之曰汝生子必出家未幾生子稍長遂令出家十六受具從安國惠法師學教觀慧解驟發夢泛海見觀世音坐山上竹林閒因說百偈以讚覺憶其半自是頓發辯才後住白蓮寺講演天台教觀二十餘年日唯一食常坐達旦一夕夢二龍戲空中一化爲神人從空中下於衣袖出簡示云師七日當行既寤擿鼓集眾說法垂囑後事已而大書曰因念佛力得

生極樂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卽沐浴更衣與眾同聲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眾聞天樂盈空祥光燭天表弟子與咸有空二人亦修淨業皆念佛坐脫佛統紀

智仙

智仙姓李仙居人幼不樂世俗出家遊學至天竺得三觀之旨於首座明義還鄉依白蓮惠師聽講止觀大有發明竟嗣其席常時繫念唯在淨土或曰法華三昧一土一切土一身一切身一佛一切佛何不依止觀修法獲三昧而沾沾往生爲仙曰荆溪云分別

淨土聖賢錄卷三

四

功德品中直觀此土四土具足故此佛身卽三佛身此大眾卽一切眾以惑未斷故須修同居淨土問者云同居類多何必極樂仙曰教說多故宿緣厚故令專住故佛願攝故仙住白蓮寺講道十三年西向禮念未嘗少廢覺微疾別諸外護還寺易牀西向設彌陀像請觀堂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比鄰能仁寺僧皆聞念佛聲沸天仙樂盈耳黎明乃知仙亡佛統紀

智深

智深姓沈嘉禾人初依海月辯法師學教觀既成歸

嘉禾崇福西寺建光明期懺會二十年如一日行業
上聞賜號慈行平居專志淨土勸人稱佛號從其教
者往往得顯驗政和五年六日示疾客至談論如常
客方出已坐脫矣人共見紫雲向西而沒茶毘日異
香龔人舍利無算佛祖統紀

思照

思照姓陽錢塘人十四歲從淨住從雅聽法藝方等
於南屏復往東掖參神悟大有契入刺血書法華經
一字一禮如是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彌陀經十藏
法華經一千部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二百七

淨土聖賢卷三

三

十卷專修念佛三昧築小庵曰德雲刻三聖像每夜
四更即起唱佛懈怠比丘聞聲悚愧又於月二十三
日率道俗繫念三聖常及千眾凡三十年一日語其
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乃日請七僧
助念至七日晚涌身合掌厲聲唱佛跌坐結印而化
時宣和元年春也闍維牙齒明瑩如玉石然佛祖統紀

若愚

若愚姓馬海鹽人學教於辯才淨法師居龍井久之
後於湖之仙潭營室接待僧眾建無量壽佛閣勸道
俗念佛來者嘗數百人三十年中預會諸賢臨沒時

多有瑞應或奏愚道行賜號法鑑釋則章與愚為友
同修淨行章既及愚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
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待汝愚乃沐浴更衣命
眾諷觀無量壽佛經端坐默聽誦畢忽云淨土現前
吾其往矣遽書偈而化偈曰本自無家可得歸雲邊
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夢斷時又
曰室裏千花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
無一點狐疑時靖康元年九月也年七十二闍維得
舍利數百粒佛祖統紀

仲閔

淨土聖賢卷三

三

仲閔衢州人受業祥符寺後依南文法師以雄辯見
稱政和初還鄉居浮石山學者驟至嘗言吾座下不
五百眾不講大部故一生唯講光明觀音順寂之日
集眾昇堂登師子座方跌坐忽見銀臺自西至閔曰
吾平生解第一義願取金臺今何不然瞑目而化佛祖統紀

介然

介然明州鄞人受業福泉山延壽寺時明智立法師
居南湖從之學教觀元豐初專修淨業三載期滿謂
同修者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誓建十

六觀堂中設西方三聖像環以池蓮工竣復然三指以報佛恩建炎四年正月七日金兵至明州寺衆盡散然獨不去兵至訶之曰不畏死邪然曰貧僧一生願力建此觀堂今老矣不忍舍去以求生也金兵義之謂曰爲我歸北地當作觀堂似此規制遂強之行後人以去日爲之忌尊之曰定慧尊者立像於觀堂之側。佛祖統紀

淨土聖賢錄卷三終

淨土聖賢錄卷三

聖

淨土聖賢錄卷四

往生比丘第三之三

齊玉

齊玉姓莫魯川人早歲出家日記數千言始參祚符神智後依慈辯受一心三觀之旨出居茗溪寶藏寺每歲終大興淨業社遷橫山立丈六像率道俗修行中夜告衆曰我輩未念佛時作諸不善其罪無量犯一吉羅尚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况犯篇聚重罪乎唯有一心念佛則念念中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庶得出離地獄成就莊嚴况父母生我令我出家唯

淨土聖賢錄卷四

望度脫以報重恩若破戒墮陷何以爲人何以爲子大衆聞者無不傾誠懺悔舉身自撲或損額失聲宣和六年遷居上竺嘗中夜頂像行道有僧失規責之曰汝無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雖不肖何以畜生有玷三寶自是對佛悔過者三年建炎元年秋謂首座修慧曰牀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願見阿彌陀佛耳可爲我集衆念佛首座鳴鐘集衆僧至百餘人玉舉首加敬曰佛來也端坐合掌而化。佛祖統紀

蘊齋

蘊齋字清辯姓周錢塘人幼試經得度傳教觀於法

明會賢師嘗患疫百藥不治遂力課觀音尊號夢一
女人以鑿開其胸易其心以手摩之患即愈時昔所
覺靡不道曉走筆成章率歸典雅歷主蘇杭諸方丈
晚歸常熟上方建炎四年正月集眾諷彌陀經稱佛
號而化茶毘獲舍利起塔上方佛祖

道言

道言會稽人靈芝元照之弟子也專修淨業臨終數
日前見二神人長丈餘謂言何不繫念於是大集道
俗稱佛名三晝夜將畢自昇座說法為眾懺悔至曉
即座而化佛祖

淨土寶錄卷四

元肇

元肇姓陸明州人蚤歲習律閱大藏誦蓮經萬部又
刺血書蓮經一部律宗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兵破
明州肇時住湖心寺金兵強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
曰吾將西歸矣即聞笙歌聲西望念佛而化佛祖

思淨

思淨姓喻錢塘人受法藝於德藏瑛法師既悟厥旨
復潛心淨觀專志念佛日課觀經大觀初於府治北
關創精舍飯僧三百萬因擴舍為寺接待僧侶宣和
初遇亂直造賊壘願以身代一城之命賊悚然為之

少哉素善畫佛每畫先於淨室念佛注想久之乃下
筆一日畫丈六像忽見佛光良久乃滅眾皆瞻禮世
因呼為喻彌陀或問淨何不參禪答曰平生只解念
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但得五湖風月在太平不川
起干戈紹興七年冬端坐想佛經七日忽起然香供
佛歸坐踞跌而化頂上經七日猶暖異香不散佛祖

西湖高僧事略

如湛

如湛姓焦永嘉人母夢見寶塔而湛生幼試法藝得
度依車溪卿法師後參慧覺王法師於橫山晝夜體

淨土寶錄卷四

三

究盡通教觀初主車溪壽聖寺講餘課法華經一部
佛號二萬聲有求為知事者不見川其人懷憾捩刃
入室見達官滿座惶恐而退次夜復入則昏暗無路
又一夕復入則見湛分身十餘皆同一狀遂駭走其
後私以告人亦以是神之湛少睡夏月坐草莽中
口誦法華身施蚊門人謂湛年高宜少息湛曰翻
飛之類安得妙乘所冀啖我血聞我經以結淨緣耳
後人表其處為倭蚊臺晚歲謝事閉居小庵日熏淨
業紹興十年七月念佛如常端坐而化罔雜得五色
舍利著有淨業記釋觀經疏等書佛祖

宗利

宗利姓高會稽人七歲受業於天藝既具戒往蘇州依神悟師入普賢懺室要期三載忽夢亡母謝曰蒙汝懺功已生善處又見普賢從空而過懺畢復往靈芝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嘗於定中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寶林境界詳詣新城碧沼寺專修念佛三昧閱十年復遊天台雁蕩天封皆建淨土道場晚歸天藝建無量壽佛閣建炎末入道味山題所居曰一相庵紹興十四年正月謂弟子曰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越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

淨土聖賢錄卷四

四

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窄端坐而逝是日近山人見異僧滿山不知所自云

道琛

道琛姓彭溫州樂清人年十八受具戒初學律儀已而從淵師於法明寺微言妙旨一聞便領尋主廣濟寺遷廣慈建炎三年勅主資福院賜號圓辯專修念佛三昧作唯心淨土說略云或問唯心淨土本性彌陀為當往生為即心是若往生者何謂唯心若即心是荷故經云過十萬億佛土邪答曰當知十界同土

若淨若穢不離我心此但直具而已若達全具為徧徧彼生佛彼彼生佛互徧亦爾越舉一法是法界之大都互具各具互融互攝參而不雜離亦不分一多自在不相留礙夫如是者豈有娑婆釋迦樂邦彌陀而離我心邪故輔行曰學者縱知內心具三千法不知我心徧彼三千彼彼三千互徧亦爾苟順凡情生內外見應照理體本無四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今更以譬喻顯之如彼帝釋殿上千珠寶網眾珠之影映在一珠一珠具足眾珠彼彼千珠互映亦爾現前一心即是千珠中一彼彌陀佛土亦是千珠中一

淨土聖賢錄卷四

五

有十界眾生越舉一界皆是千珠中一既我一珠能映眾珠我心之外無復眾珠則離我心外無別淨土何故爾邪以釋迦亦是一珠既舉一全收豈心外有法故曰唯心淨土本性彌陀也若爾唯心而已何云淨土須知體非因果一念唯心迷悟既殊因果宛爾彌陀果悟我等因迷忻厭心生順佛勸往故云唯心又稱淨土矣然則既有取捨忻厭莫成虛偽邪曰當知圓人捨則捨穢究盡三土九界皆捨取則取淨窮原直取上品寂光故妙宗曰取捨若極與不取捨亦非異轍良由寂光不離三土十界只是四土耳若以

四眼二智觀之則萬像森羅三土九界須捨若以佛
眼觀之則真空冥寂非離三土九界別有寂光非寂
光外別有娑婆如古德曰只緣卽心是佛須假修行
者乃此意也若了唯心本性只一三千融妙之法十
萬遐方皆不爲礙何以故以心具故以三千故以融
攝故故得如斯以上略提梗槩若欲深證此理須除
情想一日禪定中見一老僧坐禪榻上顧謂探曰吾
四明法智也琛驚喜作禮問道琛於一家法相未
能通達乞垂指教老僧首肯之覺而心地豁然慧辯
日進自是言教觀者皆稟焉紹興十二年主南湖行

淨聖賢卷四

六

法萼三昧感普賢放光建淨土繫念會於月二十三
日集道俗念佛至萬人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集
衆諷觀經晝夜不絕衆聞異香盈室琛曰佛來接我
卽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悟一念不生
卽入初住令諷安樂行品未終嗒然坐逝留龕彌月
貌如生佛祖統紀
樂邦文類

子元

子元平江崑山人茅氏子母柴氏夜夢一佛入門次
旦生元因名佛來投延祥寺出家習止觀定中聞鶉
聲大悟自後棲心安養自號萬事休逆順境中未嘗

動念慕廬山遠公蓮社遺風勸人皈依三寶受持五
戒念阿彌陀佛五聲以證五戒普結淨緣欲令世人
淨五根得五力出五濁也乃集大藏要言編成晨朝
懺儀代爲法界衆生禮佛懺悔期生安養後往潞山
湖創立白蓮懺堂同修淨業述圓融四土三觀選佛
圖開示迷宗眼目又作勸人發願偈云萬法從心生
萬法從心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持戒無信願
不得生淨土唯得人天福福盡受輪迴轉難脫離
看經無慧眼不識佛深意後世得聰明亂心難出離
不如念佛好現世無名利行坐不多羅則是阿彌陀

淨聖賢卷四

七

發願持戒力廻向生樂國如是各行持千中不失一
釋迦金口說彌陀親攝受諸佛皆護念諸天善護持
見此念佛人與佛不相遠應當坐道場轉於大法輪
普度無邊衆譬如貧家女腹孕轉輪王諸天常愛護
貧女自不知腹中有貴子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
憶佛常念佛不久當成佛諸佛善護持其人自不知
我當生淨土卻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譬如貧人家
地內有伏藏藏神常守護不令其有失貧人自不知
家內有寶藏逐日趁客作求衣食自濟今此念佛人
其意亦如是不知念佛人具足如來藏自說我無分

反要生人中譬如病人家自有真妙藥不知妙藥性不能自治病每日牀枕邊痛苦受無量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不知念佛心能滅貪嗔癡能為大醫王能為大寶藏利濟一切人能為大法王覆護一切眾將謂是凡夫不得生淨土且自持齋戒後世願為人輾轉更修行方可生彼國多見修行人常作如是說不稱彌陀願不合淨土經邪見障覆心畢竟難出離非是他人障皆是自障心今世不得生一蹉是百蹉勸汝修行人信我如來說佛無不實語豈是虛誑言但當自精勤一心求淨土因風吹於火用力不消多

淨土聖賢錄卷四

八

幸有念佛心回願超三界逢寶不取寶過食苦長飢咄哉大丈夫不見真寶意我今略勸讚轉傳與人代我廣流通作於如來使真是諸佛子真名報佛恩善願如說行同生極樂國乾道二年詔至德壽殿演說淨土法門賜號慈照宗主三月二十三日於鐸城倪普建宅告諸徒曰吾化緣已畢時常行泰合掌聲眾奄然示寂二十七日茶毘舍利無數當集彌陀節要行於世

妙雲

妙雲字慈室姓楊明州人受業於清修久法師通達

教觀紹興九年繼主清修歷慈溪南湖尋退處溪口吳氏庵一旦往別吳君歸而沐浴趺坐謂侍人曰吾有瓣香藏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時吾將有行矣及香烟正熾起白佛陳請求歸安養合掌就座而化

晞顏

晞顏字聖徒明州奉化人幼試經得度從久法師受觀法文藻高妙後進愛慕晚歲自省餘習未淨乃住桃原厲氏庵專志念佛十餘年謂人曰淨土之道豈有一法可得但於修中不見一法則寂光上品無證

淨土聖賢錄卷四

九

而證扁所居小軒曰憶佛嘗步菜畦見諸蟲啣食懼傷物命不復茹蔬唯買海苔以供朝夕臨終預列道俗沐浴更衣西向作觀忽稱佛來合掌而化

道因

道因字草庵姓薛明州人十七受具戒從學於明智立法師已而徧歷講壇屢參禪室讀四明十二門指要鈔有旨遂通禮法智為師歷主承明寶雲廣受治平晚主延慶乾道三年四月十七日別徒眾曰奪殿世界洞徹湛明甚適我懷今將行矣乃合舉所述彌陀讚曰無邊剎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蓮華宮蓮宮

周徧徧空海空海猶露彌陀容阿彌陀佛不生滅難
覓難拈水中月絕非離句如是身如是感通如是說
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潛生忽成異從今掃盡空有
塵父子天然兩相值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
瑕玷我今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讚罪隨眾
唱佛數百諷觀經至上品上生即斂念坐脫越三日
頂足皆暖佛祖統紀

有朋

有朋字牧庵金華人。性強記謁車溪卿法師晝夜叩
請盡得其道。王仙潭講止觀時天衣持師分衛至境

淨三賢錄卷四

十一

入寺就聽。鍊然曰我所未聞設禮而去。湖人薛氏婦
早沒時見形於室。其家為齋。千僧誦金剛般若。請朋
演說經旨。婦憑語曰謝翁婆一卷經今得解脫矣。翁
問千僧同誦何言一卷。荅曰。朋法師所誦者是。徒能
仁。晚主延慶開講。日盛乾道四年十二月三日坐青
玉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真法身觀。令大眾唱佛名。留
偈坐逝。佛祖統紀

惟月

惟月不詳其所出。居諸暨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
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僧道寧曰。吾見

阿彌陀佛高八丈。駐空中。可以行矣。言訖而化。佛祖統紀

思敏

思敏不詳其所出。依靈芝。照律師。增受戒法。專心淨
業。二十年如一日。偶疾。請眾諷觀經者半月。越三日
見化佛滿室。臨終唱佛聲。出眾表。酷暑留龕七日。異
香郁然。佛祖統紀

慧亨

慧亨字清昭。不詳其所出。初依靈芝。習律。已而住杭
州延壽寺。專修淨業。閱六十年。每對人必以念佛為
勸。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有江自任者。忽夢寶

淨三賢錄卷四

十一

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座。適社友孫居士預
啓別亭。即在家作印。而化。亨往炷香。問訊。歸而謂其
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乃集眾念佛。為說偈曰。彌
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前
端坐脫去。佛祖統紀

行說

行說不詳其所出。受具時誦四分戒本。三日而通徹
學律於大智法師。住明慶寺二十年。偶寢疾。即設西
方佛像。命徒唱佛名數日。忽起。索三衣。自唱彌陀經
屬聲。稱佛。跏趺而佛祖統紀

用欽

用欽不詳其所出居錢塘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大智示衆曰生宏毘尼死歸安養出家學道能事斯畢卽標心淨土一志不退白課佛三萬誓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日西行矣卽集衆唱佛黎明合掌西向跏趺而化佛祖統紀

惟遲

惟遲錢塘人杜門謝事閱大藏三過藝嚴法華諸經總誦二萬卷晚年誦彌陀經二十藏一夕偶疾西向端坐作印而化佛祖統紀

淨土聖賢錄卷四

仲明

仲明不詳其所出居山陰報恩寺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隨息念佛爲上藥明依法念之至七日困甚寧又令觀想佛像久之忽言二菩薩至已而曰佛來也瞑目而化佛祖統紀

沖益

沖益不詳其所出居錢塘淨光寺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法華刻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彌陀佛一日感疾不服藥拈香對佛懺悔請大衆同唱

佛名諷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奄然而化佛祖統紀

本空

本空字虛堂姓徐明州奉化人母夢神光遶室而有子空少時常蔬食誦經年十四出家從智涌然法師受教觀清熙中主資教寺後遷白蓮寺大揚宗教日以往生爲正念紹熙三年三月三日別衆就座書偈而化佛祖統紀

法因

法因字列心姓顧明州慈溪人學於草庵因法師盡其旨要時稱爲小因主廣壽寺三十年冥心淨業晝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夜講演未嘗一日詣族姓家施者至不得卻受其少分所居室或勸新之曰此軀尚無常何事外物爲哉紹熙四年八月示疾於定中見淨土二菩薩謂左右曰吾觀法華道場與平時所見異甚吾將行矣卽集衆諷觀經稱佛號或請留偈乃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一與不二竝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化佛祖統紀

智廉

智廉不詳其所出居上虞化度寺稟性質朴是非不挂唇吻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慶元元年秋八

月無病忽別眾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身長七八尺
紫金相好現白毫光大眾圍繞而說法佛言諸善人
等當起大信心修諸善法來生我國說已印隱我既
見佛往生必矣乃書偈曰雁過長空影沈寒水無滅
無生蓮萼國裏書異回身向西結印而化年八十二
樂邦文類

慧明

慧明字無晦杭州鹽官人出家祥符寺依上竺慧光
二十年了一心三觀之旨晚居青山常照寺修淨業
日課法華全部楞嚴圓覺等經亦循環誦持彌陀

淨聖賢卷四

西

號曰萬數慶元五年春示疾召徒屬曰吾學大乘求
生淨土今必遂矣弟子請作頌斥曰我臨死豈更誑
語乎不得已大書骨頭只煨過五字即累足坐逝眾
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有頤而息茶毘得五色舍利
無數樂邦文類

了義

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也年十五舉進士過
金陵見保寧瑛公聞法開悟即從剃染隨所至處屢
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間斷祥公赴黃蘗挽之偕行
一夕祥夢義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臺

越三日炷香冥坐含笑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眾普
薩後行道有紫綬金章二人從其後義詰其名一僧
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葛繁二名字二人俱修
淨業事具本傳中佛祖統紀

慧誠

慧誠不詳其所出居錢塘資聖寺誦金剛經禮西方
佛嘗神遊淨土親覩佛容旋於山岫積薪為龕坐龕
中稱佛號縱火自焚佛祖統紀

祖南

祖南不詳其所出居南岳刺血書阿彌陀經五百卷

淨聖賢卷四

三

金剛經一百卷法華經十部先後二十七年長時念
佛期生安養末後血乾骨立念佛之聲不絕一日至
方丈升座而化體中迸出舍利隨取隨生佛祖統紀

晞湛

晞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瑩行人建無
量壽佛殿於院社專修淨業坐不肯西久之常見三
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作印而化佛祖統紀

法持

法持不詳其所出居化度寺修彌陀懺三年燼二指
增受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彌陀經如意輪咒

願促閻浮之壽早生安養。一日小疾哭禱佛前願垂
接引唱佛之聲聞於百步忽見佛身丈六立於池上
即自言曰我已得中品生矣端坐面西而化佛祖統紀

了宣

了宣姓潘明州奉化人肄業於南湖精究三觀十乘
之旨閱大乘經無不通曉修法華懺法二十七年與
釋善榮相善凡所進修必與榮偕榮嘗金書法華楞
嚴淨名圓覺等經宣助成之或施人手畫觀音像二
人結誓往生隨方勸誘於是從而念佛者日衆一日
宣詣榮室曰歸期已迫當重會淨土榮笑曰正欲見

淨聖賢錄卷四

六

君作略爾宣即集衆告別命誦經唱佛號書偈曰性
相忘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室利合掌而逝時
正炎暑停龕七日顏色紅潤口流微涎異香噴人時
嘉泰元年五月十日也闍維舍利無算宣人寂三年
榮取經像分施故舊諷普賢行法經小彌陀經令衆
助稱佛號乃跏趺曰我赴宣公之約言畢脫然而化

曇懿

曇懿不詳其所出居錢塘淨住寺以醫爲業晚年禮
法華經修念佛三昧出平時所蓄供佛飯僧造像設

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屏藥石延七僧唱佛以助往
生次日見蓮華大如屋又一日見梵僧臨榻問訊夜
半衆聞唱佛聲漸微視之泊然逝矣佛祖統紀

祖朗

祖朗姓李蘄州人九歲出家禮燕京大聖安寺圓通
國師爲師金大定中歷住崇壽香林諸寺真祐問賜
號圓通大師日誦彌陀數萬聲年七十四將示寂預
告其徒曰吾生緣盡矣其徒訝之後七日口占偈曰
峭這皮袋常爲患害繼祖無能念佛有賴來亦無來
去亦無礙四大五陰一時敗壞且道還有不敗壞者

淨聖賢錄卷四

七

廖良久云浮雲散盡月昇空極樂光中常自在遂跏
趺而卒湛然居士集

太微

太微不詳其所出兒時投錢塘法安法師出家初授
彌陀經便能背誦及受具發願扁門念佛爲不退信
嘗縱步後山忽聞笛聲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自娛
有凌監薄者亦修淨業稱微爲淨土鄉長一日叩門
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可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
忙耳翌朝人怪其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經
火燼跏趺地上而化佛祖統紀

思聰

思聰不詳其所出居錢塘法安寺少喜作詩及讀大乘諸經有會遂息心淨土日誦蓮經二部兼持佛名未嘗語及世事一日忽謂弟子曰夜見佛菩薩同來接引弟子曰或恐魔試奈何聰曰吾去後但視吾胸前可驗也越二夕命聲磬唱佛名喜曰佛來矣奄然而化視胸前一掌許有文紅潤如蓮華佛祖統紀西湖志

淨觀

淨觀不詳其所出住嘉興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二十七日行矣至期二日前見紅

淨觀錄卷四

六

蓮華次日又見黃華滿空有化童子坐於華上三日入龕端坐命眾唱佛頌之脫去嘉興縣志

利先

利先不詳其所出居新城法慧寺日誦法華兼持佛號每至中夜其聲哀切願早脫娑婆往生極樂晚歲屢感祥夢忽示疾命眾同唱佛名西向凝望端坐而逝佛祖統紀

師安

師安不詳其所出受業烏鎮普靜寺道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昕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

忽精爽異常時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即端坐而化佛祖統紀

如寶

如寶不詳其所出受業雲川覺華寺間古德有以浴僧功德回向淨土者遂治浴室供眾僧閱二十年建西方佛像誓求往生年八十一請眾啜茶言別聞鐘鳴眾方驚異即向西跏趺合掌凝望而化佛祖統紀

顯超

顯超博州人受金總持三藏持穢迹金剛咒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華徧滿技樂雜奏弟子哀懇願留住世救苦眾生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咒救人一日忽聞天樂異香佛及眾聖現空中即而西跏趺而化佛祖統紀

淨觀錄卷四

九

有開不詳其所出居雲川千步寺專修淨業日暮不忘於歲旦請眾唱佛諷經至西方世界即瞑目長逝佛祖統紀

道生

道生不詳其所出居常熟興福寺造丈六彌陀像得

縣令梅汝能施財莊彩即集眾誦經唱佛陳白慟哭
辭佛歸臥房書偈坐亡佛紀

若觀

若觀不詳其所出居烏鎮嘉會寺結十萬人同唱佛
號人各十萬聲期先得生者次第及引觀誦法華光
明二經滿數十萬部誓與羣生莊嚴淨業一日索筆
書偈跌坐而化佛紀

瑩珂

瑩珂不詳其所出受業雪川瑤山酒炙無所擇一日
忽自念梵行虧缺且墮惡道向同往檀取戒珠禪師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所編往生傳讀之大有感發擇一室而西設坐絕食
念佛越三日夢佛及大士告曰汝壽尚有十年且當
自勉珂白佛言闍淨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生安養
承事眾聖佛言汝志如是後三日當迎汝至則命眾
誦彌陀經曰佛及聖眾俱至寂然而化佛紀

智印

智印不詳其所出居雪川祇園常修淨觀日夜無間
病中集眾誦彌陀經甫畢跏趺合掌而化佛紀

戒度

戒度不詳其所出受業棲心寺學四分律晚住餘姚

極樂寺一意西歸和陶淵明歸去來辭以見志病中
作書別士夫道舊命眾誦觀經至法身觀腐聲唱佛
跏趺而化佛紀

祖輝

祖輝不詳其所出居明州城中之佛閣逢人但云阿
彌陀佛鄞縣尉王用早夫婦故事之一日詣其家告
別云我明日行矣明日送者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
瓜啖盡一枚唱佛而化佛紀

如鑑

如鑑不詳其所出居明州塔山兩閣大藏長誦蓮經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專志念佛晝夜不懈晚年庵居忽示疾請鄰庵諸僧
唱佛面西跏趺含笑而化佛紀

祖新

祖新不詳其所出受業四明福原寺布衣糲食制行
清苦住方氏庵別於福原創淨土院造三聖像菽池
蓮月三八月集道俗繫念一日往別福原方丈曰二
月十五日將西歸特來拜辭欲索麩一椀以果枵腹
可乎主人如其言食訖竟往淨土院像前作禮云祖
新將行奉別尊像即歸庵別眾謂曰吾其去矣願諸
仁者勤心念佛得盃相會即跌坐唱佛遠云佛至合

掌而化佛祖

妙文

妙文姓孫蔚州人九歲出家二十一抵燕京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後居薊之雲泉寺勤儉節用廩有餘粟歲荒以賑饑民薊人德之累主講席大宏方等力唱圓宗晚年退居逸老專修念佛三昧元延祐六年示疾令弟子高聲唱佛名蓮起跏趺結三昧印泊然而逝年八十三佛祖通載

善住

善住字雲屋蘇州人掩關一室六時念佛病久不易

淨聖賢錄卷四

三

終時異香滿室有安養傳谷響集行世衛生集

盲公

盲公字別宗杭州人戒德甚嚴創觀室於龍山之陽修念佛三昧雖經亂離亦不暫廢臨終無疾沐浴端坐而化衛生集

性澄

性澄字湛堂姓孫會稽人母夢日輪墮空而生澄四歲輒拈筆為佛像授以佛經即能成誦至元十三年投石門殊律師祝髮受具後依佛鑒錫公習天台教觀大德九年住杭之東竺十一年吳越大旱禱雨

立下歲饑民死無以餒乃為掩其遺骸作水陸大會普度之至治元年驛召入京命居清塔寺校正大藏賜號佛海大師任上天竺後歸佛果寺篤志淨土修一心三觀者七晝夜應感瑞應月旦眾前問訊澄遠揖曰老僧向非急於退步幾至半塗而廢矣今日則有明日恐無光陰可把玩乎煩點示衣鉢用表無常眾為稱佛名止之曰佛須自念明晨當來一別黎明眾集端坐而化年七十八明高僧傳

蒙潤

蒙潤字玉岡姓顧海鹽人年十四出家白蓮寺依古

淨聖賢錄卷四

三

原法師方禮伽藍神像皆仆古原授以天台止觀金剛鉅十不二門諸書即能了大意古原歸寂事竹堂傳法師因苦學嬰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疾愈而心倍明利尋主海鹽德藏寺日講法藝遷南竺演福既而退居於龍井白蓮庵專修念佛三昧依者日眾復出主下竺率眾修法苑三昧感普賢放光現諸瑞相居三年一日呼弟子宣法明策等示止觀安心之旨已而曰吾生緣已盡茲唯其時驟稱佛號數百聲泊然而化潤生平力修書夜無閒常行般若三昧以九十日為期者七修法苑金光明大悲淨土諸懺以七

七爲期者不可悉數云明高僧傳

明本

明本姓孫錢唐人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
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常行不臥已而參
天目高峯妙公遂從雜染再三咨決大徹法原高峯
既示寂本棲泊江湖間所至學者稱爲中峯和
尚尋謝去諸達官多欲延主浙中諸名山本固辭不
就仁宗欲致之不可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金
襴袈裟改師子院爲師子正宗禪寺本既單提向上

淨土聖賢錄卷四

首

時復舉揚淨土嘗言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
土有懷淨土詩一百八首大行於世又嘗作報恩院
記曰秉一心爲禪照萬法爲觀其爲心也圓湛虛寂
涉入無礙不可以相求不可以言詣舒之則萬法自
之而彰卷之則萬法依之而泯凡夫迷昧引起輪回
苦樂升沈莫之能釋是故非禪那不足以契諸佛心
非妙觀不足以破衆生惑圓覺以三觀互推爲二十
五輪無量壽以一佛分觀於十六處始則端坐靜室
注想一方存注不休與想俱泯所以一輪見諸妙觀
證明一處功成諸佛圓具如當臺鏡如帝網珠萬象

淨土聖賢錄 卷四

顯而無所照之功千光聚而絕能收之跡如是觀者
卽見清淨願王白毫亘天紺目澄海巍巍光明殊特
相好徧界光明化爲香臺寶樹樓殿池沼諸莊嚴具
是時三昧行人卽聞卽見卽覺卽知一語一默一動
一靜皆與無作清淨妙觀昭然混合者矣然後卽斯
妙觀於一切時散作無邊莊嚴佛事以之報國恩則
聖祚保無疆之永以之報親恩則劬勞超有漏之纏
乃至過現未來一切究親同時解脫其爲報也豈有
量哉又嘗率諸同事歲過佛誕及三元日於觀世音
菩薩像前發四十八願其一願云從我今生盡未來

淨土聖賢錄卷四

垂

際臨命終時無諸疾苦正念現前心不顛倒生極樂
國見佛聞法卽悟無生更往兜率內院瞻拜慈氏然
後退位出生娑婆廣度羣迷同登彼岸至治三年止
天目東岡八月十三日手書別諸外護法屬明日晨
起書偈云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
置筆安坐而逝年六十一其日白虹貫於山巔露氣
三日貌如生中峯廣錄行錄發願文

優曇

優曇姓蔣丹陽人家世事佛弱冠出家廬山東林寺
後住丹陽妙果寺元至大初詔罷蓮宗曇大懼曰吾

二五三

承其教將三十載矣。而亡於吾之世。乎即白佛發誓必復其教。於是著述宗寶鑑十卷。今錄其尤警策者。一云。凡修淨土之人。灼然自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當念無常迅速。時不待人。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若也。半進半退。似信似疑。到了濟得甚麼邊事。如何出離輪迴。若是信得及。便從今日去。發大勇猛。發大精進。莫問會與不會。見性不見性。但只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如靠著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不動。專其心。一其意。或參念觀念。憶念十念。或默念專念。繫念禮念。念茲在茲。常憶常念。朝也念。暮也念。行也

淨聖錄卷四

三

念。坐也念。心念不空過。念佛不離心。日日時時。不要放捨。綿綿密密。如雞抱卵。常教暖氣相接。即是淨念相繼。更加智照。則知淨土即是自心。此乃上智人修進工夫。如此把得定。做得主。靠得穩。縱遇苦樂逆順境界現前。只是念阿彌陀佛。無一念變異。心無一念退惰心。無一念雜想心。直至盡生。永無別念。決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果能如是用功。則歷劫無明生死業障。自然消殞。塵勞習漏。自然淨盡無餘。親見彌陀。不離本念。功成行滿。願力相資。臨命終時。定生上品。一云。若念佛之人。塵垢未淨。惡念起時。須自檢點。或

有慳貪心。瞋恨心。癡愛心。嫉妬心。欺誑心。吾我心。貢高心。諂曲心。邪見心。輕慢心。能所心。及諸逆順境界。隨染所生。一切不善之心。設或起時。急須高聲念佛。斂念歸正。勿令惡心相續。直下打併淨盡。永不復生。所有深信心。至誠心。發願回向心。慈悲心。謙下心。平等心。方便心。忍辱心。持戒心。喜捨心。禪定心。精進心。菩提心。及一切善心。常當守護。更要離非梵行。斷惡律儀。雞狗猪羊。慎勿畜養。收獵漁捕。皆不應為。當知極樂國內。諸上善人。良由捨棄惡緣。修行善業。獲生淨土。不退菩提。念佛之人。當隨佛學。應以去惡取善

淨聖錄卷四

三

為務焉。一云。凡修念佛之人。欲生淨土。每念世間一切無常。成必有壞。生必有死。若不親聞佛法。則捨身受身。輪轉三界。四生六道。無解脫期。我今有緣得聞正法。得修淨業。唯佛為念。捨此報身。當生淨土。入彼蓮胎。受諸快樂。永脫生死。不退菩提。此乃大丈夫平生之能事也。縱有疾病。正要向前。坦蕩身心。莫生疑慮。直須西向正坐。專想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及無數化佛。現在其前。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聲不絕於諸世間。一切事務。不得思念。不得貪戀。若或心念起來。但要急稱佛號。於念念中。除滅罪

障只此一念。決定往生淨土。命若未盡。自得安寧。慎勿妄起留戀世間之心。當存自存。當死須死。但辦往生。何須疑慮。若解此理。如脫敝服。以著上衣。捨凡身。便登佛地。豈不偉哉。一云。真信。修行之事。端的是。要生極樂世界。專意一念。持一句阿彌陀佛。只此一念。是我本師。只此一念。即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猛將。只此一念。是斬羣邪之寶劍。只此一念。是開黑暗之明燈。只此一念。是渡苦海之大船。只此一念。是醫生生死之良方。只此一念。是出三界之徑路。只此一念。是本性彌陀。只此一念。是唯心淨土。但只要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記得這一句阿彌陀佛。在念莫教失落。念念常現前。念念不離心。無事也。如是念有事也。如是念安樂也。如是念痛苦也。如是念生也。如是念死也。如是念如是一念分明不昧。又何必問人。覓歸程乎。書成備證。諸方莫能易一字。上書仁宗。乞復其教。允之。命爲教主。賜號虎溪尊者。至順初化去。江府志 述宗寶鑑

宏濟

宏濟字同舟。姓姚。餘姚人。幼出家里之寶積寺。年十六。剃髮。持四分律甚勤。後依半山全法師習台教。久之。悉通其旨。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等懺。一日於定

中。覩四明尊者。授以犀角如意。自是辯才日溢。泰定元年。出住萬壽圓覺寺。明年。鹽官海岸。毀居民備備。丞相脫離憂之命。濟卽海岸。建水陸大齋。入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咒。徧撒其處。足跡所及。岸復固。人稱神焉。後遷集慶顯慈圓通諸寺。晚歸寶積寺。修念佛三昧。俄疾作。卽召弟子。示以唯心淨土之說。或末達。濟厲聲曰。生死難處。遂逝。時至正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年八十六 護法

必才

必才字大川。姓屈。台州臨海人。母趙氏。奉佛謹。夢梵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僧入堂。覺而生子。年十二。依報恩寺。瞿法師出家。未幾。進具戒。後受業於玉岡潤法師。博覽羣經。深明教觀。玉岡歎曰。此子殆靈山會上人邪。泰定元年。繼玉岡主海鹽德藏寺。尋歷杭之興福演福。爲人疑。重沈默。精修觀行。至講演經義。縱橫無礙。聽者無不傾服。順帝賜號佛鑑圓照。一日。頭目岑然。卽謂衆曰。吾緣盡矣。乃焚香而西。高稱阿彌陀佛。號盡一晝夜。又告衆曰。汝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熟。三昧現前矣。卽索浴更衣。爲書別相識。合掌而逝。年六十八。闍維。有五色光。自龕中發。火餘不壞者。一舌根如紅蓮。藝

齒牙如珂貝舍利無算明高僧傳

悅可

悅可字中庭不詳其所出住嘉定西隱寺築十六觀堂以修淨業延祐開場號廣慧大師至正中無疾坐逝茶毘齒舌不壞蘇州府志

維則

維則字天如姓譚永新人出家後嗣法中峯木禪師至正初住蘇州師子林屢召問稱疾不赴則既密契單傳復推天台永明之旨兼宏淨土之教著淨土或問破諸疑惑策進修行今錄其尤警切者或問一生

淨土賢錄卷四

三

道惡臨終念佛帶業得生又無退轉然則我且做世事待臨終念佛可乎答曰善哉善哉賺自己又賺天下僧俗男女皆此言也逆惡凡夫臨終念佛是夙有善根故遇善知識而得念佛此等僥倖萬中無一羣疑論云有十種人臨終不得念佛一善友未必相遇無勸念佛人二業苦纏身不遑念佛三偏風失語四狂亂失心五遭水火六遇豺狼七惡友壞彼信心八昏迷致死九陳亡十墜高巖此皆尋常聞見不論僧俗人皆有之宿業所招現業所感忽爾現前不容迴避忽然遭著一種便做手脚不得了也知識活佛救

不得了也便隨業向三塗八難中受苦到那時要聞佛名不聞了也直饒無此惡緣好病而死未免風刀解體四大分離如生龜脫筒痛苦逼迫怕怖惶惶念佛不得了也更饒無病而死世緣未了世念未休貪生怖死擾亂胸懷又兼家私未明後事未辦妻啼子哭百種憂煎念佛不得了也更饒未死以前只些少病痛在身未免忍疼忍苦叫喚呻吟問藥求醫祈禱懺悔雜念紛飛念佛不得了也更饒未病以前只是年紀老大衰相現前困頓龍鍾愁歎憂惱向箇衰老身上左安右排念佛不得了也更饒未老以前正是

淨土賢錄卷四

三

少壯稍或狂心未歇俗務相關東攀西緣胡思亂想業識茫茫念佛不得了也更饒清閒自在有志修行稍於世相照不破放不下把不定坐不斷些子境界現前一箇主人翁隨他顛倒念佛不得了也你看老病之時少壯清閒之日稍有一事挂心早是念佛不得况臨終時哉更道且做世事你真癡人說癡話敢保你錯用心了也且世事如夢那有實效那一件替得生死縱使造伽藍增常住攀名位結官豪將謂多做好事殊不知犯了不體道本廣造伽藍等戒有為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生死未明皆成

苦本眼光落地受苦之時方知平日所為盡是枷上
添枷鎖上添鎖鑊湯下增柴炭劍樹上助刀鎗袈裟
下失卻人身萬劫難復鐵漢聞之也須淚落祖師如
此苦口曾許他臨終念佛乎死心禪師道世人財寶
如山妻妾滿前日夜歡樂爭奈前程有限暗裏相催
符到奉行不容住滯閻羅老子不順人情無常鬼王
有何面目且據諸人眼見耳聞前街後巷親情眷屬
朋友兄弟強壯後生死卻多少世人多云老來念佛
豈不知黃泉路上無老少古人云莫待老來方念佛
孤墳多是少年人死心如此苦口勸人曾許你且待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臨終念佛乎人生在世能有幾時石火電光眨眼便
過趁未老未病抖擻身心撥棄世事得一日光景念
一日佛名得一時工夫修一時淨業由他命終我之
盤纏預辦前程穩當了也若不如此後悔難追或問
定力未成念頭無主吃得眼來千里萬里去了又或
惹著一毫世事便是五日十日半月一月擺脫不去
當何策以治之答曰嗚呼此天下學者之通患也汝
當閉斷之時若不痛加鞭策則專修無閉之念永無
成就之期余聞古人有三種痛鞭之策一曰報恩二
曰決志三曰求驗第一報恩者既修淨土當念報恩

佛恩國恩固未暇論只如父母養育師長作成此恩
豈非重大你出家以來便說要報重恩離鄉背井二
三十年父母師長艱難困苦你總不顧父母老病你
又不看及問其死你也不歸如今或在三塗受罪受
苦望你救他望你度他你卻念念閉斷淨土不成淨
土不成自救不了如何救他既不能相救你是忘恩
負義犬不孝人經云不孝之罪當墮地獄然則一念
閉斷之心便是地獄業也又且不織而衣不耕而食
僧房臥具受用現成你當勤修淨業圖報信施之恩
祖師道此是施主妻子分上滅刻將來道眼未明滴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水寸絲也須牽犁曳把償他始得你卻念念閉斷淨
土不成淨土不成酬債有分然則一念閉斷之心便
是畜生業也第二決志者若學專修志須決定你一
生參禪禪既不惜及乎看教教又不明弄到如今念
頭未死又要說幾句禪又要寫幾箇字做幾首詩情
挂兩頭念分四路祖師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警爾
情生萬劫羈鎖你卻志無決定情念多端因此多端
閉斷正念然則一念閉斷之心便是三塗羈鎖業也
又且守護戒根志不決定或因身口念念馳求教中
道寧以洋銅灌口不可以破戒之口受人飲食寧以

熱鐵纏身。不可以破戒之身。受人衣服。况因諸戒不嚴。邪心妄動。因此妄動。閉斷真修。然則一念閉斷之心。何止熱鐵洋銅業也。又曰。以除憎愛志不決定。每於虛名浮利。自照不破。名利。屬我。使生貪愛。名利屬他。使生憎妬。古人云。貪名貪利。同趨鬼類。迷愛逐憎。同入火坑。你卻因此愛憎。閉斷淨土。然則一念閉斷之心。便是餓鬼火坑業也。第二求驗者。既學專修。當求靈驗。你如今髮白面皺。死相現前。知道臨終。更有幾日。須在目前。便要見佛。只如廬山遠法師。一生三度見佛。又如懷感法師。稱念佛名。使得見佛。又如少

淨聖賢錄卷四

三

康法師。唱佛一聲。即有一佛。從口飛出。此等靈驗。萬萬千千。你若心無閉斷。見佛不難。閉斷心生。決不見佛。既不見佛。與佛無緣。既無佛緣。難生淨土。淨土不生。必墮惡道。然則一念閉斷之心。便是三塗惡道業也。如三策當自痛鞭。使其念不離佛。佛不離念。感應道交。現前見佛。既見樂邦之佛。即見十方諸佛。既見十方諸佛。即見自性天真之佛。既見自性天真之佛。即得大用。現前然後推其悲願。廣化一切眾生。此名淨土禪。亦名禪淨土也。

善繼

蘇州府志
生或問

善繼字絕宗。姓婁越之諸暨人。母夢神僧授以芙蓉。因而有身。生即能言。或見母舉佛號。便合掌。和之大德。開剃染。明年進滿分戒。尋從天竺大山恢法師習天台教。後往南竺。謁湛堂澄公。澄深器之。至正中。主天台薦福。又遷能仁。晚歲專修淨業。繫念彌陀。晝夜不輟。一日忽告眾曰。吾將歸矣。乃端坐而逝。年七十二。茶毘舌根不壞。明高僧傳

子文

子文字宗周。明州象山人。受業於北溪開法師。出生寶雲寺。淹博敦敏。律規甚嚴。與人言若不出口。至升

淨聖賢錄卷四

三

座說法。滔滔莫之禦也。一日講十六觀經。終即就座。別眾將入滅。或啓和尚後事。未會囑付何處。爾文曰。僧家要行便行。莫做俗漢。技倆眾懇。益切於是。下座復歸方丈。一一條畫之。即合掌稱西方聖號。回向發願。畢遂逝。閣維舍利無數。異香襲人。彌日乃止。明高僧傳

盤谷

盤谷字麗水。海鹽人。志氣超邁。博通經史。講學嚴大。意於杭之慧因寺。辯才無礙。七眾傾服。後至松江。構精舍。勤修淨業。自課彌陀佛號。年七十餘。無疾預為期。端坐而寂。明高僧傳

文慧

文慧不詳其所出居嘉禾青龍寺善作詩已而專志淨業至老益厲一日有疾聞空中聲云中品中生遂逝佛祖統紀

妙叶

妙叶明州鄞縣人元明之際出家為僧精研台教專修念佛三昧著念佛直指上下卷其直指心要一篇斥妄顯真最為精造文曰大雄氏觀娑婆有生老病死業繫諸苦教人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國土去聖逾遠人世澆漓錯解諸法在心便認習中六塵緣影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謂樂土在內不求生彼此六緣影皆屬前塵本無自體前塵若無此心即滅云何有土在此內邪或謂悟道便為佛土在心既見性豈有反執緣影之理世無此見最下劣矣汝欲悟真實本心者當觀所認六塵緣影之心本在汝習習住於身身居國土及一切淨穢利海悉在虛空虛空無際十界依正一切在中此空雖大我不動真實本心非大極太彼空在我真心如小片雲點太清裏云何淨穢利海不在本心中邪然則佛說諸法在心者非在習中妄想緣影心內乃在現前一念本真心內也此心離知覺超聞見永斷

一切生滅增減之相既一切身土皆在此心則知極樂娑婆等境乃全我心任意於中捨東取西厭穢忻淨熾然著相而求皆不離我心也故極樂彌陀相好現時即自心顯自心顯時即彼佛現我心彼佛心彼佛我心佛一體無二故云唯心淨土本性彌陀非謂西方無土無佛不須求生但在汝生滅緣影之中名為唯心本性也求彼佛即求自心求自心須求彼佛云何今時破法散僧開道遊儒與泛參禪理者不知即境即心求不礙真之理反於不二法中分內分外辨境辨心教人捨外取內背境向心使愛憎轉多分別更甚二分其境便以極樂為外教人不必求生一分其心便妄指六塵緣影虛偽妄想為心謂極樂在內又思此心無質本無一切因果善惡修證之法從是恣意妄涉世緣教人不須禮佛燒香然燈誦經懺願等謂之著相而於天堂地獄及樂土塵刹雖曾聞名因不見故直說為無反言快樂便是天堂苦楚便是地獄其見卑哉如來說為可憐愍者不知我心實與佛心同一理故彌陀願力威德光明在我心中承我心愚癡之力作一切佛事無時不引導於我我心亦於彌陀願心之內修念佛求生一切善行無行不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具念佛德予彼佛德成我三昧故知彌陀願力始發
 心終究竟無一法不直趣我心以我心即佛心故我
 亦於無始至今盡未來際修一切三昧無一法不攝
 歸佛海成本來佛以佛心即我心故如是依正色心
 因果淨穢雖同一心而實不妨一一自分各住其位
 以一心故雖淨穢不同所求不出於真心以自分故
 雖一心而必捨穢取淨也捨穢取淨則感應道交見
 彼本性彌陀了悟一心則淨穢自分可悟唯心淨土
 如是而修如一滴投海便同一味方知大海即自己
 也豈有一行虛棄不成功德者哉郵愚夫婦雖不識
 理以信實有彼土故於命終時反得往生畏有陷空
 之人因認緣影為心謂無外土故雖修修行還受生
 死是故凡求生者當深心起勝願行或稱名持咒或
 旋繞禮拜燒香散華六時懺悔盡撥世緣一心專法
 觀白毫相心不懈廢命終便生彼國更能孝養父母
 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受持三歸具足眾戒
 不犯威儀深信因果不謗大乘勸進行者修如此法
 亦生彼也如此念念求生正是無念無求無生尚故
 印精修是無修非不修是無修也人命無常轉息來
 世塵事連環鈎鎖不斷若不能於塵勞鬱結及得志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歌手不得處一割割斬起願力行盡力一跳焉得應
 念生彼我今作禮奉勸佛子當一心而行也直指

淨土聖賢錄卷四終

淨土聖賢錄卷四

三



淨土聖賢錄卷五

往生比丘第三之四

梵琦

梵琦字楚石。姓朱。寧波象山人。母夢日墮懷而生琦。九歲出家永祚寺。十六得度。依晉翁詢師。閱楞嚴經。有省詣徑山參元叟端公。不契。尋應詔書經。抵燕京。聞西樓鼓聲。豁然大徹。還徑山謁元叟。遂蒙印可。元泰定中。出主海鹽福臻寺。遷主永祚。歷嘉興本覺。賜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再遷報恩光孝。尋退隱永祚。築室號西齋。一意淨業。定中見大蓮華。充滿世界。彌

淨土聖賢錄卷五

陀在中。眾聖圍繞。作懷淨土詩。傳於世。今錄其百韻。詩曰。欲生安養國。承事鼓音王。合掌須西向。低頭禮彼方。觀門誠易入。儀軌信難量。佛願尤深廣。人心要久長。嬰兒思乳母。遠客望家鄉。鄭重迎新月。殷勤送夕陽。分明蒙接引。造次莫遺忘。飲啄齋稱首。薰修策最良。五辛全斬斷。十惡永隄防。勿用求名利。毋勞論否臧。布裘遮幻質。藜糝塞空腸。攬撥多生債。枝梧九漏囊。精神纔懶慢。喜怒便搶攘。水滴俄盈器。江流始濫觴。積來功行滿。越取色身強。室置千尊座。爐焚百種香。新衣經獻著。美饌待呈嘗。莫點殘油炬。宜煎浴



像湯。形骸同土木。戒檢若冰霜。想念離諸妄。脚踏在一牀。刹那登淨域。方寸發幽光。骨肉都融化。乾坤極杳茫。太虛函表裏。佛剎據中央。蓮吐葳蕤萼。波翻滌灑塘。鮮麗隨動蕩。綵仗恣搖颺。燦爛黃金殿。參差白玉堂。樓將四寶合。臺倩七珍妝。鏡面鋪階砌。荷心結洞房。珊瑚裁作檻。礪製為梁。田地琉璃展。園林錦繡張。內皆陳綺席。外盡繞銀牆。覆有玲瓏網。平無突兀岡。瑤林連處處。琪樹列行行。果大甜如蜜。音清妙似簧。喬柯元自對。翠葉正相當。一吟鸚鵡雙雙集。鳳凰瑤池無晝夜。珠水自宮商。渠瑩金沙底。風輕寶

淨土聖賢錄卷五

岸旁。高低數箇首。深淺戲鴛鴦。異彩吞羣鳥。奇葩掩眾芳。千枝分赤白。萬朵開青黃。暫抱身根爽。微通鼻觀涼。頻伽前鼓舞。共命後飛翔。竟日鶯調舌。冲霄鶴引吭。悟空寧有我。知苦悉無常。大士談元理。聲聞會寶坊。經宣十二部。偈演百千章。直指菩提徑。俱浮般若航。挽回尋劍客。喚醒失頭狂。九品標靈妙。三乘互抑揚。鍊深終絕鑛。鍛淨豈存糖。示現真彌勒。咨參妙吉祥。聖賢雲霧翳。天樂日鏗鏘。俊偉純童子。伊優絕女郎。語言工問答。進退巧趨踰。火齊恒流醴。摩尼益糴芒。不須懸日月。何處限封疆。食是天餽。餐非世

稻梁挂肩如意服擊鉢自然漿脫體殊清淨含師更
焜煌袈裟籠瑞靄瓔珞襯仙裳徧往微塵國周遊正
覺場慈顏容禮觀供具任持將側聽能仁教還令所
得亡及歸彈指頃翻笑取塗忙每受經行樂誰云坐
臥妨普天除闢謬匝地息災殃南北威靈被東西德
化彰幾番經劫燒四海變耕桑此界無虧損斯人但
壽昌戶丁休點注年甲罷推詳滿耳唯聞法充飢不
假糧永懷恩入髓且免毒侵瘡試說娑婆苦爭禁涕
淚滂內宗誰復解邪見轉堪傷忽被貪嗔縛甘投利
欲阮賊同邨裏住戈向室中戕儘愛錢堆屋仍思米

聖壽縣志卷五

三

溢倉山中搜雉兔野外牧牛羊奪命他生報銜冤累
世償太平逢盜賊離亂遇刀鎗好飲耽盃酒迷情戀
市娼心猿拋腎索意馬放垂糧逸志摧中路英魂赴
北邙干戈消禮樂揖讓去陶唐戰伐愁邊鄙烽烟徹
上蒼連邨遭殺戮暴骨滿城隍鬼哭聞陰雨八悲弔
國殤歲凶多餓死棺貴少埋藏瓦礫堆禪刹荆榛滿
教席征徭兼賦稅禾黍滅豐稔念佛緣猶阻尋經事
亦荒素襟龍奮迅高步鶴騰蹶載顧同羣鴈毋為獨
跳躑聖胎吾已就法侶爾相望寶地同瀟灑金臺共
頡頏剋勤山岌業積德海汪洋曠劫功彌著纖毫過

卽禪三心期遠到十念整遺裝必欲超魔界從今奉
覺皇明洪武元年詔入京師說法蔣山尋復應召者
再三年秋詔問鬼神情狀琦館天界寺集經論成書
將入奏忽示微疾越四日具浴更衣書偈曰真性圓
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謂同召僧夢堂顯
曰吾行矣問何往答曰西方顯曰西方有佛東方無
佛邪琦厲聲一喝而化年七十五闍維齒舌數珠不
壞護法錄西齋淨土詩

可授

可授字無旨姓李台州臨海人年十一出家十九得

聖壽縣志卷五

四

度受具戒潛心參究遇普覺明公於靈隱問答之區
疑情頓釋至元開出主大雄山安聖寺闕五年遷隆
恩又二年遷真如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作休庵
於西塢日修念佛三昧明洪武六年復起主杭之淨
慈寺居二載忽集衆申精進之戒手搥鼓而還示微
疾端坐西向日吾將逝矣左右請書偈座之曰吾宗
本無言說乃合爪稱佛號聲漸微而寂護法錄

慧日

慧日字東溟姓賈台州赤城人幼出家於縣之廣嚴
寺習教於柏子庭既游上竺依竹屋湛堂尋出主吳

山聖水寺。元至正四年。下天竺災。日應眾請。為葺新之寺。既成。遷上竺。順帝特賜慈光妙應普濟之號。明洪武初。召入京。詔就天界開山復瓦官寺。故蹟復令說戒於鍾山。旋辭歸上竺。謝院事。修彌陀懺。十二年七月朔。謂弟子曰。吾夢青蓮華生方池中。清芬襲人。淨土之祥見矣。後四日。跌坐合爪而終。年八十九。高僧傳

普智

普智。字無礙。姓褚。杭州人。出家龍井寺。依東溟日公受天台性具之學。講說無礙。四坐道場。門風大振。晚

年開演於松江延慶寺。遂終老焉。專修淨業。寒暑不

五

輟。永樂六年正月二日。微疾。會眾端坐而西。念佛而逝。嘗註阿彌陀經一卷。明高僧傳

景隆

景隆。字祖庭。號空谷。蘇州陳氏子也。幼不茹葷。好跌坐。若禪定。然稍長。從弁山懶雲和尚參叩。大法年二十八。出家虎邱。洪熙中。給牒為僧。依石庵和尚於杭州。隱寺。尋往天目。刻苦研究。究忽有省。馳詣懶雲。遂蒙印可。隆既提持。向上兼以淨業勸人。著淨土詩一百八首。或問永明四料簡之旨。答言。參禪人執守話

頭自謂守靜工夫。更無別事。念佛往生。寅夕禮誦。皆所不行。此所謂有禪無淨土也。此等參禪。亦非正氣。是為守死話頭。不異土木瓦石。坐此病者。十有八九。莫之能救。真得禪旨。如水。上葫蘆。捺著便轉。活潑潑地。如此參禪。不輕念佛。往生之道。寅夕禮誦。亦所遵行。左之右之。無不是道。此所謂有禪有淨土也。又云。念佛一門。修行捷徑。識破此身不實。世間虛妄。唯淨土可歸。念佛可恃。緊念慢念。高聲低聲。總無拘礙。但令身心閒淡。默念不忘。靜鬧間忙。一而無二。忽然觸境。遇緣。打著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

彌陀佛不越自心。然若將心求悟。反成障礙。但以信心為本。一切雜念。都不隨之。如是行去。縱然不悟。後亦生淨土。階級進修。無有退轉。優曇和尚令人提

六

云。念佛者。是誰。或云。那箇是我。本性阿彌陀。謂是攝心念佛。參究念佛。今不必用此法。只川平常念去。隆年五十餘。嘗自作塔銘。其沒也。無所考。時又有琴公者。字古音。福建蔡氏子。嘗作念佛警策。偈曰。一句阿彌陀。佛宗門頭。則公案。譬如騎馬。拄杖把穩。生涯一段。不拘四眾人等。持之。悉有應驗。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

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
現便入念佛三昧親證極樂內院蓮胎標的姓名極
功之者自見親見彌陀授記便同菩薩作律自此出
離娑婆一路了無憂患直至無上菩提永劫隨心散
誕依得此道歸來決定成佛不欠名僧輯略

寶珠

寶珠不詳其所出嘗遊浙中杭嘉開冬夏一衲乞食
自活宿無恒居念佛不絕口人與之言略酬一二語
即連聲念佛後於海門寺忽若顛狂者將半月一僧
呵曰爾平日實行當與世人作眼目何得乃爾珠曰

淨聖賢錄卷五

七

如是吾行矣索浴畢安然而化往集

本明

本明不詳其所出居通州靜嘉寺梵行清白勤於講
業後輟講專心淨土六時禮念歷年弗替忽微恙自
知時至告眾安然而化異香七日往集

義秀

義秀溫里人嘉靖初居蒲之讚歎庵自課阿彌陀佛
十萬餘聲朝夕無閒歷五十餘年經行之所輒砌成
坳人試補之久復成坳如故初有貧子不能自活來
依秀秀納之久不善其所為呵曰汝真賊也無何

果約其黨乘夜擊秀初擊秀稱佛聲猶洪再擊稱佛
聲弗斷然亦微矣氣盡佛聲乃寂紫柏老人集

雪梅

雪梅蘇州人踪跡奇異不拘戒律好吟詩嘉靖中遊
南京止報恩寺每見法師講經輒笑曰亂說亂說專
修淨土動靜無閒尋還蘇住竹堂寺年八十餘忽辭
衆剋日行眾僧饋錢治棺至期送者雲集梅笑曰爾
輩纔布施幾文錢便欲逼取老僧性命尚早尙早眾
廢然散去越數日端坐龕中泊然而化雪梅

性專

淨聖賢錄卷五

八

性專字守庵姓張蘇州崑山人少薙髮遍訪知識講
妙峯受戒預聽法華講席後辭去往峯頂行頭陀行
十二時中唯誦法華行深禪定嘗於空中見西方寶
池成琉璃色深廣無際以白妙峯妙峯曰此觀行初
成之相不生取著是善境界專遂深秘不言石城有
百尺彌勒像嘉靖間經兵燹金剝專為新之又構石
殿與像稱感佛放光夜明如旦二十三年秋延法師
傳燈講小木彌陀經有講易彌勒上生經者專曰不
然吾聞彌陀與彌勒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余將
俾海眾同悟本性彌陀即本性彌勒先遊蓮華淨土

然後預龍藝勝會也二十五年仲冬沐浴更衣命眾
椎鐘誦經跌坐而化前數日衣褶中生靈芝一本大
於拳色紅白法華特驗

祖香

祖香臨江新喻人於山東龍潭寺精修淨業有居士
王傑者築庵延之香語傑云某日當歸家眾苦留香
云歸安養家耳及期救坐西向坐逝舉龕入山火出

白焚往集

圓果

圓果字祇園一字幻空不詳其所出少為鳳陽衛守

淨土聖賢錄卷五

九

陵指揮使已而棄官出家五臺山淹貫經論頓悟直
指東遊至蘇杭登座說法天華晝下繽紛如雨嘉靖
三十四年浙中倭亂剽掠至北新關果時在杭佛慧
寺巡撫胡宗憲問果道高延請出山商退賊之策果
辭曰毋庸三日後賊當自退耳後三日軍士見雲中
有神兵數千擊倭倭退竄皆以為果力也臨化之日
囑弟子十年後茶毘至期昇棺至野忽自起火灰燼
無遺道俗觀者千人咸見雲中現出西方境界有七
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七寶池金沙地樓閣宮
殿並是金銀瑠璃玻璃硨磲赤珠瑪瑙之所嚴飾池

中開出青黃赤白蓮華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
伽共命之鳥種種奇妙與佛經所說無有差別俄而
天樂振空移時方滅圖

真清

真清字象先姓羅長沙湘潭人少強記絕人年十五
補諸生十九歲家難遂投南嶽伏虎巖依寶珠和尚
薙髮受具看無字話因舟觸岸有省珠化去清駐錫

覺皇寺患背疾夢關雲長授之藥病愈南遊天台結
茅居焉遷奪頂天柱峯修大小彌陀懺六年暇則開
演十乘闡明三觀學者歸附日眾應居士王太初請

淨土聖賢錄卷五

十一

就永明禪室講觀經妙宗鈔百日居常日勤五悔密
持觀經及梵網心地品一夕夢琳宮綺麗寶樹參差
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二菩薩方展拜聞旁有沙彌
授以一牌書曰戒香熏修寤知中品往生之象也萬
曆三十一年正月抱疾盡出所儲付五臺雲棲西興
諸寺飯僧有進藥石者卻之曰吾淨土緣熟聖境冥
現不久辭世藥何為乎正月七日絕粒唯飲檀香水
期於二十九日告終與眾說無生法誨諭甚切至二
十九日夜起別眾曰吾逝矣眾請日和尚往生淨土
九品奚居曰中品中生也眾曰胡不上品生邪曰吾

戒香所熏位止中品言畢泊然而逝延五日顏色紅潤如生茶毘日香氣充郁骨鏘鏘有聲年五十七高僧傳

明證

明證字無塵姓魏會稽人性醇厚簡默少不樂腥膻常欲出家弱冠過隣寺遇五臺龐眉老僧若舊相識者願相依為弟子老僧云汝三年後方可薙髮當先行苦行學諸經典證遂往叢林作重務學楞嚴咒自止誦一字夜禮觀音徹曉不寐三年而咒始畢忽臥病七日遍身發痛若換骨者病愈夙慧頓開而五臺

海三聖賢錄卷五

三

僧復至為祝髮受具戒囑令終身誦法華經遂展經朗誦無滯已而薨嚴涅槃諸經悉成誦乃謂老僧曰吾欲盡形乞食供養以報師德是夜老僧不知所往證日誦法華一部日惟二餐二衣經鉢外一無所蓄人有施者隨得隨捨或與之言止微笑而已如是者三十年一日誦經艱然不憚弟子問故曰吾持誦一生求生淨土豈將墮紅塵邪於是更加勤誦三年一日撫案大笑曰我今不到紅塵去矣往謁雲棲宏公還至湖中謂侍者曰汝往報眾徒我明日當去次日諸徒至證問甚麼時答云亭午遂命具湯盥沐端坐

念佛誦觀世音大勢至至清淨大即閉口眾聞空中朗誦海眾菩薩與香韻然合掌而寂如入禪定七日後開龕時值炎暑儀容若生年五十時萬曆二十一年也證弟子真定學靜明出家後秉師之訓精勤念佛求生淨土兼禮拜薙髮法華諸經造像齋僧行諸苦行年七十二預刻期面西念佛而化理安詩紀

明玉

明玉字無瑕姓劉西蜀人出家後遍歷名山參叩知識苦行絕倫禮薙嚴法華經一字一禮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忽謂弟子曰吾業繫娑婆七十二年今將歸

海三聖賢錄卷五

三

矣遂不食念佛不絕者旬日聲如洪鐘臨終沐浴端坐持珠念佛益哀促已而大聲云佛佛佛倒駕鐵牛歸佛國聲絕而逝慈山夢遊集

法祥

法祥字瑞光姓周紹興嵒縣人少有出世志參嘯巖老人嘯巖示以念佛法門遂出家居南岳側刀峯影不出山專志念佛以豆記數日夜精勤誓不至席人稱爲豆兒佛未幾成叢林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索浴禮佛告眾曰瓜子熟也正落蒂時眾莫喻者入室趺坐令眾唱佛名合掌而逝峯前聞音樂聲慈山

集

株宏

株宏字佛慧號蓮池杭州仁利沈氏子也年十七補諸生以學行稱鄰有老嫗日課佛名數千問其故嫗曰先夫持佛名臨終無病與人一拱而別故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宏自此棲心淨土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以自策年三十二出家講編融笑巖諸大老參念佛者是誰有省隆慶五年乞食雲棲見山水幽絕居焉山故多虎為放瑜伽餓口虎不為患歲亢旱居民乞禱雨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眾固請乃持

淨土聖賢錄卷五

三

木魚出循田勝行唱佛名時雨隨注如足所及眾悅相與比材造屋衲子日歸附遂成叢林宏主張淨土痛斥狂禪著阿彌陀經疏鈔融會事理統攝三根至為淵奧時有曹魯川者致書雲棲略曰夫釋尊有三藏十二部教所謂於廣大海張眾多網又所謂大因小因也者祇宜談大以該小誰可舉一而廢多比吾黨中有唱為歷劫成聖必漸無頓之說者夫漸亦聖說未嘗不是而以漸廢頓左矣尊者內秘頓圓而外顯淨土法門諸佛有然無足疑者奈近來聽眾直欲以彌陀一聖而盡廢十五王子以淨土一經而盡廢

三藏十二部則不佞之所不願聞也時雖末法而斯人之機豈無利鈍有如釋尊為迦葉為憍陳如其說如此為善財為龍女其說如彼二十五聖各證圓通文殊所稱又如彼正所謂昨日定今日不定文所謂說我是空且不是空說我是有且不是有以此所以為善無常主活潑潑地如水上按葫蘆然倘釘椿守窟焉利人天所願尊者為大眾衍淨教遇利根指上乘圓融通達不滯方隅俾鵬鷲並適亦盡善盡美哉又佛菩薩乃無上一乘圓教如來稱性之極談尊者乃與彌陀經並稱已似未妥因此遂有著論騰之架

淨土聖賢錄卷五

四

淨土於菩薩之上者朱紫遞淆之謂何亦願尊者為淨土根人說淨土為菩薩根人說菩薩毋相謂亦毋相濫乃為流通佛乘乃為五教並陳三根盡攝奈之何必刻舟而求劍且彈雀而走鷄也宏報書曰夫菩薩嚴具無量門求生淨土菩薩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就時之機蓋由此一門而入菩薩非舉此一門而廢菩薩也來論謂不肖以彌陀與菩薩並稱因此遂有著論駕淨土於菩薩之上者此論誰作乎菩薩如天子誰有駕諸侯王大臣百官於天子之上者乎然不肖亦未嘗並稱也疏鈔中特謂菩薩圓極彌陀經得圓

少分是蕪巖之眷屬流類非竝也。又來論謂宜隨機演教爲宜淨土人說淨土宜蕪巖人說蕪巖此意甚妙。然中有二義。一者干機竝育乃如來出世事非不肖所能故曹溪專直指之禪豈其不通餘教遠公擅東林之社亦非止接鈍根至於雲門法眼曹洞馮仰臨濟雖五宗同出一原而亦授受稍別門庭施設理自應爾無足怪者况不肖凡品乎若其妄效古人昨日定今日不定而漫無師承變亂不一名曰利人實誤人矣何以故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平民號曰國王不可不慎也。二者說蕪巖則該淨土說淨土亦通蕪

淨聖賢錄卷五

五

巖是以說蕪巖者自說蕪巖說淨土者自說淨土固竝行而不相悖。今人但知蕪巖廣於極樂而不知彌陀卽是遮那也。又龍樹於龍宮而出蕪巖而願生極樂普賢爲蕪巖長子而願生極樂文殊與普賢同佐遮那號蕪巖三聖而願生極樂咸有明據較如日星居士將提唱蕪巖以風四方而與文殊普賢龍樹違背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况方山列十種淨土極樂雖曰是權而蕪巖權實融通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故娑房殺地無非清淨道場而况七寶莊嚴之極樂乎。婆須無厭皆是古佛作用而况萬德具足之彌陀乎。

居士遊戲於蕪巖無礙門中而礙淨土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不肖與居士同爲蕪藏莫逆良友而居士不察區區之心復欲拉居士爲蓮胎骨肉弟兄而望居士之不我外也。魯川復致書曰諸不了義經論別行普賢行願品與起信等論皆稱說淨土此豈無因然蕪巖經中未嘗及之卽方山所列第十淨土更晰也。法華經差十六王子內有彌陀未嘗定爲一尊其贊持經功德旁援安樂寶說女人因果首楞嚴二十五聖證圓通文殊無所軒輊但云方便有多門又云順逆皆方便然繼以遲速不同倫則於無軒輊中又

淨聖賢錄卷五

六

未嘗無指歸也者。故要極於普門而不推謝夫勢至更加貶剝曰無常曰生滅若夫賢首清涼諸師亟標小始終頓圓五教僉以爲允而未嘗品及淨土。心宗家流尤所蕩掃如齊己禪師曰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遶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又曰其或準前捨父逃去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此等語言或以爲苛然豈無謂而彼言之亦必有道矣。所以達者亟道祇劫辛苦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又道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况無論三乘一乘要之無哉我所今之往生淨土者我爲能生土爲

所生自他歷然生滅宛然欣厭紛然所未及悉願從
來談淨土者必曰蕤開見佛悟無生蓋必往生而見
彌陀始從觀音若勢至抑或彌陀誨以無生此時方
悟似爲迂遲再蕤嚴性海所現全身如人身中有八
萬四千毛孔東藥師西彌陀各各在一毛孔中說法
度生倘拋撮全身入一毛孔不但海漚倒置而蠅投
牕紙其謂之何昨不佞手疏所云爲宜淨土人說淨
土爲宜蕤嚴人說蕤嚴自謂不悖諸佛法門亦是爲
尊者赤心片片尊者乃欲攜我入蓮胎則昔人所云
捉物入迷津與夫棄金擔草之謂矣尊者會下聽衆

目二重聖賢錄卷五

七

自杭過蘇者周弗津津九品閒與之言稍涉上乘則
駭心瞪目或更笑之此其過在弟子邪在師邪大丈夫
夫氣宇冲天度生爲急既出世矣開堂矣敷座矣不
具大人作略祇作閭巷老齋公老齋婆舉止忽被伶
俐人問著明眼人接著擬向北斗裏潛身邪抑鐵圍
山裏潛身邪佛法大事非同小可願尊者重厝意焉
宏又以書復曰辱惠書元詞妙辯注濺層叠誠羨之
仰之然竊以爲愛我深而詞太費也果欲揚禪宗抑
淨土不消多語曷不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既
一佛不立何人更是彌陀又曷不曰若人識得心大

地無寸土既寸土皆無何方更有極樂國只此二語
來論攝無不盡矣茲擬一一酬對則恐犯鬪爭不對
則大道所關終不可默敢略陳之來論謂不了義經
乃談說淨土而以行願品起信論當之起信且止行
願以一品而攝八十卷之全經自古及今誰敢議其
不了義者居士獨尙蕤嚴而非行願行願不了義則
蕤嚴亦不了義矣文來論謂法華記往生淨土爲女
人因果則龍女成佛亦只是女人因果邪謂彌陀乃
十六王子之一則毘盧遮那亦只是二十重蕤藏之
第十三邪居士獨尊毘盧奈何毘盧與彌陀等也又

目二重聖賢錄卷五

六

來論謂楞嚴取觀音遺勢至復貶爲無常生滅則憍
陳如悟客塵二字可謂達無常契不生滅矣何不入
圓通之選誠曰觀音登科勢至下第豈不聞龍門點
額之喻爲齊東野人之語邪又來論謂齊已禪師將
古人念佛偈遂句著語其曰唯有徑路修行則著云
依舊打之遶其曰但念阿彌陀佛則著云念得不濟
事居士達禪宗何不知此是宗師家直下爲人解粘
去縛乃作實法會而死在句下邪果爾古人有言踏
毘盧頂上行則不但彌陀不濟事毘盧亦不濟事邪
此等語言語錄傳紀中百千萬億老朽四十年前亦

曾用以快其唇吻雄其筆劄後知慚愧不敢復然至於今猶赧赧也又齊已謂求西方者捨父逃逝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往應之曰即今卻是如子憶母還歸本鄉捨東得西樂哉阿彌陀佛且道此語與齊已所說相去多少又來論謂多劫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居士已得無生法忍否如得則不應以我為能生以土為所生何則即心是土誰為能生即土是心誰為所生不見能生所生而往生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乃所以為真無生也必不許生而後謂之無生是斷滅空也非無生之旨也又來論

淨聖賢錄卷五

九

以藝開見佛方悟無生則為迂遲居士達禪宗豈不知從迷得悟如睡夢覺如蓮萼開念佛人有現生見性者是藝開頃刻也有生後見性者是藝開久遠也機有利鈍功有勤惰故藝開有遲速安得槩以為迂遲邪又來論喻藝藏以全身喻西方以毛孔生西方者如撮全身入毛孔為海澗倒置夫大小之喻則然矣第居士通藝嚴宗奈何止許小入大不許大入小且大小相入特藝嚴十元門之一元耳舉藝藏不可說不可說無盡世界而入極樂國一蓮萼中尚不盈萼之一葉葉之一芥子地則何傷於全身之入毛孔

也又來論謂荒山僧但問以上乘便駭心瞠目居士向謂宜藝嚴者語以藝嚴宜淨土者語以淨土今此鈍根輩正宜淨土何為不與應病之藥而強聒之邪又來論謂老朽既出世開堂不具大人作略而作老齋公齋婆舉止被俗人問著明眼人拶著向北斗裏潛身邪鐵圍裏潛身邪老朽曾不敢當出世之名自應無有大人之略姑置弗論而以修淨土者鄙之齋公齋婆則古人所謂非鄙愚夫愚婦是鄙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豈獨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凡遠公善導天台永明等諸菩薩諸善知識悉齋公齋婆邪劉

淨聖賢錄卷五

十

遺民白少傅柳州蘇長公等諸大君子悉齋公齋婆邪就令齋公齋婆但念佛往生者即得不退轉地亦安可鄙邪且齋公齋婆庸呆下劣而謹守規模者是也愚也若夫聰明才辯矣談般若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魔也愚貴安愚喜誠自揣矣寧為老齋公老齋婆無為老魔民老魔女也至於所稱伶俐人明眼人者來問著拶著則彼齋公齋婆不須高登北斗遠覓鐵圍只就伶俐漢咽喉處安單明眼人瞳子上敷座何以故且教伊暫閉口頭三昧回光返照故抑居士尚藝嚴而力詆淨土老朽業淨土而極贊藝

嚴居士靜中試一思之是果何爲而然乎。又來論謂勸已求生淨土喻如棄金擔麻是顛倒行事。大相屈辱也。但此喻尙未親切。今代作一喻如農人投刺於大富長者之門。延之入彼田舍。聞者皆笑之。農人更掃徑謀重請焉。笑之者曰。主人向者不汝責幸矣。欲爲馮婦乎。農人曰。吾見諸富室。有爲富而不仁者。有外富而中貧者。有未富而先驕者。有典庫於富人之門。而自以爲富者。且金谷那場。於今安在哉。而吾以田舍翁享太平之樂。故忘而爲此。今知過矣。於是相與大笑。散去。宏居常廣修衆善。以資淨業。時戒壇久

淨土聖賢錄卷五

三

禁不行。宏令求戒者具三衣於佛前受之。爲作證明。又定水陸儀文及瑜伽讚。以拯幽冥之苦。開放生池。著戒殺文。從而化者甚衆。萬曆四十年六月杪。忽入城別諸弟子及故舊曰。吾將他往。還山設茶別衆。衆莫測。至七月朔晚入堂曰。明日吾行矣。夕入丈室。示微疾。瞑目坐。城中諸弟子畢至。復開目云。大衆老實念佛。莫捏怪。莫壞我規矩。向西稱佛名而逝。年八十一。雲棲法苑

如榮

如榮字大賢。杭州海寧人。壯歲業屠。爲家所嚮。遂感

悟。詣縣之北寺。薙染爲僧。後歸雲棲。時年六十矣。晝隨衆操作。夜持佛名。精勤不怠。萬曆九年生日。設齋飯。僧長跪佛座前。厲聲稱願。生西方者三。衆環遶唱佛合掌而逝。雲棲紀事

如清

如清字法原。姓阮。紹興上虞人。初出家於西湖龍井寺。後入雲棲。銳志念佛。誦法華經。六時禮拜。萬曆十一年得疾。沈綿者數月。既革。聞堂中念佛聲。忽覺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翹仰而逝。雲棲紀事

廣製

淨土聖賢錄卷五

三

廣製字安廬。不詳其所由。少夢入金盤庵。拱立琉璃燈下。面西方三聖像。寂無人影。內心澄澈。覺而樂之。稍長。又夢入安隱庵。見觀音大士。作思憶衆生相。自是發出世志。年二十出家。謁雲棲大師。聞西方淨土。無輪回苦。卽躍然曰。吾今而後知有歸泊處矣。於是精研淨土法門。作懷淨土詩。及諸詞賦。多清婉可誦。今錄其懷淨土賦。序云。清泰國者。蓋西方之珍域也。涉水則有瑤池玉沚。登陸則有寶街金道。皆法身大士之所遊化。諸上善人之所盤桓也。夫其都邑之華。宮室之美。越仙都之元虛。跨天宮之壯麗。矣。所以交

贊於十方名載於羣典者豈不以其上殊勝其道捷徑哉或名超於列刹或體異於諸方始離輪回之鄉卒踐無生之地非夫厭世惡欲怖無常者焉能向慕而願樂之非夫窮幽探蹟信法篤者何能遐想而好求之予所以神馳思運念結情存與寐之間若已往生者也洗脫塵根託心茲境不任專想之至聊寫景以寄懷賦曰真原寥廓不變隨緣有流穢濁而成泥沙有結清淨而為金寶猗極樂之所莊嚴實行願之所扶持愴世王以發軔託法藏以正基或贊揚於秘典或永謔於淨詩證以聖心之如語莫以凡情而致

淨土經卷之三

三

疑邈彼奇域幽元窈窕拘墟者守見而不信信淺者滯情而莫曉斥鷃翔翔於蓬蒿罔測搏風之矯矯理微事而不彰果微因而莫兆慮亡羊而泣岐守持名之一道觀靈驗而西徂忽吾生之將行仍先聖之故轍泊不死之壽庭荷上善之可攀亦何憚於疑城釋生死之桎梏暢無生之高情被鉢衣之拂拂振金錫之鈴鈴披寶葉之蒙籠踏珍夢之崢嶸陟璇空而欲上顧碧落而迅征躡穹隆之飛觀臨下界之元冥搏空青以為蓋指林翠而為屏攬披風之綠條捫含露之紫葢雖未及於登堂乃先得乎長生既契心於幽

旨入重元而夷平獲緩步於九達路靡滯而不通恣心目之曠朗任來往之從容蹴勾衣之忍草蹂滅跣之落紅觀鸚鵡之裔裔聽迦陵之嚶嚶過靈沼而試浴水隨意以淪曾滌八垢之汚濁洗五蓋之冥蒙道遠公之芳軌步善導之元蹤唯茲聖境空王所都行樹夾以引路蓮華結而成居紺宇嵯峨於中林朱閣玲瓏於方隅流霞光於翼檣承曦影於綺疏鳥畫啼而夜息琴夕合而晨敷天樂同繁於風葉契經合響於流渠庭富藍田之玉淵沈赤水之珠舉衣祴以盛蕤聽說法而凌虛恍兮沒此而見彼杳兮出有而入

淨土經卷之三

三

無騁斯須之神變同萬億之淨居體靜氣閒心境都捐肯綮未嘗神遇無全欲智海之洪濤吸長鯨之百川御風而行衣角高褰法鼓琅琅而振響異香馥馥以颺煙行道出林閒之眾散蕤來空外之仙哈水鳥之法音同石寶之迸泉始兼空有之說暢以聖諭之篇深入即離之境妙出有無之閒一空有以齊肯亡真假而得元既中道之不存浪圓觀於三翻談不二於毘邪賈淨名之無言合萬物以成已歸同體之自然後不詳其終淨土雜詠并序

真緣

真緣字慧廣姓姚常州無錫人年三十出家徧參老宿歷十六年得念佛三昧萬曆二十二年駐錫明州阿育王寺親睹舍利放光中現釋迦文佛遂誓焚身供養普請眾僧求施薪藥人與一束累為高座因取香油塗身跌坐積薪上合掌誦佛號火然及身俄成灰燼眾見五色光從緣頂門而出光中現菩薩金身長二尺許光然四照久之方滅僧

傳記

傳記寧波鄞縣人性好獨居日誦法華為業數及九千七百餘部世稱為法華和尚萬曆十四年司助虞

淨土聖賢錄卷五

五

道熙舉法華三昧懺記禁足修長期者三九歷寒暑屢獲瑞應後憩杭州西溪道上肩水負薪行諸佛事或曰利尚乃猶作此有為功德記厲聲無為豈在有為外乎四十一年七月辭諸弟子稱佛名三千聲唱妙法蓮華經題者數四面西合掌而逝越日頂門猶暖異香滿室法華持驗

德清

德清字澄印晚號憨山老人金陵蔡氏子也母夢觀音抱送童子而孕及誕白衣重胞年十九出家專心念佛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當日落

處面目光相了了分明自此聖相炳然時時在目尋至五臺習定發明本有刺血書華嚴經每下一筆念佛一聲久之動靜一如萬曆十年清居牢山李太后命輸金造寺賜額曰海印時太后數遣中使修諸塔寺權貴與中使有隙者令道士擊登聞鼓以侵占事聞事連清坐私造寺院戍雷州清隨所至冠巾說法又發宏經之願疏論楞伽楞嚴諸經四十二年奉恩詔反僧服還過廬山結庵五乳峯下效遠公六時刻漏修淨業益精時有海陽禪人求授戒法因問修淨土之要清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念

淨土聖賢錄卷五

五

佛求生淨土最為捷要此之法門乃佛無問自說三根普被四眾齊收非是權為下根設也經云若淨佛土當淨自心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為本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淨以身三口四意三此十惡業乃三塗苦因今持戒之要須先須三業清淨則心自淨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為生死心切先斷外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為命根念念不妄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臥拈匙舉箸折旋俯仰動靜閒忙一切時不愚不昧並無異緣如此用心久久純熟乃至夢中

亦不妄失。寤寐一如。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為得力時也。若念至一心不亂。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留。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效驗也。然一心持名。固是正行。又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佛為韋提希說十六妙觀。便得一生取辦。今當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華寶地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前如在淨土。臨命終時。一念頓生。如此用心。精持戒行。永斷惡念煩惱。以此淨心。觀念相繼。淨土真因。無外此者。又有淨心居

淨土寶錄卷三

三

士者。問念佛不能成片。請開示清淨之曰。修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能念佛成片。且眾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即今生出世。何曾一念痛為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嘗反省。今欲以虛淨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杯水救與薪之火。有是理哉。若果為生死心切。念念若救頭然。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處念現前。不被妄想遮障。如此下苦切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不求成片。而自成片矣。此事全要自己著力。若但將念佛做面皮。如此驢年無受用。

時。直須勇猛。莫遲疑。居廬山數歲。之曹溪。天啓三年十月。示微疾。謂人曰。老僧世緣將盡矣。沐浴焚香。危坐而逝。有光燭。天年七十八。步遊集。

傳燈

傳燈。姓葉。衢州人。少從進賢。映庵禪師。薙髮。隨謁百松法師。聞講法。藝恍有神會。次問楞嚴大定之旨。百松瞪目。周視燈。即契入百松。以金雲紫袈裟授之。一生修法。憐大悲。光明彌陀楞嚴等懺。無虛日。下居幽溪高明寺。先有上人葉祺。葬親寺後。夢神云。此聖道場地。將有肉身菩薩。大作佛事。可速遷。祺不信。俄舉

淨土寶錄卷三

三

家病困懼。而徙焉。翌日燈至。即其地立天台祖庭。學侶輻湊。嘗於新昌大佛前。登座。暨義眾。開石室中天樂鏗鏘。講畢。乃寂。嘗著生無生論。融會三觀。闡揚淨土法門。又有法語一篇。最為切要。曰。楊次公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淨土。娑婆有一愛之不離。則臨終為此愛所牽。矧多愛乎。極樂有一念之不一。則臨終為此念所轉。矧多念乎。夫愛有輕焉。重焉。厚焉。薄焉。正報焉。依報焉。思舉其目。則父母妻子昆弟朋友功名富貴。文章詩賦。道術技藝。衣服飲食。屋宇田園。林泉琴弈。珍寶玩物。不可枚盡。有一物之不忘。

愛也。有一念之不遺愛也。有一愛存於懷則念不一。有一念不歸於一則不得生。或問輕愛有道乎。曰輕愛莫要於一念。一念有道乎。曰一念莫要於輕愛。蓋念不一由散心異緣使然。散心異緣由逐境紛馳使然。娑婆有一境則眾生有一心。眾生有一心則娑婆有一境。眾緣內攝。越外奔逸。心境交馳。紛若塵沙。故欲輕其愛者。莫若杜其境。眾境皆空。萬緣都寂。萬緣都寂。一念自成。一念既成。則愛緣俱盡矣。曰杜境有道乎。曰杜境者。非屏除萬有也。亦非閉目不覩也。卽境以了其虛。會本以空其末也。萬法本自不有。有之

淨土聖賢錄卷五

三

者情。故情在物在。情空物空。萬法空而本性現。現而情念息。自然而非加勉強。楞嚴所謂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原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以欲杜其境。莫若體物虛。體物虛則情自絕。情絕則愛不生。而唯心現。念一成。故圓覺云。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一去不留。不容轉側。功效之速。有若桴鼓。學道之士。於此宜盡心焉。曰輕愛既聞命矣。一念如何。曰一念之道有三。曰信。曰行。曰願。求生極樂。以敦信爲始。必須遍讀大乘廣學祖教。凡是發明淨土之

書皆須一一參求。悟極樂原是我唯心之淨土。不是他土。了彌陀原是我本性之自佛。非是他佛。二修行者。行門有二。一正。一助。正行復二。一稱名。二觀想。稱名如小本彌陀經七日持名。一心不亂。有爭。一心理。一心若口稱佛名。繫心在緣。聲聲相續。心心不亂。設心緣外境攝之令還。須發決定心。斷後際念。撥棄世事。放下緣心。使念心漸漸增長。從漸至久。自少至多。一日二日乃至七日。畢竟要成一心不亂。而後曰事一心也。苟得此已。則極樂之淨因成就。至終之正念必然。親見彌陀。垂手接引。得生淨土。必矣。理一心

淨土聖賢錄卷五

三

亦無他。但於事一心。念念了達。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三際平等。十方互融。非空非有。非自非他。無去無來。不生不滅。現前一念之心。便是未來淨土之際。念而不念。無念而念。無生而生。生而無生。於無可念中。識然而念。於無可生中。熾然求生。是爲事一心中明理一心也。二觀想者。其如觀無量壽佛。經境有十六觀。佛最要當觀阿彌陀佛。丈六之身。作紫磨黃金色。像立菩提池上。作垂手接引狀。身有三十二種大人相。相有八十種隨形好。此二種正行。須相須而進。凡行住睡臥時。則一心稱名。凡跌坐。則心心作觀。行倦則跌

坐以觀佛。坐出則經行以稱名。苟於四威儀中修之。不閒。往生淨土必矣。一助行亦有三。世間之行如孝順父母。行世仁慈。慈心不殺。具諸戒律。一切利益之事。若能回向西方。無非助道之行。二出世之行。如六度萬行。種種功德。讀誦大乘。修諸懺法。亦須以回向心而助修之。無非淨土行也。更有一種微妙助行。當歷緣境處處用心。如覓眷屬。當作西方法眷想。以淨土法門而開導之。令輕愛以一其念。永作將來無生眷屬。若生恩愛時。當念淨土眷屬。無有情愛。何當得生淨土。遠離此愛。若生嗔恚時。當念淨土眷屬。無

淨土聖賢卷五

三

有觸惱。何當得生淨土。得離此嗔。若受苦時。當念淨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若受樂時。當念淨土之樂。無央無待。凡歷緣境。皆以此意而推廣之。則一切時處無非淨土之助行也。第三願者。淨土舟航。要以信為舵。行為篙。檣纜願為風帆。無舵則無所指南。無篙檣纜則不能運行。無風帆則不能破浪疾到。故次行以明願也。第願有通別。有廣狹。有偏局。通如古德所立。回向發願文。別則各隨己意。廣謂四宏。上求下化。狹謂量力。決志往生。局如課誦。有時隨眾同發。徧則時時發願。處處標心。但須體合四宏。不得師心妄

立如此三法。可以期生淨土。速觀彌陀。一切淨土法門。舉不外於是矣。燈每歲修四三昧。身先率眾精進。勇猛註楞嚴維摩等經。凡染翰必被戒衲。前後應講席七十餘期。年七十五。預知時至。手書妙法蓮華經五字。復高唱經題。者再泊然而寂。法華持驗淨土法語

古松

古松山西平陽人。幼出家於五臺山羅喉寺。得念佛三昧。山多虎。松為說戒命。以名虎遂不復傷人。呼輒至。萬曆十三年。至京口。建淨業禪林。時潛深谷坐樹下。入定居三十九年。一日合掌舉手。別眾而逝。天龍

淨土聖賢卷五

三

未建塔也。崇禎四年四月八日。龕中忽現五色光。啓龕見松跌坐端凝。貌如生。大清順治十五年十月二日。再現寶光。與香滿室。三日方止。鎮江府志

仲光

仲光字法雨。號佛石山。儂錢塘戴氏子也。母夢僧以伽黎覆體。而光生。自幼惡聞腥羶。年十四。投靜明師。剃染。十八受戒於雲棲。歷遊講肆。習天台教觀。深入一乘。萬曆二十二年。講紫柏禪師於金陵。親承授記。還武林。至十八洞中。愛其林壑幽異。誅茅壘石。構一小舍。一日掘地得殘碑。知為古理安寺。因重建焉。禩

子競集遂成叢林光隨機引導於禪堂外別開念佛堂會慈山清公至相與商立規制分十二時人均六班班各六時經行唱佛禮拜回向餘各靜坐隨聞默念或習觀門動靜兩得崇禎九年七月十五日忽示微疾謂弟子曰今日晴朗吾欲遠去弟子曰師病欲何往光曰汝謂我病邪扶杖出寢室跣坐集眾囑付後事適有蔡居士至光撫掌笑曰居士證明餘不及待也因書偈曰一句彌陀五十年分明掘地討青天而今好箇真消息夜半鐘聲到客船書畢顧視左右投筆而逝居士全書

淨土聖賢錄卷五

金童廟僧

金童廟僧者遺其名廟在常熟北門僧日持一版擊於街巷高聲唱無常迅速一心念佛眾不甚異之崇禎十三年三月徧辭諸鄰舍曰好念佛老僧去矣人莫解其故次日拈香佛前合掌稱佛名端坐而逝約說後跋

海寶

海寶不詳其所出居常州天寧寺貌甚樸人與語不答片言唯嘻笑而已破衲滿蟻虱暇則席地對佛拈虱上下不離其身常募錢買蔬腐供寺僧又積施金

懇眾誦經禮懺已則念佛回向歷年如是崇禎閒論林鄭胙長約寶朝南海已而卻之發棹後常見寶在陸前行追之不及道登山入殿寶又在焉遣使要師同回復不得鄭抵郡即詣寺候寶弟子云師沈臥一月餘昨方起耳鄭述其神異郡人由此欽信一日跣坐念佛而化淨土晨鐘

大雲

大雲字萬安姓郭仁和人出家永慶寺受具於雲棲居北郊篤志淨業相依者眾募建吉祥寺寮宇燦然遂成叢席其住規約一秉雲棲之制未幾示微疾即

淨土聖賢錄卷五

三

絕飲食專稱佛號閱一月或有往省之者雲曰彌陀不念念我何為臨終語弟子智經曰為我灑掃佛來迎矣跣坐念佛而逝年五十九宗論

無名僧

無名僧者居湖廣黃州專持阿彌陀佛晝夜不輟隨所見皆稱阿彌陀佛崇禎十六年總兵黃鼎守州城僧大聲唱佛衝其導執之適張獻忠攻黃州僧坐城上夜閉高聲唱佛軍士不得睡恨之縛投城下俄而復在城上唱佛如是四次每東城下西城上南城下北城上總兵聞之始敬禮焉黃州大饑人相食僧出

城外饑民持刀乞僧捨身僧解衣示眾云俟我念佛千聲卽食我稱至三百聲眾急欲加刃忽有神兵從空中來飢民驚散而僧已在城中矣山中獵人得一
大虎僧欲贖放之獵人索三十金僧止得四金獵人云汝能執虎耳三匝則與汝虎僧授記虎執虎耳三匝遂縱之虎依僧不去僧與虎同往黃麻山金剛洞中巡撫虛象昇督兵過黃州詣山訪之欲見虎僧語虎探頭窗外虛欲見全身虎乃大叫躍出虛亦納贊稱弟子而去僧一日行街中見一雞高聲唱佛雞亦隨聲而唱 大清順治七年欲之武林道經白門寓

淨土聖賢錄卷五

秦淮河房端午見遊船中有錢生者其弟子也遂呼云錢阿彌陀佛錢登岸見僧問同遊人知爲某某放聲大哭曰眾生以苦爲樂乃如是邪錢懇示修行之要僧云一心念阿彌陀佛復云我行後汝有所疑可問覺浪此明眼人也後不知其終覺浪名道盛歷主金陵天界杭州崇光諸處道場宗風大振淨土晨鐘

淨土聖賢錄卷五終

淨土聖賢錄卷六

往生比丘第三之五

智旭

智旭字蕩益姓鍾吳縣人父持白衣大悲咒夢大士送子而生旭少以聖學自任著書闢佛凡數千言及閱雲棲竹窗隨筆乃焚所著論年二十讀地藏本願經發出世志日誦佛名天啓元年年二十四聽一法師講經疑情忽發用心參究已而豁然尋掩關於吳江遇疾且殆始一意求生淨土疾少閒結壇持往生咒七日說偈曰稽首無量壽拔業障根本觀世音勢

淨土聖賢錄卷六

至海眾菩薩僧我迷本智光妄墮輪回苦曠劫不暫停無救無歸趣劣得此人身仍遭劫濁亂雖復預僧倫未入法流水目擊法輪壞欲挽力未能良由無始世不植勝善根今以決定心求生極樂土乘我本誓船廣度沈淪眾我若不往生不能滿所願是故於娑婆畢定應舍離猶如被溺人先求疾到岸乃以方便力悉拯暴流人我以至誠心深心回向心然臂香三炷結一七淨壇專持往生咒惟除食睡時以此功德力求決生安養我若退初心不向西方者寧卽墮泥犁令疾生改悔誓不戀人天及以無爲處仰願大威

神力無畏不共。三寶無邊德。加被智旭等。折伏使不
退。攝受令增長。其後應住溫陵。漳州石城。屢溪長水
新安。廣宏台教。而歸老於靈峯。時請方禪者。多以淨
土爲權教。遇念佛人。必令參究。誰字。旭獨謂持名一
法。卽是圓頓。心宗。有卓左車者。嘗設問言。如何是念
佛門中向上一路。如何得離四句絕百非。如何是念
佛人最後極則。如何是消譌處。腦後一鎚。龔和尚將
向來自性彌陀。唯心淨土等語。撇向一邊。親見如來
境界。快說一番。震動大千世界。旭答言。向上一著。非
禪非淨。卽禪卽淨。才言參究。已是曲爲下根。果大丈夫

淨土聖賢錄卷六

二

夫自應諦信。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設一念與佛有隔
不名念佛三昧。若念念與佛無間。何勞更問阿誰。淨
土極則事。無念外之佛。爲念所念。無佛外之念。能念
於佛。正下手時。便不落四句百非。通身撥入。但見阿
彌陀佛。一毛孔光。卽見十方無量諸佛。但生西方極
樂一佛國土。卽生十方諸佛淨土。此是向上一路。若
捨現前彌陀。別言自性彌陀。捨西方淨土。別言唯心
淨土。此是消譌公案。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唯佛一
人居淨土。此是腦後一鎚。但能深信此門。依信起願。
依願起行。則念念流出無量如來。徧坐十方微塵國

土。轉大法輪。照古照今。非爲分外。何止震動大千世
界。又嘗示人云。夫念佛法門。別無奇特。只是深信力
行爲要耳。佛云。若人但念彌陀佛。是名無上深妙禪。
天台云。四種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名爲三昧中
王。雲棲云。一句阿彌陀佛。該羅八教。圓攝五宗。可惜
如今人。將念佛看做淺近勾當。謂愚夫愚婦工夫。所
以信既不深。行亦不力。終日悠悠。淨功莫尅。或有巧
設方便。欲深明此念佛三昧者。動以參究誰字爲向
上。殊不知一念現前之心。本自離句絕非。不消作意
離絕。卽現前一句所念之佛。亦本超情離見。何勞說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三

妙說元。只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或晝夜十萬
或五萬三萬。以決定不缺爲準。畢此一生。誓無變改。
而不得往生者。三世諸佛。便爲誑語。一得往生。則永
無退轉。種種法門。悉得現前。切忌今日張三。明日李
四。遇著教下人。又思尋章。摘句。遇著宗門人。又思參
究。問答。遇著持律人。又思搭衣用鉢。此則頭不了。帳
不清。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
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
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真能念佛。放下身
心。世界卽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復起貪。癡。癡。卽大持

戒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
稍間斷夾雜即大精進真能念佛不妄想馳逐即大
禪定真能念佛不為他岐所惑即大智慧試自簡點
若於身心世界猶未放下真嘆癡念猶自現起是非
人我猶自挂懷間斷夾雜猶未除盡妄想馳逐猶未
永滅種種他岐猶能惑志便不名為真念佛也要到
一心不亂境界亦無他術最初下手須用數珠記得
分明刻定課程決定無缺欠久純熟不念自念然後
記數亦得不記數亦得若初心便要說好看話要不
著相要學圓融自在總是信不探行不力饒你講得

淨聖賢錄卷六

四

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公案皆是生死岸邊事臨命
終時決然用不著順治十年冬有疾遺命闍維後骨
骨和粉分施禽魚結西方緣明年正月二十一日晨
起病良已午刻跌坐繩牀向西舉手而逝年五十七
既寂二年如法闍維髮長覆耳面如生門人不
忍從遺命收其骨塔於靈峯宗論

如會

如會號妙圓妙譚順天人少斷肉二十九歲出家誓
行頭陀脇不著席前後共然六指以懺宿業煉頂燒
臂無算初至南方唯事苦行後為道侶所感發甘心

念佛遂得豁忘身世見一切縑素不作寒溫語誨人
必猛厲懇切單已獨行不蓄長物夏乘冬衣冬盡捨
夏嘗在水草庵謂劉道啟曰一心念佛專求上品上
生便是向上第一義子等他日方信此言順治五年
秋過淮安清江浦眾共留之未幾以一衲贈萬德庵
主人且囑之曰吾不久將去特一爭相託主人曰和
尚方來何遽言去曰西方去耳可以遺身付江流中
普與魚蟲結淨土緣主人辭不敢曾曰然則茶毘後
以骨和麩粉為我結緣何如主人曰諾因命購大燭
好香眾莫測其意十月十九日夜四鼓大呼主人曰

淨聖賢錄卷六

五

速啓大門燒香然燭主人然燭竟祝之寂然坐逝矣
遠近聞異香遺命茶毘粉骨送之江年七十一宗論

大勃

大勃字冲符姓邊紹興諸暨人年出家於邑之大
雄寺及長聞雲棲聲教因渡江禮焉機緣契合遂傾
心淨土晚年聽錫大善禪堂雅好參嚴日誦一函著
懷淨土詩一百八首今錄其四首一云佛種從緣起
大機吾今活計掩吾扉身輕煉得同仙鶴極樂橫橫
一直飛一云自笑山僧不奈何乾坤浪蕩熱心多逢

人夢說西方話指示明明一刹那一云苦盡甘來屆
晚年佛聲念徹齒流泉金臺少見庭槐兆再著精勤
勿怨天。一云兀然起念念伽婆平地無風自作波念
念消歸無念處豈知無念亦為多。順治六年十一月
示疾親書封龕記對屬諸後事至期起坐著淨衣面
西稱阿彌陀佛而逝詩并跋

大真

大真號新伊姓周常德武陵人在襁褓中即能合掌
稱南無佛化逮就外傳不伍羣兒聚沙畫地為佛塔
或跌坐觀鼻九歲請蓮居紹覺師受歸戒遂依座下

淨土聖賢錄卷六

六

十五薙髮二十八雲棲受具戒真父母先後禮紹覺
師出家真就養無方數十年如一日師歿真主蓮居
著唯識合贊兼授金剛寶戒建大悲壇兼修事埋二
懺年七十一秋示微疾集居士弟子囑以護持正法
越七日沐浴更衣跌坐持珠與眾同稱佛號頃之聲
息俱寂鼻垂玉筍過尺許踰時頂猶熱先是優婆塞
周氏夢天樂迎真西逝急偕戚屬數人來受版飛庵
主道聲預以元日夢真坐蓮臺上宗論

道樞

道樞仁和人通天台教篤志淨業不親世緣順治十

二年夢偕神僧登玉屏峯頂明年六月微疾二十六
日蚤起語眾曰吾夜夢神僧來遂豈即昔之登玉屏
峯者邪人靜時忽見幡蓋盈空蓮萼布地即跌坐合
掌朗誦法華經題七遍唱阿彌陀佛百餘聲安詳而
逝顏色不變龕几閒異香郁然淨土全書

崇文

崇文不詳其所出受業雲棲宏公之門人住常熟南
洙邨靜室雙目失明乃專心念佛夜每登座施瑜伽
食三年不輟順治十五年三月十四日遣其徒行先
報城中緇素曰明日當西歸特遣告別明日凌晨眾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七

集凡三十餘人文坐於牀命其徒誦彌陀經一卷誦
畢入寢室中香氣三日不散淨土約說後跋

具宗

具宗常州無錫人講天台止觀修念佛三昧誨人不
倦順治十六年示疾具湯沐浴著一履誦彌陀經畢
唱佛十聲大書八字云廓落靈虛無往來處擲筆而
逝跌坐三日顏色不變淨土全書

讀體

讀體字見月姓許其先江南句容人從軍滇黔以功
襲指揮使遂家於楚雄體不欲襲官去之劍州赤石

巖修真三載一日遇老僧授以華嚴經披閱大悟遂
出家受具戒於三昧光律師三昧主寶華山將示寂
授以衣鉢為寶華第二代祖靜修般舟三昧不坐不
臥不依倚晝夜壁立者九十日四方緇素翕然歸附
南北禮請開戒者無虛月一日示微疾曰勿進湯藥
後七日吾當行矣至期寂然而逝年七十九茶毘見
蓮華佛相騰於火中獲五色舍利升餘寶華山志

林谷

林谷紹興人住羅山之西南破衲麻鞋唯勸人念佛
一日見白雲中有佛來迎遂化去土人名其庵曰白

淨土寶鑑卷六

八

雲淨土全書

萬緣

萬緣姓喬湖州長興人為入愚鈍人嘗之弗與也舉
之弗喜也專持佛號數十年康熙二年七月忽自縛
草龕有股任之者與緣善謂曰師既縛龕我往蘇賣
茶歸當為置禱緣曰承汝好心恐不及待耳至九月
一日微疾但飲白水至六日方午自入草龕跌坐而
逝淨土全書

勝慈

勝慈字與樂姓楊滁州北誰人出家雞鳴寺年十四

謁西竺大師學唯識論未契時碧空大師講法華經
於師子窟慈往依焉嘗以生死大事啓發二親二親
感悟俱出家年二十九西竺以衣鉢付之明年主雞
鳴寺後居上乘庵唯以淨土為歸未幾示疾臨終謂
母氏曰彌陀舟航能渡苦海言訖而逝時康熙二年
十二月七日也年五十七賢首宗乘

成時

成時號堅密姓吳徽州歙縣人少為諸生年二十八
出家於禪教二宗參訪略徧及見蕩益法師遂終身
依止卒傳其道歛人延時居仰山山中猛獸皆馴伏

淨土寶鑑卷六

九

自撰齋天法儀感天神現身人多見者後往江寧駐
錫天界半峯宏靈峯之遺教勤修淨業日有定課雖
甚寒暑不少懈刻淨土十要為之序以暢其旨其文
曰淨土法門者何法界緣起也何謂法界吾人現前
一念之心不唯非塊然亦復非條爾纔有能起即屬
所緣非能緣者不得已強名之曰無相然虛空兔角
亦受無相之名而虛空有表顯相兔角有斷無相非
真無相又不得已強名此無相曰真唯其無相而真
故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皆在我現前
一念無相真心中炳然齊現心無相而真從心所現

一切諸法莫不無相而真是故於中隨拈一毫末一
一皆具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而無餘
欠乃至一欸一掉一名一字罔非自心之全體大用
而歎掉名字之外更無一法可得此所謂法界也何
謂法界緣起聖凡皆此法界非巖妙無滅增不涉生
死不干迷悟而悟順法界故出生二種涅槃迷逆法
界故妄現二種生死迷逆生死法界宛然無奈眾生
從未悟故終不能了諸佛菩薩愍之從一真法界起
種種因緣世出世間事類無算一介蠅蟻萬聖互援
神力既同慈心亦等而眾生迷逆妄故受化不齊於

淨土聖賢錄卷六

十一

諸佛菩薩平等光中有有緣無緣及緣中淺深久近
之異緣分差等化辨從遠若或無緣徒勞引領此所
謂法界緣起也是故建化門中只論繫珠一義如法
華妙典廣談宿因先聖以四釋闡明內緣釋約教釋
本迹釋觀心釋
而必以因緣居首由緣匪一故教網弛張由教無方
故恩德貫徹由恩不可窮盡故得消歸自己領納家
珍故知因緣即第一義是肯也精研藏教備考羣宗
由忍土而遐攬十虛從末流而曠觀三際則求生淨
土一法誠法界第一緣起矣說者謂阿彌願勝駕越
諸方然諸佛願等子等心等法性海中豈容優劣而

千經萬論極口指歸樂邦十方廣長同聲勸讚光壽
者何哉緣在故耳緣何謂在信也何謂不在不信也
信不在處惡業障之又諸佛四土上三土容有橫義
至同居土大抵有豎無橫唯極樂同居橫具四土是
故有情以凡夫而例一生補處國土即緣生而顯稱
性法塵佛身因應化而見法身真常說法從衆鳥而
聞梵音深遠以要言之法法圓融塵塵究竟教海無
一名相可筌蹄法門無一因果可比擬然此等希有
十方罕聞而唯在極樂者何哉緣深故耳緣何謂深
信深也緣何謂淺信淺也信根淺處恒情域之諸佛

淨土聖賢錄卷六

十二

度生皆經累劫從凡階聖不退為難今求生極樂但
七日竭誠十念傾注雖陷惡逆悉記往生纔得往生
便圓踞三不退地且見阿彌即見十方諸佛生極樂
即生一切利海乃至阿彌一光極樂一塵悉能於中
頓證十方三世依正色心自他凡聖等法而不出刹
那際三昧夫諸佛度生如彼難阿彌度生如此易者
何哉緣久故耳緣何謂久信久也緣何謂近信近也
信緣近處時分限之如上所論專重有緣緣深則境
界難思非十地等覺所能測緣久則神力迅速非三
祇百劫所可倫要之阿彌非有加於吾心也吾心一

念離絕故聖凡無在吾心萬法頓融故四土無在吾心不屬時劫故十世刹那無在吾心不屬方隅故微塵刹海無在吾何歎乎哉特仗增上因緣一顯發之耳故淨土一門至簡至妙唯以現前一念無明業識之心專稱阿彌陀佛名號無間一心未有不親證親到者但恐法門之戲論難忘生死之天懷不切或執摩尼而視同瓦礫或以指爪而撮摩虛空或抉腎而與眼以明或傳經而苦舌之鳩如此則揚之與抑總莫暢乎本懷而信之與疑皆不成乎三昧間有大智知進知退知存知亡而未遘至人未獲圓悟未窮極

淨土聖賢錄卷六

五

致末學要詮欲升永明之堂入楚石之室居五濁之世聞難信之宗殊非聊爾昔靈峯老人選定淨土十要一書剞劂未全乙未以後梨棗四散成時竊念淨土諸書唯此十種盡善盡美爰加點評稍事節略自以觀經初門彌陀行儀二種附之訂訖倡募流通而大心緝白其成焉於是成時合掌稽首重為告白淨土持名之法有三大要焉一者六字洪名念念之間欣厭具足如出幽獄奔託王家步步之閒欣厭具足是故萬緣之唾不食衆苦之忍莫回高置身於蓮華便訂盟於芬利蛆蠅糞壤可殺驚慄二者參禪必不

可無淨土為防退墮寧不寒心淨土必不可入禪機意見稍乘二門俱破果能專修淨業不須更涉餘宗冷煖自知何容強諱三者一句彌陀非大徹不能全提而最愚亦無少欠倘有些子分別便成大法魔殃只貴一心受持寧羨依稀解悟乞兒若見小利急須吐棄無餘棒打石人頭爆爆論實事已上三要頗切今時倘能真實指迷我願捨身供養十方三世共聞此言康熙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卒於江寧半峯三日

行策

前異香繞室餘學齋集淨土十要序

淨土聖賢錄卷六

五

行策字截流姓蔣父全昌宜興老儒也與慈山清公為友慈山既示寂之三年為天啓六年一夕全昌夢慈山入室而生子因名之曰夢慈及長父母相繼逝發出世志年二十三投武林理安寺簪庵問公出家為不至席者五年頓徹法原問公化去策住報恩寺遇同參息庵瑛師勸修淨業又遇錢塘樵石法師引閱台教乃同入淨室修法藝三昧宿慧頓通窮徹教髓康熙二年結庵於杭州法苑山西溪河渚開專修淨業因名所居曰蓮村庵九年住虞山普仁院唱興蓮社學者翕然宗之著勸發真信文曰念佛三昧其

來尚矣。雖曰功高易進，而末世行人罕獲靈驗。良由信願不專，未能導其善行，以要歸淨土故也。今既廣邀善侶，同修淨因，若非諦審發心，寧知出苦要道。凡我同人，預斯法會者，須具真實信心，苟無真信，雖念佛持齋放生修福，祇是世間善人，報生善處受樂，當受樂時，卽造業。既造業，已必墮苦。止眼觀之較他，一聞提施陀羅華，僅差一步耳。如是信心，豈爲真實。所謂真信者，第一要信得我心佛眾生，二無差別。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覺性無二。我雖昏迷倒惑，覺性未曾失。我雖積劫輪轉，覺性未曾動。故曰一念

淨土聖賢錄卷六

四

回光便同本得也。次要信得我是理性佛，名字佛，彌陀是究竟佛，性雖無二，位乃天淵。若不專念彼佛，求生彼國，必至隨業流轉，受苦無量。所謂法身流轉，五道不名爲佛，名爲眾生矣。次要信得我雖障深業重，久居苦域，是彌陀心內之眾生。彌陀雖萬德莊嚴，遠在十萬億刹之外，是我心內之佛，既是心性無二，自然感應道交，如磁石吸鐵，無可疑者。所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也。具如上真信者，雖一毫之善，一塵之福，皆可回向西方，莊嚴淨土。何況持齋秉戒放生布施，讀誦大乘，供養三寶，種種善行。

淨土聖賢錄 卷六

豈不足充淨土資糧，唯其信處不真，遂乃淪於有漏。故今修行別無要術，但於二六時中，加此三種真信，則一切行履功不唐捐矣。又嘗起精進七期，作文以示衆，曰：七日持名，貴在一心不亂，無閒無雜，非必以快念多念爲勝也。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去，使心中句號，歷歷分明，著衣喫飯，行住坐臥，一句洪名，綿密不斷，如呼吸相似，既不散亂，亦不沈沒，如是持名，可謂事上能一心精進者矣。若能體究萬法，皆如無有二相，所謂生佛不二，自他不二，因果不二，依正不二，淨穢不二，苦樂不二，忻厭不二，取捨不二，菩提煩惱不

淨土聖賢錄卷六

五

三生死涅槃不二，是諸二法皆同一相。道清淨，不用勉強，差排，但自如實體，究之極，與自本心，忽然契合，方知著衣喫飯，總是三昧嬉笑，怒罵無非佛事。一心亂心，終成戲論。二六時中，覓毫髮許異相，不可得。如是了達，方是真正學道人。一心精進持名也。前一心似難而易，後一心似易而難，但能前一心者，往生可必，兼能後一心者，上品可階。然此兩種一心，皆是博地凡夫邊事。凡有心者，皆可修學。同堂緇素，各須勤策身心，近則七日內，遠則一生中，當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縱不克證，爲因亦強，夢宮托品，必不

一一八五

在中下矣。居普仁十三載。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卒。年五十五。時有孫翰者病死。晝夜復蘇。曰吾為冥司勾攝。繫閻羅殿下。黑暗中忽覩光明。燭天香華。布空閣羅伏地。迎西歸大師。問大師何人。云截流也。吾以師光所照。遂得放還。同日有吳氏子病死。踰夕復活。其言所見亦如翰言。餘學齋集 淨土約說

海潤

海潤字西一。淮安山陽人。康熙二十九年三月。至江寧。募山年僅二十。餘眾問作何行業。曰念佛。問茲來何為。曰吾為生死事故。來四月朔午刻。便去。眾問何

淨土約說

去

去。曰到時自見也。至期眾忽見山頂火光燭天。亟趨視。見潤跏趺貴人峯。火從眼耳口鼻中迸出。然其軀良久。全身端直。火盡不傾。時無錫長溼有一庵僧。惟魯無他長。唯念佛而已。一日告眾曰。吾明日當去。至明日問其徒曰。口中舌徒曰。未。曰姑遲之。少頃復問。徒曰。中矣。乃跏趺。口自出火。焚其身。息塵 剎言

指南

指南。蘇州常熟人。居東塔吳王庵。終日默坐念佛。人予之錢。卽轉施與。人性坦率。於一切處無少繫戀。有芝塘里善士數人。素皈心焉。康熙三十年六月入城。

謁南。南謂曰。來月五日。與諸檀施。別眾如期往。南無他語。惟勸令專心念佛。跌坐而化。淨土約說 後跋

超城

超城字霞。徽州人。姓汪。初禮師一寶。刺染於常州南岳寺。繼之杭州南潤。受具於天竺。珍公參父母未生前話。一日聞擊板聲。有省作偈呈珍。珍領之。自是機鋒迅利。信口說法。都成章句。後入蕪。頂開深雲庵。故址潛修淨業。總兵藍公感異。夢輸金助之。既成。以授廣潤鏡。去之南潤。尋客金壇東禪寺。受縣人李省嚴請。開淨土寺。康熙三十四年秋落成。卽請虞山身

淨土約說

去

葉萃繼其席。其年十月六日。萃至城。設茶別諸外護。激勸深切。積薪為座。將焚身供佛。詣大雄殿拈香。說偈云。澈曰佛不喜聞。總是乞兒伎倆。直須念茲在茲。方為現大人相。據坐示眾曰。昔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諸仁者看這一隊。隨邪逐惡。漢萬劫無有解脫之期。殊不知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說得天華亂墜。終是一場虛設。直到臨末。稍頭抵死命根。不斷城上座。忍俊不禁。今日別資

一格使現前大眾箇箇如龍得水去也遂展兩手云
汝等善觀吾四大本空五蘊非有離這壳滿子畢竟
恁處與諸人相見若謂我滅度是我同流若謂我不
滅度亦是我同流何以故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
起引眾繞佛至積薪所升座復問眾云高峯妙禪師
道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大眾試下
一轉語東禪格云正是老弟受用處城舉手笑曰謝
和尚證明遂拊掌說長偈一首以雙手擎兩燭臺云
這箇是金臺邪銀臺邪直下拈得便知自性彌陀共
證藥王三昧遂合掌三唱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舉

淨土聖賢錄卷六

六

燭然薪須臾火大熾眾環誦阿彌陀經至今現在說
法城高聲曰住頃之復展兩手劈開薪焰出示全身
端坐而化年三十有五東禪格其同門也書所見為
之傳諸方誦之震標禪師傳
焚身說法記

明宏

明宏字梅芳杭州人弱歲父為納婦逃去母哭之失
明後父母相繼而殞始薙髮於紹興柯橋彌陀庵尋
事參訪習天台教觀坐禪有省後闕藏於天台萬年
寺久之兩目並勞損曰此吾違親慈念之報也自是
一心念佛寒暑無間嘗曰我因失明得大利益平時

一鉢一杖居無常處所得嘔施隨施貧乏思齊賢公
與宏交嘗謂宏決生淨土謂宏有三真真解脫真乾
淨真精進也雍正五年九月賢公於梵天寺起念佛
七期招宏入社時宏患痢而持名不少懈七期畢往
無錫齋僧館病轉劇一日徧告檀越期以明日將行
眾如期至即起坐念佛合掌而化思齊大
師遺稿

明德

明德字聖眼姓馬杭州海寧人四歲出家梵天寺十
六薙髮性孤僻不好世務年三十六將詣律師求戒
忽得喘疾日甚有徒孫一輩延數僧在寺開淨業堂

淨土聖賢錄卷六

九

思齊賢公亦與焉堂之左師德臥室日聞眾唱佛聲
恒默隨之已而自知時至命一輩延眾僧至牀前齊
聲唱佛少頃止之謂賢公曰願師開示賢公曰汝當
盡捨萬緣一心念佛了生脫死在此一時急宜著力
德遂偕眾持佛名復發四宏誓願語極懇切至夜半
佛聲方畢纔舉觀音聖號即轉身垂目而逝時雍正
七年十二月廿六日也思齊大
師遺稿

實賢

實賢字思齊號省庵常熟時氏子也自少不茹葷出
家後參念佛者是誰有省自吾夢覺矣掩關真寂寺

三年晝覽藏文晚課佛號諸部山禮阿育王塔嘗以
佛涅槃日大合緇白廣修供養然指佛前發四十八
大願卒感舍利放光作勸發菩提心文激厲四眾誦
者多為涕下其文曰嘗聞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
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
苟不發廣大心立堅固願則縱經塵劫還在輪回雖
有修行徒勞辛苦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
是名魔業忘失尚爾况未發乎故知欲學如來乘必
先具發菩提願不可緩也然心願差別其相乃多今
為大眾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謂邪正真偽大小偏

淨重賢錄卷六

三

圓是也世有行人一向修行不究自心但知外務或
求利養或好名聞或貪現世欲樂或望未來果報如
是發心名之為邪既不求利養名聞又不貪欲樂果
報唯為生死為菩提如是發心名之為正念念上求
佛道心心下化眾生聞佛道長遠不生退怯觀眾生
難度不生厭倦如登萬仞之山必窮其頂如上九層
之塔必造其顛如是發心名之為真真者罪不懺有過
不除內濁外清始勤終怠雖有好心為名利之所夾
雜雖有善法為罪業之所染汚如是發心名之為偽
眾生界盡我願方盡菩提道成我願方成如是發心

名之為大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冤家但期自度
不欲度人如是發心名之為小若於心外見有眾生
及以佛道願度願成功動不忘知見不泯如是發心
名之為偏知自性是眾生故願度脫自性是佛道故
願成就不見一法離心別有以虛空之心發虛空之
願行虛空之行證虛空之果亦無虛空之相可得如
是發心名之為圓知此八種差別則知審察知審察
則知去取知去取則可發心云何審察謂我所發心
於此八種中為邪為正為真為偽為大為小為偏為
圓云何去取所謂去邪去偽去小去偏取正取真取

淨重賢錄卷六

三

大取圓如此發心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也此菩
提心諸善中王必有因緣方得發起今言因緣略有
十種何等為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
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眾生恩
故六者念死生苦故七者尊重已靈故八者懺悔業
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為令正法得久住故云
何念佛重恩謂我釋迦如來從初發心為我等故行
菩薩道經無量劫備受諸苦我造業時佛則哀憐方
便教化而我愚癡不知信受我墮地獄佛復悲愍欲
代我苦而我業重不能救拔我生人道佛以方便令

種善根世生隨逐於我心無暫捨佛初出世我尚沈淪今得人身佛已滅度何罪而生末法何福而預出家何障而不見金身何幸而躬逢舍利如是思惟向使不種善根何以得聞佛法不聞佛法焉知常受佛恩此恩此德邱山難喻自非發廣大心行菩薩道建立佛法救度衆生縱使粉骨碎身豈能酬答是爲發菩提心第一因緣也云何念父母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十月三年懷胎乳哺纔得成人指望紹繼門風供奉祭祀今我等既已出家濫稱釋子甘旨不供祭掃不給生不能養其口體沒不能導其神靈於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三

世間則爲大損於出世又無實益兩塗既失重罪寧逃如是思惟唯有百劫千生常行佛道十方三世普度衆生則不唯一生父母生生父母俱蒙拔濟不唯一人父母人人父母盡可超昇是爲發菩提心第二因緣也云何念師長恩父母雖生育我身若無世間師長則不知禮義若無出世師長則不解佛法不知禮義則同於異類不解佛法則同於異俗人今我等粗知禮義略解佛法袈裟被體戒品沾身此之重恩從師長得若求小果僅能自利今爲大乘普願利人則世出世間二種師長俱蒙利益是爲發菩提心第三

因緣也云何念施主恩謂我等今者日用所資並非已有三時粥飯四季衣裳疾病所須身口所費此皆出自他力將爲我用彼則竭力躬耕尚難餬口我則安坐受食猶不稱心彼則紡織不已猶自艱難我則衣服有餘寧知愛惜彼則華門蓬戶擾攘終身我則廣廈閒庭優游卒歲以彼勞而供我逸於心安乎將他利而潤己身於理順乎自非悲智雙運福慧二嚴檀信沾恩衆生受賜則粒米寸絲酬償有分泥犁餓鬼惡報寧逃是爲發菩提心第四因緣也云何念衆生恩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世世生生互爲父母彼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三

此有恩今雖隔世昏迷互不相識以理推之寧無報効今之披毛帶角安知非昔爲其子乎今之蠕動蚍蜉安往不爲我父乎至其號呼於地獄之下宛轉於餓鬼之中苦痛誰知飢虛安訴我雖不見不聞彼必求拯求濟非經不能陳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彼邪見人何足以知此是故菩薩觀於螻蟻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常思利益念報其恩是爲發菩提心第五因緣也云何念生死苦謂我與衆生從曠劫來常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出沒萬端升沈片刻黑門朝出而暮還鐵窟暫離而又入登刀

山則舉體無完膚攀劍樹則方寸皆割裂熱鐵不除
飢吞之而肝腸盡爛洋銅寧療渴飲之而骨肉都糜
利鋸解之則斷而復續巧風吹之則死已還生猛火
城中忍聽叫嗥之慘煎熬盡誰聞苦痛之聲求凍
始凝狀似青蓮藥結血肉既裂身如紅藕蓼開一夜
死生地下每經萬遍片時苦痛人間已過百年頻煩
獄卒疲勞誰信闍翁教誡受時知苦雖悔恨以何追
脫已還忘其作業也如故心無常主類商賈而處處
奔馳身無定形似房屋而頻頻遷徙大千塵點難窮
往返之身四海波濤孰計別離之泪哉我積骨過彼

淨聖賢錄卷六

三

崇山莽莽橫尸多於大地向使不聞佛語此事誰見
誰聞未覩佛經此理寧知寧覺其或依前貪戀仍舊
癡迷祇恐萬劫千生一錯百錯人身難得而易失良
時易往而難追道路冥冥別離長久三塗惡報還自
受之痛不可言誰當相代故宜斷生死流出愛慾海
自他兼濟彼岸同登曠劫殊勳在此一舉是為發誓
提心第六因緣也云何尊重已靈謂我現前一心直
下與釋迦如來無二無別云何世尊無量劫來早成
正覺而我等昏迷顛倒猶是凡夫又我世尊具有無
量神通智慧功德莊嚴而我等但有無量業障煩惱

生死纏縛心性是一迷悟天淵譬如無價寶珠沒在
淤泥視同瓦礫不加愛重故宜以無量善法對治煩
惱修德有功性德方顯如珠被濯懸在高幢洞達光
明映蔽一切可謂不孤佛化不負已靈是為發菩提
心第七因緣也云何懺悔業障經言犯一吉羅如四
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吉羅小罪尚獲此報何況
重罪其報難言今我等日用之中一舉一動恒違戒
律一殞一水頻犯尸羅一日所犯亦應無量何況終
身惡劫所起之罪更不可言矣且以五戒言之十人
九犯少露多藏五戒名為優婆塞戒尚不具足何況

淨聖賢錄卷六

三

沙彌比丘菩薩等戒又不必言矣若非自慙慙他自
傷傷他身口併切聲泪俱下普與眾生求哀懺悔則
千生萬劫惡報難逃是為發菩提心第八因緣也云
何求生淨土謂在此土修行其進道也難彼土往生
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致難故累劫未成是以往
聖前賢人入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末世修行無
越於此然經稱少善不生多福乃致言多福莫若執
持名號言多善莫若發廣大心誓持聖號勝於布施
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歷劫蓋念佛本期作佛大
心不發則雖念奚為發心原為修行淨土不生則雖

發易退下菩提種耕以念佛之犁道果自然增長乘大願船入於淨土之海西方決定往生是為發菩提心第九因緣也云何令正法久住謂我世尊無量劫來為我等故修菩提道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因果滿遂致成佛既成佛已化緣周訖入於涅槃正法像法皆已滅盡僅存末法有教無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競爭人我盡逐利名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義僧是何名衰殘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覺淚下我為佛子不能報恩內無益於己外無益於人生無益於時死無益於後極重罪人非我而誰由是痛不可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三

忍計無所出頓忘鄙陋忽發大心借諸善友回到道場述為懺摩遂茲法會發四十八之大願願願度生期百千劫之深心心心作佛畢此一形誓歸安養既登九品回入娑婆俾得佛日重輝法門再開僧海澄清於此界人民被化於東方劫運為之更延正法得以久住此則區區真實苦心是為發菩提心第十因緣也如是十緣備識八法周知趣向有門開發有地唯願大眾愍我愚誠憐我苦志同立此願同發是心未發者今發已發者增長已增長者今令相續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

而無勇猛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譬如種樹種久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其因淺勿種住其自枯因鈍弗磨置之無用又若以修行為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况平以淨土為舟航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為忍力則何慮艱難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為太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大眾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蓮社宗盟自今締好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三

衆生同成正覺晚居杭州僊林寺雍正七年結蓮社為文誓衆以畢命為期期日課為二十分十分持名九分作觀一分禮懺其示禪者念佛偈曰一句彌陀頭則公案無別商量直下便到如大火聚觸之則燒如太阿劍攖之則爛八萬四千法藏六字全收千七百隻葛藤一刀齊斷任他佛不喜聞我自心心憶念請君不必多言只要一心不亂十一年臘月八日告弟子曰明年四月吾其去矣遂掩關一室日課佛名十萬聲明年四月十二日告衆曰月朔以來再見西方三聖其將往生乎遂書偈辭衆明日斷食飲飯日

危坐五更具浴更衣十四日將午面西寂然送者麀至忽張目曰吾去即來生死事大各自淨心念佛可矣合掌連稱佛名遂逝年四十九思齊大師遺稿僧素風述

明悟

明悟字丙元黃州人早歲出家仁壽庵受戒歸元寺徧參諸方了悟心法受囑於阜亭佛日寺璿鑑和尚歷主吳江長慶蘇州珠明石門崇慶阜亭佛日諸寺而歸老於蘇之龍興晚而精修淨業晝夜無間乾隆十七年正月九日寺中齋天悟語衆曰諸公好住吾於上元前當去矣至十四日作偈曰山僧年望七諸

津聖賢錄卷六

三

緣事已畢自入涅槃門不露真消息遂取湯盥沐易

衣命衆稱佛名至午而寂年六十九僧鶴峯述

德峻

德峻字廣聞一字蒼巖蘇州人出家於城中妙隱庵徧參諸方承曹洞宗住杭州回龍真寂寺歸而閉關盤溪小靈隱先後數年精修淨業定中兩度見佛出關遂造丈六彌陀像刻淨土或問導人念佛時起衆請演瑜伽韻口屢有徵應所得贖施未嘗啓封每出所藏廣修佛事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徵示喘疾召諸學徒環稱佛名者七日其日午後命衆詣殿焚香沐

浴易衣端坐稱佛名而逝年八十五僧鶴峯述

聞言

聞言字超然姓費嘉興桐鄉人幼不喜茹葷好跣趺坐七歲入靈隱山祇園庵出家爲人淳樸受具於雲林寺碩揆志禪師朝夕提策言曰某甲鈍根不善參究唯知念佛耳師曰念佛亦可了生死言依教奉行精嚴戒律二六時中唯持佛名弗問他事乾隆二年六月二日忽召徒衆謂曰我行矣汝等念佛送我即說偈曰吾年七十七世緣俱已畢坐斷兩頭關得箇真消息且道如何是真消息響合掌端坐而逝雲林寺志

津聖賢錄卷六

三

道徹

道徹錢塘人出家於半山嶺安隱寺初參崇福高旻諸老師發明本有已而專修淨業居杭州北門外四十里打飯橋文殊庵中結期閉關室無長物唯一几一單而已甫數日得疾困甚自奮曰念佛正爲生死奈何以病輟邪持佛名益切俄而金光照室光中佛爲摩頂病霍然愈遂得念佛三昧行住坐臥了無異念如是三年以三月望出關升坐說法畢謂衆曰吾將以七月望後西歸汝等可來送及期衆咸集徹方設盂蘭盆會衆至理前語徹曰有之可止少待明日

延所善崇福僧屬以庵中住持。又明日設齋別眾。方午人龕瞑坐而逝。頃之復蘇。謂眾曰：與諸君遠別。可無一言。娑婆之苦。不可說。不可說。極樂之樂。不可說。不可說。倘蒙記憶。但念阿彌陀佛。不久當相見。錯過此生。輪轉長夜。痛哉痛哉。語訖而逝。年四十八事在乾隆十九年。僧旅亭述

成註

成註字呆。微姓郭。徐州銅山人。少出家。年二十受具。戒於寶壽山。徧參諸山。嗣法於天童石吼微公。已而專修淨業。乾隆十二年住蘇州獅林寺。上南巡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三

幸其寺。勅名畫禪。日率眾四會唱佛名。往往燭跋香燼。眾一一退散。註佛聲不絕也。時應眾請演瑜伽。微口所得。輒付監院充修造費。未幾堂廡煥然。日恆其舊。中夜修大悲懺法。誓不至席。一日方持佛名。木魚墮地。忽自省。自是信口說偈。若夙習者。嘗示眾云：腳踏無生路。四面何回互。推出眾人前。分明絕舉揚。本來真面目。萬事皆具足。觸著與磕著。處處超佛祖。更有念佛親西方。勝境真逆胎。保養處。不隔一毫塵。若人達此意。不勞向外尋。業識消磨盡。往生印此心。誓開親見佛。萬象盡回春。見居士問法者。輒曰

娑婆苦。盡從我西方去乎。三十四年四月。下痢臥病。頃之一日。召侍者曰：扶我起坐。索橘餅湯飲之。正念而逝。年七十二。畫禪寺雜錄 僧宏通述

了庵

了庵不詳其所出。遊歷叢林。參究甚切。晚修淨業。至漢口。安單棲隱寺。居人嚴氏買園奉之。頃之得疾。謂嚴氏曰：可歸我江南。嚴氏具舟送至金山。復歸江寧某寺。一日積薪於庭。坐其上。連稱阿彌陀佛。召眾舉火。眾莫應。促之。或授以炷香。取向鼻間吹之。火從鼻出。然而門肉片片落。唱佛聲不絕。而火益熾。隱隱聞佛聲向空西遊。頃之乃寂。遺令其徒磨骨為粉。飼江魚。結淨土緣。其徒從之。僧旅亭述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三

實定

實定字聞學。姓張。松江上海人。年二十餘。出家天台萬年寺。徧參諸方。發明心要。尋主天目禪原寺。晚至蘇州。任文星閣。嘗言達本之人。功未齊於諸聖。得生淨土。果行方圓。故常提唱念佛法門。著淨土詩一百八首。又言諸佛法身。含裹十方世界。經云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直是超諸限量。迴絕去來。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念念佛出世。念念佛滅度。念念無生。念念往生。

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都盧是一句阿彌陀佛。方是真
實念佛人也。乾隆四十二年。歸江陰香山寺。十二月
有疾。明年正月三日。病七日矣。向晨謂弟子曰。何日
立春。曰。後四日。復問。今日是何日。曰。甲子。定曰。今日
好。遂起坐。囑後事畢。就枕臥。至黃昏。起呼眾。至。命具
湯洗手者。再。連稱阿彌陀佛。眾請說偈。口占曰。繼祖
傳燈接虛響。開堂說法鬼打羅。鼻孔今朝拈正了。蓮
華池上見彌陀。偈畢。寂然。眾呼之逝矣。年六十七。法
嗣際會。字旅亭。亦修念佛三昧。臨終作偈。別眾吉祥
而逝。二林居
後集

淨聖賢錄卷六

三

寶圓

寶圓。松江人。少有出世志。年十八九。父母將為娶妻。
有日。夜走一寺。求主僧為剃髮。已遂之。寶華山受
具戒。其家控僧於官。官遣僧跡之。圓以僧服還。曰。吾
髮已除矣。無及也。其父母閉之一室。日常跏坐。不食。
不寢。無已。乃聽出家。松江城有僧設關拜。華嚴經。未
竟。化去。為終事焉。已而至金山。行般舟三昧。滿百日。
乾隆二十五年。居常州天寧寺。入念佛堂。晝夜唱佛。
不絕。二十八年三月。示微疾。集眾唱佛名。盡出囊中
錢。為觀滿三日。沐浴具威儀。隨眾入堂。跏坐唱佛而

逝僧正
琦述

恒一

恒一。字聖學。姓沈。常州武進人。出家於穹窿之茅蓬。
初參揚州高旻寺。已而習台宗。通其教。嘗止蘇州文
星閣。得咯血疾。去之杭州半山顯義院。疾甚。尅日設
齋。筵別諸道友。唱西方佛名而逝。一嘗言某庵僧。落
拓不持戒。一同戒友規之。不聽。已而病甚。召其友曰。
不聽子言。故至此。今且奈何。友曰。西方阿彌陀佛。有
本誓願。造業眾生。十念念佛。盡蒙接引。子能信否。僧
曰。信。然力不支。奈何。友曰。無傷也。設像牀。西偏。令注

淨聖賢錄卷六

三

目勿動。熱爐香。為唱佛名。執病者手。令諦聽。如是三
晝夜。病者忽起坐。謝其友曰。蒙佛接引。得中品生矣。
舉手而別。僧淨
雲述

慧端

慧端。不詳其所出。居杭州理安寺。日課佛名數萬。後
住紹興善福庵。一日。要同參僧。澄谷與他僧五六人。
至庵。唱佛名。日方午。忽舉手高唱數聲。屹然而化。年
二十餘。僧澄
谷述

法真

法真。字明如。瑞州高安人。得度於灌溪元文和尚。受

其後遊方至嶺南居丹霞最久平時潛心淨土一日
偶與禪者論及無字公案蓄疑久之豁然有省詣海
幢禮正目老人機語契合遂受記荊乾隆二十年衆
請主席海幢提唱宗乘兼宏淨業晚年謝院事掩關
寺之東偏專課佛號寒暑不懈者八年嘗有偈云百
八輪珠晝夜提芙蓉漸漸出深泥輪珠擲卻芙蓉放
古佛元來不在西三十八年九月初示微疾十一日
黃昏召弟子囑後事翌日午時集衆唱佛名香過二
寸餘自舉小淨土文未半而逝僧果堂述

佛安

淨土聖賢錄卷六

誦

佛安字誓願蘇州人年三十餘鄰家殺猪出其腑有
文曰曹操瞿然發心投上津橋天竺庵爲僧已而住
北濠大王廟以念佛爲課得錢輒買香藥供佛放諸
魚鳥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有疾遣徒往獅林寺請僧
禮淨土懺三日演瑜珈談口一壇期滿明日設齋筵
召客爲別稱佛名其徒和之香三炷日午日行矣端
坐而逝平居偶爲詩勸人回向其末後有詩云西方
世界妙蓮臺觀裏分明一朵開赤白青黃無異色心
心唯願見如來又云莫道西方路正遙只今彈指上
金橋彌陀接引微微笑讚爾娑婆戒行高僧修學述

論曰佛法入中國自漢迄晉多以傳解義爲先至
遠公始建仁社修念佛三昧自利八後之言淨
業者歸焉祖師西來直指本心曹說法簡斥淨土
此乃最上一機絕諸方便至天台永明天如楚石諸
師既悟無生之旨復開念佛之門豈非圓融性相兼
攝三乘者哉夫所謂出家者非獨辭親割愛而已誠
欲出三界之家也能生極樂是真出家若諸公者或
由禪入淨或卽佛明心掉身汗泥之中蟬蛻輪回之
苦斯亦極大丈夫之能事矣

往生比丘尼第四

淨土聖賢錄卷六

誦

慧木姓傅年十一出家居梁郡築七都寺日誦大品
多諸靈異嘗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蓉藥諸化生
人列坐其中已而請師受戒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
悉黃金色一日與大眾共禮無量壽佛伏地不起或
蹴而問之云當伏地時覺身到安養國佛爲說小品
已得四卷因被蹴而覺甚追恨之宋元嘉十四年時
木年已六十九後不詳其終法林珠

法盛

法盛姓聶清河人宋元嘉十四年年已七十許出家

於金陵建福寺才識敏悟謂同業最敬愛曰吾立身行道志在西方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塔下禮佛晚而不豫病日加其月晦夕假寐見如來從空而下與二大士論二乘法光明顯燭寺眾咸驚盛為具說所見言訖而絕年七十二此印尼傳

淨真

淨真唐時人居長安積善寺衲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遍篤志念佛一日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兩度見寶蓮華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矣言訖脚踏而化祥光滿寺佛祖統紀

淨聖賢錄卷六

三

法藏

法藏唐時人居金陵勤志念佛夜見佛菩薩光明照寺奄然而化佛祖統紀

悟性

悟性宋時人居廬山篤志念佛求生西方忽聞空中樂聲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矣見諸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逆等以待其生言畢而逝佛祖統紀

能奉

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常見佛光照身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眾聞誦佛聲厲往視之已

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有樂聲隱隱西去佛祖統紀

慧安

慧安明州人住小溪楊氏庵專修西方誦金剛經寒暑不輟常於室中見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戒眾勿誼移時曰佛至矣合眾唱佛名倏然脫去年九十六佛祖統紀

祿錦

祿錦字太素姓湯杭州人歸同邑沈生即蓮池宏公是也宏公出家時錦年僅十九或勸錦阻之錦曰孰聞渠稱生死事大阻之是悞渠也不可至年四十七

淨聖賢錄卷六

三

亦出家受具制行謹嚴虔修淨業萬曆四十二年得疾垂絕時忽語侍者云經稱十念往生亟扶我起則正坐念佛而逝年六十七孝義庵錄

廣覺

廣覺姓龔蘇州崇明人年十二即斷肉受持經咒朝夕禮佛唯謹自誓不字年二十八剃染至杭州依孝義庵太素師居焉精持梵行純一不雜質素弱刻心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卻醫藥一心待盡氣奄奄不振忽起正面跌坐庵主為設彌陀尊像覺凝目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盥手著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

禪定待者慮其傾仆以二枕掖之揮手云無用此眾環繞念佛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眾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微聲稱佛名氣漸促泊然而逝時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七日年三十三壽藏

成靜

成靜字實修廣州東岡人自幼即持齋戒後出家進具念佛不暫輟嘗勸眾造梅檀千手眼大悲像越明年得微疾預知時至語弟子曰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來此相接吾往矣即瞑目而化觀音慈林集

湖音

淨土聖賢錄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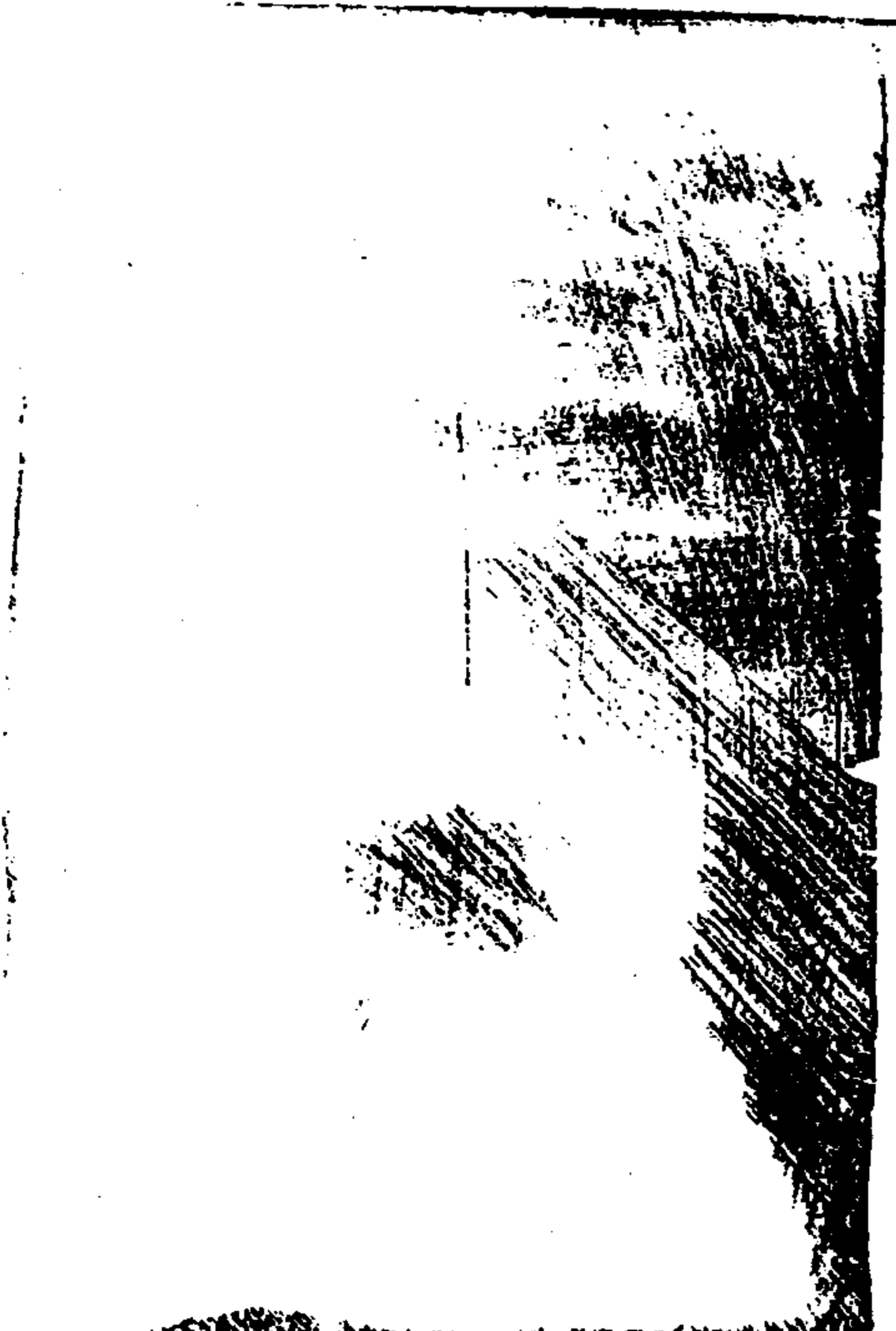
三

湖音姓金蘇州常熟人適龔氏寡居守節與子端吾同發心出家端吾既為僧音亦至蘇州禮尼真如為師既而還里躡屣焚修晝夜六時佛聲浩浩一日示微疾沐浴披衣墜坐中堂日晡時計曰亥時去矣斂手入袖端坐而化年七十三事在我朝順治中湖音論曰余輯古比丘尼修淨業有聞者落落不過數人意傳之者或逸或抑多浮沈隨俗克自振厲者少歟而其僅可傳者大率能謹持誦誓願臨終現諸瑞相錄而傳之以為修行正軌云

淨土聖賢錄卷六終

淨土聖賢錄卷六

三



淨土聖賢錄卷七

往生人王第五

烏菟國王

烏菟國王雅好佛法嘗謂侍臣曰我為國王雖享福樂不免無常聞西方淨土可以棲神我當發願求生彼國於是六時行道念佛每供佛飯僧主及夫人躬自行膳三十年不廢臨終容色愉悅現諸瑞應在生論曰自佛教東來有國之君深心宏護者代不乏人而往生瑞應紀載罕聞不可得而詳也昔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皆然喪其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一

天下焉夫誠能以淨土為歸者其於天下亦若是而已矣

往生王臣第六

七 釋釋種

佛在迦羅羅國尼屠陀林勸弟子迦羅羅王往化父王迦羅羅王至迦羅羅以神通力於虛空中跏趺而坐為淨飯王讚歎迦羅王有功德王起敬信心率諸釋種往詣佛所佛為天龍八部各授記已因為王廣說三解脫門復言一切諸法皆是佛法王言若一切法是佛法者一切眾生亦應是佛佛言然不願爾

見眾生者即是其佛所言佛者如寶見眾生也如寶見眾生者即是其佛所言佛者如寶見眾生也如寶見眾生者即是其佛所言佛者如寶見眾生也

生此是陀羅尼門於此法中願發其心勿信於他爾時淨飯王等七萬釋種聞法解脫無生法忍佛現微笑而說偈曰釋種決定智是故於佛法決定心安住人中命終已得生安樂國爾奉無量壽無畏威

菩提廣德蓋。安樂國。王。無量壽。無畏威。記正生淨土。天。不。載。此。錄。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孝善老莊言不委

雖於時俗初為府參軍公卿先後引薦皆力辭時慧

遠法師止於廬山東林寺修念佛三昧程之往依之

遠曰官祿巍巍云何不為程之曰音室無磐石之固

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為哉劉裕以其不屈號曰遺

民以旌之同時清信士宗慤雷次宗周續之張野張

詮畢穎之等咸來廬山乃於西方三聖像前建齋立

社同修淨業程之鑿石為誓其辭曰夫緣化之理既

明則去來之兆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

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

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朝勤仰思攸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來必感之有

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念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伴神造功由理諸事非人運茲寔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宵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念兼全於幽谷然後妙觀天儀啓心貞照識以悟心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陰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忘年臨三塗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眾靈以繼軌指大覺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宏哉程之度西林湖北別立禪坊精研元理兼持禁戒著念佛三昧詩居半載卽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更十五年於正念佛時見阿彌陀佛玉臺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被之他日又夢八七寶池見蓮華青白色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凡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鼻香發於毛孔乃語人曰吾淨土之緣至矣請僧轉妙法蓮華經近數百周程之對像

焚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知有阿彌陀佛此香當先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與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卽與眾別臥牀上面西合掌泊然化去時晉義熙六年年五十九東林傳出三藏記集

于利

于利不詳其里居唐天后朝任并州錄事書決曹務夜判冥司每知災咎陰爲之備凡六年丁母憂持金剛經爲日課更不復爲冥吏矣年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遽謂左右曰西方聖人來迎我也卽向西連稱

佛名而逝

四

馬子雲

馬子雲不詳其里居舉孝廉任涇縣尉充本郡租綱督運入京舟溺沈米萬斛繫獄中子雲專心念佛閱五年遇赦得出隱南陵山寺中持一食齋天寶十年卒於涇先謂人曰吾因數奇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室子雲云佛來矣遂逝純

韋文晉

韋文晉不詳其所出仕於唐位至觀察使建西方道

場篤志淨業求生西方一日正持佛名跏趺而化異

香滿室佛祖統紀

張抗

張抗不詳其所出石晉朝官翰林學士課大悲咒十萬遍求生西方一日寢疾唯持佛名忽謂家人曰西方淨土祇在堂屋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佛聲甫寂而化翁兒者抗之孫時已先逝矣佛祖統紀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也歷仕宋仁英神哲四

淨土聖賢錄卷七

五

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嘗兼譯經潤文使封潞國公素皈依佛法晚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發願云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為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而化焉年九十

楊傑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自號無為子元豐中官太常初好禪宗從天衣禪師遊參龐公機語及奉祠太山觀日出如盤湧忽大悟熙寧末以母憂歸閉居閱藏經

東都事略佛祖統紀佛法金湯

遂歸心淨土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平生著述多指歸淨土其天台淨土十疑論序云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穢土也極樂淨土也娑婆之壽有量彼土之壽則無量矣娑婆備諸苦彼土則安養無苦矣娑婆隨業輪轉生死彼土一往則永證無生法忍若願度生則任意自在不為諸業轉矣其淨穢壽量苦樂生死如是差別而眾生冥然不知可不哀哉阿彌陀佛淨土攝受之主也釋迦如來指導淨土之師也觀音勢至助佛揚化者也是以如來一代教典處處丁寧勸往生也阿彌陀佛與觀音勢

淨土聖賢錄卷七

六

至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著此岸不留彼岸不止中流唯以濟度為佛事是故阿彌陀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又無量壽經云十方眾生聞我名號憶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所以祇洹精舍無常院令病者面西作往生淨土想蓋彌陀光明徧照法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聖凡一體機感相應諸佛心內眾生塵塵極樂眾生心中淨土念念彌

陀吾以是觀之智慧者易生能斷疑故禪定者易生不散亂故持戒者易生遠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瞋慈故精進者易生不退轉故不造善不作惡者易生念純一故諸惡已作業報已現者易生實慚懼故雖有眾善若無誠信心無回向發願心者則不得生矣噫彌陀甚易持淨土甚易往衆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衆生何夫造惡業入苦趣念彌陀生極樂二者皆佛言也世人憂墮地獄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元祐中官兩浙提點刑獄卒臨終說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七

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先是有司士參軍王仲回者與傑同鄉里嘗從傑受念佛法門問如何得不閒斷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閒斷也仲回躍然明年傑守丹陽一夕夢見仲回云向蒙以淨土爲導今得往生特來致謝再拜而出已而得其子訃書言仲回預知化期備別親友逝矣傑既卒其後有荆王夫人夢遊西方見一人坐蓮華上其衣飄揚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問何人云楊傑也

東都事略樂邦文類

王古

王古字敬仲東都人文正公曰之曾孫也其先七世

持不殺戒古更發心放生命一百萬遊江西與晦堂揚岐諸老師究宗門中事既而作直指淨土決疑集宏西方之教閉居數珠不去手行住坐臥修行淨觀無有閒歇又嘗著淨土寶珠集序云衆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有佛世尊今現說法在極樂國號阿彌陀緣勝劫長悲深願大無邊際光明攝受不思議淨妙莊嚴珠網麗空瑤林羸地池含八德萼發四光韻天樂於六時散滅萼於億刹諸佛共讚十方來歸彌陀心內衆生新新攝化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託寶蓮不離當處神遊多刹豈出自心

淨土聖賢錄卷七

八

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本非升降被圓頓機則皆一生補處明方便門則有九品階差念本性之無量光本來無念生唯心之安養國真實無生解脫苦輪十念亦超於寶地會歸實際一乘終證於菩提如大舟載石而遂免沈淪若順風揚帆而終無留難悟之則非遠非近迷之則即近而遙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爲權小聞若存亡則以馬鳴龍樹爲未然天台智者爲不達不信當受菩提記不肯頓生如來家籠鳥鵝魚翻然游戲隙駒風燭妄計久長虛受一報身枉投諸苦趣豈知大雄讚勸金口

丁寧侶聖賢於刹那其相好於俄頃樂受則永拋五
濁悲增則迴救三塗於此不知是為可憫徽宗朝官
戶部侍郎以黨禍落職尋化去有僧神遊淨土見古
與葛繁在焉繁澄江人官至朝散大夫公第私居必
營淨室設佛像一日方禮誦時舍利從空而下後無
疾面西端坐而逝宋史樂邪文類法喜志

鍾離瑾

鍾離瑾會稽人母任夫人精修淨土臨終勉瑾修淨
業瑾自是感奮日行利益二十事後官浙西與慈雲
式公論往生指要清修彌篤任夫人故有梅檀佛像

聖賢錄卷九

九

常頂戴行道及是瑾瞻禮問眉間忽進出舍利數粒
未幾知開封府方夜半忽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
生期至矣即跌踰而逝前一日舉家夢瑾乘青蓮華
天樂圍繞乘空西去子景融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無
量壽佛經修念佛三昧聚官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
識得彌陀彌陀不識彌陀奈何奈何不識彌陀
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只在白己家一夕
請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聽畢兩手作印而化
曾孫松寓居蘇州與寶積定公等結社念佛無疾忽
端坐西向合掌而化佛祖統紀

馬圩

馬圩字仲玉廬州合肥人父忠肅公亮守杭州日慈
雲式公授以淨土法門遂全家奉佛元豐中圩遇僧
廣初得天台十疑論喜曰吾今得所歸矣遂依慈雲
十念回向法行之二十餘年後更與王古往還益精
進念佛常以放生為佛事歷守淄川新定以慈惠為
政課誦經咒觀想西方日有常法時荆王夫人夢遊
蓮池見有朝服而坐夢上者曰此馬圩楊傑也時傑
已化去而圩尚無恙崇寧元年得疾盥沐易衣端坐
念佛而逝有氣如青蓋騰空而上已而家人十數同

聖賢錄卷七

十

夢見圩曰吾已得生淨土上品矣其秋有婢臥疾亦
念佛而逝子永逸亦行十念法習十六觀閱三十餘
年已而得疾見阿彌陀佛及二菩薩來接引結印示
寂香氣滿室中既殮柩上產五色華其光爛然宋刑文類

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元年
拜左司諫尋出知淮陽軍蔡京為政嫉諸言事者編
管安南居常與妻俞氏蔬食清齋修念佛三昧著念
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省力莫若繫
心一緣即如稱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

出音聲微以舌根敲擊前齒。心念隨應音聲。歷然聲不越竅。聞性內融。心印舌機。機抽念根。從聞入流。反聞自性。是三融會。念念圓通。久久遂成。唯心識觀。若

淨土聖賢錄卷七

二

除法法全真。門門絕待。警爾遂成。真如實觀。初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見佛。有子早亡。見夢於其舅。乞公望就天寧寺轉寶積經。祈生善處。且言見冥中金字碑云。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焚

陳瓘

修心無愛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契宗風。名預脫乎幽關。身必歸乎淨土。後遇救得歸。無疾而化。宋史樂邦文類佛法金湯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徽宗朝為左司諫。以直道不容。尋出補外。既而還為右司員外郎。權給事中。忤宰相曾布。出知泰州。崇寧中。編管袁州。已而移通州。復謫台州。初瓘好藝嚴經。自號藝嚴居士。及遇明智法師。叩天台宗旨。明智示以上根。止觀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深有契入。自入台州。指書不復

為文專修念佛三昧。作天台十疑論後序云。人心無常法。亦無定心。法萬差。其本在此。信此則徧信。藝嚴所以說十信疑。此則徧疑。智者所以說十疑。出疑入信。一入永入。不離於此。得究竟處。淨土者究竟處也。此處有說法之主。名無量壽。此佛說法。未嘗間斷。疑障其耳。則聾而不聞。疑障其心。則昧而不覺。不聞不覺。安住惡習。讚歎不念。隨喜粗心。妄指蓮胞。以為虛誕。終不自念。此分段身。從何而得。自何而來。胎獄穢濁。真實安在。信憑業識。自隔真際。於一幻境。非彼執此。生生不靈。永絕聖路。以如是故。釋迦如來起大慈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憫於穢濁中。發大音聲。讚彼淨土。上妙之樂。於生死中。為大船師。載以法船。令超彼岸。晝夜度生。無有休息。然而彌陀之岸。本無彼此。釋迦之船。實非往來。譬如一燈分照。八鏡鏡有東西。光影無二。彌陀說法。徧光影中。而釋迦方便。獨指西鏡。故已到彼岸者。乃可以忘彼此。未入法界者。何自而泯東西。於此法中。若未究竟。勿滯方隅。勿分彼此。但當正念。諦信而已。此三聖之意。而智者之所以信也。信者萬善之母。疑者眾惡之根。能順其母。能勦其根。則向之所謂障緣。眾生蠶可復聞。味可復覺。未出生死。得出生死。未生淨

士得生淨土順釋迦之誨往而彌陀隨彌陀之願來助釋迦在此而徧歷十方即西而普入諸鏡自二聖建立以來如是之人如河沙數云何不信云何而疑能自信已文作方便令諸未信無不信者此則智者之所以為悲也居五年復承事郎移楚州居住過廬山家焉嘗語所親曰吾往年遭患難所懼惟一死今則死生皆置度外矣尋卒年六十五

東都事略佛祖統紀李忠定集

王衷

王衷嘉禾人居錢塘之孤山政和間舉隱逸不起後官至朝散大夫嘗參小本禪師未有所入偶聞僧誦

淨三聖寶錄卷七

三

彌陀經有感遂專心淨業日誦阿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斷即所居為蓮社無問道俗貴賤咸得與會一日無疾沐浴面西跏趺而化

佛祖統紀樂邦

張迪

張迪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律師受菩薩戒專修淨業佛前然臂香為誓每稱佛名其聲奮厲至失音猶不已嘗於靜室見白色頻伽飛舞於前又有綠髮童子合掌問訊後三年西向念佛名而化

佛祖統紀

胡闡

胡闡字達夫錢塘人官宣義郎晚年致仕與清照律師遊一日感疾其子請清照過之謂曰達夫平生與慧亨相善豈可不知末後大事乎闡曰將謂心淨則土淨也清照曰一切時中無雜念染污否曰未能也清照曰如此安能心淨土淨邪闡曰經言一稱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何也清照曰阿彌陀佛有大誓願有大威德光明神力不可思議其如經說以是一稱洪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雪何有闡大感悟遂一心稱佛名請僧為之助累月最後清照至闡曰此來何晚已煩觀音勢至降臨甚久清照

淨三聖寶錄卷七

十通

與眾僧同舉佛名闡安然而化

樂邦文類

馮楫

馮楫字濟川蜀遂寧人也由太學登第初參佛眼遠禪師有省復參大慧杲禪師入山結夏深有悟入已而兼修淨業作彌陀懺儀紹興中出帥溫南率道俗作紫念會以西方為歸時經建炎兵亂後名利藏經多殘燬乃捐俸錢造大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分貯諸刹著發願文云予之施經一事而其二施以貨造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施財施當得天上人閒福德之報法施當得世智辯聰

蓋世之報當知二報皆輪回之因苦報之末我今發願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莊嚴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華爲胎託質其中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見其身而作佛事以今財法二施之因如觀世音菩薩真大慈悲遊歷五道隨類化形說誦妙法開發未悟永離苦道令得智慧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後知邗州二十三年秋乞休預報親期以十月三日告終至期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日將午具衣冠望闕肅拜請消使攝州事著僧衣據高座屬諸官

淨聖賢錄卷七

五

吏道俗各宜向道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泊然坐化酒使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偈以表異蹟楫復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亦有語錄頌古行世

五燈會元
蓮宗寶鑑

吳秉信

吳秉信字子才明州人紹興中官於朝與秦檜忤斥爲黨人歸而築庵城南日夕宴坐制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叩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卽起習禪誦久之檜死以禮部侍郎召尋出知常州二十六年

復被召至蕭山驛舍坐頃之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卽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旣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

佛祖
統紀

張掄

張掄不詳其所出官浙西副都總管度修淨土嘗請高宗書蓮社二字顏其居爲之記曰臣嘗讀天竺書知出世間有極樂國者國有佛號阿彌陀始享國履位捐去弗居超然獨覺悟心證聖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衆寶莊嚴地皆黃金無山川邱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飢寒老病生死

淨聖賢錄卷三

六

之苦無五趣雜居之濁用是種種神通方便善導衆生忻樂起信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佛號卽此一念清淨純熟圓滿具足融會真如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不滅一刹那頃佛土現前加持左契以取寓物臣敬聞其說刻厲精進無有間斷唯佛唯念亦既有年闔門少長靡不從化乃闢做廬之東偏鑿池種蓮做慧遠結社之遺意日率妻子課佛萬遍而又歲以春秋之季月消良日卽普靜精舍與信道者共之於是見聞隨喜雲集川至唱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夫慧遠創爲茲社距今閱數百祀其閉緇素景慕

餘風祖述其高致者代不乏人然率闕汶不章與木石同寂臣獨何幸乃蒙太上光堯壽聖皇帝親灑宸毫書蓮社二大字為賜雲章奎畫得未曾有萬日共瞻歡喜踴躍不獨傳示雲林侈千載之盛遇寔願天下後世凡歷見聞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其為饒益詎可量已謹刊之金石用對揚丕顯休命焉

樂邦文類

李秉不詳其所出紹興末為內廷官歷三朝爵武功大夫管御藥院乞宮祠以去秉壯歲慕禪宗參淨慈

淨慈錄卷七

七

自得禪師有省已而歸心淨土刻龍舒淨土文以勸世持誦謹篤逾三十年子元長偕諸同好結淨業會於傳法寺秉與焉嘉泰四年秋有疾減食卻劑神色逾警及冬夢中忽見彌陀現相越七日凌晨見金鸞滿室中呼二子掖起別親友索筆書曰六十一年盡亂道些兒見處卻也好而今驀直往西方萬劫長離生死老置筆整手結印而逝

樂邦文類○秉蓋武臣為中官致宋制中官無乞祠之例且又安得有二子邪

陸沅

陸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累官至太府寺丞尋外轉

歷提舉福建市舶已而得罪閒居家明州橫溪之上居常持法華經晨起即澡浴焚香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回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日周一部如是三十年年登八十增至三部復誦彌陀佛號一意西馳年八十五沐浴易服而化口鼻間出蓮華香郁然彌日方息事在紹熙五年

清南文集法喜志法華持

錢象祖

錢象祖字同伯台州人起家太常丞開禧中官參知

淨慈錄卷七

六

政事與史彌遠謀共誅韓侂胄天下賴之嘉定二年拜左丞相尋罷歸初象祖問道於此庵元公參究大事有省既而歸心淨土守金陵日於鄉州建接待寺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庵與高僧談處其中自致政後修持益力嘉定四年偶得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塵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僧有問起居者答曰不貪生不怕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跌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郡人同聞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淨土為慈濟菩薩

佛祖統紀續綱目往生傳台州志

皆定國

皆定國號省齋明州人爲州學諭常修淨業結西歸社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爲鄉民藏骨之所月二八日集緇白誦觀經及佛號爲學窠國勸人念佛有鐵工計公者年將七十喪明因從受念佛圖誦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滿十七圖一日方念佛次忽暝半日復甦謂其子曰我已見西方佛菩薩矣皆學諭是勸導之首當分六圖與之并爲致謝也西向坐逝嘉定四年定國夢青童告曰佛今告君三日當往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連稱佛號

淨土聖賢錄卷七

九

端坐而化

佛祖統紀

梅汝能

梅汝能常熟人官縣令有志淨業一夕夢僧授以紙有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照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往生以見志破山僧道生倡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設齋禮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萼百葉是年冬無疾而卒

佛祖統紀

朱綱

朱綱不詳其所出明順天貢士官終府同知專修淨

業日誦佛名三萬餘積十五年一日坐榻上方提珠誦佛名忽異香滿室曰佛來也遂逃

往生集

陳瓚

陳瓚字廷祿江南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刑科給事中直言被斥家居一意淨業有客過之呵曰爾不聞大鑿之論唯心者乎何厭垢而欣淨爲答曰唯心淨土發之大鑿而非自大鑿始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固先言之矣蓋懼人以不淨之心求淨土也非曰土無垢淨也且樂邦之可樂也不獨蕩池珠閣烏音風樹云爾也吾幸而與羣聖人遊被無量光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經無數劫證無生忍成無上道濟無邊衆誠樂矣客以客之禪樂垢土而我以我之禪樂淨土禪無客無我樂無垢無淨也客無庸呵我矣隆慶初復起吏科萬歷中累官刑部侍郎十六年七月臥疾誦佛名益虔故事京師大臣三品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於榻前衆見冰中湧出七級浮屠欄楯鈎綴窗格玲瓏移時冰漸消塔影漸瘦頃之氣絕而影沒矣一時都人皆傳異之

明史樂邦文類序談薈

嚴徵

嚴徵字道徹常熟人文靖公訥之子也少有清節以

父蔭為中書舍人官至邵武知府晚而家居奉雲棲之教子樸淳謹樂善年二十五得疾將卒徵謂曰毋雜思但一心念佛樸曰諾徵又曰從今以往吾亦一心念佛樸喜曰審如是兒無慮矣正容合掌而逝徵乃取樸所刻龍舒淨土文印之廣遺親故繫以書曰徵一病幾殆不意復生雖則苟延焉知來日回首營生舊計有同嚼蠟一具皮囊終須敗壞六塵緣影何處堅牢不如換卻凡心求生淨土誦彌陀一句消罪業無邊聊奉勸文用表誠意卒年七十八

淨聖賢錄卷七

三

蔡承植

蔡承植字槐庭湖廣攸縣人性孤迥淡於聲利年二十餘長齋奉佛嘗誦三千佛名日記一名至三年乃卒業遂終身不忘登萬歷十一年進士第官嘉興太守在官日誦金剛經室無長物爐香經案而已重興古楞嚴寺禁民開殺牲祀神嘗問法於雲棲宏公遂專修念佛三昧已而官太常寺卿乞休歸晚歲結草庵為念佛會導諸賣菜傭同回向淨土作偈謝客曰安養思歸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住稀羹信口餽胸中絕憎愛一任馬牛呼

將逝之歲自號為不久道人及疾昇詣佛寺請僧祝髮歸至臥室見銀臺接引連稱觀世音菩薩遂逝有淨土詩及因果書行世

金剛新異錄

虞淳熙

虞淳熙字長孺錢塘人生而長臥不眠三歲唱佛號不絕口蓮華寶樹現於室中以告祖母祖母曰此西方瑞相也因教之習定遂時時垂目端坐弟淳貞字僧孺少而相得居母喪其習天台止觀長而為里中師教羣兒習鼻觀以是忤主人弗恤也已中鄉舉尋授徒毘山與同社友誦梁皇懺至次日雲光入楹甘露霑壁天雨金粟元黍沈水香方冬萬花盡吐淳熙感其靈異習定益堅遂能前知雲棲宏公聞而呵之曰虞生墮魔網矣萬歷十一年成進士以父喪歸廬墓三年受戒於宏公居山日以羹飯施諸獐兔虎來輒叱去服除起職方司主事頃之復告歸上天目坐高峯死闕前晝夜策厲至三七日倦甚欲就枕忽見高峯禪師斬其左臂豁然有省馳證雲棲宏公曰凡寐而覺者不巾櫛而復依衾枕必復寐矣迷而悟者不莊嚴而復親穢濁必復迷矣火蓮易萎新篁易折子自為計毋以一隙之光自阻進修之路因勸令回

淨聖賢錄卷七

三

向淨土以續前因。淳熙遂終身行之。或有不信念佛者。告之曰。自覺覺他。覺滿曰。佛念佛者。念覺也。念念不常覺。而念念常迷。可乎。民止。邦畿焉。止。邱隅。不止。至善之地。而止。不善之地。可乎。或問。如何念佛。曰。提醒正念。相續不斷而已。百千方便。只一知字。念念無量光。何不可入。佛知見。學人修道。專求出離生死。念念無量壽。有何生死。可出離已。而還官。遷主客司員。外郎。改司勳。復乞歸。與淳貞日遊湖上。時宏公方坐南屏。演圓覺經。募錢贖萬工池。立放生社。繙白數萬。伽陀之音。震動川谷。時清節之士。多與其會。是淳

淨土聖賢錄卷二

三

熙倡率之。遂復三潭放生池。築堤架閣。縱諸魚鳥。頃之入南屏山。不出。淳貞亦隱靈鷲老焉。德園集附錄

唐時

唐時字宜之。湖州人也。以諸生貢太學。出判壽陽。繼傳襄國流賊破襄陽。時投端禮門左井。中家人掖之。出絕。而復蘇。上書自訟。詔付三司。究問得白。放還家。時初參蓮池。授以念佛法門。遂勤修淨業。諸眷屬皆能覆誦金剛經及普門品。晝則各習所業。夜則共集佛前。回向以為常。嘗言。修淨土者。以觀門為要。須穿衣喫飯。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夢中禮佛。或坐瞻寶

刹佛光照身。淨想既成。往生何待。遂專修佛觀。過南京長干寺。禮塔念佛。次見塔頂放白光。佛為現相。如黃金色。一日坐禪堂。推窗忽見大海中湧一山。佛坐其上。光明四徹。牆壁林木盡空。不見其精誠所感。如此時工文章。既皈心佛。乘每順世語。言說諸法。要著。有蓮華世界。書如來香。頰迦音等書。刻行於世。嘗自營生。曠旋捨之。棲霞寺中。遺言死後必用茶毘法。臨終現諸瑞相。正念而逝。金剛持驗記淨土農值

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頭居士。湖北公安人也。兄宗道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字伯修。弟中道。字小修。三人先後舉進士。皆好禪宗。萬歷中。宏道為吳江知縣。後為禮部主事。謝病歸。初學禪於李卓吾。信解通利。喜辯論。已而自驗曰。此空談。非實際也。遂回向淨土。晨夕禮誦。兼持禁戒。因博采經教。作西方合論。圓融性相。入不二門。其論五種行門。尤為切要。略云。一信心行者。經云。信為道元。功德母。一切諸行。信為正因。乃至菩提。果滿亦只完此信根。如穀子墮地。迨於成實。不異初種。如稚筍參天。本是原筍。初心菩薩。無不依信力成就者。蓮宗尤仗信為根本。一者信阿彌陀佛。不動智根。本智與已無

異如太虛空自映則明雲來則翳虛空本無是故又
 雲日即虛空故二者信阿彌陀佛那山他劫難行難
 忍種種修習之事我亦能行何以故無始漂溺三塗
 生苦死苦拔毛戴角鐵牀銅柱一切無益之苦皆能
 受之况今菩薩萬行濟衆生事豈不能三者信阿
 彌陀佛無量智慧無量神通及成就無量願力等事
 我亦當得如來自性方便具有如是不思議事我與
 如來同一自體清淨性故四者信阿彌陀佛不去不
 來我亦不去不來西方此比不隔毫端欲見即見何
 以故一切諸佛皆以法性爲身土故五者信阿彌陀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佛修行歷劫直至證果不移刹那我亦不移刹那位
 齊諸佛何以故時分者是業收法界海中業不可得
 故如是信解是人道初心信一切諸佛淨土之行二
 止觀行者台宗三觀示一心之筌蹄攝諸法之要領
 西方十六觀一具此三義妙宗鈔云性中三德體
 是諸佛三身即此三德三身是我一心三觀若不然
 者則觀外有佛境不即心何名圓宗絕待之觀亦可
 彌陀三身以爲法身我之三觀以爲般若觀成見佛
 即是解脫舉一具三如新八字觀佛既爾觀諸依正
 理非異塗廣如疏鈔不能具述知此則知念佛一聲

具足三觀了能念之心非肉團非緣影是空觀了所
 念之佛若依若正各各主伴同融豈窮精竭慮以觀
 了能所絕待雙亡雙照是中觀又能念即一心三觀
 所念即一心三諦能所不二即諦觀不二三諦即法
 身三觀即般若諸觀不二念佛相應即解脫舉一即
 三如新八字是則念佛一聲能淨四土如拈一微塵
 變大地作黃金是謂法界圓融不可思議觀門三六
 度行者起信論菩薩深解現前所修離相知法性體
 離慳貪故隨順修行檀波羅蜜法性無染離五欲過
 故隨順修行戒波羅蜜法性無苦離憍慢故隨順修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行忍波羅蜜法性無身心相離懈怠故隨順修行精
 進波羅蜜法性常定體無亂故隨順修行禪波羅蜜
 法性體明離無明故隨順修行般若波羅蜜故修淨
 土者不越一行具此六義念念離行於施念念淨行
 於戒念念寂行於忍念念續行於進念念一行於定
 念念佛行於智當知離淨寂續一必有事相隨緣而
 起而皆從念佛流出正助不二事理不二是故念佛
 一行能該諸行以念佛是一心法門心外無諸行故
 若廢諸行即是廢心四悲願行者諸佛菩薩性海無
 盡供養無盡戒施無盡乃至饒益無盡故天親菩薩

淨土五念門以禮拜讚歎作願觀察四種爲成就入功德門。回向一切煩惱衆生。拔世間苦爲成就出功德門。菩薩修五念門。速得阿耨菩提。難曰。淨名經言。菩薩觀於衆生。如呼聲響。如水聚沫。等是則衆生本空。發願利生。將無眼見空。鬱邪。答曰。智度論引佛云。無佛者。破著佛想。不言取無佛相。當知無衆生者。破衆生想。不言取無衆生相。故淨名謂菩薩作是觀已。自言我當爲衆生說無衆生法。是名眞實慈也。故知菩薩種種度生。是深達無衆生義。若見有衆生。卽有我慈悲心。豈能行如是饒益之行。五稱法行者法。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界海無量無邊。行海亦無量無邊。故菩薩一切行皆稱自性。非有非無。非行非不行。稱法自性。非初心得。非後心得。今當略出其相。一者菩薩度一切衆生。究竟無餘。涅槃而生。界不滅。如登場傀儡。悲笑宛然。唯。一土泥空。無所有。二者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於地獄。無諸罪垢。至於畜生。無無明。憍慢。等過。如女子離魂。乃至生子。而身常在母前。三者菩薩自身入定。他身起。一身入定。多身起。有情身入定。無情身起。如猛虎起。屍跪拜。作舞。唯虎所欲。而屍無知。四者菩薩於小衆生身中。轉大法輪。然大法炬。震大法雷。魔。

宮摧毀。大地震動。度無量無邊衆生。而此小衆生。不覺不知。如天帝樂人。逃入小女子鼻孔。而女不知。覺。五者菩薩欲久住世。卽以念頃。衍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它劫。欲少住世。卽以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它劫。縮爲念頃。如小兒看燈。中走馬。計其多寡。首尾了不可得。若證如是不思議行者。一念中三世諸佛淨土攝入無餘。是謂菩薩莊嚴淨土之行。以無思智照之。可見。非情量所能猜度。何以故。自性超一切量。故書成宗道中道。同時發心。回向淨土。已而宏道起。故官。再遷至稽勳司郎中。復移病歸。抵家不數日。入荆。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州城。宿於僧寺。無疾而卒。中道官南禮部郎中。乞休。老於家居。常勤於禮誦。萬歷四十二年望夕。課畢。趺坐。形神靜爽。忽入定。神出屋上。飄然乘雲。有二童子。導之西行。俄而下。至地。童子曰。住。中道隨下。見地平如掌。光耀滑潤。旁爲渠。廣十餘丈。中有五色蓮。芳香異常。金橋界渠。欄楯交羅。樓閣極整麗。揖問童子。此何地。卿何人。曰。予靈和先生侍者也。問先生爲誰。曰。君兄中郎也。今方佇君有所語。可疾往。復取道。至一處。樹十餘株。池水汨汨。池上有白玉扉。一童子先入。一童子導過樓閣。二十餘重。至一樓下。一人下迎。其。

顏如玉衣如雲霞長丈餘見中道喜曰弟至矣諦視之則宏道也上樓交拜有四五人來共坐宏道曰此西方邊地也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亦名懈慢國上方有化佛樓臺前有大池可百由旬中有妙蓮衆生生處既生則散處樓臺與有緣淨友相聚以無淫聲美色勝解易成不久進爲淨土中人中道問兄生何處宏道曰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初生此少時今居淨土矣終以戒緩僅地居不得與大士升虛空寶閣尙需進修耳幸宿生智慧猛利又曾作西方論讚歎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感得飛行自在遊

淨聖賢錄卷七

元

諸刹土諸佛說法皆得往聽此實爲勝遂攜中道上升倏忽千萬里至一處光耀無障礙琉璃爲地界以七寶樹皆栴檀吉祥出衆妙華作異寶色下爲寶池波揚無量自然妙聲池中衆寶蓮葉五色光池上隱隱危樓迴帶閣道旁出皆有無量樂器演諸法音宏道曰汝所見者淨土地行衆生依報也過此爲法身大士住處甚美妙千萬倍於此神通亦千萬倍於此吾以慧力遊其間不得住也過此爲十地等覺所居吾不得而知過此爲妙覺所居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語罷復至一處無墻垣有欄楯光耀逾前坐頃之宏

道曰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尙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爲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予所親見者多矣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狂慧也歸五濁趁強健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相晤一人他途可怖可畏如不能持戒有龍樹六齋法見存遵而行之殺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啓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也雖說法如雲如雨何益於事我與汝空王劫時世爲兄弟乃至六道莫不皆然幸我得善地

淨聖賢錄卷七

三

恐汝墮落方便神力攝汝至此淨穢相隔不得久留時宗道已卒因問其生處宏道曰生處亦佳汝後自知忽凌空而逝中道起步池上忽若墜水躍然而醒自爲記如此初宗道有子曰登年十三病瘡將終語宏道曰死矣叔父何以救我宏道曰汝但念佛卽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不足戀也遂合掌稱阿彌陀佛諸眷屬同聲助之頃之微笑云見一蓮華色微紅俄而云華漸大色鮮明無與比者俄而云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氣促宗道曰汝但稱佛字可也登稱佛數聲合掌而逝

明史西方論白蘇齋集理雪齋外集續圖

丁明登

丁明登字劍虹江浦人萬歷中受三版於雲棲自號曰蓮侶四十四年登進士第官泉州推官遷知衢州所至輒以佛法勸人法應杖者聽納米以贖贍諸獄囚遇夏月修獄舍給諸囚香膏飲葵扇冬月與之椒薑擇醫視病者人與念珠一串教令念佛雲棲宏公嘗稱其鄰翁居常念佛臨終與其友一請而逝因繪一請圖懸齋中以自勗崇禎中受菩薩戒我朝順治二年冬病劇十一月朔具疏白佛求生淨土日焚一疏至第十日飲粥如常時面有光絕然徧勸戚友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俾修淨業則身就枕而逝淨土晨鐘

黃翼聖

黃翼聖字子羽太倉人素服雲棲之教精修淨業崇禎中以薦起為四川新都知縣治民以慈惠嘗飯僧縣堂躬行七箸布餽施繼以膜拜張獻忠寇四川過新都新都千僧感翼聖之德相率登城稱佛號夜中聲震天賊相戒勿擾寂然而去以城守功遷知吉州明亡棄官歸修淨業益堅所居樓曰蓮藻樓自號蓮藻居士營齋奉佛日持佛號數萬已而臥疾浹月四壁張彌陀像請晦山顯公授菩薩戒顯公為極談唯

心淨觀翼聖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明晨顯公將別去尅八日必行已而果然現果隨錄

金光前

金光前我朝正黃旗人起身戎伍見善必為戒諸兵士毋得妄殺不姪一婦不攜一物不燒一舍妻龔氏能識字誦經順治十年隨征福建道出杭州聞具德和尚說法靈隱光前同妻往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十二年夏北還駐錢唐江干光前忽示疾龔為延醫光前止之曰我昔與爾親叩靈隱今正欲作轉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藥為龔大笑曰不

淨土聖賢錄卷七

三

意公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白妾與公偕行矣稍遲為公畢後事耳光前聞之即合掌而逝龔遣使靈隱求為兩人秉炬併囑飯僧修懺至七日畢屏絕飲食晝夜不臥一心念佛又七日晡時視日早暮倚棺而睡少頃覺日時至矣端坐念佛而化果報聞見錄論曰王臣入道視居士較難急功名者以進取為先耽逸樂者以靜修為苦非夫夙植善因堅持正願者其有不自崖而反乎若此諸公不捨塵勞同皈淨域斯可謂現宰官身而說法者矣至如柳子厚白樂天蘇子瞻趙子昂諸公讚歎皈依淨因有在而臨當捨

識端應罕聞良由智惑於多病生於有愛及人結習自古固然生死到來決難燒香之君子當知鑒戒焉

淨土聖賢錄卷七

重



淨土聖賢錄卷七終

淨土聖賢錄卷八
往生居士第七

差摩竭



迦維羅衛國城中有釋種長者子名差摩竭行詣佛所白佛言菩薩何行疾得無上正真之道普具三十二相從一佛國到一佛國臨壽終時其心不亂所生不墮八難之處常知去來之事悉成諸法周滿達事知一切法無所罣礙信解空行得起法忍恒以至心欲作沙門未曾犯戒不樂居處佛為說菩薩忍辱布施等行終言無我無人諸法如化是時差摩竭得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一

不起法忍五百比丘及五百清信士二十五清信女皆得住不退轉地壽終悉當生於西方無量佛清淨國常護持無數佛法教化成就一切人民使不退轉如是無極恒沙邊劫當於此土以次作佛菩薩生地經

關公則

關公則者趙人也晉武帝時居於洛陽蕭然恬放日常誦正法華經既卒其友為設會於白馬寺至夕轉經忽聞空中有聲仰見一人形色光麗曰我關公則也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上人來此聽經堂中人其見之有汲郡衛士度者受業於公則其母常飯僧是

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諦視之乃公則常所用鉢也有飯滿中其香充堂食者七日不飢支道林為之贊曰大哉闕公欲虛納靈神化西域跡應東京徘徊霄墟流響耀形豈欽一贊示以匪冥大唐內典錄念佛實

張野

張野字萊民尋陽人也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甘苦與九族共之州郡屢辟不應朝命拜散騎常侍亦不就入廬山白蓮社為遠公門人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年六十九東林傳

張詮

張詮字秀實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好古樂道荷鋤力田帶經不釋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庾悅薦為尋陽令亦不應已而入廬山依遠公研窮佛經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西向念佛無疾而卒年六十五東林傳

何曇遠

何曇遠廬江人宋御史中丞萬壽之子也少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居父喪哀毀成疾遂歸心淨土請僧數人於家懺悔宿業久而益虔一夕轉經竟眾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異而問之曰見佛身黃金色光

丈餘自西而至幡華翼從充滿虛空佛熙怡微笑詔曇遠速去曇遠素羸弱至是神色壯厲便取香華散之空中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香數日乃歇冥祥記

魏世子

魏世子梁郡人生當宋世奉佛精進率諸子女修西方淨業唯婦獨不信其女病死七日復蘇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兒及父兄池中各有大蓮華當生其內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啓報語竟而嘆母自是亦奉法焉冥祥記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博通經史緯候之學而性尚夷簡特愛林泉蔬食敝衣不修產業忍辱柔和好行其德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不屈普通中詵以為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於宅內建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訖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時年七十八南史

宋滿

宋滿恒州人。生當隋世。篤志淨業。每持佛名。以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供佛。俄有三僧至。會乞食。食已。香

藝布空。飛騰而去。未久。滿面西坐脫。佛祖統紀

鄭牧卿。祭陽人。舉家修淨業。唐開元中。病篤。或勸進

魚肉不許。手執香爐。一心西向。忽聞異香蔚然。遂逝。

其舅尚書蘇頌。夢寶蓮華開。牧卿坐其上。佛祖統紀

高浩象

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居。日誦無量壽經。嘗於定中

坐紅蓮華。泛白玉池。初未見佛。即於華上傾心致敬。

淨聖賢錄卷八

四

遙眺金容光輝四映。一夕見眾菩薩來迎。寂然而化。

佛祖統紀

李知遙

李知遙。長安人。篤志淨土。為五會念佛。導諸眾信。晚

得疾。忽云和尚來也。洗漱著衣。然香爐中。出堂頂禮。

聞空中說偈云。報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

土。將爾上金橋。卻就牀坐。泊然而化。異香滿室。眾共

聞之。淨土文

孫忠

孫忠。明州人。阜慕西方。蔬食持戒。於府城東築庵。繫

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眾為念佛會。嘗見佛身

現空中。超出呼其二子至。同拜禮焉。久之始隱。後人

因名其地為駐佛基。宋元祐八年。釋可久神遊西方。

見金臺。標孫忠名。久之。忠得疾。請道俗百人為念佛

會。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

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能繼其業。亦向西坐

化。佛祖統紀

左伸。天台臨海人。從法師神照受菩薩戒。聞大乘法

要。豁然開悟。自是嚴奉戒律。造西方三聖像。旦夕虔

淨聖賢錄卷八

五

事。求生淨土。誦法華經三千四百部。金剛經二萬卷。

紹聖二年秋。有疾。命其子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已

而夢三偉人立江岸。召伸登舟。警然西邁。伸知往生

有期。乃請僧誦阿彌陀經。連日。我已見佛光。即沐浴

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逼我。前坐結印而化。法華持驗記佛

統紀

孫良

孫良。錢塘人。隱居闕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依大智

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名萬聲。二十年不輟。忽令家

人請僧唱佛名。方半日。望空合掌曰。世尊菩薩已荷

降臨即退坐而化佛紀

賈純仁

賈純仁，湖州人，長齋修淨業。一日示疾，西向念佛，宴坐而逝。頂上有白光圓相，異香滿室。佛紀

范儼

范儼，仁和人，居常蔬食，不牽世緣。日百年旅泊耳，尚何求哉。日誦法華經，手書一部，求生淨土。大觀中，忽見普賢乘六牙白象，放金色光，謂儼曰：汝嘗誦法華，念彌陀佛，得生淨土，故來相報。越一夕，觀眾聖授手就座，合掌而逝。佛紀

淨土聖賢錄卷八

六

孫性

孫性，錢塘人，號無諍居士，掩關晦迹。日閱華嚴、金剛諸經，以淨土為歸。母龔氏修淨業，偶得疾，請清照律師說法，端坐而化。未幾，性夢至蓮池，見清照在側，旁一人授以梵字帖，不識。其人曰：請十三日齋耳。時方十二月，及期，忽得疾。有僧問疾，欲為祈禱，性曰：生死已定，何必禱。即報清照云：當暫相違，遂跏趺作印，西向坐，脫翼日，清照至，為說法，封龕歸庵，三日亦逝。佛紀

唐世良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奉佛，日勤禮拜，老而得疾，未嘗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一日謂家人云：佛來迎我，言訖作禮，即坐逝。時行者宗利在道味山，夜夢西方有異光，幡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佛紀

陸浚

陸浚，錢塘人，少為吏人之棄，去預西湖繫念會，以淨土為歸。每對佛前，懺悔聲淚并下，問與友人相見，說淨土因緣，未嘗不感慨嗚咽。悲此生之不度淨業之難成也。臨終，請圓淨律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上生章，圓淨語之曰：此時好去。浚曰：眾聖未齊，且待少時，起就竹牀，面西端坐，頃刻化去。佛紀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七

王闕

王闕，字無功，明州慈溪人，再舉進士不第，布衣蔬食，徧參講席，晚年專修念佛三昧。述淨土自信錄，其序云：吾佛淨土法門，一言以蔽之曰：在凡夫獲不退而已矣。何則？此土修行，圓教初信，小乘初果，人邪見三毒，永不復起，茲為斷惑發悟，創入聖流，越生不昧，其所證斯超四趣，不失人天。至於凡夫地中，雖伏惑發悟菩薩，一經生死，非常之變，則忘其所證所修，是故遇緣或退，仍墮苦塗者，有之。乃若凡聖同居淨土，如

極樂國等。雖具三界。唯有人天。故一切含識獲生者。卽長弊四趣。又助緣大備。壽數莫量。縱至鈍根。一生熏修。無不證聖。果寧復有退失事乎。如來讚勸之本意。不過如此。且圓機體道。是最上淨業。苟加願導之。卽預優品。若夫愚朴輩。但能稱佛發願者。莫不往生。嗚呼。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矣。彼守癡空之徒。效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可不哀哉。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子沙門思齊曰。此吾淨業所感也。乃沐浴更衣。面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粟者百八粒。佛祖統紀 樂邦文類

王日休

王日休。字虛中。廬州人。宋高宗朝舉國學進士。棄官不就。博通羣經。訓傳六經語孟數十萬言。一旦棄去。專修西方之業。布衣蔬食。日課千拜。著書名龍舒淨土文。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丐僮奴。卑隸優妓之屬。咸以淨土法門。勸引皈依。其文淺說曲喻。至詳至懇。若父兄之教子弟然。日休每晨起禮佛。祝願言弟子日休。謹爲盡虛空界一切衆生。然香敬禮。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一切正法。一切諸大菩薩。緣覺聲聞聖衆。乞成就一切善願。濟度無量無邊衆生。臨命終時。一

淨聖賢錄卷八

八

剎那間見阿彌陀佛。證無生忍。了六神通。不出此閻一歲。卽來此開教化衆生。漸漸變此南閻浮提。盡娑婆世界。以至十方無量世界。皆爲清淨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日休。爲此南閻浮提。無巨無細。一切衆生。敬禮諸天。天帝日月后土。一切靈祇。爲此等衆生。感謝覆載。照臨生養。衛護之恩。謹爲此等衆生。念南無釋迦牟尼佛。一百八遍。以種無上善根。念南無阿彌陀佛。一百八遍。以結無上善緣。願此等衆生。常沐洪恩。歡喜相向。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進修佛法。脫離苦海。卽變此南閻浮提。爲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

淨聖賢錄卷八

九

日休謹爲盡虛空界一切衆生。敬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聲聞諸上善人。仰惟大慈大悲。憫念衆生。沈淪苦海。無有出期。特展威神。遞相勸勉。分身於此震旦國中。教化衆生。使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易世澆漓。共躋仁壽。及於此南閻浮提。盡此娑婆世界。及十方濁惡世界。身爲國王大臣。百僚庶尹。教化衆生。同修佛道。脫離苦海。卽變吾國。以至十方濁惡世界。皆爲清淨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日休。身在世網。宿業深重。願爲平昔所殺衆生。所食衆生。及南閻浮提所殺所食一切衆生。日

誦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
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一百二十遍仰惟如來大慈大
悲以日休所誦如來名號一聲一如來度一衆生盡
其所誦之數度一切衆生同生極樂世界其詳載淨
土文中乾道中廬陵李彥弼有疾垂死夢一人自稱
龍舒居士謂曰汝起飲白粥疾當瘳且汝尙憶闕仲
雅教汝修行捷徑否彥弼曰每日念佛不輟既覺索
粥飲之立愈彥弼初未識日休既而見畫像與夢合
使諸子往受學焉日休將卒前三日徧別道友勗以
精修淨業云將有行不復相見及期與生徒講書畢

淨土聖賢錄卷八

十一

禮誦如常時至三更忽厲聲稱阿彌陀佛數聲唱言
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彥弼聞而感之爲刻日休像并
述其事傳遠近自是廬陵人多供事之咸祐中呂元
益重刻淨土文至祝願篇版中得舍利三顆其叔父
師說載其事於篇首云樂邦文類
淨土文

樓汾

樓汾明州人兄寶洲好內典每與沙門談道汾從旁
傾聽信向日切年二十二得疾遂一志西歸謂父母
曰但得生淨土見佛聞法世間勝事何以過此遂請
僧諷觀經設像對臥牀注視久之曰吾已身在西方

矣遂稱佛名向西而化佛祖統紀

張元祥

張元祥長安人居常念佛不輟一日謂家人曰西方
聖人來此待我飯畢同往淨土及飯訖焚香而西踰
跌而化佛祖統紀

元子平

元子平不詳其所出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一日
忽聞空中音樂卽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佛祖統紀

姚約

姚約湖州仙潭人潛心內典覺海友公與淨業社約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七

實主其事忽告友公曰久厭浮生不日西去師可助
我念佛友遂日與誦佛名一日就座而化既而見夢
於友曰約已往生淨土師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得
乎約曰師世壽未盡寺中景懿當先至茲同社僧也
閱月便終佛祖統紀

梅福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時至卽
絕粒飲水稱大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
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卽座化去佛祖統紀

胡嵩

胡嵩湖州人平時信向佛法修諸功德一夕忽夢佛語曰汝可造屋迎我嵩乃建閣以奉彌陀臨終之夕忽云佛光照我言訖而化佛祖統紀

陸偉

陸偉錢唐人初為州吏中年厭世勤修淨業結法藝藝嚴二社各百許人閱二十年遂成大會偉手書法藝嚴圓覺金剛金光明諸經一日易衣端坐唱佛而化佛祖統紀

閻邦榮

閻邦榮池州青陽人中年嘗遇僧勸修淨業持往生

佛祖統紀

三

咒遂斷葷血每旦向西誦咒千遍又率諸男女同聲誦之積二十年紹熙元年正月朔閱大涅槃經歎曰人生夢幻耳吾何戀乎三月朔聞異香芬馥彌日不歇其子夢阿彌陀佛放大光明徧照堂宇皆作金色越五日晨起如常課誦訖顧家人曰我今日當行慎勿相攪遂面西瞑目跏趺而坐自過中罷然起曰我去也便起立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而化樂邦文類

吳克已

吳克已字復之自號鐵庵居士居於婺之浦江嘗苦目疾或勸令持圓通大士號從之疾良已遂起深信

心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既讀宗鏡錄久之有悟入著法華樞鍵回向極樂曰不讀法華無以明我心本具妙法不生安養無以證我心本具妙法如來諄諄示誨智者懇懇宏經佛祖垂慈初無異轍也乾道中寓蘇州與寶積寶公為蓮社命工繪十界九品圖於兩廡一示萬法唯心一指西方徑路社友鍾離松為之記嘉定七年冬終於寶山遺言以僧禮茶毗壽七十五佛祖統紀 樂邦文類

陳君璋

陳君璋黃巖人生於元時年四十皈心佛法與妻葉

佛祖統紀

三

氏誦法華經回向極樂歷二十年疾篤命其子景星扶之坐曰吾歸去景星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令死後川桑門閣維法合掌稱阿彌陀佛而逝集

王九蓮

王九蓮不詳其所出亦元時人也虔修淨業依經作觀然夜所夢佛皆肖像非活佛也一日遇僧寂公告以故寂公曰此易耳子能憶先公容貌乎曰能夢所見與生時有異乎曰不異也寂公曰佛本無相因心有相子欲見佛即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作眉間白毫光想作面如黃金想作坐寶蓮夢想久久想成漸

見其身日高日大。徧虛空界。則見活佛矣。九蓮如法修之。自後每夢見父。心輒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蓮。夢與說法。要九蓮心開。進修益篤。有父執馬生者。遠客歸。見九蓮言。某日得危疾。為冥吏所攝。歷諸地獄。正惶急。忽有金光照身。光中一人坐蓮。呼我字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復活。不識尊公。何修至此。九蓮語以故。馬生亦感動。誓同修淨業云。瑯環記

楊嘉祥

楊嘉祥字邦葵。吉安泰和人。明萬曆中諸生也。少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已而潛心內典。年十三持不殺戒。

淨土聖賢錄卷八

四

蚤虱無所傷。至二十餘。入南京國子監。俄疾作。夢遊地獄。見地藏菩薩於冥陽殿。覺而放諸生物。延僧誦經。唱佛號。已而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現。吾前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唱佛號不絕。命侍者息燭。曰。吾常在光明中。不須燭也。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唯不見勢至耳。言訖。忽躍起。拈香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生矣。寂然而逝。在生集

陳道民

陳道民法名明覺。吳江人。自幼蔬食。嘉靖二十六年。

投祇園法師為弟子。受優婆塞戒。六時課誦。口不離佛。萬曆十五年九月。預知時至。別諸道友。十七日夜。其婦方篝火絡繹。道民向婦拱手作別。坐牀角。土脫鞵與襪。以帶并束之。曰。明朝者不成矣。婦亟呼兒女環視。中夜念佛聲寂。便化去。瑯環記

唐廷任

唐廷任字體如。金華蘭溪諸生也。天性醇慤。躬孝友之行。已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參雲棲宏公。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閏十三年。如一月。年六十。當仲冬之旦。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至期盥漱整衣。

淨土聖賢錄卷八

五

端坐。手結印。口稱佛號。微笑而逝。事在萬曆三十一年。在生集

戈以安

戈以安錢塘人事。雲棲宏公為師。法名廣泰。事親孝。好行陰德。晚歲奉佛甚虔。與僧元素結春秋二社。為念佛會。誦華嚴經。已而曰。吾大限迫矣。當為西歸計。遂閉一室。習禪誦。晨夕不輟。預尅歸期。前二日。家人來視。甚悲。以安曰。生必有滅。奚悲為。吾方凝神淨域。面觀彌陀。若等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請元素至。其唱佛號及期而化。在生集

孫叔子

孫叔子安慶桐城人父境吾居士讀雲棲彌陀疏鈔喟然歎曰至哉妙用旋乾轉坤所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唯念佛一門乎鑄阿彌陀佛像按四十八願以為莊嚴像成送之雲棲因乞法名為廣寓稱弟子叔子年十二從焉遂受五戒法名大圩歸而斷葷血棄科舉業修念佛三昧勤苦不惜身命俄見兩比丘持蓮華立於前曰孺子善哉一心淨土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瞿然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唱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有

聖賢錄卷八

去一

淨土十二時歌傳於世其室中歲產瑞芝卒之歲有

大如斗者其色或如金或如赤白輪往生集雲棲法彙

郭大林

郭大林湯陰人亦專志淨業年七十六一日謂其子曰明年吾去矣無疾而逝往生集

劉通志

劉通志順天人精勤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其法侶李白齋先卒通志絕而復甦謂家人曰白齋與我當同生淨土已維舟待矣為我易衣挂念珠於項從之遂逝往生集

郝熙載

郝熙載錢塘諸生為人忠信不欺晚歸雲棲之教法名廣定居家禪誦無間已而得疾一日忽舉首視窗外謂其子曰今者別一乾坤矣夜半云佛坐蓮華臺現吾前吾往矣遂逝事在萬歷三十九年往生集

杜居士

杜居士遺其名順天宛平人隱西山端光寺側古齋堂中三十年專志念佛對人唯合掌稱佛號預知將終禮懺九日誦至懺中懇切語輒流涕哽咽遂絕食日飲水少許懺畢坐脫淡旬始殮顏色如生有五色

聖賢錄卷八

去一

雲盤屋上山中人傳異之往生集

吳大恩

吳大恩仁和人仁慈好施恤孤窮護生命鄉里稱之已而皈心佛法晨夕誦經唱佛號一日別眾跣跡而逝神色煥然室有香氣事在萬歷四十年往生集

吳繼勛

吳繼勛字用卿江南徽州人性沈毅嗜善若渴晚修淨業持往生咒唱佛號日有定課嘗失足墮江中有物籍之流十里躍而登舟眾以為神已而患背疽持誦自若俄而正念示寂往生集

華居士

華居士杭州江干人醇樸無偽與人不飲山中年獨處一室不涉世事唯孜孜念佛而已及將卒自知時至更衣正寢手整冠端坐別眾而逝在生集

顧原

顧原字清甫號寶幢居士應天人嘉靖間諸生也少豪雋工詩善書畫年及四十盡棄所習斷酒肉搆小樓獨坐其上精修禪觀家人女子絕不見其面每夜五更起擊大木魚高聲唱阿彌陀佛其舍旁有屠兒每聞木魚聲即起屠豕一刃遲起恚而責其妻妻曰

淨土聖賢錄卷八

六

爾不聞彼道人日打木魚念佛邪自不知罪乃責我何也屠兒愕然即折刀不復屠一時屠兒從而徙業者甚眾原與棲霞雲谷禪師善結西方社懸山清公一日至棲霞寺望見一道者閒閒如孤鶴即之其目不瞬脫若遺世已而入殿門禮舍利塔瞻拜良久塔頂忽現五色光緒如寶鏡清公異之以語雲谷雲谷曰此寶幢也方作西方觀耳頃之示微疾請名僧數人相對唱佛號已而內人走報曰滿室聞蓮華香眾驚喜原恬然如平時徐語僧曰我坐蓮華中半月餘見彌陀法身徧虛空世界世界皆金色佛視我微笑

淨土聖賢錄 卷八

而擊我又以袈裟覆我我決定往西方矣諸子弟泣請曰父即往奈兒輩何原笑曰汝將謂我生邪死邪而獨不觀於日乎日出於東而沒於西是果沒乎遂尅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蓮香三日始歇慈山夢遊集

朱元正

朱元正海鹽諸生也平生有志聖學律身甚嚴年六十餘深入禪悅居宅後做屋中閉關不問家事每日晨誦法華經一卷日過中則靜坐其門人陳則梁訪之曰先生年高益少開酒禁元正曰子謂我須調養血氣邪不知我於生死已畫得斷則梁竦然其年七月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七

月語其子曰吾在此無事可行矣問何處去曰西方去子及孫固留至十二月朔示微疾不食家人蒼黃治殮具元正曰勿忙此後八日半夜事也及期端坐欲逝復曰吾生平秋毫不負人今冬舍後匠人爲我平後門一片地欲待明年元日便老人出關行步其好意未報因取紙作詩謝之寂然而逝時方雞鳴預戒家人臨行勿令婦女來過二三時乃來來亦勿哭比天明眷屬至皆哭元正復張目搖頭令婦女去去盡乃瞑法苑珠林

周廷璋

周廷璋號楚峯雲南人也。生於正德嘉靖間。為人淳朴。治家不計有無。有輒散之貧者。人與之語。輒笑或謔之。嘗辱之。亦笑而已。素向佛法。晨起必誦金剛彌陀觀音諸經各一卷。充然自得。曰。吾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如是而已。年八十七。以清明日上冢。決辭祖考。還謂其婦曰。吾將行矣。彌陀迎我。觀音勢至俱來也。已而曰。觀音謂我絕葷五日。可西行。遂日食一粥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弟誦七如來名而已。誦經既畢。端坐而逝。翼日有香發於體。貌如生。金剛靈應錄

程見山

淨聖賢錄卷八

三

程見山以字傳遺其名。天性孝友。少為賈已而棄去。家居精研佛理。禮誦有定程。雖冗不廢。晚年益靜默。日以禪觀為業。疾革。家人方蒼黃。見山云。汝等無出聲。我方澄念。以西方為歸。平時所願。今克從矣。遂卒。年七十六。劉子威禪悅小草

張守約

張守約浙江秀水縣人。貧而好施。倡諸同志。廣行利益事。以百千種計。晚乃盡謝世事。一蔬一飯。日誦西方佛名。嘗擬寒山詩三百首。激勸緇素。一以淨土為歸。一云淨土大法門。彌陀大願力。千生萬劫來。今朝

始識得。當生難遭想。慎勿更錯失。念佛求往生。貴在心專一。一云。物外寄閒身。諸緣任運歇。不染半點塵。唯念一聲佛。性使軟如綿。心要硬如鐵。肯作無益事。水底去撈月。一云。昨日入蓮社。口佛心亦佛。今日火宅中。事雜念亦雜。若非根器深。未免塵勞沮。是以古哲人。山中修淨業。一云。上品見佛速。下品見佛遲。雖有遲速異。終無退轉時。參禪病著相。念佛貴斷疑。實有淨土。實實有蓮池。一云。七十古來稀。前面無多日。急急辦盤纏。猶恐來不及。橫也任他橫。直也任他直。安得閒工夫。與之分皂白。妻陶氏自歸守約。亦課誦無間。守約詣普陀禮大士。陶氏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至今始悟。娑婆緣盡。吾其行矣。尅期端坐而逝。次日守約歸。成歿。俄而棺上出青蓮莖。其數五。擬寒山詩并序往生集

淨聖賢錄卷八

三

莊廣還字復真。嘉興桐鄉人。少為儒。已而學醫。年四十餘。頗厭世事。遂從事養生術。久之。致疾。乃喟然曰。吾獨不能為天地間一閒人乎。遂搆小園。疊石樹藝。木嘯歌其中。一日。觀藝。閒落悟身無常。即毀園閉關。坐禪。取金剛諸經誦之。偶出遊杭州。遇一翁。與之語。

莊廣還

始識得。當生難遭想。慎勿更錯失。念佛求往生。貴在心專一。一云。物外寄閒身。諸緣任運歇。不染半點塵。唯念一聲佛。性使軟如綿。心要硬如鐵。肯作無益事。水底去撈月。一云。昨日入蓮社。口佛心亦佛。今日火宅中。事雜念亦雜。若非根器深。未免塵勞沮。是以古哲人。山中修淨業。一云。上品見佛速。下品見佛遲。雖有遲速異。終無退轉時。參禪病著相。念佛貴斷疑。實有淨土。實實有蓮池。一云。七十古來稀。前面無多日。急急辦盤纏。猶恐來不及。橫也任他橫。直也任他直。安得閒工夫。與之分皂白。妻陶氏自歸守約。亦課誦無間。守約詣普陀禮大士。陶氏謂二子曰。吾平日參是心。作佛至今始悟。娑婆緣盡。吾其行矣。尅期端坐而逝。次日守約歸。成歿。俄而棺上出青蓮莖。其數五。擬寒山詩并序往生集

學佛翁曰子學佛誰所師曰未也翁曰子不讀柳子厚服氣書乎雲棲有蓮池禪師者近在此蓋往師之應曰諾遂徒步詣雲棲謁蓮池蓮池授以念佛法遂受五戒歸家日課阿彌陀佛五萬聲未半載心地寂然年八十再詣雲棲受菩薩戒歸老於家居常病其鄉人不知正法多宗邪教陶淨土諸經論授其語要名曰淨土資糧集以導衆信鄉人從而化焉淨土資糧集

鮑宗肇

鮑宗肇字性泉紹興山陰人家世信佛宗肇既冠斷葷酒能覆誦法華楞嚴二經每日一周其父命鸞楮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三

於嘉興怒其折閱壽之晚良久起則已默轉楞嚴竟矣嘗從紫柏散木諸老師遊晚而歸心雲棲篤志淨業兼肆力於方山合論永明宗鏡錄諸書信解通利自號天鼓居士著書曰天樂鳴空臨終囑其子治齋邀法侶王季常等緇衣數人至同聲誦西方佛號日西時忽合掌謝衆曰與諸君永別矣遂趺坐而化天樂鳴空

莊嚴

莊嚴字平叔松江蕩亭人深達佛法導諸同事衣履所餘常以施人家有一子一壻視之泊如也間作詩

及小詞皆清遠有致嘗謂滿庭芳一闕云六十餘年片時春夢覺來剛熟黃梁浮夢幻影有甚好風光冷眼輕輕覷破急翻身蹬斷絲繩兒孫戲從他搬演何必看終場青山茅一把殘生話計別作商量但隨緣消遣洗鉢焚香先送心歸極樂恣逍遙寶樹清涼堪悲也回頭望處業海正茫茫天啓四年卒於其友胡子瀨之園崑山王弱生錄其詞以爲數年中所見學道人以平叔爲第一也王弱生

黃承惠

黃承惠字元孚杭州錢塘人爲人耿介不合俗不能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三

治生產事大母母盡孝好施與隣人寒無衣者解衣衣之無食者傾其囊中錢與之妻弟問啓初奇其清苦導往雲棲宏公所以弟子禮見宏公名之曰淨明其後得嘔血疾積三歲弗瘳且亟啓初教之念佛承惠方苦痛弗省啓初厲聲曰汝眼光墮地卽今知痛者畢竟落在何處承惠悚然曰將奈何啓初曰莫如念佛承惠曰爾教我念白性彌陀邪念極樂彌陀邪啓初曰汝將謂有二邪承惠遽有省請慧文法師至設佛像爲讚淨土因緣承惠欣然請法師爲剃髮受沙彌戒屏家屬唱佛號默轉蓮華經七日家人皆聞

蓮華香忽微笑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真實意。乃命家人治齋供佛。請僧唱佛號。讀雲棲發願文。至云阿彌陀佛。放光接引。垂手提攜。歡然起坐。諦觀佛像而逝。慈山夢遊集

聞啓初

聞啓初字子與。法名大職。與承惠同鄉里。少善病。志欲出生死。乃往雲棲受念佛法。門雲棲示寂。慈山清公來。引啓初作禮。自言願難髮為弟子。清公曰。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能為礙乎。况子有親在。未可也。啓初乃已。俄而疾作。啓初曰。吾當直往西方耳。疾無

淨聖賢錄卷八

三

傷也。及疾甚。神志瞽亂。不能自持。大懼。亟命家人請僧至。唱佛號。越一日。瞽亂如故。復瞿然曰。生死根株。非他人所能拔也。立起。羅沐著衣。對佛焚香。煉臂。哀苦懺悔。徹夜無少倦。及還坐。神安志定。淨土現前。乃薙髮披袈裟。別眾而逝。慈山清公聞而歎曰。勇哉。聞生其可謂烈丈夫矣。慈山夢遊集

沈成

沈成字稚威。吳江人。少穎異。弱冠補諸生。性純孝。父母相繼歿。哀毀骨立。偶闕彌陀楞嚴諸大乘經。有省。參謁雲棲大師歸。乃除葷腥。屏居邑之水西庵。專修

淨土。日誦佛號五萬聲。寒暑無閒。復莊書榜。嚴經以薦母嘗與僧淵鑑結淨土會。邑中人多從而化焉。忽一日。謂其子婦曰。吾世緣已盡。西方佛來接引。吾隨之歸矣。頃之。面西趺坐而逝。時萬曆三十九年也。子宏亦修淨業。嘗血書金剛經。章夢易撰沈居士傳

朱鷺

朱鷺字白民。吳江諸生也。少有俊才。親亡。棄諸生學。長生術已而參雲棲宏公。探求法要。宏公化去。鷺因禮塔作偈曰。我昔初謁師。問參禪念佛可用。融通得師答。隨口出。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快哉。此一語

淨聖賢錄卷八

三

令人心膽悅。時時舉向人。諸方徧傳說。念佛人無盡。是指亦無盡。靈山會未散。蓮池舌長活。短偈作供養。合掌無縫塔。與王在公同遊徑。山關一軒居。之閱般若經。晚居蘇州蓮萼峯下。偕山僧修念佛三昧。自號西空居士。年八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雲棲法志慈山夢遊集

吳瞻樓

吳瞻樓遺其名。太倉人。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一意西邁。日持佛號萬聲。誦大小彌陀經。及往生咒。兼作西方觀。不雜餘業。閱十二年。如一日。西方聖

境累見目前。牀前時湧白蓮。蓼大如白童稚。皆見之。
年七十餘。怡然坐脫。字孫以事佛世其家焉。現果

吳鳴琪

吳鳴琪字叔寶。太倉人。家素饒。好施。然不甚通佛法。
年六十餘。忽別眾沐浴。延隆福寺印初法師授三皈。
五戒。大呼出去者。再合掌逝矣。頃復開目。語人曰。吾
纔發永絕塵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蓮蓼世界。忽已
現前。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報。傳語諸公。各須努力。
言訖。索水自照。恍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尚。復
大呼快哉。而逝。異香發於室。現果

淨土聖賢錄卷八

王醇

王醇字先民。揚州人。徧遊吳越山水。參一雨禪師。受
優婆塞戒。居山日誦蓮蓼經。已而歸揚州。居慈雲庵。
虔修淨業。顏其居曰寶藥。栖臨終。預知時至。結跏趺
坐。請僧環誦佛名而逝。現果

陳至善

陳至善字用拙。常熟人。孩時聞祖母誦佛號。啼輒止。
既入塾。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人問母曰。人死
安歸。母不能答。以告其父。父曰。汝意云何。至善曰。欲
知生死。其必聞道乎。父曰。是兒他日定入無生法。及

長聞雲棲之風。慕之篤。志淨業。放諸生命。有寂公者。
嗣法雲棲。已而結茅藤溪。至善為募金。構禪院。一日
寂公夢至善。緇衣黃縑。含笑言別。亟走視之。見至善
方誦佛號。右脅而逝。常熟

張光緯

張光緯字次民。無錫人。年十四。補諸生。明亡。棄舉業。
家居。課生徒。年五十餘。妻子盡喪。孑然獨處。因究心
內典。自號息廬居士。奉雲棲之教。所著文。率以淨土
為歸。日課佛名萬計。兼觀佛像。每夕禮佛。雙燈結蓼
或如珠。或如粟。或如瓔珞。如鬘雲。一夕左燈忽現。蓮

淨土聖賢錄卷八

王醇

蓼有佛。跏趺其上。峩峩金容。相好畢具。良久方滅。光
緯拜。願得再見。越三日。夕左燈之上。現佛立像。右
燈之上。亦湧蓮蓼。佛斜坐其上。家人咸見之。光緯受
優婆塞戒。尤以戒殺為第一義。蚊一蟻。咸所護念。
晚而長齋。祭先祀神。悉用菜果。食飲無所擇。有珍味
輒以餉人。冬夏一冠。二十年不易也。年七十三時。自
為終制。不受人弔。不立木主。殯不過七七。自謂無營
無戀。無嗔。悲泊然待盡而已。未幾卒。有淨土刺言。刻
行於世。其念佛說三篇。尤切於學者。略言經云。執持
名號。一心不亂。執持云者。若可把握。而非把握。儒家

所謂拳拳服膺朱子訓以恭敬奉持者是下文弗失
便是不亂義儒家又言顧諟朱子釋以常目在之即
是觀佛義亦即是不亂義口誦佛名眼觀佛像耳還
自聽聲從舌流禪味悅心鼻聞香氣如是念佛反六
還一云何得亂吾今念佛作一方便自視此心如淨
寶瓶佛名如穀逐字逐句如穀投瓶貫珠而下穀既
無盡瓶亦不滿不放一粒拋向瓶外顧念此瓶不滿
徑寸中藏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微塵數佛三十六萬
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安住其
中我亦與之俱會一處游樂宴息方是我安身立命

淨聖賢錄卷八

天

處也又曰石南和尚偈曰念佛切莫貪多念且念一
百心不亂九十九聲一念差將轉數珠都不算如是
一百百至千從千至萬如珠貫箭射不入刀不侵百
萬魔軍皆退竄吾向來念佛亦只囫圇念過今始知
須字字從心裏出還須字字入心裏去當念佛時先
要閉目端坐凝神定慮不可有一毫雜亂心躁競心
昏惰心開口出聲務令聲從心發心籍口傳息調聲
和不徐不疾字字分明句句相續分之則一字可作
一句貫之則百千句直如一句絲絲密密自一聲以
至千萬聲自一刻以至十二時無斷無續不缺不漏

久之純熟蕩開見佛到時自驗決不賺人又云念佛
之法須兼作觀瞑目向西端坐默想神與形離鷲直
西去漸見樹林及諸水鳥金繩界道欄楯交羅取次
過行寶池勝蓮香臺樓閣種種在目儼然如來現身
丈六觀音侍左勢至侍右放眉間光垂手接引我及
海眾同攝光中隨引而上禮足悲懇于時忽見金掌
摩頂甘露灑身此心廓然獲大安隱徐徐神返若出
定然於彼世界中日遊一遍往生路熟時至不迷願
以此告諸念佛人須知心念莫但口念入此門時去
佛不遠淨土

淨聖賢錄卷八

天

袁列星字垣三崑山人嘗寓杭州西溪因自號西溪
居士成童時習舉業一日聞外祖母誦金剛經無四
相句即有契入既而遇悅山禪師參求向上日加精
進會白嵩老人自雪峯來崑列星再三叩擊言下洞
然遂受記荊已而道風日播隨機接引慧辯無礙提
唱一乘兼宏淨土時諸同輩好修僊術兼慕枯禪多
有不信淨土者列星曉之曰淨土法門圓通廣大我
向來密修密證不敢輕以語人非秘而不言也時節
未至恐言之無益耳諸佛甚深法藏二乘聲聞辟支

佛聞之尚是不信。蓋彼住在涅槃清淨。已證神通妙用。不知淨土大莊嚴海處處現成。故諸佛呵二乘爲邪。謂其墮無爲坑。飲三昧酒。可歎。今之禪者。尚未能到涅槃清淨二乘境界。便空腹高心。未得爲得。未證爲證。於六根未動時。認著一箇光影。以爲既悟。便爾莽莽蕩蕩。呵斥淨土。真可憐憫。就使真正大徹大悟。摸著娘生鼻孔。還能逃得寂光淨土否。又曰。知是般事。便撥向一邊。密雲老人云。你要撥向那一邊。真正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古德云。今時禪者。以透過法身爲極則。不知透過後。又作麼生。假饒透後。有甚麼消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三

息。亦是病。真實語言。所宜痛省。今時禪者。尚不出微細所知。魔反指修淨土者爲愚。亦甚惑矣。夫盡空虛。有十法界。淨土是第一法界。故九界同歸。但修淨土者。人道爲易。蓋地獄餓鬼。衆苦煎逼。并不知有佛名。諸佛日以威神力。清淨光明。哀憐救護。彼盲然。然不一知也。如或業盡心開。一聞佛名。地獄餓鬼。立變清涼法界矣。畜生癡迷。罔覺修羅。噴根熾盛。難覩慈光。而最不肯修淨土者。尤莫如天僊。道彼非不知淨土之爲美也。但已得神通妙用。飛騰變化。出有入無。亦能放現金光。幻出諸菩薩形像。幻出種種莊嚴

勝具。以爲淨土之樂。不過如是。而不知其墮於幻識也。都是自己精氣神團聚。幻成吾佛所呵。不修正覺。未是無爲。報盡還墮者也。吾人本來一切現成。旋天轉地。不待安排。更無他物。並非鍊而成者。若曰修鍊而得。都是魔說。吾前所謂不生不滅。惟不生者不滅。若修鍊而成。卽是有生無有不滅者也。元精元氣。不出元神元神者。識之別名也。大丈夫要復本來方將洗淨神識。斬斷命根。奈何反修成一箇神識。愈膠愈固。難以驟拔。久之。中力衰敗。有未至劫火而先壞者。縱能堅持牢固。劫火一到。同歸於盡。蓋劫火不唯破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三

有形。亦能破無形。無自安慰曰。吾道如虛空。永不能壞也。須知虛空亦是神識。幻出無上道眼。方能覷破天僊。現種種勝境。畢竟不十分光明。不十分正大。豈如淨土一切如來。同其光明。徧徹一切。菩薩聲聞。同其光明。徧徹一切。水鳥樹林。蓊香音樂。同其光明。徧徹於一毫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妙法輪。非天僊法界所可擬。其萬一者也。誠能深信淨土。專而行之。已超過百億天僊。倘猶不能斷除學僊之念。是未明乎大小之分也。蓋淨土法門。乃一切聖賢所歸。宿地也得生淨土。福慧雙足。來返娑婆。遇僊度僊。遇魔度

魔遇人度人遇鬼度鬼遇恩度恩遇仇度仇方是大丈夫事君今決定信修淨土永不退轉池中蓮華便已舒條吐蕊一切諸佛光明塞滿汝眼一切法音塞滿汝耳一切妙典塞滿汝心一切妙香妙味塞滿汝口汝鼻如是加護一絲不露勝境盡絕便是一尊古佛矣有不天地皆歸僊魔早度者哉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卒於寶樹庵年六十二門人輯其言為西溪居士集

皇甫士坊

皇甫士坊字子儀錢塘人世業醫士坊少讀龍舒居士淨土交惕然深省與思齊大師為方外交篤修淨業平居作淨土詩積百餘首今錄其尤切要者一云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三

大哉淨土門至簡亦至易持名願往生無人不果遂凡夫根器薄輾轉生疑或自疑積習深宿業難捐棄復慮念力微勝境莫能致不知無始來罪性本虛僞但能持佛名速滅生死罪如風掃雲霧如燈除暗昧雲暗本非真心空滌陳穢况此萬德名感應難思議如石性本沈得舟終不墜如人犯官刑皇恩能赦庶佛力妙難思自力亦奇異勿謂念力微念力必如意念比金石堅念比鋒刃利念西決生西念佛佛必至

先聖有格言匹夫難奪志一云一乘見偏空執理而廢事遂謂無淨土心淨即土義不知心與土非一亦非二諸土唯心生一心衆土備極樂心之淨娑婆心之穢極樂是虛名娑婆亦應偽愛重生娑婆念專自西去淨穢既生心土亦隨所與譬如一輪月映入諸水內水清月自明水濁月晦昧月比木來心水比諸世界一心含萬利莫作有無解無實亦無虛事理兩無註又作十二時頌曰平日寅常時佛課在凌晨一刻工夫十聲號能超生死出沈淪希有法妙難論往生全以信為因君能聽受無疑惑便是多生受記人

淨土聖賢錄卷八

三

日出卯朝露易晞人易老試將親友細尋思眼前多少埋芳草要修行須及早一寸光陰無價寶閒時不肯念彌陀直待臨終空懊惱日高辰人世遷居必擇鄰莫向人天求福報壽終難免再沈淪生切利作轉輪暫時快樂未為真勸君念佛求西去永作逍遙自在人出中已食時處處炊烟起自餐飽飯自充飢自已修持了生死子憶娘母憶子到底工夫全在已捨身心見願玉十萬餘程近如咫尺南午佛日當空目不覩一條直路少人行反向長途受辛苦不談禪不揮塵念念彌陀當作主雖然身未出娑婆樓神已

在蓮華土日映未六蛇其室真堪畏出沒閻浮是幾
遭多生還不分涇渭猛回頭滌塵胃人命無常須不
諱死字常將挂在眉纔覺西方有滋味時申歎息
人身似轉輪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休
錯過莫因循幾多帶角與披鱗千佛慈悲難救度塵
沙劫數自沈淪日落西返照餘光不悠久堪笑愚人
顧目前死生大事君知否臭錢財閒茶酒賺得凡夫
終日走波波不暇念彌陀臘月到來空束手黃昏戔
一盞孤燈明夜室上牀別了襪和鞵魂夢冥冥黑如
漆歎人身容易失要出輪迴須念佛無邊罪障一時

淨土聖賢錄卷八

詩

消佛光皎似千輪日人定亥富貴功名不常在枕上
黃梁夢未醒癡情猶自憂千載略因循成懈怠一息
不來窮劫悔孤負西方老願王遙垂金臂思如海夜
半子淨穢相形分彼此不是娑婆苦折磨誰肯灰心
厭生死既厭離要知止黃金地上樂無比眼前煩惱
爲誰來都是西方促裝使雞鳴丑君願往生誰掣肘
煩惱場中正好修念佛須教心應口離是非無可吝
凡事隨緣我何有但看蓮華不陸生結根偏在泥中
藕後不詳其終佛齋淨

羅允枚

羅允枚太倉人父受一僧求寄居及旦而允枚生四
五歲時猶能憶前生事一日繞柱走頭暈仆地自後
遂失所憶及長以多病棄舉業參柴巖老人了徹向
上復回心淨土康熙四十年秋病且革忽聞空中聲
云勝蓮居士尚餘壽一紀已而頓痊因自號勝蓮時
州人罕知修淨業者允枚首倡念佛社三四處蓮風
大振五十二年秋病復作人以爲憂允枚絕不介意
一夕夢神告曰汝勸人修淨業功甚大今延汝壽矣
允枚性慈善凡放生育嬰賑饑諸善事咸樂成之年
七十一其年六月二日徧別親友云將於初六日薨

淨土聖賢錄卷八

墓

世至期沐浴端坐說偈曰七十一年拖著皮袋今日
撒下何等自在偈畢寂然頃之家人哭喚不已忽張
目曰累我更遲七日十四日晨起曰今日吾必行矣
亟請乾行長老暨道友某某來助我念佛衆至唱佛
名至辰刻忽徂然曰大士來矣合掌向西稱佛而脫

周夢顏

周夢顏一名思仁字安士崑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
信淨土法門自號懷西居士嘗以衆生造無量罪唯
淫殺二業實居大半因著戒殺戒淫二書其戒殺書

名萬善先資言多懇切深痛自言每過一切神祠必
祝願云唯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
彌陀佛求生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
閉若殺一小魚蝦乃至家中谷屬若有一人傷一蚊
蟻唯願尊神是糾是殛迅雷擊碎所著書板思仁自
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仰面見鳥不思救
度反萌殺機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
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
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誓其戒淫書名慾海
回狂勸諸淫者先觀胎獄了種種苦是謂息淫原始

淨土聖賢卷八

三

方便次觀此身諸蟲蝟集宛轉遊行食人腦髓是為
初開不淨方便次觀男女膿血洩唾惡露中滿猶如
溷廁糞穢所都是為息淫對治方便次想死人正直
仰臥寒水徹骨黃水流出臭不可聞遍體生蟲處處
鑽嚙皮肉漸盡骨節縱橫乃至冢破骨出人骸踐踏
而我此身終亦如是次念法華所說因緣生相滅相
與不生滅是為斷淫窮原方便次觀自身在極樂世
界七寶池內蓮華之中蓮華開敷見阿彌陀佛坐寶
蓮華及諸種種莊嚴瑞相亦見自身禮拜供養於佛
作是觀時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永脫淫奔是為究竟

解脫方便又嘗輯西歸直指四卷乾隆四年正月與
家人訣云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卻之曰我香
湯沐浴久矣談笑而逝異香郁然滿一室年八十四
初有王孟隣者與夢顏交其年十一月朔謂夢顏曰
十七日為彌陀聖誕吾將行矣至十六日問夢顏曰
云何決定得生淨土夢顏曰當於念佛時發四宏誓
願則淨因堅固決無退轉孟隣以為然十七日念佛
坐逝顏色不變又有余鶴亭者見夢顏所著書悅之
因問往生之訣夢顏為指示法要鶴亭歡喜奉行未
幾徧別親友遺偈而逝夢海回狂萬善
先資安士文稿

淨土聖賢卷八

三

沈中旭

沈中旭字啓白吳縣人少豪宕急人之難既而以醫
名益喜施貧者不取藥直或與之錢粟年二十五喪
偶不復娶虔修淨業所過僧坊街頭橋下徧書西方
佛名及警策語勸人念佛遇有危疾輒蹙然曰孽深
矣吾力不能救汝奈何病者泣注固以請則曰無已
其必念佛乎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能至心稱念
一聲者滅八萬億劫生死之罪汝能信否其人唯唯
曰汝能念否其人復唯唯曰誠如是疾可為也乃下
藥焉亦往往有奇驗從而歸佛者甚眾中旭年七十

餘有疾其嗣子戒門者屏人勿通其逝也無知狀者然至今城西人論數十年來白衣中修淨業者必以中旭爲首稱云二林居後集

楊廣文

楊廣文字道原吳縣人少孤不娶皈心淨業歲饑道有棄兒輒收養之至十數長而後遣之門有乞者教令唱佛名卽予之錢由是乞者踵至每語人曰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只此八字是無上法門更無他說乾隆三十五年得疾其友沈炳往省之唱佛名不絕口明日遂逝年六十餘二林居後集

淨聖賢錄卷八

顧天瑞

顧天瑞蘇州城西大邨人也中年長齋爲念佛會妻陸氏亦長齋日誦佛名甚虔年六十三得微疾預知將終沐浴易衣就寢其姒俞氏別室居忽聞陸氏遙語云吾先去姆早晚好來也俞氏亟遣子視之逝矣俞氏故長齋修淨業居半載無疾而逝天瑞後數年別諸親故沐浴唱佛名亦無疾而逝事在乾隆三十五年二林居後集

姜見龍

姜見龍字元標吳縣人嘗倡設義冢埋諸暴骨歲歲

美

淨聖賢錄卷八

美

捐金以賑家遂中落習眼科以自活初好長生術一夕夢至一所巉崖幽谷陰風颯然急覓路行數里忽見天日曠曠破空寶輿中一人跌坐身金色見龍請曰夙生罪障誤入險塗願見救援與中人言汝能發願否見龍稽首曰願從今日作佛家奴與中人言甚善明日當有比丘導爾修行慎勿錯過言畢頓失所見及旦果有一僧款門而入爲言修行之要無過念佛能念佛者決生西方能念佛者得不退轉能念佛者疾成正覺見龍大喜日持佛名萬餘聲徹里巷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示微疾謂諸子曰吾一心求生西方無他戀也其月既望書偈曰脫卻五濁苦往生極樂土七寶蓮胎圓一念成正果明日將午寂然而逝年七十五姜崑成述

沈炳

沈炳字敬孚長洲人年十五得喘病過三十而劇因發出世心持佛名頗切至年五十病益甚自正月至五月一息僅屬遂矢願長齋其友楊廣文往省之勸持金剛經扶起授之讀盡卷居三日加持至三卷半月而病愈自後日以三卷爲常持佛名不輟夜坐輒至曉喘病遂除而身微偃閱五年夜坐頃自誓不取

正覺終不休歇。有梁忽聲振。延暨如平人。善受五戒。於旅亭會公。炳常言世間萬法。生滅不停。唯有一句阿彌陀佛。是大休歇處。又自謂念佛工夫。尤於病中得力。諸苦煎熬。獨一念炯然。不曾打失耳。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示微疾數日。其月晦晨起。盥沐畢。喘甚。回身向西。結跏念佛。其妻在旁揮之去。已而寂然。則坐逝矣。遺言以龕殮。用茶毘法。其妻亦長齋修淨業。已而出家為尼。二林居後集

王恭

王恭字禮言。太倉人。為人恬澹寡嗜。少棄舉子業。

淨土聖賢錄卷八

聖

好為詩。所居南園。故宗老文肅公別墅。竹石蕭涼。偕諸羣從。觴詠自得。年五十餘。輟詩不復為。長齋修淨業。自號破有居士。一夕夢遊淨土。覺而志以詩曰。無多些子沒商量。夢入蓮邦大歇場。諸上善人評法性。各天帝釋雨華香。鳥音樹樂無停響。珠閣金臺盡放光。咫尺僊原曾不隔。莫教迷路歎漁郎。又曰。雪山老子最多情。指點歸家路甚明。不住直須這裏住。無生恰好箇中生。投將種後芽旋發。培得根來果自成。領取臺山鷲直去。何勞萬里訪蓬瀛。時年七十二矣。其明年夏。臥疾園之潭影軒前。有蓮池。芻未放。一蓮

葉傍崖石。獨對榻而開。色鮮好。滿二日。恭課佛名如常時。手結印而逝。而芻亦萎。時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八日也。亡何劉河人有以乩降神者。恭子冲往叩之。乩大書曰。我破有主人也。問今居何處。答幸登蓮界。問頗憶家否。答何思何慮。問家事。答南無佛。固問。又書南無佛。如是者三。遂寂。顯成志許培秀述

論曰。余少聞輪回往返之說。輒自悲流浪五濁。偃偃然靡所依也。既長觀庾彥寶王虛中諸公行事。遺棄世榮。一心西邁。誠慕之。夫百年須臾耳。身家妻子之謀。日固悲歡得失。榮辱之數。日出而死。已隨其後矣。

淨土聖賢錄卷八

聖

昔人謂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為喫緊。置身烈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一息不來。而鐵牀銅柱隨之。非仰賴佛力。何以敵此。其有覽諸君子之遺蹟。而奮然興起者乎。是皆蓮胎骨肉也。余願執鞭以隨其後。

淨土聖賢錄卷九

往生雜流第八

張鍾馗

張鍾馗唐時人居長安殺雞爲業臨死見緋衣人驅羣雞至唱言啄啄雞輒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可忍有沙門宏道見之爲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羣雞散去卽端坐而化佛祖統紀

張善和

張善和亦唐時人屠牛爲業臨終見牛數十頭作人言曰汝殺我善和告妻急延僧爲我念佛僧至謂云

淨土聖賢錄卷九

經言若有衆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至心具足十念稱阿彌陀佛者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卽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云地獄至急取香爐來卽以左手擎火右手拈香向西厲聲稱佛未滿十聲遽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佛祖統紀

金爽

金爽不詳其所出以漁爲業已而改行斷葷血持佛名日萬聲不輟一日忽告家人曰我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矣我將歸淨土也次日又曰有金蓮夢來迎我焚香安坐以手結印而化天樂異香終日不散

事在宋政和六年淨土文

馮岷

馮岷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爲鄉民患岷殺之慮蛇爲怨乃皈心佛法回向西方修懺誦佛名如是十年一夕請淨業友數人同誦阿彌陀經唱佛號次誦普賢懺罪往生偈已卽端坐合掌而終佛祖統紀

吳瓊

吳瓊不詳其所出先爲僧已而返俗作庖人當切肉時口中稱佛名不輟每教鄰中人誦經修懺念阿彌陀佛後眼郭生瘡大如雞子乃惶怖分遣妻子造一

淨土聖賢錄卷九

草庵晝夜焚修紹興二十三年秋告鄰中人口瓊來日戌時去也人皆笑之次日晚報諸道友曰時至矣好來念佛相助復將布衫質酒飲盡卽寫頌曰把盞空空問甚禪宗今日珍重明日清風端坐合掌稱佛名忽大聲曰佛來也卽化去淨土文

李彥通

李彥通會稽人爲鍛工偶入邑中繫念會忽悟身世無常歸心淨土一日得疾云我夢遊淨土見二門局鎖甚固適遇僧宗利開門引入見樓閣中佛與菩薩吾將去矣遂請誦經道果二僧至臥榻前策發淨業

令舉家齊誦佛號西向坐逝佛祖統紀

黃生

黃生潭州人以鍛鐵為生每打鐵時口稱阿彌陀佛不絕。一日占一頌令隣人書之曰玎玎璫璫久煉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且云我去後可將此頌流布廣勸人念佛也即化去。佛祖統紀

徐六公

徐六公嘉興農夫也長齋念佛設像瞻禮如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泊然而逝。佛祖統紀

淨聖賢錄卷九

三

沈三郎

沈三郎臨安賈人也晚而奉佛甚謹。一日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像日夕西顧易衣而終頃之膝微屈如欲起坐者。二子曳屣直之忽瞿然起坐遂易龕茶毘有白鶴翔雲西去。佛祖統紀

師贊

師贊雍州人為行童年十四念佛不絕忽遇疾而亡俄復甦自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隣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佛祖統紀

倪道者

倪道者仁和人棄家建小庵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衆生供養諸佛於是集衆唱佛名來者至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金光高半尺許語人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青二色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也。已而發炬端坐其中二色雲現火盡乃滅。佛祖統紀

大善寺行童

大善寺行童常隨師善輝持誦佛名。一夕夢婦人持數珠示之童曰欲得一串恨無錢買耳。婦人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寤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

淨聖賢錄卷九

四

大士持勢座與之曰更過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也童即語人云我七日當行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佛祖統紀

張愛

張愛明萬歷閒中官也晚持金剛經閱數年病死至一王者所謂曰汝合向人閒受胎荅曰愛持金剛經願生淨土不願受胎王者曰汝持經功少奈何愛曰會聞十念成就况其久乎王者曰且放還聽持經去既甦遂去之西山碧雲寺專誦金剛經又十一年一日集衆曰我以持經力今西去矣沐浴更衣端坐而

逝全剛新
吳錄

吳澆燭

吳澆燭居蘇州婁門以澆燭為業因以得名子身無
偶長齋晝夜念佛為人不少賣燭家爭迎澆燭吳傾
油一杓必稱佛數聲以為常年七十餘忽語主人曰
吾積有薄貲本為身後計今念佛功成某日吾當去
往生善處無用此矣敬以相贈主人請為作福事吳
喜乃引至一窰出千金主人為分給諸大寺盡以飯
僧至期吳合掌念佛端然坐逝用遺言以龕殮及闋
維日送者千萬人事在崇禎七年現果隨錄

淨土聖賢錄卷九

五

吳毛

吳毛青陽吳氏僕也平時持齋誦佛名兼修眾善左
良王兵渡江吳氏合家避去毛獨居守兵至被七鎗
而死亂定家主反毛復甦曰我以宿業當受豬身七
次因今生齋戒念佛以七鎗散冤今佛來接引往生
西方矣語畢合掌而逝事在順治元年果報聞見錄

王仰泉

王仰泉杭州人以屠羊為業所殺無算後疾病見羣
羊索命心甚懼病愈遂幡然改業長齋事佛誦金剛
經滿三藏數晚又禮拜法華晝夜無倦年八十一忽

見符使來追抗聲拒云我待佛來纔去閱五日果見
佛現大身垂手接引怡然而逝現果隨錄

梁維周

梁維周紹興鄞縣人在龍潭庵為行者年四十而誓
無所得食欲求死僧雲麗止之曰毋徒死也西方有
佛曰阿彌陀子能至心稱念不難橫截生死誓豈足
忠乎從之雲麗為募飯供之維周念佛甚切三年日
復明居半月告眾曰吾將去矣越三日方午向西坐
脫事在乾隆三十八年僧雲麗述
論日修淨業者不論貴賤不擇賢愚信深則入誠積

淨土聖賢錄卷九

六

而通如鍾馗善和諸人皆販夫屠戶耳一念回光頓
超彼岸故知心力不可思議佛力亦不可思議

往生女人第九

韋提希夫人

韋提希舍衛國王頻婆娑羅夫人也有太子名阿闍
世隨順訓達惡友之教收執父王置七重室內制諸
羣臣一不得往時韋提希恭敬大王澡浴清淨以酥
蜜和麩用塗其身諸瓔珞中盛葡萄漿蜜以上玉王
得不死阿闍世聞之即執利劍欲害其母為二大臣
諫止遂閉母深宮不令復出時韋提希被幽閉已愁

憂憔悴遙向耆闍崛山為佛作禮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在昔之時恒遣阿難來慰問我我今愁憂世尊威重無由得見願遣目連尊者阿難與我相見作是語已悲泣兩淚遙向佛禮爾時世尊在耆闍崛山知韋提希心之所念即勅大目犍連及以阿難從空而來佛從耆闍崛山沒於王宮出時韋提希禮已舉頭見世尊釋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寶蓮華目連侍左阿難侍右釋梵護世諸天在虛空中普雨天琴時韋提希號泣向佛白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惡子唯願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七

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善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今向世尊求哀懺悔唯願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爾時世尊放眉間光其光金色徧照十方無量世界還往佛頂化為金臺十方諸佛淨妙國土皆於中現時韋提希見已白佛言是諸佛土雖復嚴淨皆有光明我今樂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唯願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佛告韋提希阿彌陀佛去此不遠汝當繫念諦觀彼國我今廣為汝說亦令未來凡夫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

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如是三事名為淨業正因佛又為韋提希說十六觀法已韋提希與五百侍女聞佛所說應時即見極樂世界廣長之相得見佛身及二菩薩心生歡喜歎未曾有豁然大悟逮無生忍五百侍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生彼國世尊悉記皆當往生彼國已獲得諸佛現前三昧

觀無量壽佛經

樂音老母

佛在維那羅國所止處名曰樂音有貧窮老母來白

淨土聖賢錄卷九

八

佛言生老病死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乃至六識六根五大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佛言生老病死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乃至六識六根五大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譬如兩木相鑽出火火還燒木木盡火便滅諸法亦如是因緣合會乃成因緣離散即滅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因為廣說諸譬老母聞法開解即得法眼佛言我前世發菩薩心時曾為其子今此老母壽終當生阿彌陀佛國中供養諸佛後六十億劫當得作佛字扶波健其國名化作

佛說老母經

紀氏

紀氏句容葛濟之妻劉宋時人也濟之爲葛洪之後世學僊術紀氏獨心樂佛法存誠不替一日方維仰首見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忽有寶蓋幡幢自西方來中擁一如來金色晃耀照徹雲表紀氏停梭諦觀中懷踴躍曰經說無量壽佛此其是邪便頭面作禮仍引濟之指示佛處濟之但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時鄉里老幼咸共觀聞從而歸佛者甚衆莫詳

魏氏女

魏氏女梁郡人其父兄皆修淨業女亦篤志往生無何化去七日復甦卽升高座誦無量壽經既畢下啓

淨土聖賢錄卷九

九

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此寶池中兒及父兄各有一大蓮華當生其內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來相報語訖而墮母自是亦奉法焉莫詳

獨孤皇后

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隋文帝未貴時娶爲夫人及受禪立爲皇后性賢明朝廷政事多所匡益然頗妬忌後宮希得進御帝宏護佛法勅諸州郡備造靈塔安置舍利多感瑞應后亦敬慕大乘常持佛名當持名時必先易淨衣嚼沈水香盥口以爲常仁壽二年八月甲子崩於永安宮

年五十五時異香滿室天樂振響帝問梵僧闍提斯那是何祥也對曰淨土有佛名阿彌陀皇后往生故現斯瑞耳隋書續高僧傳佛祖統紀

王氏

王氏隋時人薛翁妻僧頂蓋母也讀誦諸經勤修懺法志求淨土唐貞觀十一年有疾勤懇彌至俄見牀前有赤蓮華大如五斗甕已又見青蓮華充滿一室阿彌陀佛觀音勢至降臨空中其孫大興侍側見佛身高大迥出二菩薩上良久乃隱而王氏逝矣續高僧傳

姚婆

淨土聖賢錄卷九

十

姚婆上黨人與范婆善范婆勸令念阿彌陀佛姚婆從之遂屏息家緣一心念佛臨終見阿彌陀佛降臨空中二菩薩侍左右姚婆白佛不遇范婆安得見佛請佛少住與渠作別及范婆至佛猶儼然姚婆遂立化淨土文

溫靜文妻

溫靜文妻并州人久病臥牀靜文教念阿彌陀佛妻從之默誦佛名一年不絕一日忽告靜文言吾已見佛後月中定去前歿之三日蓮華現前大如日輪及期具食獻父母云今幸得生淨土願父母與夫專念

阿彌陀佛便當相見於淨土言訖而終淨土文

任氏

鍾離夫人任氏未知開封府會稽鍾離瑾之母也平生篤志淨業刻栴檀為彌陀佛像常頂戴行道年九十八起居如常時一日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去處處無非極樂不解歸來予將行矣汝其念之翼日晨起焚香持佛名頃之合掌而化佛祖統紀

王氏

越國夫人王氏哲宗從父荆王之妻也專修淨土晝夜無間導諸妾婢并志西歸中有一婢獨懈慢夫人

海聖賢錄卷

十一

曰不可以爾一人壞我規矩擯之婢悚悔遂發憤精進久之弗倦一日謂同事曰吾其行矣夜聞異香滿室無疾而逝越宿同事者告夫人言夜夢化去之婢令致謝夫人幸蒙訓責得生西方感德無量夫人曰彼能入我夢乃可信爾其夕夫人夢婢致謝如前夫人曰西方可至乎婢曰可遂導夫人行頃之見一大池中有蓮華大小閒錯或榮或悴夫人問其故婢曰世間修西方者纔發一念此中便生一夢勤惰不同榮悴亦異精進者榮怠廢者悴若歷久不息念熟觀成形消神謝泯生其中有一人朝服而坐寶冠瓔

珞莊嚴其身夫人問曰何人也婢曰楊傑也又一人朝服而坐其鬢頗悴夫人又問何人曰馬圩也兩人俱修淨業事具本傳夫人曰我當生何處婢導之行可數里望見一華臺金碧晃耀光明洞然婢曰此夫人生處乃金臺上品上生也既覺悲喜交至其年遇生日晨起秉爐焚香望觀音閣而立諸眷屬方趣前為壽眠之則已化去矣佛祖統紀

陳媪

陳媪錢塘人從靈芝律師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經案間迸出舍利臨終見佛來迎顧旁人言未

海聖賢錄卷

三

竟寂然而化佛祖統紀

袁媪

袁媪錢塘人從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篤修淨業家人皆化之如是三十年一日示疾請圓淨律師說法俄見佛菩薩眾現前接引端坐而化佛祖統紀

陳媪

陳媪長蘆贛禪師之母也曠嘗作蓮華勝會錄普勸緇白求生西方其住廣平普會寺迎母居方丈東室朝夕持佛名已而有疾集眾唱佛盡二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前一日曠夢母謂曰吾見尼師十餘來

相召。曰：此往生之祥也。言已坐滅，面如珂玉。既卒之明日，頂微溫，面白如夢所見。然佛祖統紀

于媼

于媼，錢唐秦氏女也。其夫販魚為業，有子遭官事破家。媼愁苦，欲沈身於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夙世業緣，總宜順受。枉自沈江，不如念佛。」媼猛省，即然一指佛前，誓長齋。日稱佛名，十年不怠。見一切人皆稱為佛子。一日，請僧誦觀無量壽佛經，而已持珠誦佛名。至觀像章，寂然而化。佛祖統紀

王氏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王氏，合肥馬永逸妻也。永逸世修淨業，事載本傳。王氏亦持佛名，行天竺十念法。又嘗持破地獄偈，偈出藥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一夕夢地獄主者來謝云：「幸蒙持偈功德，獄中眾生，出生善道者多矣。其後寢疾，持佛名不絕口。既逝，諸親屬及其侍女皆夢王氏報云：『吾已得生淨土矣。』」樂邦文類

馮氏

廣平郡夫人馮氏，名法信。贈少師珣之女。鎮洮軍承宣使陳思恭之妻也。少多病，及歸陳，病日劇。時慈受

深禪師居王城，唱導佛法。夫人造其室，求卻病方。慈受教以持齋誦西方佛名。夫人信受，還家未踰月，遂屏葷血，卻膏沐，衣塔衣，修西方淨觀。自翻經行道，及起居動靜，一以西方為歸。頃之病良已，理家事如初，亦不廢淨業。如是十年，無情容無於色，心安體舒，神氣日王。一日，索筆書偈曰：「隨緣任業許多年，枉作耕牛大可憐。打疊身心早脫去，免將鼻孔被人牽。見者怪之，夫人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適我願兮，何怪之有。其年九月，示疾。至十二月，一夕語侍者云：「吾已神遊淨土，面禮慈尊，觀音左顧。」

淨土聖賢錄卷九

西

勢至右盼，百千萬億清淨佛子。稽首慶我得生其國。至如宮殿、林沼、光明、神麗，與十六觀經所說無二。無別到者方知，非可以語汝曹也。侍者呼思恭至，語其故，乃相與合掌誦佛名。至明晨，右脇而逝。三日而殮，家人輒聞妙香，及茶毗，啓視面如生時。年三十六。樂邦文類

吳氏

吳氏，都官員外郎呂宏妻也。宏素明佛理，與吳氏合志清修。有二侍女，亦絕葷血。其一頗好禪，俄而得疾，談笑坐逝，如委蛻。然其一奉戒刻苦，或終日不食，但

日飲吳氏所咒觀音淨水一盞而已一日忽見金蓮
芻現前其上雙趺隱然數日見膝又數日見身又數
日頭面悉見相好具足其中阿彌陀佛左右則觀音
勢至也已而宮殿樹林皎若指掌清淨男子經行其
際如是三年瞬息不隔或問曾聞佛說法否曰我但
得天眼未得天耳佛所說法未得聞也頃之自言往
生時至遂化去吳氏事觀音甚虔室中列瓶數十注
以淨水日誦大悲咒輒見觀音放光入瓶中有病者
飲水輒愈其水積歲色味不變雖大寒不凍故世號
吳氏為觀音縣君淨土文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龔氏

龔氏錢塘人孫怵之母也誦彌陀經常持佛名一日
有疾請清照律師至稱說淨土諸莊嚴事語未及終
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常持佛號頃之夢龔氏告曰
吾已生淨土卻後七日汝當來也及期亦逝佛祖統紀

孫氏女

孫氏女錢塘人常持佛名兼習梵咒已而有疾請清
照律師至告曰久病厭世安得脫離五濁受諸妙樂
乎師為稱說淨土因緣女大喜其夜夢師授藥一盞
服之脫然病愈後三日語侍人曰迦葉尊者在於大

好金蓮芻座吾其行矣結印而化佛祖統紀

郭氏

郭氏名妙圓仁和入清照律師之妹也長齋誦佛名
課法芻彌陀二經兼行方等懺法每諦觀落日注想
西方忽聞空中聲云郭妙圓決生淨土嘗往律師所
作繫念會齋百僧臨終請師說法即時坐脫佛祖統紀

施氏

施氏錢塘沈銓妻也與夫同修淨業請照律師依觀
經繪九品往生圖以資觀想平居供佛飯僧印施般
若經建徑山天寧諸寺殿所有善功悉回向淨土與

淨土聖賢錄卷九

六

夫先後化去皆見化佛垂手面西而逝佛祖統紀

姚婆

姚婆不知何許人專修淨業觀念無間一日方向西
念佛忽見日輪中現阿彌陀佛相好具足因請僧思
淨圖其像僧法怡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有方所祇在
尋常日沒處所以佛教章提希諦觀落日如懸鼓善
哉姚氏一老嫗能以是心求淨土暮觀朝想無歲年
行持坐念忘寒暑彌陀忽從心想生恍惚之閒明了
觀是時虛空絕纖雲柔榆尚駐義和御佛日晃耀奪
陽輝紺目玉臺妙相具目咳心驚喜且悲走告導師

彌陀喻思淨號具陳所見實希有願寫金容託毫素
我聞勝事歎善哉為說偈言開未悟當知去佛本不
遠闡提那得明其故雖過利土十萬億一念超越如
跬步若有迷人問路頭向道恁麼驀直去樂邦
文類

王氏

王氏明州人日持金剛經懷孕二十八月羸瘦日甚
偶倚門立一異僧過之謂曰汝有善根何不印施金
剛經千卷王氏從之又齋千僧誦金剛經千卷至夜
三更見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及覺已生二男在牀
矣王氏遂持齋誦經不輟年六十一暴卒二使者引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七

見冥玉自言從幼持金剛經王賜金牀命坐殿側朗
誦三遍至問何來念咒蒼云世間無本勅鬼吏於藏
中取咒本付王氏囑曰汝至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
墜汝向後壽終徑生極樂世界不復來此處矣王氏
遂還後至九十歲無疾坐化其補闕真言曰唵呼
噓呼噓社曳穆契莎訶事在紹興九年金剛
證果

王百娘

王百娘明州人少孤既嫁而寡依其舅舍人陳安行
從之官舍紹興元年夏忽病瘖聾有所欲但書之紙
上安行教令歸誠觀音大士百娘遂晨夕禮拜一日

假寐忽覩大士現身示以修行提徑令日向西方作
禮阿彌陀佛因授以偈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禮西
但能回心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人持誦未踰
月三病頓愈安行謂其念力純至應若如響為鐫其
事以廣其傳東野
志

朱氏

朱氏名如明州薛生妻也年三十餘即素服齋居
虔修淨業嘗以黃絹請善書者寫法華經繡以碧絨
針鋒綿密點畫較然閱計年而成中間唱禮佛名至
八萬四千復繡阿彌陀佛觀世音像習法華經三月

淨土聖賢錄卷九

六

成誦次閱經嚴般若楞嚴圓覺俱能通利又錢木為
圖勸人念阿彌陀佛受圖者滿十萬聲為回向西方
所化至二十萬人尋結廬墓旁一室奉佛一室宴坐
一室書經給侍唯一婢子甘苦共之紹熙四年春盡
斤賣器具為三日會飯千比丘合緇白萬人共唱西
方佛名建寶幢裝所繡經七軸並書會者姓名送羅
喉羅道場僧堂供奉十二月示微疾垂瞑輒起趺坐
薛生曰我家無是法也請就寢遂右脅而逝年三十

七樂邦
文類

陸氏

王宜人陸氏錢塘人朝請王璵妻也常誦法華篤意淨土禮懺一會唱佛萬聲如是三十年偶感微疾忽聞天鼓自鳴即面西端坐兩手結印而逝佛祖統紀

蔡氏

蔡氏錢塘人早歲寡居持經念佛日禮佛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夢現空中遽索平時修行課目內之懷安坐而逝佛祖統紀

項氏

項氏名妙智鄞縣人夫歿後奉法甚勤常持佛名有女二人悉令為尼嘗預治一棺及將逝謂其女曰吾

淨聖賢錄卷九

九

欲坐脫如此棺何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遂諷觀經上品章轉身西向兩手結印微笑而逝事在紹定六年佛祖統紀

沈氏

沈氏名妙智慈溪人歸章氏幼而長齋日課佛號既嫁篤志不變憐憫有情周其束餼已而得微疾念佛益切忽見阿彌陀佛踴現虛空菩薩聖眾左右圍繞放白毫光至行者所若長虹駕空千燈普照頃之吉祥而逝事在端平二年佛祖統紀

鍾婆

鍾婆嘉禾人日誦阿彌陀經兼持佛號垂二十年一日語其子曰西方衆聖徧於虛空大白蓮華光明普耀吾其行矣端坐聳身合掌而化佛祖統紀

梁氏女

梁氏女汾陽人少而盲遇一沙門教持阿彌陀佛越三年兩目忽明女持佛名不輟一日見空中極蓋下臨佛及菩薩同來接引遂化去佛祖統紀

黃婆

黃婆湖山人專持佛號兼誦法華金剛二經偶病下痢自知時至便卻食日飲水數盂一夕鄰庵僧善修

淨聖賢錄卷九

三

夢婆來別云將往西方越二日西向念佛端坐而逝紅霞爛然覆其屋土里人皆見之佛祖統紀

崔婆

崔婆淄州人東平梁氏之乳媪也為人朴愿早斷葷血主母晁氏留意禪學婆在旁唯日誦阿彌陀佛未嘗有閒亦莫計其數年七十二下痢持念益力忽唱一偈曰西方一路好修行上無條嶺下無阨去時不用著鞋襪爲有蓮華步步生或問婆何時當去日申時已而果然茶毗時舌獨不化若蓮華然往集

陶氏

陶氏常熟人喪偶獨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大士以蓮華授之又夢梵僧授經一卷啓之乃阿彌陀經也既覺取經誦之宛如夙習一夕室中有光朗然若晝阿彌陀佛現身立經函上由是持誦益虔經卷上舍利迸出積至合餘佛統紀

李氏

李氏上虞胡生之妻也夫喪後日誦佛名及阿彌陀經夜以繼晝聲徹內外凡十餘年一日方端坐念佛有僧現前覆以緋蓋曰十五日子時汝當往生問師何人曰汝所念者李氏遂別諸親故至期異香鬱然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光明照室端坐而逝七日茶毘齒舌目睛皆不壞舍利無數次日茶毘處生一葵色白周圍二寸餘莫知其何名也佛統紀

盛媼

盛媼錢塘人日誦佛名兼課觀無量壽佛經無何得病一日起命左右具湯浴畢面西端坐問左右曰聞馨齋乎淨土眾聖且至已而合掌笑曰佛菩薩已至金臺現前吾其行矣言訖而化佛統紀

黃氏

黃氏明州人早喪夫還家依父精修淨業臨終見佛

來迎結印徐行屹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晨起驗之生蓮華一朵佛統紀

王氏女

王氏女吉安人少慕淨業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母病亡將殮流血被體女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母體不生臭穢誓已流血即止及殮即之絕無穢氣已而父娶繼室與同修淨業一日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門俄起索衣吉祥而臥手攬觀音像前寶幡奄然示寂將殮繼母篩灰於室出蓮華數朵佛統紀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樓氏名靜慧寺簿周元卿妻也嘗閱傳燈錄發明見地已而皈心淨土念佛不輟晚年得疾忽見蓮臺現前化佛無數異香滿室頃刻而化有女名妙聰因母發心亦篤志念佛病中請僧行懺恍惚見已身著新淨衣升七寶樓閣繞佛作禮謂家人曰勤修淨業西方現前西向而逝佛統紀

周婆

周婆太平人早修淨業至老益虔一夕胡跪稱佛名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振錫而行婆在其後須臾之間冉冉騰空向西而沒佛統紀

朱氏

朱氏雪川人持佛名者三十年矣兼持金剛經開卷時每謂眾聖監臨不敢踞坐忽斷食日飲水數盃閱四旬夢三比丘手執蓮華謂媪曰吾先為汝種此華今日當開故來迓汝既覺請僧同唱佛名端坐而化

佛祖統紀

裴氏女

裴氏女汾陽人清淨自居專志念佛臨終索火焚香言佛來迎我我當往生已而天華飛墜安坐而化

佛祖統紀

淨三聖賢錄卷九

三

孫媪

孫媪明州人孀居三十年日常念佛兼手製衣衾襪履施諸比丘一日微疾夢至懺堂身挂縵衣隨諸比丘經行繞佛既覺沐浴更淨衣請僧行懺親詣佛前誦阿彌陀佛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寂然坐逝空中奏天樂聲聞於遠近

佛祖統紀

秦媪

秦媪名淨堅松江人志慕大法厭惡女身與夫別處嚴持戒法晨夕修淨土懺儀禮佛千拜兼閱經嚴般若若法華光明諸大乘經日無虛晷一日方端坐室中

忽有光明照空逾於皎日而西而逝

佛祖統紀

蔣十八妻

蔣十八妻者海鹽人中歲與其夫合志修行斷除愛慾日誦大乘經歷四十餘年一日各洗漱更衣炷香唱佛名並書一頌而逝蔣頌曰這箇幻身四大合成今日分散各歸其根諸幻既滅灰飛烟絕如空中風猶碧天月既無障礙又能皎潔一切永斷無有言說四十年來脫離嗜慾惟闡大乘朝誦暮讀今朝撒手西歸自有現成果足其妻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

淨三聖賢錄卷九

三

開窗拈異志

沈媪

沈媪錢塘人持佛號十餘年日益精進嘗屬畫師繪八尺阿彌陀像及有疾安設牀前晨夕繫念並請僧同持佛號忽語眾曰有一大僧授我金座吾當乘之遂聳身前席眾唱佛益力媪曰念佛功德已登蓮臺吾其往矣遂瞑

佛祖統紀

孟氏

孟氏醴泉人既嫁得痼疾有僧教以專持佛名行之三年忽謂夫曰可急報請親屬吾將去矣已而送者

畢集孟氏焚香與眾唱佛名頃之見一沙門振錫空中曰汝當往生俄而旛蓋翩翩佛與菩薩同時俱至遂化去佛統紀

陳氏

陳氏吳興人受持齋戒以禪誦為樂持佛名者三十年兼誦法華經五千部金剛彌陀二經各五千四十八部一日不食家人問何故曰欲求見佛耳遂右脅而化佛統紀

胡媪

胡媪名淨安會稽人專修淨業禮阿彌陀佛八萬四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千相好每一相好各禮一拜如是者四度偶得微疾見佛來迎安詳坐逝路人皆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佛統紀

佛統紀

周氏

周氏嘉禾人適孫氏與舅姑同修淨業感室中佛像現光香藝盈案或空中現諸佛菩薩時聞天樂或聞

空中誦經聲佛統紀

鄭氏

鄭氏名淨安錢塘人常持佛名偶得疾聞空中聲曰汝西行有期毋得自怠已而佛現在前身真金色即

起面西端坐有子義修已出家矣召之令諷阿彌陀經安然而化其女夜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矣佛統紀

周婆

周婆鄞縣人精修淨土遇歲首常持不語戒晝夜端坐盡月而止暑月則施茶湯歷久不廢一夕夢大蓮葉徧覆市衢已手執數珠經行葉上既而微疾鄰人夜見寶蓋幡幡自空中來入其門內黎明合掌唱佛而逝佛統紀

張夫人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六

張夫人者不詳其里居晚而長齋日誦西方佛名年七十九矣每夜坐息燭四壁放光現諸繚絡臨終焚香案上篆烟宛轉結成佛像須臾之間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三手下垂若接引狀篆烟甫消而夫人寂矣佛統紀

佛統紀

薛氏

薛氏武塘世家女也母夢長庚入懷而薛氏生後歸周生子五人而寡專心淨業好施不倦室中供觀音大士香烟吐藥結成蓮華人皆見之萬歷十五年五月得疾醫進乳糜粥之遂斷食至九月六日延僧禮

懺曰四日足吾事畢矣設西方佛像晝夜繫念令諸子同唱佛名婦女毋得入至第五日晨起盥水盥手誦甘露真言著新淨衣戴誌公帽長跪佛前唱然香讚佛偈及三皈依禮三拜誦佛名一百八聲方午跌跏結印而化神氣熙然家人聞蓮華香滿室中遺令具龕毋用棺槨毋迎管神毋燒紙錢毋殺牲以祭諸子皆從之往集

方氏

方氏桐城諸生吳應賓妻也年三十而寡秉節自誓專修淨土一老嫗亦持戒晨夕隨侍萬歷十三年方

淨聖賢錄卷九

三

氏年五十矣有小疾呼老嫗相對唱佛名晨夕無間既而具浴更衣晨起然香禮佛還坐一榻泊然而化往集

徐氏

徐氏嘉定陸生妻也夫亡篤志淨業蓄有千金貸人焚券不問篋中服物悉用布施朝夕佛前禮誦如是十年一夕忽呼侍者曰看東方光發否吾往生時至矣遂高聲唱佛合掌而化往集

許氏婦

許氏婦杭州人為人謹厚日課佛名久而彌篤一日

呼家人與訣曰吾將去矣著淨衣端坐取天目白蔘簪之安然而逝往集

于媪

于媪昌平于貴之母也專修淨業至老彌篤一日取所著衣浣濯甚潔謂其子曰將以某日往生淨土子未之信及期置几庭中坐几上化去空中隱隱有天樂聲鄉人皆聞之往集

潘氏

潘氏名廣灑工部主事餘杭李陽春之妻也陽春故好施晚常誦西方佛名既逝踰年見神於潘氏登樓

淨聖賢錄卷九

三六

啓窗作洪語曰要修行要修行潘氏通古今初好排解釋教晚而皈禮雲棲斷葷血習禪定夜常跏趺達旦兼修諸功德散錢票不訾萬歷三十九年冬得疾明年正月自知不起遺囑家財已而謂人曰吾三世梵僧今且偕大士而西矣稱佛名不絕口屈三指而化及歛支體輕軟貌如生處德圖集

朱氏

朱氏仁和諸生孫標妻也平生奉持齋戒專修淨土嘗然燈禮佛燈光爛然化成五彩有佛跏趺其上及將終端坐合掌稱佛名不輟及歛貌如生學佛考証

祝氏

祝氏公安龔仲淳婦也幼袁宏道兄弟好談佛法祝氏聞淨土法門信之遂專持佛名兼誦金剛經一日語諸子曰佛言三日後當來迎我及期沐浴坐堂上諸眷屬拱列良久自言佛至眉間放白毫光長數丈又言見一僧相好莊嚴自稱須菩提俄化為百餘僧或從旁謂曰經中凡一百三十八須菩提即此是也諸眷屬共焚香誦佛名祝氏微笑而逝閣中一丸歲婢方臥地忽大呼起立言見數金甲巨人執幡幢為夫人導其幢柄拂面過不覺痛失聲察之傷痕宛然

淨土聖賢錄卷九

无

既殮棺中時發異香袁中郎集

張太宜人

張太宜人金氏綿州人普安知府張懷麓妻也家世貴盛而自奉甚薄中年失偶教諸子有法度子正道正學皆以科名顯太宜人晚得淨土書讀之遂注心極樂晨夕禮誦一夕戒諸孫曰爾輩好讀祖父書吾其去矣呼侍女焚香端坐而逝數日後見夢於孫曰適從西方來始知太宜人實生淨土云白蘇齋集

楊選一妻

楊選一妻南昌人客居南京年三十生子即與夫別

居聽夫置妾自是長齋念佛閱十五年其年八月疽發於背痛入骨見一惡鬼持刀逼之有大力神驅之去其痛頓息旋謂夫曰吾將行矣有童子四人相迎可以清茶供之問將何往曰往西方合掌唱佛名而逝淨土長鏡

鍾氏

鍾氏仁和張後溪繼室也年四十喪夫遂長齋日誦西方佛名歷四十餘載居常每聞天樂鳴空及唱佛聲泰昌元年十二月臥病數日飲湯一盞明年元旦為家人言蓮華布地幡蓋懸空爾曹亦見之乎口中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唱佛名不輟及暮吉祥而化淨土全書

吳氏女

吳氏女太倉人生時跌坐而下稍長皈心佛乘事親孝不願有家人或勸之輒指天為誓初從昆弟析諸字義已而誦佛經悉通曉大意朝夕禮拜甚虔俄夢神授以梵書準提咒有病癒者以梵字治之立愈嘗於夢中得通宿命自言曾為宋高僧此來專為父母年二十三當成道果崇禎四年年二十三矣閉關一室專修淨土仲冬之末示微疾作偈辭世勉親堅修勿懈日方午索玉戒指佩之存脅而逝將殮紅光溢

於面母為理髮異香從頂中出達於戶外經夕不散
居四年茶毘骨瑩如玉頂作黃金色為起塔以奉之
續往
生集

盧氏

盧氏名智福徽州程季清妻也晚遷湖州季清奉佛
甚虔力營福業盧氏竭資為助長齋日課佛名二三
萬約已惠下未嘗詈人崇禎五年得危疾請古德法
師授五戒咨淨土法要遂一意西歸季清為誦藥嚴
經至入法界品五十三門為一一講說盧氏悉領解
季清復策之曰百劫千生在此一舉努力直往毋猶

淨聖賢錄卷九

三一

豫也遂高聲唱佛夜以繼晝如是半月其母及女來
問視悉謝遣之曰母亂人意十一月八日忽覩蓮萼
現前化佛垂手身心踴躍急索香水沐浴西向叉手
連稱佛名右脅而逝時方午及暮捫其頂熱可灼手
年三十九藕益法師為之傳系以贊曰哀哉三界愛
欲為根根株不拔奚望西生蓮萼國土永離塵情此
緣能斷彼質斯成勇矣智福女中之英一日一夜淨
念功殷藝臺接引眼識分明子母恩愛枯木寒氷言
祥善逝長辭苦輪我今隨喜願共羣倫頓除愛網證
入元門靈峯
宗論

費氏

費氏湖州雙林鎮沈春列妻也少寡織紡自饘持齋
數十年供養三世佛畫像及檀香大士日誦金剛經
一卷佛名千聲寒暑不輟崇禎十一年大疫壻張世
茂迎費氏往居其家止攜大士以行費氏居一樓日
課回向祝願此香直達佛所如是三載忽空中有香
繞樓數日粉牆上湧現三世佛像莊嚴精妙遠邇詫
傳瞻禮日眾或以淨巾擦之色逾光明又四年一日
告壻曰吾欲返故居入門即灑掃焚香參佛誦經至
第三日早沐浴更衣端坐念佛午刻大呼佛來也我

淨聖賢錄卷九

三一

行矣別眾而逝年七十有三中取乘
續集

李氏

李氏劉道隆之母也年四十長齋奉佛除靜室一間
供奉觀音大士朝夕禮拜唱佛名千聲雖大寒暑不
輟刻金剛經以施人每遇誕日誡子婦毋置酒唯禮
懺一日或三日如是二十五年將終前一歲延僧誦
經七晝夜夢所奉大士持數珠一串示之曰以此授
汝珠數乃汝往生淨土之期數之得五十三覺而識
之至明年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往西方
矣可為我同聲唱佛名助我西行子婦輩坐榻前唱

佛李氏面西端坐而逝道隆述其事為世勸焉持驗

記

李氏

黃太宜人李氏者南京儀制主事建昌黃端伯之母也賢明仁慈信樂佛法晚歲誦金剛經地藏經日虔一夕夢跌坐山巔佛光照身覺謂其子曰西方之期至矣無何示微疾端坐而逝建昌志

陳嫗

陳嫗常熟人居於城南以紡為業篤信佛法隨紡車聲唱阿彌陀佛終日不絕口如是三十年一日忽呼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其子謂曰而不見空中寶蓋幡幢乎吾其逝矣因拍手大笑取湯沐浴竟即合掌化去事在順治十年翁尚書叔元方微時聞其事親往視之見嫗凝然危坐室中香氣襲人晚著淨土約說書其事以證焉淨土約說

後書

張寡婦

張寡婦常熟人居小東門外安貧守節專持佛號不擇淨穢未嘗少閒以下痢終遺一破裙臭不可近棄之中流忽見蓮華交發五色燦然散布水面見者驚異乃收裙還送一庵作佛座前案圍事在順治間果

聞見

陸寡婦

陸寡婦常熟人年二十夫亡持齋戒佛與人無競至六十七而終焚其衫裙火氣既絕忽見金光迸出灰中儼然有佛像在焉其數十閭里聚觀皆焚香膜拜事在康熙三年果

楊氏

楊氏張秩斯之妻也父次舟虞山嚴氏出嚴家世學佛故楊氏自幼即歸心大法既適張尋禮僧德真受三皈五戒斷除愛慾年二十七病劇發願求生西方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室中供接引佛像高唱佛名五日室中聞梅檀香至七日瞑目頃之見觀音大士謂曰蓮華種子已有半功其半看汝手段問從何處著力答曰撒手便行即合掌唱佛趺坐而逝續往生傳

江氏

江氏餘杭嚴訥公繼室也訥公故雲棲弟子奉西方之教江氏自歸嚴奉教甚篤雞鳴起跪佛前唱佛千聲次及諸經咒凡焚香炳燭盥飲之事胥自為之不以役侍婢康熙七年三月六日晨課畢俄而體憊復就寢移時忽大聲曰觀世音菩薩來矣趣具湯洗沐

畢就枕而逝及殮顏色紅潤手足柔軟若委蛻者然

徐太宜人

徐太宜人錢塘徐浩軒之母也平生奉佛甚謹誦西方佛名繪像為圖旁累數千圈記所誦數每一圖畢即納黃布囊中如是數歲康熙三十四年卒卒之日家人焚囊於盆忽聞盆內爆然視之見五色光起布成縑色其上現樓閣欄楯重疊周匝中湧蓮華數十藝上各有一佛合掌趺坐復現諸天女恭敬圍繞一皆如粉色畫本見者莫不驚歎明日撥灰視囊背

淨聖賢錄卷九

三

所現諸形象與囊面無異惟佛後又有一老母執拂隨行浩軒為之記如此

凌氏

凌氏法名善益吳人張廷表之妻也母葉氏長齋四十年禮古潭和尚為師日拜華嚴經周而復始者三年八十一夢羅漢現金色身遂逝凌氏年四十餘亦長齋禮古潭為師日夜六時行大悲懺法拜華嚴經凡再周常以五更起入佛堂廷表為煮湯果餉之晚而專誦大悲咒阿彌陀佛號求生西方一日觀音大士現像遂示疾謂其女曰佛光滿室吾行矣遂逝年

六十九事在乾隆三十四年女適朱氏奉法亦虔課法華經持西方佛號其家人多從而化焉

余媪

余媪徐州宗氏女昭月和尚之母也和尚既主揚州高旻寺迎媪至寺闢一室居之媪初入室思家頗切與和尚言輒道家事和尚為說苦空無常無我之法勸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弗省和尚遂匿弗見媪召之亦弗往媪無可奈何遂勉強持佛名苦不能繼居三年稍益熟遂發深信心受菩薩戒晨夕禮拜甚虔和尚往見媪問頗思家否媪曰念佛好不思家也

淨聖賢錄卷九

三

日坐庭前面塔唱佛名忽光開見金色世界光耀無際墻壁樹林廓然摧滅媪大喜躡身即之倏無所覩自此六根悄然動靜起居不生二念久之夢至一人家有婦坐草媪驚曰何為至此吾方求生西方入胎出胎大可畏也急走出瞿然而覺晨起以告和尚曰吾生緣殆盡矣其為我集僧唱佛名送我西行從之遂西向坐逝事在乾隆二十七年

楊媪

楊媪杭州人居北門外石灰壩年五十餘得風疾僵臥呻吟徹晝夜有旅亭師者自京師還天目過其居

其子爲設齋請入視母媼頻顛曰病甚師莫有好方能愈我否師曰有之悲汝不肯服耳媼曰誠有之安肯不服師曰病從身起身從假合汝能捨身病自去矣媼曰捨身奈何師曰汝但將身放下一心西向繫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大醫王能除一切衆生之病但能至誠念佛者阿彌陀佛自來救汝媼曰佛果來乎師曰來但患汝念不切耳既別去媼遂持佛名默觀西方日益懇至居五月語其子曰阿彌陀佛至矣四日後吾當西歸爲我請旅亭師作別師時在天目不至及期別請僧十人共唱佛名媼起坐向西而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化事在乾隆三十六年善女人傳

余氏

余氏法名真修吳人朱穎符妻也年三十二而寡至三十六長齋奉佛晚年以家事付兒婦專修淨業年七十夏秋之交夢遊一池唯池中有船載比丘尼優婆夷十數人中有一人招余氏云西方去余氏自念言此時不去待歲晚可耳招者遲云且待後船至九月六日夢阿彌陀佛現身接引既覺自知時至請所事文岐師作別師至素蓮藝不得以蓮葉與之余氏欣然念佛彌切內外俱聞異香至十一日清晨素水

沐浴更新衣跌坐稱佛名有頃右脅而逝事在乾隆三十六年僧正琦述
論曰十方嚴淨國土純一化生無有女人而韋提希夫人因子惡逆起心厭離即得見阿彌陀佛受記往生又蓮華經明受持之利偏記女人往生極樂故知娑婆女人於西方淨土有大因緣自蓮宗盛行閨閣諸賢往往能專志勤業一生取辦彼具丈夫之形者視此能無愧乎

往生類第十

鸚鵡

淨土聖賢錄卷九

三

唐河東裴氏家有鸚鵡以其名載梵經常狎而敬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自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佛每虛室戒牖發和雅音響如笙等念念相續聞者莫不灑然貞元十九年七月梓而不擇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誓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阿彌陀佛暨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聞維得舍利十餘粒節度使韋臯爲之記佛通載

鸚鵡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為八八兒者也
偶聞一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曰暮弗絕其家
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華
一枝或為頌曰有三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
死埋平地蓮華發我輩為人豈不知又天台黃巖正
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人念阿彌陀佛一旦立死
籠中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華大智律師為偈
頌之佛祖統紀

白鸚鵡

淨土聖賢錄卷九

五

白鸚鵡嶺南一士人所畜也晨朝必誦觀音號白衣
咒兼能誦歸去來辭赤壁賦及李白諸詩或晨課未
畢導以詩文不應也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
從西方去其夕奄然而化見聞錄

論曰一切眾生具有如來藏性乃至三惡道中但有
能繫念阿彌陀佛者即得往生彼國見佛聞法觀鸚
鵡鸚鵡事豈不信然經云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
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幸得為人六根完具不知
念佛甚者誣且毀焉亦可謂自暴之尤者矣豈不惜
哉。

淨土聖賢錄卷九終

淨土聖賢錄卷九

四



淨土聖賢錄續編發凡

一 是錄體例悉準前錄如出家二眾書

書二名唯二林居士除本傳外凡所引證概以字

稱尊所主也以前錄係居士所定故

一 前錄首標教主次開教聖眾係探本窮源之意茲

則既稱續編首二層可以不贅而有明以前諸書

前錄引用略備故茲之分門別類以比邱居先紀

月編年以 國初為始但敘事之前後不論品之

高低唯是所採有限挂漏必多願諸君子惠我遺

珠侯編三錄

淨土聖賢錄續編發凡

一 染香集諸書凡臨終正念者輒從登記夫往生瑞

應雖或隱或顯未可一定然必徵諸素行如其願

力未深功夫未熟直待臨終念佛難保決定回心

錄中如王貞生施靜巖輩雖亦十念之誠實有百

倍之勇必如是者生西可卜否則名實不符恐有

魚目混珠之慮因略加芟汰以歸一致

一 近來載往生者每經引用遞有增加二林居士深

痛其習故前錄中每一傳後皆注原書以作證明

茲仍其體例但稍易其俚鄙之句開有近今故事

必出自不妄語人之口復向故老咨訪再三始敢

筆之於書其或淨行可傳而臨終無正念者概弗
濫登

一 雲棲往生集傳後間有贊詞斷其隱義而前錄但
有總論贊詞概從簡略茲則有義不明者亦用贊
詞發之非敢妄生知見也聊以導初機云爾

淨土聖賢錄續編發凡

二

淨土聖賢錄續編偈

淨業弟子胡 珽述

我觀真性海 妙湛本不動 世出世間法
 無一不具足 上齊一切佛 下同含識類
 平等絕思議 離諸分別相 真俗皆無礙
 理事悉圓融 剎那不覺了 捏目忽生華
 無明為繫縛 障蔽智慧日 故於一相中
 妄起淨穢見 忘本唯逐物 念念入輪回
 由是顛倒心 沈淪難脫離 隨業而流轉
 聖凡從此隔 豈知十方剎 皆是一心生

淨土聖賢錄續編偈

大覺如虛空 世界如浮雲 聚散本無迹
 空生而空滅 但隨心淨垢 剎剎各差別
 業濁現五濁 衆苦所逼惱 心淨感淨土
 七寶為莊嚴 迷人但執境 東西自不同
 譬如夢幻者 還受夢苦樂 覺知夢非真
 苦樂自然滅 我佛大慈悲 示此異方便
 一句阿彌陀 能截生死流 不出娑婆界
 穩坐紫金蓮 彌陀及心土 非一亦非二
 若能如是解 決定入無生 我今楫斯錄
 普勸諸有情 願見者聞者 悉發菩提心

修諸福善業 回向無上覺 仰祈三寶力
 冥薰而加護 令我及衆生 同生極樂國

淨土聖賢錄續編偈

二二

淨土聖賢錄續編目次

卷一

往生比丘第一

性修

行修

忍生

仁筏

實琢

常智

絡絲僧

廣志

道證 梅松

千一

徹迷

嵩安

邁春

律淨

慧明

一禪

際醒

起信

真傳

達純

靈徹

淨土聖賢錄續編目次

道守

列權

佛度 絕相

覺源

正真

東瓜和尚

定基

悟靈

圓融

悟開

方海

昌茂

往生比丘尼第二

湖上老尼

木印

遂欽

律宗

佛琦

蓮芳

朗然

妙成

道乾

蘭若庵尼

道悟

卷二

往生王臣第三

張師誠

章攀桂

往生居士第四之一

黃武城

吳如庵

俞有光

蘇起鳳 吳敬山

惲又駢

王貞生

蔡鵬九

唐漚和

陳君魁

陸士銓

馬榮祖

彭希棟 顧氏

彭紹升

呂蔚若

會庚

陸西橋

凌樹

沈暢 顧居士

蔣龜蒙

曹聖友

馮庭桂

淨土聖賢錄續編目次

浦文榮

鄭兆榮

吳濂

沈廷瑜

施靜巖

張孝林 鑿錫

方剛

潘萬宗

沈舒蓼

沈虞尊

馬敬修

許仁熟

卷三

往生居士第四之二

裴永度

鍾九思

周光

路坤

吳允升

范元禮

孫復元

張清新

丁繁桂

李勤 杏姑

張惇五

曹諧和

潘遵懋	宋萊	周慶孫
陳居士	余邦賢	吳宗魏
張齒延	金庭棟	徐億 <small>嚴氏</small>
錢萬鑑	華漢槎	方步瀛
朱麟書	陳鎰 <small>薛紹基</small>	郭觀光
往生雜流第五		
吳生	沈承先	周絢堂
姚生	宋寶官	陳德心
東門勾者	癡頭道士	周耀發
瞿晉槐	孫松亭	陳畫叟
淨三聖賢錄續編目次		三一
丁童子		
卷四		
往生女人第六		
田婆	蔣氏	黃氏女
王荆石女	陸氏	徐氏
兵家婦	曹媪 <small>許氏</small>	陶氏
汪氏	費孺人	許節婦
宋孺人	鄭氏	百不管老媪
陸氏	吳氏	沈媪
姚氏	汪氏	王氏

吳媪	倪媪	潘氏
汝氏	邢氏	王氏 <small>張氏</small>
潘氏	朱氏	朱氏
羅氏	王氏女	邵媪
張家婦	俞媪	吳婆
錢孺人	沈婆	陸安人
往生物類第七		
雞 <small>雀</small> 蛇 <small>路</small> 貓 猴		
種蓮集第八		
善隆	達禪	王君榮
淨三聖賢錄續編目次		四
唐景垣	沈載元	王際良
夏耀文	曹居士	邵媪
張氏	丁氏	高士橫
丁世濟	陸孺人	邱逢泰
錢氏	錢文彬	錢文燦
淨土聖賢錄續編目次終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往生比丘第一

性修

性修不詳其所出。大清順治中住常德府圓照庵。布衣蔬食。日課彌陀萬聲。寒暑不閒。遇歉年將所有錢米布帛盡施飢寒孤苦之人。徒眾交責。修唯含淚念佛而已。年七十一。月前自知時至。扇期含笑坐逝。天樂迎空。聞於遠近。室內異香。經月不散。身世金丹西史氏曰。不惜布施。則貪業盡。含淚念佛。則瞋業盡。自奉儉約。則癡業盡。三業盡而往生。品位必高。異香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天樂非其梵行芬芳。心聲嘹亮之所致乎。

行修

行修。姓陳。泰州沙村人。業農。不識一丁。無以自活。一日赴水求死。有白衣人救之。出年三十一。出家為僧。冬夏一衲。苦行數年。朝普陀山中。道路絕。遇老人引至家止宿。道天明。見荒墟而已。歸後。龕坐南關外。荒冢中。嘗五七日不食。參向上事。一日夜深。有擊鼗者。曰。若可受法。修隔龕見橋下有火。船燈火鼓吹。過遂大悟。後移住覺印寺。精修淨業者六年。康熙四年春。謂人曰。明年六月二日。吾行矣。次年初夏。皆來問訊。

州主恐其感眾。遣兵守之。曰。至期不驗。必置諸法。六月朔。猶無恙。人為危懼。明日晨起。書偈曰。慧日中天。照大千。晝行禮拜。夜參禪。肩閒斜挂。吹毛劍。地獄天堂。任我前。遂端坐龕中。命人昇至一橋。曰。不可。此地人皆畜形也。昇至東壩橋。曰。為我南向。手一魚。念佛。輕煙一縷。起自鼻端。須臾。火熾。魚聲。佛聲。琅琅。達雲表。忽聞龕內。訇然。龕頂。飛墮百步。火餘遺一物。狀如蓮莖。堅白不碎。揚州府志蓮藏。揚州府志載。西史氏曰。日出火焚身。非扭捏裝飾之謂也。著魔辦道者審之。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忍生

忍生。姓李。山西平陽府世家子也。自幼厭俗。年四十四。出家參禪。深有悟入。崇念佛法門。行腳至泰州。遇下河楊居士。建庵供養。即閉關清修淨業。化導各莊。善信後。因下河被水。又至本州。勸化家家念佛。康熙八年正月初。預知時至。偏辭檀越。十九日沐浴更衣。屬大眾念佛。緊要。遂跌坐逝。異香滿室。申至廿六日。舉龕野外。出火自焚。藏

仁筏

仁筏。姓裴。常州北郭人。父母早逝。家業彫零。為人傭

作年三十餘聞淨土法門遂發心出家募刊淨土經書廣施四眾後受蕩山具足戒習禪定每夜必坐香數炷康熙十九年七月忽示疾廿一日訣別諸友次夕五鼓謂其徒曰吾行矣乃整衣趺坐有僧在旁默誦佛號復曰佛須助念乃高稱佛號一聲而化

實珠

實珠字珍輝姓陳鳳陽府霍邱縣人誕生時祥光燭鄰異香滿室幼有奇相膚不受垢性慈恕喜聞僧誦經塾師授學過目如流師甚愛之謂其父母曰此子實非塵俗之流乃佛門法器勿相錯誤也父母許之

淨土賢翁續編卷一

三

遂送本邑大悲庵從心開和尚祝髮旋受具戒研究蕩嚴涅槃諸大部宛如宿習者後移住龍潭下院一意修持淨業歷三十年如一日康熙六十一年春示微疾自知緣盡屬付院事畢唯注念淨域至三月四日早命具湯洗浴集眾同稱佛號數百聲奄然而化開維時火光如五色雲霞散布四山世壽四十八僧臘三十一

南山宗統

常智

常智字開慧淮安沭陽人幼喜禮觀音大士既長披緇投闍思寺稟具一日隨眾課誦至心經之無罣礙

句胷中凝結一時渙然遂渡江徧遊名刹叅諸知識久之無所契歸而專修淨業精嚴戒行凡人有過必循循化誘有不遜者亦必委婉遺之終無愠色又與諸同志結社修懺數月前即知寂期告諸同社至期集眾禮佛命湯沐浴跏趺而逝闍維有紫色蓮華大如斗自火光中湧出上有重光影影如智狀久之方散人皆見之

西史氏曰明師無逾彌陀善友誰如補處昔人嘗言之矣顧後世沙門輕視淨土往往指為著相菩提藉非宿具慧眼洞明大道者鮮不為其所搖惑聞慧偏

奈不契其庶幾乎

淨土賢翁續編卷一

四

絡絲僧

絡絲僧不知何許人也住杭城之東園俗以絡絲為業棄而出家故名獨居破庵晝夜念佛不輟顧無以自活謂其舊主曰但飯我仍為主絡絲可乎主從之既得食則手輒輒口喃喃他無所事矣如是數年一日攜零紙滿筐向西冷居士吳樹虛欲易百錢詰其故僧徐答曰老居士前不敢隱我今日西歸擬市柴一擔耳樹虛曰果爾余供師柴僧合掌謝擔柴歸並期某時一臨為作證明樹虛至時往則僧已積柴為

座趺坐其上四面火然僧於火中舉手作別忽以手
抹面一過頓現黃金色頃刻化盡樹虛喟然歎曰古
德奇縱再見於今日矣染香集
西史氏曰疊薪自燼與行修之鼻端出火類而不類
雖然安知其所焚者非三昧火乎

廣志

廣志字爾立會稽人出家後結茅天台黃金洞專修
淨業蘇州殷天成詣天台飯僧服其道行延住吳山
接引庵垂三十餘年隨機化導指歸淨土從受戒者
累百人嘗結期念佛晝夜不絕聲其弟子造之見志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五

經行之地大書阿彌陀佛放金色光誦之以問志
曰汝自本光發現耳乾隆廿六年四月望要弟子四
人詣庵供佛臨別謂曰明日午前當來送我及期衆
至焚香誦佛千聲端坐而逝西方公據集驗

道證

道證杭州人住郡東大橋禪院性誠實專修淨土每
日三時炷香爲度長跪佛前虔持名號年八十一日
謂衆曰來年二月十二日我西歸矣及期無恙或戲
之曰今日是二月十二矣師何不西歸證驚曰今果
夢朝即沐浴焚香集衆而化有僧梅松者與證同

修淨土住妙巖寺其夜夢中有人告曰道證師坐化
爾何不一送耶梅松覺而趨視之撫其背曰平日相
知臨去何無消息雖然我亦不久於世矣歸三日亦
坐化事在乾隆三十年染香集
西史氏曰至期而忘西歸臨去而無消息蓋無心於
生死也梅松隨步後塵豈非有宿願而然哉

千一

千一。字遠人姓王海甯人住西湖昭慶寺謹持戒律
精勤念佛志樂寂靜顏其居曰廬山僻處潛修其中
乾隆四十三年秋法侶過訪一謂曰公來恰好正我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六

西歸可作證明也說偈坐化塔於院左染香集

微迷

微迷姓鍾嘉興人爲人樸實中年投海甯護國院定
高和尚雜染一心淨業後移住延恩寺出入持珠默
觀餘無所長人多忽之一日謂寮衆曰我將辭別諸
公衆問何往曰往西方衆共笑之後數日從外歸又
謂曰今日決意去矣頃之更衣趺坐大聲云我去也
遂寂然衆呼之逝矣時在乾隆五十六年染香集

嵩安

嵩安不詳其所出住舒邑白衣庵性樵魯秉戒於慈

濟履寶和尚信根固具葦村道人教誦法華經頗有悟入後銳志念佛晝夜不輟晚年得腹鼓疾自知定業恬不介意念佛如常時疾垂革徒眾往視安止之乃屈指曰當於某日來候及期沐浴更衣誠徒輩勿哭泣須高聲念佛助我往生頃之怡然而逝蓮宗集要

邁春

邁春姓周桐縣人幼讀書聰慧好內典年十九遊靈隱寺登法堂見心空及第頌有省出家天竺延壽堂徧參名山入福嚴室樹蓮和尚知為法器一日問曰煩惱起時將何止息春曰本性湛然有何煩惱蓮深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契之遂付大法春雖得法禪宗而崇尚淨業既住雲峰寺率眾念佛剋廿一日為期周而復始數年不懈既復結期百日晝夜持念不展牀褥嘉慶十二年冬沐浴端坐謂眾曰頃見鸚鵡念佛法僧其音微妙殊可樂也合掌而終梁香集

律淨

律淨字明微姓錢湖州德清人年四十出家杭之慈聖庵嗣往東園德靈庵以誦法華經為日課二十年不閒一日法侶戒乘語之曰汝道心如此堅固若加以念佛回向更佳矣如智者大師得法華三昧尚求

往生淨土汝何不然因出十疑論示之淨瞿然有省自是誦經畢即念佛回向又年餘嘉慶十一年七月告其徒增秀曰吾中秋前當往西方八月二日復謂曰初七日卯時行矣問何以知之淨笑曰水到渠成及期往視已新衣趺坐時鄰僧多來念佛相助淨止之曰用功全在平日臨渴掘井何為乃移坐龕中說偈云吾年六十九真實不虛口放下者雙手直往西方走合掌而寂梁香集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八

進耳三昧未成者勿以是藉口。

慧明

慧明甯波鄞縣人住杭州報國寺性質直唯知念佛每執持洪名聲若潮沸香盡不知也得施即放生隨放隨稱佛名必回向西方見人不作寒暄語但云死到哉快些念佛越中緇白知其名者每居病危即延之念佛助往生緣或叩其所得曰憶昔患熱病日甚幾不能支幸意根中佛號一句頂一句而出連綿不已病魔消卻竟仗此而痊自此以後無論語默動靜皆有一佛號從意根中一句頂一句而出也嘉慶十

二年頸後患疽絕不呻吟臨終色和悅手作捻珠狀念佛移時而逝先是杭城某夢所識已故黃和尚語曰我勸汝歸依慧明師汝因循不果今明師月內欲西歸再遲無及矣汝當速往求之汝法名大通已與汝定醒而異之天明起詣寺明已疽發甚劇急邀同伴五人求歸依明許之及授法名明手書五字作闍置香臺旁謂曰我病中不及一一屬付法名下一字皆通字派汝等各隨緣自取上一字某適拈得大字宛若夢中故事云

染香集

西史氏曰歸依而能預定法名何也昔世尊於無量

淨土聖賢錄編卷一

九

劫前聞古釋迦文講涅槃經得經中一偈乃至賣身供養願來世成佛亦同此號是故今日如來亦號釋迦文今明師與某亦無量劫前願重緣深之所致耳然則欲生安養而慮其不遂者從可想矣

一禪

一禪海甯人俗業屠年四旬痛悔前非思唯出家可解此業遂於本邑海音寺祝髮旋受具任監院職誦經念佛發露懺悔回向淨土誠懇勤二十餘載不倦嘉慶十二年六月十八退監院閉關數月至臘月廿八日命眾念佛一晝夜次早沐浴禮佛而化闍維

得白色舍利數十粒

染香集

際醒

際醒字徹悟號訥堂姓馬京東豐潤縣人幼通經史薙染後徧歷講席博貫性相兩宗而於法蘊三觀十乘之旨尤為心得叅廣通粹如純禪師明向上事師資道合乃印心焉後純公遷萬壽寺醒繼席廣通策勵後學宗風大振每謂永明壽禪師乃禪門宗匠尙歸心淨土況今末代尤宜遵承於是專修淨業主張蓮宗日限枝香晤客過時則禮念而已嗣遷覺生寺住持尋退居紅繇山資福寺衲子依戀追隨日衆遂

淨土聖賢錄編卷一

十

成叢林醒為法為人心終無狀但一以淨土為歸每當開演如來救苦攝樂之恩或至淚隨聲落聽者亦未嘗不涕泗沾衣也其語錄二卷尤為切至略言吾人人生死關頭唯二種力一者心緒多端重處偏墜此心力也二者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此業力也業力最大心力尤大以業無自性全依於心故心重能使業強今以重心而修淨業則淨業強他日報盡命終定生西方不生餘處矣如大樹大牆尋常向西而歪他日若倒決不向餘處也何為重心我輩修習淨業信貴於深願貴於切以信願深切故一切邪說莫能搖

惑一切境緣莫能引轉。假若正修淨業時，達摩祖師忽現在前，令我捨淨趨禪，可以立地成佛。我不敢從命。卽釋迦如來，忽爾現身，謂更有異方便，勝於淨土。令我捨此從彼，我亦不敢依教。此之謂深信。假如未熱鐵輪旋轉頂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願。又若輪王勝妙，五欲現前，亦不以此樂退失往生之願。如此逆順至極，尚不改所願。此之謂切願。信深願切，是謂重心。以是修淨淨業，必強業強，則熱極樂淨業若熟，娑婆染緣便盡。臨終時，雖欲輪回境界，再現在前，不可得矣。雖欲彌陀淨土不現在前，亦不可得矣。然此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十一

信願要在操之於素。到時自不入於歧路。如古德臨欲命終，六欲天童次第接引，皆不去。專心待佛，佛現乃去。夫四大分張，此何時也。天童接引，此何境也。苟素常信願不到十分堅固，當此時對此境，而能強作主宰乎。又云有禪者問曰：一切諸法，悉皆如夢。娑婆固夢也，極樂亦夢也。同是一夢，修之何益。答曰：不然。七地以前，夢中修道無明大夢。雖等覺猶眠。唯佛一人始稱大覺。當夢眼未開之時，苦樂宛然。與其夢受娑婆之苦，何若夢受極樂之樂。況娑婆之夢，從夢入夢，展轉沈迷者也。極樂之夢，從夢入覺，漸至於大覺。

者也。夢雖同而所以夢者，實不同也。可慨論乎。嘉慶十五年二月，預知時至，辭諸外護，屬曰：幻緣不久，虛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淨土好相見也。臨寂半月前，示疾命衆助稱佛號。見空中幢旛無數，自西而來。告衆曰：淨土相現，吾將西歸。至十二月十七日申刻，復告衆曰：昨見文殊觀音勢至三大士，今復蒙佛親來接引，吾去矣。衆稱佛號愈厲。醒而西端坐，合掌凝眸，曰：稱一聲洪名，見一分相好。言畢，結印而逝。衆聞異香，淨空露龕七日。貌如生髮，白變黑，鬚維獲舍利百餘粒。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微悟禪師語錄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西史氏曰：修禪修淨，而獨歸心於安養，迹其梵行之精嚴，導人之切至，抑何與蓮宗尊宿如同一轍。歟。爲人師，作佛祖，吾於是見之矣。

起信

起信，字香海，姓單，富春人。父藝藏，博通內典，明向上事。令信出家，往南屏求戒，教看誰字話。信窮參力究，嘗徹夜不寐，兀坐一室，如木偶。然嘉慶元年七月望，登吳山，值夜分，見燈光互映，晃乎心目。有省，歸語藝藏。藝藏復令備參知識，至蘇州，遇會一傳公，示念佛法門。信卽返杭，閉關古梅庵，日課彌陀十萬聲，偶爲

詩都指歸淨土有念佛歌曰念佛好念佛好萬事從頭一筆增幾回背父走風塵旅邸神魂多顛倒不奈禪不矜教一鑑香篆縈繞奔波肩擔沒來由訪友尋師何日了休外求只內照衣裏摩尼無價寶應聲現色咸分明六道神光誰欠少水自流山自峭靜裏觀來都入妙笑他名利日忙忙自在真修誰能造月沈西鐘報曉漫說容顏未衰老古來賢哲若河沙誰非白骨埋荒草獨此心無壽夭脫離苦海無煩惱百年身世等空夢空夢勘破一長嘯鉢囊懸拄杖拘掖卻塵緣歸路早人生定數已安排佛本天真非矜造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閒住庵嬾談道更難役分君難召禪牀鎮日坐忘機碧眼胡僧覷不到曝晴檐補破襖一盂脫粟隨緣飽敢云閉戶慕清高亦非目視諸方藐生寡交死絕弔氣盡皮囊便撒掉土埋火葬總由他不賸兒孫免不肖苦莫悲喜莫笑總是浮生夢未覺大家拋卻瓜葛藤刀環請唱還鄉調有一言最簡要世人如入羅網鳥欲脫羅網何處求唯有勸君念佛好十七年十月十九日卒於東園隱修庵臨終盥沐易衣念佛坐逝逾時頂可灼手舉體入龕輕如一甌萼藏贊以聯句云頂煖決生安樂刹身輕顯示涅槃心年三十七

吟并序
染香集

真傳

真傳字會一姓何蘇州吳縣人年十九遇嬾琪和尚指示佛乘受五戒彭二林居士招入文星閣傳執費稱弟子共修念佛三昧年二十八投杭州崇福寺出家研究楞嚴唯識大義為人講說詞旨明暢後住嘉興楞嚴寺矢志募修大藏經版工興有日矣忽疾作退隱蘇州鳳巢庵一意西歸嘉慶十七年正月杪謂其徒曰爾等勿訝明日余將去矣至夜分蹶然起坐西向念佛含笑而逝年五十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四

西史氏曰刊經助緣也念佛正行也疾作而專務正行固宜矣

達純

達純字粹修號悉檀姓朱嘉興桐鄉縣人自幼薙染住嘉興覺海寺精修淨業一十六年建西方三聖殿春冬啓念佛期遠近觀感縉素雲集嘗行般舟三昧二次一夕夢中見大蓮華從空而降自此知見超卓辯才無礙彭二林居士逃聞道行延住流水居及文星閣領眾念佛日課嚴密常演講雲棲彌陀疏鈔及天台教觀歷十載不倦嗣開法南禪寺百廢具興淨

業無閒旋退隱殊勝庵愈精念佛嘉慶十八年冬示疾次年春料理院務畢時其徒悟靈在南禪手書促至曰余將長往需汝一訣二月十三日集眾念佛沐浴更衣跏趺說偈曰多生澗苦纏綿一旦逍遙變遷快靚彌陀影現廓然別有一天合掌而終年六十三僧臘五十七悉指癸集

靈徹

靈徹杭州人於郡之寶壽寺出家精進念佛十餘載年踰五旬得疾集眾念佛以七日為期自亦力疾隨之至三日謝眾曰吾得淨土生矣諸公勉之言訖而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去

逝時嘉慶二十年染香集

道守

道守鳳陽人出家九華山三十年徧歷叢林餅鉢蕭然恬淡自得後住嘉興鍾埭鎮古剎杜門念佛者四載嘉慶廿三年春忽扁舟入城徧勸檀越專心念佛意極懇切次日相契數人往候見寮門未啓排閤視之已跌坐化去矣染香集

列權

列權字天聖海甯人歸定高和尚為弟子與徹迷同居延恩念佛精進嘉慶廿三年冬謂人曰吾將逝矣

走別四鄰眾其驚異欲送之歸辭曰勿爾時尚未至翌日晚課如常時至二鼓始歸寮及寺眾曉起則跌坐終矣染香集

佛度

佛度安徽歙縣人住蘇州南禪寺過午不食齋不貼席專修淨業嘉慶廿二年春有疾辭諸道友端坐而化有僧絕相者嘉禾人亦居南禪與度道誼頗洽貌極陋人多輕之終日不言持過午不食戒晨禮四十八願及大悲懺餘時佛聲不絕口夜則面西危坐如是二十年及度化去乃曰渠去我亦隨之矣沐浴焚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去

香面西合掌化染香集

覺源

覺源字性海安徽定遠張氏子也幼穎異九歲五經俱成誦弱冠入邑庠文名日甚願無心仕進每作出世想因夢嚴法苑多有契悟亡何父母相繼沒遂決志出家依金陵耆闍律師祝髮禮封崇皓清律師受具足戒時年已四十矣自以出家遲暮行苦行堅持戒律不妄語不非時食手不觸金銀寶物身不著獸毛蠶吐嘗於投子閣藏舉行二時頭陀徧參知識聞焦山借庵禪師為洞下名德特往參叩機緣契合遂

承印記復住山中閱藏愈深入教海於藝殿奧旨獨
有心得口誦手披不下數百過乃至背誦不遺一字
常爲緇白開演大義挾剛剔微聽者豁然因自別其
號曰一眞法界已而棲心安養日課西方佛名十萬
聲齋不著席者數十年晚年石谷成公延居高旻寺
素患足疾雖至增劇而六時禮拜無少間復加禮普
明懺及彌陀四十八願禮已卽誦佛名不歇口見人
不談他語唯以西方淨業諄諄勸勉而已計居十餘
載緇白多欽其品嘉慶廿四年六月忽欲歸焦山成
公堅留不可歸甫逾月示微疾八月廿六日晨起索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七

浴竟端坐念佛如入禪定闍維時瑞雲盤空有光五
色從火際透起獲舍利三大粒瑩淨如玉現藏本山
世壽六十九著有淨土詩百首行世染香集
西史氏曰昔人謂乘戒俱急生品最高若有乘無戒
流入鬼神趣中源如是持戒如是參修非乘戒並急
者乎彼輕視木义而高談般若嗚呼危矣

正眞

正眞字達宗湖廣湘潭縣人曾參高旻昭月貞公薦
紳延主鷲峰古剎初至則積垣老屋人不堪其憂而
眞則晏如也已而檀施普集百廢咸新次第建諸殿

閣復置田數百頃率衆念佛凡來求法者雖滅獲所
不忍棄示以持名法門維時宰官薦紳遠近緇素皆
服其品太史姚姬傳觀察章淮樹尤爲宏護淮樹一
日邀眞相對據榻出其二妾令受經眞曰受經之法
須正几中庭焚香恭敬而後可不然是慢法也淮樹
如所教既離榻則梁墜而榻碎淮樹異之率二妾同
乘戒法後舍二妾爲尼精修淨土未幾眞慨然有隱
志屏絕諸緣著淨土偈若干首道光元年正月九日
令嗣法脫凡至寮劇談安養樂趣貌和神恬旋自鳴
魚念佛時許命凡過堂食粥及復至則眞已新衣赴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六

染香集

東瓜和尚

東瓜和尚遺其名姓孫杭州人嗜食東瓜故名出家
藝嚴庵爲人緘默竟日遊行街市寒暑無閒經十餘
年人莫測之與鄰庵僧慧照友將寂之前月告照曰
新正六日吾行矣汝合來送我屆期和尚赴法慧庵
齋返見照先亡曰汝何來照笑曰汝與我約特來相
送耳和尚曰微子言幾忘却了遂盥沐新衣禮佛竟
謂照曰既行不可無偈爲我書之偈云終日走街坊
心中念佛忙世人都不識別有一天堂怡然而終

西史氏曰。時至而忘歸。期前有道證。至此再見。何其生死自如乎。而究其所以致此者。無他。心即佛故也。今人念佛之功。日僅片時。且不能一其心於安養。而亦欲冀臨終之瑞應。難矣哉。

定基

定基字琳琇。臨海人。出家於天台山。受戒後。徧參知識。晚居蘇州靜室。掩關九載。誓不食鹹味。刺舌血書。楞嚴經八十一卷。日誦阿彌陀佛。為常課。道光元年。詣鄞山禮阿育王塔。臂香供養塔中舍利。現黃白一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九一

珠。大如蓮子。光耀炫目。既歸。得瘰癧醫藥罔效。法侶乘戒往視之。策以一心念佛。求生淨土。基曰。然。即於卧榻前。供接引佛像。令庵內僧眾輪流念佛。至七日。忽起坐。索浴易衣。曰。速邀乘公來。其徒從之。乘戒至。基謝曰。蒙君示我念佛。今晨見大勢至菩薩接引我。得中品中生矣。遂斂目合掌而逝。眾聞異香。彌時方息。年五十八。舍利瑞應錄

悟靈

悟靈字軼羣。號幻如。浙之海昌金氏子也。幼有出塵志。見佛輒膜拜。洎九齡。善病亟。請於父母。求出家。許

之乃脫白於本城安國寺西房。禮象龍上座為師。旋圓具於杭州昭慶寺。時悉檀純公方開念佛堂於蘇州流水居。靈襄其從之。六時持念不懈。復逐字禮。嚴法。藝金剛圓覺等經。純公見靈腳根穩密。即投衣拂靈於淨土法門。諦信不貳。父早歿。勤母周氏。發往生願。母後果無疾。念佛而脫。其兄蓮隱感而出家。純公寂後。靈繼席南禪。三年引退。居松江韋陀庵。精舍數椽。塵囂不到。與蓮隱同居。以念佛為日課。嘗於中夜禪觀中。見天上眾星。由四方翕聚成憶佛念佛四字。字大尋丈。晶光晃耀。自是目炯炯有光。凡緇白聞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人以及農販牧豎。皆見而生敬。感化念佛者不下數千人。靈既專志淨業。念從上往生諸人。自淨土聖賢錄以後。無有續集。而高人輩出。不可湮沒無傳。於是廣採博訪。輯為染香集一卷。自嘉慶以來。凡染香於此法門者。罔弗紀載。越五年而書成。刻行於世。道光八年春。患瘧。隔集緇白交好。告以別期不久。諸君幸各自愛。專志念佛。以圖後會也。自製影堂聯句云。泥牛吼落江心月。木馬嘶歸海上雲。絕醫藥。一意西歸。入五月而劇。人來問疾。但曰。生死事大。各自努力。便口佛喃喃而已。十七日西向趺坐。持名。或問臨行一

句作麼生曰阿彌陀佛良久聲漸微泊然歸寂世壽六十一坐三十五夏三日合龍貌如生續集西史氏曰導母往生感兒出家可謂極孝悌之大者矣至其見星成字蓋精誠之極心光發現耳修淨業者勿懷疑貳焉。

圓融

圓融字竺峰。姓姚。湖州德清人。年二十出家。薙染於杭州石屋嶺煙霞寺。旋於昭慶律寺受具足戒。持守無缺。而篤好禮念。以往生淨土爲一生決定志願。不自住庵。恆依人以修。謂可免雜用心也。亦不定居一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處。合則留。不合則去。意氣灑落。不爲膠執。其所住處。不樂隨衆。作務常靜。掩一關。禮念並行。不禮則念。不念則禮。無一時閒斷。亦不少參。以他法。竟以此二事。終其身。嘗於一日午閒。念阿彌陀佛名。魚聲朗朗。相應徹一夜。直至次日。晴時。人見其終無休歇。大聲喚之。始止。自謂。纔如半日耳。問其飢否。則曰。我口中甜水如蜜。常盈常滿。受用無量。更不思食也。嘗不貼席者數十年。故少夢。偶有夢。亦不離禮念。更無異緣。其夢中常見佛菩薩活動如生。閒作獎勵之語。有時章馱尊天導引念佛。蓋其所夢皆類此道。光十年三月

十九日寂於杭城東園之天華庵。前數日示微疾。自知時至。略屬庵主數語。即默自持念。更無他言。寂後示頂煖。相閣維於龍慶寺之普同塔。香柴無多。頃刻化盡。世壽六十四。不畜徒。續集西史氏曰。居無常者。真解脫也。不畜徒者。真乾淨也。閣維速化。謂非不戀世緣之明徵哉。

悟開

悟開字豁然。號水雲道人。姓張。蘇州木瀆人。幼孤。讀書聰慧。喜經史根柢之學。而淡於功名。家貧。棄儒爲賈。一日見僧背負警策。生死文句。市中行魚。勸人念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佛。卽猛省。遂受三歸五戒。已而辭親。禮祥峰文公脫白。旋乘具於高旻。如鑑和尚。留住過夏。結冬。窮參力究。苦不得入。一日偶觸踏破鐵鞵。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語本參一句。廓然頓現。復閱古德誦訛公案。皆據實供通。旋開法於荆南顯親寺。未幾引退。歷居雲間。練川。支硎等處。皆水邊林下。有所修建。檀施不足。卽自罄其鉢囊。不住則包裹以行。無貪戀心也。後歸住靈巖之寶藏庵。所至白衣向化。尤夥。一以淨土指歸。著有念佛百問。開示後學。自題偈曰。我以大悲心。闡揚念佛法。仰祈三寶尊。慈悲加護我。假此螢火

光化作智慧燈照耀於世間引之深入佛念佛願往生還來度含識四方不返轉直至成菩提道光十年入夏疾作寄書遠道諸友諄諄以生死事大為勸且有秋盡當西歸之語常住事宜以次了畢絕藥食九月二十日凌晨向西跌坐合掌誦楞嚴咒竟接佛號觀音號良久聲微奄然而化恰在立冬前二日次日入龕頂相猶溫送者數百人咸讚歎焉染香續集念佛百問

方海

方海字普澄號西臺姓崔湖州烏程人年二十一入天台藝頂寺祝髮旋受具於清涼寺際雲禪師專心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閱藏淹貫諸論已而駐錫蘇州杯渡庵純提淨土廣勸緇白從而信向者甚眾先後遭父母喪日禮懺嚴法懺諸大乘經代親回向生平所著淨土詩及書寫經論無算道光廿一年七月忽語人曰我月內將行諸未了願屬付汝等翌日而病至廿七日見幢幡招引曰佛來迎矣素筆作偈據几疾書曰七十年来夢幻多彌陀一句盡消磨而今直入如來地空有雙忘禮寶陀遂擲筆而逝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西臺廣業

昌茂

昌茂字在經紹興人年二十五出家於南海積善堂

詣鄒山舍利塔前然指供佛而索名山知識晚年住蘇州松雲庵終身供奉阿彌陀佛及地藏菩薩見人輒談因果勸修淨土歸依者益千生平不放穢口曰無德行故受人銀錢隨受隨施嘗刊佛經數種及萬善同歸等書又鑄大鐘三具發願度地獄眾生道光廿八年正月廿三夜忽患胃疾自知將終禮佛誦經益加嚴密命邀歸依弟子某某來時夜將半侍者勸待天明曰自菩薩至吾定四更時去矣口中念佛不絕令沐浴更衣果至四更危坐而逝年八十三闍維得青白色舍利十餘粒王吟軒述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西史氏曰人疑自菩薩為無常惡鬼故師之生西疑信者各半余昔聞師言江河社稷之神不敢僭受菩薩之號夫神且不可況鬼乎自菩薩者或觀音應現也觀其捨報安詳合諸素行往生無足疑者
總論曰自蓮宗之教行有志之士聞風向化者盛矣願念佛者如牛毛往生者如麟角究其病根信行願不切故耳如上諸公或明向上而理事圓融或專淨行而戒忍堅固卒乃出輪回登聖域甚哉其善願後人也彼身作沙門而心非沙門者觀此當何如愧奮耶

往生比丘尼第二

湖上老尼

湖上老尼不詳其人念佛誦經極虔謹精嚴戒律有道人每歲一來來則劇談彌日然後去一日尼預與道人約待之不至自言將逝不得與此友別奈何復待數日又不至乃命人昇龕斷橋上手執線香一枝從容入龕頃之火發遂自焚觀者如堵至身已焦黑念佛聲猶不絕云何士璣陰購文註釋

本印

本印字松岐吳縣人幼多病因發願出家年二十五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父母送之城中國通庵雅染尋受具戒別買屋數間以居名曰觀幻戒行潔清勤修福業歷諸名刹供佛飯僧回向淨土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自九華歸結期禮大悲懺甫逾二七忽感微疾曰吾生緣其盡乎遂輟懺專持佛名至十月初旬卧牀七日右脅西向念佛無閒已而屬付後事畢命其徒誦阿彌陀經至三周寂然而逝西方公據集驗

遂欽

遂欽字越成無錫人九歲出家稍長遇一尼師激發專持佛名行住無閒尋住蘇州南園白衣庵興復殿

堂念佛益切年五十始受具戒至五十五其年三月

雞初鳴召其徒曰吾將去矣徒曰師無他恙何出此言因泣下欽曰疑人哭我何益認真念佛可爾遂跌坐西向同稱佛名盡炷香乃逝事在乾隆五十三年西方公據集驗

律宗

律宗字聖可嘉定人三歲失母其祖母攜至蘇城圓通庵尋雅染受具戒少好禮佛長誦法華經苦不能解義因詣金山及杭州崇福參究累冬歸而專修淨業屢詣諸名山供佛飯僧年五十三得咳疾遂閉關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不出以西方為期至年六十四正月望集諸經白同稱佛名至日晨顧視左右勸勉修行語劇苦切尋舉手稱西方極樂世界大悲阿彌陀佛如是者三跌坐而逝蓮萼香滿室中事在乾隆五十五年西方公據集驗

佛琦

佛琦字見琳長洲縣人自少不願有家既長其母送闔門外雨蓼庵雅染尋受具戒已而受城中崇佛庵尼道堅屬付繼為庵主募金千餘兩造西方三聖廟檀像高八尺歲結七日期場集淨行僧為念佛會歷

諸名山供佛飯僧為常州天寧寺置田三十畝晚而專修淨業將逝前三日見菩薩現身兩童子侍或言聞菊花香琦曰此青蓮華香也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晦有近事女問疾琦令扶起集眾焚香稱佛名可二千聲遂逝西方公據集驗

蓮芳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蓮芳不詳其所出居崇佛庵目擊琦往生事遂亦密密行持年三十餘得疾念力益堅臨終亦正念分明面西趺坐合掌而逝事在嘉慶十三年染香集

朗然

朗然姓沈嘉善人年十八見嫂氏產難之苦自誓不字求父母出家於邑之陶莊淨池庵專志淨土行持既久閒忙無閒嘉慶十三年謂其徒福緣曰吾三月中已三夢寶池跏趺夢中往生有分矣汝當篤志念佛自然水到渠成功不唐捐慎毋錯過至三月念五日無疾坐脫年七十一染香集

妙成

妙成湖州菰城何氏女生有慧性暮年即容止端莊不同常兒母故奉佛每見母舉佛號便合掌相和年二十一適同里王生未半載夫亡翁亦信心念佛願家貧成勤紡績以供菽水朝暮則誦經嚴持佛號為常課如是十餘年後翁出家為僧姑繼亡成亦投本城北門外廣嚴庵為尼旋受具戒持守嚴恪益專志誦經念佛甘棲淡泊絕意攀援嘉慶十九年示微疾語侍者曰吾生緣已盡後三日當西去若輩幸自努力修持或有見期勿忘吾言至第三日正趺坐誦佛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忽舉首日接引佛已到吾行矣即瞑目而化年四十七染香集

道乾

道乾字世禪嘉禾雙溪陳氏女年十七出家於秀州之蘿庵喜清淨自居看古德機緣遂發明向上志圖具後詣天台國清寺叅寶林珍公見時便問如何是大人相珍曰待汝除卻五障來即向汝道乾曰與麼則瞞和尚去也珍曰汝那裏學得這虛頭來乾不覺汗流浹背便禮拜珍復問曰如何是大人相乾展兩手示之珍公印可旋受衣拂乾既得旨罷叅住南湖

之草庵庵破敗不堪處之晏如也操履真實順逆一如平居一字一禮三轉藝嚴課大般若經數十部由是道風遠著施者雲集次第建諸殿堂其庵居偈曰學道殷勤年復年從今不著有無邊歸家莫便家中坐好爲人耕劫外田又於庵中設念佛堂晝夜魚聲不絕者垂四十年嘉慶廿五年冬示微疾十一月十一日謂其徒曰吾明日寅時當去矣至時說偈曰八十八年無貪無戀歸去來兮水清月現命衆同聲念佛吉祥而逝梁香集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蘭若庵尼

矣至其居不求安殷勤辦道宛具大人之相苟非真實了當其可勉強爲之耶

蘭若庵尼失其名姓陳甯國郡西世家女西禪寺僧某未出家時聘爲室後某棄家爲僧尼亦出家於三乘庵旋移居蘭若口則隨衆作苦夜則獨坐念佛性甘淡泊其兄時遺衣食卒乃卻之曰我既出家若常與在家昆季往還仍如未出家矣後念佛坐化時當酷暑七日肉身不腐梁香集

道悟

道悟字慧心姓汪松江華亭人早喪父寡兄弟與祖母母氏同居家甚貧守貞不字已而投吉祥庵出家旋詣地藏院受具戒念佛精進道光十三年六月母氏念佛而逝七月祖母亦逝悟於八月五日請戒師道生和尚告曰大事了畢吾欲西歸懇置龕一具明日邀衆念佛一天以爲助緣是晚香湯澡浴及旦集衆念佛一永日至夜告曰佛來接引矣踟躕而逝楊稿筆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

三

總論曰或謂女人有三隔五礙何以得生淨土是不知衆生之身皆由業造視業輕重而分男女今以女身而決志出家斯其宿業決定消除以是而登清泰之鄉成菩提之果而女身男身了不可得復何有所隔礙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一終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往生王臣第三

張師誠

張師誠字心友號蘭渚湖州歸安人父夢日輪照窗寤而生師誠母早故事父以孝聞少年登科第歷任封疆為江蘇巡撫見蘇城殺業甚夥屢出示勸戒遇放生河等處則嚴捕魚之禁署中不宴客不殺生已而長齋奉佛棲心淨土自號一西居士擇前賢淨土論說輯徑中徑又徑一書後附淨土歌詠其自作數十首最為警切今錄其八首一云佛緣幸遇識鴻名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一

火急西歸此一生不向此生并力去胞胎再入墮無明一云纔提佛號眾魔侵降伏云何到一心口耳相聞心應手牟尼歷歷字推尋一云全拋名利與悲歡切已無如此一端斫斷凌繩憑慧劍雲棲七筆萬回看一云船乘大願度塵寰自利利他念一般先借枝棲蓮界穩羽毛豐滿任飛還一云執持無間矢初衷尤在臨時一念融堪惜坡公公據在未能著力棄前功自注東坡常以彌陀像自隨謂坐西方公據似有力不得錢世雄云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日苦力即差語絕而逝是東坡臨終竟未著力不能往生良一云最怕臨終神識迷舌根堅硬氣難提若

非平日心專一那得資糧助往西一云唯心自性理難明水火鏡觀取譬精念到一心心佛合臨時自有佛來迎自注般舟三昧經水鏡之喻謂以鏡具水之光來照者喻彌陀慈光攝取之力也此陀非託空參果能專注淨念到一心不亂則此心一云稍留一愛未全捐便恐臨時被此牽欲出娑婆除必盡次公名論許重詮自注宋楊次公嘗謂妻不極樂夫極樂之生必由念一河為至論而欲出娑婆設有一愛未除即恐難離世網非獨愛重者然也常婆似更精到道光八年年六旬餘乞假歸里靜居斗室一意西馳逾年卒臨終時誦彌陀經畢纔舉佛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二

號至第五聲寂然而逝張蘭渚年譜徑中徑又徑汪石心述

章攀桂

章攀桂不詳其人乾隆間服官在外篤信淨業自號寶嚴居士與投子沙門世惺輯蓮宗集要一書自為序曰淨名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蓮宗集要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皆唯心淨土之旨也樂邦苦域金寶泥沙垢淨心生麗妙境現此理唯禪淨雙修者可以默契初機淺學何由得其門哉承明料揀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而雲棲謂持名一法徹上徹下大小兼收所以修淨土者當以持名為正課以修一切

善法爲助因止助既分而後修行之路較然不惑蓮池大師疏彌陀經以信願行判爲一經資糧而以一心不亂專持名號爲宗旨洵確論與余素慕佛乘主心西極雖宦遊幾三十年夷險備歷而十念定課未嘗一日忘也已西春與投子憨公遊浮山至夢巖寺偶於案頭見龍舒淨土文理明詞達誠爲淨土津梁但篇帙稍繁讀者或不終卷而廢乃與憨公徧取淨土諸篇細心商確重加編集冗者節之缺者補之分門別類略如蓮庵之淨土指歸而大旨一主阿彌陀經以持名爲宗旨故開卷卽以此經冠首俾行人知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先守約二六時中專持名號以爲正行而以深信發願爲往生前茅信願行三者相須淨業乃成蓋淨土爲佛門之異方便而持名又異方便中之方便也書凡六卷帙雖半於龍舒義實該乎蓮藏爰付劄牘質之四方淨侶倘以爲不肯教理不越淨規愚者暫得心開智士益增淨行斯願足矣若夫唯心淨土則在當人默契固無須門外漢之饒舌也後莫知其所終

蓮宗集要

總論曰向來載宰官往生不下數十人然皆古記所傳而近代者無聞余廣採博訪寥寥然僅得二人焉

何夙因之易昧若斯也嗚呼豪貴學道自古爲難況當像季不更宜然今者一則居尊貴而不戀世榮一則歷夷險而不廢定課有志淨業者當以二人爲軌則所謂案牘雖忙姑少置朝朝十念不宜虧不覺深味乎其言哉

往生居士第四之一

黃武城

黃武城泰州姜堰人世業儒遇法宗和尚導以念佛康熙十年染微恙沐浴更衣請法宗至決擇臨終四關忽猛省頓斷恩愛不容妻孥相見一心念佛三日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四

後趺坐合掌而逝

吳如庵

吳如庵徽州人入籍常州宜興縣生平信向佛乘泰璞中和尚遂修淨業康熙十二年夏示微疾以數珠分給子女教之修持其姻親俞有光往省之與如庵談及念佛法門如庵曰念佛之法須閒也念忙也念行坐也念夢寐也念乃至鬼哭神號無不念纔是真念佛的人欲得此真念者只在一信字汝當緊信汝當緊信乃說偈曰參神念佛本非歧三聖慈悲引我西普勸世人勤念佛白蓮臺上見阿彌遂命家人助

念佛號跌坐而逝蓮

俞有光

俞有光新安人幼居宜興與吳如庵同修淨業口持佛號五千金剛經三卷發願往生後見如庵西歸益加精進書念佛緊要四字於牀右以自警策康熙廿三年三月三日徧別親友作偈曰西方淨土是吾家一句彌陀度歲華清磬數聲明月上此身穩坐白蓮龕初八日示微疾謂家人曰吾去汝等切莫啼哭當念佛相送十二日閉目寂然眷屬圍繞忽張目曰念佛緊要言訖而逝年七十八蓮

蘇起鳳

蘇起鳳字岐山崑山人幼年矢志宗乘備參知識有所悟入一生戒殺蟲蟻不傷晚年篤修淨土四威儀中未嘗閒缺康熙三十八年己八十時值嚴寒擁被而坐十一月廿六日午間謂其孫向方曰淨土之緣熟矣三日前即見佛來吾不欲顯言耳今夜子時吾往矣更餘披衣而起焚香然燭端坐向西命家人念佛自亦隨之將三更聲音漸低寂然而化有吳敬山者與起鳳同里為蓮社友年逾七十發願參學向方以其年老勸之專修淨土可以一生成就敬山

信之晝夜念佛不輟未及一載其至成友來謂向方曰今早敬山見護法神現接引往生臨行安然坐脫屬我致謝是以來耳西歸直指

惲又駢

惲又駢常州人素誦金剛經長子嗣曾季子臯聞皆修淨業其年春又駢疾作二子呈蓮藏一函又駢甚喜二子曰大人既信淨業何不從此修持又駢遂以佛誕日茹素日持佛號萬聲至五月廿六日諸子進參劑又駢不服曰藥醫不死病乃舉念珠云佛度有緣人時舉家忽聞蓮香諸子驚異請曰大人此際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六

意況若何答曰月白風清香烟滿路遂面西端坐而逝事在康熙三十九年蓮西史氏曰修淨業者不在時之久而在信之篤又駢發心纔一月耳一念堅勇疾證菩提游移莫決者此誠可為龜鑑也。

王貞生

王貞生崑山人父彥敷為崑岸善友崇奉三寶而貞生多習氣不甚信奉一日得病見有長大黑鬼謂是前世怨仇貞生怖甚遂勇猛念佛求生西方念佛稍懈鬼形遂現由是往生益切念佛益銳念至數日鬼

不復現臨歿時至氣盡力竭其聲漸低隱隱向西去
西史氏曰臨終善友最為難值貞生所見惡鬼明為
怨仇實則善友也且貞生既得往生惡鬼必能度脫
一得兩全不可謂非幸也。

蔡鵬九

蔡鵬九字資萬蘇州西洞庭山人世為賈鵬九則好
二氏書與高人逸士遊後遇唯然和尚勸修淨業始
誦佛經舉放生會已而持長齋自號虛白居士亡何
得疾以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八日終於家先一夕洗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七

浴將旦集家人與訣謂曰世間眷屬報盡則離圖久
長者當結法緣若輩勉之眾哭曰勿哭為我齊聲唱
阿彌陀佛復謂其子曰吾蔬食者一年矣喪中設祭
享實勿用肉汝若憶我須常斷殺能斷殺者是為孝
子勉之遂轉面向西而逝及將斂遷尸於堂向西如
故其子跪而祝之而始仰卒年五十一
西史氏曰往生者首重慈心不殺經有明文今汝若
憶我一語直身眾生之身心菩薩之心矣悲哉言乎

唐漚和

唐漚和不詳其出身列武庠初不信因果晚年與鑿

幾子遊始信向因教以受持十念法精進不懈年九
十六示微疾忽躍起合掌曰佛來迎我溘然而逝

陳君魁

陳君魁池陽貢生也遇淨川老僧指示念佛遂長齋
戒設精勤禮念晝夜不輟發願印施龍舒淨土文結
菩提緣未半年雨視阿彌陀佛身滿虛空末後又見
自知往生時至沐浴焚香手執數珠端坐而化

陸士銓

陸士銓字近堂蘇州元和人始習扶鸞術歸玉壇為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八

弟子後為壇友祈疾神效禮梁皇懺士銓因禮懺發
心遂詣天寧庵受菩薩戒會寂根菩薩自極樂國
來降於玉壇開闢淨土法門教人痛念生死屏絕歧
趨一心念佛先後凡十一會由是與會者始知同向
極樂然故習未忘多有出入唯士銓一意持名修觀
誦法華經長齋一二年尋得癆疾漏下減食遂開肉
戒而疾亟臥牀不能起自知將終愧悔甚切先勿前
七日屏軍服連稱阿彌陀佛有女年十餘戒以持齋
念佛去時勿哭及病革目光上燭若有所見口稱白
蓮白鶴及諸上善人復連稱佛佛若曾而逝異香滿

室中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也年三十九已而諸友請增叩士銓生處王天君報曰陸子大幸若非臨終正念幾至墮落現已得生西方邊地矣其明年五月朔士銓降壇示諸子曰有一件最切已事人不能逃人人多忘却者汝知之乎現前爾等四大輕安精神強健曾不思一旦卧病於牀魂離魄散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前路茫茫毫無把握隨業輪轉受苦無窮唯有平生虔修淨業者到時自見佛來接引生蓮夢中受諸快樂壽命無量諸子有志斯道者當講信行願三事耳信者信西方之有淨土猶此城之

淨土聖賢錄續卷二

九

有閻膏婆婆在東猶此城之有婁詩婆婆既實實是有淨土豈不實實是有同在圓明覺海之中舉念可到亦猶同處一城之內舉足可到也既信得淨土決定可到又須信念佛法門如穿衣喫飯一般穿衣免凍喫飯免飢念佛免生死今日信明日不信未為真信終身信一念忽不信未為真信從今日去直至命終一信到底更無纖毫疑惑方為真信既信有西方矣又信有念佛法門矣空言讚歎何益生死故凡發信心者即當如教奉行今日信今日即行明日信明日即行切不可曰我今後生且待老年未晚不見道

青冢多埋紅粉骨黃泉半是黑頭人何老年之可待也又不可曰我父母之事未完兒女之債未了且待閒暇無事時未晚豈知無常迅速鬼使臨門不可向他道我父母之事未完兒女之債未畢且待閒暇無事時然後來也又有勇猛一時憚弛一時是謂人而無恆懺如雞之抱卵必其息息不離於卵俾熱氣相續方能生育若今日抱之明日去之未有能生者也涵養蓮胎亦復如是至願之一字尤為緊要世間信佛念佛者固不之人然或求現生富貴或求來世福壽得好人身不至墮落此為背佛意指佛教你出生

淨土聖賢錄續卷二

十

死你偏要入生死佛教你生極樂你偏要住娑婆一生信行盡付東流譬如耕田下了稗子而望其生苗也有是理乎故發真信者當行真行真行者當發真願盡此一生決定不生天上人間決定要生西方淨土如此念佛方為隨順佛語不至唐喪光陰諸子勉之其後四年嘗再降黃敬敷家勸勉同壇語多切至一行居集西

馬榮祖

馬榮祖字守良浙江秀水人少能文弱冠補諸生父母早逝事繼母甚謹年三十得咯血疾又五年疾甚

進食輒吐有僧祥峰者未出家時與榮祖習及足參學還宿慧頓開信解通利榮祖心異之語及御病方祥峰曰子病殆非藥石所能療子能放下萬緣觀佛念佛日久功深坐斷無明無量劫來生死重病直下解脫復何身病之患乎榮祖愕然有省遂長齋修淨業病良已先是夜夢虛空中涌出壽字不可算數光明燦然已而閱梵書云阿彌陀一名無量壽亦名無量光適與夢符益自喜以為宿緣在是矣尋讀六祖壇經默契法原愧悔交切後詣山陰大覺林受三歸五戒日持佛名三萬阿彌陀經金剛經各一周兼修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十二

淨觀暇輒邀諸梵侶晝夜課佛名其年正月下旬自蘇歸閱月病作三月初卧牀不能起謂所親曰我從三十五歲發菩提心唯求嚴淨佛土利益衆生雖卿相之榮視同敝屣矣今卽沉疴在體然一念歡喜心未曾少變庶幾臨終正念直往西方耳或問數日晷晷何以善後曰此有天焉非吾所及也至十八日晚云明日要大懺悔晨起搭衣禮佛向西端坐誦阿彌陀佛名數百及雲棲發願文盡炷香乃就寢又三日云三聖現前爲我說法我當在大光明中其明日又云菩薩以淨水沐我洗我夙垢頓獲清涼樂不可言

向晚有友沈鴻調來視問念佛否曰念佛調曰不可著相曰卽心卽佛何著之有遂屏諸穀食日飲茶一盃已而唯飲淨水者二日方向午謂家人曰佛來迎我連舉阿彌陀佛右脅而逝時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廿九日也年四十八無子遺命不立後時祥峰和尚方閉關蘇州文星閣修念佛三昧其年冬夜夢三人入室南向坐其一僧服勞兩居士神儀儼然上有白光覆頂祥峰禮足已問三大德何來僧服者曰西方來祥峰曰莫非阿彌陀佛國中人否曰然因問何名三人同聲曰汝名甚麼祥峰曰弟子法名達文僧服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十三

者曰卽來妄語祥峰曰真也非妄僧服者又問汝名甚麼祥峰曰弟子法名達文僧服者云還要妄語祥峰曰弟子實非妄語如何上座云我妄語僧服者曰一切衆生以妄爲真執假爲實故受輪轉若有智者知是妄語卽無輪轉汝莫自迷失本真心當知真心無心真知無知覺知乃魔佛無知覺汝當信受莫懷疑惑祥峰言下開悟復進曰上座之說的是佛法不可思議請問上座旣自阿彌陀佛國中來可曾見阿彌陀佛否左一人答曰我向汝說汝終不信汝須親見始得三人齊起各向祥峰頂上一拍爲說偈曰應

當勤精進修諸清淨業因深則果實慎勿生疑惑又
 曰諸法從心生諸法從心滅心法本來空取舍不可
 得又曰生佛心法等譬如夢中鏡如幻三摩提汝已
 知少分偶畢忽見馬榮祖嚴整威儀頂禮三人三人
 即騰空向西而去空中樂音嘹亮佛聲朗然樂祖更
 向祥峰三拜曰蒙師勸我修淨業歸依三寶今已生
 淨土得大安樂故求菩薩來演妙法以報深恩又向
 祥峰三拜合掌念佛向西而去適長鐘乍發遽然而
 覺向晨書之為紀夢篇祥峰後隱叟江福城院臨終
 預知時至念佛坐脫行居集西方公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三

彭希凍

西史氏曰前近堂以降增而勸同學今寧良以托夢
 而謝深恩孰謂一生安養杳無信息乎雖然機緣未
 熟者不可一概例也。

彭希凍字樂園號蘭臺蘇州元和虞生即二林居士
 從子也年二十六舉於鄉少喜蔬食成童後即長齋
 五年已而得咯血疾始開肉禁然因病發心遂信向
 佛秉持六齋誦經日課西方佛名求生淨土雖
 舟車南北未嘗廢忘嘗作回向詩十首一云輾轉因
 緣十二支塵沙劫數了何時空王足下勤稽首雙淚

潛流不自知二云風力吹人豈自由幻緣牽引惹閒
 愁病魔天遣重垂死方悲不早修三云由來色
 相盡空虛萬劫貪癡未易除何似彌陀一句子六根
 收拾了無餘四云營營逐逐不如閒人命須知呼吸
 間卻恐修行迷正路臨歧回首黑漫漫五云靜觀深
 時落日斜了知極樂路非賒十年蕩子無歸處一念
 回光便是家六云疏風林下百千樂好鳥枝頭和雅
 音一百八粒菩提子種得蓮根十丈深七云心心相
 續憶彌陀萬事浮雲一任他何待命終生彼國現前
 先已出娑婆八云塵障空時法身現潭心月映為波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四

清大千無盡音聲海收拾聞根絕送迎九云佛心念
 佛原無隔六字歸歸覺亦忘我已千生病煩惱醒
 此口灌焦腸十云我為菩提發宏誓不求福利與生
 天盡虛空際普賢願未到連邦怎得圓二林居士以
 雲棲往生集事詞大略欲重加採葺續以近今故事
 甫創其凡希凍欣然任之與妻顧氏篝燈鈔寫成書
 九卷名曰淨土聖賢錄刻行於世又嘗手書法華經
 一周累年始竣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三日病瘥日痼
 自房中出就母寢絕口不及家事口唯勸母念佛曰
 他日西方好相見也先歿前三日請澄谷和尚至牀

前設几案受三歸五戒。懺悔發願益加懇至。自言一
二日間淨念現前。寶池蓮華宛然可掇也。十三日早
命家人張接引佛像。移榻向西。仍請澄谷和尚至曰
煩師助我念佛。至晚口喃喃誦佛名。右脅而逝。異香
滿室。中年三十三。二林居士贈以詩曰。偏界蓮華撲
鼻香。翛然撒手便還鄉。昌黎不識西方路。孤負當年
十二郎。顧氏名韞玉。早慧能詩。年二十九得疾。亦念
佛坐逝。蘭葉遺棠

彭紹升

彭紹升。法名際清。字允初。一字尺木。蘇州長洲人。幼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五

聰穎。年十六為諸生。明年舉於鄉。又明年捷南宮。以
名進士終於家。初不信佛。好世間文字。志存利濟。忽
自省曰。吾未明吾心。奈何。或告以道家修煉法。習之
三年不效。後讀佛書。爽然曰。道之所歸。在是矣。始信
向佛。乘慕梁谿高忠憲廬山劉遺民之為人。故又號
曰二林。以兩公修學地同名。東林也。性純孝。居母喪
宿殯側者三年。父歿。建念佛道場。又願以平日所誦
華嚴經十部。彌陀經一千部。金剛經一千部。佛號一
千萬聲。代父回向西方。已而盡棄所習。專心竺教。好
方山永明之書。尤推蓮池。憨山為淨土之前導。年二

十九斷肉食。又五年從聞學。定公受菩薩戒。自是不
復近婦人。以知歸子自稱。嘗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網。
其自誓文云。若我際清。既受戒已。還復破戒。增長惡
法。毀壞善根。唯願護法諸大德。行誅殛。為世鑒戒。若
我際清。克厲身心。護持戒品。盡此形壽。必生安養。十
方三寶。為我證明。俾我速得念佛三昧。臨命終時。遠
離塵垢。親見彌陀。脫然西邁。更無遮障。見者聞者。如
我發心。生極樂國。獲無生忍。回入娑婆。普度有情。俱
成正覺。後閉關文星閣。修一行三昧。顏所處曰。一行
居。作閉關詩十首。一云。福德門頭事。孰真腳邊狼籍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六

幾多春。而今回向無生國。蝶夢龕中嗑睡頻。二云。我
佛真身偏十虛。塵塵寂滅更無餘。休將知見重分別。
一念回光識得渠。三云。輪珠一串無頭尾。念念明時
粒粒圓。六字打開無盡藏。拈來放去只如然。四云。園
居深處情如山。長日何人更扣關。報與諸公勤護惜。
休從門外苦追攀。五云。堯峰山下雲深處。聞說幽人
策短蓑。多事東風輕漏泄。經聲又度小樓西。六云。一
枝梅萼破寒林。得意春風枝上禽。聲色堆中休錯過。
焚香為爾念觀音。七云。舉首低頭放下看。蓮池不隔
一毫端。迦陵音裏分明說。帶寂光中休自瞞。八云。閒

話聞中破寂寥。人傳此夕是元宵。法夢課罷無餘事。
 龍井新茶試一瓢。注時為二女九云重向尼山訪。
 舊盟鏗然點點話。無生蓮夢腳下如輪。大沂水吞風。
 掉臂行。十云香山老子最清真。每到歧塗一問津。莫
 張夢原消息。斷谿邊依舊十分春。又令畫工繪極樂。
 世界圖。悉本淨土三經。依正莊嚴。凡四易葉。閱半載。
 乃成。自題偈曰。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
 性。一切唯心造。我讀夢嚴偈。信入淨土門。由諸佛淨
 願成就。妙莊嚴淨願如虛空。不拒種種相。無邊功德
 水。而現寶蓮華。一夢一眾生。具有如來藏。寶池及寶

淨土寶錄續編卷三

七

樹圍繞寶閣。楯重重妙樓臺。充滿虛空界。或浴香水
 流。或享上妙味。或趺坐經行。或誦經聽法。或衣被盛
 華。供養十方佛。或上善同會。畢入菩提場。衆鳥共天
 樂。暢發和雅音。從聞入思修。一念總超越。况乃無量
 壽。安坐寶臺。慈雲覆人天。諸根普一。兩聞法得解
 脫。直至次補處。如斯利益事。思議何可窮。亦如彼畫
 師。一心所轉變。不離毫端。現此寶王居。非我復非
 渠。一卽徧一切。畫與能畫人。畢竟了無有。願見者聞
 者。如我所發心。憑茲一念功。自致不退轉。何論萬億
 程。當處悉具足。又憫末法眾生。不具正眼。互相抵觸。

著一乘決疑論。以通儒釋之闕。著夢嚴念佛三昧論。
 以釋禪淨之誣。著淨土三經新論。以暢從上蓮宗未
 竟之旨。其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隨機接引。
 世多傳而誦之。又嘗醵金萬兩。權入出息。以勸佛宮。
 刊教典。飯僧衆。開近取堂。以周窮乏。置潤族田。以贖
 貧族。舉恤鰥會。以濟孀居。立放生會。以全物命。各有
 發願文。回向淨土。於蘇杭僧舍。屏居十餘年。日有課
 程。預為終制。俾無立後。乾隆六十年秋。下痢。仍居文
 星閣。入冬。精神漸耗。將諸善會。賞一一屬付。其姪祝
 華。令以後永久勿替。有僧真清。問會見瑞應否。紹升

淨土寶錄續編卷三

六

曰。有何瑞應。我大事在來年。開印口耳。至嘉慶元年
 正月二十日。清晨作辭世偈。云。出沒闌浮塵。點身流
 離。瑣尾竟何因。而今驀直西。方去瞥眼收。回萬劫春。
 遂西向趺坐。念佛而脫時。果為罽中。開印日。年五十
 七。居士傳二林居集一行居集
觀河集彭氏家譜僧真清述
 西史氏曰。余聞二林不若一林好。就了廬山去。錫山
 竊深然其語。及讀一行書。而歎其去就之得宜。讀決
 疑念佛兩論。覺非一非二。無我無渠。乃爽然自失矣。
 呂蔚若

呂蔚若錢塘人。樂善好施。篤修淨業。茹素廿餘年。晨

夕課誦無閒嘉慶三年二月朔抱疾時菴奚章餘因
事至杭舍其家夜夢一僧趺坐庭中唱佛因問念佛
何爲僧曰呂某有善根不日當歸極樂國土君未之
知耶覺而異之晨告其子文燕慨然曰吾父正月下
旬卽屬付後事謂於二月七日往生淨土今公夢如
此信矣至初六日其臥室徧滿蓮華香經宿不散翌
日清晨香愈烈自云阿彌陀佛與諸菩薩皆來矣乃
跌坐合掌唱佛號而逝章餘爲之傳染香集

曾庚

曾庚江蘇寶山人印顯觀察之子也壯年舉賢良不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尤

求仕進好善樂施尤喜放生家中絕宰殺有僧授以
念佛法門遂篤信力行嘉慶十三年九月下痢自知
不起念佛愈切至十月二日告家人曰我歸期在今
日矣汝等爲我稱佛名一切事不許告我自起作書
別其歸戒師智照和尚踰刻令家人焚香合掌正念
而逝染香集

陸西橋

陸西橋以字傳蘇州人年少有才而省試屢黜乃慨
然發出世心與妻周氏同修淨業膝前止一女未嫁
一日西橋示疾謂周氏曰後七日吾行矣汝勿令我

女知之恐其哭泣亂人正念周氏曰諾至期盥沐更
衣面西端坐誦阿彌陀經至白鶴孔雀句舉目仰面
若有所見寂然而逝此嘉慶六七年閒事也衛生近

凌樹

凌樹字吉人松江婁縣庠生喜講性理之學言行篤
實鄉黨敬之晚年閱雲棲法彙遂發信心常靜坐念
佛晨夕有定課時松人多未知念佛法門凌樹真倡
之繼起者遂衆嘉慶十二年秋得疾謂所親曰我去
必趁中秋好月色至中秋夜果念佛而逝時月明如
畫染香集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三

沈暢

沈暢字紫林元和武生爲人沈靜以訓蒙自給既而
歸心淨土凡念佛七期必與焉節閒解館及歲終輒
居南禪寺念佛一日忽謂其子曰吾欲歸去其子訝
之越日示微疾招沙門數人助念合掌而逝有顧居
士者亦居南禪念佛先暢而去西歸時家人皆聞蓮
華香欲爲延僧助念居士曰無庸我已坐蓮夢中見
佛放光照我我時在光中不須燈燭也如是三日吉
祥而蛻香三日始歿事在嘉慶十五年西歸見

蔣龜蒙

蔣龜蒙會稽人壯年遊幕四方兼行善事尤注意淨土一門嘉興楞嚴寺念佛堂及放生會皆其倡建晚年旋家作淨室三間為棲息地中供阿彌陀佛像日課洪名十萬聲數年不閒嘉慶十六年某月預知時至臨終前三日徧辭親友至期邀僧十人於靜室念佛自趺坐庭中僧眾繞行持名日將午正當行香合掌而逝染香集

曹聖友

曹聖友嘉善人嘗患風病手足癱瘓進香杭之天竺於佛前發願念佛求生誓不退轉從此行住坐臥佛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三

聲不絕念至切處必痛哭流涕如是者十年嘉慶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令其子到北港荻秋庵請僧六人來家念佛十四日僧至聖友曰吾十六日當西去請師等三口相助感謝不淺即於是日始每日念香十枝行坐相半聖友日隨之至十六日晚坐香甫及二寸遂化去染香集

西史氏曰昔人念佛痛哭流涕今則鈞譽佔名即使勇猛一時旋復怠弛用力多而成功少者職是故也慎之哉

馮庭桂

馮庭桂蘇州元和人受持五戒嘗於普福禪院禮佛嚴法華兩經每日千拜寒暑不閒後居南禪亦然禮經之暇即念佛不輟如是二十餘載嘉慶十八年春預知時至徧辭親故交然念佛而逝異香三日染香集

浦文榮

浦文榮吳江人中年歸依接待寺僧祥謙兼受五戒發心念佛求生西方數十年日課佛號不輟有二子一出家晉江禪院亦常至父舍父子兄弟同心念佛嘉慶十八年文榮年七十感微疾自知時至命二子同稱佛號合掌而逝室中異香竟日不散染香集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三

鄭兆榮

鄭兆榮字廷勳吳江盛澤人自幼茹齋好善中年買於漢口家漸起而善心益厚先是有同事妻某氏因病入冥神責不孝欲奪其命氏急求免神曰爾欲消罪須向善人徐大均商之乃可氏醒如其言乃獲免其徐大均者素修淨業兆榮至戚也兆榮聞其事遂信向念佛日漸加功慨然捐貲萬金開善堂濟貧困回向淨土客至無事不交一言晚年自將久備抄枋壽木售人時懷數珠及錢往諸貧里施勸念佛遇隆冬號寒雖解衣衣人所不惜也嘉慶十八年十二月

梁微疾至望日子欲尋之他往兆榮曰去宜速歸吾
行有日矣至期而西跌坐眷屬環立兆榮曰爲我念
佛菩薩降臨矣衆聞異香移時而化年七十八梁香
西史氏曰世俗愚人生前不修安養但知預備壽木
以爲安頓一生及其身入棺中無錢財者付之一堆
野火有體面者埋之萬里荒山其爲計亦左矣今延
勳以壽木售人其亦有鑒於此夫

吳濂

吳濂字芑謀元和庠生父奉佛與師林寺某僧善父
病僧頻來問疾開示念佛法門濂在旁聞之恍然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

三

省遂棲心淨業爲人簡默雖念佛無閒人不知也年
三十餘家貧以教讀爲業試前列無喜色嘗語所知
曰我之志固有大者在也一日小腹忽起一瘤醫治
罔效痛潰血流不止因賦詩二絕一云瘡癩還繫繫
癩身自歎今生半廢人四大木來無我相皮囊雖好
不多春一云不用良方不用醫自家有病自家知從
今晝夜彌陀佛證到金剛不壞時臥病兩月病苦日
劇念力益堅臨沒前三日預知時至屏家人勿近至
期請名僧數人助念跏趺合掌而終時在嘉慶十九
年二月廿三日梁香

沈廷瑜

沈廷瑜嘉興北版人性端謹遇事必躬爲之而信口
佛聲滔滔不絕人或笑之皆所不顧也如是數十年
自云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年七十三示微疾忽
語家人曰佛來也爲我炳燭手自焚香而絕時嘉慶
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也梁香

西史氏曰念佛愈能熟處事愈詳明此真動靜一如
深入三昧者也營心名利者動云我處事紛心無暇
念佛直至生死到來放下空手是誰之過與

施靜巖

施靜巖華亭人性端謹作事周密爲人謀必盡心親
族多賴之嘉慶廿三年春臥病藥劑罔效入夏病劇
其表兄鄭慧芬來視憫之曰弟病亟矣何不念阿彌
陀佛經云臨終十念亦得往生靜巖曰我恨平日未
知念佛今不能念矣奈何遂大哭慧芬曰無妨弟聽
我念心中觀想可也卽朗唱佛名靜巖亦高聲隨誦
纔數十聲忽曰阿彌陀佛并諸菩薩多在目前言畢
而逝梁香

張孝林

張孝林號鹿泉華亭人奉佛甚虔好施與告急者無

弗應日誦金剛彌陀諸經並持佛號萬聲嘉慶廿三年晨起告家人曰吾夢蓮萼開矣明年正月某夜炷香向西朗誦彌陀經及心經各一周復頂禮者三跌坐合掌默持佛號至夜半含笑而逝異香滿室先是孝林第四子名驥鍾隨父修淨業施與周急亦如孝林自奉甚薄蔬食終年不厭事親孝母死哀毀骨立嘔血數升曰父有三兄在我去矣即跌坐母柩前默持佛號閱三日捻珠而逝載入郡志染香集

方剛

方剛字鐵藝華亭生與逆生庵主洵庵為方外交

淨土賢錄續編卷三

誦

知念佛法門由是長齋念佛精進數年嘉慶廿三年秋染疾自知不起絕食飲水命其弟邀洵庵夜詣謂曰承師開示念佛法門遵以修行今我於十五日去矣感不去心故相邀一別耳至期能來一助為望遂口占一聯云十念堪憑休放過臨終一念眾生可憫先了卻自己三生屆期洵庵至剛曰頃已見大和尚接引可急焚香念佛千聲即去矣眾稱佛名果至千聲合掌而瞑染香集

潘萬宗

潘萬宗吳江黎涇港人中年喪子發出世心詣南海

佛頂山求藏悟和尚雍染悟公曰爾有母在未可也況修行不在出家得一良友不時講習足矣萬宗乃已晚年長齋奉佛下體素忠癯疾至是忽升頭而甚重欲赴水自盡方外友定川止之曰疾從業起業由心生如其含怨沈波則迷根深植後生益苦可不懼耶若能悔悟自責隨緣忍受益其進修則禍為福基也萬宗言下豁然由是念佛愈勤一載後疾良已嘉慶廿四年仲夏時見淨室門上油雲盤旋隱露葫蘆放光狀心竊異之是年十月朔示微疾又三日沐浴

淨土賢錄續編卷三

誦

更衣端坐繩牀令妻助稱佛號移時而寂妻為焚衣火滅後灰爐中現三聖像眉目分明衣履畢具又於招魂日化一襯衫灰上現大字數十皆赤色惜為無知者掃去遠近歎異年六十六染香集

沈舒藝

沈舒藝號芋茶錢唐孝廉自幼敬信三寶力行善事嘗刊佛經及諸善書印施戒殺放生等事尤實力奉行中年受五戒長齋奉佛專心淨土日誦彌陀名號五萬聲數十年無閒晚選宿都教職辭不赴繪趺坐蓮臺圖以見志一夕五鼓忽睹室中光明以為天曉

遽起禮拜未幾復暗闔半月早誦甫畢覺體微倦仍默持佛名不輟明日晚合掌而逝時在嘉慶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集

西史氏曰古人有鏡光現於壁端者有月光現於塔上者往生集謂身心瑩徹之明驗室中光明得毋類是

沈虞尊

沈虞尊震澤麻園濱人自幼至老念佛日課無有間斷臨終前一日備召親友告別屆期澡浴易衣出坐室中合掌念佛而逝卒時室中異香達於鄰里年六

十七梁香

馬敬修

馬敬修松江金山縣人中年好道與里中同志數人共修淨業行願切實樂善不倦戒設放生尤為勇猛會參一和尚暨松濤和尚相與提持益切求生之願即受優婆塞戒苦志數年後病頗屢轉側維艱然志不稍懈適松濤和尚來問疾留之念佛相助三日後自見牀前有金小塔凌空而下兼有四色蓮華鮮盛異常乃合掌謝眾曰導師來矣連稱佛號而瞑集

許仁熟

許仁熟丹徒南鄉人性淳厚父悟誠精修淨業仁熟亦篤信三寶常誦準提咒既冠肄業城中每得修贖輒放生濟苦悟誠欲為聘妻辭之年二十二赴院試得咯血疾後數年漸入沈疴呻吟牀第悟誠曉之曰病乃宿業所招西方阿彌陀佛是無上醫王汝能往生彼國萬劫沉疴一朝脫去矣仁熟恍然遂請竹林寺雪谷和尚庭中設座受三歸五戒發露懺悔刻志西方至四月八日令延僧念佛以七日為期期滿即薙髮披緇眷屬悲甚仁熟曰爾等速去勿亂我正念自此持誦益力五月一日又令延僧念佛七日遂絕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云

粒飲水直身仰臥莫能舉轉至初六日晚謂悟誠曰今夜圓滿可耳遂上燈起香至夜半忽窗外紅光燭天連放二次仁熟自力轉身右脇合掌微笑而逝年二十五悟誠者字心僧有詠道詩傳行世今錄其四首一云心似浮雲到處閒本來不住有無邊黃蘗翠竹皆真諦一著研求便落詮一云勤修淨業脫塵緣不用思維自了然若是狐疑生識見密雲濃霧障青天一云談宗講教世滔滔說聰明見地高何似堅修真實行彌陀一句斬魔刀一云萬劫沈迷悔悟遲今朝始識路多歧幻緣報盡成無漏七寶池蓮占一

杖詠道詩
倚并序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二終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往生居士第四之二

裴永度

裴永度江南泰州人世居曲塘鎮耕稼為業性恬淡無所好而見善必為幼即篤信佛法長齋課佛名無間既而歸依高旻古光和尚受滿分優婆塞戒行持嚴潔未嘗缺漏其妻亦信向念佛法門受優婆夷戒夫婦雖同居一室數十年中履踐純白人無得而議焉早年無子唯一女亦齋素奉佛未幾懇求出家許之為薙髮披緇受苾芻尼大戒永度捨宅為庵令妻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一

女同修淨業自則別構靜室獨居念佛者數十年後年近七旬一日告其親族曰吾五日後當相別矣幸以吾遺蛻焚化此身如幻勿錯相愛惜也至期端坐持佛名而逝家人從其遺命闍維得舍利百餘粒如豆五色晶瑩遂貯以琉璃餅供奉庵中時道光初年事也

鍾九思

鍾九思杭州人家西溪為人長厚篤信三寶鄰近僧舍茅蓬數十九思一一護持供養不怠或以事故虧其多金亦無怨色與人交易無分毫欺詐婦沈氏同

修淨業九思作諸功德恆樂助之一子一女皆樸素勤謹道光六年初夏九思示微疾至廿四日清晨告其妻曰我以平日忠實不欺淨願施切蒙佛菩薩接引今午當西去爾等好事量力常作其慎守我志也及午曰爲我然香燭復謂沈氏曰爾來日無多念佛緊要言訖而逝年五十二歲明年七月沈氏亦示疾邀其夫兄將家事交付畢靜坐念佛至廿一日謂子女曰做好人泊然而逝年五十四歲染香續集

周光

周光字西蓮江甯諸生天性純厚淡於榮利雖家世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二

貴顯絕無統袴習中年長齋奉佛日誦金剛般若經佛號數萬聲求生淨土每朋友相見寒暄數語外卽提唱淨土法門諄諄勸勉集貲重刊彌陀經疏鈔手自校讐流通江淮閒耆年神氣矍鑠念佛益銳嘉慶廿二年秋患痲疾甚危而執持名號不輟疾旋已人或以此稱之則云我於爾時初亦痛苦難忍繼想身既是假則苦亦非真況身之與心精靈判然彼身自痛苦我無如彼何我心自念佛彼亦無如我何始猶身心角立漸漸只知有心不知有身而痛苦遂絕矣尋卒嘗作淨土詩百餘首刊行於世一云早投清泰

爲棲息休向濁塵論有無煩惱熾時徵定力念頭起處作工夫尺香勤課三千佛趁意隨輪百八珠慈母倚闌虛眼望可憐逝子向迷塗一云娑婆障道事縱橫說著蓮邦夢亦清一息不來千劫恨寸陰肯捨六時名如雞抱卵温相續似火鎔金鍊愈精當下情根除卻盡自然真性現圓明染香續集西史氏曰佛言苦莫過於有身是故有身卽有罪業有罪業卽有痛苦而能知身假苦不真斯返本窮源罪亡心滅西蓮其智矣乎

路坤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路坤江甯人性慈善信三寶其弟某服官他處坤嘗至其署見廚中日事宰割惻然傷之常以因果勸諭其弟而仍復不斷坤遂發願茹素卽於署中刺舌血書阿彌陀經求生淨土旋辭歸讀書教子以道自樂未幾子入邑庠乃令教讀自活自此不問家事一心念佛雖寒暑疾病無少間與周光交好常以淨業互相淬厲坤體素肥緣茹素刻苦日漸減瘦至晚年形消瘦立而課誦益密無時無事不回向西方素喜誦金剛經每於佛前跪誦雖困頓俯伏卷未終不起也偶染病垂危家人爲備身後事坤於恍惚間見梵僧

八人身皆丈餘入其室中鋪設壇場代作佛事坤方
隨誦彌陀經遠醒經聲猶喃喃在口而病若失矣逾
年無疾而逝集香

吳允升

吳允升字常導徽州歙縣人少年貿易蘇杭間偶於
虎邱遇一僧熟視之謂曰子頗有善根惜二十九歲
有水厄當奈何允升甚恐求解免之策僧良久曰從
今以往戒殺放生每日虔誠念佛持大悲咒或可免
耳允升信受奉行并常以此勸人至二十九歲因歸
里道由杭州於江干附舟同舟十七人開行數十里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四

而潮適至巨浪洶湧勢瀕危忽憶前僧言急合掌念
佛未幾舟覆允升墮水於昏瞶中聞人語曰吳允升
勸人念佛有功可免此難開目顧視則身已登岸乃
為漁人撈救而出也冠履盡被水衝去唯平日念佛
十八子數珠一串猶牢持手中其同舟十六人已漂
沒無蹤矣自是益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議不復還里
於吳山開相館請藉此可與人談因果自愈精進嘗
然臂香作求生西方四字以表行願杭人承雲棲之
遺風多知信向念佛法門但從事者祇屬老年每月
一日於寺中念佛謂之老兒會少年則否會中亦不

敢多集人恐涉異教之嫌允升慨然曰念佛之法無
分老少佛為正教我朝崇尙乃一一為開導之是
時延公儉田方主鹽政於杭允升與有舊因募捐二
百金為倡於紫陽山寶成寺啓念佛會每植會期為
諸人開演利益廣說因果未發心者勸其發心已發
心者勉其精進又於城中仙林寺等處皆舉會勸化
信從者日眾每期不下千餘人率皆恂恂恭謹絕無
喧囂之習寺中西方殿拜丈六像亦是時所重新者
一日清晨人共見大勢至菩薩鼻中放白光如繩蠅
蜒殿庭逾數刻始滅自是以來杭城念佛之風大行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五

城鄉之閒互相感化男女老幼手數珠口喃喃者習
見為常不復詫異允升之名婦孺皆知每值會期無
不延佇其來西湖有靈峰寺伏虎禪師遺跡也積廢
已久允升於道光初年發願重興經營數載始告厥
成年六十六卒臨終時正念分明自言見無數菩薩
經行於前趺坐泊然而化時在道光九年五月朔日

集香

西史氏曰路坤念佛本求往生而兼免現生之病苦
常導念佛本圖脫難而復獲瑞應於臨時孰謂念佛
功德但利身後乎願彼二公者皆實力奉行諸信不

貳今人以少時之力逞意貪求不能微倖於萬一遂謂佛無靈驗盡棄前功良可慨也夫

范元禮

范元禮字用和錢塘人幼習儒履踐篤實事親孝父有疾刲股和藥以進遂羸然母余氏病復刲之而愈迨父母沒妻隨亡時甫壯年慨然卻塵緣從養真家遊經十餘年頗著功效後閱雲棲書有省遂於雲棲受五戒壹志堅持乃至獸毛齋吐不以著體盡棄所習專修淨土於觀想一法尤為精密先是其母臨終時囑畱督亂元禮勸以專心觀想觀世音其母從之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六

一日忽謂曰我見菩薩接引將到勝妙處矣言訖安然而終故元禮深信觀想之效性慈善好施與作放生恤貧等事審慎周詳不惜勞瘁遇貧難僧眾供養不缺一時緇白無不耳其名者道光八年夏庵闕城南大洞閣爲百日念佛期一日方靜息聞壯歲玄功忽現覺天地之氣於虛空中縷縷然汨汨然從口鼻貫入直至丹田與己之元氣和合此時輕安之境不可言喻頃有嬰兒長數寸由頂門出游漾於前經時許仍由頂門入自此以後每至靜極念念之際輒有嬰兒出入如前初意甚喜既轉念曰此得非如楞嚴

五十種陰魔之謂耶若作奇特將受羣邪且念佛者志在西方聖境不現奚以此爲迷時時覺照正念現前嬰兒乃不復出從此於唯心之旨深有契悟信行願力愈加純摯常語人曰此乃生平第一險關少不省覺便墮旁門以知修行不可不慎也十一年夏養靜於清泰門外寂照寺其地有瞽目沈媼志念佛而爲媳所阻元禮聞之曰是可轉也彼所患者貧耳若助以資糧自當無礙遂入城爲募月米數斗媼取給外有餘則逮其媳乃歡然不阻元禮復爲演說念佛利益并教以懺悔發願閱數月其鄰人來告曰曩者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七

念佛老嫗生西去矣問其由具言自得供養後如何精勤念佛如何懺悔發願至某月預知去期以告媳及期沐浴更衣合掌坐逝曾遺言致謝范公唯尙無棺殮媳將賣女營辦奈何元禮卽謀諸善友得殮資若干交其鄰人持去旬日後元禮詣其家訪之至則有手數珠口喃喃持佛名者其媳也一見元禮歡然迎謝甫坐次其鄰舍人趨至爭欲識范公面旋交口爲述老嫗近事一如向者鄰人之言復指一幼女曰此卽蒙恩免賣者也問嫗安極在則曰自棺殮後鄰里共議彼城中人尙肯遠來作善我等鄰舍豈可坐

視遂集貲買地并其子久停之棺同日安葬矣元禮欣然歸是年冬其所經紀善事促了之明年正月法侶所以次過從殷殷敘談若將遠別者其子有松江之行語之曰汝出外好自作務吾年老倘有變故慎勿倉皇遽拋正事負人委任其子領之謂是老年人過慮語也至廿四日早起謂家人曰今日殊覺氣急然又如常食粥粥後復詣鄰舍盤桓刻許歸家則就堂中端坐念佛姪輩有問搖手止之至午氣漸微遂終次日酉時入殮其頂猶溫年六十三時在道光十二年癸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八

西史氏曰觀用和示子別友先期了結諸務不可謂非預知時至矣然則何不明言之曰所貴預知者貴其自知以穩心地耳非圖稱美於人也況至時而善友齊臨或有助道之益設使眷屬圍繞涕淚哭泣豈非欲成反敗耶用和之不言良有以也

孫復元

孫復元字敏斯仁和庠生性慈善幼喜讀感應篇陰騭文立願遵行所居與屠肆相對一日晨起見屠豕遂發願戒殺買豬放雲棲雖不能斷肉食而常茹素蚊蝨蚤蟲亦不偶傷莊年後日課佛號金剛經大悲

懺兼記功過格甫二載夜行無燭目前輒有光明愈自奮勉行諸功德尤以濟貧放生為急務事無巨細皆盡力為之嗣因襄理賑務塵擾紛紜夜行光明漸隱乃巽然曰吾自誤大矣遂辭歸勉如前光明復顯益信感應不虛念佛觀想一意西馳數十年無閒七旬外彌加精進屢感瑞應或夢大星如盞燭照己身或夢長跪白蓮對佛持誦一夕纔就枕聞人語曰德由己積福自天來開眼無所觀而語音歷歷在耳道光十二年二月廿一日正禮拜時恍惚見一披袈娑者立於蒲團前頂禮時首著其衣及舉首則又見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九

其據高座越三日覺精力憊倦即持佛號牟尼妙相復現於窗牖閒至三月二日早起神志怡悅隨意行坐略無病態迨晚諭家人曰明日為我買螺螄二擔鱔鱖數百斤散放河池且曰我死汝等務須念佛放生力行善事勿忘此語時方坐繩牀即燈下握管親書放生文疏字畫端楷無少舛錯書畢安臥微聲持佛號而終年七十五癸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西史氏曰觀想功深而屢感瑞應宜矣至其聞人語於虛空視聖容於禮拜雖云一誠所感不幾鄰於魔事乎姑錄之以俟有識者正焉

張清新

張清新字六藝金山附貢生少孤事母孝及長遍遊名勝樂與方外交名利淡如也年三十餘歸依軼羣靈公法名真俛旋禮豁然開公奉葷酒戒長齋念佛戒殺放生一門眷屬咸欣從事晨夕佛聲浩浩三十年如一日所居洙涇鎮皆熏其德而善良暇則手數珠稱佛名者比比然也清新嘗於崇福寺結淨制二七日解制後朝山禮海徧參諸識心性益徹勵志西歸以其餘閒著蘆菴居詩集若干卷與佛旨相契道光十一年冬示微疾命子詣崇福建水陸道場明年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十一

五月病劇曰吾三日內當西歸眷屬等勿得悲惱命請洪基和尚至令家人同聲念佛至初四日沐浴趺坐而逝頂煖一晝夜壽六十二續集

丁繁桂

丁繁桂字小山金山岸生自幼攻舉子業不談佛法亦不毀謗唯父母欲為聘室決志不從曰吾行吾志也所親或伺察之乃知其密行淨業已久向者特不露相耳道光十二年夏陡發血症延至八月十六夜忽微笑謂父母曰報緣已盡吾得西方去矣朗誦佛號千聲而絕年二十二續集

李勤

李勤字香臺仁而醇厚與人無忤穎悟好學經史子集靡不周覽顧淡於名利無意進取思出世籠從元學家遊志意清潔皎然不污中年後信向佛乘受在家五戒法名妙淨由是進修絲密於宗門中事頗有省發而特以淨土為歸宿嘗曰一知半解終歸無濟吾寧守穩當法不敢大言自欺也勤家故不豐而布施罔惜且能不矜不伐於三寶中事尤極意尊崇嘗鑄旃檀佛像及金剛經塔互碑二座立於海潮寺中工費不貲則質典以足其數繼又鑄極樂世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十二

界全圖一碑以志信願一日因齋僧宿寺中賊乘閒踰垣入其室天明方覺門戶洞啓竟未失物信為鬼神呵護國清寺鑑堂和尚為近今叢林傑出早卒於杭有遺槩一卷勤收拾而刊傳之初未嘗識鑑公也道光十二年夏其姪女杏姑病將革勤日夕顧之提其正念卒能念佛化去未幾勤亦病醫者曰是積勞傷氣所致宜善靜攝不爾恐益深醫去勤曰是正令我取小失大也烏乎可愈精勤念佛并手了一切功德事至十月病劇十一日中夜趺坐持佛名泊然而逝先是三日前向家人索僧帽一頂急製與之遽戴

頭上喜曰綬衣吾固有之所少者此耳今得頂戴以
觀彌陀吾願足矣幸即此成煥以遂吾志次日就木
時所親試啓帛視之煖氣氤氳如搗釜上蓋云年四
十七梁香續集

張惇五

張惇五一名爻泰字敘堂長洲學附生晚年篤信淨
業與善慶庵德公習久之淨業益純持長齋後因年
高減食長女勸開齋少女曰小孝無益以是作往生
券可矣未幾少女抱病中絕不念佛惇五訝曰病
重力劣誠可懼也吾可不自省乎乃日課佛號十萬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聲一日忽謂德公曰緩急之秋非時相招幸必援我
越數日夜扣德公門欲延淨侶數人德公意謂惇五
並未有疾必其女逝先遣數僧去德公繼往則惇五
已跌坐逝矣踰旬其女亦念佛而逝始知其病重不
念正以勵其父之努力也時在道光十四年西歸見
西史氏曰全父齋戒激父勇猛成父往生孝之至矣
少女固善於啓發敘堂亦樂於信從敘堂沒而少女
隨逝豈非因緣會遇乘宿願而來者哉

曹諧和

曹諧和法名廣智字聲五江南上元人業染絳於蘇

家焉道光七年秋延夏文榮視其妻病文榮教以淨
土法門從之既而疑焉謂文榮曰人說君以念佛誑
人何故文榮曰誘人以惑業受苦果輪轉三塗是流
落他鄉也謂之誑可憫人以戒定慧往生極樂究竟
菩提乃勸人歸家也何誑焉諧和言下有省問如何
可以歸家曰持戒為基作福為助執持名號到一心
不亂是歸家消息也遂欣躍而去既歸依杯渡海公
明春受五戒於靈鷲義公一夕忽夢黑山在前欲上
而溪水隔之有紅日西沉之象遂醒悟塵緣將盡功
益進家資三千金不數年而布施罄矣十四年四月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以資罄輟業歸先是諧和勸母修淨業母以其無子
命之納妾謂母曰願母同生淨土足矣五濁多造業
事嗣續可不計也既而奉母還鄉未幾其母念佛而
逝是年六月諧和示疾越六日亦念佛安坐而逝其
女見之發深信心念佛四十九日吉祥坐脫西歸見
西史氏曰百日之內亡其三人在世俗豈無物議而
一門眷屬同託蓮胎實堪慶幸此誠可為知者道

潘遵懋

潘遵懋字意蘭吳縣人少業賈卯角後即歸心佛乘
修淨土法門力行之日有程課仁慈好施恤孤窮護

生命飯僧修寺諸功德無不隨喜平居自奉泊如也年三十得咯血疾乃發心刺舌血書法華經經畢而疾開自是屏絕塵累專心禪誦一室之內鑪香餅水蕭然寒衲日與家人輩說無生法每風日晴美出遊名藍蕭寺與一二禪慧結林下契善慶德公尤所莫逆嘗隨德公詣鄧山於阿育王塔前設涅槃供獲睹舍利瑞相臂香迴啟求生安養道光十五年春舊疾復作自知不起語德公曰病亟矣立意作西歸計願諸淨侶日來我家爲我助念我以持名切故能兩三時不起雜念唯不見佛來奈何自恨障深緣淺痛哭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十四

責勵淚泫泫下德公多方開示越日謂德公曰西方有大白光來照我身心樂不可言持念益切一夕夢遊蓮池境界莊嚴勝妙如經所說明日忽起日見佛無數徧滿虛空我以念力勇猛得中品生矣寄語同學努力進修早來淨土毋自阻也合掌念佛而逝家人得其日課之簿持經念佛按日登記蓋二十年如一日云

僧覺阿撰
潘意蘭傳

宋萊

宋萊字望山蘇州人年六十餘聞淨土法門日持佛號數萬日我思仗六字了當一生矣後館錢萬里橋

江氏館主以其持齋念佛改禁之不可遂辭之已而移席他所師生相得謂其徒曰學堂甚好我設終於此可乎一日學徒入塾見萊方合掌念佛頃復八如故卽之逝矣視下得一紙蓋三日前所書期也室有異香經宿不散事在道光十五年

宋梅
述

周慶孫

周慶孫字雲田蘇州國學生事母孝娶曲阜孔氏既而孔氏招之將爲之援例得官率其妻子往舟覆於河妻子俱死慶孫僅以身免遂意絕進取奉母家居虔修淨業自號夷白居士爲人謹而慈戒恐破不敢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十五

受齋恐開不敢持經論畏深不敢閱時鐵君定公與慶孫善謂曰佛門修持當不知足君如此自餒幾生能了生死耶慶孫默然一日忽到定公處投地頂禮曰今日始知君之善也近閱藏經獲無量妙益決意長齋矣持名亦甚得力微君則不及此精進數載道光十五年八月望早啜粥一盂箸忽落地無疾而終僧覺阿在朱涇卽是菴於是月下旬忽夢張惇五及慶孫慶孫不言惇五謂覺阿曰我竭力僅能到西方耳不及渠品位高也醒而異之九月其弟到庵覺阿述其夢始知慶孫之已卒也

西歸見
聞錄

陳居士

陳居士遺其名常熟人世英茂才之從父也平日晨起焚香默然誦經課佛家人莫之知者蓋密行也風雨寒暑不開歷有年所道光十五年七月自言九月廿三日西歸家人以其無疾弗信及逝之前三日示微疾而起居如常至期坐脫家人環呼乃開目略數言旋曰吾行矣遂嗅異香發自毛孔既殮室猶三日香也往生近西史氏曰修密行者蘊釀必深體發異香所以顯之也。

淨土聖賢錄編卷三

十六

余邦賢

余邦賢紹興人少業賈年六十餘輟業與妻同修淨土念佛之外嘗各禮華嚴經八部道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妻先示疾邦賢亦病一日妻謂其媳曰為我辭汝翁吾欲行矣媳訝之以告邦賢邦賢曰姑緩三日可與同行妻問曰諾果至三日同時化去時為六月廿三日宋真

吳宗魏

吳宗魏字秋亭元和人父濂修淨業往生事載本傳母周氏故有肝疾宗魏侍奉極孝病劇割股以進疾

旋已既而母歿宗魏於七七日中午刺血書地藏本願經遂歸心佛乘宗教兼通諸方老宿亟稱之已而專修淨土自號一如居士長齋受五戒於寄葉庵結蓮社其於放生施衣捨棹諸善事皆盡力助行一日示疾自知不起遺書諸道友一以淨土相助自謂平日功夫病中祇存一半有退無進甚難甚難諸君子切勿謂我平日且作世事待病時用功悔之無及自誤不小其沈痛若此歿之前一日其友錢文燦省之問念佛否時宗魏言已艱澀索筆書曰死苦如是往生願力愈堅翌日遂逝遺言不焚衣不接煞不繪遺容

淨土聖賢錄編卷三

十七

時道光十八年七月廿六日吳吟

張齒延

張齒延常熟國學生素善飲自命不凡聽人談及佛典即聲色俱厲一日偶閱因果輪回之說忽明生死大事遂戒殺屏飲日持金剛經大悲咒佛號回向生西懺悔宿業已而斷葷血時方患風疾右體偏枯有勸食肉調養者笑謝而已道光十九年春手書普門品數冊刊印散施謂人曰苦海慈航勿觀面錯過也是秋夢吞蓮華自是益精進告其弟爾旦曰吾誦普門品須滿一萬二千方酬我願爾旦詰其故太息曰

世間四苦生老病死吾歷其三所未可預剋者死耳然亦駭駭迫矣可弗早備資糧耶二十年正月十一夜爾曰卧不成寐聞齒延誦普門品聲琅琅然問之則齒延正在熟睡並未出聲蓋夢中誦也明日晨起常誦畢以事往姻戚家忽痰湧塞喉急送之歸卧牀不醒十三日晚其友謝鳳梧來視疾令焚香然燭於榻前以其平日數珠授之手忽舉指珠至胸前目光上燭舉體皆動而氣遂絕眾決之曰此善逝也必生西方獨妻不信向棺祝曰果爾當於夢中相報越五日夜夢有人傳語曰勿哭勿哭汝家此人已往越十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六

萬億佛土矣醒而異之然平生未誦彌陀經不知十萬億佛土五字爲何義次日問諸大眾始知其夫往生有明驗矣爾且字眉叔亦修淨業刊往生近驗錄行世往生近驗錄

金庭棟

金庭棟字友蘭蘇州人篤修淨業道光二十年冬得疾自知將終邀其歸依師亮寬和尚及善友數人來告之曰吾生死將判願諸公助成勝緣耳眾舉聲唱佛號良久曰此時吾目前所現之地皆七寶合成然踏之柔輓耳中所聞之聲則微妙難狀且極西見金

色八字甚分明一友正之曰汝誤矣今所誦者六字耳庭棟以手指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非八字耶又久之合掌告師曰弟子行矣遂逝往生近驗錄

徐偉

徐偉字夢白吳庠增廣生少遊黔滇覽江山之勝胸襟曠如遇節孝等事輒爲表彰中年遊幕於外四旬餘遇朱麟書以龍舒淨土文攜贈遂信奉佛乘更號夢蓮茹十齋立淨課矢願往西請尊勝庵歸依亮寬和尚法名如超六旬餘業益專依靈鷲義公受菩薩戒時城中虛師庵方募建大通閣信極力贊助道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五

廿一年夏忽清釐家務謂家人曰人生七十已慶古稀吾七十有二今秋殆必歸矣著反本瑣言數則誠臨終諸事一則云人生如寄生必有死死固人之常事唯妻孥兒女情長以爲從此永別不禁痛哭哀號殊不知全受全歸令終爲福且吾輩既修淨業正欲脫離苦海直往樂邦所望臨終一心不亂庶可如願往生若聞哀哭之聲必至爲情愛所牽寸心散亂則平日之修持都屬無用是眷屬之愛吾哭吾適所以惡吾害吾矣切記於氣將斷絕時各人助吾念佛不可混叫亂哭須俟瞑目一二時方可舉動易衣轉屍

靈遲毋速昔邵康節先生父伊川丈人臨終謂家人曰候吾就殮方哭勿急叫號俾吾失路語見康節外傳是可法也又作禪淨四料云念佛不參禪老實做鈍漢念到佛印心勝把話頭看參禪不念佛直須桶底脫倘有一點疑盡頭難著力念佛復參禪是二印是一參念要膠黏否則易放佚不念亦不參得法可捨法若未到岸時欲渡苦無筏其年秋果遭疾日邀僧人善友到家念佛牀前供像拈香自七月廿一日起病至八月廿一日市月粒米未進但飲水漿而已延醫進藥堅不服口疾革時合掌即念而逝妻嚴氏

淨土寶錄續編卷三

圭

平居亦持咒課佛名年七十三下痢臥牀不起素患耳聾一日忽聰聽身中痛苦俱絕其子立方以西方之說進曰余固時時念佛未嘗廢忘也至夜二鼓時謂家人曰我天明去矣遂起坐即念輪珠一串至力竭不能支復就寢迨天明時至矣復起坐合掌立方勸直往西方決然應曰諾遂終反本填言徐稼甫述

錢萬鎰

錢萬鎰字翼山常熟人居梅里鎮世業酷已而戒殺修淨業方改前行膝下止一子病瘵念佛而終旁人誚笑之萬鎰奉佛如故一夕店屋失火望空祝曰吾

業應焚燒願勿傷鄰舍撲滅後鄰果無恙初萬鎰勸母吳氏長齋念佛母從之旋復自斷葷血然餘習未除善飲酒其至戚謝鳳梧勸戒力除之道光廿二年春妻亡處之淡然有勸續娶者萬鎰拒之曰有子而殤續復何為且吾志在出世豈屑屑於嗣續哉是年夏患咯血疾念佛加勵生死心益切至七月初病劇進食輒吐鳳梧往視之告以古德斷食見佛之事欣然曰有此大便宜事吾當勇為即於次日盟誥佛前拈香發誓持七日齋出費放生求生淨土日夜念佛不輟渴則啜瓜而已人問徹夜不睡得不疲乏乎

淨土寶錄續編卷三

圭

曰利其不睡得多念佛我無病時不得安閒今病得閒正好著力何疲乏之有及七日期滿神識奮進以薄糜即苦服閱久之耆亂益甚大懼合掌枕上命然指鳳梧曰君此時發此願與然指同不如一意西方之為愈也遂閉目念佛初若勉強用力猛勵神志安定復得助緣者十數人晝夜佛聲相續初十日晚自言見一人至牀前令瓜果俱勿食問之曰吾上界使人也言訖不見明日忽見西方三聖光明相好住立於前欲涌身入金臺聞空中聲音汝身未淨即命香湯沐浴浴畢三聖現前如故又謂家人曰吾已遊

淨土見無數蓮華。吾坐其中樂不可言。復自指身曰：此非吾身也。十二日清晨告其母曰：佛盈室矣。面西趺坐合掌而逝。年三十八。謝鳳梧撰
西史氏曰：遭逆境而初心不退，纏疾苦而正念堅持，卒乃瑞感金臺，神遊蓮域，其高登品位也無疑。嗚呼！勇矣哉！

華漢槎

華漢槎，字以傳，蘇州人。年七旬餘，遇善士蔣文勳，開示念佛法門，且招之供養，信心篤實，歸依在經。茂公一日禮佛時，倏見蓮華，徧滿虛空，自是念力益純，道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光廿四年正月十九日晚，課佛名至夜半，聲不絕口。人詰之曰：將往西方，明晨自著衣冠，欲往蔣文勳家，辭別因天雨而止。人以其無疾，不介意，頃入視之，跌坐合掌逝矣。楊蕩撰周尙文述

方步瀛

方步瀛，字小湘，崑山人。善書畫，多藝能，既習扶鸞術，神教誦大悲咒，從之。每晨起，定課數十遍，已而遇張爾且，勸修淨土，始專心西邁。一日示微疾，起居如常，向晚謂其僕曰：吾逝期在明日，汝慎勿告女。主僕曰：吾不以告，恐事後有怨。曰：設有怨，汝言生死之事，非

他人所可預知也。僕領之，明日有友過，從步瀛延之，坐曰：為我誦彌陀經。友曰：吾未習學，如何？步瀛取經授之曰：吾教汝，遂從容誦經終卷，纔舉佛號，目光上燭，揪髻微笑，趣視之，已化去矣。心述

朱麟書

朱麟書，字文泉，新陽庠生。年近五旬，避危疾，生大怖，畏遂棲心內典，手不釋卷，常以勸善諸書贈人。志存利濟，時亮寬和尚自師林退院，住尊勝庵，有梵行麟書歸，依受五戒，法名如因，結社尊勝月一集禮四明懺法，與社諸人互相策勵，講演淨土法門。後兩目矇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矇，不能看書，而課誦益勤。行住坐卧，默誦西方佛號，不輟。年七十，示疾數月，臨逝前數日，夢寐中見白光，述偈言三首。一云：入塵勞名利牽，忙忙營逐不知愆。室人交謫怨盈耳，生計無聊度老年。樂道安貧知有命，存心養性俟諸天。隨緣應世了前業，幻境空華任變遷。二云：旅泊他鄉七十秋，升沈變態豈無由。回頭覺岸徑歸去，不變隨緣自在遊。三云：業報今已盡，自性幸不迷。踏著無生路，引心已到西。及革起坐念佛而逝，氣絕逾時，掌猶緊合，不釋。時在道光廿五年冬月。郭仰山徐際甫述

陳鐙

陳鐙法名廣聲字西堂嘉興石門人業賈蘇州長齋奉佛為人鯁直歸依杯渡海公復從靈鷲義公受五戒日與朱麟書結念佛社於定慧寺雖忙不輟道光廿五年十月下痢至初六日有友談雲屏往省之鐙曰子來恰好我明日一早欲行爲我往小普陀遊朱寅堂作別時寅堂以路遠時晚不至復顧其弟曰汝學醫試爲余診脈自後凡脈象似此者不可再示方也頃之從容念佛至夜半聲漸厲人問見佛否曰見大和尚特遠耳迨天明泊然而寂年五十五越四

蘇州府志卷三

語

載蘇州有薛紹基者鐙在日常主其家勸之念佛後亦發心信行年六旬疾篤神識猶亂忽作鐙口音云此刻緊要何故不念佛且須向西卧紹基遂自舉轉家人往視宛然是鐙聲吻頃之紹基念佛而逝此道光廿八年三月中事也錢安軒朱寅堂述西史氏曰藉助緣而往生者屢聞之矣至若沒經數載而乃念故舊之深情顯靈蹤而接引斯誠極千古之異事哉

郭觀光

郭觀光字尚賓一字仰山蘇州元和人爲人醇謹業

醫不與人計利病者招之輒往中年奉西方教從杯渡海公受歸戒法名廣仁每晨起靜掃斗室默誦佛號寒暑無間祖遺有魚蕩一所在陸墓北蕪塘租人捕魚爲祭掃費觀光再三向族人商議解囊金代之請示勒石捐作放生河活生靈無算常與家人言己酉八月有凶道光廿九年歲次己酉春間病篤家人爲之恐懼觀光搖手曰勿慮木樨香未聞余命未絕也至八月復病命延僧唱佛初五日家人問逝期觀光豎二指至初七日晚合掌而逝頂上煖氣勃發良久乃散年五十六郭景生述

蘇州府志卷三

語

西史氏曰余識仰山於談道會和藹之風溢於眉宇及叩其淨業之修余因決其必定生也而卒能不出所料其化族捐河一節不尤足多乎總論曰古今來才人傑士講道論德者不少概見求其臨逝安詳現諸瑞應則什百千萬中未有一人也獨此念佛往生之人或聞異香盈室或見化佛迎空種種休祥未易悉數而世之顛倒凡夫不此之警覺反自附於儒者之列毀之斥之卒至沈淪於苦海中而莫之救也悲夫

往生雜流第五

吳生

吳生杭州人祖父供庠生。大清順治初年大兵圍城父母失散生被掠送張將官標下服役時年方十三自歎吾本儒家子今下賤若此必是宿業遂於前立誓持齋念佛日誦金剛經回向生西年十六官發糧充丁即將糧銀買香供佛跪誦阿彌陀聖號至十四年十月廿二日忽告本官欲往西方本官不信訶為妖言次日又到提督前乞假提督怒批本官捆打十五毫無怨言又向各營作別自限十一月一日歸西是日五更沐浴焚香禮佛畢仍至本官船上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美

叩辭本官大怒遣兵迹之見其西向三拜端坐說偈曰身在營中心出家身披鎧甲是袈裟刀刀親見彌陀佛箭箭射著白蓮華傷畢自此火焚其軀合營官長皆遙望羅拜本官合門齋戒

沈承先

沈承先崑山人住宣化坊業木工年七十餘持齋念佛專修淨土手不停斧斤而佛聲亦不絕口康熙十年三月預知時至三日前徧別親友謂將往西方此後不復相見告家人曰明日十五當行矣明晨澡浴易衣向西趺坐取一淨几置前焚香念佛而終

周絢堂

周絢堂潛陽人始辦事公門既而勘破世情立除澆惡靜坐一室誦白衣咒持齋放生廣行方便見貧而無歸者隨力救護後遇崑莊道人勸修淨土遂銳志念佛六時不懈并轉以教友朋從中多信向者曾刻極樂津梁廣為施送乾隆五十一年春荒邑中募賑粥糜絢堂殫精竭力晝夜從事一日五鼓忽起索浴更衣謂妻子曰吾生西時至矣汝等勿效世俗但一心念佛言畢端坐而逝略無一語及家事是早猶有人見絢堂在粥廠中往來檢視云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毛

西史氏曰絢堂既已往生何以復在粥廠意者慮人疑謗故示奇蹤耳其願力之宏不益見哉

姚生

姚生為長洲縣役家貧聘妻卒不復娶役事讓諸人寺院中事竭心力為之為人正直能面斥人過夜定必坐持佛號萬聲無間年二十餘以疾卒端坐而逝香盈室頂如灼也鐵君定公贊以詩曰醴泉及芝草本無根與原居士西方來廣度諸有緣緣盡便歸去脚跟絕牽纏斯人難最得高望長舉然

宋寶官

宋寶官華亭人家貧賣醬度日事母孝奉養甘旨不
諛昆季聞人說淨土法門遂篤信遵行一日告其母
曰母有兄在兒將西歸即念佛坐逝時在嘉慶十六
年集

陳德心

陳德心字大坤蘇州農夫也夏日納涼偶過村館見
敬信錄乞塾師講解有省沿街收拾字紙彭二林居
士聞之招入文星閣勸修念佛三昧德心素不識字
奉教靜篤後漸能書未幾為蘇郡妙濟堂司放生掩
埋等事每見憫憐類生嗟歎悟世非常於是念佛益

淨聖賢錄續編卷三

天

勤終身不娶年六十九身健如常忽自知時至走別
親友至期於堂中寂然閉戶久之同事推門入視見
案上供佛一尊雙燭輝煌香烟滿室德心面西坐逝
矣時嘉慶十八年八月望日事也集

東門句者

東門句者住松江明星橋一破屋中日向市門誦心
經一卷乞一錢與之則連聲稱謝訶之亦不介意但
足供一日糠粒即闔扉念佛蔡西齋方伯異之親餽
錢米欲葺其廬句者卻之西齋曰我所施皆廉俸豈
盜泉乎句者曰素知公操守嚴潔我懼為衣食房屋

移我素志耳無已請為公飯僧即攜所贈往東禪修
供已則仍歸破廬念佛如故嘉慶中無疾坐脫里人
葬之桃萼庵後集

癡頭道士

癡頭道士姓王直隸人極愚親亡乏食困臥敝廬無
所為計或與之錢亦莫辨數之多寡京邑陳道人收
為徒令日掃地拾柴晚則課彌陀佛號數百禮拜炷
香為度癡頭誦佛不成韻每昏沈欲睡道人以長竿
擊之曰汝愚昧若此尚不知精進耶如是者三載一
夕呵呵大笑道人復擊之癡頭曰今日打我不得矣

淨聖賢錄續編卷三

天

詰其故曰師枯坐十八年不知修法若能如我老實
禮念早生西方見佛矣道人奇之而莫測其所謂翌
日癡頭登峭崖西向合掌屹立而化闍維得舍利二
粒集

西史氏曰道士往生古傳罕聞今癡頭以愚昧之子
為千古特出之人而黃冠者流則曰我學神仙念佛
乃愚夫所為豈非反被聰明誤耶

周耀發

周耀發蘇州伶人也為演劇不唱淫辭暇則默誦佛
號家中絕宰殺晚年念佛禮拜益勤謹額間成印

且逢人即勸優伶中閒有爲其所感發者年六十六示疾臥牀月餘念佛不輟一日忽令妻子掖起曰吾欲行矣爲我取滌腸湯來妻子不解問之曰淨水耳遂飲水一盞腹中豁然作聲久之令家人稱佛名端坐向西隨誦數聲合掌而終移時鼻筋下垂長尺許久之方隱事在道光六年十一月錢安軒述西史氏曰篤信念佛固佳矣但未知其回向淨土與否往生未可定也第其端坐向西從容而逝即不生不遠矣。

瞿晉槐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瞿晉槐常熟人素不信佛以求生西方爲大愚道光十七年三月病咯血漸劇服藥不效忽夢神告曰汝之病唯孫姓者可治醒而憶及戚友中有孫旃林延之診脈旃林曰病深矣投藥不過盡人事君能念佛回向卽是妙方否則非吾所治也晉槐遂持佛名忽謂家人曰吾今戒殺爲我買生命放之且曰今悟矣當詣和尚處受戒以懺宿業然獨言獨語從未有與之言此事者及卒前兩日以家事屬母料理積道若將遠行者至四月十四日強起憑几忽仰首若有所見急稱阿彌陀佛連唱十餘聲首俯而絕往生近

西史氏曰或疑晉槐旣已緣熟神曷必藉口於孫姓噫佛世一城人難化獨與目連有緣寧不聞之乎。

孫松亭

孫松亭錢唐人素奉斗道光十七年秋病亟見旌蓋輿馬來迎謂人曰吾從之行矣其季弟又村止之曰此鬼神趣非大善處不可從也良久曰若輩悉滅形矣吾將安歸又村以淨土法門進松亭奮然欲誦佛名而舌本強澀格格不能成六字又村助誦之始琅然出聲至千餘聲乃寂往生近

陳畫叟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陳畫叟紹興人以善畫遊演家焉長齋奉佛歷數十年鄰有善女人爲叟所敬服有疑必諮習爲常道光十九年夏年六十餘忽厭齋素臨飯減食且漸形聲色子婦邀其敬服者來相勸勉遂愧而自責曰余爲舌根所誤矣謂家人曰今後供饌勿問余隨緣而已又何擇哉由是仍復如常一日忽命設祭於寢子婦異之曰余將西歸與先靈別無他故也問其期曰三日後從之至期晨沐衣冠西向趺坐焚香朗誦佛名願子婦曰尙有屬付可邀鄰女來家人佯諾之而未往叟顧日影太息曰緣止如是吾不欲久稽矣遂合

掌而終此事范西民孝廉在滇中得於鄰女所自述者生近驗錄

丁童子

丁童子常熟人居梅里鎮七歲時聞其父母持佛名亦每朝持之未幾有微疾晨臥忽蹶然興曰今日未課佛名自誤大矣遂盥漱禮誦畢復就寢至晚告母曰吾隨佛西去願勿驚訝乃連誦佛名良久聲絕母出不意猶望其蘇聞喉中作聲若欲有言喚之不應忽大聲稱大慈大悲四字遂絕次日就殮舉體皆冷而頂則尚煖也生近驗錄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

三

總論曰或疑雜流往生純是淨土聖賢隨機化導言雖近理而畫地自限者多矣觀是錄中若皂隸若伶人若勾者乃至闍提外道但得發心都能成就猥曰下愚根鈍不足以及上智乎哉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三終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往生女人第六

田婆

田婆泰州野田莊人夫婦俱信三寶造像放生齋僧布施其夫日誦法華經婆獨念佛如是二十餘年婆忽於順治十四年八月廿三日向子言可將二妹領回我今日西方去矣子從之家人都為淚下婆說偈曰五十六年大事畢丈夫兒女休啼泣我今撒手往西方摩訶般若波羅蜜端坐而逝歲

蔣氏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二

蔣氏興化縣東鄉人年四十夫亡葬畢向子泣曰無常到來莫能替代譬如我今亦死汝亦無奈從今以後我持齋念佛不管閒事矣子順母命宅旁蓋一茅舍禁足念佛經歷五載至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忽向子言可買木作龕善於廿三日午時西方去矣遂往鄰家葬別屆期念佛而逝頃之山火自焚歲西史氏曰夫亡而修成淨業則夫必藉以超生理實可推近世有青年喪偶而自盡其軀者縱節烈可風失利益矣孰若蔣氏之為得計耶

賀氏

賀氏常州魏村人與夫潘尚高同修淨業日誦金剛經晨夕禮拜念佛回向西方康熙十九年七月有疾預期廿九日午刻辭世屆期于女畢集又延諸善友至齊聲念佛而終藏

黃氏女

黃氏女名喙不詳其里居自幼失怙隨其祖母禮佛誦經年十四受陸某聘甫五日而病且劇乃決意出家命扶掖起向佛膜拜懺悔宿業壻聞來候家人欲引至榻前峻搖手止之曰暮延僧受戒訖朗呼陸某曰自今姻緣斷絕勿復為念爾亦及早回頭母久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三

迷也遂令僧祝髮從之合掌三謝儻然坐脫逾時不

傾次日家人為更衣體發異香眉頰間紅光赫然阿

髮陰臨

王荆石女

王荆石女江蘇太倉人許字徐景韶年十七忽長齋受戒朝夕禮大士像後景韶病死聞計日即布衣草履別築一室焚修五年一日與家人別期重九日當行屆期左手結印卓立而逝阿

陸氏

陸氏太倉人大西關外張季思妻也年十七即長齋

念佛且誦金剛經大悲咒回向西方見殺物命者即發願救度康熙四十二年九月空中見輿舟西往其肩輿運舟者皆僧不三日安然念佛而脫時為九月廿六日西歸

徐氏

徐氏松江人歸本郡楊拂齋年三十二茹素念佛并虔持大悲神咒期生安養每晨興必盥洗焚香念佛千聲持咒二十一遍然後理家事如是數十年乾隆三十五年夏微疾至六月八日課誦如常持咒刻訖漸覺聲出戶外視之已含笑坐逝矣時值酷暑三日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三

後顏色如生焚化衣衫火燄皆成五色蓮華見者歎

異

兵家婦

松江一兵家婦失其姓氏寡居無子女住普照寺南性質直見婦女有過必面斥其非以故婦女輩多敬禪之婦日有常課曉起誦金剛經數卷畢始經理紡績資生等事夜則闔扉念佛至老不倦一日有高行老僧過其門婦合掌問曰我聞金剛不壞身誦此經者肉身亦可不壞信乎僧曰然婦隨坐脫時當盛暑貧無以斂三日尸不腐異香滿室中提督楊公捷夫

人親臨其喪印其地建坐化庵漆其身至今尚存。後有鎮江某氏婦隨宦松城青年夫死自誓守貞焚修此庵以念佛為日課五十年足不踰閭年荒煮草為食婦女輩或周之非其人一毫不受先後致徒數人不堪其苦輒散去。年五十語其所契某齋婆曰我既歸向佛門不可不聞戒律遂偕往大雄山禮谿谷和尚稟受戒法既歸行持益勵年近九旬念佛吉祥而逝事在乾隆中。染香集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四

曹媪

曹媪常州柏天佑母也。天佑平生樂善事呂真人謹嘗設鸞問仙術。退輒冥心端坐已而至蘇或詒以西方確指一書闕仙術指歸淨土始回向佛乘然頗疑與仙術異以問真人真人曰爾何疑哉。三災到時我輩亦無別路可走樂邦安隱爾其勉之。因令兼誦金剛般若經天佑意遂釋然。先是媪年六十四病熱天佑自蘇馳歸視母氣已絕唯胸前微溫家人為治棺衾天佑悲慟禱於白衣大士誦白衣咒一萬二千願滅已壽一紀以益母涕淚并下其明日索飲閱數日

病起言始死時為兩吏所引歷土地城隍諸司尋詣東嶽府府君言汝有子為汝誠禱仗大士力貸汝死命吏引出放還天佑由是勸母修淨業媪遂長齋日以初中後分指數珠課西方佛名同向淨土居十二年年七十六九月既望晨興謂天佑曰吾將去矣可召諸親屬為別越三日起坐洗沐易衣就枕而逝又天佑有外姑許氏母家居亦長齋念佛而未能專一天佑迎之至家教以放下萬緣一心念佛母如其言時年六十五矣自三月至六月未嘗有閒一日向天佑拜驚問其由曰吾生六十餘年顛倒夢想中未嘗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五

獲一日安樂自子導我以念佛吾旦而念焉俄然而夜矣多而念焉俄然而旦矣世間安樂何以過之微子則不及此是以拜天佑因為稱說極樂莊嚴且曰但得一心聖境自現聖境現時亦勿生著又三月方夜坐忽見金蓮華現前已而化作百千萬億鄂不層出上升虛空光耀無極向晨復拜天佑言其事母自是容色腴潤如三十許人終日無他言夜臥更誦即起坐念佛時乾隆四十二年後不詳其所終續集西史氏曰觀真人此語則修淨土其急務矣世有崇仙術而譏佛理者將誰欺乎

陶氏

陶氏名善字慶餘一字瓊樓蘇州長洲人彭二林居士從子希洛之妻也幼穎敏通等韻之學與妹仁晨夕酬倡性愛蕭寂遇佳山水一往有遺世志時見於詩亡何妹得羸疾以歿遂輟詩不復為讀大報恩經感如來往昔苦行因緣遂發大願願證無生法忍手書是經及金剛彌陀諸經楷法端整日誦西方佛名不輟著慚愧吟數十首多近裏之言既嫌日與家人說苦空無常之法晨興仍課淨業以次閱法苑珠林藝嚴請大乘經信解益利其年秋和二林居士閉關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六

詩十首一云無相光中自有真慈風披拂四時春而今一著通消息同向蓮邦稽首頻二云原來無實亦無虛論道談禪事也餘一句彌陀空自性孰為是我孰為渠三云冰泮波塘水影定照空萬象慧光圓須知行滿功成後鳥語花香也自然四云亭俯清流屋倚山綠蘿影裏掩松關閒來好認歸家路免得臨時無處攀五云淨域神遊明似日杖頭何用夜然藜漫論十萬八千路樓閣虛空更在西六云行樹何殊七寶林枝頭也得聽靈禽自然說法東風裏演說百千微妙音七云夙夜惺惺徹底看幾番生滅總無端前

村雪後梅花放露出春光不可瞞八云九十風光易

寂寥然燈則照度春宵烹茶非為清香味適與何妨

一飲瓢九云此土結得蓮華盟入功德水蓮華生一

心不亂超凡品定向樂邦淨處行十云勘破重關觸

處真從今不入舊迷津輪回六字無終始流水行雲

總是春入冬感疾自知不起時誦西方佛名歿之前

請母為別已而曰大和尚來吾去矣侍者曰如老人

何曰西方好吾他日當遇老人去也遂噫時為乾隆

四十五年正月廿三日年二十五四十九年春有西

方大士降於玉壇為諸弟子宣揚淨土法門一日二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七

林居士往造焉問異時師友所生諸處大士一一答

之某生兜率某歸福報其生淨土者四人香山老人

名實旅亭會名際警願名佛二師沈居士敬孚名也上

四人詳聖賢錄初編最後問及陶氏大士曰陶氏已生西方邊

地矣未幾陶氏至題詩曰雨歇閒階芳草多五年消

息等流梭洞中深閉煙霞迹一任薰風送客過因語

衆曰子等歸向極樂全要打得一副金鐵心腸外不

為六塵所染內不為七情所銅汙泥中便有蓮華出

現也一句佛號便有一光千句佛號便有千光光自

內生非從外得以無相故阿彌陀佛在爾諸人面門

隨處出現才有絲毫隔礙此光便不能發現矣念佛
心要時時覺照方發得不退念頭念佛聲要心心悲
切方發得無上願力心聲互融光明四徹無處不是
佛無時不念佛方為得手佛號無量要知智慧無量
神通無量慈悲無量攝受無量苟不發無量心安能
親見本師頂相悲哉眾生欲念未除道根日壞佛之
視爾將何以堪快快念佛去也踰月二林居士復往
致札陶氏曰聞卿得生淨土不負生平志願大善但
羅臺山朱仲君清齋宏誓甚為希有尙羈福報而卿
戒品未全功夫未熟乃能直往無礙此何故也其往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八

生時光景既生後如何享用如何進修亦已見佛否
已登不退地否試一一言之俾聞者起欣慕心起精
進心斯亦度人之本願也其曰大士降報云前月予
適從西方邊地行化而來故陶氏亦得隨到今日彼
不能至矣彼平日功夫戒力雖不及臺山輩然臨終
正念遠勝臺山故感觀音接引終時見金蓮夢現前
即覺身變男子已到西方七寶世界衣食自然雖不
能見佛每日諸大菩薩說法二會精進者漸登九品
懈怠者壽五百歲娑婆百年邊地一日陶氏自往生
以來頗精進將來可得上品下生其時尙須娑婆二

千年耳大士者號寂根無量壽維摩詰諸經皆嘗與
法會其證果久如未能詳也善女人傳續集卷四

汪氏

汪氏自號鏡智道人。吳縣人。歸李景熹為繼室。年二
十六而寡。子甫七月。汪氏既痛其夫。適有以枯骸圖
相示者。瞿然發出世心。既復從有些和尚受念佛法
門。遂長齋。晨夕向西懺悔。發願誓畢。此生決生安養
導諸族。如里黨下及閭丁。竈婢。同歸佛法。從而起信
者百餘人。其長齋修淨業者十餘人。已而參聞學定
公。聞是心是佛之旨。有省。年三十四。從旅亭會公受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九

菩薩戒。誦梵網經。發心刺血。書法華彌陀二經。苦舌
血不繼。有僧教以子午二時。應候取之。始克終事焉。
故有肝疾。歲秋輒發。至是血既枯。疾發益劇。或勸以
補養。曰。此閒學道。多致退緣。得速捨報。身見佛聞法。
吾之願也。復何求哉。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下痢。臥
牀數日。默觀不輟。至初十日。語侍者云。明日吾當西
方去矣。問生何品。曰。中品上生。明日。有方氏婦省之。
汪氏曰。子來大好。可為我洗沐。洗沐畢。跌坐頃之。命
同舉佛名。方午。合掌而逝。旛檀香滿室中。年三十八。
其後三年。有同里何氏女。病死。至三更。而蘇。自言到

冥王殿中。王令鬼卒取鉗欲打。忽見旛幢擁護。道
人自西方來。在冥教化。端正嚴潔。世無與比。審視之
卽萬年橋李家姆也。冥王跪迎。稱菩薩。姆令釋我。引
我歷觀諸地獄。甚且謂持齋念佛。一意西方。時至迎
汝。遂命輿送歸。以是得醒。翌日病閉。其兄子性三書
其事而傳之。方公集書西

費孺人

費孺人名蘭。襄世居吳江縣。卽彭二林居士妻也。居
常未嘗言人。有不如意事。默默而已。先是在家時。庶
祖母王氏好作佛事。孺人輒心慕。奉持齋禁。既嫁不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十

輟。自歸居士五六年。連舉二女。已而居士修西方之
業。每道出苦之要。孺人遂屏葷血。獨宿小園。日與二
女講讀大乘經。回向淨土。乾隆五十五年。秋病肺。嘔
血。消損異常。時遂詣文星閣。請祥峰和尚。受優婆夷
戒。禮誦益虔。平生偶有私蓄。輒作佛事。至是罄所藏。
屬居士詣雲棲。建水陸大齋。願與一切有情。同生淨
土。啓經之日。家人皆聞異香。已而疾亟。師牀五日。
日向西。祝云。阿彌陀佛。當來迎我。居士自杭歸。策之
曰。資糧已具。撒手便行。勿戀此殘生也。孺人曰。吾何
戀哉。但患不能速去耳。其夜過半。忽朗唱佛名。可十

聲頌之。遂逝。時九月八日也。後數年。普門大士降此
司。此者黃敬。歎叩孺人生處。大士示云。一念能回向
送心。先到西。功修久已。積終不退。菩提現生。憐慢國
酒。方將來可登九品。方公集書西
西史氏曰。自二林居士宣揚淨土法門。眷屬中隨順
修持。先後往生。錄至此。蓋五人焉。善人並萃。一門良
非偶然矣。

許節婦

許節婦太倉錢氏女也。年二十歸太學生許照。六載
而寡。乾隆三十七年。有司上聞。以節婦旌。旌節婦自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十一

幼信西方之教。母遭危疾。節婦禱於佛。日誦佛名千
聲。病尋愈。既寡。事佛益虔。時出所藏濟貧拯厄。惠及
禽畜。日誦金剛經。回向西。晚而斷葷血者六年。先
歿。前半月。夢觀世音現身接引。及期。命侍者焚香。合
掌誦西方佛名。跌坐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四
日也。年七十二。居集行

宋孺人

宋孺人長洲人。歸太學生顧文煊。事姑謹。姑故奉觀
音。大士。旣卽世。遺宋。大士像。孺人供奉。日虔。垂十
餘年。已而其子晉芳。夢兩大士。身衣破衲。如有所乞。

且遇一舟子攜兩軸來售一舊刻吳道子畫僧相觀音一繡像送子觀音也急償以直屬工莊新送貯里中月聲庵逾年晉芳復夢兩大士云將有行急往視之則皮置之壁間久矣遂齋還家張掛淨室痛人口侍像旁誦西方佛名及諸經咒瞻拜無虛日一日室中輒面忽現僧相大士如道子畫其後八日又現一尊作送子像善財龍女先後遊出遂發軔刻像金容爛然自此遊除葦血一心淨業晚得痺疾日扶掖下牀課誦不輟已而感熱增劇臥病半月臨終訓勉諸子各敦本行命同稱佛名勿異遂合掌至頂誦所習

淨土寶鑑續編卷四

三

咒忽聞異香滿室中泊然而逝時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年五十四居樂西史氏曰潘萬宗居士衣灰現三聖今孺人軀面現大士皆精誠之凝結也而或疑其荒誕試問蛤蜊壳中豬牙齒同等之變現獨何與。

鄭氏

鄭氏松江人適吳姓少寡矢志柏舟別構淨室閉戶誦經念佛者數十年至嘉慶初年七十九庭前石上忽生大蓮華一莖適其母舅蔡鴻業司寇致仕歸見而奇之為文勒石記其事是年臘月謂家人曰我將

西歸踰旬無疾而逝染香

百不管老嫗

百不管老嫗失其姓杭州人嘗問於孝慈庵道源和尚曰修何法門一生決離苦海和尚曰無過念佛然念佛不難而難於持久持久不難而難於一心汝若能一切不管專心持名至誠發願往生臨終佛來接引即得離苦海矣嫗歡然拜謝歸即將家事委于婦等闢淨室供佛修持其中年餘復問和尚曰自蒙開示弟子棄捨家務專事念佛自問亦可謂久而不懈但苦一心之難師當復有以教我和尚曰汝雖拋卻

淨土寶鑑續編卷四

三

家務而兒孫眷屬不無塵念此則變根未拔如何一心汝今加功先拔去變根將一切放下然後能得一心也嫗歎曰師言是也我雖不管於身不能不管於心從此真當百不管矣遂愈加精進變心偶動節默持此百不管三字以自驅除或者以家事亦依此三字拒之於是百不管之名播傳親黨間如是者又年餘一日詣庵謝曰師不我欺也弟子西行有日矣數日後無疾而逝嘉慶初年事染香西史氏曰百不管淨名也推言之則百至千至萬皆所不管矣約言之則一且不管何有於百能如是

而後塵緣可斷能如是而後淨業可成嗚呼安得世間人士咸如此百不管理

陸氏

陸氏婁縣人適周姓中年茹素受五戒遇西禪寺僧適春示念佛法門即依教行持三十年不倦夫死依婿袁退葺家棲止嘉慶十一年感微疾一心念佛期生淨土臨終右脅而臥如入禪定室中異香直透中堂及殮猶有餘香染香集

吳氏

吳氏蘇州元和人適張姓中年奉佛歸依畫禪寺道

淨土聖賢錄續編

四

林和尚茹素戒殺專心淨業後因夢中見觀音大士教以跪念於是每念必跪香爐始起未嘗稍懈晚年有微疾命于眉山延僧數人念佛至三日乃曰我見空中有兩和尚招手僧曰此二大士也正宜一心向往言未竟已吉祥逝矣眉山亦因母教遂長齋奉佛云染香集

沈媪

沈媪法名善月吳江黎里人歸陳士坊為室生子二年二十五修念佛三昧四十斷葷血屏家務勤行放生諸功德既喪少子旋孀居功益進日誦經嚴行願

品一卷大悲咒五十遍佛號三萬聲為正課暮年從子遷居城中闢一靜室不越戶限寢食於斯棲心淨土數十年如一日年七十五染恙絲延佛名不輟臨終呼眷屬扶起索湯盥身易衣趺坐面西合掌而逝俄而几現蓮萼影像不滅時嘉慶廿一年十月廿八日染香集

姚氏

姚氏松江人平日從夫張某奉斗甚虔已而姚氏患病其姊省之教以專心念佛從之甫半日忽笑曰我見蓮萼無數大如斗語竟即逝染香集

淨土聖賢錄續編

五

西史氏曰見蓮萼不見化佛持誦之功未深耳而一生安養終當見佛矣

汪氏

汪氏華亭人年十六歸周文榮家赤貧文榮遊幕遠方汪氏女紅自活長齋奉佛後文榮客死湖北久無耗汪氏撫子方容成立乃命尋父方容徒步數千里卒負父骨歸學使採風以母節子孝表其閭方容故善書畫人重其孝行爭搆之以是甘旨無缺汪氏晚年念佛益虔願父母翁姑及夫齊生蓮界嘉慶某年得疾日閉戶念佛不問家事臨終謂方容曰我昨夢

汝祖父母外祖父母及汝父俱住蓮華世界現前五色雲擁一瓣蓮天如舟我殆乘此往生乎言訖怡然長逝室中香氣如蘭歿時未散集香

西史氏曰前發是願卒符其夢然則夫歿而修淨業夫必藉以超生願不足徵歟願法界衆生同歸安養回入娑婆必能度脫又不足徵歟乃今之節婦不明乎是小則哀傷得疾大則隨夫長往不知一盡今形各隨其白業黑業而報之縱能相見黃泉亦祇同於陌路唯西方淨土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其閉利害實霄壤焉唯智者思之

淨土寶錄續編卷

去

王氏

王氏金山縣人適張姓善事父母舅姑嘗兩次割股夫歿柏舟節操家法肅然每見喪家接骨甚怖因問人曰何能免此或告以念佛法門遂發心茹素禮誦不輟教諸子婦闔門信奉力行放生施醫諸善事後患脾疾求參一和尚受優婆夷戒經年病革行願益誠臨終誦彌陀經以次稱佛號移時而逝遺命不迎肯神不以葷酒設祭子婦皆從之集香

西史氏曰用葷酒而設祭享賓於亡者失大利益智者弗爲也至於迎肯之舉尤屬不經而積習成風深

堪痛恨修行人力挽積弊此其可法矣

吳媪

吳媪江甯人夫早喪遺一子撫之成立婚娶數年子又亡乃與寡媳共撫弱孫孤苦度日後篤信淨土法門長齋奉佛受優婆夷戒潔小樓供佛像每晨起盥漱後卽炷香禮拜持佛名三千定爲日課課畢始理家事如是數十年同里有朱本願者素與其子善故常往還嘉慶廿二年春媪忽謂之曰卻後某日子幸過我有一緊要事須託辦也本願諾之至期往媪已搭縵衣趺坐牀上逝矣問其媳云近日課誦如常精

淨土寶錄續編卷

十七

神亦佳昨夜索浴畢卽安臥不知何時坐化也本願因爲料理喪葬事焉集香

倪媪

倪媪法名顯真嘉善人住北港村歸依佛門茹素念佛村中舊有觀音像媪早晚禮拜必誠每供佛飯僧俱親自任勞嘉慶廿二年九月數觀菩薩現相隨示疾謂其子曰我數見菩薩喚我去殆將去矣子云既菩薩降臨應備齋供兒親往城中買蔬供奉如何曰亦好但恐不及耳子遂往及歸媪已跌逝念珠猶在手也集香

潘氏

潘氏妻縣人適孫某生四女智求智禪福庵德庵俱奉佛受優婆夷戒勸母發心嘉慶廿三年潘氏年七十九矣會西林寺傳戒四女復勸受戒臥病未能往因代求之錫法名曰印蓮潘氏知之即斷肉食一意西歸是冬南禪寺起念佛七期四女同往念佛至第六日潘氏命促之歸曰速焚香佛來矣遂吉祥而脫集香

汝氏

汝氏名季婉吳江黎里人適王枚為繼室夫婦相敬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六

如賓五十餘載未有所出為人靜厚居常一以念佛為事嘉慶廿四年二月三日病篤語家人曰夫士來臨吾其逝矣即合掌垂目誦大悲咒旋聞旛檀香滿室中歿後慈容含笑顏色轉少年八十二集香

祁氏

祁氏法名德濟江南興化人歸同里王生年未四旬慨然以濁世為厭誓願求生安養日誦佛名三萬聲歸依溪谷和尚旋受優婆夷戒年八十九染微疾其年三月八日告所親曰我十六日當西去或謂之曰十六乃紅沙日不吉祁氏曰我修行人不依俗忌有

何不吉耶雖然勿令俗人議我致退善心即以十四日去何如至十四日晨起披緋衣持佛名而逝時在嘉慶中集香

王氏

王氏鄞縣東鄉樹橋人生不茹葷自幼歸依三寶法名淨隆既嫁信向念佛法門其夫性暴時加詈辱王氏唯忍受而已年六十餘益精進一夕其舍被鄰隙放火旋經撲滅後赴寶林佛會僧問倘爾時被焚將若之何曰此身可厭被焚即乘之而去矣越歲其鄰復放火舍遂被燎王氏竟不走避唯緩聲持佛名魚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七

聲朗朗火光中隔河人家初見煙燄暮其居忽有金光一道直冲霄漢彷彿見王氏現身火滅家人尋視見其遺骨若跌坐地上者然文鄞邑下殷有張氏者與王氏同師法名淨音其信向念佛而不得於夫亦與王氏略似雖百般磨折道心不退後患癱症臥牀數年念佛無閒臨終合掌而逝異香滿室經數刻乃已文鄞邑定橋有陳氏者亦與王氏同師法名淨瑞為人樸實念佛求生無少疑貳常自言我決定能生淨土臨終熙怡端坐念佛而逝集香

西史氏曰王張二氏宿業甚重故自生至死備嘗諸

苦卒以淨願堅牢咸感瑞應乃知前世之餘殃不能累今生之勝果也至若陳氏雖病業輕微易成道業不及二氏之忍力堅定然其一往之意氣絕不歧路亡羊令人覽而神壯可謂一門三傑矣

潘氏

潘氏蘇州吳縣人松江諸生劉熙妻也性仁慈見人急難恆周之雖家貧不顧也晚年戒殺放生日課西方佛名數千聲兼誦心經大悲咒如是數載道光四年閏七月有疾謂家人曰我死切勿哭泣當念佛助送絕不及家事日唯合掌誦經念佛臨終自將喉忽

淨三賢錄續編卷四

三

厲聲曰阿彌陀佛來矣遂逝時為廿二日年五十九逝後閱半月忽附家人身言我今依舊修行作出家人矣問曾往西方否答尚未問曾至陰司否答不往西方不能不至陰司但與常人不同耳我今特來相報此後不復來矣言訖而寂

集香

西史氏曰臨終見佛而不即往生者何也良由修行時於是心作佛之理未及透明深切故陰境得而乘之然以女人五障之體遂能轉作出家人身即此一轉力重萬鈞來生由出家修行上徑登極樂理可必矣是錄專載往生因此傳足為修行者勵故登之

朱氏

朱氏法名妙德嘉興人素患血疾適許姓年二十八夫故一子復夭以鍼醫自活家雖貧見人飢寒輒罄囊與之道光六年春同姑母妙圓表妹立修於精嚴寺受五戒長齋念佛求生淨土一夕在妙圓佛堂內添燈油見燈華結成荷葉一片葉上立佛一尊即邀妙圓立修至皆見之九年正月因母幼過哀血疾復發不能營作常至乏食性介不輕干求同里人知之請誦大悲咒與度日之費至七月十八日病劇立修來視之曰他人皆言妙念佛精進吾謂汝心尚未切

淨三賢錄續編卷四

三

所以病不能愈佛不來迎耳朱氏涕泣懺悔益自努力自後他人問言皆不答手唯合掌眼唯流淚夜將半忽笑曰西方三聖至矣焚香洗沐念佛數十聲而終年四十四

集香

朱氏

朱氏法名妙圓節婦妙德之姑母也歸許庶如道光元年夫故諸子已成立即將家產分析其第三女法名立修幼字徐姓未婚而夫亡後歸徐門守貞而常居母宅設立佛堂母女同修早晚課佛外日禮大悲淨土懺各一時誦金剛經三卷餘時念佛不談雜

事遇放生濟貧等事竭力皆為之九年七月妙德先逝現往生瑞相朱氏曰吾壽不永亦欲去矣至八月廿九夜呼女曰頃聞鐘鳴已交寅時今日吾神氣稍疲不能進佛堂禮誦汝可朗誦佛號吾聞爾聲進想可也立修早課畢進藥糜曰服之何益吾別無他事只待佛來吾即去矣其季子泣告曰兒等罔極未報全賴吾母教訓今何遽忍舍去耶笑曰吾兒女雖多吾修淨業塵事毫不繫心久矣命延僧數人輪流念佛僧集淨水盥沐自未至亥隨眾默念忽張目曰接引佛來矣爾等速焚香頂禮即含笑垂目而逝時窗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三

外忽有白光一道徐徐向西去人皆異之年五十九

羅氏

羅氏甯波慈谿人長齋數十年禮拜持名無一日閒嘉慶初隨夫姚惠成徙居杭州北新關貨煙筒為業貿易之暇勉夫念佛惠成由是亦持長齋道光九年三月四日黎明謂夫曰可入城招女婿來為我念佛其婿張懷靜向師吳允升奉佛維謹惠成往招適因事稽阻至日午曰吾不能待婿矣具湯洗沐趺坐念佛日將晨安然化去面有笑容年七十八

續集

王氏女

王氏女常熟人素持白衣咒及觀音名號年二十餘得瘵疾一日告其母曰兒命本於八月中謝世因疾苦纏身不能待禱於菩薩已許先一月迎我矣母弗信及期晨起而有喜色曰菩薩來矣母疑其見祟以刀揮之女奪刀告曰嘻菩薩也連拜尚不爾罪母從之拜起視女已合掌逝矣

續集

邵媪

邵媪不詳其人貧而寄食於姻戚家念佛精進曾於道光十七年秋夕暗室而西忽心開見西方勝境明年秋復親菩薩金像見羅心目又明年五月十四日以微疾逝逝時人不及見唯醫生范在入為診脈見其目光如生面容猶笑而鼻已無息范出而歎曰此善逝也吾見亦罕矣

張家媪

張家媪常熟人素念佛一日示微疾晨課已畢仍誦佛名不輟異於他日謂家人曰吾今日逝矣家人不信頃之珠落而逝異香郁然達於鄰里咸集其門驚歎希有時道光十九年正月七日也

俞媪

俞趙常熟王敦曾之母也。注和淑敦曾素奉三寶。勤母斷葷血。從之長齋。三年。道光二十年春。得疾。臥牀不起。入夏。病益劇。以默觀西方。適由是發心。念佛。然不能離。緣念因。循數月。越八冥界。初則有兩童子。與之回。繼則菩薩命。回末。夜則夢中聞佛語。若其前世。固曾因。味本而墮女身者。自是漸欲飲食。已奄然垂絕矣。忽於夜半。朗唱佛名三四聲。合掌西顧曰。佛來矣。右脅而逝。時五月廿五日也。後其所妻長孫。夢至一境。行樹樓觀。不同人間。但有欄楯。浪之曲折。縹緲而不得入。其限忽見。聖方遊行。來問從何入。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

三

媼曰。汝欲入非念佛不可。其孫聞言。遂寤。述其夢如此。此往生近。

吳婆

吳婆蘇州人。自幼篤信佛法。夫家姓郝。壽七十餘。持齋誦佛。歷有年所。道光廿一年正月十一夜。忽通宿命。知其長子前世為僧。次子則已三世為母。子所言皆絕異。既而曰。吾今歸西方。永絕塵世矣。遂西向合掌而化。此往生近。

西史氏曰。業緣盡而智慧開。其理至常。無足異者。

錢孺人

錢孺人名瑞雲。常熟人。夫謝鳳梧。患病。孺人禱於佛。願持長齋。而痊。自歸鳳梧。數載。舉一子一女。未嘗啖葷血。已而知淨土淨門。遂借鳳梧受淨戒。斷情愛。道光廿二年。其兄萬鑑往生。孺人目擊其瑞信。向益篤。其年冬。子場哭之慟。既而曰。天其欲斷愛絲乎。漸不介意。閨中相對。唯策勵而已。母吳氏有疾。誤於醫。至不起。孺人念佛。送其終。至廿五年六月。自患咯血疾。漸劇。其女亦病。鳳梧恐其復萌。愛念策之曰。未有心戀娑婆。口稱淨土。而能往生者。子其勉之。孺人瞿然。興作禮曰。賴君開示。吾知警矣。遂向西懺悔。涕淚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

三

并下。意極懇切。病中。時間異香。至七月二十日後。其女歿。孺人曰。今愛障絕矣。我願盡諸苦。轉得自在。從此往生。不大快哉。遂屏穀食。渴唯啜瓜。延至八月九日。僅存一息。其夜過半。忽厲聲呼鳳梧曰。障重。速為我然。臂香。鳳梧從之初。若昏倦。繼則目光炯炯。正念分明。人問一心不亂否。孺人點首者。再忽命扶掖起坐。兩日上視而逝。年三十一。越日就殮。頂門猶煖。貌如生。此往生近。

沈婆

沈婆法名悟通。吳江黎里人。年三十九。長齋念佛。矢

願生西受菩薩戒六時皆有定課六旬餘一夕忽夢空中現五色雲湧舟西來觀音大士坐於舟中活動如生莊嚴奇妙世無與比醒而念佛益銳雖老病不減程課後以念佛七期用力過猛病遂劇居邑之地藏菴至四月八日謂侍者曰今日為佛誕扶我起坐吾行矣侍者勸曰婆病甚宜善養息厲聲曰佛來接引我遂聳身欲起侍者力助之更衣而逝遺命以龕斂用闍維法從之時在道光廿七年壽六十八呂

陸安人

陸安人名岫梅蘇州元和人歸理問君吳昌濂舉一

淨土聖賢錄續編

庚

子。年二十而寡悲痛不已得咯血疾有以龍舒淨土文攜示者遂回向佛乘晨夕有定課家中戒殺食三淨肉蟲蟻木草咸所愛護道光十四年鏡君定公校大乘經數十種設局刊印五年始畢延其事既從定公受三歸五戒定公名之曰師壽已而詣鄧山禮阿育王塔見塔中舍利現光自是行善舉益力嘗出貲三萬兩造像修寺作諸功德而尤勤於放生歲出千金不吝也或有譏之者曰財產匪堅勝緣難值仗此功德與四恩三有早證無上菩提吾願足矣復笑戀哉年三十四疾大作醫藥罔效乃誓放生生命一千

萬於師林寺建水陸大齋以作往生資糧病半載自愈越五年煉臂發願斷葷血祭先祀神悉用蔬果四旬生日又於師林寺供飯僧親友祝嘏者以所刊法華經等經施贈其年秋夢至一處水流等放迥非塵境身立一橋異香撲鼻竊自念言此其為七寶池乎何不見我佛也俄而金容寶相徧滿空大喜方頂禮閒遽然而覺晨起以告家人未幾疾作醫者勸食肉弗從沈吟數月疾垂革謂所親曰吾之始願志在出家今不果矣我死汝等勿哭殮必披僧伽黎喪中設祭享賓勿用葷酒吾姑年逾八旬生死亦且

淨土聖賢錄續編

三

暮事耳異日壽終亦如吾法為我延比北尼六人念佛助往生從之臨逝前二日令家人代受菩薩戒已而神識奮亂不克自主大懼乃迎佛像一尊供牀畔几上注目默觀者一晝夜至五月四日清晨急命掖起曰大和尚已行吾西方去矣令同稱佛號手自拈香敬佛人問大和尚何在曰坐几上者遂面西趺坐結印而逝年四十一時在道光廿八年未光有胡

目

西史氏曰余之歸心佛乘也自安人之刊經始而安人之聞淨土法門則自先君子勸誘始善哉因緣之

送相化導也。迨先君子既歿而安人行善益勤立誓益切。雖須眉丈夫猶愧之。其直往西方固宜矣。

總論曰。阿彌陀佛於十方女人有大誓願。其詞曰。若有女人聞名信樂。歡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為女相者。不取正覺。則閻閻賢豪乘此方便。門開亟須爭先捷足。橫截生死之流。直取菩薩之岸。否則輪回六道。安能保其不墮。余大諸賢之傳。深幸草提希之遺風。今猶未泯也。安得起而徧示閻閻哉。

往生動物類第七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

求

明崇禎間有吳雪崖者為福州司理。生平虔奉佛法。其地開元寺僧多食肉。不守戒行。雪崖請示立石以禁之。一日坐禪堂有雞作唱佛聲。索得之。謂僧曰。若輩謂寺中久不養生物。如何有雞。今觀畜生尚有佛性。汝雜染破戒。不及此君多矣。寺僧始立誓齋戒。遂攜養署中。恆念佛不輟。後遷官過丹陽。送至海會庵。中以其為接眾所。使遠近生信也。雞至庵。即念佛立化為建塔供焉。文中州僧覺圓發願廬山東林寺。齋僧立關募緣。時護關僧至華氏托鉢。回有雄雞隨至中途。僧送還華氏。因閉其門。雞從屋上飛出。迨赴關

所旋繞不去。尚立關三年。後攜往東林。為之受戒。大眾上堂念佛。雞忽隨之。踰年齋僧緣畢。雞即坐化。瘞於寺傍。又傳載江西有聽法蛇。廬州坐化。貓峽中有有坐化猴。巢縣柘臯鎮有立化雀。黃大參庭器有放生坐化豬。種種靈異不可殫述。乘唐宜之叩。總論曰。五濁惡世染心易熾。淨德難成。故經言娑婆勇猛。一日勝於淨土百年。今以物類而較人類。抑又其難焉者矣。而一念投誠。三塗解脫。物類且然。況於人乎。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終

求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四終

種蓮集

蓮歸居士輯淨土聖賢錄續編採訪往生事實其有百數十條而續得於書成之後者正復不少余為另列一編不分門類不序先後隨聞見而記之名曰種蓮集取思齊大師句與君同作種蓮人之意以俟後之輯三編者採取焉道光三十年秋九月淨業學人陳本仁識

善隆

善隆台州臨海縣人年十六出家於蘇州白龍寺參念佛是誰話有省夜坐不卧過午不食茹淡齋三年

淨土聖賢錄續編種蓮集

三一

刺舌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日持佛名六萬蓮華經一部禮佛一千六百拜準為定課冬夏一納不妄談力行致疾益加精進一夕於禪觀中聞空中報曰汝當得中品生慎勿退息遂屏諸藥石一心西邁至四月六日端坐而逝時在道光二年年二十六

達禪

達禪姓狄嘉善人出家於本邑景德寺嘗兩修般舟三昧後住北港秋庵佛聲常徹戶外見人即警策生死一曰謂其徒淨玉曰我明年定去矣汝等勿忘淨土法門也次年詣清淨庵主念佛期至第三日示

疾仍入堂念佛適時端坐化去

王君榮

王君榮太倉人自幼持戒參學見地超卓後修淨土日課佛號萬聲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二日預知時至請淨名庵乾行長老至令作證明日方午乾師曰歸期盡於後日答曰善決定今日矣遂索筆作偈合掌而逝遺命以龕斂其女抱以入龕力不能勝因默禱之忽然輕舉年八十一

唐景垣

唐景垣字筠谷元和國學生勤修淨業每持名時以

淨土聖賢錄續編種蓮集

三一

指代珠年七十四無疾而卒氣絕逾時猶指動作屈數狀

沈載元

沈載元字桂萼自號可僧吳江人中年業賈六旬餘輟業潛心淨土長齋課佛日滿萬餘性慈恕有所餘輒濟貧放生嘉慶十六年秋有僧貿然而來直趨卧所略談數語洞徹元微拜屬他日臨終戒眷屬勿哭言訖而去載元感之炷香門外遙申敬禮其年冬示疾佛聲不絕口絕粒飲水者七日十二月六日清晨令然燭四十八對堂中設香案洗體易衣端坐台

掌助誦佛名呼谷屬同聲助之頃之鼻氣如煙聲漸微而絕年七十二及殮貌如生。

王際良

王際良金山縣人年五旬歸依三寶念佛放生篤志不倦其年二月初有疾屏諸醫藥日夜持名絕口不言家事唯曰日學我其行矣至期果然先二目索取數珠歿後猶繫念不脫。

夏耀文

夏耀文華亭人持齋念佛一心淨土四十餘年舉家不如葷酒道光四年十月微疾至十四日命掖起合

靜止靈驗錄續編卷集

三

掌念佛而逝遺命命命殮入龕時體軟頂溫顏色不變年七十五。

曹居士

曹居士不詳其人持齋念佛精進有年而虛懷汲汲若恐臨終之不獲效者道光二十年冬微疾一日其子晨省見其面色有異指空中曰汝見佛及眾菩薩乎吾不圖持名功德之至於斯也沒作證明吾隨佛西歸矣言訖而化。

邵媼

邵媼常熟邵子寅茂才之母也素奉佛道光十八年

十二月微疾忽謂子寅曰爾於明日迎妹歸子寅從之而莫測其所謂次日妹歸媼曰吾今日欲逝以了母女因緣耳女聞而哭媼笑曰死生一幻相也遂與言他事至午日時至矣子寅問何往媼以手指空曰佛來遂逝。

張氏

張氏金山縣人歸王生其伯姑王氏修淨業往生事見淨土聖賢錄續編張氏自幼即信淨土為人淡樸素善病而念佛不輟受三歸五戒不願有家緣幼已許字遂於嘉慶二十年于歸年餘歸甯母氏適病劇

靜止靈驗錄續編卷集

三

延道俗行人同聲念佛亡何喘急屬扶起而西坐誦彌陀經及佛名自焚焚上賜面含笑容頃之乃瞑。

丁氏

丁氏金山人即張氏甥也其伯姑王氏勸之念佛同日乘受歸戒王先逝丁氏見其臨終正念自燃香剋時課誦回向西方居常作諸功德並戒殺放生一師王氏遺法有女適太原病瘵教之念佛安然化去逾年丁氏病中滿轉側維艱臨終力疾起而西坐呼家人誦彌陀經及佛號甫百餘聲觀其若有注視間見佛菩薩首微頷之頃之聲息俱滅時在道光十八

年五月九日

高士楨

高士楨字廷三錢唐人其先世居山陰梅里故自號梅溪道人年五十一病入冥中遊視地獄有冥官屬云爾今回去要一心念佛一心行善定能出苦土楨識之三日而蘇病良已發心念佛行諸善法回向西方并轉以教人如是二十五年壬午年七十五臨終三日前自知時至曰今離苦惱矣奉勸世人及早修持無論後悔泊然而逝時在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

丁世濟

丁世濟字子沂元和庠生年五十歸依杯渡海公法名廣如精修淨業歷十載不倦道光廿五年冬有疾每夜必念佛千聲彌陀經三卷發願文一篇一夕誦至淨光照我之句忽微笑曰我今見佛淨光矣十一月十三日夜將半諸眷屬環坐榻前忽聞異香浮空而至漸滿一室其異之次日世濟索筆作偈體似七絕二首而字迹模糊但識其末後句有我便回家見佛六字而已至夜合掌念佛而逝年六十一

陸孺人

陸孺人蘇州人歸太學生包心愚事姑孝嘗侍疾不

解帶者累月心愚故勇於為善凡造橋修路施衣放生諸事恆戚然於心孺人必盡力贊成幼嘗浮海參普陀中年後足不踰閩晨起誦經咒及佛號四十年中無一日閒道光廿七年四月初感微疾告子婦曰夜夢古衣冠三人相招謂我念佛至誠即日令我見佛矣初八日凌晨西向念佛而逝年八十五

邱逢泰

邱逢泰字星階長洲廩生少有咯血疾其年夏疾大作忽信佛乘延在經茂公牀前誦佛號疾有閒杜門不出編閱淨土諸書道光廿九年夏疾復作念佛不

淨土聖賢錄續編

卷

輟臥坐合掌而逝父維洛副貢生素行善修淨業未幾亦念佛而逝

錢氏

錢氏名蘭貞蘇州人幼即居止端莊適顧淦為妻後因懷孕避疾甚危半體皆冷神識昏亂有至戚省之勸其夫立誓戒殺誦觀音聖號從之三日汗下其疾若失自是錢氏歸心淨業每夜焚香誦大士號雖嚴寒酷暑勿閒也道光廿八年冬染咯血疾漸增劇延至廿九年十月八日忽曰苦海茫茫三日可出矣初十日清晨令設香案於牀右曰今日決定往矣口中

仍誦大士號頌之忽稱阿彌陀佛至申刻聲漸微向西吉祥而逝翌日天明真相猶溫年二十九

錢文彬

錢文彬字養愚蘇州長洲縣人每日晨起默修十念法作善事皆隱行嘗出千金放諸魚鳥素患咯血疾年四十一病劇請在經茂公歸依病中喜聽誦佛聲臨歿前一日延靈鷲福海和尚至牀前供佛設座受菩薩戒留僧數人輪流念佛次日晡時亟命扶掖起坐諦視佛像而逝時在道光廿八年二月廿五日

錢文燦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集

三

錢文燦法名空相字安軒即文彬弟也弱冠時遇吳宗魏指示淨業歸依見心和尚從靈鷲義公受菩薩戒長齋念佛二十餘年嘗刊念佛警策廣為施送靈鷲募建文六三聖像紬於費文燦贊成之虞山有古刹亦募建三聖則獨任之天台國清寺鑄銅鐘亦半賴其力也放生濟貧歲以為常道光三十年夏下痢令人往虞山延道友張元祺至曰吾與君係生死交病亟矣請君一助元祺曰諾日與念佛每昏沈欲睡即策勵之已而元祺欲返家文燦曰吾四口中可無恙過此不能待矣元祺如其言及四日後復至則昏

沈益甚元祺以聞啓初傳與之細論傳見淨土聖賢錄前編燦涕淚并下遂猛力念佛自未至亥神識頓清徹夜無倦天將旦手作蓮華狀示張遂右脇而逝時七月初四日也遺言喪中不用葷酒年四十三

定意

定意未詳其所出中歲出家精持戒律主錫丹陽嘉山隆慶寺同治紀元避地楚水寶嚴提倡蓮宗率眾念佛精純靡間日誦佛名五萬淨懺二時雖寒暑不逾四眾歸心咸以嘉山老人尊之乙丑元日豫刻逝期日飲清水兩盞至初七日平明禮淨土懺畢趺跏

淨土聖賢錄續編卷集

三

西向端坐而逝隣人聞蓮華香經時不散

明舟

明舟秦郵毛氏子幼從觀音淨全雜染年十八受具臨澤安樂寺以赴應為業後遇永清主人授以淨土法門遂發心念佛嗣往來秦塘日研深義信心益固常率眾持名雖燭跋香銷猶自哀願佛前願速生安樂利濟有情故遐邇傾心雖關提畫亦稽首歸依也同治乙丑三月豫別知交五月朔示疾至十二日平明禮佛入龕同眾念佛名者定香四炷至午聲漸微視之逝矣秦郵僻處湖濱二十年來蓮宗之振至家

絃戶誦蓋舟有以救之也。

汪善慶

汪善慶字閻仙號法如湖之仁和人少孤隨母氏莊就傅外家性至孝極聰慧年方舞勺卽入類宮及母卒喪葬盡禮聘朱氏未娶遭粵匪之亂孑然一身逃至江北呂泗場值同里清修之許靈虛者延爲西賓居恒嘗作出世想會西來徐居士授以持誦法門由是精心內典一切經義過目無遺迨許返湖移住揚州藏經院茹素十餘年每靜坐寡交遊凡來問道者無不傾心問道體素瘠經禪勞憊輒頭眩咳嗽然猶

淨土聖賢錄續編蓮集

表

念佛不懈同治九年閏月疾篤聚諸友告曰西方境界好吾於二十三日長往矣至期果逝神色不變越日將殮撫其頂氣尚溫時年四十有二所著藏龍集見珠集台宗四教斷證圖頌及病中吟百首行世

靜波

靜波章堰場人年二十薙染於義阡寺專心淨土受戒後往來常州天寧揚州高旻藏經等寺性情淡定終身無異兼能念佛不懈常禮佛七屏心息慮人罕能企嗣往金山敷載樓居足不踰橈忽一日沐浴更衣親詣丈室拜辭曰七日後吾西歸矣果於同治十

三年四月初十日毫無疾苦念佛跣跣而逝斯誠無有去住者年八十有二。

易特壘太夫人

易特壘太夫人法名蓮如滿洲正紅旗人勤儉仁慈睦族情殷惠周姻黨相夫教子孜孜不倦故依太守勒通阿札分轉拉芬阿二公出仕卓著政聲秉母訓也太夫人中年茹素潛心淨業每日定課誦佛號兩萬數無間寒暑者二十餘年光緒元年壽六十二歲忽於冬月望後神氣不爽告家人曰我見佛像數尊泉童男女手執幡幢均來接我已自定期於二十七

淨土聖賢錄續編蓮集

表

日午時往生西土因將存儲衣飾俵散媳女諸人並囑持身處世俱以方便爲本條無他言屆期趣令閻宅眷屬環跪誦佛遂卽合掌趺坐謝宣佛號而逝

余慎行

余慎行法名淨阿揚州甘泉人夙精骨董學遂業以謀生眷屬緣盡孑然獨處同治乙丑聞藏經院開念佛道場善知識雲集焉聆音仰慕持念茹素皈依大院護持道場以放生物禮佛七爲事終歲無惰容光緒乙亥冬忽染微疾念佛倍切除夕對眾曰連具香花供佛吾將逝矣道力微細堅令侍者泉諸善眾助

念而寂時年六十九歲

玉峯法師

古崑字玉峯一號戀西志淨土也江西廣信人年十餘齡投普甯寺出家靈根宿具初讀諸大乘經即了大意繼受具戒於天台國清志遵梵網隨眾參禪力究宗旨忽聞鐘聲恍然有省後閱幽溪圓中鈔密符自心增益法喜遂立堅固誓願嚴持戒律一心念佛求生淨土自行化他惟誠惟懇僧俗從而化者甚眾開示後學生死之苦其言痛切聞者流淚教人念佛日有定課持名計數或一萬二萬乃至十萬隨人心

淨土聖賢錄續編蓮集

聖

力中無間斷畢命為期如此不退命終之後定生淨土此是前人已驗之法可信無疑又復著書多種闡揚淨土法門易行易成功超眾行若肯遵行決不相賺仍復刊印大乘經律石刻彌陀寶典流通正法用報佛恩及餘種種勝行難以盡述光緒十五年明州西方寺僧淨果請居西方寺以寺名合於本願遂定居焉師自發心直至臨終日持佛名六萬二時回向寒暑無間永為定課光緒十八年七月初六午飯後覺腹微脹次日淨果延醫診視醫云脈已全無不須用藥而師面西趺坐念佛並無他語精神爽健過於

平時醫生歎為希有淨果云請眾師念佛相助可否師應諾於是請僧八人向西長跪稱念彌陀聖號約一枝香甫至申刻見師合掌猛力念佛數百聲怡然而寂初九日入龕面色津潤頂上猶溫次年二月望日茶毘僧俗送者數百人火既發龕門先脫見師跌坐儼然如生猛燄既熾眾見頂上現佛十尊兩手各現佛像一尊蓋師生前嘗於頂上燃香十炷供養十方諸佛兩手各燃一指一供釋尊一供彌陀故於闍維之際頂手現佛實為真誠所致希有之瑞於戲生為淨土領袖歿後勝品往生無可疑者前有沈朱吳

淨土聖賢錄續編蓮集

聖

三太史就師問道極讚師之道行實為末世津梁云云

願登師

思呀字願登杭州錢塘謝氏子少業儒為諸生覺世無常皈心三寶宗教知識參扣畧徧後聽玉峯法師開示欲求脫苦惟有念佛一法最易成就遂乃發心日持佛名六萬為定課平生所作功德悉皆回向淨土同治壬申受五戒於海潮寺復深厭塵勞早求解脫於光緒九年乃將家務付囑二子徑往郡西護國寺禮僧敬峯出家是冬受具戒於蕭山祇園寺仍回

護國專精淨業積勞既久忽染病魔雖經醫治旋愈旋發二子思慕迎養於家別除一室以爲修淨之所迨至光緒十五年秋忽患痢疾醫藥罔效然飲食雖減而念佛愈切至九月初十日忽謂其子曰吾往生期至可請僧於家起佛七助我西歸自定十二日起七謂僧朗峯曰還有七日至十五日執僧廷山手曰止有三日吾當去也至十七日四更問何時其子答云丑時也曰丑時是十八日子是我往生之期可請諸師念佛相助遂隨眾念佛約香一枝半忽瞑目無聲良久忽開眼合掌向眾人稱謝云我已親到西方

淨土聖賢錄續編蓮集

望

親見阿彌陀佛及二大士仰荷佛慈賜我淨衣觀音大士水洒我頂又見蓮池大師爲眾說法又覩七寶池中眾寶蓮中有我生處承佛慈悲命我回來告知眾人我已得生淨土奉勸諸位專精念佛他日淨土相見可也復索淨水三飲吉祥而臥念佛數十聲泊然長往次日入棺頂猶溫手杭城數十年來專勤念佛往生淨土者固不乏人昭明顯著徵信無疑惟願登師一人而已於戲若非夙具靈根焉能有如是哉書此以爲修淨業者勸

謝春華

謝春華杭州錢塘人習賣衣業稟性和直與人無爭事親至孝未嘗忤顏凡遇善舉竭力相助所謂茹素念佛則未能行光緒十年忽染蠱脹之疾醫禱無效呻吟待盡而已有表弟朱居士金伯者久親佛法參叩知識禪宗旨趣多所發明一日來謂春華曰觀兄所患病苦實是宿世業障若不立大善願念佛懺悔恐難消除春華首肯遂立願終身戒殺放生志心念佛既立願已朱居士教之共念阿彌陀佛四十九日爲期是晚夢僧與一藥丸令吞之既寤覺腹中响動連下數次當卽身安不三日病盡痊愈自此信心懇切念佛靡間凡有佛會無不身預迨至光緒十五年夏初偶染微疾飲食少進而念佛益切至四月二十六日夢中親見西方三聖知是往生之兆遍告親友將生淨土謂姚居士明齋云二十八日我當西去可來念佛相助曰二十八日不暇不能來又云二十九可否曰二十九亦不暇復云若如此定於五月初一去如何曰初一當來送行可也至期澡沐更衣面西端坐謂諸子曰汝等若有孝心者念佛助我慎勿哭泣既而善友俱集同稱佛號約半枝香舉手合掌謝眾助道仰目視空若有所見合掌向空含笑而逝歿

淨土聖賢錄續編蓮集

望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後眾聞異香數日不散實為希有者也

淨土聖賢錄續編蓮集

四四



乾隆四十年鐫

居士傳

長洲彭氏藏板

居士傳序

知歸子現居士身說法著居士傳屬予為之序序曰知歸子學佛歸心淨土發決定往生之願者也究論往生之因因於一念之淨一念之淨即成往生之因况念念相繼有不決定往生得覲彌陀者乎知歸子修淨土念念相繼其學佛也可謂密矣仰前修之匪遠表萬法之同歸自度度人度人自度著書之心可謂切矣若知歸子可以現居士身而說法矣子故歡喜序之以告世之讀居士傳者同學汪縉撰

居士傳發凡

佛門人文記載其專擊宰官白衣者故有祐法師宏明集宣律師廣宏明集心泰佛法金湯姚孟長金湯徵文錄夏樹芳法喜志其以沙門為主兼收外護者則有志磐佛祖統記念常佛祖通載以及傳燈錄續傳燈錄五燈會元東林傳往生傳諸書所錄事言互有詳畧或失之冗或失之疎至朱時思居士分燈錄郭凝之先覺宗乘李士材居士禪燈錄並本五燈止揚宗乘於諸三昧法門有所未備今節取諸書者十之五別徵史傳諸家文集諸經序錄百家雜說視諸書倍之裁別綴屬成列傳五十餘篇詳其入道因緣成道功候俾有志者各隨根性或宗或教或淨土觀感願樂具足師資但自唐

以前簡冊無多披覽易徧自宋以後文字浩瀚耳目聞見搜

討難周更望博雅君子惠以珍藏佐其不逮

護法之文須從般若光明海中自在流出乃為可貴是書所載非其真實有關慧命者概弗列焉如王簡栖頭陀寺碑王子安釋迦成道記誠為典瞻然文過其質於道何有柳子厚制諸沙門碑銘為蘇子瞻所推服然如曹溪一碑和會儒釋與六祖增經之旨全無交涉况摩詰夢得之文抑又遜之元明士大夫文字類多出入儒佛亦必其行解相應始堪採擇否則祇成戲論何足數也

宗門冒濫者多如夏竦呂惠卿章惇之徒既不足道即白蘇二公其在佛門亦別有長處與宗門無與諸書所載機緣無

可取者他如韓退之李習之周茂叔歐陽永叔諸先生平生願力全在護儒一機一境偶然隨喜不足增重佛門豈宜附會牽合莊點門庭反成謬妄此於教理違背非小故于是書持擇之間頗存微指不敢將就影響以誣古人以誣自心以誣教理

龐居士之於宗李長者之於教劉遺民之於淨土百世之師矣三公者各專傳尊師也其他立專傳者大都軼邁等倫難為匹儷雖不盡以三公為繩亦庶幾近之者也

登地證果根基五戒而五戒者全體五常不踐五常何有五戒南北朝諸臣罔明忠孝之義妄談般若禪販如來至如魏收蔚宗浪附通人沈約江總濫塵戒品以身謗法視崔浩傳

奕罪有甚焉清淨海中不受死屍削而投之豈為刻核若王

摩詰柳子厚郭功甫張天覺之徒先迷後復情罪可原善善從長亦庶幾春秋之指與

自昔言三教者其莫善於大珠子或問三教異同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在人不在教之同異也達此義者其宋之李伯紀明之趙大洲乎南北之朝釋道相爭唐宋之時儒佛相角總由不知性真常中本無同異尋枝摘葉安有了期至如周彥倫明休烈張天覺李純甫數子之論解紛挫銳不謂無功究其實際亦多離合獅子咬人韓盧逐塊智者觀指知歸昧者雙迷指月世又安得盡大珠與之暢談三教哉

列傳中有不得詳其事跡者文富諸公是也非繫於佛法弗錄其事跡自載正史舉而著之非此書體也有不容畧其事蹟者如宗汝霖趙大洲周景文熊魚山諸公是也其應於世者其學佛之精神也一切治生諧偶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是書始事於庚寅之夏削稿於乙未之秋中間辨味淄澠商量去取則吳縣汪子大紳之助爲多瑞奎羅子臺山往來過蘇每相切磋訂其離合最後書成婺源王子頤庭諷誦一周讚歎歡喜捐金付刻普願見聞隨喜發菩提心證圓滿果是則區區七年纂述功不虛施青蓮華海香光無垠一念歸誠同登彼岸不亦樂乎

居士傳後凡

題居士傳偈

菩薩戒弟子彭際清述

我聞觀世音 應身三十二 華嚴善知識

亦有五十三 比邱居士身 種種天人趣

譬如空中雲 隨風無定形 又如海上波

從日現五色 衆生眼所見 分別每熾然

豈知妙明心 非一云何二 憶我無始來

一念不自覺 生死六道中 念念入輪迴

貪染習已深 真色成晦昧 無明力所牽

顛倒惡又聚 因緣值此生 得聞無上法

深心發悲泪 長跪向佛前 誓盡此報身

題居士傳偈

永息輪迴苦 一念阿彌陀 究竟成佛道

虔恭秉淨戒 懺悔從前非 諦觀法界身

如幻不思議 況逢此震旦 大乘所出處

火中生蓮華 時時現希有 良哉東林賢

善權開方便 亦有龐與李 宗教扶雙輪

傳燈代有人 如虛空無盡 今雖末法中

典刑幸未沫 網羅舊文字 放此不夜光

如日月衆星 昭回四天下 一多互相攝

畢入菩提場 願以此功德 回施諸有情

現在及當來 有緣同聚會 讀我所著書

各發無上心 南無佛陀耶 同生極樂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宗教類

居士傳目錄

傳一

牟融

安元

文恭明 支識 支亮

竺叔蘭

竺長舒

闕公則

孫興公

謝慶緒 戴遠

傳二

劉遺民

傳三

張萊民

張秀實

王喬之

宗少文

居士傳目錄

周道通

雷仲倫

傳四

安陽沮渠侯

董吉

何曇遠

魏世子

陳參軍

劉謙之

嚴恭 荀生

傳五

何彥息 求 點

周彥倫

到茂灌

裴幾原 劉士深 任孝恭

劉彥和

傅宜事

傳六

竟陵文宣王

傳七

傅大士

傳八

荆山居士

傳九

昭明太子

傳十

劉靈預

明休烈 仲璋 山賓

劉士光 彥度

庾彥實

劉宣文 張文惠 阮士宗

向居士

居士傳目錄

馮袞

李子約

傳十一

張洪賑

張廷珪 李嶠

辛替否

傳十二

江含潔

劉士烜

張孝始

司馬喬卿

李觀

元紫芝

萬敬儒

朱康叔

吳璋

吳君平

彭信宇

高彙旃

傳十三

李師政

梁敬之 李華

裴公美

傳十四

李山龍 史阿警 薛履

樊元智

牛思遠

于昶

商居士

鄭牧卿

馬子雲

陸康成

李知遙

傳十五

李長者

傳十六

顏清臣

章城武

傳十七

龐居士

傳十八

王敬初

陳操

甘行者

張秀才

傳十九

王摩詰

柳子厚

白樂天

傳二十

楊大年

李公武 端憲

傳二十一

晁明遠

王子正

文寬夫

富彥國

張安道

趙閱道

傳二十二

楊次公 王仲回

王敏仲 葛繁

傳二十三

張平叔 王邦叔

傳二十四

鍾離瑾 景融 松

孫良

陸浚

張廸

孫十二郎

馬仲玉 永逸

左伸

范儼

胡達夫

孫忞

朱進士

王無功

王衷

吳信叟

張掄

李秉

陸子元

閻邦榮

錢同伯

咎省齋 計公

吳復之

陳君璋

傳二十五

居士傳目錄

五

居士傳目錄

四

劉興臣

潘延之

許叔矜

郭功父

陳體常

吳德夫 王韶

傳二十六

蘇子瞻 子由

黃魯直

晁无咎 以道

傳二十七

鄭介夫

鄒志完

江民表

陳瑩中

傳二十八

張天覺

居士傳目錄

五

傳二十九

李伯紀

傳三十

宗汝霖 陳允昌

張德遠

傳三十一

李似之 趙表之

李德遠 嚴康朝

李漢老

馮濟川

蔡子應 劉彥倫

吳元昭

吳十三

顏丙

呂鐵船

葛謙問

余放牛

張功甫

傳三十二

張子韶

傳三十三

王虛中 張安國 李彥弼

傳三十四

真希元 陳貴謙

吳毅夫

傳三十五

李純甫 劉謚 沈士榮

王子彥

董國華

鄭所南

胡汲仲 馮子振

傳三十六

居士傳目錄

六

耶律晉卿

國寶

傳三十七

宋景濂

傳三十八

劉祖庭

萬民望

李文進

王道安

薛元初

傳三十九

趙大洲 小洲

傳四十

嚴敏卿 嚴樸 澤

陸與繩 馮開之 陸伯貞

傳四十一

楊邦華

唐體如

戈以安

孫叔子

朱綱

郭大林

劉通志

郝熙載

杜居士

吳大恩

吳用卿

張愛

傳四十二

殷時訓

陳廷裸

顧清甫

朱元正

周楚峯

蔡槐庭

居士傳目錄

虞長孺

黃平倩

莊復真

鮑性泉

傳四十三

李卓吾

傳四十四

管登之

楊貞復

陶周望

焦弱侯

唐宜之

瞿元立

與游 王宇泰 吳體中

朱兆隆 鍾伯敬

傳四十五

素了凡

傳四十六

袁伯修

中即小修

傳四十七

曾端甫

趙凡夫

劉玉受

楊子澄 徐九一

維斗 劉公旦

公幹 姚文初

李子木

傳四十八

王孟夙

丁劍虹

朱白民

妻子柔

莊平叔

黃元孚

聞子與

黃子羽

錢伯韞

吳瞻樓

王先民

居士傳目錄

陳用拙

駱見於

程季清

傳四十九

周景文

姚孟長

傳五十

馬邦良

徐成民

傳五十一

蔡維立

劉長倩

黃元公

黃介子

黃蘊生

唐昌全 依元演

黃淵耀 元潔

陳傲 夏雲蛟

傳五十二

金正希

熊魚山 姜如農 張大開

傳五十三

温月峯

崔應魁

蔣虎臣

李生 洞庭生

傳五十四

嚴仲慈 周知微

宋文森

畢紫嵐

傳五十五

周安士

傳五十六

知歸子

大清乾隆四十年吳縣龔履雲錄於齊門蔣氏館舍

居士傳目錄

九

牟安支二竺闍孫謝傳

居士傳一

佛法之東自漢明帝始永平三年帝夢見佛身長丈六尺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明日博問羣臣何神人也傅毅進曰臣按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平旦時大風起宮殿民居震動其夜有五色光氣貫太微徧於四方作青赤色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降生後一千年聲教被此土王使鐫石記之瘞於南郊天祠前以年計之今一千一十年矣陛下所夢將是乎帝以為然遣郎中蔡愔博士蔡景王遵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至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持優填王所造氈像并四十二章經而東遂與偕至洛陽帝為立寺雍門外由是象教興焉其後王公貴

居士傳十

一

人禱祀祈福者衆實罕明其道學士大夫格以五經之文斥為異術有蒼梧牟融者作理惑論以解之問曰何以正言佛佛何謂也牟子曰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能圓能方或小或巨或隱或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問曰何以謂之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奉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宛延其外毫釐為細聞闕其內故謂之道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歿啟手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牟子曰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側

水從口出。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脩孝子之常。父命絕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泰伯斷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讓之至也。何達聖語。不合孝乎。問曰。佛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也。牟子曰。身譬五穀之根。葉魂神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問曰。佛道崇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得謂之無為耶。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

居士傳

十一

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問曰。吾子之說。其辭富。其文熾。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亦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吾既親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閱溪谷。登嵩岱。而見邱垤矣。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游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脩佛道。以為貴。自損容。以為上也。吾子曷為耽之哉。牟子曰。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赴趣開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况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查

居士傳 卷一

今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親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論凡三十七條。其大指如此。融才甚高。通百家之說。見漢末天下擾亂。屢被州辟。不起。太守復委以使命。以母喪不果行。既而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故可貴也。於是銳志佛法。兼研老子五千言。肆志相羊。終身不仕。佛祖通載 宏明集安元。安息國人也。志性貞白。為優婆塞。嚴秉法戒。博通羣經。漢靈帝末。游宦洛陽。官騎都尉。常與沙門講論道義。時僧佛調方譯法鏡經。元口譯梵文。佛調筆受。詞旨兩得。見述後代。出三藏 記集

居士傳

十一

支恭明名謙。一名越。大月支人也。大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恭明年七歲。騎竹馬戲於鄰家。為狗所噬。傷脛。鄰人欲殺狗。取肝傳瘡。恭明日。天生此狗。為人守吠。我若不來。終不見噬。失在於我。非關於狗。殺之得差。尚不可為。况無益而招大罪。由是鄉人數十家。感其言。悉不復殺生。十歲學書。十三歲學梵書。通六國語。博覽經籍。兼綜藝術。嘗受業於支亮。亮又受業於支識。當桓靈世。新出佛經。多識所譯。當世稱之曰。天下博知。無出三支。獻帝末。暹冠亂。恭明與鄉人數十避地歸吳。初發日。惟有一被。有客隨之。大寒無被。恭明呼與共卧。夜將半。客奪被而去。明旦。同侶問被所在。語以故。咸曰。何不相告。答曰。我若相告。卿等必以劫

罪罪之豈宜以一被而殺一人乎。聞者歎服。既至吳。吳主孫
 權聞其博學有才。即召見之。問經中深隱之義。恭明應機。釋
 難無疑。不析權甚悅。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嘗譯摩詰大般
 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二十七經。辭旨文雅。盛傳於世。其後
 太子即位。遂隱於穹窿山。不交世務。從道人竺法蘭更鍊五
 戒。凡所游從。皆沙門而已。年六十。卒於山中。出三藏
 竺叔蘭。本天竺人也。其大父婁陀。好學有節操。時國王無道。
 有為將者得罪懼誅。欲要婁陀共反。婁陀拒之。遂殺婁陀。以
 作亂。婁陀子達摩尸羅先在他國。聞亂。即與其婦兄二人之
 為沙門者。奔晉。居於河南。生叔蘭。叔蘭幼從二舅受經法。一
 聞輒悟。通華梵語及書。然性輕躁。好游獵。嘗遇虎墮馬。折其

居士傳十

四

右臂。母數呵禁。終不改。已而為之蔬食。乃止。頃之暴亡。三日
 而蘇。自言入一朱門。金銀為堂。見一人。自云是其大父。謂叔
 蘭曰。吾脩善累年。今得此報。汝罪人何得來耶。守門者以杖
 驅之。入竹林中。見其獵伴為鷹犬所啄。齧流血。號叫。叔蘭走
 避。數十步。值牛頭人。欲捉之。叔蘭曰。吾累世佛弟子。常供二
 沙門。何罪見治。牛頭曰。此雖有福。不救獵罪。俄而見其兩舅
 來。語牛頭曰。我等二人恒受其供。惡少善多。可得相免。二舅
 遂導之還家。俄而甦。於是改節修慈。專志經法。以晉元康元
 年。譯出放光經及異維摩詰經十餘萬言。旋遭母喪。葬畢。遇
 石勒之亂。避之荊州。後無疾。忽告知識曰。吾將死矣。數日便
 卒。出三藏

竺長舒亦天竺人也。晉初內徙。居於吳。奉法精至。尤虔誦觀
 世音經。比鄰失火。長舒家在下風。勸家人不得動。唯一心念
 觀世音。頃之火忽自熄。有諸少年心怪之。後一夕。密束炬擲
 其屋。四鄰皆滅。乃大驚。以為神。各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
 稽顙謝。自說昨事。長舒曰。我無神力。止念觀世音力耳。諸君
 但當洗心信向。毋自恐也。於是鄉里間咸知奉法。論正
 關公則者。趙人也。晉武帝時。居於洛陽。蕭然恬放。日常誦正
 法華經。既卒。其友為設會於白馬寺。至夕。轉經。忽聞空中有
 聲。仰視一人。形色光麗。曰。我關公也。生西方安樂世界。與
 諸上人來此聽經。堂中人共見之。有汲郡衛士度者。受業於
 公。則其母常飯僧。是日將中。忽空中下鉢。正落母前。諦視之

居士傳十

五

乃公則常所用鉢也。有飯滿中。其香充堂。食者七日不飢。支
 道林為之讚曰。大哉關公。敬虛納靈。神化西域。跡應東京。徘徊
 霄墟。流響耀形。豈欽一贊。示以匪冥。大唐內典錄念佛寶
 誦引公則為東林社
 中人。今據二書正之
 王三昧論。按他書
 孫興公。名綽。太原中都人。遷會稽。早慕淵泊之行。與名僧支
 遁游。放曠山水。撰喻道論。其畧曰。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
 六合遐邇。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類。各
 岐所見。鱗介之物。不達阜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
 自得於宮井者。則怪游溟之量。翻翮於數仞者。則疑冲天之
 力。馬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寤中之元照乎。夫佛也者。體道者
 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

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情高卑不同故訓教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遇中材則示以既福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耶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馳驅之賜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斃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立德開昧之中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耀自然之利至也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易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

居士傳一

刑網滋章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於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蠅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哉答曰周孔即佛即周孔佛者覺也覺之為義悟物之謂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共為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堯舜世喪二后高讓湯武時難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為首三千之責莫大無後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生廢色養

終絕血食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宏道敦仁廣濟羣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答曰父子一體惟命同之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垂條為宇結草為茵端坐六年道成號佛於是游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大範羣邪遷之正路眾魔小道靡不遵服於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養孺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化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既

居士傳一

襲父爵為長樂侯哀帝朝官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桓温將遷都洛陽人情疑懼與公上疏力爭温大愠然卒莫能難也尋轉廷尉卒年五十八晉書宏明集謝慶緒名敷會稽山陰人性澄靜寡欲隱於太平山十餘年篤信大法長齋奉佛招引同事化納不倦自注安般守意經為之叙曰夫意也者眾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逸無涯彈指之間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想念一身所種滋蔓彌劫凡在三界倒見之徒弱喪淵流莫能自反正覺慈愍開正慧路漸寒念欲之微兆為啟安般之要徑泯生滅以冥寂神道品以養恬建十慧以入微繫九神之逸足防七識之洪流故曰守意也若乃制伏塵垢拂刻漏結閉色聲

於視聽過塵想以禪寂乘靜泊之禎祥納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於華樂昔習沒於交逸福田矜執而日零毒根迭興而罪襲是以輪回五趣億劫難拔嬰罹欲網有劇深牢由於無慧樂定不惟道門使其然也至於乘慧入禪亦有三輩或畏苦滅色樂宿泥洹志存自濟不務兼利者為無著乘或仰希妙相仍有遺無不建大悲練盡緣縛者則號緣覺菩薩者深達本有暢因緣無達本者有有自空暢無者因緣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無常寂故不盡緣以歸空苟居心領要觸有悟理者則不假外以靜內不因禪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隨四禪也若欲塵翳心慧不常立者乃假以安般息其馳想猶農夫之淨地明鏡之瑩刻然則耘耨不以為地地淨而種

居士傳

滋瑩刻非以為鏡鏡淨而照明矣又嘗手寫首楞嚴經置都下白馬寺寺為鄰火所延其什物及他經並燼而此經文字獨完惟毀紙邊而已尋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內史郝愔表薦之徵博士不起會月犯少微占者以隱士當之人言當應在戴逵俄而慶緒卒達字安道譙郡人亦有高行孝武時累徵不就善屬文兼工藝事欲造無量壽佛積思三年雕刻方就迎置山陰靈寶寺郝超見而作禮撮香在手勃然煙上極目雲表眾皆歎其神異子顯能世其業出三藏記集晉書其詳此法苑珠林知歸子曰當牟子之世佛法未盛行而牟子篤信其道豈非獨往之士哉安支竺闕之徒宏法扶戒導信化疑亦甚為希有者矣東晉之初風教漸廣王導庾亮周顛謝鯤桓彝之屬

皆嘗與梵僧尸利密多羅游謝安居東山降心支遁遁奉詔入禁中講經會宗遺文守文者陋之安聞而歎曰此九方歎之相馬略元黃取神駿者也至如王羲之坦之珣珉許詢習鑿齒各與緇流津接大率名言相承自標遠致而已咸康中庾水輔政奏沙門應盡禮王者下禮官議何充等以為不宜壞其本法執奏至三水議遂寢充篤信佛法飯僧造寺所費不訾阮裕嘗謂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國數千戶郡未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蓋嘲之也充弟準高尚寡欲散帶衡門日誦佛經其他士大夫信向雖眾脩行軌則罕有聞焉不得而著也迨至晉宋之交始有東林之盛應化神靈繼此騰集矣子錄牟子以下諸賢行業及其論議

居士傳

雖未詣淵微而其意已遠岷江之流始於濫觴又可少乎哉汪大紳云為傳中不可少之文所記事言雖淺然亦近實千經萬典流傳有外於四十二章之旨乎千聖萬賢出沒有外於導人以無為之化乎佛者覺也盡之矣

劉遺民傳

居士傳二

劉遺民者名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也少孤事母孝善老莊言不委蛇於時俗初為府參軍晉司徒王謚丞相桓元侍中謝琨太尉劉裕先後引薦皆力辭時慧遠法師止於廬山東林寺脩念佛三昧遺民往依之遠師曰官祿魏魏云何不為遺民曰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壘那之危吾何為哉劉裕以其不屈乃以遺民之號旌焉同時宗少文周道祖雷仲倫張萊民張秀賢畢士穎咸來廬山遠師曰諸君之來能無意於淨土乎乃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社衆至百二十有三人遺民鏡石為誓其辭曰夫緣化之理既明則去來之兆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

居士傳

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朝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跡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愈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倅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啟其誠冥運來萃者矣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胥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游絕域其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然後妙觀天儀啓心貞照識以悟心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臨三

居士傳 卷二

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大覺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遺民度西林澗北別立禪坊精研元理兼持禁戒嘗貽書關中與什公肇公揚榘經義著念佛三昧詩

居士傳
居士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更十五年於正念佛時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遺民曰安得如來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以被之他日又夢入七寶池見蓮華青白色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指池水曰功德水汝可飲之遺民飲水甘美及寤異香發於毛孔乃語人曰吾淨土之緣至矣請僧轉妙法蓮華經近數百周遺民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知有阿彌陀佛此香當先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

居士傳

供養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與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衆別卧牀上西合掌泊然化去預勅子雍即土為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五月十九後六年遠師宴坐龕中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觀音勢至左右侍遺民及社中僧先化者皆在側前揖遠師曰師早發心何來之晚乃展期七日而逝東林傳出三藏記集知歸子曰佛法入茲土始昌於晉而士大夫之息心淨土者罕聞焉至遺民一唱遠近傾動雖遠師實成之亦由遺民精誠內激冥孚衆志初遺民與周道祖陶淵明稱潯陽三隱道祖既入社遠師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許我飲酒則諾許之遂造焉無何攢眉而去志尚雖高於道闕矣惜哉

四三九

汪大紳云此真冷淡生活。淡得盡時。方好知歸子。已入此保社矣。大佳。大佳。

居士傳上

二張王宗雷傳

居士傳三

張萊民名野。尋陽人也。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甘苦與九族共之。州郡屢辟。不應。朝命拜散騎常侍。亦不就。入廬山白蓮社。稱遠公門人。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年六十九。東林傳

張秀實名詮。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好古樂道。荷鋤力田。帶經不釋。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庾悅憐其貧。薦為尋陽令。亦不應。已而入廬山。依遠公。研窮佛經。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西向念佛。無疾而卒。年六十五。東林傳

王喬之琅邪人。官臨賀太守。已而入白蓮社。事遠公。與劉遺民諸賢作念佛三昧詩。而喬之詩獨傳於世。詩曰。妙用在茲。

居士傳上

涉有覽無神。由昧徹識。以照羸積。微自引。因功本虛。泯彼三觀。忘此毫餘。其二曰。寂寞何始。履元通微。融然忘適。乃廓靈暉。心游緬域。得不踐機。用之以冲。會之以希。其三曰。神姿天凝。圓映朝雲。與化而咸。與物斯羣。應不以方。受者自分。寂爾淵鏡。謝彼塵紛。其四曰。慨自一生。夙乏慧識。託崇淵人。庶藉冥力。思轉毫功。在深不測。至哉之念。注心西極。遠公為作序云。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悟。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是二者自然之元符。會一而致用也。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元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明則內照。交映。西萬

象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元音叩心。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所以奉法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將頽。懼來儲之未積。洗心法堂。整襟清夜。分忘寢。夙興唯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宏明集廬山集。去之。一作辭之。或其字也。宗少文名炳。南陽人。妙善琴書。精於理論。殷仲堪桓元劉裕並以主簿辟。不就。乃入廬山事遠師。築室依白蓮社。居之既而兄臧為南平守。偁與俱還江陵。聞居絕俗。頗營稼穡。以給其家。衡陽王義季親訪之。少文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三徵不

居士傳三

應雅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悉圖之於壁。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嘗著神不滅論。其略云。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羸妙之識。夫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羸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之後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誠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以至無為。無為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嘗升天。龍潛鳳翥。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神

為體。故神功所應。個儻無方也。夫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親其際哉。衆變盈世。羣象滿目。皆萬世以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心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必永滯於三塗之域。夫神聖圓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長住。不可凋矣。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

居士傳三

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空。則知其有之實無矣。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現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其矣。偽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肅然。彌厚則照而昧矣。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羸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夫自古所以不顯至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幾何時。而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澁之實矣。何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踈

於遐遠之風哉。元嘉二十年卒。年六十九。宋書東林傳宏明集
 周道祖名績之。雁門人。父歿。過江。居豫章。年十二。詣范甯受業。通五經。五緯。養志窮居。精研老易。既而入廬山。白蓮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朝命徵太學博士。不就。劉裕北伐。世子守彭城。迎之。館於安東寺。延入講禮。月餘。還山。裕還鎮。復遣使迎之。宋受禪。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以禮經教授。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庭。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未幾。移疾鍾山。景平元年卒。年六十七。宋書
 雷仲倫。名次宗。南昌人。少入廬山。事遠師。篤志好學。不交世俗。精於毛詩三禮之學。本州辟從事。朝以負外散騎侍郎徵。

並不就。年五十餘。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害耳。吾少嬰羸患。為性好閒。故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和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晤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疊疊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繫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及今耄耋未至。昏衰不及頃。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

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攝養。在心所期。盡於此矣。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宋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雞籠山。聚徒教授。除給事中。不就。頃之。還廬山。二十五年。又徵詣京師。為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是歲。卒。年六十三。宋書
 知歸子曰。白蓮社一百二十三人。居士之可得紀者七人焉。才敏如康樂。欲求入社。遠公拒之。誠慎所與。哉。而七人之外。流風遺書。不可得而見矣。予亦不得而稱之也。

安陽董何魏陳劉傳

居士傳四

安陽沮渠侯京聲者。天水臨城縣人。河西王蒙遜之從弟也。為人踈通強識。幼稟五戒。銳意內典。少時嘗到于闐國。經衛摩帝太寺。遇天竺法師佛陀斯陀。咨問道義。從受禪要祕密。治病經。既而東歸高昌。求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居數年。魏主燾破河西安陽。奔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游止塔寺。初出觀世音彌勒二觀經。丹陽尹孟顛見而善之。請與相見。厚設供養。至孝建二年。比丘尼慧濬聞其諷禪經。請得傳寫。遂出為五卷。其年於鍾山定林寺。續出佛母泥洹經一卷。安陽居絕妻孥。不樂榮利。從容法侶。宣通經典。是以緇白交敬。禮焉。大明末。遘疾而卒。出三藏記集

居士傳四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所居村人有疾病。請吉誦經。輒愈。同縣何晃亦奉法。卒中毒。請吉往。會溪水暴漲。不得度。吉默禱於大士。裸而戴囊。經以度。及岸。忽囊經為水漂沒。甚悲恨。至晃家。懺悔自責。俛仰之間。乃見經囊在高座上。啟視之。未嘗沾濕。於是縣人一時皆奉法。吉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欲降之。乃關山地四五畝。構造小屋。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民害遂止。後有數人來謁。曰。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當見聽。吾世有此山。今君來止。慮相犯。冒當更作界分。以殺樹為斷。吉知是山鬼。乃曰。僕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干君等願見祐助。鬼許諾而去。越一宿。自吉所關地。四際之外。樹

皆枯死如焚焉。冥祥記

何曇遠。廬江人。宋御史中丞。萬壽之子也。少奉法。持菩薩戒。年十八。居父喪。哀毀成疾。遂歸心淨土。請僧數人於家。懺悔宿業。久而益虔。一夕轉經。竟眾僧已眠。曇遠忽自歌誦。僧異而問之。曰。見佛身黃金色。光丈餘。自西而至。幡花翼從。充滿虛空。佛熙怡微笑。詔曇遠速去。曇遠素羸弱。至是神色壯厲。便取香花散之空中。至五更。忽然而終。宅中芬香數日。乃歌冥祥記

居士傳四

生其內。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啟報。語竟而瞑。母自是亦奉法焉。冥祥記

陳參軍名鍼。荊州華容人。天台智者禪師之兄也。仕梁為普安王中兵參軍。年四十。遇仙人張果。謂之曰。吾觀汝相。陽筭已盡。死在蘇月。參軍懼。以白智者。智者授以童蒙止觀。教行方等懺法。先具十法。一者明信因果。二者生重怖畏。三者深起慚愧。四者求滅罪方法。所謂大乘經中明諸行法。應當如法修行。五者發露先罪。六者斷相續心。七者起護法心。八者發大誓願。度脫眾生。九者常念十方諸佛。十者觀罪性無生。具此十法。莊嚴道場。著潔淨衣。燒香散華。於三寶前。如法修行。一七三七。一月三月。乃至經年。專心懺悔。即得重罪消滅。

禪定現前。參軍奉教。修習夙夜不怠。未及一載。復見果。果大驚異。曰。服何藥而致此。曰。但修懺法。未嘗服食。果以手加額。曰。奇哉。道力。越死超生。後參軍於禪定中。升天宮。見金殿榜。曰。陳鍼之室。後十五年。當生於此。及期。徧謁親知。言別。端坐而逝。佛和記

劉謙之。魏孝文帝時中官也。太和中。自傷刑餘。奏乞入山修道。齋華嚴經一部。晝夜禮誦。絕粒飲水。經三七日。忽髻髮盡生。復丈夫相。神思通悟。洞曉幽旨。遂殫精造華嚴經論共六百卷。奏聞。孝文倍加敬信。華嚴一教。遂盛於時。大唐內典錄。疏鈔以謙之為北齊人。又言感第三王子。變身供養文殊。事因而發心。按北齊無太和年號。且魏齊諸王子盡列於史。並無變身事。今據內典錄削之。

居士傳四

三

嚴恭。泉州人也。隋開皇中。客於揚州。造精舍。寫法華經。道俗崇敬。常送錢供給。後有人從貸經錢一萬。恭不獲。已與之貸者。載至中路。船覆。失錢。是日。恭入庫。見一萬錢。如新出水。怪之。已而其人。以船覆告。乃知庫中錢。即其所貸也。一商人至街亭湖。祭神。夜夢神云。請君以所贈物。與嚴法華。為書經用也。其他感應甚眾。恭遂以書經終。大業末。子孫猶傳其業。羣盜相約。不入其里。里人賴之。同時益州新繁。有荀生者。居縣西三十里。許曰。王李村。工書。然自重。不肯為人書。人雖辱。駸之。不顧也。一日。把筆走前村。向空中。四面書般若經。數日而畢。曰。好令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異。其後大雷雨。牧牛小兒。住其地中。可丈許。雨不能濕。自後遇雨。牧兒輒避。雨其處。武

德中有異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般若經。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踐。村人遂以闌楯。周之。齋日。設供。每聞天樂聲。真報記三寶成通記知歸子曰。數君之奉法。可謂專且勤矣。其能格天人。而度生死也。宜哉。夫陽氣奮而萌芽作。秋風至而木葉零。至誠而不動者。不亦鮮乎。

居士傳四

四

何周到裴劉傳

居士傳五

何彦惠名尚之。廬江滿人也。少頗不馴。長而折節蹈道。起家臨津令。累遷左衛將軍。宋元嘉十二年。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文帝以問彥德。及吏部羊元保曰。朕少讀經不多。因果之事。昧然未究。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輩時秀。率皆信敬耳。比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其說汪洋。大明至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昨蕭謨之請。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戒。過浮淫。無傷宏獎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橫目之俗。多不信法。以臣庸蔽。更荷褒拂。非所敢當。然前代羣英。王導周顛。庾亮王蒙。謝安郝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舉。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

居士傳五

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綽。張元。殷覲。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傾心。歸依至教。慧遠法師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是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澄適趙。三石滅暴。靈塔放光。符健損寇。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靈道。俗本在無行。僧尼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至土木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絕。羊元保說曰。此蓋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

居士傳 卷五

預聞。竊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畫吞併之計。無取於此。彥德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為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謂彥德曰。佛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元化。二十三年。為尚書左僕射。文帝有所興造。彥德輒苦言諫止。律身簡約。妻亡不再娶。旁無姬侍。大明中。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令。卒於官。贈司空。謚曰簡穆。孫求字子有。清退寡嗜。居吳隱波若寺。人莫見其面。除永嘉太守。一夕乘小船逃去。隱虎邱山。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弟點。字子哲。父鑠。素有瘋疾。無故害其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居憂。幾至滅性。長傷家禍。遂絕意仕宦。兄求卒。點菜

居士傳五

食不飲酒。訖於三年。歷宋齊梁。並微不出。雅好佛道。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招名德沙門。與諸勝侶。清言竟日。嘗於吳中石佛寺講經。畫夢一道人。授藥一丸。服之。風患渴利。自此而差。天監二年。卒。點弟盾。字子季。嘗入鍾山定林寺。聽習釋典。通義學。仕齊。歷官至中書令。拜表解職。隱若耶山雲門寺。梁武帝即位。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使者以手敕喻意。盾辭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使者還。奏敕給白衣尚書祿。固辭。又敕山陰。月給庫錢五萬。亦不受。乃敕何子期。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已而至吳。居虎邱西寺。講釋典。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晚而斷肉。有虞人逐鹿。鹿徑趨盾。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而赤毛。集講堂。馴狎不

四四五

去中大通三年卒宏明集南史

周彥倫名頤汝南安城人也初為宋益州刺史蕭惠開府主簿隨惠開還都明帝頗好名理以彥倫曉佛經引入殿內宿直帝所為慘毒事彥倫不敢顯諫輒誦經中罪福因緣帝心動為之小止嘗著三宗論闡空假不空假義時長史張融作門論謂道之與佛致本則同達迹成異彥倫難之曰言道家者以二篇為主言佛教者以般若為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夫有之為有物知其有無之為無人識其無老氏之言有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馳驅也佛教之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者蓋謂即色非有故擯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紛紛橫沸皆由著有既患由有滯

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崇無術盡有盡無非極其備非有非無三宗所蘊惟足下其眇之歷官至中書郎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清貧寡欲斷肉食雖有妻子常樂獨處將軍王儉謂彥倫曰卿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曰兼食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子季亦好佛法然未能斷肉太子問彥倫精進何如盾答曰各有其累太子曰何累答曰周妻何肉初彥倫嘗貽子季書令斷肉其畧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於我何賒而終身資之以永歲月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碎彼弱履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沉使人憐悼况其甘

心撲撲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羣開秦重圍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為愴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弗身踐至於升息沉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一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子季得書感動末年亦斷肉焉宏明集南史

到茂灌名灑彭城武原人也仕梁歷官至吏部尚書以清白自修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因疾失明詔以散騎常侍就第養疾生平敬信佛法初與弟洽共居一齋洽卒便捨為寺蔣山有延

居士傳五

賢寺茂灌先世所立也每得祿俸皆充二寺已而斷腥膻別營小室朝夕從僧禮誦武帝為月致三淨饌太清二年卒臨終屬其友張綰劉之遴教子孫薄葬曰氣絕便殮殮以法服殮竟便葬不須擇日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顏色不變手屈二指南史

裴幾原名子野河東聞喜人少好學工文有至性居父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梁天監中為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大通初累遷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所得俸悉以分戚黨之貧者借官地二畝起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晚年深信佛法持其教戒飯麥食蔬終其身大通二年卒先是預

尅死日及期。自省移病。詣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喪
莫務從節制。謚曰貞子。同時劉士深。名香。平原人。亦好學。彊
記。天監初。官太學博士。後代幾原。爲著作郎。累遷尚書左丞。
大同二年卒。士深自讀佛經。常行慈忍。中年喪母。便長斷腥
血。治身清儉。無他嗜好。性不自伐。不論人長短。臨終遺命。以
法服殮。載以露車。還葬舊墓。勿設靈筵。勿致祭醮。其子遵行
之。又有任孝恭者。臨淮人。亦善屬文。武帝時。官司文侍郎。初
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已而蔬食持戒。太清二年。侯
景陷臺城。爲所殺。書

經藏其所定也。天監初。除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
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彥和表言。二郊
農社。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如所請。尋遷步兵校尉。其
爲文長於佛理。時有道士造三破論。排抑佛道。彥和作滅惑
論以斥之。其畧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
佛之爲道。空元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元智彌照。幽
數潛會。莫見其極。其功自用。靡識其然。顯跡則金容以表聖。
應俗則玉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
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普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
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
經同歸。經異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

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亦地有東西。故國限內
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
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法則真偽自分。若以
麤笑精。以僞誇真。是替對離。未而曰我明也。尋有教與沙門
慧震於定林寺。證經功畢。啟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教許
之。遂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梁

傅宜事。名緯。北地靈州人。好學。能屬文。居母喪。哀毀骨立。士
友稱之。陳文帝聞其名。召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宜事
篤信佛法。從興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蓋通其學。時有大心
嵩法師著無諍論。以詆惠朗。宜事著明道論。以釋其難。其畧
云。無諍論言。比有宏三論者。歷毀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
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離敵。離敵既構。諍
鬪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苦聚
答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
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元風闡而無墜。
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鯨鵬之搏。
運寒乘決。刊豈能望其間哉。頃代流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
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
繁。本源日翳。一師解說。復興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
之中。取寤復別。如是輾轉。添糝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
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嘉樹弊芽。雖復人說。非馬
家捭靈蛇。以無當之卮。同畫地之餅矣。攝山之學。則不如是。

守一尊本無改作之愚。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設。理非宿構。觀緣爾乃應見。敦然後動。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為是可毀。為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宜然。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宏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質朴其心。行不言之教。當於此時。復有何諍。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真矣。答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為前。居前而

居士傳五

望後。則為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此呼此。為彼此。呼彼。為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恒守耶。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穿受。羈縻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為也。無不為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明月在天。眾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豈復見有諍為非。無諍為是。必欲考真偽。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延以觀其妙矣。歷散騎侍郎太

子庶子僕。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制誥。宜事雖以文章為後主所重。然性剛直。與朝士不相中。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干政。而宜事益疎。乃共譖宜事。受高麗使金。遂下之獄。宜事獄中上書。極論後主過失。後主大怒。頃之。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益怒。遂賜死獄中。年五十五。其後三年而隋滅陳。陳書

居士傳五

然與吾所以不忘。夫傅子也。
汪大紳云。竟體旃檀香。無復有亂之者矣。贊極雅正。轉覺妙遠不測。

竟陵文宣王傳

居士傳六

竟陵文宣王蕭子良者。字雲英。齊武帝第二子也。宋順帝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封聞喜公。自孝武時。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齊既受禪。文宣盡陳其弊。請罷之。建元二年。以母憂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人。請修復古塘。並墾荒田數千頃。高帝納之。會遷官事。寢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時水旱不時。請原除逋租。又請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及罷征交州兵。五年。正位司徒。移居雞籠山西邸。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武帝初好射雉。文宣諫止之。及永明末。將復射雉。文宣復上書曰。忽聞外議。當更射

居士傳六

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豈可以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眾生。身無患苦。臣見此果報。所以日夜勸勵。厲身奉法。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顯顯。尚恨其少。豈可今日復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加三思。帝雖不盡納。而深見寵嘉。居常與丈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文宣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僧眾。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一夕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說淨住淨行法門。因著淨住子淨住者。梵語布薩。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也。書凡三十一篇。其歸信門

居士傳 卷六

云。如來愍念眾生。愛同一子。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顯發

眾生欣樂。瞻觀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進不親相。好莊嚴。退不聞音。辨說將由罪業深重。煩惱牢固。深憂惡道。無由可絕。豈容順默。使流晏安。自不堅強。其志忘身。捨命捍勞。忍苦銜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眾苦。抱長枷。梏大械。帶金鉗。負鐵鎖。膿瘡穢爛。臭惡纏匝。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雖復一心無怠。何由而果。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具。故若法枷脫鎖。洗垢嚴服。王不我礙。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

居士傳六

既除。表裏俱淨。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剎。去諸塵勞。入歸信門。必然仰觀法身無礙。敬禮諸佛。求哀懺悔。既悔已後。常行柔軟調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真正心。不褻心。無貪恡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眾生心。無我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清淨。念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眾生。其勉責身心。門云。身為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是故特須深自剋責。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內外之教。其本均同。所以稱內外者。本非形分。但由心異。若出家之人。觀空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為內。乘此為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

戒修善奉行禮義是則為內。乖此為外。若欲修行。先自剋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愚闇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情有所著。則取傾危。失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實意無所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之法也。當知剋責心口。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蹤。其慚愧門云。經云。慚愧得具足。能滅閻障。故又云。慚愧如鐵鈎。能制人非法。若無慚愧。與諸禽獸無相異也。慚愧之義。以不及為本。今既理妙難精。觸向乖背。一念之間。造過無量。過無量故。慚愧亦應無量。其中枝派。不可縷述。姑舉一端。養生之急。在於衣食。由此衣食。勞亂極深。所須繒纈皮革。無不損生殘命。着他皮

居士傳本

肉。還養皮肉。乃至食噉一粒之食。非用功夫。無由入口。推度前功。商量我腹。上入下出。常流不止。而於其中。選擇精肥。進納軟滑。貪嗜美味。無羞無恥。須臾變改。莫不可近。何有智者。於食生貪。若生貪者。大須慚愧。與彼畜獸復何取別。其大忍惡對門云。夫道從苦生。不由樂果。德憑功建。非情所集。故經云。忍辱第一道。於諸眾生。心無礙故。以其在苦。則多礙。多惱起不善業。今所以得無礙者。良以在礙。而修無礙。故礙而不為礙。既於礙而無所礙。豈非忍力之所致乎。經云。娑婆世界五濁之刹。五痛五燒。具諸惡報。是故發大業者。多來此土。以救苦為資糧。以拔惱為要行。此土一日修善。勝於他方淨國百千萬劫。夫欲發廣大心。行菩薩行。自必履危涉險。備受艱

難。蹈熾火。歷冰霜。櫻苦切。甘楚毒。於萬苦中能忍受者。則道場可踐。若無此惱。忍何從生。藉此煩惱。起我諸善。所謂塵勞之倚。為如來種。當知忍者。有力大人。功德之本。所謂忍痛癢。忍思想。忍疾病。忍飢苦。忍疲勞。忍寒暑。忍憂悲。忍熱惱。忍惡罵。無耻辱。忍搥打。無恚礙。忍貪欲。無愛著。忍驕慢。無背道。忍所難忍。忍所難行。忍所難作。忍所難辦。能行此者。真可謂大忍辱矣。其勸請增進門云。勸請者。殷勤之至意也。由發殷勤之意。則願善之情深矣。勸請有二。勸請眾生修行戒善。具諸德本。勸請諸佛救護眾生。說法久住。十方四惡趣。我今悉勸請。修持諸戒行。獲得於人身。十方一切人。我今悉勸請。令修十善業。得生於天上。十方諸天人。我今悉勸請。立登正定聚。

居士傳本

得離於惡道。十方諸學人。我今悉勸請。覺察諸煩惱。速登無學地。十方阿羅漢。我今悉勸請。知非究竟位。唯有一佛乘。十方辟支佛。我今悉勸請。成就大悲智。教化諸眾生。人天二乘眾。我今悉勸請。體覺如來藏。修習菩薩行。一切諸菩薩。我今悉勸請。修行十度行。速登於十地。兜率天菩薩。我今悉勸請。常轉不退輪。速下度羣生。菩薩智未明。我今悉勸請。金剛滅塵累。顯發真實相。十方一切佛。初成正覺者。我請轉法輪。安樂諸眾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歸命請。願久住於世。如是佛菩薩。我今皆勸請。發此殷勤心。是故稽首禮。其隨喜萬善門云。眾生以愚惑故。多懷嫉妬。增上之心。是以見人行善。則生惡想。摧毀破壞。不令成就。然彼前人。未必損行。而

嫉妬者妄增惱熱增長惑業生死不絕是以聖人調心制意
行此隨喜亦復勸請眾生如說奉行十方一切眾所有微細
善仁義及禮智孝養謙恭等慈和及愛敬廉貞清潔行若有
如是善我今悉隨喜離欲在家人奉修如來戒三歸五八戒
十善菩薩戒清淨諸律儀離惡名聞者如是諸功德我今悉
隨喜飯僧施法衣浴除煩惱垢救攝諸貧窮飢寒露宿者疾
病艱危苦施藥悲憐業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曠路作好
井橋船度人物園林池花果施佛并供僧渴乏除熱惱其福
實無量如是等功德我今悉隨喜造經流法教然燈發慧明
習誦及轉讀決了諸義趣若復為人說倍增歡喜心如是諸
功德我今悉隨喜建立諸塔廟堂殿及寶刹彩畫及木像金

居士傳本

銀銅石等傳寫諸相好顯示於法身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
喜若有造僧房牀帳及卧具令彼息心者安意於禪林出入
苦空門次第寂滅觀如是諸功德我今悉隨喜如來大悲悲
善說諸法門發生隨喜行令我等修學隨喜諸聲聞忍苦度
生死隨喜諸菩薩不捨惡道受隨喜十方佛無畏天人尊能
於三界獄引出諸眾生願令眾生類悉得於佛道是故我隨
喜稽首禮諸佛其迴向佛道門云迴向者以不著為義原一
切眾生備修萬行捨身命財所以不得解脫生死者皆緣耽
著果報不能捨離若能不執其心修行攝度隨有微福迴施
羣生向於佛道者則於果報不復生著便於生死蕭然解脫
皎經云如所說修行迴向為大利是以一切所作善業皆應

迴向薰勸眾生不著果報十方諸眾生所行微善業仁孝及
謙敬慈愛柔和等忠正修禮智矜逮賑孤窮如是世俗善悉
迴向佛道一切諸外道種種勤苦行五熱炙其身投巖赴水
火反縛塗炭等無量諸邪見今皆為迴向同歸正覺道一切
清信士歸戒行十善乃至諸女人亦能修福德又能善說法
開化眾妙福迴向施羣生共成無上道一切弟子眾聞聲即
解悟善來成比丘乃至四道果方便及初觀空苦非常想亦
迴施羣生共向無上道十方諸辟支自然成緣覺深悟在別
世曉了因緣法隱顯化眾生獨處樂善寂如是兼一切盡迴
向佛道十方諸菩薩讀誦於經法入禪出禪者勸總行眾善
如是等三善一切眾德本亦迴施眾生歸向無上道一切諸

居士傳本

善等乃至賢聖果解空未能窮有無不雙盡悉令與一切同
入真妙境著迴有相心皆向解脫道如是諸菩薩我今勸迴
向發此無著心是故稽首禮其他文多不具載書成開建廣
第集士庶為設講往復懇到皆灑然動容歎未曾有九年都
下大水吳興偏劇文宣開倉賑救貧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
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
中書監武帝不豫詔使文宣輔政文宣素不樂世務乃推西
昌侯鸞詔以鸞佐之隆昌元年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
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之見淮中魚無算浮水上向城門
尋薨年三十五齊書廣宏明集
知歸子曰余嘗考田獵不見於古帝王之世虞書曰疇若予

上下草木鳥獸商書曰暨鳥獸魚鼈咸若其及物之仁如此驅而殺之豈其心乎余觀齊梁間君臣論議往往能慈心愛物矣充是心也勝殘去殺之風不難覲也文宣所著淨住子行願深淨悲智兩足其游於佛海久如不可以世智詳矣於是采著其言尤切要者而以諫獵一書首之

汪大紳曰叙論具大悲心眼齊梁間學佛人如蕭子良者誠為希有其尅責身心一門尤為法要也允初近與吾書自述往日起佛越祖大願力原來只是放失其心而不知求近來始信得千聖萬賢總法門出不得求放心一語此是衆生往來三界疲極自息證驗也然吾不敢輒為之助喜以允初有求心甚深甚重以有求心求放心將心覓

居士傳本

七

心求而又求又要弄出無數伎倆捏出無數鬼怪放心不益甚乎來書儒佛雙關一念捨不得佛一念又捨不得儒儒佛交爭朱子嘗判為隱微深痼之疾此放心之病之大者允初其能覺之乎允初性燥每喜捨着一面令牌道急急如律令者安知不奉孟子為太上老君硬捉一物把持定了為護身符乎此瞞心之大者非但放失其心而已如上種種諸病吾皆為允初打算過來吾安敢為之助喜吾於是如法思維不輕不重為允初打算出一退字來又恐允初承虛接響過了適檢子良傳說那段因緣極是法要直判出外道佛道界限極是分明吾遂決意將那退字助喜留此一段因緣在傳後發揮去者第一要講明求放心

法要入手處朱子道得好不是將心覓心只是一念悚然心便在這裏了徹始徹終處程子道得好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收入腔子裏自能尋向上去此兩則公案若能透得以上所說病痛頓爾消煞去矣允初允初你說那求放心一句子為學佛關鍵也說得有來歷你看釋迦老子至達摩以下諸位先生與諸魔及一切外道做盡冤家對頭你道是甚意思只為諸魔外道放失其心流轉三界輪回六道萬劫長夜所以諸位先生苦吾哀哀勸他學問佛說恒河沙數祖說一字不立只是要覺他本心而已諸魔外道本心頓覺便是佛便是祖本是一家眷屬你何苦放他去做出事來為魔為外道自取長夜之不

居士傳本

八

妙乎允初所說豈不有來歷然必如子良判出佛道外道界限方得分明魔道外道俱是絕頂聰明人聰明反被聰明誤貪進不已放失其心咄魔了也咄外道了也釋迦老子也曾放失其心貪進不已直走到非非想天咄外道了也一念悚然忽然退位本心方得發現所以子良說那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真是法要也你看釋迦老子不獨與諸魔外道做盡冤家對頭且向一身中與五蘊六根六塵及一切山河大地做盡冤家對頭是甚意思只為五蘊是放心的一大浪子走了走了走向六根去也走了走了走向六塵去也走了走了走向一切山河大地去也走了走了走向輪回三界流轉六道去也吾佛悲之所以苦苦哀

哀勸他學問。喚轉他耳。多嘴老漢。說到此。九初舊病復發。肚裏打筭道。原來釋迦老子。與一切人天作眼目。果然大慈父。大恩師。大紳佛。學果然透徹。吾今要奉勸大紳。與渠破除世覺。專心尊奉釋迦。求佛覺去也。咄。九初又放失其心矣。不見惠能道得好。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見名出世。邪見名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咄。

居士傳末

九

傅大士傳

居士傳七

傅大士者名翕。號善慧。義烏人也。齊建武四年。生於雙林鄉。傳宣慈家。十六納劉氏女。曰妙光。生二子。曰善建。善成。會有天竺萬頭陀訪之。曰。吾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曰。鑪竈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也。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歸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自謂得首楞嚴定。若行七年。欲導羣品。梁武帝時。遣弟子奉書詣闕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太子。白國主救世菩薩。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畧以虛

居士傳末

十

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畧。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畧。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申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晔。告白太樂令何昌。以書進。詔遣迎至。武帝問從來師事何人。答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異日武帝請講金剛經。大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大士曰。陛下會不。曰。不會。大士曰。大士講經。竟一日。講經次。帝至。眾皆起。大士端坐不動。眾報曰。聖駕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尋還雙林。著心王銘云。觀心空。王元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

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
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
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
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
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
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
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
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
心大士悟此元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
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

居士傳七

子

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
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又有偈曰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嘿同居止纖毫不
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曰有物先天
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太建元年嵩頭陀先
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曰嵩公兜率待我不可留也四月
二十四日示眾曰此身眾苦所集甚可厭惡須慎三業精修
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出弟子曰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
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次補釋迦大品云有菩薩從兜率天
來諸報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年

七十三 五燈會元
佛祖通載

知歸子曰初祖入梁機不契去而之少林人以此為梁武惜
然當時如寶誌公傅大士並傳佛心印闡大乘法徘徊於梁
而梁武執着福罪因緣貪圖小果醉有為佛事沉湎不醒一
微憂漢避蓋本真皎日當空覆盆絕照豈不哀哉菩薩深慈
衆生迷倒於大士傳可觀焉

汪大紳云自家屋裏人說自家屋裏話讀之通身毛孔皆
笑朱子於大士偈蓋嘗有取焉予安得遊朱子之門日夕
饜飲家常話乎五宗興而說法如雷連那即心即佛送
他一拳連那萬象主與他一脚傅大士竟成老婆禪去矣
門外漢試猜看畢竟是同是別

居士傳七

子

荆山居士傳

居士傳八

荆山居士陸法和者不知何許人也齊梁間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既居荆州高要縣紫石山無故捨去俄而有蠻亂侯景之降梁也居士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助檀越擊之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擊之何也不省及景圍臺城居士時在青溪山元英往問曰景事云何居士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景熟時何勞問也因問之則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其將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居士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子弟八百人誓之江津且發湘東復遣胡僧祐領兵千餘益其軍居士笈曰吾兵馬甚盛何須此江陵多神祠

居士傳八

人俗祈禱即驗自居士軍出祈禱無驗者人以為神皆從行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居士乘輕舟不甲冑沿流而下約軍一里而還謂將士曰吾觀彼龍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躍躍即攻之遂縱火舫於前而風逆居士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眾見梁兵步水上遂大潰眾皆投水死而約逃竄不知處居士曰明日日中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居士曰吾前於此洲水涸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繞出鼻遂擒之約見居士求死居士曰檀越與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且當得檀越力也湘東果釋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如居士言居士既平約會蜀賊將至請守巫峽待之

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不流橫以鐵鎖武陵

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感進退不可居士與王琳一戰殄之居士為人言若不出口及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生平多諸靈異嘗於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數百歲矣不違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初入疊山多惡疾人居士為采藥療之率不過三服即差即求為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授以禁戒即不復噬螫所泊江湖每於岸側表云此處放生漁者即皆無所得得即大風雷放之乃定將兵時禁諸軍漁捕甚嚴有竊違者中夜即有猛獸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已而詣居士居士曰何殺蛇弟子愕指曰是非汝所

居士傳八

殺者乎弟子乃見蛇頭斷禱禱振之不落則恐居士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斷牛頭已而詣居士居士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微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梁元帝即位以居士為都督鄂州刺史封江業縣公已而加司徒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其市法以空積鎖置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人計貨輸稅自委諸積中及夕有司開積條其稅目輸之庫居士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元帝使止之居士曰法和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相援耳今既被疑業定不可改也及魏舉兵居士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陵。元帝又使止之曰。此間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居士乃還州。壘其城門。著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元帝敗滅。復著前凶服。哭泣受弔。齊文宣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救梁會江陵。居士乃舉州入齊。文宣以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居士入朝。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親宴之。賜錢百萬。物千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居士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三年間。再為太尉。無疾。預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斂。尸小縮。至三尺許。既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居士有識語。預道齊事。後一一皆驗。北史

居士傳八

知歸子曰。吳人汪生言。居士在佛門。得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趣。瑞金羅生以汪生之言為然。或乃以靈異震居士也。悲夫。

昭明太子傳

居士傳九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梁武帝長子也。母丁貴嬪。仁恕恭儉。虔精奉佛。居常蔬食。受戒日。甘露降於殿前。能通經義。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薨。太子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天監元年。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朔。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時武帝大宏佛教。太子亦深信奉。遍覽眾經。於宮內別立慧義殿。招引名僧講論。嘗撰解二諦義云。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或時以境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智。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真諦。一名俗諦。真諦離有離無。俗諦即有即無。即有即無。斯是假名。離有

居士傳九

離無。此為中道。真是中道。以不生為體。俗既假名。以生法為體。慧起咨曰。浮偽起作。名之為俗。離於有無。名之為真。未審浮偽為當與真一體。為當有異。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為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為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真。即有是空。俗指空為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又咨。真俗既云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起動不關真諦。答曰。真諦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感識。橫見起動。又咨。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答曰。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所以是橫。咨。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答曰。此理常寂。此自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唯應有兩。不得言一。蕭暕咨曰。真諦稱真。是實。真答曰。得真實。真又咨。菩薩會真之時。為忘俗忘真。

否答曰忘俗忘真故說會真又咨忘俗忘真何得實真答曰若存俗存真何謂實真正由兩遣故謂實真法雲咨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真諦未審能知之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境得言即真又咨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答曰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又咨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真諦之智答曰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真諦法寵咨曰若使凡夫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答曰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又咨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否答曰就凡為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敬脫咨曰未審聖人見真為當漸見為當頓見答曰漸見又咨無

居士傳九

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真得有由漸答曰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真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又咨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為不悉忘答曰一得無相萬有悉忘解法身義云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默然天竺云達摩舍利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為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之體故曰法身粗陳其體是常住身是金剛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剛即為名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謂當住本是寄名稱曰金剛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身無

居士傳 卷九

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知清淨而不可為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法身法雲咨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否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又咨既為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為萬行所得答曰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又咨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言無相全無所得答曰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實果可得又咨現有眾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為無答曰凡俗所見謂之為有理而檢之實無萬行又咨經說常住以為妙有如其假設何謂妙有答曰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法寵咨曰未審法身之稱為止在妙本金安丈六亦是法身答曰通而為論本跡皆是別

居士傳九

而為語止在常住又咨若止在常住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何為法身答曰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可通稱法身又咨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何謂法身答曰眾生注仰妄見丈六丈六非有有實何累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義殿太子為人孝敬篤至每宴居一坐一起不敢南面被召當入輒危坐達旦丁貴嬪有疾太子朝夕侍衣不解帶及喪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奉武帝敕強進飲食比至奠日進麥粥一升不嘗菜果體素壯至是減削過半自加元服武帝使省萬幾百司奏事填委太子明於庶事辨析可否纖毫必白其有過失徐令改正未嘗糾彈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伎時招引文學之

士討論篇籍而已。會大軍北伐。京師殺貴太子。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道。視貧困家。有流離者。密加賑賜。又出綿帛。多作襦褲。方冬。施凍人。其死亡無以飲者。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飲容色。大通二年。詔發吳郡吳興義興民。開漕大瀆。以瀉浙江。太子以吳興被水。請權停此役。武帝優詔報之。三年三月。寢疾。自知不起。終不以狀上聞。四月薨。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梁書廣宏明集知歸子曰。予觀昭明太子之論。可謂了了見佛法者。非梁君臣之所及也。太子仁孝寬明。動合規矩。若使撫有梁祚。勤施四方。淳和之風。可日俟也。天步方艱。前星遽殞。一夫作難。而江國土崩。豈不哀哉。文中子言。齋戒修而齊。梁亡。非釋迦之

居士傳九

四

罪也。蓋定業使然。天亦不能純佑命於太子也。悲夫。汪大紳云。其行事頗與六度經相應。昭明真佛種也。吾不重其佛法。重其仁孝寬明。是為佛種。論法到極入微處。只是所知愚也。惜其未遇達摩。以下諸大作家。痛與錐剗。脫却所知愚。只管要離有離無。依舊只管在有無上之乎者也。之乎者也。到沒奈何去處。且上文選樓青黃赤白黑去者。此處是丈人根種。非佛種也。那得有天子福分。那得有帝王事業。以渠脚跟插在秀才和尚們隊裏。弄得虛花花故也。嗚呼。以彼仁孝寬明根種。又曾念過孝經論語五經者。弄得下梢頭。毫沒收拾。不亦惜哉。為甚金剛經心經七佛偈。經汪大紳喜歡奉行。朱子嘗判得。千是萬是。曰。

六朝人佛學。只是說。只是清言家數而已。說得來清虛惹厭。所以達摩入中國來。一切掃去。傳至惠能。始有下手做工夫處。可惜許多聰明絕特有志之士。難得入此門來。及入此門來。又有漫天荆棘。一個個陷入其中。出身不得。弄得一個個毫沒收拾。千病萬痛。總只為做工夫的。祇在動靜上轉換。講道理的。祇在有無上拈放箇箇認指為月。何曾識得月耶。入此門來。不是小可的事情。千生萬劫。於此一了無不了。於此不了。盡未來劫。總未有了期。豈可貪圖說得去。做得好看。便罷。若只是說得去。做得好看。便罷。鄉里小兒中。這般人。如麻似粟。此門中不勞尊駕光輝也。雖然。事不可一向。既承尊駕光輝。不妨打開方便法門。請

居士傳九

五

來遊戲一回者。你要遊戲。此法門。切不可在動靜上轉換。有無上拈放。動靜。只是境。有無。只是意。根。卜度。與心了。不相干也。你若有大力量。動也。一棒。靜也。一棒。有也。一棒。無也。一棒。打得有無。動靜。諸魔。腦袋。子都裂去也。影兒。都不見也。自然心光發露。咄。連那心光也。送他一棒。因跳出心量了也。心量。拘他不住了也。尊駕。豈非超佛。越祖。一个好。人乎。老漢。這裏。輕心。慢心。待人。想你。文謔謔的。書生。如何。下得此手。罷罷罷。且用箇小小法兒。去者。也不要管他。是。心是境。是意。根。過着靜時。只看靜的相。在那裏。過着動時。只看動的相。在那裏。過着無的時候。只看無的相。在那裏。過着有的時候。只看有的相。在那裏。看得來。呆。呆。癡。癡。顛。

顛倒。倒逢人不知是人。見物不知是物。過了這箇時候。送到大知識門下。喫棒去。尊駕乃有收拾。此是光輝法門的勾當。微聞秀才和尚們相商道。若使臨濟德山棒入汪大紳手。須瞎却天下人眼。誠哉是言。

劉明劉庚劉向馮李傳

居士傳十

劉靈預名虬南陽人徙居江陵宋太始中為當陽令罷官歸豫章王辟為荊州別駕不應齊永明三年徵為通直郎亦不就竟陵王聞靈預精釋教致書通意要其東下曰僕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聞風如舊而回駕之念徒軫式閭之禮無階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宣習質文昭辨空有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豈能鳳舉鶴翔有心儀華規濠射之冥遊屈祗鷺之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困蒙有是因也何其暢與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管灌暢餘音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厚息周名宏施遠澤既灑仁規先著敢收樵牧之嫌敬報軾畫之義家居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

法華經講涅槃大小品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得疾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間香氣滿室空中磬聲鏗然是日卒年五十八南齊書廣宏明集明休烈名僧紹平原高人元嘉中再舉秀才宋齊之交隱居教授累辟不出尋居攝山聞僧遠夙德往候於定林寺齊高帝欲就寺見之遠問休烈曰天子若來居士若何相對答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昔戴顛高卧不起朝命以山人之服加其身故云旋遁還攝山高帝賜以竹根如意荀彧冠初至山中野老諫曰山多毒蛇猛虎不可居也休烈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之人可蹈水火蛇虎何能為遂居焉棲心靜泊二十年許時道士顧歡

作夷夏論意在抑佛伸老。休烈論之曰：若夫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為於未有，盡照窮緣，殊生共理，練偽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宏也。是以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通而照極。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生靈，而教尊域中矣。為於無為，將乃滅習，反流而遯天人矣。嘗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經，中夜忽見金光照室，光中有樓閣及化佛菩薩，永明七年，捨宅為棲霞寺，夢巖間有佛放光，志欲創造，未果而卒。次子仲璋，遂與法度造無量壽佛像，三丈一尺餘，並建觀音勢至像，以終父志。少子山賓，字孝若能，世其家業，梁普通中，官至散騎常侍，時范縝著神滅論。

居士傳十

蕭琛曹思文並立義難之，武帝亦下敕排縝論，令釋法雲示王公貴人，凡二十六人，各有答書，申不滅之旨，而山賓書辭義尤切。其文曰：辱告惠示教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所見，奉以周旋，不勝無窮論者，限於視聽，豈遠曠遠，目觀百年，心惑三世，理形既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遠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三造，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其德，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稱三考來格，此皆陳之載籍，彰彰其明者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若樂殊報。

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抑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染宸翰，引獎至教，改悟重昏，令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良兼欣哉。後假節攝北兗州事，卒於官，贈侍中，謚曰質。南史宏劉士光，名歎，平原人也。年十一，讀莊子逍遙篇，即能為客說其大義，及長，博學有文，已而精心學佛，不娶不仕。神僧誌公過之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真，如此三說，年三十一，著革終論，其略曰：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神已適彼，祭何所祭？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敝，施靈寢，陳棺槨，設饋奠，建邱隴，蓋欲孝子有追思之地耳。今欲剪截煩厚，務從儉易，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飲，以一千錢市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歛畢，載以露車，歸以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塋，塋足容棺，不須博覽，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像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明年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士光曰：吾不及見此實矣。至秋而亡，親故誄其行，謚曰貞節先生。族弟彥度，名訐，少喪二親，哀毀幾滅性，及長，事伯父母及兄弟，友孝篤至，性愛潔清，凡為娶妻，有日矣，彥度聞而逃，乃已。本州辟為主簿，不就，主者強起之，乃掛檄。

居士傳十

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敝，施靈寢，陳棺槨，設饋奠，建邱隴，蓋欲孝子有追思之地耳。今欲剪截煩厚，務從儉易，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飲，以一千錢市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歛畢，載以露車，歸以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塋，塋足容棺，不須博覽，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像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明年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士光曰：吾不及見此實矣。至秋而亡，親故誄其行，謚曰貞節先生。族弟彥度，名訐，少喪二親，哀毀幾滅性，及長，事伯父母及兄弟，友孝篤至，性愛潔清，凡為娶妻，有日矣，彥度聞而逃，乃已。本州辟為主簿，不就，主者強起之，乃掛檄。

於樹復逃去。彦度深信佛法。曾與士光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士光舍。年三十一。遺言勿立後嗣。其他終制。與士光畧同。宗友相與刊碑立銘。謚曰元貞處士。梁書
庾彥寶名詵。新野人也。博通經史。緯候之學。而性尚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修產業。嘗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家。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彥寶默然。恣其取足。鄰人或被誣為盜。妄繫彥寶。彥寶矜之。因以所藏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酬之。鄰人獲免。來謝。彥寶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彥寶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不

居士傳十

屈普通中。詔以為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於宅內建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彥寶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訖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時年七十八。武帝聞之。詔謚貞節先生。南史
劉宣文名慧斐。彭城人也。少博學能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匡山。遇處士張文逸。相得甚歡。有終焉之志。遂居於東林。又於山北構園。號離垢園。時人稱為離垢先生。研精釋典。兼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

以几杖論者云。自遠師沒後。將三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大同三年卒。文逸名孝秀。南陽宛人。仕州中從事史。徙尋陽。性通率耐冷。好佛氏書。謹持戒律。居東林。力田以供山眾。僧有敗行。輒集眾佛前。為羯磨而答之。多有悔過者。普通三年卒。室中聞有非常香氣。同時阮士宗名孝緒。陳留人。亦以清隱著名。末年蔬食。斷酒。虔精事佛。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一夜忽然完復。南史
向居士遺其名。北齊人也。幽栖林野。木食澗飲。默契心法。天保初。聞二祖可公風教甚盛。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滅影。離眾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

居士傳十

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復以偈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知。無明智慧本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得偈。即往禮覲。密承印記。五燈會元
馮袞。北齊冀州人。以儒生被貢入臺。聞惠光法師演化。鄴城私自惟曰。元素兩教。頗曾究懷。至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以擇所從。既至。值光開講。傾聽久之。疑滯頓釋。頓足稽首。願畢命皈依。遂為弟子。究心法要。常自檢責。有叩擊者。應病

子樂多至感泣。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長見短。須識詐賊。覓他過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常須看心。自己多過。雖在世間。無有滋味。此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如愛奴。豈可長養賊心。使覓名利。造疽蠹也。故經云：常為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傳寫其言者。世號捧心論焉。袁在光門。低頭歛氣。日營飯粥。奉僧既了。躬自滌器。夜宿竈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纒動。粥便已熟。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稠人廣眾。率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所應用。莫不備焉。作務少暇。口隨說法。初不告倦。辛光門續高僧傳

居士傳十

李子約。名士謙。趙郡平棘人。髫年喪父。事母孝。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自齊迄隋。累徵不應。遭母喪。哀毀骨立。服闋。遂捨宅為伽藍。脫身游學。博覽內外經教。皈心佛乘。終身不飲酒。不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來萃。陳樽俎。危坐終日。少長肅然。莫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性仁而好施。州里有分財不均。相閱訟。子約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均。兄弟內慚。更相推讓焉。偶出見盜刈其菜。默而避之。家僮執盜粟者。子約慰而遣之。曰：窮困所致。無相責也。嘗出粟數千石貸鄉人。年飢。鄉人無以償。言來致謝。子約設酒食勞之。舉契對鄉人焚之。曰：債了矣。幸勿介意也。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粟。不受。已而又大飢。設粥食餓人所

本

全活以萬計。為大冢收瘞道殣。至春。則出穀種給貧乏。趙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所活也。客謂子約多陰德。子約曰：所謂陰德者。譬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行。子皆知之。何謂陰乎。客又謂子約報應之說。佛書載之。世典獨無。何也。子約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非報應乎。佛經云：輪轉五道。無有窮已。非即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之謂耶。至如蘇為黃能。望帝為杜宇。褒君為龍。牛哀為獸。彭生為豕。黃母為鼯。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非即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檇櫟。僕以為然。子約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由心。木豈有心。客不能難。開皇八年。終於家。年六十六。趙之士女莫

居士傳十

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今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其妻范陽盧氏有賢德。子約亡。賻贈無所受。謂其州里父老曰：參軍生平好施。今雖終。安可奪其志哉。更散粟五百石。附知歸子。曰：余論次劉明以下諸君子。跡其行事。大都遺世纓網。翱翔物外。息心清淨之域。勤身慈忍之途。洵足靜躁競於末流。播淳風於百世。至如向居士者。識自本心。深達祖道。斯又絕類離倫。妙遠不測者矣。他若顏之推。王固。姚察。徐孝克之徒。亦能淡泊自居。修持罔間。而委蛇亂朝。歷事異姓。效揚氏之草元。媿莊生之曳尾。吾無取焉。後之學者。謹去就之。幾審清濁之辨。嚴淨毘尼。超越塵累。斯可謂之度諸疑。謗報佛深恩者矣。

本

張洪賑張廷珪辛替否傳

居士傳十一

張洪賑名普惠常山九門人其學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仕魏為諫議大夫每朝廷有大議必據經義反覆陳論無少屈時孝明帝不親視朝郊廟之事都委有司營造寺像畧無休息洪賑上書曰臣聞明德邇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遠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竹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殖不急之真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元寂之僧遊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

居士傳十一

未若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孝道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奉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遷尚書右丞出為東豫州刺史卒謚宣恭魏書廣宏明集張廷珪河南濟源人為人慷慨有志節則天朝累遷監察御史長安中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佛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

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皈依發宏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治之金以為像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殷土木開發盤礴峻築基階輟塵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管通計工匠率多貧

居士傳十一

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又營築之費僧尼是稅雖乞旬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且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提之行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南西北東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尚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則天名見深慰賞之時祭酒

李嶠亦言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貧窮人與二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極飢寒省勞役順諸佛慈悲之心普聖君亭育之德則神人胥悅功德無窮則天不能用開元初廷珪為禮部侍郎嘗應詔極論時政遷黃門侍郎後以少府監致仕卒年七十餘贈工部尚書謚貞穆唐書辛替否京兆萬年人景龍中官左拾遺時中宗盛興佛寺百姓勞敝幣藏耗竭替否諫曰夫釋教者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己以損人當去己以全真不榮身以害教經云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誠滅雕琢之費以賑貧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失真寶而冀

居士傳十一

虛無臣竊痛之既奏不納睿宗朝切論時政遷右臺殿中侍御史天寶初卒唐書知歸子曰經言若諸菩薩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季世之君重歛黷兵殘民以逞乃欲窮土木之工耀金玉之飾以希福報蓋重愆不亦濶乎善乎孟子之言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斯可語於淨戒矣書亦有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菩薩所為度盡眾生方成佛道也張辛諸賢實有見於是錄其言有國君子可以觀焉

江劉張司馬李元萬米二吳彭高傳

居士傳十二

江含潔名經濟陽考城人父雋為梁光祿大夫含潔年十三父病眼含潔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其叔父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雋乃同智者啟聞捨同夏縣界牛屯里宅為寺乞賜嘉名曰慧眼是五眼之一可以慧眼為名寺成泄故井水清冽異常乃悟所夢取水洗眼並以煮藥而病遂差南康王為南州召含潔為主簿含潔頗好老莊尤善佛義不樂仕進及父卒廬於墓頃之亦卒梁書劉士烜名霽平原人梁天監中起家奉朝請尋為建康正引疾歸母明氏寢疾士烜年已五十晝夜侍闈七旬誦觀音經

居士傳十二

數至萬徧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延數旬耳後六十餘日乃亡居喪廬墓有雙白鶴翔於廬服未終亦卒梁書張孝始名元河北芮城人祖成仕周假平陽郡守父延儁歷州郡功曹主簿孝始性仁孝敬信佛法兒時見邨陌間有棄狗子者收養之其叔父怒之曰何用焉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天生之而人棄之非其道也見而不收是不仁也其祖喪明三年孝始年十六晝夜誦經禮拜祈福後讀藥師經見有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唱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復明元罪深重願瞻元眼至第七日夢一老翁以金鏡刮其

祖、目、後、三、日、祖、目、果、明、縣、博、士、楊、軌、等、上、其、孝、行、詒、表、其、門、

司、馬、喬、卿、河、內、人、唐、永、徽、中、官、揚、州、戶、曹、遭、母、喪、毀、瘠、刺、胸、

寫、金、剛、經、一、卷、所、居、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尺、有、

八、寸、綠、莖、葉、蓋、日、澀、汁、一、升、食、之、味、如、蜜、盡、而、復、生、如、是、數、

四、一、時、士、大、夫、多、傳、異、之、法苑珠林

李、觀、隴、西、人、顯、慶、中、寓、滎、陽、遭、父、喪、刺、血、寫、金、剛、般、若、心、經、

隨、願、往、生、經、各、一、卷、異、香、發、於、院、郁、然、連、日、香、及、其、鄰、法苑珠林

按此李觀與唐書所載字元賓者先

元、紫、芝、名、德、秀、河、南、人、開、元、中、登、進、士、第、母、喪、廬、墓、削、食、無、

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繪、像、寫、佛、經、已、而、官、魯、山、令、歲、滿、携、一、

縑、駕、柴、車、還、愛、陸、渾、山、水、居、焉、家、無、僕、妾、歲、饑、或、日、一、爨、酌、

酒、鼓、琴、自、娛、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天、寶、十、三、年、卒、唐書

萬、敬、儒、合、肥、人、親、亡、廬、墓、側、十、八、年、刺、血、寫、佛、經、斷、手、二、指、

輒、復、生、宣、宗、表、其、家、改、所、居、曰、成、孝、鄉、佛法金湯

朱、康、叔、名、壽、昌、揚、州、天、長、人、以、父、蔭、為、將、作、監、宋、治、平、中、歷、

官、知、開、州、廣、德、軍、康、叔、七、歲、父、官、長、安、出、其、母、劉、氏、嫁、民、間、

康、叔、既、仕、念、母、行、四、方、求、之、飲、食、罕、御、酒、肉、每、於、佛、前、灼、臂、

燒、頂、刺、血、寫、經、冀、遂、其、志、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

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康、叔、念、報、母、恩、欲、度、眾、苦、觀、諸、

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著、懺、法、然、其、文、繁、音、秘、觀、者、不、

能、盡、了、乃、更、為、韻、語、使、一、切、人、歌、詠、讚、歎、俱、獲、福、利、蘇、子、瞻、

為、說、偈、曰、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

母、不、如、無、我、誓、以、此、生、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眾、

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

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

如、磁、石、針、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即、無、所、

求、諸、佛、子、等、歌、咏、懺、文、既、懺、罪、已、當、求、佛、道、如、我、所、說、作、求、

母、觀、尋、起、通、判、河、中、居、數、年、母、卒、涕、泣、失、明、有、白、鳥、集、其、墓、

上、後、知、鄂、州、代、還、卒、於、家、東坡文集

吳、璋、江、南、吳、江、人、母、陸、氏、當、明、永、樂、中、以、孀、婦、選、給、內、廷、母、

與、焉、宣、德、中、隨、淮、王、就、封、韶、州、璋、往、求、之、舟、中、供、觀、音、大、士、

像、日、夕、哀、禱、願、必、見、母、中、途、下、痢、遇、一、僧、療、之、獲、瘳、既、至、韶、

淮、王、已、徙、饒、州、復、徒、步、往、饒、足、指、膚、裂、卧、野、寺、中、復、遇、一、道、

人、塗、以、藥、立、起、過、嶺、蛇、啣、其、足、仆、於、地、復、見、前、道、人、再、塗、以、

藥、乃、如、故、一、夕、宿、孤、邨、有、婦、奔、之、不、納、方、雪、急、走、出、門、入、一、

古、廟、前、道、人、迎、笑、謂、曰、子、其、賢、哉、出、餅、啗、之、天、明、至、饒、訪、母、

果、在、乃、啓、王、乞、奉、母、歸、不、許、復、以、死、自、誓、而、後、許、之、大慈錄

吳、君、平、浙、江、桐、鄉、人、生、明、萬、歷、間、少、孤、長、而、業、儒、館、於、靈、隱、

寺、每、念、父、母、涕、泣、如、初、喪、有、僧、謂、言、欲、報、親、恩、莫、如、寫、佛、經、

君、平、然、之、食、淡、四、十、九、日、刺、胸、前、血、寫、金、剛、經、一、卷、既、畢、僧、

俗、聚、觀、驗、創、痕、凡、十、有、一、皆、合、掌、歎、曰、希、有、事、也、但、補、闕、真、

言、未、寫、奈、何、君、平、復、刺、胸、出、血、補、之、其、夜、夢、父、母、立、雲、中、謂、

曰、賴、爾、寫、經、功、德、我、二、人、已、得、生、淨、土、矣、佛、憫、爾、誠、且、昇、爾、

居士傳十一

居士傳十二

一善童子。是年果生子。數月後。與以肉食。輒閉口不食。君平亦遂長齋。誦經終其身。金剛持

彭信字名有源。湖廣益陽人。少奉觀音大士。日誦諸經。以祈親壽。父疾。亟到臂肉和藥。以進。尋愈。父歿。母亦病。疽發於掌。夜夢見大士。謂曰。汝母壽盡。若得人肝服之。猶可救也。晨起視母。母方思食。羊肝。信字曰。天啟之矣。至夜。禱於大士。持刀刺胸。血湧。膜開。至五六刺。志然。心出。緣心得肺。緣肺得肝。而信字痛且絕矣。頃之。蘇。呼其妻。煮肝進母。母食之。而甘病尋已。然其肺既出。不復收。眾為禱於大士。大士見夢曰。是孝子肺收之無難。但世無孝子。欲出之。百日。令眾徧見之。耳。却後百日。肺既收。創合如故。明文 偶鈔

高彙傳十一

高彙。旃名世泰。江南無錫人。崇禎中。舉進士。官禮部郎中。出為湖廣提學。秩滿歸。母李氏。精修淨土。無疾而逝。彙旃日跪柩前。誦妙法蓮華經。越三虞。庭中枯蘭忽榮。一莖三華。內外純白。有聚沙居士者。異其事。推論之曰。高子之感斯瑞也。有二因焉。一者。世間孝子。但知榮名利。養生事死。表世緣。牽率多生。父母眷屬。積骨如須彌山。積泪成大海水。沉沒生死。洄淵不克。自出高子。當沉痛昏迷。肝腸崩潰。乃能歸命法王。捧持妙典。下佛種於身。田殘壞之中。抽法芽於火宅。焚燒之內。以念母。因緣轉而念佛法。其自利最勝。二者。末法士大夫。少知歸心佛門。輒眩惑於邪師。魔民掠影宗門。抹殺經教。種植邪因。違背正果。高子持誦契經。獲斯靈感。使末法中人。信

高彙傳十二

知金口所宣。龍宮所藏。是菩提資糧。是金剛寶藏。一字染神。萬劫不壞。以念母。因緣再轉。而破魔網。樹法幢。其利他最勝。是二因緣。皆從念母而生。積劫之淨因。與宿生之善根。在愛別離。苦中種子。遍現。豈非五濁惡世。甚難希有者乎。遂說偈曰。稽首妙蓮華。諸佛所宣說。若能為人說。乃至竊一句。即是如來遺。告報於異生。共宿摩其頂。法利無量數。而况有孝子。跪誦以報母。晝夜六時中。持誦準漏刻。雙趺印入泥。血淚積成穴。經聲哀痛聲。上達夜摩天。諸天相傳報。贊歎未曾有。乃遣主林神。示現庭中花。一叢而三莖。晶瑩如玉雪。發生彫枯業。尤為奇特事。我聞諸供養。花為最勝妙。弄花生諸天。胎花生淨土。今於庭砌內。粲此潔白花。表是母與子。皆捨垢染故。

我聞妙蓮華。一華具一切。大千世界。微塵數蓮華。重重作主伴。以為其眷屬。又以一蓮華。攝入一切華。多華及餘華。一成一伴義。故知此蘭華。即是妙蓮華。皆是蓮眷屬。隨機而出。現如是淨妙華。開演戒定樂。方便為枝幹。六度為繁密。無漏法樹林。何憂不增長。佛說孝順果。等補處菩薩。以是十方佛。咸重四恩故。哀哀孝子心。供養生身佛。即名供養佛。佛心隨順。故孝子即身花。果花無有二心。花開敷時。蓮花與俱。故我願十方界。一切諸衆生。咸思報佛恩。誓願為孝子。孝心同佛心。諸佛所加被。十方諸孝子。即是微塵佛。彙旃自國變後。不復出。主東林書院三十餘年。闡程宗之學。學者宗之。卒於家。明文 偶鈔

知歸子曰。經云。孝名為戒。又言。祀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或疑佛氏既已捨其家。毀其身矣。復何孝之云。殊不知捨其家者。蓋虛空而為家者也。毀其身者。徧法界而為身者也。故曰。佛者覺也。覺也者。反始而合本之謂也。反始而合本。孝莫大於是。世之君子。誠欲孝其二親。則舍佛將奚之焉。如江劉以下諸賢。其有以知之矣。

汪大紳云。知歸子之於佛。可謂知之明信之篤矣。現居士身而說法。不毀身。不捨家。可也。

李師政梁敬之裴公美傳

居士傳十三

李師政者。上黨人也。唐初。官門下典儀。武德中。太史令。傳奕七上書請除佛法。僕射蕭瑀爭之力。事雖不行。然猶下沙汰僧道之令。議者率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覆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師政駁之曰。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不永。隋宏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宏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於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者也。於是著論

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其空有一篇。最為精造。辭曰。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無所慙懼。自謂大乘。此正法所深戒也。其斷見者曰。經以法喻泡影。生同幻化。又云。罪福不二。業報非有。故知殫因收果之談。天堂地獄之說。無異相如迷上林之橘樹。孟德指前路之梅園。權誘愚蒙。假稱珍怪。有其語焉。無其實矣。至如丹疾顏夭。彭壽聃存。貴賤自然。而殊苦樂。偶其所遇。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若乃異臭殊味。千品萬形。何業而見重。何因而被輕。何由而連斃。何功而久生。人之殊命。蓋亦如是。然則無是非。大乘之深理。明善明惡。小乘之淺教。何為捨惡趣善。而起分別之心乎。論曰。若夫如夢如幻。如響如

泡無一法而不爾。總萬像而俱包。上士觀之。以至聖至聖體之。而獨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風偃岳而無飄。具六通而自在。越三界而逍遙。然理不自了。正觀以昭。心不自寂。靜攝斯調。障不自遣。對治方消。德不自備。勤修乃饒。六蔽既除。則真如可顯。三障未滅。則菩提極遙。故真諦離垢淨之相。俗諦立是非之條。指事必假於分別。論法豈宜於混淆。六度不可為墜。苦之業。三毒不可為出世之橋。投谷難。以無墜。赴火何由不燒。何得同因果於兔角。匹罪福於龜毛乎。雖引大乘之妙言。不得妙之真教。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智。者觀空以除惑。惑者論空而肆害。達者行空而慧。解迷者取空以狂悖。大士體空而進德。小

居士傳十三

人說空而善退其殊。若此。豈同致乎。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夫妙道之元致。即羣有以明空。既觸實而知假。亦就殊而照同。譬如對明鏡而旁觀。臨碧池而俯映。眾像粲而存目。可見而無實性。緣生有而成形。有離緣而表質。水遇寒而冰壯。冰涉溫而堅失。凡從緣而為有。雖大有其何實。故天與我皆虛。我與萬物為一。菩提不得謂為有。何況羣生與衆術。故察於物而非物。取諸身而非身。善惡殊塗而不二。聖凡異等而常均。尋夫經論之大旨也。從緣以明非有。緣起以辨非無。常有而無妙實。義空而非太虛。道智了空而絕縛。俗情滯有以常拘人。與業報而非有業報。隨人而不無。何乃取空言而背古。援舟木而比諸獨。謂都行空而不戒。善法空而不遵。三

惑應捨而未悛。五德應修而反棄。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此豈淨名不二之深致。莊周齊物之元旨乎。大矣哉。至人之體空也。證萬物之本寂。知四大之為假。視西施如行廁。比南金於碎瓦。五欲不能亂其心。四魔無以變其雅。智日明而德富。惑日除而過寡。截手足而無憾。乞頭目而能捨。八法不生二相。萬物觀如一馬。故能證無上智。為薩婆若。得其理也。解脫如此。失其旨者。過患如彼。何得為非而不懼。崇邪以為是。夫見舟見水。皆非真諦。而將涉大川。非舟不濟。病體藥性。均是空虛。而人由病墮。病因藥除。罪福之性。平等不二。而福以善臻。禍因惡致。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真性。同一如矣。因緣法中有萬殊矣。空有二

居士傳十三

門不相違矣。真俗二諦。尚所歸矣。若謂小乘有罪福之言。大乘無是非之語。似胡越之殊趣。若矛盾之相拒。童子尚羞翻覆。聖人豈為首鼠。良以道聽而塗說。遂使謬量而惡取。若博考而深思。必疑釋而迷愈矣。若夫方等一乘。波若八部。聖慧之極。大乘之首。莫不廣述受持之利。深陳毀謗之咎。經又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何謂大乘之理。都無因果乎。夫取相而為善。則善而未精。見相而斷惡。則斷已復生。若悟善性寂寂。而無作了。惡體空而何斷。乃今三障水消。而寂滅萬德。雲集以彌滿。智慧如海。不可酌之。以一蠶道。過人天。豈得闢之以寸管。夫說空而恣情者。不能無所苦也。疾痛惱之。則寢不安矣。刀鋸傷之。則體不完矣。終日不食。則受其飢矣。無裘禦冬。則

若其寒矣。然則致苦之業。豈可輕而不避乎。千品萬端。皆業為主。三界六趣。隨業而處。百卉無情。故美惡非關於業報。四生有命。則因緣不同於草莽。斤斧伐木。不驚刀杖。加人則懼。比有情於無知。何非倫而引喻。三世因果。佛不我欺。十方勸戒。聞當不疑。勸之者應修戒之者宜遠。抑凡情之所執。行聖智之所願。何得違經論之所明。以胸臆而為斷。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古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析有也。則一毫為萬。其等空也。則萬象皆一。防斷常之生死。兼空有以除疾。彼菩提之妙理。實甚深而微密。厭塵勞而求解慧。當謹慎而無放佚。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廣宏明集大 唐內典錄

居士傳十三

梁敬之名肅安定人。建中朝官翰林學士。守右補闕。侍皇太子。學天台教於荆溪法師。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宏博。覽者費日。乃削定為六卷。撰統例云。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持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而總攝。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

重元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皆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之一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

居士傳十三

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非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磅礴萬劫。而不遺。盡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七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

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開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萬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如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徧者。破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離也。如懸鏡不可掩也。如通川不可遏也。義家多門。非詳論也。按經證義。非虛說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

又居士傳十三

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為上聖之域。豈隔閭遠。與凡境杳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為悟。失之為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於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

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沉為寤。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莽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大師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年。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頂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

又居士傳十三

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知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以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提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是祛鄙滯。道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卒贈禮部郎中。時吏部郎中李華。亦從荆溪學。止觀荆溪為述。止觀大意一篇。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皆其同

一
身
之
道
也
身
之
道
也

學云佛祖統紀

裴公美名休河東聞喜人也。光時與兄弟居家塾讀書。有饋鹿脯者。共薦之。公美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將何繼。家世奉佛。至公美益精進。有異僧自清涼來。貽舍利三顆。並一簡。簡有梵書。莫能識。已得譯者。辨其文曰。大士涉俗。小士居真。欲求佛道。豈離紅塵。長慶中。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更內外任。官新安太守。屬希運禪師。初自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公美入寺。觀壁間畫。問是何圖。相去事者曰。高僧真儀。公美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不能對。公美曰。此間有禪人否。主事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乃請運至。公美舉前問。運朗聲曰。裴休公美。應諾。運曰。在

居士傳十三

其麼處。公美當下知。昔如獲髻珠。遂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復請住黃檗山。後遷宣城。復創精舍。請運居之。公美既徹法源。復博綜教相。與宗密法師往來甚親。宗密有所著述。輒序而行之。其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略疏序曰。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衆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闊。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燦摩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

居士傳 卷一三

居士傳十三

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為智。然後為正智。依而為因。然後為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非圓覺無真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蓋為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蓋詮此也。然如來垂教。指法有顯密。立義有廣略。乘時有先後。當機有深淺。非上根圓智。其孰能大通之。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大士密說。而顯演潛通。而廣被。以印定其法。為一切經之宗也。圭峯禪師得法於荷澤。嫡孫南印。上足道圓和尚。一日隨衆僧齋於州民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過圓覺了義卷

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告其師。師撫之曰。汝當大。頓之教。此經諸佛授汝耳。禪師既佩南宗密印。受圓覺慧記。於是閱大藏經律。通唯識起信等論。然後頓鑒於華嚴法界。宴坐於圓覺妙場。究一雨之所霑。窮五教之殊致。乃為之疏解。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畧疏兩卷。小鈔六卷。道場修證儀一十八卷。並行於世。其序教也圓。其見法也徹。其釋義也端。如析薪。其入觀也明。若秉燭。其辭也極。於理而已。不虛騁其文也。扶於教而已。不苟飾。不以其所長病人。故無排斥之說。不以其未至蓋人。故無胸臆之論。蕩蕩然貫十二部經之眼目。三十五祖之骨髓。生靈之大本。三世之達道。後世雖有作者。不能過矣。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

四七一

味如此也。或曰：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方，行者莫能至。况文字乎？在性之而已。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對曰：噫，是不足以語道也。前不云乎？統衆德而大備，燦羣昏而獨照者，圓覺也。蓋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今夫經律論三藏之文，傳於中國者五千餘卷，其所詮者何也？戒定慧而已。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圓覺而已。圓覺一法也。張萬行而求之者，何衆生之根器異也。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此疏乃大藏之疏也。羅五千軸之文，而以數卷之疏通之，豈不至簡哉？何其繁也。及其斷言語之道，息思想之心，忘能所滅，影像然後為得也。固不在詮表耳。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

居士傳十三

正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之能耳。人而不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休嘗遊禪師之間，受禪師之顯訣，無以自効。輒直讚其法而普告大眾耳。公美居官，操守嚴正，不為曠察之行，而吏民畏信。大中初，官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革除姦弊，責所在，令長兼董漕運，賞勤而糾惰，舟無廢滯。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為便。六年，同平章事。又五年，罷，歷諸州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初卒。年七十四。公美自中年後，斷肉食，屏嗜慾，齋居焚香，誦經習歌，嘔為樂。嘗著勸發菩提心文，云：大眾從無始來，常認為我身者，是地水火風假合之身。旋聚旋滅，屬無常法。非我身也。大眾從無始來，常認為我心者，是緣慮客塵虛妄之心。乍起乍滅，屬無常法。非我心也。我有

真身圓滿空寂者是也。我有真心，廣大靈知者是也。空寂靈知，神用自在，性含萬德，體絕百非，如淨月輪，圓滿無缺。惑雲所覆，不自覺知，妄惑既除，真心本淨。十方諸佛，一切衆生，與我此心，三無差別。此即菩提心體。捨此不認，而認臭身妄念，隨死隨生，與禽畜雜類，比肩受苦。為丈夫者，不亦羞哉？居常自言，能榮為俗染，可以說法度人。常著毳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復發願世為國王，宏護佛教。後于閩國王生太子，掌有文曰：裴休，聞於中朝，公美子，致通書欲奉迎，不可。乃止。唐書會元：圓覺經，裴休序道院集，北夢瑣言。按：清涼通傳，載河東節度使李德裕，使五臺，還公美與之論佛法，其言甚辯。然德裕使五臺，乃貞元十一年事。公美年甫數歲，何由與德裕問答，明為後人附會之。知歸子曰：唐世士大夫善說法要者，李梁裴三君子而已。典

居士傳十三

儀之論禪病，何其痛哉。梁之於荆溪，裴之於圭峯，皆能洪其教者，獨怪公美撰圭峯碑，謂六祖之道傳於荷澤，稱七祖而南岳馬祖為別系。夫公美既得法於黃蘗矣，扶教而抑宗，此予所不解也。
汪大紳曰：空有篇，句句字字說透。汪大紳凡夫病種，大紳凡夫病是久矣。偶讀六度經，見有大弟子欲以神通免難者，佛說有形之罪可免，其如無形之罪乎。瞿然而起曰：善哉！言乎曾思周程發聖人之蘊於此，可悟入焉。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曰慎獨。曰正心誠意，曰靜虛動直，曰擴然大公，皆於無形之中。纖塵不立，纖塵纒立，便是放肆，便是偏著，虛偽便是擾擾，便是私曲，無形之中罪

惡如山。在儒則斥之曰小人。曰異端。在釋則斥之曰魔。曰外道。學聖學佛。到得纖塵不立境界。曰誠曰明。曰一直法界。曰圓覺。於是出焉。乃大紳凡夫。於無形之中。好色好名好勝。藏垢納汙。海深山積。兀自大言不慙。談空說妙。宣揚孔佛。咄安得有無形之中。罪惡如山。而能空者乎。咄安得有無形之中。罪惡如山。而能妙者乎。咄安得有無形之中。罪惡如山。埋却佛種。而能宣揚佛者乎。兀自無耻。狂心歇息不下。扯那性本無生。當體本空。話頭做箇安心。九喫將去。好色過了。喫一九兒者。好名過了。喫一九兒者。好勝過了。喫一九兒者。咄。你道一切本無生。一切本空。那水性

居士傳十三

十三

本空本無生。你何不入水去。火性本空本無生。你何不入火去。毒性本空本無生。你何不喫砒礪去。你這裏來不得。可知是假。你這凡夫。何不體究真空。纖塵不立。去到那入水入火。喫砒礪時。只是纖塵不立。再開口談空說妙。也未遲耳。你這凡夫。原有此熱腸。原有此血性。你若到這地位。色心歇絕。轉爲大寶藏。名心歇絕。逾於須彌山。勝心歇絕。升爲不動尊。你這熱腸血性發作時。原是大豪傑。大羅漢。大菩薩。決定能忠爾忘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比不得那。一班儒門酸子。禪門禿驢。連那好名好色好勝。念頭動動時。還要滿面正經。便教他做正經人。有甚用頭。你若肯正經時候。如上所說。把這萬劫熱腸。潑天血性。放出來時了。

不得也。如何了不得。李師政來。你便坐在萬仞崖巔。大棒子劈頭打下。萬仞崖邊去也。管教這漢一條窮性命。絲毫不留。倘若這漢乖巧。道是義學門徒。將那所講用。紅格兒。騰清做着時文樣子。打聽得汪大紳處館時。恭恭敬敬送上求政。你便用着敗毛大筆頭判將去。曰。真實做工夫。人一句也。背他不得。一賞一罰。多少分明。你這熱腸血性。用得何等諦當。你何苦爲好色好名好勝。用却做了凡夫。惹李老先生出你的醜。大紳現身說法。竟一切凡夫們聽者。又曰。止觀之法。非獨爲台教綱宗。抑亦孔佛大總持也。堯舜禹相傳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觀也。惟一止也。允

居士傳十三

十三

執厥中。止觀等也。湯曰。聖敬日躋。聖觀也。敬止也。合言之。止觀等也。文曰。於緝熙敬止。於緝熙觀也。敬止也。合言之。止觀等也。孔顏相傳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觀也。未嘗復行止也。合言之。止觀等也。曾思孟相傳。張皇孔氏之學曰。正心誠意。止也。曰致知格物。觀也。曰明善觀也。曰誠身止也。曰誠者止也。曰思誠者觀也。合言之。止觀等也。濂洛關閩諸大儒之學。以此推之。無不合矣。予所見佛書甚少。所及憶者尤少。所及見所及憶者。如金剛經言。云何降伏其心。觀也。云何住止也。曰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止也。生其心。觀也。合言之。止觀等也。圓覺經言。之備矣。而楞嚴經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心經觀自在。由觀

而止。層層深入。總不出止觀法門也。以是推之。千經萬典。自無不合。予以是知台宗甚大。然予於台宗書。自永嘉頌外。實未之寓目也。予何從而得之。予讀朱子書得之也。朱子言存養止也。言省察觀也。言存養省察交致互發止觀等也。重提主敬。觀自在菩薩也。痛下格物窮理功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也。萬法總持。歸一誠字。無上正等正覺也。予讀朱子書。句句字字為孔門金針。且為釋迦氏金針。予讀釋迦氏書。句句字字為孔門心印。即句句字字為朱子心印。與孔朱異者迹而已矣。後儒議朱子格物之學者。多矣。由其說得無釋迦氏所呵為窮空不盡者乎。釋迦之為釋迦。窮空極盡而已矣。吾孔氏之為孔氏。窮理盡性。以至

居十傳十三

十四

於命而已矣。先儒有言。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還為那心粗。然則餘塵尚諸學亦心粗而已矣。嗚呼。止觀之為大總持也。而觀法尤要。未有不深於觀而能止者。也不觀而止。饒他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可不慎與。所以儒門之學。格物為要。佛門之學。觀法為要。朱子精於格物。觀音大士精於觀法。所以為儒佛之選也。嗚呼。予之為是言也。一以為怪談。一以為曠論。皆非予之心也。予之心。蓋欲一切人。天。究竟實義。無取中途之樂而已矣。又曰。日用而不知者。凡夫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菩薩也。通乎晝夜而知者。如來也。文中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置。者。智之功也。其於易也。幾乎公美之於圓覺。文中之於易。

皆見得端緒。又曰之三君子者。佛門中之文質彬彬者也。

李樊牛于商鄭馬陸李傳

居士傳十四

李山龍馮翊人唐初官監門校尉武德中... 人伺之尋蘇自言死後有吏攝至一王府庭中有囚數千皆... 平生作何福業對言鄉人每設齋恒施物助之又問汝身作... 何善業對言誦法華經日兩卷王曰大善即請升階上高座... 王移座對之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王便請下... 山龍下則庭中諸囚忽不見王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 利眾因開經皆已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謂吏曰可將此... 人壁觀諸獄吏引東行百餘步過一鐵城云是罪人所居山... 龍惘然稱南無佛復行見一大鏡火熾揚湯旁有二人坐卧

居士傳十四

山龍問之對言我等罪報得此獲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 中囚得一日休息耳山龍又稱南無佛便歸家距殿時已七... 日矣同時有史阿誓者居郊南福水之陰誦法華經行住不... 廢充邑令史出入城郭必由小徑低氣怡顏緣念相續平生... 未嘗乘馬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時香聞里許後十... 年妻死合葬啓之舌本如生又有薛嚴者官忠州司馬長齋... 奉佛日誦金剛經三十遍至年七十二將終幢蓋自空而下... 天樂盈耳其妻見嚴冉冉昇空而去室中異香芬烈家人莫... 不聞之其報記法苑珠林續高僧傳
樊元智安定人弱齡好道居京城南依杜順和尚杜順令習... 並嚴為業仍依經修普賢行每誦經口中頻獲舍利前後數

百粒有時夜誦口放光明照及四十餘里遠近驚異年九十... 二無疾而終茶毘時牙齒變為舍利得百餘粒悉放光明數... 日不歇僧俗建塔以為供養華嚴經疏
牛思遠名騰不詳其里居少挺異操沉靜寡言早歲明經擢... 第天后時以舅裴炎得罪貶為牂牁建安丞中丞崔察欲害... 之有異人授以神咒得免遂篤信佛道雖已婚宦如守戒僧... 口不妄談目不妄視在牂牁大布釋教置道場數處夷人皆... 漬其化居三年莊周徠反轉入牂牁遠近皆殺長吏應之建... 安大舉起兵劫思遠坐樹下將戮之忽有旁人持刀斬守者... 頭置思遠籠中昇而走事平還視事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 人服其清尋棄官精心釋教以終其身明

居士傳十四

于不詳其里居天后朝任并州錄事畫決曹務夜判冥司... 每知災咎陰為之備凡六年丁母憂持金剛經日以爲課更... 不復爲冥吏矣年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遠謂左右曰西方... 聖人來迎我也即向西連稱佛名而逝報應
商居士遺其名三河縣人年七歲能通佛書後廬於縣西田... 中有佛書數百手卷閱誦未嘗一日廢從而師者百輩每行... 其骨體珊珊若曼玉之音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 門弟子會食告之曰吾旦暮且死當以火燼吾尸慎無逆吾... 旨是夕坐逝後三日焚之視其骨若鈎鎖之相屬也於是里... 人建塔以奉焉宣室志
鄭牧卿滎陽人舉家修淨業開元中病篤或勸進魚肉不許

手執香爐一心西向忽聞異香蔚然遂遊其舅尚書蘇頌
寶蓮華開牧卿坐其上佛報
馬子雲不詳其里居舉孝廉任涇縣尉充本郡租綱督運入
京舟溺沉米萬斛繫獄中子雲專心念佛閱五年遇赦得出
隱南陵山寺中持一食齋天寶十年卒於涇先謂人曰吾因
數奇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明日沐
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室子雲云佛來矣遂逝開
陸康成不詳其里居官京兆法曹公退忽見已故吏抱案立
於前康成驚曰爾已下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皆來年兵
刃死者康成曰得毋有我乎吏檢示之康成瞿然曰奈何吏
曰惟金剛經可託特以報公言訖不見康成遂取金剛經誦

居士傳十四

之日數十遍明年朱泚反署為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
國士泚怒令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不能入
遂捨之康成去之終南山老馬報應
李知遙長安人篤志淨土為五會念佛導諸眾信晚得疾忽
云和尚來也洗漱著衣然香爐中出堂頂禮問空中說偈云
報汝李知遙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土將爾上金橋却就牀
坐泊然而化異香滿室眾共聞之淨土
知歸子曰予觀百家所紀載其言感應事詳矣而或者以為
異夫萬法一心自感自應如食充飢如飲止渴曾足異乎觀
山龍以下諸君事固知心力不可思議矣與之言佛而不信
者其亦不自信其心者哉

汪大紳云心光為業力所障遠有地獄等事業力為心光
所破則地獄等事一時解釋矣精心持佛語久之心光自
然發露能救一切苦矣知歸子撰此一傳度苦之念勸人
之心真至已極伏願仁者敬而聽之

李長者傳

居士傳十五

李長者名通元。唐宗室子也。為人美鬚髯。朗眉目。丹唇紫肌。天稟超特。而學無常師。迹不可測。少留情易道。妙盡微旨。年四十餘。專精內典。嘗遊五臺。入善住院。逢異僧。授以華嚴大旨。將別。長者曰。師去何之。僧指北峯頂。其夜望見北峯火光。亘天。長者曳杖而登。見前僧在火光中。樹紫金幢。帝冠者數百。圍繞長者。湧身入作禮而起。忽失前境。乃於巖上一坐三日。已而下山。遂發弘經之願。在則天朝。會華嚴經新譯八十卷。成持至太原。寓高仙奴家。日食十棗。栢葉餅一枚。居三年。遷馬氏古佛堂。閱十年。又負經而去。行二十里。遇一虎當路。長者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汝當為我擇一棲止。即以

居士傳十五

經囊負其背。至神福山下。有土龕焉。虎依龕而蹲。長者入龕。虎乃去。山中故無水。是夕風雷。拔龕前松。出泉清冽甘美。山中人因號之曰長者泉。夕則吐白光。以代燈炬。二女子不知其自來。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食時則具淨饌。置長者前。食已徹去。起開元七年。至十八年。著論畢。二女子亦遂去。不見。長者自為論序云。夫以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亡。知心體合。今此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明眾生之本際。示諸佛之果源。其為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為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能隨緣自在者。即此毗盧遮那也。以本性為先。智隨根應。大悲濟物。以此為名。依本如是。設其教

澤滂流法界。以潤含生。於是寄位四天。示形八相。菩提場內。現蘭若以始成。普光法堂。處報身之大宅。普賢長者。舉果德於藏身。文殊小男。創啟蒙於金色。以海印三昧。周法界而降靈。用普眼法門。覩塵中之刹海。依正二報。身土交參。因果兩門。體用相徹。以釋天之寶網。彰十刹之重重。取離垢之摩尼。明十身而隱隱。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為廣也。以虛空而為量。其為小也。處極微而無迹。十方無卷。即小相而匪虧。纖塵不舒。含十方而非礙。於智海果德。顯殊分於五位之門。常住法堂。示進修於九天之上。此方如是。十刹同然。聖眾如雲。海會相入。智凡不礙。狀多鏡以納眾形。彼此無妨。若干燈而共一室。論中大要。明眾生

居士傳十五

性。即諸佛性。迷即為凡。悟即是佛。但能信入。從始發心。文殊理。普賢行。一時頓印。如將寶位。直授凡庸。回觀世間。如夜夢千秋。覺已隨滅。故其明十種發心云。賢首品中。從凡夫位。以信為首。決定取佛大菩提故。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心不動。智與自心無異智故。只為無明所迷故。無明與十方諸佛心本來無二故。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身根本智。與自身無異。故何以故。皆是一法性身。一根本智。猶如樹株。一根多生枝葉等。以因緣故。一樹株上成壞不同。故從凡夫地。信如來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我悉盡能行之。何以故。自憶無始時來。波流苦海。無益之事。尚以行之。何況如今菩薩萬行濟眾。生事。豈不能為。從凡夫地。信十方諸佛皆從三昧生。我亦當得

何以故。諸佛三昧皆從如來自性方便生。我亦具有如來自體清淨之性。與佛平等。從凡夫地。信十方佛。一切神通。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神通。依真智而得。我但依真性智中。無有煩惱。無明成智。一切業亡。唯有智慧。通化自在。從凡夫地。信佛智慧。我亦當得。何以故。一切諸佛。悉從凡夫來。故從凡夫地。信佛大悲。普覆一切。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大悲。從大願起。我亦如諸佛發大願。故從凡夫地。信佛自在。我亦當得。何以故。諸佛自在。在於性起法門。智身法身。入衆生界。不染色塵。諸根自在。我亦不離性起。如來智。故從凡夫地。信自發心。經無盡劫。修功德。行滿位齊。諸佛不移一念。何以故。爲三世無時。故如是。從凡夫信解。始終徹佛果位。如上所發十種信者。

居士傳十五

必能決定成就。十信之門。住於堅固之種。永不退轉。他所論暢演。一乘義至深廣。此其最切者。長者常冠樺皮衣。麻衣長。覆博袖。散腰徒跣。放曠人天。靡所拘執。一日出龕。遇山中人。高會宴樂。長者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送者。至龕謝遣之。是夕。煙雲凝布。巖谷震蕩。有白鶴翔空。哀喚其餘。飛走悲鳴。滿山。山中人共往候之。則已端坐示寂於龕中矣。白光從頂而出。上徹於天。時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壽九十有六。所著華嚴論四十卷。決疑論四卷。畧釋一卷。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一卷。至於十玄六相百門義海。普賢行門華嚴觀等。及諸偈讚。並傳於世。宗教兩家。咸推服焉。華嚴合論決疑論序贊首宗乘。清涼通傳華嚴持驗記。

居士傳十五

知歸子曰。予讀華嚴經。悲悔故見狹劣。闡大方。不知局此。幾何世。然而渾渾乎。其無涯。郁郁乎。淵淵乎。無所施。吾視聽也。久之。得李長者論。細繹之。恍乎其有會焉。吾願生生窮遊於華藏海中。其庶幾乎。

汪大紳云。無相光中。常自在。長者之謂矣。知歸子讀華嚴經。有得。輒告吾。吾不信也。今觀傳贊。知所得於經論者。有以發其覆。而遊於廣大高明之域。口吐白光。代炬爲說。華嚴之始。白光從頂而出。上徹於天。爲說華嚴之終。長者其有以教我矣。

顏清臣韋城武傳

居士傳十六

顏清臣名真卿。琅琊臨河人也。舉開元中進士。擢制科。天寶末年。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舉兵為諸郡倡。扼其衝。大破賊。肅宗即位。赴行在。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立朝嚴重。直道而行。不畏彊禦。以是不容於朝。屢外轉。乾元初。拜浙江節度使。清臣故信樂佛法。嘗受戒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時肅宗詔天下立放生池。清臣為立碑。歌誦主德。助宣佛化。其文曰。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難之運。無少康一旅之眾。當祿山強暴之初。乾鞏勞謙。厲精為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思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

居士傳十六

回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鳩礪五年。推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踰伏。行就沸湯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而嫗煦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春三月。已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訖於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

居士傳 卷一六

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

垂惠。纒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如今者。動者柱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情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辭曰。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大。乾元啟。疇緯武勳。亂經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魏魏。威深虢虢。遠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致誅。史明辟易。人

居士傳十六

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期。非朝伊夕。乘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鱗。翻環海為池。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運。其志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文成。復上表肅宗。乞御書其碑額。肅宗詔曰。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依。江漢為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文。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結好生之上德。倡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於衷。予嘉乃意。所請

四七九

者依德宗朝官太子太師為宰相盧杞所嫉李希烈反請遣清臣往宣詔希烈欲降之萬方終不屈卒為賊所殺年七十七淮西平子顏頤以其喪歸將易棺以葬發之顏色如生

唐書魯公文

韋城武名阜京兆萬年人也生彌月父飯僧祈福一胡僧不名而至坐之庭中既食乳母抱兒出胡僧忽升階謂兒曰別久無恙乎兒目僧而笑眾詰其故胡僧曰此兒諸葛武侯後身也夙有惠於蜀他日當為蜀帥受蜀人之福吾與之有舊故來相視父因以武字之已而起家帥府為監察御史德宗朝知隴州行營留事朱泚反署為御史城武斬其使遣元平及奔赴行在授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貞元初移劔

宋居士傳十本

南西川節度使治蜀二十有一年數出師破吐蕃服南詔府庫既實三年一復其民賦蜀人安之封南康郡王雅信樂佛法請清涼國師著法界觀元鏡一卷嘗作鸚鵡舍利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淳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一念留真骨於已斃殆由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河東裴氏以此鳥名載梵經智珠常類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或教以持佛名號者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佛歷試如一曾無

真異乎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為緣起也真際離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竿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以今年七月悻而不懌已而日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阿彌陀佛暨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羽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遂命火以開維之法餘燼之末果得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五臺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泣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其異也予謂古之所以通聖神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

宋居士傳十本

其誰曰語怪而况此鳥有宏於道聖證昭昭胡可默也是用不愧直書於辭順宗朝王叔文等亂政城武上表請太子監國暴叔文等之姦已而太子遂受禪叔文等皆罷黜是歲卒於西川贈太師謚忠武蜀民思其德立廟祀之唐書宣室志知歸子曰記稱顏公少遇道士陶八八得鍊神之術期以他日待公於羅浮公既死有人至羅浮見二客圍棋一客顧之曰煩寄一書於北山顏氏乃受書而還其子得書大驚曰此先太師手筆也公之得仙無足異者然予讀公書其於佛法信向久矣若韋公者其亦顏公之亞也故合而論之汪大紳云如此大人物却以兩篇文字作對合而傳之抑何妙遠不測曰慈悲心所發故宏法深心所成故

龐居士傳

居士傳十七

龐居士者名蘊字道元襄陽人也父任衡陽太守寓居城南
建菴於宅西為修行之所唐貞元初參石頭禪師問不與萬
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石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一日石頭
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居士曰若問日用事即
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
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印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
搬柴石頭然之後參馬祖復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
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元於言下領旨留
駐二載自後機鋒迅捷諸方莫能難嘗以舟載家珍數萬沈
之湘流元和初歸襄陽棲止巖竇與妻子及女靈照市鷲竹

居士傳十七

器以自活嘗作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團頭共說
無生話又作偈曰心如境如無實無虛不是賢聖了事凡夫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靈照遽報曰日
已午矣而有蝕也可試觀之居士避席臨窗靈照即據榻跌
坐而化居士笑曰吾女鋒捷矣乃拾薪爇之辰期七日太守
于頓素與親厚乃往問安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
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端躬若思異香滿室頓亟呼
之已逝矣遺命焚棄江湖頓遣使報其妻妻曰這癡女與無
知老漢不報而去何忍也因往告子子方斲齋釋鉏應曰頃
良久亦立而亡去妻曰愚子癡何甚也亦燔之未幾徧詣鄉
間告別隱去不知所終

居士傳十七
居士集序

居士傳 卷一七

知歸子曰予少讀寒山居士詩樂之如遊危峯懸澗中聞懸
泉滴乳松籟徐吹五蘊聚落一時杳寂已而讀龐居士詩又
如刺船入海天水空同四大浮根脫然漚謝嗚呼魚山清梵
伽陵仙音剎剎塵塵度生無盡矣
汪大紳云看龐家老大大遊戲寂滅光中一何似老牯
詩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也

居士傳十七

王敬初陳操甘行者張秀才傳 居士傳十八

王敬初襄州人初見睦州陳尊宿尊宿曰今日何故入院遲
敬初曰看打毬來尊宿曰人打毬馬打毬答曰人打毬曰人
困麼曰因曰露柱困麼敬初惘然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
明日見尊宿以告尊宿曰露柱困麼曰因歷官至常侍視事
次米和尚至敬初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虚空否敬初擲筆
入宅更不復出米疑之明日屬鼓山供養主探其意米亦隨
至匿於屏間供養主問曰昨日米和尚有何言句便不相見
答曰獅子咬人韓盧逐塊米聞即省前過遺出笑曰我會也
敬初曰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敬初豎起一箸米曰這野狐
精敬初曰這漢徹也一日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

居士傳十八

曰無敬初指壁上畫狗曰這箇還有也無僧不對敬初代答
曰看絞着汝又嘗與臨濟到僧堂問曰這一堂僧還看經麼
臨濟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曰不習禪敬初曰既不看經又
不習禪畢竟作個甚麼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敬初曰金屑
雖貴落眼成翳臨濟曰將謂你是俗漢後嗣法馮山祐公
會元
陳操不詳其里居為睦州刺史參陳尊宿一日尊宿看金剛
經操問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尊宿舉經起云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有省遂嗣法焉後官至尚書齋僧次拈胡餅
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個麼僧曰尚書通來喫箇甚麼操曰
敲鐘謝響復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拈接操却縮手僧無語操

曰果然嘗訪資福和尚和尚見操便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
麼來早是不着便更畫一圓相和尚於中着一點操曰將謂
是南番舶主和尚便歸方丈閉却門五燈會元

甘行者名贊池州人嗣法南泉願禪師一日入南泉設齋黃
藥運為首座行者請施財答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曰
甚麼道爭消得與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黃藥曰
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乃馳行者嘗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
接待不易行者曰譬如餒馬藥山令供養主行乞至行
者家行者問從何來曰藥山行者曰來作麼曰教化行者曰
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其疾病行者便捨銀兩錢歸舉呈藥
山曰速還之子着賊了也主即送還行者曰彼中有人加銀

居士傳十八

施之巖頭齋禪師嘗舍行者家度夏補衣次行者趨過巖頭
以針作劄勢行者整衣謝妻問云作麼行者曰說不得妻曰
也要大家知乃舉前話妻頓悟乃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
回飲水一回咽其女子聞之亦悟曰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
齋上座劄將去也五燈會元
張秀才名拙謁石霜諸公石霜問秀才何名曰名拙石霜曰
竟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
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
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
死等空華會元
知歸子曰自曹溪之化行而居士之究心祖道者多矣予聞

傳燈諸錄諸子問答機緣如此。其他行事不得而詳也。

王摩詰柳子厚白樂天傳

居士傳十九

王摩詰名維，世為祁縣人。後徙家於蒲，與弟縉俱有俊才。開元九年，擢進士第，歷官至監察御史。母博陵縣君崔氏持戒安禪，摩詰於藍田營山莊為母經行之處。既卒，乃上表於朝，請施莊為寺，詔許之。天寶末，為給事中，安祿山陷京師，為所得，以藥下府，瘠祿山，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賊平論罪，時縉已官刑部侍郎，請削官贖凡罪，乃左遷太子中允，累遷尚書右丞。在京師，從薦福寺道光禪師遊，日飯數十名僧，齋中無所有，唯藥、鑪、茶、臼、經、案、繩、牀而已。居常不茹葷血，不衣文綵，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處一室，焚香獨坐，以禪誦為業。時與友人裴迪往來山莊，彈琴嘯咏，樂之忘歸。同時有魏處士

居士傳十九

十

者高不仕之節，屢徵不應。摩詰為書遺之曰：聖人知身之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之無所着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古之高者曰許由，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豈入道者之門與？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願足下思可不可之旨，無守然以為絕塵，以不動為出世也。乾元二年七月，有疾，以緇在鳳翔，索筆作別，緇書，又與親故書數幅，多敦厲奉佛修心之旨，拾筆而逝。唐書右丞文傳柳子厚名宗元，河東人，早歲登進士第，舉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末，官監察御史，順宗即位，王叔文章執誼用事，引入禁中議政，轉禮部員外郎，俄而王韋敗，子厚貶

邵州刺史未至。貶永州司馬。子厚自幼信佛。求其道。積三十餘年。韓退之嘗遺書規之。子厚答曰。淨屠之教。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既南遷。與諸禪人遊處。一時南方諸大德碑銘之文。多出其手。其為言尊尚戒律。翼贊經論。以豁達狂禪為戒。嘗著文曰。東海若謂淨土法門。其辭曰。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得二瓠。刺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雜糞壤。燒虵而寶之。臭不可當也。室以磁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微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夜則韜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靈不處也。必汨之西溟。故其大也。深

居士傳十九

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蜣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也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太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而不可易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室。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

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太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之海。而汨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室於無明之石。雜於十二類之虵。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毘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

居士傳十九

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其愚也。元和十年。遷柳州刺史。柳故夷子。厚尊以禮義。恤其孤獨。經其生。產嫁娶。葬埋。各有條法。三年教化大行。柳民懷之。及卒。柳民為立廟。羅池。事具韓退之羅池廟碑。柳州文集卷之四白樂天名居易。太原下邳人。貞元中。擢進士第。元和。中。官左拾遺。彊直敢言。其所諫。爭多。軍國大體。憲宗屢納之。既而為宰相。所忌。出為江表刺史。徙江州司馬。樂天好釋氏書。用以自理性情。能順適所遇。不以遷謫介意。立隱舍於廬山。與諸

禪德遊處。或經月忘歸。長慶中。爲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
畋遊。獻續虞人箴。以諷時。河朔亂。出師無功。樂天上言。制御
之策。不用。乃求外任。出知杭州。太和二年。爲刑部侍郎。求爲
分司官。尋除太子賓客。會朋黨事起。樂天見時不可爲。思退
處散地。以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遂以病免。會昌中。以刑
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如滿禪師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先
是太和中。樂天在東都長壽寺。受八戒。與僧俗百四十人。畫
彌勒上生圖。共發願生兜率內院。及晚歲。得風痺疾。更捨錢
三萬。命工畫西方極樂世界。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佛
居中。觀音勢至執侍左右。百萬人天恭敬圍繞。樓臺伎樂水
樹花鳥七寶莊嚴。具如經說。既成。復發願言。願此功德。回施

居士傳十九

一切衆生。一切衆生。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
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大白毫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
隨願往生。以偈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
如我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又自以生平湛樂文字。放
言綺語。往往有之。懼結來業。願以文字因緣。回向實地。希於
來世讚歎佛乘。勸轉法輪。乃作六偈。唱於佛前。讚佛偈曰。十
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爲天人師。
故我禮足。讚歎歸依。讚法偈曰。過現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
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回向。讚僧
偈曰。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
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讚衆生偈曰。毛道凡夫。火宅衆

生胎卵濕化。一乃有情善根。苟種佛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
自輕懺悔。偈曰。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小無大。我
求其相。中間內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發願偈曰。煩惱願去。
淨業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我得親。最先勸
請。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供養。受菩提記。會昌
六年卒。年七十五。遺命歛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
奠。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可葬香山。如滿禪
師塔側。家人從之。無子。以從孫嗣。
知歸子曰。摩詰子厚。並以文術鳴當時。傳後世。然考其生平。
視白公有愧焉。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古人所爲。致悲者也。摩
詰晚蓋於輞川。子厚激誠於海若。驚心垢蘖。蟬蛻清虛。具此

居士傳十九

淨因。理宜解脫。而子厚乃復流連神趣。立威醉人。亦獨何哉。
汪大紳云。三人同傳。而以白先生爲指歸。此傳引人入勝
處也。王柳名理妙絕。白先生則願力堅矣。又云。知歸子
贊已具隻眼者。二人生平。卒不能無愧者。知歸子亦曾究
其因乎。以二人乃文人。根種故也。此等根種。最不濟事。吾
近來尚喜歸震川。侯朝宗。汪鈍翁。諸先生文。并及湯臨川。
洪昉思。由于不濟事甚矣。真實學道人。案頭只宜看內外
經。與先儒古德書。歷代史冊。及韓歐李杜詩文。乃無一字
入陰界。記取吾語。流連神趣。語尤好。只爲他趣根深耳。趣
根亦從文根得來。其爲神者。以子厚生平。子直故也。去其
趣而存其直。則生天矣。記取吾語。

楊大年李公武傳

居士傳二十

楊大年名億浦城人也少能文年十一宋太宗召試詩賦授
秘書省正字真宗朝累遷至左司諫咸平中詔近臣議靈州
棄守事大年上書極言征伐之苦棄之便真宗立劉后后所
出微朝臣以為不可真宗欲得大年草制使丁謂諭旨大年
難之謂曰勉為之不愁不富貴大年曰如此富貴非所欲也
乃以命陳彭年旋移疾歸大年初不知有佛後會翰林李維
勉以宗門事相策發遂生深信著發願文云十方常住一切
諸佛真淨妙法無生聖人惟願以真實眼真實智真實平等
不捨誓願洞賜哀憐切念億與法界眾生從無始曠劫劫來
未識佛時未遇法時未會僧時於其中間至於今日趨塵背

居士傳二十

十

覺迷失本心閉解脫門涉輪迴道蜩張見網蜂喧妄屢懸嗜
慾之帆鼓無明之浪杯我慢酒醉若惱鄉不憑歸向之誠是
滯因果之迹如斯過咎齊佛所知惟佛所見若輕若重等與
法界眾生有茲罪者同共懺悔願罪消滅以億所集善根隨
時回向真如實際承諸佛本誓願力大威猛力勝護念力盡
未來際直至無上菩提為一切依正莊嚴具為一切自他解
脫門一切三昧門一切陀羅尼門一切安立眾生門一一稱
虛空等法界皆有我身起勇猛心捨身命財興大佛事作大
利益攝化有情願諸有情見我身聞我名皆發菩提心與我
同回向無上菩提心不退轉願億與法界眾生未契心者開
佛知見悟自本心一念發明諸境純淨去來坐立見聞覺知

居士傳二十

十

成以如實智相應不相違背從今去已盡未來際令菩提心
相續不斷所作利益常得現前供養諸佛利樂眾生眾生成
佛盡然後成正覺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法界有邊願心無極
病起由秘書監出知汝州謁廣慧禪師問布鼓當軒擊誰是
知音者廣慧曰來風深辨大年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
也廣慧曰君子可入大年應諾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
慧曰公曾與何人道話來大年曰億曾問雲嚴諒監寺兩個
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億曰我祇管看未審得如此
道否廣慧曰我即不然大年曰請和尚別轉一語慧以手作
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踉跳在大年言下脫然有偈曰八角磨
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更須合掌南
辰後自後與廣慧遊從日密遂嗣其法嘗致書李維勉曰自
遇廣慧師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
記如夢忽覺平昔礙膺之物爆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然
現前繼紹之緣其在是矣天禧四年為翰林學士代寇準奏
請太子監國斥丁謂姦邪謂聞而深恨之是歲微疾環禪師
往視之六年曰億四大將離大師如何相救環抱胸三下大
年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大年曰禍不
單行環作噓噓聲大年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
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都尉得偈曰泰山廟裏賣
紙錢即往詣之而大年逝矣年四十七謚曰文武元集五登
李公武名遵鼎上黨人也舉進士尚萬壽長公主為駙馬都

尉累官至鎮國軍節度使。性尚朴素。有節概。天聖間。請太子
歸政。天子論者。韋之。居常探索宗要。無間寒暑。得心法於
隱禪師。嘗作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
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武不樂仕宦。請援唐韋嗣立故事。退
處山林。不許與楊大年及慈明禪師爲法門好友。大年卒。爲
制服。將卒之年。遣使邀慈明於唐明。既至。月餘。而公武得疾。
臨終。畫一圓相。作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彌
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慈明問曰。如
何是本來佛性。公武曰。今日熱如昨日。隨問曰。臨行一句。作
麼生。慈明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武曰。晚來倦甚。更
不答話。遂泊然而逝。仲子端愿。官太尉。亦篤志祖道。築室後

居士傳二十

三

園邀達觀禪師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一日問達觀曰。天
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達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
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撈水。月地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
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
無惑。曰。心如何了。達觀曰。善惡都莫思量。曰。不思量後。心歸
何所。達觀曰。且請太尉歸宅。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達觀
曰。未知生焉。知死曰。生則已知。達觀曰。生從何來。端愿擬對。
達觀。推其胸曰。祇在這裏思量。則甚。端愿曰。會也。只知貪程。
不覺踐路。達觀拈曰。百年一夢。端愿說偈曰。三十八歲。惜
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
箭浪東馳。端愿立朝有直節。以太子太保致仕。終元末史

知歸子曰。楊李二公。不捨塵勞。頓明本有。遂超然於生死之
際。偉哉。初機學人。往往厭動求靜。靜不可得。煩惱攻中。業繫
日強。妄希解脫。難矣。即奈何不取鏡於二公也。
汪大紳曰。廣慧達觀。皆得臨濟機用。所以能了當人大事。
近來知解之流。祇向人如何若何。怎麼怎麼。弄得人踉跳
者。只管踉跳去。貪程者。只管貪程去。看你何日是了。悲夫。

居士傳二十

四

晁王文富張趙傳

居士傳二十一

晁明遠名迥世為清豐人父儉徙家彭門明遠幼能文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至道末官翰林學士性樂易淳厚服道甚篤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真宗數稱為長者初受學於劉海塘得煉形服氣之術後學釋氏以止觀為宗在禁苑中與同僚偶坐有汲水者趨而過語同僚曰觀空純熟目無全人所著書有道院別集多發明空理其一云人生世間其夢無數無數之夢一一稱我一之我豈非空乎歷劫之中其身無數無數之身一一稱我一之我又非空乎夢既是空身亦如夢何以迷著念念爭空又云人生有身而後有名人名各以身名自執為我已之身名自無始來生化出沒亦已

居士傳二十一

無數不知定以何時何處之身執為我耶定以何時何處之名垂之不朽耶靜思好身後名者不亦悠悠哉又作七審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中得恬愉否書之座右終身自考以驗道力仁宗即位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昭德坊里名其堂曰凝寂時習安坐鞭心入理晝課心經夜則數息戒家人無輒有請其夫人密覘之見其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如木偶一夕夢遊西北方國入大山洞中羣僧列而誦經明遠合掌禮之顧見一道士向明遠作禮趨而避之居一月卒年八十四謚大元其後李昌齡紀明遠事謂其前生寶淨居天主

云東都事略道院錄法

至子正名隨河陽人登進士甲科歷知州郡其為政外嚴而內寬居常慕裴公美之為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往興教寺謁小壽禪師機語契合自是踐履日深竟明大法時長水法師子璿疏首楞嚴經既成屬子正為之序序曰大佛頂義密因了義首楞嚴經者乃竺乾之洪範法苑之寶典也昔能仁以出震五天獨尊三界舍金輪而啓物現玉毫而應世觀四生之受苦也惠濟庶物愍羣機之未悟也力垂善誘於是俯仰至理述宣微言闢大慈之門廓真如之海以為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起一切眾生不出因緣而有乃知生死輪轉貪欲為本修證常樂禪慧為宗則斯經也可以辨識諸魔破滅七趣謂止及觀修圓覺妙明之心發真歸元證上乘至極之道懿夫般刺譯其義房相筆其文今釋璿師學識兼高辨才無礙以是經典為時教於一代分妙理於十門功濟大千道傳不二信受則為世津梁開悟則入佛知見乃題經以作疏因疏以明理故可以開前疑而決後滯披迷雲而覩慧日隨志在外護慙無內學因獲覽閱輒述序引歸依法寶幸精究於真詮讚揚佛乘願普霑於勝果嘗刪次傳燈錄為玉英集行於世明道中參知政事臨終書偈曰畫堂燈不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贈中書令謚章惠

居士傳二十一

會元釋服 東都事略 文寬夫名彥博汾州介休人也歷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將

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嘗兼譯經潤文使。封潯國公。初鎮北京時。華嚴洞老來別。寬夫曰。法師老矣。復何往。曰。入滅去。寬夫以為戲言。既去。使人候之。果入滅矣。大異之。及閣維。親往臨視。以琉璃瓶置座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入吾瓶。俄有煙自空而降。入瓶中。傾之。獲舍利無算。乃皈信佛法。晚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發願云。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子心宗。廣度諸含識。居京師。與淨嚴法師集十萬人為淨土會。年九十二卒。謚忠烈。東都事林。錄佛祖紀。

居士傳二十一

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願益勉之。彦國以為然。守亳州日。聞修顯禪師。主授子。遂往參謁。顯見即呼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彦國汗出浹背。有省。即延至府中。居兩月。日有發明。後呈願書曰。弼遭過和尚。即無始以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定須拔出生死海。不是尋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年八十餘卒。元祐初。加太師。謚文忠。東都事林。錄野錄。

盤珠暮年。以此經授蘇子瞻。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江淮間。王介甫問安道曰。孔孟去世後。千餘年。絕無人焉。何也。安道曰。豈為無人。亦有過之者。介甫曰。何人。安道曰。馬祖。汾陽。無業。雪峯。存嚴。頭。發。丹。霞。然。雲。門。徑。介。甫。未。喻。安。道。曰。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介甫歎服。後以語張天覺。天覺撫几曰。至哉此論也。卒謚文定。東坡文集。佛祖紀。

居士傳二十二

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的。慧來聞而笑曰。趙閱道撞彩耳。元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作高齋居之。禪誦精嚴。日延一僧。與之對飯。嘗作偈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注云。切忌錯認。日所為事。夜必露香。以告於天。七年卒。年七十七。先期備辭親友。其子岷見其形色異常。問後事。閱道厲聲叱之。遺慧來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少頃。趺坐而化。東都事林。錄野錄。

如此

汪大紳云。以文富勳名。若未了此一着。亦祇是一場大夢耳。讀至此。令我勳名之念。冰消矣。

居士傳二十一

楊次公王敏仲傳

居士傳二十二

楊次公名傑。生於無為州。自號曰無為子。元豐中。官太常。初好禪宗。歷參諸老宿。不契。既從天衣禪師遊。天衣每引龐公機語令參究。及奉祠泰山。一日雞初鳴。覩日出如盤。湧忽大悟。易龐公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閒工夫。更說無生語。書寄天衣。天衣然之。嘗示僧曰。學道之人。十二時中。常須照顧。不見南泉道。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犯人苗稼。適宜搜回。如今變成露地白牛。裸裸地放他。不肯去。諸人長須着精采。不可說禪時便有道理。洗菜作務時便無知也。如雞抱卵。若是一刻拋離。暖氣不接。不成種子。如今萬境森羅。六根顛動。畧失照顧。便致喪身失命。不是小事也。熙寧末。以母憂

居士傳二十二

十一

歸。閉居。閱藏經。遂歸心淨土。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憫諸衆生。溺心五濁。輪轉無已。不知出離。而參禪人。又輒掩淨土。為權教。妄生異見。深負諸佛大悲方便導引之心。適同時王敏仲撰淨土決疑集。成次公為之序。其辭曰。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往淨土去。去實無去。彼不來。此不往。彼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者。何也。彌陀光明如大圓月。徧照十方。水清而靜。則月現全體。月非起水。而遽來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舍水。而遽去。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起舍去來。故華嚴解脫長者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即見。是知衆生注念。定見彌陀。彌陀來

迎極樂不遠。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淨土無欲。非欲界也。其國地居。非色界也。生有形相。非無色界也。一切眾生。未悟正覺。處大夢中。六道升沉。未嘗休止。諸天雖樂。報盡相哀。修羅方顯。戰爭互勝。旁生飛走。噉食相殘。鬼神幽陰。飢渴困逼。地獄長夜。痛楚號呼。得生人趣。固已為幸。然而生老病死。眾苦嬰纏。惟是淨方。更無諸苦。蓮胞託質。無生苦也。寒暑不遷。無老苦也。身非分段。無病苦也。壽命無量。無死苦也。無父母妻子。無愛別離也。上善人聚會。無怨憎會也。華嚴香食。珍寶受用。無求不得。無窮困也。觀照空寂。無蘊苦也。悲濟有情。欲生則生。不住寂滅。非二乘也。智照生死。得不退轉。非凡夫也。三界蕩然。譬如四裔丘陵。坑坎穢腐。所積溪壑。阻絕孰為津梁。

居士傳二十一

乃有狂人。迷路於此。惡獸魑魅。惱害雜居。刀兵水火。或時傷暴。風霜霹靂。凌厲摧攝。罔知城域。可以庇覆。飲食衣服。未或充足。甘受是苦。不求安樂。有佛釋迦。是大導師。指清淨土。是安樂國。無量壽佛。是淨土師。爾諸眾生。但發誠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則無諸惱。不聞知者。固可哀憐。亦有善士。發三種不信心。不求生者。尤可嗟惜。一曰。吾當超佛。越祖。淨土不足生也。二曰。處處皆淨土。西方不必生也。三曰。極樂聖域。我輩凡夫不能生也。夫行海無盡。普賢願見彌陀。佛國雖空。維摩常修淨土。十方如來。廣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試自付量。孰與諸聖。謂不足生者。何其自欺哉。至如龍樹。祖師也。楞伽。經有預記之文。天親。教宗也。無量論。有求生之偈。慈

思通讚。首稱十勝。智者析理。明辨十疑。彼皆上哲。精進往生。謂不必生者。何其自慢哉。火車可滅。舟石不沈。現華報者。莫甚於張越。十念而超勝。處入地獄者。莫速於雄俊。再生而證妙因。世人愆尤。未必若此。謂不能生者。何其自棄哉。般舟三昧。經云。跋陀起菩薩。問釋迦佛。未來眾生。云何得見十方諸佛。佛教念阿彌陀佛。即見十方一切諸佛。又大寶積經云。若他方眾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無量壽國者。隨願皆生。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欺自慢。自棄。已靈。流入輪迴。是誰之咎。四十八願。悉為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既信。已投種於寶池。眾善相資。定化生

居士傳二十二

於金地。無輒悔墮。誤認疑城。即時蓮開。得解脫道。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大光明中。決無魔事。直指淨土。決疑集者。吾友王古敏仲之所編也。博采教典。該括古今。開釋疑情。徑趨信地。其載聖賢之旨。在淨土諸書。最為詳要。蓋安養國之向導也。若登彼岸。舟固可忘。來者問津。斯言無忽。元祐中。官兩浙。獲點刑獄。卒。臨終說偈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先是有司。士參軍王仲回者。與次公同鄉里。嘗從受念佛法門。問如何得不間斷。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也。仲回躍然。明年。次公守丹陽。一夕忽夢見仲回。云。向蒙以淨土為導。今得往生。特來致謝。再拜而出。已而得其子。訃書。言仲回預知化期。徧別親舊。近

矣。次公既卒，其後有荆王夫人與侍妾同修淨土，其侍妾先化去，引夫人夢遊西方，見一人坐蓮華上，其衣飄揚，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問是何人，侍妾云楊傑也。次公嘗著輔道集，專揚佛教，蘇子瞻為之序。東都事君 樂郊文類王敏仲名古，東都人，文正公旦之曾孫也。初杭州昭慶寺法師省常與諸士大夫結淨行社，文正為之首，及有疾，乃屬楊大年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為僧，宴坐林間，觀心為樂。我死為我請大德施戒，剃髮鬚，著三衣，火葬，勿以金寶置棺內，既卒，大年曰：公三公也，歛贈公衮，豈可加於僧體，但以三衣置柩中而已。自敏仲之先，七世持不殺戒，好放生，命至敏仲忽自疑，一日問小法華禪師曰：以古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

居士傳二十二

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眾生否。敏仲瞿然，遂發心放生命一百萬遊江西，與晦堂楊岐諸老師究宗門中事。既而作直指淨土決疑集，宏西方之教，閒居數珠不去手，行住坐卧修行淨觀，無有閒歇。著淨土寶珠集序云：眾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有佛世尊，今現說法，在極樂國，號阿彌陀，緣勝劫長，悲深願大，無邊際光明攝受，不思議淨妙莊嚴，珠網麗空，瑤林轟地，池含八德，華發四光，韻天樂於六時，散華於億刹，諸佛共讚，十方來歸，彌陀心內眾生，新新攝化，眾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託寶蓮，不離當處，神遊多刹，豈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

而本非升降，被圓頓機，則皆一生補處，明方便門，則有九品階差，念本性之無量光，本來無念，生唯心之安養國，真實無生，解脫苦輪，十念亦超於寶地，命歸實際，二乘終證於菩提，如大舟載石而遂免沉淪，若順風揚帆而終無留難，悟之則非遠非近，迷之則即近而遙，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為權小，聞若存亡，則以馬鳴龍樹為未然，天台智覺為不達，不信當受菩提記，不肯頓生如來家，龍鳥四魚，翻然遊戲，隙駒風燭，妄計久長，虛受一報身，枉投諸苦趣，豈知大雄讚勸，金口丁寧，侶聖賢於刹那，具相好於俄頃，樂受則永拋五濁，悲增則迴救三塗，於此不知，是為可憫，自魏晉大經初出，則有達顯諸賢，繼修事列，簡編驗彰，耳目福唐釋戒珠，採十二家

居士傳二十三

傳記得七十五人，蒐補闕遺，莖葉繁長，該羅別錄，增廣新聞，共得一百九人，隱顯畢收，緇素並列，會江河淮濟於一海，融瓶盤釵釧無二金，標為險道之津梁，永作後來之龜鑑，居常以大藏浩衍，學者不能徧觀，乃隨經次第，釋其因緣，詮其旨要，為法寶標目十卷，既成，說偈曰：歸命正徧知，如來妙法藏，十方大菩薩，三尊真聖眾，我今於法寶，願作勝妙緣，若以一毛端，測量太空界，如說須彌頂，是諸天住處，如指海波中，大魚龍窟宅，廣大殊勝處，非一言可盡，然其所標顯，舉要非妄，謬憫彼不遇者，望涯而自絕，常時過寶所，終身空手過，暫能一經目，即植菩提根，清信樂法人，未暇徧披閱，崑山取片玉，滄溟乘如意，隨其所欲見，發函即有得，多聞博覽人，已知龍

藏者温故檢忘誤釋然得本明除彼大闇提有是種種益海
墨書一義九旬而演妙云何以片言而欲顯法要如來在定
時五百阿羅漢各各說所解而皆非佛意各順正理故可依
而無罪我今所撰述悉稽古德語非我妄臆說是故應信受
智者悟筏喻不著文字相見月而忘指入海譏筭沙方便有
多門豈以一廢百種種皆佛事全來彰妙用以此勝功德願
常在佛會一音所演法歷耳永不忘如海受大雨亦如水傳
器持以利衆生如法界無盡徽宗朝官戶部侍郎與中丞趙
挺之同理通賦多所蠲釋挺之劾敏仲傾天下財以爲已惠
諫官江民表辨其誣既而入元祐黨人籍尋化去有僧神遊
淨土見敏仲與葛繁在焉繁澄江人官至朝散大夫公第私

居士傳二十二

六

居必營淨室設佛像一日方禮誦時舍利從空而下後無疾
面西端坐而逝宋史法寶錄曰樂邦文類法喜志藏中誤以標目爲元人作今據文獻通考經籍志正之
知歸子曰自曹溪闡無相之宗斥心外求生淨土者後學不
悟其旨妄生分別執着成謗哀哉佛本無相念即無念以無
念念念無相佛是爲直指是爲單傳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若揚王二公其庶幾乎
汪大紳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二公只是能擇能
處吾自闕七佛偈後徧觀萬法無不攝於是毗婆尸佛
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
罪福皆空無所住是偈能了曹溪之蘊盡於是矣曹溪之

言曰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毗婆
尸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曹溪曰無相爲
體毗婆尸曰幻人心識本來無曹溪曰無念爲宗毗婆尸
曰罪福皆空無所住曹溪曰無住爲本先聖後聖非若合
符節者與曹溪善發先聖之旨其言曰無相者於相而離
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其發明下手工
夫之言曰此法門立無念爲宗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
心念者念真如之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
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
真如若無眼耳鼻聲當時即壞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
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此毗婆尸開示心識

居士傳二十三

七

本來無要指也下手工夫全在此一句了此乃能於相而
離相復人之本性也大哉毗婆尸之偈義也宗門之淵海
也迦葉佛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
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是偈能了淨土之蘊盡於是
矣彌陀自性即所謂性清淨也性清淨故曰淨土也彌陀
爲衆生發一切大願以一切衆生性清淨也勸一切衆生
往生者從本無生無可滅也衆生即此身心可以往生者
以即此身心是幻生也勸其離穢即淨者亦以即此身心
是幻生也往生有九品者以幻化有盡有不盡罪福有空
有不空也衆生發願修淨土法門者須於迦葉佛第一句
中信到萬萬分則知彌陀非添設也性本如是也一切衆

生性清淨也。於第二句中。信到萬萬分。則知往生非妄想也。生本如是也。從本無生。無可滅也。於第三句中。信到萬分。則現在身執心執。可破也。於第四句中。信到萬分。則往生上品。上品可登也。大矣哉。迦葉佛之偈義也。淨土之大關鍵也。修淨土之法。全在念門。須打得開。打得入。念門之法。以何為要。曹溪之言至矣。曰。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嗚呼。盡之矣。

張平叔傳

居士傳二十三

張平叔初名伯端。後改名用誠。號紫陽。天台人也。熙寧中。遊蜀。遇劉海蟾。授以丹法。久之。洞徹法源。作悟真內外篇。序云。人之生也。皆緣妄情。而有其身。有其身。則有患。若無身。患從何有。夫欲免夫患者。莫若體夫至道。欲體夫至道。莫若明夫本心。故心者道之體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觀性。則圓明之體自現。無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頓超彼岸。此非心境朗然。神珠廓明。則何以使諸相頓離。纖塵不染。心源自在。決定無生者哉。然使明心體道之士。身不能累其性。境不能亂其真。則刀兵烏能傷。虎兇烏能害。巨焚大浸。烏足為虞。達人。心若明鏡。鑑而不納。隨機應物。和而不唱。故能勝物而無傷。

居士傳二十三

也。此所謂無上至真之妙道也。原其道本無名。聖人強名。道本無言。聖人強言耳。然名言若寂。則時流無以識其體。而歸其真。是以聖人設教立言。以顯其道。奈何此道至妙至微。世人根性迷鈍。執有其身。而惡死悅生。故卒難了悟。黃老悲其貪著。乃以修生之術。順其所欲。漸次導之。以修生之要在金丹。金丹之要在神水華池。故道德陰符之教。得盛行於世矣。然其言隱而理奧。學者雖諷其文。而莫曉其義。若不遇至人授之口訣。縱揣量百種。終莫能著其功。而成其事。余向已酉歲。於成都遇師。授丹法。自後三傳於人。三遭禍患。皆不逾兩旬。乃省前過。自今以往。當藉口結舌。無敢復言矣。此悟真篇中所歌咏。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旨。無不備悉。好事者夙有。

仙骨觀之則智慮自明。此乃天之所賜。非余之輒傳也。如其
篇末歌頌。談見性之法。即上之所謂無為妙覺之道也。然無
為之道。齊物為心。雖顯秘要。終無過咎。奈何凡夫。緣業有厚
薄。性根有利鈍。縱聞一音。紛成異見。若有根性。猛利之士。見
聞此篇。則知余得達摩諸祖。最上一乘之妙旨。可因一言而
悟萬法也。如其習氣尚餘。則歸中小之見。亦非余之咎矣。外
篇偈頌三十三首。文多不錄。錄其無心頌云。堪笑我心。如頑
如鄙。兀兀騰騰。任物安委。不解修行。亦不造罪。不曾利人。亦
不私己。不持戒律。不拘忌諱。不知禮樂。不行仁義。人間所能
百無一會。飢來喫飯。渴來飲水。困則打睡。覺則行履。熱則單
衣。寒則蓋被。無思無慮。何憂何喜。不悔不謀。無念無意。此生

居士傳三十三

榮辱逆旅而已。林木棲鳥。亦可為比。來亦不禁。去亦不止。不
避不求。無讚無毀。不厭醜惡。不羨善美。不棲靜室。不遠鬧市。
不說人非。不誇己是。不厚尊官。不薄賤雅。親愛冤讐。大小內
外。哀樂得喪。欽侮險易。心無兩觀。坦然一揆。不為福先。不為
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起。不畏鋒刃。馬怕虎兇。隨物稱呼。豈
拘名字。眼不就色。聲不來耳。凡所有相。皆屬妄偽。男女形聲。
悉非定體。體相無心。不染不礙。自在逍遙。物莫能累。妙覺光
圓。映徹表裏。包裹六極。無有遮礙。光兮非光。如月在水。取捨
既難。復何比擬。了茲妙用。迺然超彼。或問所宗。此而已矣。年
九十一。跌坐而化。用茶毗法。得舍利千百大者。如焚寶色。皆
紺碧。至淳熙中。嘗一還家。路上席與家人。語化後事。甚悉。時

其孫不在。及歸。則已遠去矣。其弟子有王邦叔者。從平叔九
年。不知入道之要。一日至羅浮觀。平叔問曰。子從我久矣。而
不求道。何也。曰。非敢然也。自揣愚昧。恐無分耳。平叔曰。噫。道
在我心。人人有之。賢者不加多。愚者不加少。如子言。是自蔽
其明也。可哀也哉。邦叔涕泗交頤。拜不能起。平叔曰。子姑退
而深思之。有所覺。急來告我。邦叔辭去。入室靜思。至夜。平叔
往省之。邦叔啓戶出。平叔笑曰。吾一尋汝。便見頭面。汝固有
之物。尋之不得。何也。遂滅所執燭而去。邦叔大窘。坐至五更。
大悟。通體汗流。待旦呈頌曰。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跡水
天平。箇中誰唱真仙子。聲滿虛空萬籟清。平叔覽之。問曰。誰
唱誰聽。邦叔再頌曰。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

居士傳三十三

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津。急撞靈臺安
寶鏡。鏡明澄靜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人睡定。
覺來紅日正當中。平叔遂出金丹圖授之。止於羅浮後三十
年坐逝。天台志。悟真
篇。青華秘文。
知歸子曰。世之學仙者。往往執幻為真。從空覓有。迷失真常。
歷諸塵劫。首楞嚴經呵之切矣。平叔雖志慕金丹。其所論撰。
往往與西來大意於老氏之徒。可謂具正知見者。予故表而
出之。
汪大紳云。予嘗畧觀其書。蓋在佛老門中。能真實踐履者。
然以明眼人觀之。得毋坐在閨閣中。做功課者乎。

鍾離孫陸張孫馬左范胡孫朱二王吳張李陸閻錢曾吳陳
居士傳二十四

鍾離瑾會稽人母任夫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時
一日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彌陀奈何拋去處處無非極樂不
解歸來予將行矣汝其念之翼日晨起焚香持佛名頃之合
掌而化瑾自是感奮日行利益二十事後知吉水縣將嫁女
為置勝審之則舊令女也乃報姻家請緩婚期而先遣舊令
女姻家曰公安得獨為君子子有猶子方擇偶請平分奩具
俾同親迎可乎從之夜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公厚德已奏
之上帝當十世有祿尋官浙西與慈雲式公論往生指要清
修彌篤任夫人故有旃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及是瑾方瞻禮

居士傳二十四

眉問忽進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方夜半忽起謂家人
曰夫人報我往生期至矣即跣坐逝前一日舉家夢瑾乘
青蓮華天樂圍繞乘空西邁子景融官朝請大夫徙居儀真
東園側常誦觀無量壽佛經修念佛三昧嘗曰不識彌陀彌
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只在自已家一夕請僧妙應
誦普賢行願品炷香聽畢兩手作印而化曾孫松官朝請大
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中寓居蘇州與寶積實公結社修
淨業與者且百人年八十六無疾化去佛祖統記
孫良錢塘人隱居閻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依大智律師受
菩薩戒日課佛名萬聲二十年不輟忽令家人請僧昌佛名
方半日望空合掌曰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佛祖統記

陸沒錢塘人少為吏久之棄去預西湖繫念會以淨土為歸
每對佛前懺悔聲淚并下間與友人相見說淨土因緣未嘗
不感慨嗚咽恐此生之不度淨業之難成也臨終請圓淨法
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上生章圓淨語之曰此時好
去沒曰眾聖未齊且待少時起就竹牀面西端坐頃刻化去
佛祖統記

張迪錢塘人官助教從圓淨法師受菩薩戒專修淨業佛前
然臂香為誓每稱佛其聲奮厲至失音猶不已嘗於靜室
見白色類伽飛舞於前又有綠髮童子合掌問訊後三年西
向念佛名而化佛祖統記
孫十二郎名忠明州人早慕西方蔬食持戒於府城東築菴

居士傳二十四

鑿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眾為念佛會嘗見佛身現空
中趨出呼其二子至同拜禮焉久之始隱後人因名其地為
駐佛巷元祐八年釋可久神遊西方三日而蘇言池中金臺
標可久名其次則孫十二郎也遂逝久之十二郎得疾請道
俗百人為念佛會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
化閩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能繼其業亦向西坐
佛祖統記
馬仲玉名圩廬州合肥人父忠肅公亮守杭州日慈雲式公
授以淨土法門遂全家奉佛元豐中仲玉遇僧廣初得天台
十疑論喜曰吾今得所歸矣遂依慈雲十念回向法行之二
十餘年後更與王敏仲往還益精進念佛常以放生為佛事

歷守淄川新定以慈惠為政課誦經咒觀想西方日有常法
時荆王夫人與其侍妾同修淨土其妾已化去已見事於夫
引之遊於蓮池見有朝服而坐華上者曰此馬圩楊傑也
時傑已化去而仲玉尚無恙崇寧元年得疾盥沐易衣端坐
念佛而逝有氣如青蓋騰空而上已而家人十數同夢仲玉
曰吾已得生淨土上品矣其秋有婢臥疾亦念佛而逝于永
逸亦行十念法習十六觀閱三十餘年已而得疾見阿彌陀
佛及二菩薩來接引結印示寂香氣滿室中既殮柩上產五
色華其光爛然佛華其光爛然
左伸天台臨海人從法師神照受菩薩戒遂造西方三聖像
求生淨土誦法華經三千四百部金剛經二萬卷紹聖二年

居士傳二十四

秋有疾命其子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已而夢三偉人立江
皋台神登舟復請僧誦阿彌陀經遠曰我已見佛光即端坐
結印而化法華持驗記
范儼仁和人居常蔬食不牽世緣曰百年旅泊耳尚何求哉
日誦法華經手書一部求生淨土大觀中忽見普賢乘六牙
白象放金色光謂儼曰汝常誦法華念彌陀佛得生淨土故
來相報越一夕親衆聖授手就座合掌而逝佛祖
胡達夫名聞錢塘人官宣義郎為人坦易好吟咏好遊山水
亦信向佛法未能入也晚年致政與清照律師遊一日感疾
其子請清照過之謂曰達夫平生與慧事相善豈可不知末
後大事乎達夫曰將謂心淨則土淨也清照曰達夫一切時

中無雜念染汚否曰未能也清照曰如此安能心淨土淨耶
達夫曰經言一稱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何也
清照曰阿彌陀佛有大誓願有大威德光明神力不可思議
具如經說以是一稱洪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雪何有
達夫大感悟遂一心稱佛名請僧為之助累月最後清照至
達夫曰此來何晚已煩觀音勢至降臨甚久清照與衆僧同
舉佛名達夫安然而化樂邦
孫林錢塘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歎曰窮理盡性易之教也
烏用于祿為遂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
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心君聞之乎怍有省遂日閱華嚴
金剛諸經以淨土為歸母龔氏誦阿彌陀經持佛名晝夜不

居士傳二十四

輟偶得疾請清照律師指示西歸說法未終端坐而化老妻
于氏亦專持佛名忽夢龔氏告曰吾已得生淨土矣汝後七
日亦當來也至期果逝頃之怍夢至蓮池見清照在側旁一
人授以梵字帖不識其人曰請十三日齋耳時方十二月及
期忽得疾有僧問疾欲為祈禱怍曰生死已定何必禱即報
清照云當暫相違遂跣趺作印西向坐脫翼日清照至為說
法封龕歸菴三日亦逝佛祖
朱進士遺其名蘇州人也嘗遊虎邱寺聽佛印禪師講金剛
經至六如偈欣然有會次日午睡夢一鬼吏督五行而已
隨後至一舍有青布簾懸焉鬼吏揭簾衆皆入至厨下見楬
肉盛湯五人各就飲朱方渴亦欲飲之鬼吏呵曰聽佛法人

不得飲此驚而覺信步訪之果得一舍如夢所歷其人言厨
 下新產六犬其一死矣朱大恐怖自言不聞佛法且為此畜
 矣殆哉遂絕世務日誦金剛經年八十九八月望要諸道友
 相別入後園登樹杪說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劈破虛空
 兩脚踏着白雲立化菩提樹東言訖端然而化金剛證
 王無功名聞明州慈溪人再舉進士不第布衣蔬食偏參講
 席晚年專修念佛三昧述淨土自信錄其序云古之大聖人
 立言垂教被於百世之下其鬱而未暢晦而未明者有之矣
 即吾佛淨土法門是也余徇覽諸經深求其指往生功德一
 言以蔽之曰在凡夫獲不退而已矣何則此土修行國教初
 信小乘初果人邪見三毒永不復起茲為斷惑發悟創入聖

居士傳二十四

五

流越生不昧其所證斯超四趣不失人天至於凡夫地中雖
 伏惑發悟菩薩一經生死非常之變則忘其所證所修是故
 過緣或退仍墮苦塗者有之乃若凡聖同居淨土如極樂國
 等雖具三界惟有人天故一切含識獲生者即長辭四趣又
 助緣大備壽數莫量縱至鈍根一生熏修無不證聖果寧復
 退失事乎如來讚勸之本意不過如此且圓機體道是最
 淨業苟加願導之即預優品若夫愚朴輩但能稱佛發願
 莫不往生嗚呼觀淨土一門則知聖人無棄物矣彼守癡
 空之徒效無礙無修起自障心絕他學路可不哀哉紹興十
 六年一月念聞真香講室謂弟子沙門思齊曰此吾淨業所
 感也乃沐浴更衣而西跏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百

一粒佛祖統記

王衷嘉禾人居錢塘之孤山政和間舉隱逸不起嘗參小本
 淨師未有所入偶聞僧誦彌陀經有感遂專心淨業日誦阿
 彌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斷即所居為蓮社無
 問道俗貴賤咸得與會一日無疾沐浴而西跏趺而化佛祖
 樂邦文類
 吳信叟名秉信明州人紹興中官於朝與秦檜忤斥為黨人
 歸而築菴城南日夕宴坐制一棺夜臥其中至五更令童子
 扣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
 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習禪誦久之檜死以禮部侍郎名時
 停度僧之令信叟請費度牒以裕國用因論及檜黨卒為檜

居士傳二十四

六

黨所中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二十六年復被召至蕭山
 驛舍坐頃之令家人靜聽咸聞天樂之音即曰清淨界中失
 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佛祖
 張掄不詳其所自起官浙西副都總管度修淨土嘗請高宗
 書蓮社二字顏其居為之記曰臣嘗讀天竺書知出世間有
 極樂國者國有佛號阿彌陀始享國履位捐去弗居超然獨
 覺悟心證聖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眾寶莊嚴
 地皆黃金無山川邱谷之險氣序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
 飢寒老病生死之苦無五趣雜居之濁用是種種神通方便
 善導眾生忻樂起信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佛號即此一
 念清淨純熟圓滿具足融會真如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

不滅一刹。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寓物。臣敬聞其說。刺厲精進。無有間斷。惟佛惟念。亦既有年。閨門少長。靡不從化。乃開敝廬之東偏。鑿池種蓮。倣慧遠結社之遺意。日率妻子。課佛萬遍。而又歲以春秋之季。月消良日。即普靜精舍。與信道者共之。於是見聞隨喜。雲集川至。唱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夫慧遠創為茲社。距今閱數百禩。其間緇素。景慕餘風。祖述其高致者。代不乏人。然率闕汶不章。與木石同寂。臣獨何幸。乃蒙太上光堯壽聖皇帝。親灑宸毫。書蓮社二大字。為賜。雲章奎畫。得未曾有。萬目共瞻。歡喜踴躍。不獨傳示雲林。侈千載之盛遇。實頌天下後世。凡歷見聞。普得念佛三昧。究竟成就。無上菩提。其為饒益。詎可量已。謹刊之金石。用對

居士傳二十四

揚玉顯休命焉樂邦文類

李秉紹興末為內廷官。歷三朝。爵武功大夫。管御藥院。乞宮祠。以去秉壯歲。慕禪宗。參淨慈。自得禪師。有省。既別。自得作拄杖頌寄之曰。得來拄杖元無價。分付知音好受持。千里同風。了無說。夜深月上珊瑚枝。已而歸心淨土。刻龍舒淨土文。以勸世。持誦謹篤。逾三十年。子元長。偕諸同好。結淨業會於傳法寺。秉與焉。嘉泰四年秋。有疾。減食却劑。神色愈警。及冬。夢中忽見彌陀。現相。越七日。凌晨。見金華滿室中。呼二子掖起。別親友。索筆書曰。六十一年盡亂道。此兒見處却也好。而今。驀直往西方。萬劫長離生死老。置筆。整手結印而逝。樂邦文類陸子元名沅。會稽山陰人。試吏部。再為第一。監行在都進奏

院監尚書六部門。居官落落守正。不媚權勢。歲滿遷太府寺丞。尋外轉。歷提舉福建市舶。以母憂歸。中同僚鄭興裔之言。得罪。閒居。家明州橫溪之上。客至。語及鄭事。必曰。沅與鄭歷劫中寬耳。謹當以善法解之。否則彼此酬酢。無了時也。居常持法華經。晨起。即澡浴焚香。首唱偈曰。盥手清晨。貝葉開。不求諸佛不禳災。世緣斷處從他斷。劫火光中舞一回。然後開卷而讀。不緩不急。聲如貫珠。日周一部。如是三十年。年登八十。增至三部。宗教兩家。靡不研究。復誦彌陀佛號。一意西馳。年八十五。沐浴冠服而化。口鼻間出蓮華香。郁然彌日。方息。事在紹熙五年。渭南文集法喜志法華持驗記閻邦榮。池州晉陽人。中年嘗遇僧勸修淨業。持往生咒。遂斷

居士傳二十四

董血。每旦向西誦咒千遍。又率諸男女同聲誦之。積二十年。紹熙元年正月朔。閱大涅槃經。歎曰。人生夢幻耳。吾何戀乎。三月朔。聞異香芬馥。彌日不散。其子夢阿彌陀佛。放大光明。徧照堂宇。皆作金色。越五日。晨起如常。課誦訖。顧家人曰。我今日當行。慎勿相攬。遂面西瞑目。跏趺而坐。日過中。瞿然起曰。我去也。便起立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而化。樂邦文類錢同伯。名象祖。台州人。祖端禮。官參知政事。嘗參護國元公。有省。遂究極宗門旨趣。臨終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蓋為地水火風。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已有。大丈夫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去留自在。是上來諸聖解脫路。涅槃門也。吾今如是。豈不快哉。置筆歛日而逝。同伯以恩

起家太常丞。開禧中官參知政事。時韓侂胄為相。欲用兵於金。同伯執不可。遂罷知外郡。已而復起。與史彌遠謀。共誅侂胄。天下賴之。嘉定二年。拜左丞相。尋罷歸。初。同伯問道於此菴元公。此菴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同伯曰。纒涉肩吻。便落意思。如何。此菴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同伯有省。既而歸心淨土。守金陵。日於鄉州。建接待寺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菴。與高僧談處。其中自致政後。修持益力。嘉定四年。偶得微疾。書偈曰。菴菴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僧有問起居者。答曰。不貪生。不怕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

居士傳二十四

九

郡人同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西方淨土。為慈濟菩薩。統記續綱目。生傳台州志。皆省齋名定國。明州人。為州學諭。常修淨業。結西歸社。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為鄉民藏骨之所。月二八日。集僧俗院中。誦觀經及佛號。為學業圖。勸人念佛。有鐵工計公者。年將七十。喪明。因受念佛圖。誦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滿十七圖。一日。方念佛次。忽暝。半日復甦。謂其子曰。我已見西方佛菩薩矣。皆學諭是。勸導之首。當分六圖與之。并為致謝也。西向坐逝。嘉定四年。省齋夢青童告曰。佛今告君。三日當往。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速翻佛號。端坐而化。統記續綱目。

吳復之名克己。自號鐵菴居士。居於婺之浦江。少讀周官。慨然有濟世之志。既不得志。隱於左溪。苦目疾。或勸令禱圓通大士。復之曰。臨危不變。乃真丈夫。或舉杜祁公言。君未讀佛書。何以知其不及孔孟。復之試持大士號。疾良已。遂起深信。心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既讀宗鏡錄。過寶積實公。謂曰。此書無規矩。不若看止觀。令即境觀二字。倚為几杖。服食已。而果有悟入。歎曰。至哉規矩之說。所謂至方以方。天下之方。至圓以圓。天下之不圓者。乎。著法華樞鍵。回向極樂。曰。不讀法華。無以明我心。本具妙法。不生安養。無以證我心。本具妙法。如來諄諄示誨。智者懇懇宏經。佛祖垂慈。初無異轍也。乾道中。寓蘇州。與實公為蓮社。命工繪十

居士傳二十四

十

界九品圖於兩廡。一示萬法唯心。一指西方徑路。社友鍾離松為之記。嘉定七年冬。終於寶山。遺言以僧禮茶毗。壽七十五。佛祖統記。樂邦文類。陳君璋。黃巖人。生於元時。年四十。皈心佛法。與妻葉氏誦法華經。回向極樂。歷二十年。疾篤。命其子景星扶之坐。曰。吾歸去。景星曰。歸何處。去。曰。沒處。去。令死後用桑門閣維法。合掌稱阿彌陀佛而逝。集。生。知歸子曰。宋世宗風大盛。而其時傳天台教者。每以淨土為歸。故士大夫篤志西方者。視唐時稱盛焉。嗚呼。百年如電。六道如環。生此界中。不歸淨土。將安所終乎。汪大紳云。此一卷冰雪文也。日復一過。我懷如何矣。念

佛。繙。經。至。口。鼻。間。皆。出。蓮。花。香。則。淨。業。成。矣。心。念。佛。心。心。種。蓮。心。開。見。性。花。開。見。佛。是。為。極。樂。

居士傳二十四

劉潘許郭陳共傳

居士傳二十五

劉興朝名經臣不詳其里居年三十餘會東林照覺總公始究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公冲舉或問雪竇如何是請佛本源答曰千峯寒色言下有省已而官洛中就參韶山果公果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否則將成失心之疾矣未幾復至京師參正覺逸公逸曰古人言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與朝蓋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波羅提尊者見性是佛語詰之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至五更而覺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

居士傳二十五

山臨別語姑抑之向明以告逸逸曰更須用得始得與朝曰莫要踐履否逸厲聲曰這個是甚麼事却說踐履與朝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及明道喻儒篇以曉世其畧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也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眼朝朝還共起起倒與朝隨語無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難者正明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後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語道最通者奈何此道唯心可傳不立文字做世尊拈花而妙心傳

於迦葉達摩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或拂拈或持叉張弓輓球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祇為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予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歿不得其傳而所傳於世者特文字耳予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予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

居士傳二十五

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予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五燈會元潘延之名與嗣家豫章東湖上懷道耽隱自嘉祐以來公卿文章薦不起琴書自娛號清逸居士嘗問道於黃龍南公得其密意一日南公弟子源公訪之見其拂琴次源公曰老老大大猶弄個線索在對曰也要彈教響源曰也不少對曰知能幾人覺範洪公題其像曰毗盧無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為舌擎大千以手為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而值休明世舒王強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

石門文字碑
金湯文錄

許叔矜名式蘇州人舉進士名著雍成間官尚書祠部郎中出知洪州參洞山曉聰得正法眼嘗贈曉聰詩有句云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一日與泐潭澄上藍薄坐頃泐潭問曰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語叔矜曰今日放衙早泐潭曰聞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語是否叔矜曰別點茶來泐潭曰名不虛傳叔矜曰和尚早晚回山泐潭曰今日被上藍觀破上藍便喝泐潭曰須你始得叔矜曰不奈船何打破岸斗後官至轉運使卒贈禮部尚書五燈會元蘇州志郭功父名祥正當塗人也母夢李太白而生及長工詩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尋致仕隱於青山自號

居士傳二十五

淨空居士渡江謁舒州白雲端公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一頌謝功父遠訪之勤當須舉似諸方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印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功父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白雲白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飲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捺天玉兔趕他不着一日白雲問曰牛溲乎曰溲矣白雲叱之功父拱手而立白雲曰溲乎溲乎乃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嘗到雲居請佛印升座拈香白覺地相逢一何早鵝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名大眾曰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佛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

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徑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為霖。擲杖下座功。父拜起。佛印曰。收得龍麼。功父曰。已在這裏。佛印曰。作麼生騎功。父擺手作舞。便行。佛印拊掌曰。祇有這漢。猶較些子。後復起。知端州。尋棄去。老於家。

東都事畧五燈會元

陳體常名易。家蔡溪之左巖。少好學。該綜經史。熙寧初。應試。即棄去。與釋氏論出世法。嘗作頌曰。寒坐研窮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猶認影。巍巍獨露尚披衣。翻嗟會得臨靈者。也道尋常得肯歸。其二曰。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列者稀。即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元旨。鶴唳猿啼顯妙機。

居士傳二十五

四

有意竟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崇寧中。舉遺逸。又舉八行。郡守郭重致禮聘之。體常謝曰。早粗修於八行。晚但了於一心。心既本無。行亦何有。平生無忤視妄言。或語老莊釋氏大意。則疊疊忘倦。宣和八年。跣趺而逝。漁隱叢話法喜志吳德夫名恂。不詳其里居。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帥王韶迎晦堂禪師入城。館於大梵院。咨訪大法。德夫亦往叩焉。晦堂曰。公平生學解。即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德夫不能對。一日閱傳燈錄。至鄧隱峯倒卓而化。其衣順體不退。深以為疑。復趨問晦堂。晦堂笑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也。曰。是順。晦堂曰。還疑否。曰。不疑。晦堂曰。自既不疑。何疑於彼。德夫言下大徹。即說偈曰。咄。這多知俗漢。齧盡古今公案。

忽於狼籍堆頭。拾得蜚蠊糞。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閒拈出示人。祇為走盤難看。時詔亦於晦堂得法。述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後德夫官至秘書。五燈會元林間錄知歸子曰。觀諸賢問答及所論著。於心地法門。豁如矣。迹其出處之際。類能不繫於物。非其強耶。以視夏竦呂惠卿之徒。濫廁佛燈者。其相去何如也。

江大紳曰。歷歷孤明。巍巍獨坐。近來居士頗有這般人物。否有則叫。他到大紳門下。來看箭。

居士傳二十五

五

蘇子瞻黃魯直鬼無咎傳

居士傳二十六

蘇子瞻名軾眉州眉山人也母程氏方娠夢僧至門遂生子瞻年七八歲常夢身為僧少長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登進士第熙寧初判官告院時王安石方用事行新法神宗召見子瞻問何以助朕對曰臣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所言朕當詳思之子瞻每有論列多與安石不合及攝開封推官上書極言新法之害安石滋不悅遂請出外補杭州通判時錢塘圓照律師方開淨土法門子瞻因命工畫阿彌陀佛像為父母薦福而作頌曰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生死中云何

居士傳二十六

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索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徒知湖州御史劾其以詩訛謗逮赴臺獄禍且不測神宗密遣人覘之子瞻方酣睡鼻息聲達戶外神宗曰朕知蘇軾胸中固無事也遂責授黃州團練副使子瞻自出獄後持不殺戒過岐亭訪故人陳季常與之詩曰我哀籃中蛤開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剗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丞丞似燕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暴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燕豚中有人乳白盧公

信寒陋衰髮得滿情武子雖豪舉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壁

獲此一蟻缺一年成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及至黃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得城南精舍安國寺闢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克已悔過久之身心皆空竟罪垢相了不可得居五年移汝州走高安別弟子由將至之夕子由與真淨文壽聖聯牀共宿三人並夢迎五祖戒禪師俄而子瞻至元祐初為翰林學士四年出知杭州杭州大旱且疫子瞻設法補救多所全活浚茅山鹽橋二湖修復六井民甚便之為立生祠六年入為翰林承旨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學士八年出知定州紹聖初朋黨禍作謫居惠州既至與王定國書曰軾到此八月獨與幼子一人來凡百不失所

居士傳二十六

風土不甚惡軾既緣此絕毒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起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南北去住有定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又與李公擇曰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公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相遠矣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以尊主庇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居三年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已復徙昌化携阿彌陀佛像一軸自隨曰此吾往生公案也薪米不具則食芋飲水著書嘗負大瓢行歌田間頹仰浩然有以自樂元符初大赦北還復朝奉郎提舉成

都王局觀得疾止於常州上表請老許之臨終時門人錢世雄進曰先生平生踐履至此更宜着力曰着力即差語絕而逝高宗朝贈文忠子由名轍在高安時黃蘗全禪師勸之參禪最後叩洪州順禪師有省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卒謚文定東坡年譜大集卷五燈會元
黃魯直名庭堅江西分寧人也嘗遊潯皖山谷寺樂之因自號曰山谷道人治平中登進士第故好作艷辭法秀禪師呵之曰汝以綺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懼入泥犁耶魯直悚然悔謝遂銳志學佛法知太和縣以平易為治年餘移監德州德平鎮過泗州僧伽塔作誓云菩薩師子王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

居士傳二十六

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漿遊戲於三乘住一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語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一切眾生為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辱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

無量眾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為我作證設經歌邏羅身忘失本願唯垂加護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既至官通判趙挺之希朝旨欲於鎮行市易法魯直謂鎮小民貧不可乃止元祐初除校書郎修神宗實錄遷著作佐郎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卒護喪歸哀毀得疾幾死既葬廬墓終喪服除起為秘書丞紹聖初乞外補知宣州改鄂州會黨禍作章惇蔡卞論神宗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初魯直詣晦堂禪師問道晦堂曰論語云二三子以吾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公居常如何理論魯直呈解晦堂曰不是不是魯直迷悶不已一日侍晦堂山行時木樨盛放晦堂曰聞木樨香否曰聞晦堂曰吾

居士傳二十六

無隱乎爾魯直釋然即拜之既謁死心禪師隨眾入室死心張目問曰死心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何處相見魯直不能對死心揮出及至黔忽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然廓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慈悲也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屢奉召命辭不行乞州得知太平趙挺之為相素恨魯直不附已或誣魯直以文章誘國遂除名羈管宜州所館之家有司輒坐以罪乃館於成樓上雨旁風浩歌自得崇寧四年九月以疾終所善蔣津為治殮送其喪歸江西高宗朝追謚文節山谷文集末

晁無咎名補之明遠四世孫也善屬文與蘇子瞻黃魯直善官至吏部郎中兼國史編修歷知州府有惠政在齊州嘗治流民數千人年二十餘即歸向正法深信因果與圓通覺海諸禪師遊參求向上事崇寧二年衛州民殺猪有犬啣猪首骨去猪猶四日不食或異而析之於左牡齒曰中得肉如捫如來像也髻有粟如珠紺目踟躕莊嚴畢具无咎弟載之親見其事記於石以示無咎無咎曰佛菩薩誓救眾生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身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佛菩薩勸於威神為警此輩因懼生信於沸鑊湯蓮花湧出戒悔殺害善作回向由是增長深般若因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乃作贊曰吾觀鳥

居士傳二十六

獸諸食肉形鈎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是疆非疆業力所驅啗彼養已足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償如汝啗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友齒平業淺易超無對復若人非牛馬齊貝瓠犀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然人形佛形而慘鷹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自不知是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大壑流揚湯燬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謂猪賤畜是熱血裏有丈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伽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眾生若飛若走

若潛若穴小大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罰賈國王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湧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佛出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世分別心自說人責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豈歸吾身往有大猪生不啖穢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感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曰內踟躕坐人稽首世尊在我齒曰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宛若親化柔軟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又嘗作宴坐文云平居宴坐閉目

居士傳二十六

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女非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國土被塵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蠶相被石粘住認石為我千劫受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我如空被釘釘住是空非物釘無着處便得脫然離我我所正恁麼時指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大觀中知泗州卒年五十八從弟說之字以道官至徽猷閣待制嘗訪湖南明智法師學天台教觀晚年日誦法華經不輟云宋史雜助集知歸子曰蘇黃晁三君子並以文人遊泳佛海于瞻之浩落曹真之銳猛无咎之切深考其文亦各有其人焉岐序之詩

得齒曰佛贊而其指益祖肉食者其亦有隱於中否耶獨怪魯直始作自誓文至居默時乃悉毀所持禁戒屢見於詩則予不能知其說也嗚呼淨業難成習根易縱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汪大紳云東坡生平如一屋散錢從何處收拾此傳寫來一一上串極有心眼極有精神東坡遊戲人間比山谷會熬鬧其於禪也俱涉理路東坡較闊綽哉又云無咎傳當與七佛偈般若心經西方佛號同誦朝夕持百八珠心口相應一年二年三年中若不入道者我願得斷舌報

居士傳二十七

七

鄭介夫鄭志完江民表陳瑩中傳

居士傳二十七

鄭介夫名俠福州福清人也少刻苦好學治平中擢進士甲科調光州司法參軍秩滿入都監安上門熙寧六七年間兩河關輔大旱蝗民又苦新法流亡載路介夫繪所見為圖極陳新法之害且曰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神宗覽圖及奏大感動明日罷新法十八事下責躬詔越三日果大雨王安石罷相呂惠卿繼之行新法如故介夫復上書極言之惠卿以為謗訕朝政斥為民安置英州居大慶山英之子弟歸其德與於學者甚眾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又得釋氏而後大明三氏之外百家傳記歷代

居士傳二十七

七

史載至於醫方小說其於民物有補毫髮無不留意此其學也以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相與譬之直一蟬之翼合上下四方通為一物亦若是而已矣此其識也以為吾之是非毀譽與祇鬼禍福朝廷黜陟相表裏也故雖對妻孥莫敢溢人美惡幽聞聞寂莫或自欺上不諛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此其守也惟君為堯舜民復太古一飯一衣四方萬里同飽暖也一憂一樂四方萬里同欣戚也曩古之上無窮之下大之天地細至鱗介猶若是也而功無尸物無府此其志也其視先後古今等人與我等我與人等衆生與佛等佛與衆生等無一物無取無捨非即非離以大清淨圓攝為我住止是曰居士哲宗即位復官歸鄉里不

出元符元年以前事再竄英州徽宗即位赦歸薦起為泉州教授秩滿歸又號一拂居士宣和元年夢客有稱鐵冠道士遺之詩視之乃蘇子瞻詩也寤而歎曰吾將逝矣臨終作詩曰似此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雲煙如今身畔無一物贏得虛堂一枕眠授其孫而卒年七十九嘉定中謚曰介

西塘集宋

鄂志完名浩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歷官襄陽教授元符中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擅政志完三上疏劾惇未報會詔立劉后復上疏爭之惇因詆其狂妄除名貶新州徽宗即位召復故官遷司諫歷吏部兵部侍郎蔡京用事再斥衡山別駕永州安置復除名羈昭州移漢陽軍初志完官襄州夢詣大

居士傳二十七

刹見白衣大士親為說法覺而繪所見為之像其後在昭州供奉益虔日跪像前誦華嚴經有舍利出於袖間像後生竹三竿垂枝下覆與世所畫普陀巖竹無以異也讀華嚴合論作頌曰華嚴佛菩薩悲智咸徧周廣開方便門主伴互酬請於無言說中說法無數量我讀誦思維獲從信根入闍逢照世燈病過雪山藥無價大寶珠衣內忽然得願盡未來際滿足普賢行一切導師前一興供養一切眾生前一一作利益持經繼有人悲冀同我願自號道鄉居士作道鄉歌曰要識道鄉去處只在微塵裏許不立四至封疆不問二儀寒暑明月常放光明鳥獸率來儀舞其俗無繁無非其民無喜無怒別是一種乾坤全異九州風土師曠傾耳莫聞離婁拭目

莫觀誰知有箇冥業踏著從來門戶入也不動脚根居也不記年所行住坐卧虛徐色聲臭味愚魯偶然成矩成規未嘗為鼠為虎任他卜度縱橫迥脫機關取與人間天上無朋可謂自今自古大觀元年復直龍圖閣乞歸養親六年而卒年五十二

宋史道鄉集

江民表名公望嚴州人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元年拜左司諫極論哲宗朝朋黨之禍為將來戒時內苑稍畜珍禽奇獸民表以為言徽宗立縱之既出知淮陽軍蔡京為政嫉請言事者編管安南居常與妻俞氏蔬食清齋修念佛三昧著念佛方便文曰世出世間之法欲得成辦有力莫若繫心一緣即如稱念阿彌陀佛有巧方便無用動口不出音聲微以舌

居士傳二十七

根敲擊前齒心念隨應音聲歷然聲不越竅聞性內融心印舌機機抽念根從聞入流反聞自性是三融會念念圓通久遠成唯心識觀若是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消除法法全真門門絕待管爾遂成真如實觀初機後學一心攝念如來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亦自不相妨礙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自心作佛自心是佛自心見佛有子早亡見夢於其舅乞民表就天寧寺轉寶積經祈生善處且言見真中金字碑云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焚修心無染動靜不違佛法語默時與宗風名預晚乎幽獨身心歸乎淨土後遇救得歸無疾而化

宋史樂邦文類佛法金湯

陳瑩中名瑾南劍州沙縣人也性閒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許但微示意傲之而已登進士第徽宗朝為左司諫論議持平務存大體惟極言蔡卞蔡京童惇之罪終以直道不見容尋出補外既而還為右司員外郎權給事中言時政過失忤宰相曾布出知泰州崇寧中編管素州已而移通州英尊堯集辨王安石日錄之誣上之復謫台州初瑩中好華嚴經自號華嚴居士及遇明智法師叩天台宗旨明智示以上根止觀不思議境以性奪修成無作行深契入著三千有門頌云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智者說四門一有門一

居士傳二十七

非空非一三四指一月四點似別惟一空門門一一為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聞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祇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迷一心真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着不圓則不具惟一具字顯今宗入此宗者甚希有又以書與明智論其義云有門頌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來論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為圓

門之相又謂此相四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為法界攝一切法况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一義亦因緣也此妙門以有名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無自爾茲乃古師詮具之微言也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爾者開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為妙有於無為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爾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且一念心

居士傳二十七

起則有三千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眾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念外無一毫法可得法外無一毫念可得此乃本住不遷不遷者中理圓明之體此體如理為念其壽無量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名其土曰極樂名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說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古相具足周徧其具如是向實際之中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何妨去已還來機熟緣深定須成辦此理之有得於祖意者也瑩中自入台州捐書不復為文專修念佛三昧居五年復承事郎移楚州居住過廬山家焉嘗語所親曰吾往年遭患難所懼惟一

死。今則死生皆置度外矣。尋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高宗朝。賜諡忠肅。東都事林。佛祖統記。冷齋夜話。李忠定集。知歸子曰。吾觀鄭鄒江陳四君子。修行如幻三昧。泊然於夷險。生死之際。經言塵勞之儔。為如來種。豈不信哉。瑩中之於台教。蓋得其精者。其於淨土一門。殆猶承蜩之人。撮之而已矣。

汪大紳云。有即是無。無即是有。此理甚明。吾亦能言之。所難者。斷截情見耳。情見既斷者。一任你說有說無。總是光明藏。着些情見。便說得與如來一般。總是生死根耳。瑩中忠義。其斷截情見必勇。其言自是可寶。非獨瑩中也。鄭鄒江皆忠義之士。其勇於入道。能斷截情見故也。最是丈人。

居士傳二十七

十

才子好名之人。不濟事。說着此事。早已曉得了也。不知只是情見所解。賺得千生萬劫。於生死中說好看話頭在。

張天覺傳

居士傳二十八

張天覺。名商英。號無盡居士。蜀州新津人也。為人負氣倜儻。豪視一世。初任通川簿。嘗入寺見藏經。卷策齊整。佛然曰。吾孔聖之書。乃不及此。歸而沈吟。中夜不寐。夫人向氏問其故。天覺曰。適欲著無佛論耳。向氏曰。既已無佛。何論之。有天覺疑其言。遂止。後於一同列所見維摩經。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歎曰。胡人之言。亦能爾耶。乃借歸卒業。向氏見而謂曰。可熟讀此。然後著無佛論。天覺悚然。遂深信佛法。神宗朝。以王安石薦。內台。再遷至監察御史。裏行。旋以事謫於外。元祐中。除河東提點刑獄。至清涼山齋宿。禱於文殊。屢覩金燈。光明如晝。有化菩薩現於空中。已乃塑文殊像。供奉山寺。

居士傳二十八

十

著發願文云。一切處金色世界。真智所以無方。東北方清涼寶山。幻緣所以有在。無方則一塵不立。有在則三界同瞻。是以五體歸依。兩淚悲仰。伏念商英。昔在普光殿內。或於大福城東。一念差殊。四生流浪。出沒於三千刹土。纏綿於十二根塵。以往善因。值今勝事。荷剎那之方便。開無始之光明。揣俗垢之已深。恐慢幢之猶在。托之土偶。明此願輪。三界空而我性亦空。孰真孰妄。十方幻而我形亦幻。何其同伏願菩薩攝入悲宮。接歸智殿。起信足於妙峯。山頂資辨河於阿耨池。中誓終分段之身。更顯希奇之作。尋以亢旱。入山祈雨。三禱三應。遂以聞於朝。復還僧寺。回三百頃。旋為江西運使。謁東林總禪師。總詰其所見。與已合。遂可之。既按部分。寧遇兜率。

悅禪師謂曰。聞公善文章。悅曰。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天覺不然其語。但對悅稱賞。東林悅不肯語。至更深。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曰。有疑。香巖獨脚頭。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天覺一夕睡不安。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猛省前語。即往叩方丈門。曰。吾已捉得賊也。悅曰。賊在何處。天覺無語。悅曰。運使且去。來日相見。翼日呈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遣他授記來。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細微處。不知不覺墮在區宇。乃作頌

居士傳二十八

曰。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天覺遂邀悅至建昌。途中作十頌。悅亦作十頌酬之。天覺故與元祐大臣不合。紹聖初。為左司諫。上書毀司馬光。呂公著。士論短之。崇寧中。累遷至尚書左丞。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罷知亳州。尋安置歸峽。兩州兜率。悅嘗見石霜侍者。清素得末後句。以語天覺。其後天覺在峽。告覺範。洪禪師曰。昔見真淨於歸宗。語及兜率末後。後句。語未卒。真淨忽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惜真淨不知此也。洪曰。公惟知兜率。口授末後句。至真淨老師

真藥現前。不能辨。何也。天覺於言下頓見真淨用處。即取家藏真淨像。展拜。題其上曰。雲卷網宗。能用能照。冷西巖畔。神光獨耀。孰傳其旨。靚露惟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觀四年。京罷相。起為資政殿學士。頃之。除中書侍郎。時中外共疾。京所為。見天覺能立異。共稱為賢。徽宗從人望。拜尚書左僕射。時久旱。彗星中天。命下之日。大雨。彗沒不見。徽宗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大革弊政。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調橫欵。以寬民力。勸上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徽宗甚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張丞相尊騎過。匿匠樓下。為相逾年。復為同列所忌。諷言官文致其過。出知河南府。旋安置衡州。蔡京復相。太

居士傳二十八

學諸生為之頌。寃復故秩。宣和四年十一月。晨卧於牀。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一。漚生漚滅誰久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牛入海無消息。俄取枕撞門窗。有聲如雷。遂卒。謚曰文忠。宗門武庫。詳法苑珠林。知歸子曰。天覺早歲嗜禪。躁進邪正不明。幾不有其躬。危矣。洎其晚節。直道而行。不撓於眾。枉豈非所謂改過君子者耶。其於心地法門。知所致力矣。嗚呼。小智之流。一入禪宗。毫無畏忌。廢置因果。墮無明坑。不知自奮者。斯又天覺之罪人哉。汪大紳云。初祖入東土。傳佛心印。一口便已吸盡。以下諸祖。心心相印。至曹溪而發洩無餘。後來看得容易。口口相傳。依舊流為義學。於是南嶽青原而下。諸祖深懼焉。再

開方便之門。曲盡錘爐之妙。重重秘惜。恨恨掃除。用格外之提撕。為當頭之棒喝。語多奇特。話似風顛。此皆不得已之苦心也。善學者開宗明義。當於初祖及六祖機緣法語。窮參力究。須實見得心外無宗。凡外於心。宗者即屬邪見。任他見得漫天際地。只是一團虛氣。一點黑子耳。如此方見得分明。語當多生來疑情難斷。蘊界難枯。再開方便之門。重起錘爐之力。曹溪以下。門門參究。疑情斷。蘊界枯。乃為了當。然總不出初祖及六祖機緣法語也。此外若更有路可走。此即大妄語。大波旬見去。聖遠末學。鮮有師承。往往參尋者。纔讀上大人。便將奇特語。新鮮話。蘊在中心。意欲起佛越祖。下梢頭箇箇弄成下劣狂魔。痛哉痛哉。傳

居士傳十一

中多少奇特。緝閱之。依舊疑著。幸賴路頭素明。疑而不惑。已信得無別路可走耳。觸翻淨瓶。張天覺活埋了也。枕聲如雷。天覺末後出現。復何疑哉。

李伯紀傳 居士傳二十九
李伯紀名綱。邵武人也。父夔。官龍圖待制。初為松溪尉。與大中寺慶餘禪師往還。究心佛法。時參政呂公謫居建安。以龍圖故。致禮於慶餘。一日慶餘升堂集眾。踟躕化去。龍圖呂公方遊武夷。歸急趨視之。距慶餘化時。越一晝夜矣。呂公痛哭。恨不及其生。叩其所證。龍圖曰。盡誠禱。倘能復反。呂公焚香再拜。就慶餘耳。擊小磬數十聲。慶餘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用爾耶。當為公留七日。遂下座。呂公咨問道要。請慶餘再開堂說法。龍圖為之疏。辭義甚美。及期復如前。升座而化。其後伯紀過建安。訪龍圖遺跡。書其事。勸學佛者。政和二年。伯紀登進士第。歷官中外。事徽宗。欽宗。高宗。三居相位。孤忠信於

居士傳二十九

朝野。偉畧蓋世。俄頃指顧。間懾強敵。持危邦。士庶恃之以為命。蔽於僉邪。屢振屢絀。出入險阻。中心浩然。同時吳元中。敬與伯紀先後柄政。以恢復為己任。已而先後皆遠竄。數遺書往復。切劇大義。慷慨痛激。自擬申胥。既已欲自效。無由。則憤求出世法。研佛書。聞伯紀通易。華嚴二經。遺書雷陽。問二經同別。伯紀復之。其畧曰。易立象以盡意。華嚴托事以表法。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何以言之。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總於八卦。引而申之。而其象至於無窮。此即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漚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闔闢。一氣之盈虛是也。易有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有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

嘗觀十處九會。雖升諸天官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羣生前。而常處菩提座。每會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來集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耶。譬猶鏡鏡相照。重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天地。即乾坤也。百億日月。即坎離也。百億山海。即艮兌也。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出世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依也。六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言之。華嚴法界。與易乾坤諸卦。有二理哉。嘗觀善財之入法界。徧參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仙人。醫卜船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峯。海岸曠野。城邑聚落。無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

居士傳二十九

彈指而樓閣開。攝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為菩薩道。行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密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參也。卦之象。無所不取。而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強不息。積小而大。非精進乎。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儉德辟難。非忍辱乎。稱物平施。施祿及下。非布施乎。懲忿窒欲。慎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有恒。非禪定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育萬物。所謂慈也。議獄緩死。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所謂悲也。飲食宴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遊世無悶。所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於乾坤。君子觀象。皆得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嚴法門。與易之易簡法門。有

二理哉。繫辭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謂文殊小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毘盧遮那。是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說法。而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行。觀音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則乾得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說入。合之則易也。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於法界。無不在。無不為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虛空。無一塵中無佛身。翔飛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縷結。皆易之所存。反而觀之。則大千法界。與夫天地萬物。皆在吾方寸之間。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

居士傳二十九

莫大焉。楞嚴曰。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含裹十方。反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中。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此心地法門也。為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為華嚴之說。則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心靜而明。廓而大。虛而通。寂而靈。建立萬法。為之工宰。而物有蔽之。則明者暗。大者小。通者碍。靈者頑。所謂操存而舍亡也。故易立象以盡意。華嚴托事以表法。皆以其本來所有者。示之。非能與其所無也。體此道者。莫若誠。至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

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得於一心者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諸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上道。由此克之。為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成等正覺。猶育孩稚。以為成人。養根萌。以為成材。其骨節枝幹。初已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為羣生入諸惡趣。受種種苦。心不退轉。而况死生禍福。毀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十方。於夢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之法界。得於一心者也。二者皆不出於心法。故吾儕之所當自事者。心而已。了此則廓然更有何事。夫晝之所想。即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即死之所為。春之

居士傳二十九

所種。即秋之所獲。所以處世間者。所以出世間者。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水搬柴。中坐脫立亡。在著衣吃飯。中無上妙道。在平常心。中願試思之後。以江西安撫使乞祠。提舉臨安洞霄宮。紹興十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謚忠定。中歲嘗自題其像曰。是影是形。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遊戲仕塗。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李忠定集宋史知歸子曰。世之議儒釋者。不得其本。往往知見立知。滯迹異同之間。藩太虛。畫滄溟。汗漫精微。祇成戲論耳。吾觀伯紀與吳元中書。周易策數。華嚴法界。涉入圓融。同一涅槃。元清淨

體。彼其出入塵勞煩惱中。獨肩世界不厭不疲。非誠得其本者。其能如是乎。

汪大紳云。子請論語。至于欲無言。及莫我知也。夫輒為之。喟然歎曰。其先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時乎。其釋迦氏見明星而豁然大悟之境界乎。先師之發是言也。從天而降。不知影落何處。是言也。端木先生以上大弟子不用問。端木先生以下大弟子不能問。惟端木先生能逆源而入。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迷焉。曰。何為其莫知子也。是問也。香象渡河。金翅劈海。為百萬人之橋梁。於是先師現昆盧身。為設法。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華嚴重重法界也。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

居士傳二十九

其天乎。此華嚴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成等正覺也。蓋聖門之所謂天。即佛門之所謂昆盧法身也。

宗汝霖張德遠傳

居士傳三十

宗汝霖名澤。婺州義烏人也。母夢大雷電。有光下燭。寤而生。汝霖元祐六年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為人磊磊有節概。忠勇出於至誠。深信一乘。樂宣說正法。宣和六年。義烏滿心寺鑄大鐘。成爲之記曰。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爲欲所沉迷。不爲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因緣入道。譬如雷霆。驚牙甲。昆蟲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羣動咸作。奔趨爭逐。擾擾競前。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戒懼心。暨至食時。飢火煎迫。喉涎貪噬。腥羶無厭。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齊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爲市。矜智嚇

居士傳三十

愚籠絡利已。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方便心。味谷飲昏。陰邪氣盛。一念差誤。爲盜爲淫。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顛倒。莫覺其知。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俵儀其行。莫知所趨。於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志由中起。念勿絕證。無上道滿心。古刹也。舊雖有鐘。形度小瑣。發響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財助唱之。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爲爐。翕陰陽以鼓氣。回祿騰焰。飛廉助威。神施鬼設。一瀉而就。徹以金索。懸而擊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四生六道。濡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也。樂爲頌云。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

弗後。劫劫輪迴。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警。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子適宰官。代佛宣說。願咸諦聽。無量無邊。靖康初。知磁州。康王再使金。過磁。汝霖力止之。金人破真定。詔以汝霖爲副元帥。從康王起兵入援。與金人大小十數戰。輒以少勝衆。金人憚之。呼曰宗爺。康王即位南京。汝霖入見。上疏陳恢復大計。其言洞達。心法識治。體其一事云。臣聞情生於愛。愛生於見。見生於目。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已。則喜。喜則賞之。賞之者非憇其功也。賞其順已而已耳。所遇所接。果逆於已。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逆已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

居士傳三十

鈍。大有爲於天下。子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爲善者勸。知其非私善也。討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沮。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所止者。賞罰而已。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與左右之所接哉。彼仇方橫肆兇暴。浸侮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至於應酬萬幾。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下之望。尋以李伯紀薦。知開封府。兼留守事。遂修復京城。括降巨寇。王善揚進等百萬衆。河北諸山寨。皆受節制。

金人來攻輒敗去。疏請回鑾。凡二十四上。高宗不從。建炎二年。汝霖糾合諸將。起日大舉。會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語之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翼日風雨晝晦。汝霖連呼渡河者三。遂卒。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汝霖既卒。數日間。將士散去者十五六。已而盡散去。而中原不守矣。汝霖嘗作覽鏡偈曰。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却歸什麼處。又作休牧軒頌曰。空餘短笠。與輕蓑。道着休時事更多。更向中間問消息。夜深無奈月明何。同縣人陳允昌字得全。汝霖父執也。亦好佛法。屏居小室。宴坐湛然。離諸染著。年八十八。將卒。飲沉香湯三日。恬然而逝。汝霖志其事而銘之曰。公坐一室。心自內觀。了知六塵。

居士傳三十

皆是幻妄。故於財色。盡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于復何言。宋史宗忠簡集

張德遠名浚。漢州綿竹人也。政和八年。登進士第。高孝兩朝。再登政府。封魏國公。以恢復為已任。遭讒被斥。志不少挫。士大夫視其進退。以為憂喜。其用兵。雖屢屛。人咸諒其忠。不以為罪也。初居京師。遇處士譙定教。以熟讀論語。始有志於道。已而問法於圓悟禪師。師曰。巖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德遠有省。呈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師囑之曰。公他日無忘護教。嘗作虎邱轉輪大藏記曰。虎邱號吳郡勝處。晉王珣與弟珣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為

佛刹。本朝至道中。華律為禪。紹興八年。于請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于曰。我與紹隆同嗣法於圓悟禪師。隆嘗建立轉輪大藏。效彌勒示現體製。施軸於中。負戴其上。規模甚偉。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夙夜究力。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功績甫就。平高益下。棟宇翼然。琅函貝葉。輝燦焜燿。信士鄒珉。目規口歎。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夫世變之興。其來有自。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鬪亂。怨深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倘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媿。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警喻。發明空理。丁寧反覆。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

居士傳三十

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將見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直證圓通。孝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大慧禪師居泉州。應德遠請入徑山。嘗遣其徒謙。候德遠於長沙。德遠母秦國夫人故奉佛。日常誦經禮拜。及謙至。因問徑山何以教人。謙言。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夫人退而習坐。力究前話。一夕忽有省。回看經文。無滯。遂作偈。寄呈大慧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及卒。遺命供大慧一年。以報激揚之恩。德遠從之。晚歲除醴泉觀。使寓餘干。日讀易不輟。書座右曰。慎言語。節飲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尋得疾卒。贈太師。謚忠獻。朱子文集虎邱志五燈會元

知歸子曰。予讀宗公上高宗諸疏。本未貫徹。卓然命世才也。其於佛法的的見大意。故其轉物之智不窮。張公忠孝大節。不後宗公。而機用則稍疎矣。其護法之誠不可沒也。因合而論之。

汪大紳云。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所能為。若宗忠簡公斯大丈夫矣。將相云乎哉。魏公蓋其同志。合傳之是也。

居士傳三十一

五

三李馮蔡二吳顏呂葛余張傳

居士傳三十一

李似之初名彌遠。後易名彌遜。號普現居士。蘇州吳縣人也。大觀三年登第。官起居郎。久參園悟禪師。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蹶。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寺。適園悟出門。遙見便喚曰。且喜居士大事了畢。似之屬聲曰。和尚眼花作麼。園悟便喝。似之亦喝。於是機鋒迅捷。每與園悟問答。當機不讓。以封事鯁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宣和末。起知冀州。建炎三年。復官起居郎。累遷至戶部侍郎。秦檜主和議。似之抗疏。力爭不可。檜邀至私第。以甘言要之。似之曰。彌遜受國厚恩。何敢見利忘義。願今日之事。國人皆以為不可。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似之再上疏。爭益力。紹興九年。出知端州。

居士傳三十一

十

改漳州。明年乞罷職。隱連江西山。檜猶以前事為憾。削其籍。似之遂屏絕人事。築菴以居。十餘年。一日示微疾。索湯沐浴。畢。作偈曰。漫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拶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遂擲筆趺坐而逝。既朝廷思其忠。復敷文閣待制。同時趙表之者。名令衿。太祖五世孫也。參園悟於甌阜。園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死一回。方得表之得肯。嘗自疏曰。家貧。遭劫。雖知虛底。不存空室。無人幾。賊來亦打。園悟囑令加護。宋史五燈會元

李德遠。名浩。建昌人。紹興中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立朝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人不敢干。以私嘗讀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後造明果。問法於應菴。應菴提其胸曰。侍郎死後。向甚處去。德

遠駭然汗下。應卷。喝。出。德。遠。退。而。力。究。不。旬。日。徑。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臚。舖。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康。朝。湖。州。長。興。人。參。應。菴。得。旨。作。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慕。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着。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又。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菴。頗。自。負。德。遠。贈。以。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團。積。後。却。來。者。裏。喫。拳。頭。德。遠。後。為。夔。路。帥。卒。於。官。宋史續傳存

居士傳三十一

李漢老名邴。濟州任城人也。登崇寧五年第。紹興初。官資政殿學士。立朝挺挺有大節。屢陳戰守之策。不報。歸老泉州。語具宋史中。大慧禪師方住泉南長樂菴。漢老數往叩擊。一日大慧舉自頌。趙州庭前柏樹子。話拈云。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眾。既是打破趙州關。因其特地尋言語。良久云。當初將為茅長短。燒了原來地。不平。漢老忽然有省。別後以書告曰。邴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舍。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適。欣幸可量。頃有可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胸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但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願更加提誨。大慧答書曰。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

刺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也。漢老遂命工圖大慧像。奉之終身。卒蓋文敏。宋史大慧年譜語錄

馮濟川名楫。蜀遂寧人也。由太學登第。初參佛眼遠禪師。一日同佛眼經行。偶有童子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佛眼拈濟川背曰。好。濟川於是。有省。紹興七年。除給事中。會大慧杲禪師。就明慶寺開堂。濟川進見。大慧下座。次濟川問曰。和尚常言。不作這蟲豸。為什麼。今日敗闕。大慧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濟川擬議。大慧便掌之。明年。濟川依大慧坐夏山中。日止一食。長坐不卧。一日。大慧舉樂山初參石頭及馬祖因緣。濟川復有省。因舉呈。大慧曰。恁麼也不得。蘇嚕。

居士傳三十一

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嚕。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嚕。嚕。娑婆訶。大慧印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既而兼修淨業。作彌陀懺儀。嘗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以西方為歸。時經建炎兵亂。後名利藏經。多殘燬。乃捐俸錢。造大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部者亦如其數。分貯諸刹。後知邛州。二十三年秋。乞休。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告終。至期。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日將午。具衣冠。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州事。着僧衣。據高座。囑諸官吏道俗。各宜向道。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泊然坐化。漕使曰。安撫去。主如此自由。何不留一偈。以表異蹟。濟川復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有語。錄頌。告行世。

大慧年譜
五燈會元

蔡子應名樞。閩興化人也。紹興初。官吏部郎中。家居日。請大
慧住靈巖。天宮菴。與李漢老同咨法要。既而以書自通。所得
曰。樞近看狗子無佛性。話恰似平地釘個繫驢。極子一除。除
却頓覺廓然。本無罣礙。見得竹篋子徹底分明。自己脚根下
一段大事。明如皎日。廓若太虛。從本以來。不生不滅。不變不
易。赤骨歷著一絲毫。不得直饒。千佛出世。亦無摸索處。菩提
煩惱。真如涅槃。皆為刺法。因作頌曰。雲門篋子逢人便舉。有
眼無睛。徒勞下語。又曰。狗子無佛性。截斷衲僧命。打破趙州
關。識得雲門病。大慧可之。已而大慧在衡陽。聞李漢老卒。遣
僧弔之。歎曰。泉南道友。零落殆盡。今惟蔡郎中一人而已。不

居士傳三十一

四

若生祭之。乃為文曰。致祭於靈巖山下。半風半顛。大脫空居
士之靈。惟靈鐵器。市裏牙人。脫空場中。主將黑豆。換人眼睛。
只做這般伎倆。將謂閻老不知。一向起模畫樣。而今死去。見
渠。看你有何憑仗。鑊湯爐炭。橫行劍樹刀山。逆上我儂。聞說
欣然。鼓漢攢眉。惆悵人情。敢不周旋。薄奠聊陳。供養郭郎。線
斷俱休。嗚呼哀哉。尚饗。僧未至。而子應卒矣。復繫以辭曰。嗚
呼。始以前文與公相戲。此意未達。公已瞥地。二俱偶然。初無
實義。公既去矣。文焉敢棄。就而祭之。是法如是。建州劉子羽。
名彥修。紹興中。知泉州。亦參大慧。看柏樹話。有省。頌曰。趙州
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
透長安。
大慧年譜
五燈會元

居士傳 卷三二

吳元昭名偉明。邵武人。南宋初。官學士。嘗閱華嚴梵行品。自
謂有悟入處。大慧見其所為。跋語曰。此人只悟得無梵行而
已。既謁大慧。呈解。大慧不許。并為痛說禪病。因舉狗子無佛
性話。元昭疑之。留菴十日。呈解二十次。俱不許。因語之曰。不
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爆地。斷方了得。生死即辭去。道次延
平。忽然契悟。因將室中所舉。因緣連書數頌。其一云。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
州出蘿蔔。大慧證以偈曰。通身一串金鎖骨。堪與人天為軌
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其法友彌光。和之曰。
通身一串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縱使當機。覷面提。敢保
居士猶未徹。
大慧年譜

居士傳三十一

五

吳十三者。遺其名。建寧州人。紹興中。給侍開善。謙公。參究
頗力。忽於夜中有省。占偈曰。元來無縫罅。觸着便光輝。既是
千金寶。何須彈雀兒。開善答之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
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存稿
如居士顏丙者。雪峯然公嗣也。嘗作三教詠曰。硬似綿團
軟似鐵。六月炎天一點雪。露柱燈籠笑點頭。啞子得夢向誰
說。古來三教強安名。如來杜口於磨竭。夫子謂點而識之。老
聃謂大辨若訥。直饒剖破作一家。不免落在第二月。又頌子
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
口著。勸修淨業。文行於世。
續燈有稿
呂鐵船。遺其名。母秦國夫人。夢福嚴。佑公至家。而生鐵船。弱

五一九

冠時即究心法要。日夕參空山禪師。一日師問曰。曾見趙州麼。鐵船厲聲曰。無師休去。每稱於人曰。再來人也。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嘉定建永壽寺。以延僧。達摩忌日。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昔西去空携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真正初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个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却是孤恩的。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有山居詩及諸偈言。俱超倫邁俗。續燈存稿

葛謙問名。郊不詳其里。居少擢上第。玩心禪悅。謁無菴全公。全令看即心。即佛久無所契。請曰。有何方便。使却得入。全曰。

居士傳三十一

居士太無厭生。再參佛海。舉全所示語。佛海曰。即心即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燿然頓悟。作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寄呈佛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問。遂至虎邱。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不可入魔。謙問。叩請其說。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謙問。乃痛省。遂嗣其法。淳熙六年。守臨川。感微疾。大書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死如晝夜。無足怪者。若作生死會。去道遠矣。端坐而逝。法苑珠林

余放牛者。遺其名。杭州人。參無門。開公。凡有論說。無門。連道不是。不是。放牛。不服。退見臭菴。問曰。師在無門。得甚麼見解。臭菴曰。吾在無門。祇得兩個字。不是。不是。放牛。有省。乃曰。今日始知無門。為人處。一點惡水。不曾輕洒。著人。因著是非。關行於世。嘗曰。是法平等。不離本心。十方三界。六道四生。萬別千差。皆歸當念。看經念佛。布施持齋。不隔纖毫。臨官治政。事主奉親。有何不可。若乃妄談般若。設法安身。誑惑人天。隨業受報。色身與法身無異。我性與佛性一同。但要識得本心。便可出離生死。把纜放船。不是。不是。遂嗣法於無門。先覺宗乘

張功甫。名銜。家於杭州南湖之上。官直秘閣學士。參密菴。傑公。歸而靜坐。究狗子無佛性話。有省。自言胸臆豁然。如太虛

居士傳三十一

空了。無障礙。祖師言句。是入道之門。守着不放。亦為大病。自此塵緣。世念。不着排遣。自然淨盡。古人公案。昔所茫然。今亦無疑矣。嘗聞鐘聲。作頌曰。鐘一撞。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晚而致仕。頗極遊觀之樂。其言曰。昔賢云。不為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當入。無差別定。則淫房酒肆。徧歷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生智隔。境逐源移。如鳥黏網。動傷經命。又鳥所謂設法度人者哉。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公居焉。佛法全書

知歸子曰。予讀宋史。觀三李所建立。誠卓然豪傑之士。其入道之捷。如師子奮迅。擺脫羶鎖而去矣。馮濟川掉臂宗門。復

向心淨土。吾師乎。吾師乎。元昭以下諸賢。其行事不概見於傳記。其得法機緣如此。顧不偉哉。
汪大紳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早知此事。四十偈私記。可以不作。

居士傳三十一

張子韶傳

居士傳三十二

張子韶名九成。號無垢居士。錢塘人也。少好學。年十四入學宮。閉閣終日。寒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歛膝危坐。若與神明伍。相與歎服。既而聞客談楊大年。呂微仲事。心慕之。謁寶印明禪師。問入道之要。寶印曰。念念不捨。久久成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令看柏樹。子韶久之無省。謁善權清禪師。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善權曰。然。子韶曰。何故。九成無入處。善權出袖中數珠示之。曰。此是誰的。子韶不能對。善權復袖之。曰。是汝的。則拈取去。纔涉。恐惟則不是。汝的也。子韶悚然。一夕如廁。正提柏樹子話。聞蛙鳴。契入。作偈曰。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

居士傳三十二

痛有元沙會先忌日。就明靜菴飯僧。主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子韶便喝。惟尚批其頰。子韶趨前。惟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子韶曰。九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惟尚舉馬祖。升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子韶推倒卓子。惟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子韶躍起。問旁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子韶毆之。顧惟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惟尚大笑。子韶呈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趨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惟尚亦作偈印之。紹興二年。擢進士第一。授鎮東僉判。明於聽斷。浙東諸郡訟有不決者。皆訴之。民冒讎禁。監司有所支連。子韶爭之。不得。遂投檄歸。頃之以趙鼎薦。各為太常博士。遷著作郎。尋拜禮部侍郎。進對時。屢以正心術。

為言又推陳孟子保民之吉高宗甚向之會金人來議和子
韶持不可為執政秦檜所嫉改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造徑山謁大慧杲禪師議及格物大慧曰公祇知有格
物不知有物格子韶請其說大慧曰不見小說所載唐人有
與安祿山謀反者其人先為閻守有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
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像首其人在陝西忽頭落子韶言下領
旨題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一日又
問曰前輩既得後何故復理會四料揀大慧曰公之所見但
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耶子韶遂舉克符問
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大慧曰余則不然子韶曰師
意如何大慧曰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子韶廓然得大自

在嘗曰余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蹋而
開或與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
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余得了末後大事實在老人
處此辦香不敢孤負老人也既復詢守邠州逾年丁父憂歸
卒哭後詣徑山飯僧請大慧升座說法而秦檜憾子韶不已
命言者劾子韶謗訕朝政并連大慧遂竄大慧於衡陽子韶
落職安置安南軍既至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緼袍糲食親
知餽遺一切謝遣安南故少雪歲多疫癘子韶乃為民禱於
龍神前半日得雪盈寸虔寇擾鄰境或請避之子韶曰吾請
此邦死分也何避焉因為守武畫計以火攻之寇散走居十
四年秦檜死復秘閣修撰知温州大慧亦放還梅陽至贛州

維舟俟之而子韶適至連舟東下至新淦而別子韶論不愁
念起惟怕覺選作偈曰念是賊子覺是賊魁捉殺賊魁賊子
何歸堂堂大路惟吾獨之越南燕北途東隴西撒手便到何
處何疑神劍在山鏢冷光寒魘夔罔兩莫之敢干此名真覺
秦時轆轤大慧磨之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無覺何處
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開戶牖太虛遼廓撒手前行不
顧人秦時轆轤何時作既至溫寬其賦歛道以禮法民大和
悅會戶部遣吏督軍糧子韶移書陳其害戶部持之遂乞祠
歸明年大慧復領徑山訪子韶於慶善院子韶曰九成每於
夢中誦語孟何如大慧舉圓覺經云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
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子韶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子

韶閒居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僧又嘗供十六
大天杯中茶悉化乳作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
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
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騰倘或
塵消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
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
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水消冰汝
今微有疑與惑鷄子便到新羅國歸數月苦風痺家人環之
泣子韶曰吾平生踐履今日愈覺有力何乃為兒女子咄咄
涕泣耶疾稍間設絳帳自居訓子姪益勤二十九年夏六月
六日語從子察曰吾其逝乎是夕疾作遂卒年六十有八朝

命復敷文閣待制贈左朝請大夫子韶平生謹於法度衣食
 器物率常用敝惡或問此是性耶子韶曰汝且道我每日用
 心在何處既老讀書不輟嘗倚柱就明歲久雙趺隱然五燈會元
 宋史
 知歸子曰予讀無垢居士書蓋欲擔荷五常闡孔孟心法者
 其於佛道未暇及也而世儒往往以禪議之意其生平得力
 之故固有不可掩者乎此則子韶之所以為子韶也
 汪大紳曰予於佛道亦未暇及然使予有立於世知必有
 以禪議予者矣知歸讚語蓋具深心

王虛中傳

居士傳三十三

王虛中名日休廬州人也宋高宗朝舉國學進士棄官不
 著書名龍舒淨土文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丐僮奴皂隸優
 妓之屬咸以淨土法門勤引皈依其文淺說曲喻至詳至懇
 若父兄之教子弟然同時歷陽張安國為之序曰阿彌陀如
 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甚簡證果甚速或者疑之子嘗
 為之言阿彌陀佛即汝性是極樂國土即汝心是眾生背覺
 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隔佛為是故慈悲方便現
 諸無量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諸華好復以辯智而為演說
 令諸眾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
 國即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

居士傳三十三

於坐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修習乃至純熟幻
 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歸吾廬
 諸佛菩薩即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龍舒王虛中
 端靜簡潔博通羣經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自
 是精進惟佛是念年且六十布衣蔬茹重趺千里以是教人
 風雨寒暑弗遑暇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
 光望之者信其為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
 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著具有顛末
 故喜為之序云安國名孝祥官中書舍人嘗問法於大慧云
 虛中每晨起禮佛祝願言弟子日休謹為盡虛空界一切眾
 生然香敬禮盡虛空界一切諸佛一切正法一切諸大菩薩

緣覺聲聞聖眾。乞成就一切善願。濟度無量無邊眾生。臨命終時。一剎那間。見阿彌陀佛。證無生忍。了六神通。不出此間。一歲。即來此間教化眾生。漸漸變此南閻浮提。盡娑婆世界。以至十方無量世界。皆為清淨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日休。為此南閻浮提無巨無細一切眾生。敬禮諸天天帝日月后土一切靈祇。為此等眾生。感謝覆載照臨生養衛護之恩。謹為此等眾生。念南無釋迦牟尼佛一百八徧。以種無上善根。念南無阿彌陀佛一百八徧。以結無上善緣。願此等眾生。常沐洪恩。歡喜相向。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進修佛法。脫離苦海。即變此南閻浮提。為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日休。謹為盡虛空界一切眾生。敬禮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觀世音

居士傳三十一

菩薩大勢至菩薩聲聞諸上善人。仰惟大慈大悲。憫念眾生。沉淪苦海。無有出期。特展威神。遮相勸勉。分身於此震旦國中。教化眾生。使不相爭相殺。不相食相陵。易世澆漓。共躋仁壽。及於此南閻浮提。盡此娑婆世界。及十方濁惡世界。身為國王大臣百僚庶尹。教化眾生。同修佛道。脫離苦海。即變吾國。以至十方濁惡世界。皆為清淨極樂世界。又祝云。弟子日休。身在此世。網宿業深重。願為平昔所殺眾生。所食眾生。及南閻浮提所殺所食一切眾生。日誦西方極樂世界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同號阿彌陀佛一百二十徧。仰惟如來大慈大悲。以日休所誦如來名號一聲。一如來度一眾生。盡其所誦之數度一切眾生。同生極樂世界。其詳載淨

土文中。虛中嘗以無量壽經稱讚西方義蘊深廣。而自漢迄宋。譯文晦塞。罕中倫節。致我佛說經之旨。不白乃禱於觀世音會。四本而譯之。三年乃成。釐為五十六分。文辭爾雅。條理燦然。遂得大行於世。乾道中。廬陵李彥弼有疾。垂死。夢一人自稱龍舒居士。謂曰。汝起飲白粥。疾當瘳。且汝尚憶闕仲雅教。汝修行捷徑否。彥弼曰。每日念佛不綴。既覺。索粥飲之。立愈。彥弼初未識虛中。既而見其畫像。與夢合。使諸子往受學焉。虛中將卒。前三日。徧別道友。勗以精修淨業。云將有行。不復相見。及期。與生徒講書畢。禮誦如常時。至三更。忽厲聲稱阿彌陀佛。數聲。唱言。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彥弼聞而感之。為刻虛中像。并述其事。傳遠近。自是廬陵人多供事之。咸祐中。

居士傳三十二

呂元益重刻淨土文。至祝願篇。版中得舍利三顆。其叔父師說載其事於篇首云。樂邦文類龍舒淨土文知歸子曰。予讀虛中所著書。觀其願力之宏。修持之密。未嘗不惻然內愧。憤發也。蓋國公周必大贊其像曰。皇皇然而無求。惕惕然而無憂。閔淳風之將墜。攬眾善以同流。導之以仁義之源。誘之以寂滅之樂。世知其有作。而莫識其無為。故中道奄然而示人。以真覺。其真知虛中者乎。汪大紳云。學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究其病根。只是立我與佛耳。立我與佛。我是根。佛是塵。根塵熾然。何劫了當耶。禪門一棒打殺根塵。提脫之捷徑也。淨土轉我作佛。根即是性。塵即是心。變易根塵之秘門也。

真希元吳毅夫傳

居士傳三十四

真希元名德秀。建州浦城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理宗朝官至參知政事。立朝不滿十年。所上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野。游歷州郡。民懷其惠。自寧宗以來。屢下偽學之禁。真元晚出。獨慨然以道自任。讀佛經。通其旨趣。嘗題遺教經云。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嘗誦而習之。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語言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經教。而求其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點檢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

居士傳三十四

逸去。瞋止安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其題蓮華經普門品云。昔唐李文公問藥山儼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如此便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為善督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

居士傳 卷三四

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他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虛語也。又嘗遺書。批別陳貴謙問禪門事。貴謙嘗參月林鐵鞭諸老。切究向上一機。谷之曰。承下問禪門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愚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猴拾栗。相似。祖師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一句無滋味話頭。洵汝業識。都無寶義。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來教謂未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為

居士傳三十四

一世賢者。然禪門一著。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為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蔽。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來教又謂道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為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網。不知自己有一段光明大事。故遠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有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着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縱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粗過。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為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顛倒。否。疾病而能作

五二五

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顛倒。夢寐既顛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來教謂無下手處。只是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着一隻眼。看是甚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舉一則公案。與之搨挨。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即是到家消息也。端平二年。希元有疾。三上章乞祠祿。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謚文忠。宋史西山文吳毅夫名潛。寧國人。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立朝骨鯁。不避權要。淳祐中。拜右丞相。以直言忤旨。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居常究心大法。深有悟入。序大慧正法眼藏云。此事亘古

居士傳三十四

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不視。無所視。謂正即離。謂法即塵。謂眼即鑿。謂藏即塞。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撇向大洋海裏。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積。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語。觀來觀去。縱須光景。此時正好拚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挨牆拶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頭破額裂。通身流汗。得箇休歇。始知法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一雙凡眼。到這裏。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履齋老子即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及赴貶所。宿楓亭。接待寺。告寺僧曰。文殊言我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無他思想。常與定俱。此繫心一緣。

居士傳三十四

乃成佛作祖之階梯也。所謂繫心一緣。如日觀月觀。眉間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馮山問懶安曰。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馮云。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暮鼻拽將來。九此皆繫心一緣也。是後尊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人看个話頭。如狗子佛性。麻三升。乾屎橛。青州布衫。鎮州蘿蔔。庭前柏樹子之類。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即是當人安身立命處。此寺僧徒戒行嚴潔。誦經禮佛。脇不附席。蓋禪教律利之希有。亦謂精進矣。有此磁基。更能趨上一層。繫心一緣。習定生慧。則人人是佛。自家現成。公案不用借他。珍寶開張。舖席可惜。只在有為法上。過了一生。總然以今世持戒福德。來世不失人身。脫殼入殼。何時休歇。一有蹉跌。永劫扶頭不起。所謂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語最為悲切。履齋老子未能自度。先願度人。同書云。效法施云。履齋者。毅夫所自號也。將卒之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雨。已而果然。四更開霽。撰遺表。作詩。坐而逝。葬在景定三年。徑山志知歸子曰。希元之論佛法。信有功於下學矣。雖然。學佛而不明宗。如陷蹄涔。求適大海。不亦左乎。故陳吳之說。學者其可不盡心也。

汪大紳云。明宗判得甚是。然明得宗。希元之論皆宗也。明

不得宗。陳吳之論皆枝節耳。儒門論禪何等切直。著於居士傳。法施之善者也。

居士傳三十四

五

李王董鄭胡傳

居士傳三十五

李純甫名之純。自號屏山居士。宏州人也。金承安中進士。少負才氣。自比諸葛孔明。王景畧。三入翰林。仕至尚書右司都事。中年度其道不行。遂棄官歸。初好列禦寇莊周之書。年三十後。徧觀佛經。信解猛利。既歸。隱好與諸方老宿遊。亦頗好飲酒。每酒酣。人有問法者。隨機引導。如傾江湖。無有窮竭。於是室者通。疑者信。莫不洒然以去也。以謂近世儒者。推闡大道。窮性命之歸。其為功甚鉅。然其論佛。患不深究。華嚴圓極之宗。理事無礙之旨。徒執小乘。教相斥為死灰。稿木。又不知性真常中。本無生滅。輒謂此身死後。斷滅墮於邪見。疑誤後生。因取先儒關佛語。分章條辨。名曰鳴道集說。為之序曰。自

居士傳三十五

生民以來。未有不得道而為聖人者。伏羲神農黃帝之心。見於大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見於詩書。皆得道之大聖人也。聖人不王道術。將裂有老子者。遊方之外。恐後世之人塞而無所入。高談天地未生之前。而洗之以道德。有孔子者。遊方之內。恐後世之人眩而無所歸。切論天地既生之後。而封之以仁義。故其言不無有少相齟齬者。雖然。或吹或噓。或挽或推。一首一尾。一東一西。元聖素王之志。亦皆有歸矣。其門弟子。恐其不合。而遂至於支離也。莊周氏沿流而下。自天。人至於聖人。孟軻氏沂流而上。自善人至於神人。如左右券。內聖外王之說。備矣。惜夫四聖人。沒聖人之道。不傳一千五百年矣。而浮屠氏之書。從西方來。蓋距中國數千萬里。證之

文字至言妙理與吾聖人之心。魄然而合。豈萬古之下四海之外。聖人之心。竟不能泯滅耶。諸儒陰取其說以證吾書。自李翱始。至於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蘇子瞻兄弟和之。大易詩書論孟老莊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踵而興焉。上蔡龜山元城橫浦之徒從而翼之。東萊南軒晦菴之書蔓衍四出其言遠大小生何幸見諸先生之議論。心知古聖人之不死。大道之將合也。恐將合而又離。篋其未合於古聖人者。曰鳴道集。說云。純甫既卒。耶律晉卿讀其書。大好之。為序以行世。又有楞嚴金剛老莊學庸諸解。皆不傳。同時有劉謚者。著三教平心錄。至明初建安沈士榮著續原教論。其大旨與純甫畧同。中州集佛祖通載續原教論

居士傳三十五

王子或。名文。洛州人。金承安中進士。為尚書省椽。性剛不與俗諧。棄官去。往來登封廬氏山中二十年。改名知非。字無咎。自號照了居士。布衣蔬食。厲志學道。初出京時。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偷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一筆。盡勾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大家休。愛著何時是。徹頭風息浪平人。已度笑携明月下。孤舟居山日。有詩云。放下情懷觸處安。生涯取取沒多般。褐衣襤褸聊遮赤。短髮鬚髯底用冠。一榻肯緣資困歇。二匙隨分了飢餐也。知苦澀人人笑。烈日初心不敢漫。又作決了歌。禪家以為證道。正大中。參知政事。思烈行臺洛陽。辟之使參臺事。城陷。不知所終。中州集

董國華。名文甫。潞州人。承安中進士。為人淳質。恬於世味。學

道有得。與子安仁居寶豐坊。並閉戶不出。以習靜為業。其後歷官至昌武軍節度副使。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書與家人及同官別。乃為詩曰。白髮三千丈。紅塵六十年。只今無見在。虛費草鞋錢。又曰。無情喪主沒錢僧。送上城南無事人。檢盡傳燈前後錄。更無公案這番新。詩畢。擲筆於地。以扇障面而逝。中州集

鄭所南。名思肖。福州連江人。徙於吳。宋末貢太學。舉博學鴻詞。元兵南下。上書論時事。不報。宋亡。自傷不能報仇。終身不娶。不飲酒。不北向坐。歲時伏臘。野哭。而南拜。棄所居宅。寓城中萬壽覺報二寺。以所有田施與之。留數畝給衣食。謂佃客曰。我死。汝則主之。著一。是居士傳曰。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

居士傳三十五

於宋。長於宋。死於宋。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也。譬如孝子於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太。寧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寧見有二父耶。此一。是之所在也。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眾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芻豢之哉。所南性孤峭。寡與人合。時獨行。獨吟。獨遊山水間。嗜餐梅花。嘗夢乘雲登一高峯。得古梅樹。大百圍。花徑半尺。方盛開。摘而食之。空中有聲告曰。此玉真

峯頂也。邇來四百萬劫無人至矣。因為文紀之曰：此一花樹其壽無量。天根月窟和氣之液。洪濛之雪。攝為花骨。世不得聞。仙不得識。頑立樹下。頰頰笑方。瞳不瞬。溜碧相射。欲與俱化。泯而為一。條躍而動。手盡其葩。齒鍊為丹。火涼水浮。鼻舌毛空。迸散香霧。六合同燦。發天光。萬返於源。其心忽空。一旦獲無身之身。還我於無極。於戲偉哉。書此紀已。仰面長嘯。聲震空碧。瞿然而寤。吾本猶香。又嘗著施食心法。說正覺摩醯首羅天王療一切病咒。咒曰：唵。我有大願。無量無邊。虛空爛壞。我願無盡。我默我咒。先斷病魔。我觀我生。我實無生。意歸其源。六根俱寧。歸無所歸。心華自開。我於是時。現無邊身。為天醫王。普救病難。即臻安康。乃正綱常。終於究竟。我違

居士傳三十五

我誓我當。極我滅為微塵。聞聞聞。聞聞聞。聞聞聞。晚自集所著文。名曰心史。誓教天下萬世。皆為忠臣。錮以鐵函。沉古井中。明崇禎時。承天寺僧浚井得之。新安汪駿聲刻以行世。蘇州志宋文儒抄胡汲仲名長孺。婺州永康人。博學強記。受業青田。余學古得朱子之傳。以主教為學之要。默識靜觀。超然自得。發明本心。導諸學者。一時人望皆歸之。居貧。厲獨行之節。嘗語其友云。糜不繼。襖不溫。謳吟猶作鐘球鳴。此予秘密藏中休糧方也。參閱內典。著大同論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傳。出於北固壽涯禪師。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朱子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得脫然。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到着痛處。真可笑也。初

在宋咸淳中。起家監重慶酒務。歷福寧州。倅宋亡。隱永康山。至元二十五年。起集賢。修撰。出教授揚州。歷寧海主簿。延祐元年。引疾歸。晚居杭之虎林山。病喘。上氣者久之。一日。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覺其意。問曰。先生精神不衰。遽欲觀化耶。汲仲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聲寂然。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時又有馮子振者。攸州人。博學負才。氣通內典。與中峯本禪師遊。師作淨土偈一百八首。大闡唯心之旨。子振見而心傾。自號發願學人。為之贊曰。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不住於幻。能覺如幻人。幻人汝當知。垢與淨相對離。垢即淨。性淨土。應現前。是故幻住師。演說淨土偈。手提古佛機。數與念珠等。一

居士傳三十五

偈偈四句。句句義畢。彭字數逾三千。其實無一字。偈迷念珠。轉偈悟轉念珠。若人於此中。一一總無念。於無念念佛無念。亦復無。紅爪紺髮螺。種種白毫相。有目具瞻仰。月面照日輪。花敷四色蓮。出微妙高潔。所生皆淨土。云何是西方。是人見彌陀。悉得安隱住。元史佛法金湯類法喜志樂邦文類知歸子曰。元世士大夫。如趙子昂。程鉅夫。虞伯生。袁伯長。鄧善之之徒。其於佛法。不可謂無意者。然文過其質。其於道蓋未有得也。子故不得而傳之。
汪大紳云。異人異趣。異解。

耶律晉卿國寶傳

居士傳三十六

耶律晉卿名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也仕金為開州同知宣宗遜汴完顏復興守燕辟為左右司員外郎元太祖既定燕晉卿閒居久之已而太祖聞其名名置左右日益信任每從征伐晉卿隨事納諫務止殺以全民命太宗即位拜中書令軍國大計悉取決焉於是均賦稅正官制興文學覈工匠平權量給符印百度具舉遐邇悅服元遂得撫定中原者晉卿之力也晉卿於學無所不闕尤傾心祖道初年二十餘居燕自以所得叩聖安澄公澄公時見許可其後輒不以為然晉卿請其故澄公曰公昔官要劇予不敢苦相鉗錘又儒者多不信佛法唯搜摘語錄以資談柄耳令誠有志本分事

居士傳三十六

十

子安得不為苦口雖然吾老矣有萬松老人兼通儒釋辨才無礙可往見之晉卿遂謁萬松秀公屏絕人事息心參究雖祁寒大暑不輟迄三年而盡其道秀公授以衣名之曰從源號曰湛然居士其後歷官貴顯日應萬務而神明淡泊如處深山中一日秀公過其家見晉卿方啖菜根飯脫粟曰不太儉乎晉卿曰昔燕京被圍絕粒六十日子守職如平常及扈從西征六萬餘里備歷險阻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登瀚海而志不加蓋汪洋法海涵養之效有如此也嘗自題其象曰別來十年五歲依舊一樣髭鬚垂到腰間雙眉儼然眼上龜毛雖子畫空虛寫破湛然閒伎倆又曰有髮禪僧無名居士人道甚似我道便是塵塵刹刹露全身紙上毫端何處

避當西征時有司奏五臺等僧徒有能咒術及嫖武畧者可部以從軍晉卿止之曰釋氏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鷲珠守死不拔生草者用之從軍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軍也乃止大夫蕭守中曰沙門不征不役安坐而食耗國累民必此類矣請除之晉卿曰人之生也有天命焉人力所不能予奪者也世有辛苦而飢餓者有安逸而飽足者修短苦樂壽夭窮通萬狀不齊雖孔明之智項羽之勇顏回之賢尼父之聖亦不能移其毫髮豈彼沙門能窮吾民耗吾國耶故萬物之在天下天與則生天奪則死沙門亦天地間一物耳其亦天養之也天且有之子獨不容隘亦甚矣

居士傳三十六

十

太宗崩皇后稱制任用與都刺合蠻晉卿屢諫不聽尋以疾卒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元史湛然居士集清涼通傳國寶名安藏畏兀人世家別石八里自號龍宮老人父腆藏帖材護迪方燕坐作觀音觀忽有人抱童子付之已而其母有娠及產紅光發於屋生五歲嘗一卧三晝夜始寤問其故云適見文殊為我說法不覺久耳已而從父兄問經義即開解九歲始從師力學十三能默誦俱舍論至十五而孔釋之書皆貫穿矣十九被徵入朝以佛法見知世祖進寶藏論元演集深被嘉歎因勸上宜親經史以知古今治亂之由正心術以示天下向背之道遂詳尚書無逸篇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以獻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尋商議中書省事每賜對必

以開言路廣聖慮慎刑節用為言世祖未嘗不稱善至元三十
十年夏五月丁丑方宴居忽端坐若禪定者左右扶就寢至
夜聞異香馥郁即視之已薨矣有大星隕於庭圓相凝室不
散頃之見白毫光出西南去辛巳閣維於國西南門之外得
五色舍利不可勝計詔收其遺書得歌詩偈贊頌雜文數十
卷命刻板行世延祐二年贈太師封秦國公謚文靖其大
知歸子曰晉卿於元佐命功第一察其本知其所養者裕矣
國寶出入儒釋間觀其言論風旨殆亦晉卿之亞與而元史
逸之其遺書不可得而見矣為著其大概如此云

汪大紳云叙學佛得力處曰息心參究未得手時工夫也
曰涵養之效既得手時工夫也大抵參究之功須要外屏

居士傳三十一

諸緣方易得手得手後全要涵養到純一地步方好

宋景濂傳

居士傳三十七

宋景濂名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景濂遷於浦江青蘿山仍
以潛溪題其室故學者稱為潛溪先生學佛氏之道亦自號
無相居士母陳氏夢異僧手持華嚴經來曰吾方寫是經願
假一室以終此卷覺已生景濂少強記絕人長而從吳萊柳
貫黃潛諸儒問學博通經史元至正中薦授翰林院編修辭
不行入龍門山居十餘年明太祖取婺州召見既徵詣金陵
景濂曰吾聞大亂極而真人生斯其時矣遂留事太祖除江
南儒學提舉兼授太子經改起居注常在左右備顧問數稱
述帝王仁義之道勸上母專任兵刑洪武二年除翰林院學
士太祖常言佛氏之教幽贊王綱又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

居士傳三十七

兩心時廷臣獨景濂能深契上旨每召對輒與究論佛經奧
義時詔於蔣山興國寺大興法會景濂作法會記其文曰皇
帝御寶歷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大原文武恬嬉雨風時順
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二三與天為徒重念元季兵
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
充塞下上弔莫靡至訖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
有聞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
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
南京命欽天監臣羨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不建廣
薦法會上宿齋室却葷肉弗語者一月復敕中書右丞相汪
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但神達諸冥

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
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
寶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躬視踊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
捧從黃道出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
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客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
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閣三藏諸文自辛酉
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
播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
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
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蘇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
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

居十傳三十七

蓮花水桃暨名薜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
跪進清淨饌史册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册
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
三獻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大雄寶座演梵咒三周初
斷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壘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
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以綵幢法樂引至三
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
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參
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
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
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同樂八
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瀟聞
前事二日淒風戒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鑿鑿一
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陞而升嚴恭
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
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真靈來款求饗煮蒿悽愴聳人毛髮
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肆
惟皇上自靈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恭屬之祭
王國有國屬之祭郡屬邑屬鄉屬類皆有祭其興衰於無祀
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
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不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

居十傳三十七

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墓之天下謂文王為
賢澤及朽骨而况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
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行無際將不問於顯幽誠與天地
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與盛哉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
和同符大鈞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袂邊塵日為薄孰靈
非人流血沓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霜月凄苦涼颼酸澀茫
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為心寧免涕淚
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違
寐爰啟靈場豁彼蒙翳皇輿載臨偕首大雄遙瞻觀座如龍
眸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鐘鬼宿波河液

漏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霞。神池潔清。鮮衣華榮。絳塵垢身。還清淨觀。迺步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寶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鴻恩既廣。氛戾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詠。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五年除贊善大夫。以禮法導皇太子。太祖問廷臣。滅不言其善者。問否者爲誰。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臣不知也。主事茹太素上書。獨太祖怒。以示廷臣。或言此誹謗非法。景濂曰。彼盡忠於陛下耳。惡可罪耶。太祖乃釋然。嘗欲使參大政。景濂辭。遂老於

居士傳三十七

侍從。然一代禮樂制作。多景濂裁定。十年以學士承旨致仕。歸。明年來朝。先是景濂在太祖前。稱楞伽爲達摩氏印心之經。太祖讀而善之。至是召見。與論諸識生住滅義。乃詔天下僧並讀楞伽經。頃之。辭歸居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未嘗與有司接。嘗三閱大藏。暇則習禪觀。自言宴坐般若場中。有巨鐘朝夕出大聲。未曾聞也。天台僧無聞謁景濂。問曰。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鴻博勝義。不可思議。爲子欲假如來三昧之力。升濟神明。未知何法而可。景濂曰。汝門法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衆生由情生思。由思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汝欲報恩。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

盡。性源自澄。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爲欲水。混混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茂飢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利劍。鋒刃難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剝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毒藥。衆苦慘刻。能斷喪一切。衆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獸。光芒燭天。能焚毀一切。廬舍器物。化爲灰燼。無復子遺。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虎狼。爪牙銛利。能吞瞰一切。有生等類。窺伺搏噬。最可怖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魘魅。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修善之士。顛倒錯謬。喪其本真。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檣傾楫敝。能沉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枳棘。叢生

居士傳三十七

道旁。能鈞星一切。塗行商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頹崖。摧墮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爲齧粉。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虺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以是思惟。愛之爲害。不可具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即可破妄。汝能破妄。即是返真。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蘇迷盧山。持用布施。不是過也。是爲大功德力。是爲不思議勝力。是爲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執出於此。景濂善說法要。多此類也。十三年。以孫慎獲罪。連坐。安置茂州。明年。過瞿塘。夜逢僧晤語。端坐斂手。而化。年七十二。正德中。追謚文憲。其後雲棲宏公輯景濂文。

為法錄其所撰沙門塔銘凡三十九篇慈山清公盛稱之
以為當代僧史也宋文憲集行狀
護法錄祠堂記
知歸子曰余讀護法錄如春風之被物生意嗵然其法會記
及答天台僧問尤能以文字緣泛光明海其真文人之雄乎
至景濂自叙謂已實永明後身然耶否耶讀其文者當自知
之子無容贅言矣

汪大紳云許魯齋以儒學尊元世祖與一代文教宋潛溪
則以儒釋之學輔明太祖然文教之興潛溪其有明一代
之權與矣二公皆朱子後人也君子之澤豈有艾乎謹書
之以廣後之志乎朱子之學者

羅臺山云透得過夢幻泡影電露六字關然後能愛不然

居士傳三十七

只是妄想圖地獄渣無相居士以仁義輔太祖以割愛啓
沙門直是見得清立得定

劉萬李王薛傳

居士傳三十八

鄧祖庭名智旺應天人也早歲有孝行已而堅持五戒獨處
一樓修念佛三昧居三年心花發明往叅東山海舟和尚遂
蒙印可景泰元年海舟示寂以大衣塵拂付之古溪澄公作
來山頤命歌贈祖庭其辭曰金陵有箇奇男子叅訪明師求
直指見說傳燈錄上人志氣衝天奮然起念彌陀如自已
得寒氷化為水任他非佛與非心務要禪河窮到底書亦然
夜亦然鍊牛不動痛加鞭撒手懸崖知落處千重慾網打不
住碧眼胡僧沒奈何分付袈裟為信具趙州禪真罕遇截斷
南山老葛藤明月清風送君去明詩
萬民望名表號鹿園居士寧波衛人也世襲指揮僉事正德

居士傳三十九

十七年登武科進士官至南京中軍都督僉書少落落有大
志不事家人業晝習騎射夜燒燭讀書慕諸葛孔明之為人
也揭寧靜淡泊四言於座右嘉靖中與唐應德王汝中羅達
夫為友研窮性命之學已而閱佛書有契聞關西釋自然者
以苦行煉磨得道因與語大悅之自是參究不輟一日被衲
入伏牛山曉行見日升忽大悟嘗語學者言學貴真悟語言
精切不離見解聖賢工夫莫先格物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
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到得頓悟本來則
徹底明淨不為一切情境所轉如鏡照形鏡無留形如鳥飛
空空無鳥跡斯則融識歸真反情復性矣一日與遠夫論道
於臨江遠夫躍然而歸遺書曰自聞教後終日忻忻若出樊

居士傳卷三十八

龍見大世界若入巨海見龍宮藏舉手動脚無非道妙其折
服如此民望明習世務論議英偉聞四方有兵變輒自奮迅
其所規畫多中要害海上倭起民望方赴官南京散家財募
死士過賊於蘇州奮擊之身中流矢不少挫遂為巡撫周琬
畫策懸賞格以携賊黨進兵破賊海上焚其舟居官四十年
家無餘資野服脩然時與初子遊處年五十九無疾端坐而
逝有大星隕於庭光射數十丈集明儒學案
李文進蜀人也嘉靖中官至都御史提督宣大初在朝時以
釋氏為異端請除之上不從歸而不樂有方山人者見而問
其故曰吾幼時讀聖賢書即知釋氏為吾道靈也不達則已
達則必除之今既達矣復不能除奈何山人曰敢問夫子之

居士傳三十八

欲除釋也亦嘗閱其書而得其所以靈吾道者安在乎文進
曰吾聞朱子之說以為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夫虛無寂滅豈
不為仁義忠信之賊乎山人曰其矣夫子其不自重也奈何
以皓皓之明而蔽囿於他人之一言乎且余聞之釋氏毗盧
有萬德普賢有萬行安在其虛無寂滅耶今夫子必欲除之
當熟讀其書果無一善可取力以除之則天必助其成功而
無取諸於天下後世也文進然之遂閱佛書過三月謂山人
曰荷子之誨得見大聖人之心法與吾聖人曾不少異夫佛
謂眾生心者亦名如來藏義有空不空所謂空者從本以來
無私欲之染無物累之患廓然大公虛寥冲漠者也所謂不
空者真體無妄中寶靈明淨德滿足者也然空與不空初無

居士傳 卷三八

二物唯吾一心朱子所謂虛無寂滅者但見其空而不識不
空之德也如來藏中有河沙性德天地萬物亦吾心之光影
耳吾嘗以為天地生我今知我生天地矣山人曰夫子破格
矣他日見道不難也其後之官宣大聞五臺僧楚峯有道者
也請山人為介紹而會於雲中公館以昔悟告之楚峯曰噫
公見影矣若吾法王之心猶未夢見在文進悚然曰法王之
心若為可見耶楚峯曰公欲究法王之心必極其空而後可
以契不空之德不然則為物欲塞矣情愛蔽矣念緒紛紜生
滅流注昏昏汨沒未有了時尚何能見法王之心哉文進乃
退而修空三昧六月目不受色耳不受聲鼻不受香舌不受
味六情悄然運動如偶一日聞秋風落木聲忽爾念盡廓然

居士傳三十八

大定楚峯一日見而問曰公於此道信乎文進曰祇是箇李
文進更信阿誰楚峯曰公今信矣清涼通傳
王道安名爾康號性海居士廬陵人父育仁終涪州知州之
官時携家宿旅亭夢大比丘入門而生道安道安生而淵默
兒時常樂趺坐年十三見案上圓覺經竊觀之父遇問曰解
否應曰解時道安實未曉文義父遽指經語曰試解之道安
惶迫無以應良久胸中豁然開裂夙慧頓發即為父宣說其
義父駭之退而博覽佛書皆如夙所習萬歷二十三年舉進
士授行人先後奉詔冊封諸王問遺無所受遇名山觀止
嘗習靜焦山半歲乃出初受戒於雲栖宏公修念佛三昧復
參求宗要用力精猛一日與行幹折忽有省及使唐時又得

昔於松杏老人。語人云。吾至是始名舍兩臂矣。居常行履。純
容夕。每端坐至曉。自謂不過彈指頃。陶周望善道安。問曰。入
道以何為功。曰。道無功也。周望曰。無功何以進道。曰。無功之
功至矣。既而復以書告曰。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無功
之功難。周望甚服之。二十九年。謝病歸。居招提中。為眾講起
信論。著起信疏。記無何。瘍生左足。日講楞嚴不輟。已而右足
又生瘍。漸劇。預知不起。捨田宅與僧。擇日為券。其友請以十
月朔後十日。道安曰。吾不待也。易以朔。謂其友曰。後九日吾
行矣。及期。見羣僧繞案。有頃曰。天人至矣。遂暝。歛之。夕地震
動。屋瓦盡鳴。卒年三十八。道安在時。嘗止小樓。誦華嚴經。妻
劉氏夢大日輪懸樓上。光彩烜然。不可正視。寤而言之。道安

居士傳三十八

甲

為語佛法欣然信受。屏葷血。清淨自居。先道安三歲沒。沒時
了然若無事者。陶石
薛元初。名大春。鳳陽亳州人。即中憲之孫也。兒時好寬衣大
履。却紉綺不御。問遇疾。輒喃喃誦佛名。十歲。即善言名理。多
與佛經合。父官鴻臚序班。隨之京師。經古賢遺墟。歎曰。偉哉
丈夫。僅以一抔土。供樵豎遊乎。既而習舉子業。始見老莊書。
及維摩圖。覺諸經。輒以孔孟語解之。曰。世之誣二氏者。未知
二氏也。且又不知孔孟學貴發明自性。何論異同哉。每讀書
必過夜半。一夕豁然有省。自是慧辨無礙。語次舉當體全空。
或難曰。天地間無物不在性中。何云空耶。曰。正因空故無物
不具耳。或言欲知未發。當會已發。曰。性一耳。誰為未發。誰為

已發。會得時。如風掃陣馬。不疾而速。必待已發。又成拈闍矣。
或問草木禽魚。皆可見性。否。曰。纔涉擬議。是識非性。倘聞花
香。說得曰。非動非定。非淡非濃。聞之滿室。攪之還空。已夢觀
音大士。導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
急尋汝歸路去。尋得疾。急家人相顧泣。元初語其父曰。四大
假合。我非真我。我未生時。誰父誰子。即今之死。何異未生。如
是諦觀。慎勿悲悼。正襟跌坐而逝。年十五。事在萬曆二十八
年。集
知歸子曰。劉萬李王薛諸子。俱可謂用志不紛者。其能發明
本有也。宜哉。世之學者。狗名象。牽訊詰。知解益多。天真日鑿
矣。此陽明王先生所為發憤而太息也。

居士傳三十八

五

趙大洲傳

居士傳三十九

趙大洲名貞吉字孟靜四川內江人也母余氏夢二小沙彌一衣給一衣白牽衣求托處縞者先執母袂不脫而大洲生既而白者復來而小洲生小洲名蒙吉字仲通兩人即三四歲時相愛也每相引入坡谷僻處跌坐抵掌語聞人聲歛容然然或密聽之不辨也詰之不告也少長並博通羣書大洲年二十學禪時與小洲閉戶習靜既居母喪悟哀而不傷之體兩人先後中鄉舉及大洲成進士小洲遂不復應試明世宗朝大洲官翰林與四方豪傑講習廓推俗學發明本心以天下為已任著求放心齋銘云乾為吾健坤為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為雷止處為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為心別名為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有情無情合為一體未着軀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為天地心原此真心不分愚智魚躍鸞飛各適其職蒙蒙我生營營自戕自斲自喪自迷自狂自築其堵自錮其防自放於憂悲愴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真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而伯元酒大羨泊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壑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嗚呼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為習呼吸為習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辟彼家室見奪

居士傳三十九

一

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絕思慮自澄寂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如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為真求放而不放真悟真修前後徹朗愚非為下智非為上回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山巖巖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為知恥銘於東西敢告同志累遷中允掌司業事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都城嫚書要貢詔百官廷議日中莫發一語大洲奮然出班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為今之計請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之功釋沈束於獄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耳先是周尚文為大同總兵力戰敗俺答既卒大學士嚴嵩格郵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為言復下之獄故大洲及之時世宗遣中使賤廷臣還報心壯其言令手疏便宜立擢為左諭德兼監察御史令齋金五萬犒軍嚴嵩心嫉之當撰敕不令督戰不與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太洲單騎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會寇引去將出白羊口大洲為仇鸞設畫謂賊縋重其多而白羊路險若以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我以全軍擊之可大克也鸞不能用尾之反為賊敗既復命嚴嵩復讒之世宗怒其為尚文束

居士傳三十九

一

居士傳 卷三九

游說下之獄杖於廷。謫荔波典史。稍遷至南京吏部主事。四十年召為戶部侍郎。又以忤高麗穆宗即位。起禮部右侍郎。充日講官。每進講。開陳心學。究極存亡得失之幾。穆宗甚重之。遷南京禮部尚書。既行。復召還。留直講。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課讀楞嚴經。謂曰。諸君齒亦長矣。不以此時讀此經。更何待耶。三年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與高拱共事。議論多不合。拱以私怨。考察科道。大洲疏言之。拱益不悅。諷言官劾大洲。大洲疏辨。遂致仕。去居位止一載。晚著書號二通。曰經世通。曰出世通。各二門。門各為部。既成。為文告古佛聖賢之神。曰貞吉。夙生遇緣。幸染真熏。今出頭來。不忘覺照。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途。時發出

居士傳三十九

世之願如此。展轉四十餘年。邇來垂白謝事。形志俱衰。顧影枯殘。忽生勇猛。乃取架上舊書。以類臚列。隨文布點。各就部曲。曰統曰傳曰制曰志。屬之史門。申治理也。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屬之業門。明學術也。夫學術必助於治理。治理必原於學術。二門通矣。世可經矣。題曰內篇。取東土全經。摘采要文。以便修習。曰經曰律曰論。屬之說門。大智三昧所自出也。曰單傳直指。屬之宗門。大行三昧所自出也。夫行智二嚴。如震輪兩足。闕一不可。二門通矣。世可出矣。題曰外篇。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於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乎經世之用。然後千聖一心。萬世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嗚呼。虛空有盡。此願無窮。劫石可消。斯言常在。唯神其鑒之。萬歷十年卒。

七十三。贈少保。謚文肅。小洲嘗被薦。出為國子監學正。一月即謝事。隨大洲歸。自陳其所證。大洲喜。為作悟道詩。先大洲卒。大洲文。知歸子。自唐以來。學士大夫儒佛之辨。斷斷如也。大洲先生作而兩家之難。迺非深入夫不二之門者。惡足以與於斯哉。先生與友人書言。近得李長者華嚴合論。服之。擬以衰殘身命。供奉法界總持。二通之作。蓋將游戲乎毗盧性海中。也。嗚呼。先生丈夫之雄哉。

汪大紳云。大洲先生與龍湖紫栢。皆以英雄而入道者。入道愈深。我相愈重了。王摩詰。蘇東坡。黃山谷。俱以名士而入道者。入道愈深。我相愈有趣了。然則與不學道者何以

居士傳三十九

分別曰。大洲三人學道。三人我相是雄的。不學道者我相是雌的。王摩詰三人學道。王的我相香。蘇的我相活。黃的。我相瘦。不學道。我相便是臭的。死的。肥的。善學道者。不要強做着無我。只要在我相上着工夫。我相雌的可厭。要修得他雄起來。臭的可厭。要修得他香起來。死的可厭。要修得他活起來。肥的可厭。要修得他瘦起來。是漸門。倘遇性急的朋友。要請教我如何是頓門。我便對他道。為學。只要了我相耳。我相不除。禍事不小。又急切除不得。做工夫到得這裏。十分着急。不妨回轉頭。將這我相做親人看。待極力的覓這我相。覓來覓去。要覓他來。見一面。覓到一面。也不得見。這便是頓門。

嚴敏卿陸與繩傳

居士傳四十

嚴敏卿名訥。蘇州常熟人也。嘉靖二十年進士。官翰林院侍
詩。三吳數被倭患。歲復大疫。民死徙幾半。有司徵歛益急。敏
卿疏陳民困。請蠲貸。報可。累遷吏部尚書。承嚴嵩亂政。後吏
道汚雜。敏卿力為振飭。戒朝士無得私謁。慎擇曹郎。抑奔競。
振淹滯。銓政一新。人稱之曰嚴青天。拜武英殿大學士。尋致
仕歸。居常信奉佛法。歸心淨土。著樂邦文類序云。昔善逝愍
羣生之旋復。於諸苦趣也。指樂邦令歸依。列聖幽讚。宿耆受
生者。不一載。諸竺墳。燦如星陳。及後之宗焉者。漸遠。率以聲
色求。而不知求諸心。故大鑒示以惟心。俾知欲得淨土。當淨
其心。是善逝說觀佛而示是心。是佛之旨也。是具三心十心。

居士傳四十一

而往生之方也。是法藏發勝願。其心寂靜。志無所著。之因行
也。及後之宗焉者。漸遠。率弟視九品。恬嬉具縛。夫恬嬉具縛
則諸佛不必出世而度生。而羣生之流浪無已也。不求諸心
則愈求愈遠。三聖之觀。皆外逐於相也。聖人因病以致藥。衆
生因藥而滋疾。可不哀耶。是故稱樂邦。所以使理即者。緣般
若而修證。拯流浪於苦輪也。言唯心。所以使觀行者。本法身
而解脫。見三聖於真常也。善逝指人。以寶藏大鑒。啓之以元
鑰。大鑒示人。以因華善逝。接人以果地也。披其華而遺其果
猶夫無華矣。有其藏而不能啓。猶夫無藏矣。事樂邦者。能外
夫唯心耶。古今吾心之古今也。延極三世而不可際也。刹界
吾心之刹界也。廣被無邊而不可窮也。淨而四聖。染而六凡。

居士傳 卷四〇

吾心之四聖六凡也。不曰惟心。將安所而求樂邦也。誠知唯
心。必不能無事於樂邦也。春爾舍生。遠自無始。於無生而妄
生。於無我而執我。三縛十使。習染久矣。非藉濟願船。棲靈聖
域。則苦薩尚迷於隔陰。聲聞有味於出胎。乃下焉者。而可自
期不退哉。文殊七佛導師也。無生忍非不證也。而受記往生
善財。一生圓贖劫之果者也。第一義非不聞也。而發願導歸
不事樂邦。將何修而盡惟心之妙也。吾心中之阿彌陀佛。於
因地所莊嚴。吾心之勝土。為樂邦。原我之初。與阿彌陀佛無
二無別。我則迷而流浪。為佛心中之衆生。佛則覺而修證。為
衆生心中之佛耳。我心即佛心。我不可得而我。佛心即我
心。佛不可得而他。他不可得而他。之佛。念念度生。無間於我。

居士傳四十二

而衆生執不可得而我之幻我。背覺合塵。役役而顛冥於三
界。悲夫。故盡修乎樂邦者。所以盡修乎吾心也。盡修乎吾心
所以遠離顛倒。而證我所同於阿彌陀佛者也。諸佛別無所
證。全證衆生本性耳。凡阿彌陀佛所具足。我亦具足。不離我
心。故樂邦非相。即我心。故非空無相。即相非相。故即相非相。
則依正皆真。生佛同體矣。依正皆真。生佛同體。則樂邦之過
去。尊音王如來。未嘗入滅。未來功德山王如來。久已成佛。現
在阿彌陀如來。在十萬億佛刹外。而靡所隔也。八萬四千隨
形好。隨念隨見。我心非往。彼佛不來。如鏡中燈。如水中月。鏡
非攬燈。燈自現。鏡月非入水。水常含月。在在雨。法法爾。毫相
常觀而非觀。寶臺無生而往生。若然者。謂之惟心乎。謂之樂

邦乎吾不得而知也。鹿亭上人梓宋曉師所集樂邦文類。乞予言升其卷。遂為稽首佛祖。抒臆見而昇之。隆慶萬歷間。蓮池宏公以淨土法門。倡於雲棲。敏卿實為外護。居鄉好施。子出語唯恐傷人。歲飢。致書當事。請蠲租者三。氏甚德之。稱之曰嚴老佛。年七十有四。卒。贈少保。謚文靖。次子名激。字道微。號天池山樵。少清節。敏卿既入閣。激侍母歸。所過或饋之。金。激曰。父辭之朝。而子受之塗。可乎。固却之。師事管東溟。傳其學。既又與瞿元立。參究宗乘。以蔭為中書舍人。官至郃武知府。晚而家居。奉雲棲之教。子樸。淳謹樂善。年二十五得疾。將卒。激謂曰。母雜思。但一心念佛。樸曰。諾。激又曰。從今以往。吾亦一心念佛。樸喜曰。審如是。兒無慮矣。正容合掌而逝。激

居士傳四十一

乃取樸所刻龍舒淨土文。印之。廣遺親故。繫以書曰。激一病幾殆。不意復生。雖則苟延。焉知來日。回首營生。舊計有同嚼蠟。一具皮囊。終須敗壞。六塵緣影。何處堅牢。不如換却凡心。求生淨土。誦彌陀一句。消罪業無邊。聊奉勸文。用表誠意。卒年七十八。弟澤。字開宗。官中書舍人。慷慨能急人之難。臨終書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俱是爭名奪利場。今日老夫撒手去。萬緣都淨見。空王投筆而逝。澤子拭。字子張。崇禎七年進士。知信陽州。有守禦功。入本朝。大吏文章論薦。不出。構小榜。加室於錦峯山。祖墓旁。息心禪誦。一日晨起。禮佛畢。趺坐脫去。為濟字道行。太學生。工書。有手書楞嚴經行世。明史常

建法集淨土文
慈樂文類存

陸與繩。名光祖。號五臺居士。平湖人也。嘉靖二十六年。成進士。除涪縣知縣。遷南京禮部主事。歷官驗封郎中。轉考功。及文選。萬歷中。累遷吏部尚書。與繩公忠強直。練達掌故。先後居吏部。力持清議。推轂豪俊。不遺疏賤。人望翕然。歸之亦因是為忘者所中。屢退閒家居。究心佛乘。發宏護之願。不以毀譽易心。嘗為文。募刻五燈會元。其辭曰。夫佛道東流。至晉宋齊梁之間。學佛者競以名理禪觀相高。莫究本心。妙明之體。自達摩大士來至此方。始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至六祖能公。斯宗大振。厥後五宗並立。門風峻甚。圖機密義。不可以隨言而解。用智而求。至於揚眉瞬目。或喝或棒。所以闡呈真體。愈出愈奇。有省者若痛處喫拳。不會者如聾人聞鼓。而膚

居士傳四十二

識之士。乃或病其難通。管其詭異。蓋由銳根之無入。則謂聖言之有隱。大抵然也。然開元之後。宗教大明。上至冕旒。睿躬下及販夫孺婦。往往能響答元言。刃遊道妙。當斯時也。見性知心。超凡入聖。上下數百年內。先後十有餘人。自兩儀真定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何儒門淡泊寥寥。若此。釋教流通。林林如彼。良以道喪多岐。智分穿鑿。仲尼沒而時乎不三。顏淵死而今也則亡。官失而求之。四夷學絕。而傳之方外。一焉一明。有由然矣。至宋巨儒周元公程伯子。乃旁尋諸家。闡心宗。或問儒佛異同。伯子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伊川晚輩。內典遇異人。始明此學。考亭亦曰。達摩盡翻案。曰。尤為高如。乃知斥佛老為異端。非程朱之定論也。自茲而降。去聖時遙。

儒昧通方。釋拘異學。由是西來妙旨。東土希聲。所幸教外之單傳。具載傳燈之五錄。濟禪師以其書浩博。撮為會元。斯固莊生所譏。聖人已往而糟粕徒存焉者。然而求道之人。有能因言筌窮理窟。日由繹之夕鑽剔之。忽焉而鋸窮木斷。水到渠成。所謂因指以見月。假筏而渡海。亦易易焉。則是此土此書之不可一日無矣。賤子幼慕神仙。每符瑞夢。既聞魯訓。知反求乎六經。載遇竺墳。時泛觀乎三藏。稍能通其一貫。會其殊塗。祇自討論。無誰告語。嗟乎五千退席。憫增慢之難移。四十無聞。嗟寓形之易盡。願與同懷之士。共成得道之因。敢以此書請同戮力。昔在先覺。有聞半偈而明心。或識二字而證果。矧二十卷之活句。誠百千劫之奇逢。入此法門。皆當作佛。

居士傳四十

五

倘有通微俊彥。慧徹高賢。盡捨牀頭阿堵物。成就世間希有事。庶開來而繼往。亦自度而度人。不亦偉與。幸無膠泥曲儒。談曰非吾孔氏之書也。居父喪。既奠。乃渡江上鄒山。禮佛舍利。既至。僧出一塔。中懸金磬。可寸許。內視舍利。圍轉不定。初如珠。已如彈丸。已如瓜。忽如車輪。五色變幻。光彩射目。時同遊者。或見如梧子。色白。或見如菽。色青。與繩心異之。因出金建石浮圖藏塔。其中書其事。乞諸宰官居士。遂重興塔殿。密藏開公首募刻小本藏經。與繩與馮開之。陳廷祿等。倡導甚力。遠近響應。終以集事。開之名夢禎。秀水人。萬歷中進士官。至國子祭酒。免歸。師事紫柏可公。發宏願之願。刺血寫經。律論各一卷。廷祿別有傳。與繩晚歲。亦從紫柏老人遊。研究益

居士傳 卷四〇

力已而修念佛三昧。及臥疾。陽陽如平時。左手握心印。經旬不解。紫柏來視。歎其心力堅猛。為說偈曰。手印堅持。眾所見者。手印之初。不可心測。豈能目覩。是不能覩。即壞不壞。智者了然。眾人驚怪。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子。伯貞名基忠。能結其學。以蔭為兵部司務。遷刑部郎中。會紫柏以妖書事被誣。下獄。既說偈化去。伯貞贊其像曰。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為法津梁。既遇吾師。曰真法王。皈依參請。為老皇皇。患得黃緣。巾瓶侍旁。昏衢智燈。普海慈航。世間父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遠之又思。創見則詫。即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我於彈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因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是。脚下承當。舉

居士傳四十

六

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法乳難酬。有死無二。豈期緣慳。躬承師逝。嗟乎哲人。不可思議。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意地寂然。既展王法。曰。下風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六月牢戶。露地風煙。屹峙如山。光溢於觀。西源夏。瘞淫潦。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蓄風穿。南遷。啓龕。載觀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賢聖。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不圖愚蒙。觀此奇異。允若師言。驗眼目地。非肉身佛。豈能若是。伯貞後卒於官。明史阿育山志載紫柏老人墓五塔會元序于湖志卷載繩師遺集附錄知歸子曰。敏卿之於雲棲。與繩之於紫柏。非徒外護而已。考其言論風旨。亦各有相喻於微者焉。嚴氏陸氏。代有顯人。子

米其通知佛法者著於篇。嗚呼世祿之家。驕以取敗者多矣。非範之於道其能久乎。

汪大紳云。佛與眾生心性本無差別。過關人不妨如此道。未過關人畢竟以換却凡心一句為斬關奪隘。要着凡心者何。眾生色心也。眾生全靠着這色心。有養五蘊安隱六根。受用六塵。陪奉自謂快活度日。不知本來一段光明。陷在色心之中。五蘊埋却。六根交結。六塵封蔽。弄得你這段光明。污染千生。流浪萬劫。無絲毫出頭分。在你須起箇厭離心。換却他方。是如何得換却。宗門中人拋一無義味語。在你肚子裏。與鐵酸餡相似。任你咬嚼。色心一點也。有養他下來。咬嚼到得五蘊可憐。六根零落。六塵消熬。所謂敗

居士傳四十一

家散宅時候也。家已散矣。宅已敗矣。這段光明自然出現。蓋天蓋地去也。淨土中人請一尊佛放在你肚子裏。這便是你的主人公了也。念念無間。一心供養。供養久之。佛念漸長。色心自漸漸消去。消到盡時。即此五蘊根塵變成佛國。所謂形段身易為光明身者。只是還你那一箇光明耳。換却凡心一句。是修行大關隘。換得來是聖。換不得來是凡。此處沒毫頭許。假借修行人須自考。若過不得這關。慎勿徒效過關人。說心說性。是一是二。賺却一生也。儒門中苦苦說道。心人心。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亦最是要緊去處。克得已。方得由已。變化得氣質之性。方能成性。此如水之寒火之熱。無可疑者。於此未能痛下工夫。現成說箇是一

者只為做了色心。春為捨不得食色性也。一句耳。嚴氏之於雲棲。陸氏之於紫柏。遙遙相對。章法天然入妙。

居士傳四十一

楊唐戈孫朱郭劉郝杜二吳張傳

居士傳四

楊邦華名嘉禧。江西泰和人。萬歷中諸生也。少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已而潛心內典。年十三持不殺戒。蚤風無所傷。至二十餘入南京國子監。俄疾作。夢遊地獄。見地藏菩薩於冥陽殿。覺而放諸生物。延僧誦經。唱佛號。已而謂人曰。吾將逝矣。青蓮花現吾前。非淨土境乎。遂晝夜唱佛號不絕。命侍者息燭。曰。吾常在光明中。不須燭也。問何所見。曰。蓮開四色。問見彌陀否。曰。見彌陀現千丈身。問觀音。曰。身與彌陀等。惟不見勢至耳。言訖。忽躍起。拈香曰。彌陀經功德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吾已得上品生矣。寂然而逝。傳 唐體如名廷任。浙江蘭溪諸生也。天性醇慤。躬孝友之行。已

居士傳四十一

而覺世無常。傾心至道。參雲棲宏公。受念佛三昧。遂力行之。閱十三年。如一日。年六十。當仲冬之旦。謂諸子曰。新春十有一日。吾行矣。至期。盥漱整衣。端坐。手結印。口稱佛號。微笑而逝。事在萬歷三十一年。傳 戈以安錢塘人。事雲棲宏公為師。法名廣泰。事親孝。好行陰德。晚歲奉佛甚虔。與僧元素結春秋二社。為念佛會。誦華嚴經。已而曰。吾大限迫矣。當為西歸計。遂閉一室。習禪誦。晨夕不輟。預尅歸期。前二日。家人來視。甚悲。以安曰。生必有滅。奚悲為。吾方疑神淨域。而覲彌陀。若等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請元素至。共唱佛號。及期而化。傳 孫叔子。江南桐城人。父鏡吾。居士。請雲棲彌陀疏抄。喟然歎

居士傳 卷四一

曰。至哉妙用。旋乾轉坤。所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惟念佛一門乎。錢阿彌陀佛像。按四十八願。以為莊嚴像。成

送之雲棲。因乞法名。為廣寓。稱弟子叔子。年十二。從焉。遂受五戒。法名大圩。歸而斷葷血。棄科舉業。修念佛三昧。勤苦不惜身命。俄見兩比丘持蓮花立於前。曰。孺子善哉。一心淨土。復見化人誦金剛經一晝夜。乃瞿然起坐。曰。彌陀觀音皆來迎我。結金剛拳。印高唱阿彌陀佛數聲。泊然而寂。有淨土十二時歌傳於世。其室中歲產瑞芝。卒之歲。有大如斗者。其色或如金。或如玉。或如赤白。輪傳 朱綱。順天貢士官。終府同知。專修淨業。日誦佛名三萬聲。積十五年。一日坐榻上方。提珠誦佛名。忽異香滿室。曰。佛來也。

居士傳四十二

遂逝。傳 郭大林。湯陰人。亦專志淨業。年七十六。一日謂其子曰。明午吾去矣。無疾而逝。傳 劉通志。順天人。精勤念佛。年五十二。得疾。念益切。其法侶李白齋先卒。通志之而復甦。謂家人曰。白齋與我當同生淨土。已維舟相待矣。為我易衣。掛念珠於項。從之。遂逝。傳 郝熙載。錢塘諸生。為人忠信不欺。晚歸雲棲之教法。名廣定。居家禪誦無間。已而得疾。一日忽舉首視窗外。謂其子曰。今者別一乾坤矣。夜半云。佛坐蓮花臺。現吾前。吾往矣。遂逝。事在萬歷三十九年。傳 杜居士。遺真名。順天宛平人也。隱西山瑞光寺側古齋堂中。

五四三

三十年專志念佛對人惟合掌稱佛號預知將終禮懺九日誦至懺中懇切語輒流涕哽咽遂絕食日飲水少許懺畢坐脫淡旬始殮顏色如生有五色雲盤旋屋上山中人傳異之

往生

吳大恩浙江仁和人仁慈好施孤寡護生命鄉里稱之已而皈心佛法晨夕誦經唱佛號一日別眾跣跡而逝神色煥然室有香氣事在萬歷四十年

往生

吳用卿名繼勛江南新安人性沉毅嗜善若渴晚修淨業持

往生咒唱佛號日有定課嘗失足墮江中有物籍之流十里躍而登舟眾以為神已而患背疽持誦自若俄而正念示寂

往生

居士傳四十一

三

張愛萬歷間中官也晚持金剛經閱數年病死至一王者所

謂曰汝合向人間受胎答曰愛持金剛經願生淨土不願受

胎王者曰汝持經功少奈何愛曰曾聞十念成就况其久乎

王者曰且放還聽持經去既甦遂去之西山碧雲寺專誦金

剛經又十一年一日集眾曰我以持經力今西去矣沐浴更衣

端坐而逝

全剛新異錄

知歸子曰右錄雲棲往生傳而稍附益之大都聞雲棲之風

而興者也其他學士大夫名節炳著者別有傳嗚呼自東林

以來樂邦之化莫盛於斯矣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况於親炙之者乎予於宏公亦云

汪大紳云今者別一乾坤矣如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不

到此地步修行尚少證驗在何以明為如語者實語者不

誑語者以十法界觀之便是十箇乾坤佛法界是佛乾坤

善薩法界是菩薩乾坤緣覺法界是緣覺乾坤聲聞法界

是聲聞乾坤此是四聖法界也即為四聖乾坤天法界是

天乾坤修羅法界是修羅乾坤人法界是人乾坤旁生法

界是旁生乾坤餓鬼法界是餓鬼乾坤地獄法界是地獄

乾坤此是六凡法界也即為六凡乾坤修行到得超凡入

聖時候聖境自然現前豈非別有一乾坤耶何以明其證

驗以十法界之因觀之一念起處於十惡境上生心即是

地獄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地獄乾坤於慳妬境上生心

即是餓鬼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餓鬼乾坤於痴嫉境上

居士傳四十一

四

生心即是畜生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畜生乾坤於五戒

境上生心即是人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人乾坤於下品

十善境上生心即是修羅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修羅乾

坤於上品十善境上生心即是天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

天乾坤於四諦境上生心即是聲聞界因念念不斷便造

了聲聞乾坤於十二因緣境上生心即是緣覺界因念念

不斷便造了緣覺乾坤於六度境上生心即是菩薩界因

念念不斷便造了菩薩乾坤於無上菩提境上生心即是

佛界因念念不斷便造了佛乾坤由此觀之從樂邦生心

念念不斷有往生者乎有不往生者必其所發之因未

真也必其念佛有間斷也故曰修行尚少證驗在讚歎此

語一以堅人決定心一以發人精進心。

殷陳顧朱周蔡虞黃莊鮑傳

居士傳四十二

殷時訓名邁號秋溟居士應天人也。早歲肄業南京國子監。與江西何善山遊。聞陽明王子之學。又受教於司業歐陽南野。遂屏居山寺。反求諸心。期於自得。嘉靖二十年。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歷官貴州提學副使。乞假歸。隆慶初。以薦起。浙江提學副使。遷南太僕卿。仍移疾家居。萬歷初。張居正當國。欲引以自助。屬操江都御史王篆詣其家致意。時訓不應。已而謂其子慶曰。張公太橫。且有禍。篆非端人。不可與作緣也。久之。起南太常卿。旋以禮部侍郎管南京祭酒事。累疏乞休。得請。時訓性淡泊。雖處清要。不耐交際。苛禮自通。籍後在官。十三。在告十七。間居耽釋氏書。從楞嚴經金剛乾慧發悟。著

居士傳四十二

贅言一卷。論楞嚴要義。又謂楞嚴諸解。直吐心得。以經解經。溫陵為最著。溫陵要解輯補十卷。官太僕日。居滁陽樓雲樓。作偈曰。春陰蔽幽齋。朝來始和靈。春風悠然來。花雨滿庭際。又云。百慮靜中起。旋向靜中消。早知生即滅。始信起徒勞。又云。丈夫自堂堂。脚底有元路。撒手便歸家。何曾移寸步。又云。六塵雖幻相。能令真性裂。何名出世心。但不隨分別。又云。應跡寄人寰。疑神栖絕境。識得鐵牛機。爐燄如冰冷。又云。對雨千峯靜。看山百慮輕。昨宵明月夜。露地白牛生。晚栖天界寺。息心禪定持戒精。嚴雖老衲子。不過也。年六十有二。自知遊。期焚香坐脫。若假寐然。明詩偶鈔楞嚴卷之三 陳廷祿名瓚。江南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官刑科給事。

中劫罷嚴萬餘黨。又請錄建言廢斥者。忤旨杖六十。除名。家
居一意修西方淨業。有客過之。呵曰。爾不聞大鑿之論。唯心
者乎。何厭垢而欣淨。為答曰。惟心淨土。發之大鑿。而非自大
鑿始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固先言之矣。蓋懼人以不淨
之心求淨土也。非曰土無垢淨之。三無邪之可樂也。不獨華
池珠閣。鳥音風樹云爾也。吾幸而與聖人遊。被無量光。經
無數劫。證無生忍。成無上道。濟無邊眾。誠樂矣。客以客之禪
樂垢土。而我以我之禪樂淨土。禪無客。無我。樂無垢。無淨也。
客無庸呵我矣。隆慶初。復起吏科。屢以直言與時相忤。萬歷
中。累官刑部侍郎。十六年七月。臥疾。誦佛名。蓋虔。故事。京師
大臣三品以上。暑月賜冰。既置冰於榻前。眾見水中湧出七

居士傳四十二

級。浮屠欄楯鈎綴。窗格玲瓏。移時冰漸消。塔影漸瘦。頃之氣
絕。而影沒矣。贈右都御史。諡莊靖。明史樂邦文類序談翁
顧清甫名源。號寶幢居士。應天人。明嘉靖間諸生也。少豪雋。
工詩。善書畫。年將四十。盡棄所習。斷酒肉。搆小樓。獨坐其上。
精修禪觀。唯一小童侍左右。奉香華淨水。家人女子絕不見。
其面。每夜五更起。擊大木魚。高聲唱阿彌陀佛。其舍旁有屠
兒。每聞木魚聲。即起屠豕。一日進起。恚而責其妻。妻曰。爾不
聞彼道人日打木魚念佛耶。自不知罪。乃責我何也。屠兒愕
即折刀不復屠。一時屠兒從而徙業者甚眾。與棲霞雲谷禪
師善。結西方社。慈山清公。一日至棲霞寺。望見一道者。閒閒
如孤鶴。即之。其日不瞬。脫若遺世已。而入殿門。禮舍利塔。瞻

拜良久。塔頂忽現五色光。赭如寶。錯清公異之。以語雲谷。雲
谷曰。此寶幢也。方作西方觀耳。頃之示微疾。請名僧數人。相
對唱佛號。已而內人走報曰。滿室聞蓮華香。眾驚喜。清甫恬
然如平時。徐語僧曰。我坐蓮華中。半月餘。見彌陀法身。徧虛
空。世界世界皆金色。佛視我微笑。而擊我又以袈裟覆我。我
決定往西方矣。諸子涕泣請曰。父即往。奈兒輩何。清甫笑曰。
汝將謂我生耶。死耶。而獨不觀於日乎。日出於東。而沒於西。
是果沒乎。遂剋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蓮香三日始歇。慈山
集

朱元正者。海鹽諸生也。平生有志聖學。律身甚嚴。年六十餘。
深入禪悅。居宅後敞屋中。閉關不問家事。每日晨誦法華經

居士傳四十二

一卷。日過中則靜坐。其門人陳則梁訪之。曰。先生年高。益少
開酒禁。元正曰。子謂我須調養血氣耶。不知我於生死已書
得斷。則梁竦然。其年七月。語其子曰。吾在此無事可行矣。問
何處去。曰。西方去。子及孫固留許之。至十二月朔。示微疾。不
食。家人蒼黃治殮具。元正曰。勿忙。此後八日半夜事也。及期
端坐欲逝。復曰。吾生平秋毫不負人。今冬舍後匠人。為我平
後門一片地。欲待明年元日。便老人出關行步。其好意未報。
因取紙作詩謝之。寂然而逝。時方雞鳴。預戒家人。臨行勿令
婦女來過。二三時乃來。來亦勿哭。比天明。眷屬至。皆哭。元正
復張目搖頭。令婦女去。去盡乃瞑。法華持驗記
周楚峰名廷璋。雲南人也。生於正德嘉靖間。為人淳朴治家

不計有無有輒散之貧者。人與之語輒笑。或謔之。嘗辱之亦笑而已。素向佛法。晨起必誦金剛彌陀觀音諸經各一卷。充然自得。曰。吾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如是而已。年八十七。以清明日上冢。決辭祖考。還謂其婦曰。吾將行矣。彌陀迎我。觀音勢至俱來也。已而曰。觀音謂我絕葷五日。可西行。遂日食一粥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弟誦七如來名而已。誦經既畢。端坐而逝。翼日有香發於體。貌如生。金剛寶應錄

蔡槐庭名承植。湖廣攸縣人。性孤迥。淡於榮利。年二十餘。長齋奉佛。嘗誦三千佛名。日記一名。至三年乃卒業。遂終身不怠。登萬曆十一年進士第。歷官嘉興太守。在官日誦金剛經。室無長物。爐香經案而已。重興古楞嚴寺。禁民間殺牲祀神。

居士傳四十二

其文云。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未嘗以鬼神為無有也。第鬼神享用。與人間不同。人好酒肉。便以酒肉祀鬼神。譬之蛆蟲。噉糞。便以糞資人。豈不得罪於人。蓋神明清淨。聞人間酒肉污穢。厭惡不暇。豈肯鑒嘗。故郊祀者。止用淡酒。承祭者。戒酒戒葷。意可知。已至於餓鬼。不能飲水。何能食肉。欲祀鬼者。須用變食。真言。又非可漫為也。為此特示爾等。凡祀神者。宜焚香設齋。并誦金剛經一卷。神自繫結。陰司極重。此經我今告。真誠。障將爾等前罪赦除。後次不可再犯。若仍前殺牲污神。不惟無益。且遭罪譴。此係實說。決非妄言。嘗問法於雲棲宏公。遂專修念佛三昧。已而官太常寺卿。乞休歸。知交中有欲薦為巡撫者。以書問之。槐庭笑曰。若視一巡撫太尊貴。生我。

居士傳 卷四二

法直。超三界。金輪王尚不屑。意况區區耶。或勸槐庭當教兒。答曰。生死事大。吾自救不暇。遑恤我後。諸子或美其官室。不能禁。以扇掩面過之。晚歲結草菴。為念佛會。導諸賣菜。舖同。回向淨土。作二偈以謝客。其一云。安養恩歸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住。稀羹信口餉。胸中絕憎愛。一任馬牛呼。其二曰。休把閒言詔。頻頻告老夫。年來性暴惡。開口便糊塗。業重期心懺。人親以病踈。張三與李四。好醜不關吾。將逝之歲。日號為不久道人。及疾昇詣佛寺。請僧祝髮。歸至所臥室。見銀臺接引。連稱觀世音菩薩。遂逝。有淨土詩及因果書行世。明文偶鈔金剛新具錄慈心寶鑑

虞長孺名淳熙。錢塘人。生而長卧不興。三歲唱佛號不絕口。

居士傳四十二

蓮華寶樹現於室中。以告祖母。祖母曰。此西方瑞相也。因教之習定。遂時時垂目端坐。弟僧孺名淳貞。少而相得。居母喪。共習天台止觀。長而為里中師。教羣兒習真觀。以是忤主人。弗恤也。已中鄉舉。尋授徒昆山。與同社友誦梁皇懺。至次日。雲光入極。甘露霑壁。天雨金粟。玄黍沈水香。方冬。萬花盡吐。長孺感其靈異。習定益堅。遂能前知。雲栖宏公聞而呵之曰。真生墮魔網矣。萬曆十一年。成進士。居京師。道人未來事。口占晴雨。輒應。聞父喪。一慟欲死。語僧孺曰。吾與若不能終事。父將不得為人子。非入山修道。何以報恩。歸而廬墓三年。受戒於宏公。每晨起拜墓畢。即往雲栖問法。作淨土四十八問。語在雲棲法彙中。居山日。以羹飯施諸獐兔。虎來輒叱去。服。

除起職方司主事項之復告歸語僧孺曰吾不悟道決不復出當為陸法和否亦為王伯安耳遂携僧孺上天目坐高峯死闕前與僧孺約曰任汝登山臨水看我七日取證去晝夜兼屬無少間至三七日不悟倦甚欲就枕忽見高峯禪師斬其左臂豁然有省馳證雲栖宏公曰凡寐而覺者不巾櫛而復依衾枕必復寐矣迷而悟者不莊嚴而復親穢濁必復迷矣火蓮易萎新篁易折子白為計母以一隙之光自阻進修之路因勸令回向淨土以續前因長孺遂終身行之或有不信念佛者告之曰自覺覺他覺滿曰念佛者念覺也念念不常覺而念念常迷可乎民止邦畿馬止邱隅不止至善之地而止不善之地可乎或問如何念佛曰提醒正念相續不

居士傳四十二

斷而已百千方便只一知字念念無量光何不可入佛知見學人修道專求出離生死念念無量壽有何生死可出離已而還官遷主客司自外郎改司勳復乞歸與僧孺日遊湖上時宏公方坐南屏演圓覺經募錢贖萬工池立放生社緇白數萬伽陀之音震動川谷一時清節之士多與其會實長孺倡率之嘗與僧孺放舟湖心過三潭僧孺慨然曰此古放生池也奈何為漁人所奪長孺因謀復之築堤架閣為放生所頃之入南屏山不出僧孺亦隱靈鷲老馬德園集附錄黃平倩名輝四川南充人萬歷十七年進士與陶周望同官編修並學出世法中年妻死不復娶一夕夢登寶塔同年友焦弱候贈一卷書視之乃雲棲戒殺文也覺而持不殺戒得

俸錢輒買生物放之刻雲棲文施諸鄉里已而上書雲棲稱弟子篤志淨業自書座右云心淨則佛土淨不淨三業滿中穢惡何由往生然非常常覺照痛與一刀兩段三業可得淨耶雲棲聞而善之曰誠如是淨之又淨淨極光通達自性彌陀不求而獲矣平倩故嘗受五戒至是又請雲棲遙受菩薩戒嘗見一蜘蛛為誦佛號蜘蛛良久立化為建小塔作文志之友人范子喬請書戒殺卷携過武當其從者探其囊棄卷龍湫中子喬求之遇神龜引路復得之而卷不濡尋以少詹事乞歸邀遊山水間與衲子酬酢或欲薦起之有忌者上章言詞官結社談禪與方外為侶不當復點廡廟遂老於家文編法要

居士傳四十二

莊復真名廣還浙江桐鄉人少為儒已而學醫年四十餘頗厭世事遂從事養生術久之致疾乃喟然曰吾獨不能為天地間一閒人乎遂構小園疊石樹花木嘯歌其中一日觀花開落悟身無常即毀園閉閣坐禪取金剛諸經誦之偶出遊杭州遇一翁與之語學佛翁曰子學佛誰所師曰未也翁曰子不讀柳子厚服氣書乎雲棲有蓮池禪師者近在此蓋往師之應曰諾遂徒步詣雲棲謁蓮池蓮池授以念佛法遂受五戒歸家日課阿彌陀佛五萬聲未半載心地寂然年八十再詣雲棲受菩薩戒歸老於家居常病其鄉人不知正法多宗邪教閱淨土諸經論撮其語要名曰淨土資糧集以導眾信鄉人從而化焉淨土資糧序

鮑性泉名宗肇。紹興山陰人家。世信佛。性泉既冠。斷葷酒。能覆誦法華楞嚴二經。日每一周。其父命鬻楮於嘉興。怒其折閱。罰之跪。良久起。則已默轉楞嚴竟矣。嘗從紫柏散木諸老師遊。晚而皈心雲棲。篤志淨業。兼肆力於方山合論。永明宗鏡錄諸書。信解通利。自號天鼓居士。著書曰天樂鳴空。其自序云。華嚴有言。若有眾生。一念信入毘盧法界。縱以惡業墮阿鼻地獄。毘盧放光。觸其身分。應念命隕。即生兜率。化為天子。受無量樂。正樂之頃。忽有天鼓自空而鳴。告諸天子。此樂虛妄。不久壞滅。慎勿貪着。當念無常。諸天聞已。頓悟無生。即證果位。蓋毘盧之光。熾然常放。無間無別。而地獄眾生。未必盡出其出者。乃往昔曾與毘盧有緣。一念信入法界者耳。是

居士傳四十二

知此光。不住毘盧。不住於我。非我。非渠。了無處所。故得應念脫苦。既離地獄。復耽天樂。樂久無常。衰相現前。乃聞天鼓。如是激揚。即起十地。而此天鼓。亦無所從。但有音聲。了無形質。雖無形質。常自空鳴。是故號之為無依。知印法門妙矣哉。無依。知印也。吾越有山。名曰鷲。真古寶堂。千歲和尚所居。登其巔者。每聞空中樂聲。嘹亮皆謂天帝作樂。故號天樂鄉。噫。天樂。即天鼓也。天鼓。即無依智印法門。即毘盧法界之光。既入無依智印法門。則天鼓轟轟。天樂鏗鏗。不舍晝夜。遍界全聞。予復提之。欲警昏蒙。雖形言迹。出處無從。以故假號天鼓居士。而名此集為天樂鳴空。臨終囑其子治齋。邀法侶。王季常戴升之。徐春門等。及緇衣數人。至同聲誦西方佛號。日西時。

居士傳 卷四二

忽合掌謝眾曰。與諸君永別矣。遂趺坐而化。他所著書甚具。皆不傳。其天樂鳴空。刻入徑山大藏中。天樂鳴空序知歸子曰。經言。雖知諸佛國。及與眾法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眾生。南泉亦言。平常心是道。智者領得南泉意旨。念念趨向。而無趨向。念念觀空。不作空解。若諸居士者。其庶幾乎。

居士傳四十二

李卓吾傳

居士傳四十三

李卓吾名贇。泉州晉江人。嘉靖間領鄉薦。為教官。萬歷初。歷南京刑部主事。出為姚安知府。卓吾風骨孤峻。善觸人。其學不守繩轍。出入儒佛之間。以空宗為歸。於時諸老師。獨推龍谿王先生。近谿羅先生。嘗從之論學。又嘗與耿天臺鄧石陽遺書。辯難。反復萬餘言。抉摘世儒。恃其發明本心。剝膚見骨。在姚安。自治清苦。為政舉大體。往往喜與的子遊。處常住伽藍。判事而事辦。是時上官嚴刻。吏民多不安。卓吾言曰。邊方雜夷。法難盡執。日過一日。與軍民共享太平足矣。仕於此者。携家萬里而來。動以過失。狼狽去。尤不可不念之。但有一長。即為賢者。豈容備責耶。居三年。以病告。不許。遂入雞足山。閱

居士傳四十三

藏經不出。御史劉維疏。令致仕。遂客居黃安。旋至麻城龍潭湖。上薙髮去冠服。即所居為禪院。居常與侍者論出家事。曰。世間有三等人。宜出家。其一如莊周梅福之徒。以生為我。桎形為我。辱智為我。毒灼然見身世。如贅疣。然不得不棄官隱者一也。其二如嚴光阮籍。陳搏。邵雍之徒。苟不得比於傳說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則寧隱母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淵明是也。亦愛富貴。亦苦貧窮。苦貧窮。故以乞食為恥。而曰。叩門拙辭。愛富貴。故求為彭澤令。然無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其一也。侍者進曰。先生於三者。何居卓吾曰。卓哉。莊周梅福之見我。無是也。待知己之主。而後出。必具蓋世才。我亦

居士傳四十三

無是也。其陶公乎。夫陶公清風被千古。余何人而敢云庶幾焉。然其一念真實。不欲受世間管束。則偶與之同也。卓吾喜接人來問學者。無論緇白。披心酬對。風動黃麻。間時有女人來聽法。或言女人見短。不堪學道。卓吾曰。人有男女。見亦有男女乎。且彼為法來者。男子不如也。既而麻黃問士大夫皆大噪。斥為左道惑眾。欲逐去之。卓吾笑曰。吾誠左道耶。即加冠可也。遂服其舊服。御史馬經綸嘗往問易義。大服事以師禮奉之。入黃藥山。旋御以北館於通州。復為言官所劾。下詔獄。獄成。勒歸原籍。卓吾曰。吾年七十六。死耳。何以歸為。奪刀自刎。死。經綸備禮殮之。莫於通州北門外。明文偶鈔知歸子曰。予始觀卓吾居士論古之書。駭其言。迹其行事。動

居士傳四十三

為世詬病。以為居士實自取之也。既而讀居士論學書。服之。嗚呼。若居士者可謂知本者。與居士既出家。不受戒。無何。又反冠服。其戲耶。其有激而為此耶。則予不足以知之矣。汪大紳云。卓吾怒目。允初低眉。以低眉人寫怒目人。眼光忽如巖下電。此知歸子所謂落落自喜者與。羅臺山云。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吾於卓吾先生亦云。中間一段。無古無今。蒼莽悲懷。恰好。閒中。磕着痛處。觸着奇癢。難奈處。借一段冷語。消釋。觀者切勿認作實話。鈍置卓吾。鈍置知歸。吾今日讀此。乃見卓吾先生可敬處。可愛處。吾今日讀此。乃如讀屈子天問。讀莊子天下篇。讀枚叔七發。

管楊陶焦唐瞿傳

居士傳四十四

管登之名志道太倉人學者稱東溟先生為諸生篤學力行隆慶初知府蔡公建中吳書院以登之為師集諸生講學嘗曰士必有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志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力而後可以立身聞者竦然五年舉進士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以父憂歸服除補刑部主事萬曆初張居正當國總攬威福六年登之條上九事大旨在於肅朝綱通下情革弊政欲奪居正權歸天子居正不悅尋以負外郎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道時廣東多盜登之實軍伍嚴連坐分兵扼要害所部宴然而言官希居正劾之降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居

居士傳四十四

正敗廷臣文章論薦起湖廣僉事以母老乞歸初登之以選貢入京師止西山碧雲寺閱華嚴經世主妙嚴品忽悟周易乾元用九之義反觀身心渾同太虛照見古今聖賢出世經世乘願乘力與時變化之妙用以為理則互融教必不濫或順而相攝或逆而相成或闕實而彰權或廢權以明實種種出沒種種張弛各有條理難可思測此無他龍德不可為首也孔子無可無不可子思親承家脈故曰並育並行川流敷化孟子而後全體太極貫通三教者周元公一人而已我聖祖攬二氏以通儒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參不與其相濫蓋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規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圖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

儒極而至於事事無礙以通並育並行之轍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極於法法不濫以持不害不悖之衡其生平論學大旨如此嘗著從先維俗議其護法篇云釋門於儒家護教者名曰佛法金湯狀其以外護內若金城湯池之不可破也蓋佛法有內外二護拈花之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屬大迦葉入滅之期以結集三藏十二部屬阿難又於刀兵劫後滅盡還增起而轟揚三乘教法屬十六應供羅漢三者總名內護而有所謂金湯外護者則屬之國王大臣其重有加於內護此以折攝二門寄之也蓋護佛法於增劫初滅之時易護佛法於滅劫將終之時難護增劫初滅時之佛法但有攝而無折護滅劫將

居士傳四十四

終時之佛法則折攝必須並行而末法中則折法更嚴於攝法邪法不折則正法不可得而攝也正法以教理行證全備為義故護法者必有以鼓末法之人通五時之教明一乘之理修無漏之行入涅槃之證而後可當金湯外護之名吾觀唐宋名賢作禪講二家之金湯者護教護宗則有之罕有達於護行護證之旨者也愚嘗謂儒者不透孔子一貫之心宗不見乾元用九之天則則斷不可與護持如來正法何者言不能盡其所終行不能稽其所啟也近有越僧欲續國初岱宗佛法金湯編予嘗為之言其大畧曰夫所貴於金湯者為其護持正法也未有身不行正法而能護持佛之正法者欲續金湯當知三重一曰德行二曰願力三曰知見德行欲密

大而忠孝全德。細而辭受纖行。無敗缺也。願力欲堅。八風不能搖其願。百鍊不能移其力。有餘忍也。知見欲正。佛子必攝之以慈。魔子必折之以威。勿以小仁賊大仁也。三重關一則金湯之量不完。雖使宗徹五綱。教通三藏。兼以捨宅為寺。傾產飯僧之功。而如來之正法不屬焉。况乎敗類宰官。虛聲居士。徒以塵羹塗飯之餘。讚揚佛事。此佛門之少正卯也。金湯云乎哉。晚尤究心楞嚴經。應諸方和擊。益詣元奧。三十五年。冬有疾。述孟子七篇。謂子珍曰。當以殘冬卒業於此。明年將逝。予欲無言決矣。至除夕始畢。明年七月病革。命侍者昇至中堂。端坐而瞑。年七十有三。從先維俗議切麻繼

居士傳四十四

三

林院編修。累遷吏部侍郎。貞復早歲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言學。有省。允儒者。近溪羅氏弟子也。其後貞復官京師。近溪適至。遂受業。稱弟子。時執政者不悅學。近溪遂南歸。貞復歎曰。吾師老矣。今者不盡其傳。異時悔可及乎。乃移疾歸。依近溪以卒業焉。居閒究心宗乘。慕曹溪大鑿之風。遂結屋韶石。與諸釋子往還。重刊法寶壇經。導諸來學。為之序曰。六祖大鑿禪師。子東粵人也。得法黃梅宏法曹溪。是有法寶壇經之籍。東南人士家傳人習。予隨眾讀誦。晚乃自謂有得於其見。過知非之旨。孔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何絕望至此哉。蓋過不在於過。凡吾人自以為善而恬然安之者。即過也。何者是。皆誠為之也。識生於習。孔子

之所謂習。即佛之所謂業也。業識所現。智者過而不留。而愚夫執以為是。以至認賊作子。喪真失常。是以孔子於其門人。僅許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於其交遊。僅與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至。其自鳴。亦僅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其難如此。凡吾人。不見性。體即不能見過。性體一見。過狀歷然。不能見過。而自謂見性者。欺也。不三見性。而自謂見過者。亦欺也。見過者。見性之實也。見性如人之活。見過如人之痛。痒。謂活人不知痛痒。無是理矣。問人之活。否曰。知痛痒矣。問人見性。否曰。知過矣。此孔子之旨也。亦佛之髓也。六祖壇經屢發之矣。於法達念法華三千部。而責其負此事業。全不知過。他日又語神會曰。吾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何不

居士傳四十四

四

自知自見。乃問見與不見。至哉言乎。菩提無樹。明鏡非臺。直入此門。方為真實。世之學人。樹菩提而臺明鏡者。即以為賢。此有為之法。有漏之因。宜其麻木不知痛痒也。此經南中無板故重刻而序之。蓋欲吾人由是經教。以詣我孔聖見過自訟之域。共證本來。淨諸業障而已矣。其後有詔召還。尋卒。所著有證學編。行於世。多推明近溪論學之旨云。曹溪志明儒學案

陶周望。名望。號石簣。居士。會稽人也。萬曆十七年。舉會試。第一。成進士。授編修。與同官焦弱侯相。秉發始。研求性命之學。已而請假歸。過吳江。與素中郎論學三日。上刻溪。謁周海門。參叩甚力。每自撫膺曰。此中終未穩在。一日讀方山合論。手足忡舞。語弟爽齡曰。吾往者空。自生退屈也。海門嘗致書

詰其所得。周望復書曰。竊聞華嚴十信。初心即齊佛智。佛智者。無待之智也。何階級之可言哉。然必五十位升進。鄰於二覺。後契佛乘。孔子三十而立。已歷信位矣。然必知命耳。順以至從心。蓋知見久汰。而日銷習氣。旋除而日淨。如精金離鑛。經鍛鍊而益露光芒。嬰兒出胎。加歲時而自然充長。人形金體。不異舊時。瑩淨魁梧。新新莫掩。然則放刀屠兒。獻珠龍女。無待之智。燈也。懶安拽鼻。二祖調心。神化之寶。功也。以緣起無生。為覺照。故不屬斷除。以佛知見。為對治。故不落二乘耳。是故。道人有道人之遷改。俗學有俗學之遷改。凡夫於心外見法。種種善惡。執為實有。如魔人認手為鬼。穉子怖影為物。遷改雖嚴。終成壓伏。學道人善。是已善。過是已過。遷是已遷。

居士傳四十四

改是已改。以無善為善。故見過愈微。以罪性本空。故改過甚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是也。僧問古宿。如何保任。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大慧亦言。學道人須要熟處。生處。熟如何。生處無分別。處是如何。熟處分別。處是到此。則過是過善。亦是過分別。是習氣。饒你不分別。亦是習氣。直得念念。知非時。改過始有相應。分是真遷善。是真改過。是真名。隨心自在。亦名稱性修行。先代聖賢。所有言說。總不出此。尚何異。同異於其間哉。然僕今日之病。則在悟頭未徹。疑情未消。解處與行處。說處與受用處。未能相應。以此惻惻。居心不寧。老丈何以救之。周望居常。參一歸何處。公案自言。緊作課。寬作程。一生再生。會有出頭分。不敢求速效也。已而起。

前官累遷左諭德。萬歷三十一年。妖書事起。沈一貫當國。欲藉以陷沈鯉。郭正域。周望詣一貫。切責之。又見朱賡不為救。慷慨數賈。願棄官與沈郭同死。二人皆心動。沈郭卒得免者。亦周望力也。頃之。復乞歸。以祭酒徵。不起。周望生平。廉隅甚峻。進退以義。自奉薄。布衣蔬食。終其身。其為學。久而益誠。未嘗自是。每曰。古人見性空。以修道。今人見性空。以長慾。晚而參雲棲宏公。受菩薩戒。因與諸善友。創放生會於城南。以廣雲棲之化。作放生詩十首。以凡百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為韻。其一云。人生事腸腹。及與口舌三。二但取飽軟。一乃司吾饒。萬錢飾盤筵。殉此徑寸甘。下咽了無知。理與木札兼。晚食美。葵藜。甚飢望。藜鹽徑寸况易欺。何當信其婪。半饒償一身債。

居士傳四十四

主真不廉。人羊須臾理。請君觀其凡。其二曰。毒莖烹肉肥。利刃藏魚窄。魚肉豈不美。智者走弗食。吾有萬世患。鰲以取一適。七箸成戈矛。操之還自賊。君看几筵上。怨敵常繞百。食肉作蓮觀。斯言心可刺。其三曰。介盧曉牛鳴。治長諳雀噦。吾願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羣魚泣妻妾。雞鶩呼弟妹。不獨死可哀。生離亦多慨。楚語既侏離。齊音了難會。寧聞楚人肉。忍作齊人脍。可憐登陸魚。噉鴨向人誇。人曰。魚口暗。魚言人耳背。何當破網羅。施之以無畏。其四曰。挾弩隱衣袂。入林羣鳥號。狗屠一鳴鞭。眾吠從之驚。殺機弱胸中。燦然若懸杓。吾聞螳螂蟬。能變琴者操。至人秉慈尚。虎象馬足調。因果苟無徵。視斯亦已昭。與其噉羣生。寧我吞干刀。其五曰。從事愁見拘。波臣

苦遺蕩。烟氏羣處囊。悲鳴更相杖。寄書已成悔。見夢徒增妄。數錢贖爾至。縛解羈愁放。困極勢未邁。蘇餘氣仍壯。銜恩未忍去。故作三回望。何方絕網羅。向去保無恙。感激見深衷。遲疑抱遐悵。贈爾金口言。努力此回向。稱水具功德。蓮華好安養。微施豈懷報。往矣慎波浪。羣蛙尤有情。鼓吹西窓傍。其六曰。昔有二勇者。操刀相與酷。曰子我肉也。奚更求肉乎。互割還互啜。彼盡我亦枯。食彼因自食。舉世歎其愚。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其七曰。吾聞豐坊生。赤章咒蚤虱。蚤虱食幾許。討捕已酷烈。借問坊食者。還當咒坊不。宏恕聖所稱。斯言非佞佛。其八曰。生食不可食。熟以過時敗。生既嫌腥膻。敗時仍臭穢。腥穢君所知。胡為強吞喂。水火幻味香。口鼻成災怪。如

居士傳中十四

七

蠅穢中育。還以臭為愛。及其生子孫。居然臭穢內。阮園難久居。蟲乎可為戒。其九曰。豎首橫目人。豎目橫身獸。從獸者智。櫻甘人者勇。鬪悲哉。肉世界奚物。獲長壽。一虎當邑居。萬人怖而走。萬人俱虎心。物命誰當救。莫言他肉肥。可療吾身瘦。彼此電露命。但當相憫宥。共修三堅法。人獸兩無負。其十曰。食肉反有墨。食糠反肥。盛薇蕨雖苦。飢甘脂亦生病。我痛思彼痛。彼命如我命。勿憎質直語。質語應易聽。又設問答。著放生解惑篇。甚詳辨。文多不載。三十七年秋。有疾。飭治後事。三日而逝。謚文簡。夔齡亦好禪學。崇禎中。與蕺山劉子講學。陽明祠從之者甚眾。明史歌卷文集行述雲
按法乘給與志繪圖焦弱侯名竝。應天人也。萬曆十七年。舉進士第一。有司欲為

建坊弱侯謝之。請移賑飢民。除修撰。為東宮講官。進講時。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弱侯即輟講。皇太子改容聽之。乃復講如初。嘗采故事為養正圖。以進。日有啟導之益。為同官所嫉。用科場事被謫。出為福寧同知。再遷為南京司業。初。弱侯師事耿天臺。羅近溪。已而篤信李卓吾。往來論學。始終無間。居常博覽羣書。卒歸心於佛氏。天臺嘗引程子斥佛語。以相詰。弱侯復之曰。伯淳斥佛。大抵謂出離生死為利心。夫生死者。所謂生滅心也。起信論有真如生滅二門。未達真如之門。則念念遷流。終無了歇。欲止其所不能。矣。以出離生死為利心。是易之止其所亦利心也。苟止其所非利心。則即生滅而證真如。乃吾曹所當亟求者。從而斥之可乎。時有唐子張

居士傳中十四

八

者。先從近溪學。已而來謁。初見言知。弱侯曰。知為常見。是衆生法。再見言無知。弱侯曰。無知為斷見。是二乘法。子張憮然。弱侯因語之曰。人心之妙。囊括太虛。不可以有無求。不可以取舍得。以無求之者。攝心獨坐。一事不理。靜中光景。了了可即。事物現前。茫無湊泊。大慧呵之為默照。邪禪是也。以有求之者。認取識神。以為家寶。有可挨排。有可着手。輒生歡悅。不知認賊為子。百劫千生。輾轉淪墜。楞嚴所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元沙訶之為。昭昭靈靈的禪是也。夫此本地風光。無徑可尋。無門可入。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學者於口耳俱喪之餘。言思路絕之際。瞥地一下。任伊說有說無。信手拈來。何所不可。若未曾實證。此理。靠此知解。為本命元辰。不知此知頭出

頭沒時滅時。生生死死。流浪輾轉不休。於無生法。忍還相契。子既有意此道。便當真參實悟。求正人指與出路。此正人。吾有一訣。可以勘驗。出離生死。為正流。浪生死。為邪說。無為法。為正說。有為法。為邪無門。路無階級。為正。可以知。知可以說。說為邪。中心行道。而外不毀法。為正。駕言無礙。任情恣肆。為邪。子當如此辨別之。既得其人。死心塌地。務求安身立命。一着方是究竟法也。居南京。以所學倡後進。從者甚眾。晚修念佛三昧。嘉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崇禎末。謚文端。集賢堂

居士傳四十四

上書自訟。詔付三司。究問得白。放還家。宜之初參蓮池。授以念佛法門。遂勤修淨業。諸眷屬皆能覆誦金剛經及普門品。晝則各習所業。夜則共集佛前。回向以為常。嘗言修淨土者。以觀門為要。須穿衣喫飯。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華中禮佛。或坐瞻寶剎。佛光照身。淨想既成。往生何待。遂專修佛觀。過南京長干寺。禮塔念佛。次見塔頂放白光。佛為現相。如黃金色。一日坐禪堂。推窗忽見大海中湧一山。佛坐其上。光明四徹。牆壁林木。盡空不見。其精誠所感如此。宜之工文章。既暇。心佛乘。每順世語言。說諸法要。淮南李小有述廣仁品。宜之為序曰。學者聞胞民與物之說。亦有刻意推心。引為同體。而無奈與自身痛癢。畢竟不同。譬如蒙鏡照人。雖強以人面相

逼而鬚眉。終不能了。古人在畝。畝中未有天下之任。而念及一夫。如已推溝。亦無奈其覺性。明徹。眾生痛癢。呼吸相關。故不禁其焦腸輪轉也。凡夫與眾生。雖求親而反隔。聖人與眾生。不求緣而自不隔。則覺與不覺之分也。聖人經理民物。如拯溺救焚。千方百變。皆是仁中之用。唯此覺性。徧滿法界。是之謂仁耳。伊尹天民之先覺者也。覺眾生與我不隔。而又覺眾生不能與我不隔。如父與子。不能一心。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夫如是。自不得不以天下為己任。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之任。蓋自覺中來也。伊尹之任。天下不獨謂生民塗炭出之水火而已。若以此為任。後世豪傑將相。皆然安見其重哉。伊尹自思。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欲使天下之人。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之思。此之謂先覺。覺後覺。其任天下如此。故曰重也。蓋眾生不覺。非止於不覺而已。不覺之害。不可勝言也。不知君父是我頭目。起愛戴想。則自然欺慢。不知百姓是我血肉。起調理想。則自然貪虐。不知鳥獸魚鼈。是我手足。指爪。起保護想。則自然屠戮。而諸受害之倫。又不能覺知自性。起容受想。起平等想。起慈憫想。於是欺者還欺。虐者還虐。屠戮者還屠戮。合千百劫。怨讐報施之慘。禍聖人。大悲覺體。了了盡知。盡見。譬如祖父見子孫。殘殺無已。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是故聖人或以王法。明吉凶之影響。或以天網。昭禍福之不漏。或以三世因果。決因果之不昧。燦然明備。

居士傳四十四

而內之溝中。欲使天下之人。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之思。此之謂先覺。覺後覺。其任天下如此。故曰重也。蓋眾生不覺。非止於不覺而已。不覺之害。不可勝言也。不知君父是我頭目。起愛戴想。則自然欺慢。不知百姓是我血肉。起調理想。則自然貪虐。不知鳥獸魚鼈。是我手足。指爪。起保護想。則自然屠戮。而諸受害之倫。又不能覺知自性。起容受想。起平等想。起慈憫想。於是欺者還欺。虐者還虐。屠戮者還屠戮。合千百劫。怨讐報施之慘。禍聖人。大悲覺體。了了盡知。盡見。譬如祖父見子孫。殘殺無已。安能禁其焦腸輪轉乎。是故聖人或以王法。明吉凶之影響。或以天網。昭禍福之不漏。或以三世因果。決因果之不昧。燦然明備。

矣。然憂世之君子。惟恐眾生聾瞶易安。猶必隨其見之所到。時有著述。而吾友小有起。而輯其大成。曰廣仁品。小有慧根。深厚。一腔愷悌。先有仁品。行世本以好生。戒殺為宗。自後但見忠孝慈廉之事。則曰此其生機之布護也。但見貪饕淫縱之事。則曰此其殺機之橫流也。而廣仁品。又因以出焉。向使小有非二十年。至靜中討求。恍然得法。界往來之路。何以為眾生之心。如此其焦腸。輪轉乎宜之。他所著。有蓮華世界書。如香頰迦音等書。刻行於世。嘗自營生。旋捨之。棲霞寺中。遺言。死後必用茶毗法。臨終現諸瑞相。正念而逝。金剛持

居士傳四十四

十一

府徒卸武。再守辰州。遷長蘆鹽運使。其在官。以名節自厲。清望歸之。以太僕少卿致仕。歸。元立受業於管東溟。學通內外。尤盡心於佛法。時徑山刻大藏。元立為文導諸眾。信破除異論。其言曰。世之誕佛者。皆比於范縝之神滅也。而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即心也。即道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所以參贊化育者也。是豈形之所及也。唯聖人為能窮神。而庸愚固未嘗亡。特不知其即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則一狗於形。於是遺範圍天地之廣大。而自局。棄曲成萬物之微妙。而自穢。終日役役。不過耳目口腹。聖人愍焉。故喻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謂之道。復慮人之自畫。而高遠之。謂非已所及也。故

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堯之所以堯。窮此神也。桀之所以桀。昧此神也。是神者。溯之無始。推之無終。豈形生而始。生形滅而隨滅哉。形有盡而神無窮。故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縝之言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滅而神滅。藉如縝言。操則存者。存形與舍則亡者。形亡與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百髓九竅六藏。誰為然。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夢說藥巖。豈目所矚。處今而憶昔。在吳而知越。何形之能然。縝亦不思甚矣。縝之古。使人重形。而遺神。淪胥以溺者也。謂形即神。則舍形無我。舍形無我。則凡形之所欲。皆我之所欲。而以禮義維之。是強也。是外鑠也。神不滅而謂滅。則堯桀均盡。顏跖均生。均

居士傳四十四

十一

生則縱逸者。自適均盡。則好修者。徒勞。於是示之以餘慶。戒之以百殃。則見以為茫昧。而難徵也。揭之以仁義。則以為仁義。櫻人心。揭之以性善。則以為性惡。則以為善惡混。幾何其能信之。於是幸皇得喪。徽纒貪毒。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沉淪昏衢。莫能自出。旋復流浪。為苦無已。如來智入三世。圓應眾機。五時說法。海墨不可勝紀。其流入震旦者。續海墨之一滴。是為今一大藏。其語報則徵之三世。其語性則盡之妙覺。知三世之報。則堯桀不均。盡知性覺之妙。則性善無所疑。故下焉者。得其說。必惕於三世之報。惡不俟懲而革。善不俟勸而行矣。上焉者。得其說。則妙契性善之真。居仁由義。若耳聽目視。何有櫻吾心哉。是以聖賢之教。得如來而大暢。

惜哉。續之不講。謂神滅形滅。而誕佛也。惟如來之教。能窮此神之廣大微妙。語其大。則天地者無盡。大海之一漚耳。元會運世者無盡。時劫之一瞬耳。語其妙。則無聲無臭。此之空諦也。精一執中。此之尸波羅密也。一言演為無量義。竟古今而推之。莫能竟也。儒佛之是非。黃老之秘密。與夫百家之雄辯。一言蔽之。而有餘也。佐堯而堯。佐舜而舜。父以之而慈。子以之而孝。護法以之而護。諸衆生帝釋以之而離愛。梵天以之而勝慧。二乘以之而回向。真乘菩薩以之而證入妙覺。四聖六凡無根不被。故其言必至於海墨也。河沙妙德。罔越窮神。故其要必歸於一乘也。世出世法。莫不竭盡無餘矣。是以世之興王。莫不尊尚。我太祖太宗。彌極紹隆。太祖既刻大藏於

居士傳四十四

十一

留都。太宗復刻大藏於京師。列聖續緒。底今無替。至於列代名卿宿儒。或行峻一世。或文雄百代。龍翰鳳雛。之彥。蘭薰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願真靈筏者。數之更僕。未易終也。嗟乎。四大假合也。百年旦暮也。昔之所歷。於今奚存。今之所存。又何可惜。至愛終離。大業終棄。神之未窮。茫茫安托。適百里而不得其所托。則皇皇焉。浩劫之適。何翅百里。七趣紛沓。所托非定。徂百年之得喪。而輕萬劫之流浪。可不謂大哀耶。故濟我於一時者。不及濟我於一世者也。俾我一世得所安者。不如使我浩劫得所安者也。求濟我於浩劫者。非如來之教。而何姑未敢論。受果登地。第能汎濶覺海。少既餘潤。則契根根塵。塵靡不周。徧法界。於是纏蓋不能縻。陰陽不能控。脩兮其翔。

泪兮。其集究曠。劫於刹那。拔九類於半偈。莫尚於是矣。密藏幻余。二上人。以南北二藏。皆梵筴。流通不易。思刻方冊。廣其流通。拯溺之慈。甚盛。諸龍象。敷美其事。盡矣。予特恐世之誕佛者。或沮之。遂書此。以輔堂。馱氏之跋。折羅杵云。又於佛前說誓曰。願畢我形壽。力荷此法藏。苟可效我力。靡所不自竭。念昔佛菩薩。以此法藏。故剥皮以爲紙。析骨以爲筆。書寫此經。卷積如須彌山。今此真丹國。涉蒼瑩於玉。無事以我皮充此法藏。用使我皮可用。剝所不致。解域有蒙氏筆。無事析我骨。使我骨可用。析所不敢。辭我今雖食。骨檀當勉。具歷任及歸農。隨緣力爲辦。不直此一生。願盡未來際。常以此法藏。普度諸衆生。同時發願者。又有曾乾亨。傳光宅。唐文獻。曾鳳

居士傳四十四

十四

儀。徐琰。于玉立。吳惟明。王宇泰。素了凡。共九人。其文俱刻徑山藏中。元立嘗上溯諸佛。下逮宗門。撮其語要。爲指月錄。盛行於世。後終老於家。於時士大夫學佛者。所在多有。其不列於傳者。並著其大概。如左。朱兆隆。名國祚。秀水人。萬歷十一年。登進士。第第一天。啓朝。拜武英殿大學士。在官侃侃持大體。進退以禮。事具明史。傳中居常。自奉淡泊。日必闔戶。閱一卷書。又靜坐久之。乃出。既乞休。歸舟中人見之。知所閱者。乃金剛經也。已而謂其子曰。我生平榮枯不較。順逆一如。只得金剛經中。無我相。無人相。六字之力。又時呼老鄰。說經中大意。天啓四年。預知將終。命酒自酌。端坐而逝。真中玉筋。下垂久之。乃隱。謚文恪。鍾伯敬。名惺。竟陵人。萬歷中進士。官禮部

主事出為福建提學一年以父憂歸服除不出年將五十自念人生無常佛性漸失不覺悲泪乃專精首楞嚴經眠食造次皆執卷熟思與永新賀中男往復參訂成楞嚴如說十卷將歿前三日告於佛請大僧授五戒法名斷殘願生生世世為比丘優婆塞遂逝崑山王弱生名志堅萬歷中進士官終湖廣提學其學博通內外與弟平仲與遊並禮雲棲宏公稱弟子弱生嘗手寫華嚴經至再晚修兜率觀卒於官未卒前兩月嘉定徐成民治閻羅事言弱生已注名上生兜率矣既弱生自官所寄所著彌勒懺歸乃驗成民言不虛也平仲名志長與遊名志慶皆博學有高行老於公車其手書華嚴經各一部金壇王宇泰名肯堂父方麓名樵萬歷中以南京右

居士傳中十四

都御史致仕歸得疾苦躁宇泰奉金剛經進曰願大人澄心聽兒誦經方麓頷之誦至無我相無人相方麓微笑曰煩惱本空我相何在遂起坐合掌而逝宇泰既成進士官翰林檢討終福建參政平生博通教乘尤精相宗以慈恩成唯識疏既亡學者無所取證乃創唯識證義十卷書成力疾校讐刻行於世曰此龍華之羔雉也初高原昱公以宇泰之請演唯識俗詮既成浙江布政使吳體中施金刻之為之序曰眾生念念執我在在執法古佛語之曰無勞執也此唯識耳遮執之談何關表識而逐影何聲之流乃至望識幢而生執夫識真如之病與夢也病與夢誠非無顧何得言識是有吾求之始大覺湛澄識於何生吾求之終佛智歷然識向何滅言思

路絕擬議道窮坐見八識恍然墜矣墮即名轉義不等於轉旋轉即是智境非立於對待未轉通智全體是識病外無身既轉通識全體是智覺來無夢如是則天親不得已以有頌護法不得已以有論高原上人亦不得已而有俗詮乎體中名用先桐城人從紫柏老人遊復徑山化城寺貯藏經板為流通計叔父應賓官翰林編修受雲棲戒為優婆塞敬信尤篤雲棲碑誌多出其手華亭董元宰名其昌為諸生時參紫柏老人與密藏師激揚大事遂博觀大乘經力究竹篋子話一日舟過武塘念香巖擊竹因緣以手敲張帆竹竿瞥然有省自後不疑從上公案因讀華嚴合論作偈云帝網重珠編剎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主分明舉五十三參鈍置人

居士傳中十四

又云儒衣僧帽道人鞋百劫莊嚴不受欺笑倒靈山臨未會生平伎倆一枝花萬歷中成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告歸謚文敏明文俱妙刻藏錄起常熟志密藏禪師遺稿附錄明史金識新異錄鍾伯敬集活閣君紀畧藥卷別錄金剛果報唯雲棲法堂書禪院序知歸子曰儒佛盛衰實相表裏曹溪之化盛而李翱演復性之書東林之教行而周子挾無極之秘其發軔迴殊而歸宗非別洎於明道推闡天人研窮性命往往契金剛無住之旨維摩不二之門然而痛斥枯禪深排二乘非獨顯提名教抑且陰翼禪宗雖排斥之言不無太過將願力所憑別有深旨乎降及象山慈湖陽明心齋諸先生直契心源痛除枝葉宜乎登少林之堂飲曹溪之水而乃曲為衆生嚴分經界權實

互用真顯難窺。越至明之末造。藩籬既撤。華梵交宣。觀彌陀於數仞塔中。謁庖犧於菩提樹下。大同之化。於是為昭。然或徒尚空言。終乖實相。長顛預之習。開閃爍之風。亦識法者所深懼也。子錄自宋以來諸先生。其一意宗儒者。不敢旁濫。若出入二教。信向懸識。踐履篤實者。采其議論。以導將來。如管楊以下諸公。其尤著者也。子思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非忘言之倫。奚足以語於斯哉。

素了凡傳

居士傳四十五

素了凡名黃。江南吳江人。故字學海。幼孤。業醫。有術者。孔生善皇極數。推了凡命。勸令習儒書。曰。明年當補諸生。後以貢生為知縣。終五十二歲。然無子了凡之先。贅嘉善。善氏遂補嘉善縣學生。既而貢太學。其考校名次。原米斗石之數。悉符孔生懸記語。頃之。訪雲谷禪師於棲霞。與雲谷坐對一室。三晝夜不眠。雲谷異之。曰。子晝夜中不起妄想。入道不難也。了凡曰。吾生平有孔生者。懸記之。既驗矣。榮辱生死。其有定數。審矣。知妄想之無益也。息之久矣。雲谷曰。吾以豪傑之士。待子。不知子之為凡夫也。人之生。固前有定數。馬然。大善大惡之人。則皆非前數之所得定也。子二十年坐孔生算中。不得

一毫轉動。凡夫哉。曰。然則定數可變乎。雲谷曰。命自我造。福自己求。一切福田。不離自性。反躬內省。感無不通。何為其不可變也。孔生懸記汝者。何。試說之。了凡以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了凡自忖。良久曰。不應也。好逸惡勞。恃才矜名。多言善怒。喜潔嗜飲。之數者。俱非載福之基也。雲谷曰。人苦不知非。子知非。子即痛刷之。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何前數之不可變也。了凡聽其言。肅容再拜曰。謹受教。因為疏發。已過於佛前。並立功行三十。以自贖。雲谷於是授以功過格。教以準提咒。謂曰。事天立命。須於何思何慮時。實信天人合一之理。於此起善行。是真善行。於此言感通。是真感通。孟子論立命。

曰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曰天壽則一切順逆該之矣曰修則一切過惡不容姑忍矣曰俟則一切觀脫一切將迎皆當難絕矣到此地位纖毫不動求即無求不離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汝今未能但持準投咒無令間斷持至純熟持而不持不持而持日用應緣念頭不動則靈驗矣是日更字了凡自後終日兢兢暗室獨處戰惕倍至遇人憎毀恬然容受不校也其明年為隆慶四年舉於鄉自言行履未純檢身多悔積十餘年而前所誓三千行始滿復誓再行三千行無何生子儼又三年後所誓滿復誓行一萬行後四年為萬曆十四年成進士授寶坻知縣了凡自為諸生好學問通古今之務象緯律算兵政河渠之說靡不曉練其在官孜孜求利民

居士傳四十五

治績甚著而終以善行遲久未完自疚責一夕夢神告曰減糧一事萬行完矣初寶坻田賦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了凡為區畫利病請於上官得減至一分四釐六毫神人所言指此也縣數被潦乃濬三空河築堤以禦之又令民沿海岸植柳海水挾沙上遇柳而淤久之成堤治溝塍課耕種曠土日闢省諸徭役以便民後七年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會朝鮮被倭難來乞師經畧家應昌奏了凡軍前督畫兼督朝鮮兵提督李如松以封貢給倭倭信之不設備如松遠襲破倭於平壤了凡面折如松不應行詭道虧損國體而如松麾下又殺平民為首功了凡爭之強如松怒獨引兵而東倭獲了凡了凡擊知之而如松軍果敗思脫罪更以十罪劾了凡而了凡旋

以拾遺被議削籍歸居常誦持經咒習禪觀日有課程公私遠冗未嘗暫輟初與僧幻子密藏議刻小本藏經閱數年事頗集遂於佛前發願云黃自無始以來迷失真性枉受輪迴今幸生人道誠心懺悔破戒障道重罪勤修種種善道親諸衆生現溺苦海不願生天獨受樂趣親諸衆生昏迷顛倒不願證聲聞緣覺自起三界但願諸佛憐我賢聖助我即賜神丹或逢仙草證五通仙果住五濁惡世救度衆生力持大法永不息滅又願得六神通智慧頓開辨才無量一切法門靡不精進世間衆藝高擅古今使外道闍提垂首折伏作如來之金湯護正法於無盡發願已書之冊為唱導焉家不富而好施歲捐米數百石飯僧居其大半餘施窮乏者曰傳佛法

居士傳四十五

者僧也吾故急焉妻賢助之施亦自記功行不能書以爲翎莖漬味逐日標歷本或見了凡積功少即擊感嘗爲子製絮衣了凡曰何不用棉曰欲得餘錢以衣凍者耳了凡喜曰若能是不患此子無祿矣家居十餘年卒年七十四嘉宗朝追叙征倭功贈尚寶司少卿著誠子文行於世其積善篇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然其真偽端曲是非半滿大小難易當深辨也何謂真假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根心者真襲跡者假無爲而爲者真有爲而爲者假何謂端曲今人見謹原之士類以爲善其次則取邊幅自守者至言大而行之不捨者棄之矣然聖人愚狂者與狷者而以原人爲德賊是流俗之取捨與聖人反也天地鬼神之神

福善禍淫與聖人同是非不與世俗同取舍有志積善者慎無徇流俗之耳目也但於己心隱微默默自洗滌默默自檢點如其純為濟世之心則為端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純為愛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即為曲何謂是非魯國之法有贖人於諸侯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自今以往無贖人於諸侯者矣子路拯人於溺其人謝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者矣故知人之為善不論見行而論流極現行善其流足害人非善也現行似未盡善而其流足以濟人非不善也何謂半滿易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是如貯物於器焉勤而貯之日積而滿懈而不貯則不滿也此一說也昔有女子入寺施錢二

居士傳四十五

文主僧親為懺悔及後入官回施千金主僧令其徒回向而已女子問其故僧曰前者施心甚虔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則有閒矣此千金為半二文為滿也鍾離投丹於呂仙點鐵成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候五百年後人吾不為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滿矣又一說也入為善而心不着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着於善終身勤厲止於半善譬如以財施人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一心清淨則半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災苟此心未忘雖施萬鎰福不滿也又一說也何謂夫小昔衛仲達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吏呈善惡二錄惡錄盈庭

善錄如筋而已以稱平之則善錄重而衡仰惡錄輕而衡低仲達問何書重如是吏曰朝廷嘗大興工役造三山橋君上疏諫止之此疏藁也仲達曰其雖言之未見從於事何補吏曰雖未見從君一念之仁已被萬民善力大矣故知善在天下國家雖小而大若在一身雖多亦小何謂難易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夫子告樊遲為仁曰先難若難舍處能舍難忍處能忍斯可貴矣善量無窮義類亦衆有志力行推而廣之其改過篇曰夫造福遠矣未論行善先宜改過然改過有機其機在心第一要發耻心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以能用耻則聖賢不能用耻則禽獸幾希之聞其危甚矣第二要發畏心日月在上鬼神難欺雖在隱微實昭鑒之一念悔悟

居士傳四十五

真誠足滌百年宿穢譬如幽谷一燈才照積暗俱除改過不論久近貴於能改但人命無常一息不屬欲改無由可為哀痛第三要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若有刻不能安之心如毒蛇螫指疾速斬除不肯姑待此風雷之益也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就事而改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已於心不安且其在彼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骨入髓而其在已珍饈羅列食過即空疏食菜羹儘可充腹何為戕物虧仁造虛妄業如

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憐理相干於我何與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無尤人之聖賢行有不得悉以自反謗毀之來歡然受賜且聞謗不怒雖譏焰灼天如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言力辯如蠶作繭自取纏綿不惟無益兼有大損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日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種種過端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為善時時正念現前邪念即起汚染不上如太陽當空翹驅自避如紅爐炙炭雪點自消此精一之正傳乃執中之大道如斬毒樹直斷其根枝枝而求葉葉而摘祇益自勞終成迷復太抵最上治心當下清淨纔動即覺

居十傳四十五

下

覺之即無苟未能然則明理以遺之又未能然隨事以禁之發願痛改明須良朋提撕幽須鬼神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經一七二七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讐而四嘆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幡幢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義理無窮功行無窮昔蓮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吾輩身為凡流過惡習集而四思往事常若不見有過者心相而眼翳也是宜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足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過可進天下聰明才俊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總由冒昧

因循空過一生不可不深思而自勉也儼後亦成進士終高要知縣吳江志馮開之集丹桂籍家藏碑師遺稿附錄

知歸子曰了凡既功百有餘年而功過格盛傳於世世之欲善者慮無不知效法了凡然求如了凡之真誠懇至由淺既深未數數也或疑了凡喜以禍福因果導人為不知德本子竊非之運華經曰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孟子於齊梁諸君往往即好色好貨好樂好臺池鳥獸田獵遊觀納之歸大道謂非袁氏之旨耶賢智立言因時而制權各有至苦之心又各有其生平得力之故未必盡同考了凡行事其始蓋亦因欣羨而生趨向者乃其後遂若饑食渴飲之不可缺焉何其誠也後又得讀其誠子文敬其志剛其要而論之樂善君子當有取焉

居十傳四十五

下

汪大神云帶業修行中一箇有力量人為袁氏之學者須識得佛氏十善五戒六度萬行與道家太上感應皆是聖人作易開物成務之旨方不至墮落不然饒你做到轉輪王一朝墮落終為牛領中蟲蟲耳

承伯修中郎小修傳

居士傳四十一

承伯修名宗道。號香光居士。湖北公安人也。弟中郎名宗道。號石頭居士。小修名中道。號上生居士。三人同母生。母龔氏。日誦金剛經。一日有巨蛛自梁下。繞經行數匝。俄對經蹲而伏。母曰。爾聽經來耶。乃誦經至六如。偈蛛微動。若作禮狀。終卷視之。已化去矣。因為龕奠之。建小塔焉。三人少以文名。長而皆好禪宗。萬歷中。先後舉進士。伯修官至右庶子。中郎為吳江知縣。聽斷敏決。公庭鮮事。輒喜遊山水。後為禮部主事。謝病歸。築園城南。植柳萬枝。號曰柳浪。與諸禪人遊處其中。初學禪於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辯無礙。已而自驗曰。此空談非實際也。遂回向淨土。晨夕禮誦。兼持禁戒。伯修小修亦同。

居士傳四十二

時發願中郎因博采經教。作西方合論。圓融性相。入不二門。書成。伯修序之曰。香光子避囂山刹。修習淨業。有一禪人闍視高步過舍而談。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若論此之法門。原用接引中下之根。何者。中下人根。智慧輕微。業力深重。以憶佛念佛。獲生淨土。如頑石附舟。可以到岸。誠宜念佛。至於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即是佛。更於何處覓佛。此心即是上。更於何處見土。於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縱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淨分穢。舍此生彼之事。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圓口角。圓滑。不知一舉一動。是將墜於火坑也。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

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曾增得一分。眾生墮三塗。趨生死海。本體未曾減却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眾生。於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着。至於進修法門。於無修證中。修證於無等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執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所謂數他家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實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止獲人天之果。不生如來之家。於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刻其語言。塞其解路。摻其情識。令其苦叅密究。逆

居士傳四十三

生滅。流生滅。流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歷劫寶藏。却來看經看教。一一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缺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取寂證。是謂佛種。正如果日當空。行大王路。不同長夜。趨走攀荆。墮棘。豈謂一悟之後。即同極果。如供奉問本大虫。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答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答曰。功未齊於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為善知識。答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為善知識也。宏辨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馮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

趨向後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爲行持昔之人爲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計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爲茶飯也自誤誤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便輕十方如來莫不自云無佛可成無行可修見人念佛則曰自性是佛見人修淨土則曰即心是淨言參禪則尊之九天之上言念佛則踰之九地之下全不思參禪念佛之爲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橋梁越界有之寶筏事同一家何勝何劣參門之中所悟亦有淺深念佛之衆所修亦有高下自遠摩西來立此宗門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若般若緣深靈根風植伽陵破卵香象截流或見根宗於片言或顯

居士傳中十六

威用於一喝一闕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事不怙小解惟求實知卧薪嘗膽飲冰吞棘如此三十年四十年或過明師痛與針劄偷心死盡心花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惟用心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烟消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詰其所證恐亦未能趨於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待大智慧具大辨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於楞伽會上遙爲授記然亦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經中上品上生生於淨土一刹那頃亦證初地良以上品上生

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止是念佛往生別耳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徹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幸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爲東坡青草堂再作魯公隔陰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縱般若緣深不落三塗而出房入房亦太辛若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况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劣發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於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即不可得亦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

居士傳中十六

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聽隨而置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情任意踏有談空既云法尚應捨何爲復取非法既云真亦不求何爲舍之求妄既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爲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爲之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即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性爲氣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誦詐爲機用以誑語爲方便以放恣爲遊戲以穢言爲解粘讚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趨尺步之士或至經年不拜一佛經年不禮一懺經年不轉一經反看世間不必看之書行道人不宜行之事使後生小子專逞聰明惟尋見

解纜有所知。即為一起直入。更復何事。輕狂傲慢。貢高恣睢。父既報雙。子遂行劫。寫鳥成馬。輾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自悞悞人。安免淪墜。若不為魔所攝。定當永陷三塗。刀山劍樹。報其前因。披毛戴角。酬還宿債。莫云我是悟達之人。業不能繫。夫謂業不能繫。非謂有而不有。正以無而自無。生既隨境。即動死安。得不隨業。受生眼前。一念嗔相。即是怪蟒之形。眼前一念貪相。即是餓鬼之形。無形之因。念甚小有形之果。報甚大。一念之微。識因持之。歷千萬劫。終不遺失。如一比丘。以智慧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口流蛆虫。一言之微。得此惡報。雖有智慧。終不能消。况今無明煩惱。熾然不斷。

居士傳中十六

欲以相似見。解消其惡業。真出三塗。無有是處。鄉使此等。不得少以為足。常如說以修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即心是佛。豈可復同中下念。佛求生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生。即心是土。蓮邦不屬心。外不釋禮拜。不舍念誦。智力行力。雙敷並進。方當踏上品之蓮臺。坐空中之寶閣。朝飯香積。夕遊滿月。回視胎生之品。予實地。不聞法語。不見法身。象馬難羣。雞鳳非類。何況人天小果。甕中蚊虻者哉。而乃空腹高心。着空破有。幸以偏執之妄解。攪非常之果報。不與阿彌作子。却為閻羅之囚。不與淨眾為朋。却與阿旁為伍。棄寶林而行。飯樹舍梵音。而聽呼號。毫髮有差。天地懸隔。可不哀與。故知此道險難。未易行遊。成則為佛。敗則為魔。王虜分於彈指。御烹

別於絲毫。苦樂之分。宜早擇矣。况今代悟門。不絕如線。禪門之中。寂寥無人。止有二三。在家居士。路途端直。可以流通此法。然既為居士。不同沙門。釋子。猶有戒律縛身。方置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雖於營幹世事內。依稀得一入門。而道力甚淺。業力甚深。即極粗莫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生死之間。安能脫然。故知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為喫緊。業力雖重。仰借佛力。免於沉淪。如負債人。藏於王宮。不得抵償。既生佛土。生平所悟所解。皆不唐捐。縱使志在參禪。不妨兼以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不礙。况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禪之洞徹。可以堅固淨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為穩實。如此不信。真同下愚。

居士傳中十六

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今。機鋒逸利。語言圓轉。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朝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沉酣騷雅之業。懶慢踈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采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已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源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以悟為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為行持。

以六度萬行為助。因以深信因果。為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參發心持戒念佛者。遂得五人。共欲流通。以解宗教之惑。香光識劣。根微。久為空見所醉。縱情肆志。有若狂象。去年沉酒之後。親遊馬子地獄。烈火洞然。見所熟談。空破戒亡。僧形容。羸跛足而過。哭聲震地。殆不忍聞。及寤。身毛為豎。亦遂發心。歸依淨土。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剗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於是禪人悲泪交集。自云。若不遇子。幾以空見。睡過一生。生子生我矣。懇求案集。作禮而去。已而中郎起。故官再遷。至稽勳司郎中。移病歸。抵家不數日。入荊州城。宿於僧寺。無疾而卒。小修官南禮部郎中。乞休老於家居。常勤於

居士傳四十六

禮誦。一夕課畢。跌坐。忽入定。神出屋上。飄然乘雲。有二童子導之。西行。俄而下。至地。童子曰。住。小修隨下。見地平如掌。光耀滑潤。旁為渠。廣十餘丈。中有五色蓮。芳香異常。金橋界渠。欄楯交羅。樓閣極整麗。揖問童子。此何地。卿何人。曰。予靈和先生侍者也。問先生為誰。曰。君兄中郎也。今方佇君有所語。可疾往。復取道。抵一池。上有白玉扉。一童子先入。一童子導。過樓閣。二十餘重。至一樓下。樓中人下迎。其顏如玉。衣如雲霞。長丈餘。見小修。喜曰。弟至矣。諦視之。則中郎也。上樓交拜。有四五人來共坐。中郎曰。此西方邊地。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亦名懈慢國。上方有化佛樓臺。前有大池。可百由旬。中有妙蓮。眾生生處。既生。則散處樓臺。與有緣淨友相聚。

以無淫聲美色。勝解易成。不久進為淨土中人。小修問。凡生何處。中郎曰。我淨願雖深。情染未除。初生此。少時今居淨土。矣。終以戒緩。僅地居。不得與大士升虛空。寶閣尚需進修耳。幸宿生智慧。猛利。又曾作西方論。讚歎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感得飛行自在。遊諸刹土。諸佛說法。皆得往聽。此實為勝。遂携小修而上。倏忽千萬里。至一處。光耀無障。蔽皆以琉璃。為地界。以七寶樹。皆梅檀吉祥。出眾妙花。作異寶色。下為寶池。波揚無量。自然妙聲。其底沙純以金剛。池中眾寶蓮葉。五色光。池上隱隱危樓。迴帶閣道。旁出皆有無量樂器。演諸法音。中郎曰。汝所見淨土地。行衆生依報也。過此為法身大士住處。甚美妙。千萬倍於此。神通亦千萬倍於此。吾以慧力

居士傳四十六

遊其間。不得住也。過此為十地等覺所居。吾不得而知。過此為妙覺所居。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語罷。復至一處。光耀逾前。坐頃之中。中郎曰。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使吾生時。嚴持戒律。尚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為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予親所見者多矣。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狂慧也。歸五濁。趁強健。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相晤。一入他途。可怖。可畏。如不能持戒。有龍樹六齋法。見存。遵而行之。殺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啟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也。雖說法如雲如雨。何益於事。我與汝空王劫時。世為兄弟。乃至六道。莫不皆然。幸我得善地。恐汝墮

落方便神力攝汝至此淨穢相隔不得久留時伯修已沒因問其生處中郎曰生處亦佳汝後自知忽凌空而逝小修起步池上忽若墜水躍然而醒時萬歷四十二年十月望也小修自為記如此初伯修有子三登年十三病瘵將終語中郎曰死矣叔父何以救我中郎曰汝但念佛即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不足戀也登遂合掌稱阿彌陀佛諸眷屬同聲助之頃之登微笑云見一蓮華色微紅俄而云華漸大色鮮明無與比者俄而云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氣促伯修曰汝但稱佛之一字可也登稱佛數聲合掌而逝明史文偶錄

居士傳卷四十六

誦嚴戒律從之遊者彬彬多踐履篤實之士焉同時卓吾老人亦以禪導後進而學喜師心行無轍迹流末滔滔老人安得不任其啓予請素氏兄弟早歲文大率掉弄知解依違光景心竊病之已而得見中郎西方合論三復之不厭而伯修所為序懺悔切深闕荆榛由坦道甚矣素氏兄弟之善補過也學者觀此可以自鑑矣

汪大紳曰夫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素氏兄弟其庶幾乎覺心悲心怎地廣大真切

大紳又與允初書曰承勸看西方合論當檢出來看檢不出當借閱也素氏禪非敢遽斷為口頭得法於龍湖龍湖不無狂魔入肺腑之證至素氏一轉而為輕清魔墜在輕

安快活裏作科曰日流在光滑滑處生知生見無箇銀山鐵壁時節後來知無所得皈心淨土真是奇特然不可以是之故於宗門淨土妄生高下也須知宗門中事釋迦佛所說是這箇彌陀佛所說是這箇彌勒所說也是這箇無二無分別也若然則大家在這裏過活儘發了為甚要生西方要生兜率曰此願輪也又為甚讚歎西方者倍於兜率曰生人而有人欲生天亦有天欲生西方則人之欲淨矣人天欲淨正好了當這箇所以盡十方法界願輪之大莫大於往生西方也乘此輪願者切不可隨語生解隨語生解便起一分計較心這計較心是六道輪迴之根非往生淨土之因也欲生兜率者請從布袋和尚詩入欲

居士傳卷四十七

生西方者請從豐干詩入此正因也布袋是彌勒化身豈于是彌陀化身

曾端甫趙凡夫劉玉受傳

居士傳四十七

曾端甫名大奇。江西泰和人也。篤信佛法。為文博辨瑰偉。著書曰通翼。出入內外經傳。推闡罪福。因緣苦空。無常之旨。解愚俗之惑。其護生篇。義尤深切。其辭曰。客問。經言人食羊。羊食人。生生世世。互來相噉。以是因緣。歷千百劫。長在生死。推之他物。亦莫不然。如是則人之涉世。觸手成罪。亦可懼矣。將誠然乎。通曰。夫聖言如實。經旨不虛。輪迴之說。報應之談。據事似誕。尋理必然。夫人之力。莫大於心。心力所牽。形勿能抗。故心悲則貌皺。心喜則貌舒。覽情猶且役貌。全力固宜。君形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既去。同體禽獸。與禽獸同體。則形逐神遷。力猛則遷於生前。力

居士傳四十七

緩則遷於死後。淹速少異。究竟理齊。若畫師之為馬。斬尚之為蟒。死後之變也。封邵之為虎。明珍之為蛇。生前之變也。明珍化理。與畫師同一以藝。故紆神情於騷耳。一以論故。寄觀想於率然。神往則形隨。想成則我易。蛇馬嬾矣。然或速化而或徐受。則猛緩異也。封邵化理。與斬尚同一以誠。故情同于於菟。一以忤故。理均於毒蟒。情同則形符。理均則事等。蟒虎肖矣。然或速化而或徐受。亦猛緩異也。資此而言。則輪迴之說。事在不疑。輪迴無疑。則我之為我。亦將不免。何則。善境難攀。惡途易涉。即今貪心。瞋心。毒心。勝心。憎心。忌心。愛戀心。驕慢心。妄想心。貢高心。名心。利心。殺心。淫心。觸事現行。流注不斷。誰非蛇蟒之相。並是馬虎之因。然則四肢九竅。暫時

居士傳四十七

人體愛子。艷妻。利那。眷屬。一息不還。人物誰辨。如此而猶恬心。伊公之昂。快意。朱亥之門。殫四海於窟庭。耗萬錢於食品。傲秦宮之連騎。美晉國之如坻。吾恐傷心之慘。行將自及。周顛所云。不亦悲乎。夫人與物無異。而人之所以不殺人者。其途有三。一曰不敢。二曰不忍。三曰積習。橫目之民。遊俠之家。莫不欲推鋒異已。刺刃仇胸。然而斂手莫施。懷惡不展者。徒以竹書可畏。刑鼎是虞。此之謂不敢。司命之君。專殺之長。勢堪逞暴力。可快心。然而一夫之獄。遲回不上一人之死。慘戚不寧。徒以負願方趾。同體觸懷。寡妻孤兒。踰躅可念。此之謂不忍。既以不敢。而又不忍。則殺人之事。世間全稀。渭水之血。或終身而未觀。河南之屠。或卒歲而不聞。家習為俗。世曠為

二

風。雖或藥松之徒。橫觸蹂君。吉項之黨。悞抵鷲后。而猶執杖莫下。持匕不前。意怯於臨殺。手柔於瀕死。此之謂積習。三事交持。而蒼蒼之民。得寄命於其中矣。若夫物則不然。屠僧之業。不施禁於臯蘇之年。鮮食之民。不抵償於堯舜之日。殺心熾於異體。愛念伏於分形。聲緣業而殊。倮故似。慘似舒。而聞之者不憐。肉償負而非參。故不臊不腥。而食之者甚旨。彼命乍酬。則因已往而難見。我仇方結。則果未來而誰知。因果雙泯。砧刃交施。而又見殺。閻殺。不絕於耳目。自殺教殺。無間於歲時。漉蟲護草之慈。僧既寡。二高柴幸靈之善。俗亦無雙。而近儒節用時取之說。吾道中正之語。又薰蒸於其耳。浸灌於其心。於是千生入筍。曾無動容。百品充庖。略不闕念。萬方逞

暴四蟲亡。訴強者則搏人以爭。一旦之命弱者則吞聲以填。萬民之腹。不依人而食者。則匿於山林。寧受大獸之噬。猶十。二之可逃。必依人而食者。則暴於牢筭。以待不時之需。無萬。一之能免。嗚呼。唐人有云。生也何忌。殺之何咎。奈何令至此。極乎。然如前所稱。則幽冥報對。何異王法。為日差緩。酷踰萬。倍。豈以口故而甘。斯苦。縱謂不然。猶當寶慈。止殺。抑嗜。全仁。觀。同形於異形之中。想共體於殊體之外。觀念既久。慈力自。成。正不作于肉之想。亦何有人物之分。若夫習心所使。尤須。推。破。夫。薄。惡。之。俗。生。女。不。舉。羞。胡。之。民。男。亦。如。之。積。習。使。然。無。分。骨。肉。然。則。以。不。殺。習。心。雖。物。可。不。殺。何。况。於。子。以。心。習。殺。雖。子。可。殺。何。有。於。物。此。之。習。心。締。業。之。本。將。依。去。殺。先。須。

居士傳四十七

習。照。心。一。起。積。習。自。歸。至。於。近。儒。之。謬。則。隱。心。而。求。良。亦。易。知。夫。孟。子。言。仁。民。而。愛。物。謂。其。愛。有。緩。急。耳。若。用。之。殺。之。而。猶。為。愛。則。與。佛。經。所。言。羅。刹。女。事。何。異。羅。刹。女。食。人。曰。我。念。汝。食。汝。失。食。人。而。曰。念。人。與。食。物。而。曰。愛。物。者。同。乎。不。同。乎。中。正。之。義。緣。督。為。經。逐。事。而。求。夫。之。已。遠。而。况。少。殺。為。中。微。何。典。文。有。識。聞。之。祇。足。堯。爾。子。路。鼓。瑟。殺。心。在。絃。孔。子。斥。之。門。人。輟。敬。開。闢。以。來。寧。有。殺。心。未。盡。之。聖。而。邪。說。橫。興。銅。我。華。夏。大。雄。嘗。言。末。法。之。中。魔。道。熾。盛。以。魔。力。故。令。人。不。覺。今。之。邪。說。亦。自。易。曉。而。地。橫。萬。里。時。歷。千。年。聰。明。智。達。雷。同。莫。悟。吾。佛。之。言。信。不。我。欺。昔。陶。隱。君。修。習。求。仙。多。歷。年。所。而。鸞。鶴。杳。然。心。甚。疑。之。他。日。其。都。魯。先。上。昇。者。來。告。曰。上。帝。以。

子。註。本。草。用。水。蛭。為。藥。殺。命。良。多。故。他。行。雖。滿。以。是。為。請。隱。君。乃。悟。改。用。他。藥。方。近。需。箋。書。不。幸。無。天。人。之。吉。遂。使。世。安。其。說。萬。物。并。命。號。天。不。關。入。地。無。隙。世。鮮。孟。孫。之。傳。誰。助。孤。獸。之。悲。旁。無。介。氏。之。君。孰。解。三。犧。之。恨。母。視。子。死。子。視。母。亡。或。鞭。皮。而。即。下。或。灑。乳。而。方。終。或。臨。危。而。護。草。或。冒。死。以。隨。兒。見。之。慘。目。言。則。傷。心。又。公。子。打。獵。之。後。將。軍。射。獵。之。餘。萬。肉。登。俎。百。族。失。羣。孤。雌。夜。嘯。如。抱。黃。鶴。之。哀。獨。雉。朝。鳴。似。寫。商。陵。之。恨。嗚。咽。嘶。嘶。踽。踽。蹢。蹢。固。知。七。情。非。獨。人。鍾。蠢。蠢。之。物。亦。爾。五。常。寧。惟。我。有。林。林。之。生。皆。然。念。至。於。此。則。萬。劫。習。心。一。念。可。灰。習。心。既。灰。忍。敢。俱。消。三。途。並。宏。物。如。人。矣。而。又。大。乘。為。心。急。人。猶。已。一。人。告。百。百。人。告。千。轉。轉。相。告。至。於。無。

居士傳四十七

算。大。慈。之。說。曉。然。於。世。而。後。排。虛。無。墜。蹉。實。不。僅。難。復。咸。若。世。速。攀。巢。俗。邈。而。物。之。免。者。良。亦。多。矣。嗚。呼。彼。既。有。必。耐。之。果。此。又。有。必。造。之。因。吾。言。雖。苦。或。可。迴。慮。夫。近。儒。之。說。母。論。異。於。孔。孟。即。孔。孟。實。然。而。吾。佛。如。此。孔。孟。如。彼。一。涇。一。渭。較。然。自。分。堯。武。並。世。人。必。歸。堯。孔。佛。並。生。得。不。歸。佛。此。其。所。以。王。於。三。界。奄。有。大。千。為。眾。父。父。為。眾。母。母。者。也。昔。墨。子。兼。愛。或。人。病。之。墨。子。曰。今。有。無。士。於。此。兼。士。視。人。之。父。母。若。已。之。父。母。視。人。之。妻。子。若。已。之。妻。子。別。士。則。反。是。請。問。子。有。遠。行。當。托。妻。子。將。托。之。於。兼。者。乎。抑。托。之。於。別。者。乎。其。人。曰。吾。托。之。於。兼。也。墨。子。笑。曰。子。方。托。妻。子。於。兼。言。而。非。兼。何。也。今。之。謂。殺。為。中。正。謂。不。殺。為。過。當。者。亦。幸。然。為。人。耳。使。其。戴。角。而。

居衣毛而處縣命於卽厨之下遊魂於拜教之中義苦前施
孔戈後遂成湯雖仁猶然結網子與誠愛曾不聞聲於斯時
也大覺垂憫倏然而現則夫夫也必將悲喜交懷旁皇歸命
若抱怖之鶴蔭影而息機湖死之羊啣刀而祈客又何暇持
前人之餘論較孔佛之勝劣哉通
趙凡夫名宦光太倉人也家富於財少豪華自喜中歲折節
讀書居寒山廬親慕旁疏泉鑿石結構幽邃居常奉佛斷肉
食客至亦設蔬果雖豪貴人必強食之曰不可不令渠知此
味也已而有疾或言當食肉不爾疾且劇答曰若疾小加豈
須破戒設為轉劇便近歸途一朝破戒帶業長往悔可追乎
已而疾亦瘳客有被螫螫者殺之曰吾以直報怨也凡夫曰

居士傳中十七

五

非也不殺則直耳蚊之無知實無可怨忿而殺之得為直乎
嘗與客行過二人驅六豕赴屠凡夫為誦阿彌陀佛一客稱
善凡夫曰吾誦佛號度六豕義少度二人義多何以故豕今
就屠受一刀若償一債畢債畢已步步樂國彼屠豕人驅
豕一步割豕一刀心心步步造地獄業趣入苦境而彼恬然
不知警懼可無哀乎又嘗勸一老人齋食老人曰余年衰不
能不資肉食凡夫曰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先受刀砧於心安
乎未死防死慘死之痛恣意吞嚼於心安乎著書號護生品
廣勸世人令斷肉其言甚痛天啓中卒於寒山妻陸氏名卿
子與凡夫偕隱能詩文蘇州府志
劉玉受名錫元長洲人也為諸生與姚孟長為友皈心大法

同持佛母準提咒將赴省試建壇持咒七日及入塲有蜂集
其筆端而思如泉湧遂得雋萬歷三十五年成進士官廬陵
教授應雲南聘分司鄉試過下雋驛宿馬夢一偉丈夫黑而
長喙揖而就坐曰余宋將軍曹翰也昔以王師破江州憤其
固守不下屠之遂受報為猪計口以償所殺帳轉至今痛毒
無盡往日荷公憐愛幸獲再生昨又償一近縣人債不意今
者遇公於此言已泣下玉受家居時有奴微租於鄉獲猪歸
夜夢人乞命畜之至死即其事也已復言曰予在唐太宗朝
為小吏聽一法師說四十二章經親為設供遂得世世為官
及輪身而報盡乃陷此大惡尚何言哉自今乞公凡遇我等
或當執縛或當屠割為持準提咒與西方佛名俾予得暫忍

居士傳中十七

六

其苦倘承善力脫此苦報再生人中誓不更造惡業以負公
也玉受曰此子夙心也其人拜謝而去先是玉受嘗舉放生
會其後所至必活一猪及監蕪湖關泰二猪於官會其女將
歸夢隨親作佛事佛案下有兩人躡蹻問何人曰衙中二豕
也賴往因中曾聽大乘經得蒙見活故來相謝耳女覺瞿然
有省遂誓不殺生請於父續舉放生會玉受重為序以倡之
天啓中玉受官貴州提學僉事安邦彦反貴陽被圍玉受與
前巡撫李樞巡按史永安等分城守且一歲糧不繼居民死
亡殆盡玉受守益力賊登陴忽自退者再墮梯死無算會援
兵至乃解叙功進寧夏參政致仕歸以頭陀終自玉受以持
準提唱於鄉里其後進之士若楊子澄及其一子維斗公幹

李子木徐九一劉公旦姚文初諸賢皆結準提社擇桃花塢
桃花菴故址闢精舍修白業子澄名大深篤行君子也以諸
生終維斗名廷樞舉應天鄉試九一名沂官少詹事公旦名
曙以進士授南昌縣未赴官遭明之亡三人者後先殉國死
矣公幹名廷植亦諸生清真絕俗中歲大士林惜之文初名
宗典孟長子以諸生貢太學子木名樞官御史國變隱居不
出與文初偕上善會大合緇白修西方淨業老焉慈山夢遊
集明史姚

知歸子曰予讀孟子書拳拳然勸導時君推不忍之心以生
止殺時君終已不用卒成戰國阨屠之慘民如犬豕雞鶩然
哀哉已而讀佛經究因果之原察輪迴之本反覆沉潛斷疑

生信幸際太平時人民樂康而毛羽鱗介之羣未嘗一日得
離戰國之苦偶讀曾端甫文盡傷於心因此次趙劉二君事
為之傳經言菩薩作大國王於法自在普行教令閻浮提內
城邑聚落一切屠殺皆令禁斷常令安住三種淨戒亦令眾
生如是安住美哉慈善之風自書契以來未有能親履其威
者也治亂循環冤報相復禍由已作業非外至纏蓋愈重福
智愈微即令菩薩現身末如之何後之君子彭往察來一念
信心永斷殺業生清淨心結歡喜緣同類異類有情無情慈
悲愛護作大饒益其為福德不可思議恒河沙佛菩薩龍天
證明是言真實非妄

羅臺山云佛心天眼與有高微尚有鍼砭之契願生生世

世與知歸道人微逐不捨君為司空我為虞官君著護生
之品我作金剛之杵若逢魔外非毀我當飛起落其牙齒
不令成語

居士傳四十八
 王丁朱莊黃開黃錢吳王陳駱程傳
 王孟夙名在公江南崑山人萬歷二十二年舉於鄉謁雲棲
 宏公稱弟子已而為高苑知縣在官日禮普門大士誦阿彌
 陀經大半露禱輒雨遇歲飢輒盡力為民請賑間有冤獄已
 成讞者必焚香告天願為昭雪上官亦諒而從之遷濟南同
 知用兵法部勒吏卒追捕豪右輕俠放響為剽劫者竿其骨
 於衢內尸虎穴中遠近帖然一夕戒徒御束裝投劾竟去過
 吳門不抵家往來徑山天目石孟間沂大江入蜀登峨眉歷
 匡廬博山而歸以憨山聞谷諸禪師居士朱白氏為師友閱
 大藏經修念佛三昧天啟七年遷海鹽石佛寺時逆奄勢張
 方謀篡位孟夙語其徒曰此地濱海北信朝以至則朝於斯

居士傳四十八

一

夕以至則夕於斯已而得脾疾笑曰可無為魚腹之莫矣夜
 半趺坐而化明文偶鈔
 丁劍虹名明登江浦人萬歷中受三皈於雲棲自號曰蓮侶
 四十四年登進士第官泉州推官遷知衢州所至輒以佛法
 勸人法應杖者聽納米以贖贖諸獄囚過夏月修獄舍給諸
 囚香薈飲葵扇冬月與之椒薑擇醫視病者人與念珠一串
 教令念佛雲棲宏公嘗稱其鄰翁居常念佛臨終與其友一
 請而逝因繪一請圖懸齋中以自勗崇禎中受菩薩戒於大
 慧順治二年冬病劇十一月朔具疏白佛求生淨土日焚一
 疏至第十日飲粥如常時面有光艷然徧勸戚友俾修淨業
 側身就枕而逝淨土晨鐘

朱白民名鸞吳江諸生也少有俊才長身玉立風神閒遠家
 貧教授生徒以養父母牀頭恒貯數十錢曰買笑錢親死乃
 棄諸生學長生術遠遊至西嶽登天井黃縉道服振髯長嘯
 見者以為仙也已而參雲棲宏公探求法要宏公化去白民
 因禮塔作偈曰我昔初謁師雲棲禪念佛可用融通得師答
 隨口出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者接我一語令人心膽悅
 時時舉向人諸方徧傳說念佛人無盡是指亦無盡靈山會
 未散蓮池舌長活短偈作供養合掌無縫塔與王孟夙同遊
 徑山闢一軒居之閱般若經會憨山清公至二人共禮為師
 清公名白民曰大力孟夙曰大鋌名其軒曰般若銘之曰此
 哉此軒光明透脫內外洞然了無縛着六根門頭圓通虛豁

居士傳四十八

二

世出世間一齊拋却此軒之味恬澹寂寞軒中主人身心快
 樂一切情塵火聚太末問此法門名不可說崇禎初至京師
 我兵薄城下或勸之亟歸慨然歎曰莫非王臣也其敢逃乎
 端居龍華寺注般若經兵退乃南下所至畫竹賣錢自給不
 妄受人一錢晚居蘇州蓮華峯下偕山僧修念佛三昧自號
 西空居士年八十作辭世偈沐浴更衣而逝時嘉定諸生莫
 子柔者名堅亦參雲棲受戒歸長齋工書尤好書四十二章
 經遺教經曰此佛門論語也其遺墨世多傳寶之明文偶鈔
 遊集東吳江志慈山學
 莊平叔名嚴華亭人少與其兄友愛殊篤兄客黔中而病平
 叔徒步逆之中途舟覆救免而兄竟病死平叔致其喪而還

鄉人以其賢之。晚而深達佛法。達人輒以佛法相勸導。衣履所餘。常以施人家。有一子一婿。視之泊如也。間作詩及小詞。皆清遠有致。常調滿庭芳一闋云。六十餘年。片時春夢。覺來剛熟。黃梁浮花幻影。有甚好風光。冷眼輕觀。破急翻身。踏斷絲韜。兒孫戲從他。搬演何必看。終場青山。第一把殘生。活計別作商量。但隨緣消遣。洗鉢焚香。先送心歸。極樂消遙。寶樹清涼。堪悲也。回頭望處。業海茫茫。天啓四年。卒於其友。胡子瀨之園。崑山王弱生錄其詞。以為數年中所見學道人。以平叔為第一也。王弱生 河清集

居士傳四十八

其妻中錢子之妻弟。開子與奇其清苦。導往雲栖宏公。所以弟子禮見。宏公名之曰淨明。其後得嘔血疾。積三歲弗瘳。且亟子與教之念佛。元乎方苦痛。弗省。子與厲聲曰。汝眼光墮地。即今知痛者。畢竟落在何處。元乎悚然曰。將奈何。子與曰。莫如念佛。元乎曰。爾教我念自性彌陀。念極樂彌陀。耶。子與曰。汝將謂有二耶。元乎遠有首。請法。法。法。文。至。設佛像。為說淨土因緣。元乎欣然。請法師為剃髮。受沙彌戒。屏家屬。唱佛號。默轉蓮華經七日。家人皆聞蓮華香。忽微笑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真實意。乃命家人治齋供佛。請僧唱佛號。請雲棲發願文。至云。阿彌陀佛。放光接引。垂手提携。歡然起坐。諦觀佛像而逝。慈山夢遊集

居士傳 卷四八

聞子與法名大賊。與元乎同鄉里。少善病。志欲出生死。乃往雲棲受念佛法門。宏公示寂。慈山清公來弔。子與作禮白言。願薙髮為弟子。清公曰。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能為礙乎。況子有親在。未可也。子與乃已。俄而疾作。子與曰。吾當直往西方耳。疾無傷也。及疾甚。神志昏亂。不能自持。大懼。亟命家人請僧至。唱佛號。越一日。昏亂如故。復瞿然曰。生死根株。非他人所能拔也。立起盥沐。着衣對佛焚香。煉臂哀苦懺悔。徹夜無少倦。及還坐。神志安定。淨土現前。乃薙髮披袈裟。別眾而逝。慈山清公聞而歎曰。勇哉開生。其可謂烈丈夫矣。慈山夢遊集

居士傳四十八

崇禎中以薦起為四川新都知縣。嘗飯僧縣堂。躬行七著布。觀施。繼以膜拜。張獻忠寇四川。過新都。子羽率民城守。新都千僧感于羽之德。相率登城擊鼓。稱佛號。夜中其聲震天。賊尋引去。以城守功。遷知吉州。明亡。棄官歸印溪。所居樓曰蓮葉樓。自號蓮葉居士。營齋奉佛。日持佛號數萬。已而臥疾。決月自制終令。四壁張彌陀像。請慈山顯公授菩薩戒。語顯公曰。吾神明愈健。誓願愈堅。自信三西方必矣。明晨顯公將別去。尅八日必行。已而果然。年六十四。明文偶錄

前執盜毆之伯韞遽起坐一手摩其胸一手止吏曰莫打莫打吾痛息矣聞者傳說為笑後去官歸篤志修行日誦金剛經臨終作自祭文及偈頃命左右取清涼水飲之問清涼水何在曰放生池水也水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徑往清淨界中矣熙然坐逝現果

吳瞻禮遺其名亦太倉人也早修淨業以家事付二子一意西邁日持佛號萬聲魚作西方觀不雜餘業閱十二年如一日室中屢現瑞相床前湧白蓮華大如白帝稚皆見之年七十餘怡然坐逝子孫以事佛世其家焉現果

王先民名醇揚州人性豪宕善射從季父遊長安挾救姬日醉市樓一日突入演武場方大閱先民引弓發矢連破的製

雙劍舞雲忽如崩雷將軍降階執其手欲舉以冠軍笑謝曰家本儒生聊相戲耳還家父母命之室以羸疾辭為其兩弟納婦已而脫身徧遊吳越山水參一兩禪師受優婆塞戒居山日誦蓮華經已而歸揚州之慈雲菴虔修淨業顏其居曰寶蓋栖自知時至結跏趺坐請僧環誦佛號而逝明文

陳用拙名至善常熟人孩時聞大母誦佛號啼輒止既入塾請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入問母曰人死安歸母不能答以告其父父曰汝意云何用拙曰欲知生死其必聞道乎父曰是兒他日定入無生法及長聞雲棲之風慕之篤志淨業有寂公者嗣法雲棲已而結茅藤溪用拙首為募金構禪院縣中諸搢紳創放生社請用拙司之常以私錢佐其費所放

生物不皆一日寂公夢用拙緇衣黃綠含笑言別亟走視之見用拙方誦佛號右脅而逝常熟志

駱見於名鳴雷惠陽人崇禎中領鄉薦為藤縣教諭遷中書舍人習華首之教精心淨業初事父母孝父病感異人授藥而愈母病顛神請滅已壽以益親及朝而愈明亡後里居杜門橫經教授惟以善誘人為人謙退和敬未嘗出一過分語亦未嘗有不可告人之事人無貴賤賢不肖無不稱駱先生長者也鄉民陶如耀病死而甦云冥中方督造善橋云為駱鳴雷建也復有林必高者亦嘗至冥中而還云方為駱鳴雷建槐亭妻鄧氏亦虔誦阿彌陀佛一日炷尺香於爐火盡而灰不斷火復逆行土至巔灰盡赤其靈異如此明文

程季清名文濟法名通慧新安人遷湖州以老馬嘗讀書天目謁高峯禪師塔不覺痛哭剝臂肉為供遂矢志參究禮雪嶠禪師逼拶既久漸有入處既謁博山無異禪師師甚器之臨別步行五里送之季清每念言末世禪流不達教理如盲無導陷黑暗阨而不自覺深可憐愍乃建講社於蓮居以六年為期請十法主以次登座說諸大乘經又延自平法主至菽城丈室再演成唯識論季清退而覃思漸得慈恩綱要居常讀華嚴經及發菩提心論聲泪俱下自號十願居士里中放生度鬼禮懺誦經諸會必季清為之導其友錢元冲喪子李清與之大興塔寺費至三十萬金元冲卒李清亦喪子乃閉戶謝客專修丈六佛身觀其始懵然已隱隱漸現而色甚

其方凝想時。忽空中有梵教曰。若欲見金身者。須於佛身。先作紅想。依教想之。果見佛身光明。四徹室中什物皆成金色。妻盧氏法名智福。仁而好施。長齋日課。佛名二三萬年。三十九疾病。請古德法師。授五戒。師為開示淨土法要。乃一意西歸。李清復為誦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五十三門。為一一解說。且曰。百劫千生。在此一時。努力直往。毋猶豫也。盧氏深有所深。佛名益切。徹夜不休。閱半月。親見化佛來迎。急索香水沐浴。西向叉手。禮佛名而逝。李清雖修佛觀。然好堪輿術。編為叢林度地。神觀亦少疎矣。又言後身當作國王。或諸天神。知法護世靈峰。為法師聞而訶之。已而告師曰。邇來始信。生西要訣。須是放得婆婆下耳。師稱善。順治八年秋。嬰腹

居士傳四十八

七

疾。給西方佛像。懸室中。以助觀力。吉祥而逝。居七日。見夢於長女曰。吾已向吳門四十里外。作大叢林。護伽藍神矣。靈華宗論知歸子曰。蓮華經云。火中生蓮花。是則為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觀諸君行事。在世出世間。其能速證淨因者。蓋願力使然也。李清一念之收。卒歸神道。智者觀之。可以知懼矣。

周景文姚孟長傳

居士傳四十九

周景文名順昌。江南吳縣人也。萬歷四十一年。登進士第。痛祿不逮親。署所居曰。琴卷。題其壁曰。咬菜留先澤。焚香問自心。選福州推官。強直與稅監高家忤。幾得禍。會家罷去。乃解臨民。慈嘗曰。吾為刑官六年。從不敢一用夾棍。周內人也。擢吏部主事。天啟初。官大選司。負外署選事。絕請託。抑僥倖。餽問一無所受。素信奉佛法。其在官。暇則稱佛號。日課千聲。以為常。不携妻子。從家奴六人。日需米五升。錢十枚而已。頃之告歸。家居城西。里有龍樹菴。僧傳公修雲棲之教。景文為倡募。廣其放生之池。又嘗與竹塢僧斷言善。一日請斷言演瑜伽。施食法。有假寐於側者。夢所散粟。皆化為蓮華。斷言嘗以

居士傳四十九

七

血書蓮華經。景文見而讚曰。是血是經。非血非經。為無著華為如意寶。書者誦者。皆從空現。向之所夢。亦若是而已矣。會魏忠賢擅權。黨禍作。嘉善魏大中被逮。過蘇。景文往餞之。與同卧起三日。旂尉屢趣行。景文怒罵忠賢不已。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旨。劾景文不當與罪人連姻。且誣景文署選郎時。贓罪忠賢。即矯旨。削籍。前巡撫周起元以忤忠賢罷。至是。織造李賓追論起元。并誣景文。請屬有所乾沒。夫啟六年三月。與起元次第被逮。景文聞。意色甚閒。徐為僧書小雲棲三字額。已出詣有司。將發。與文湛持書曰。弟一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不濟處。出門便與宦官為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此時工夫。正欲使。怨

親平等。合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也。景文家居行義甚高。又數為有司陳說。問閭疾苦狀。及白他冤抑甚衆。以故士民甚德之。逮者至士民莫不情。宣詔日士民不期而集。至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王節文震亨等前謁。巡撫毛一鷺。請以民情上聞。衆遂直前逼緹騎。緹騎厲聲叱之。衆怒。大譟。或綰髮。有死者。城中沸騰。一鷺僅得免。景文中夜乘間就道。或勸以自裁。景文曰。大丈夫末後一着。定當俊偉。且若輩為所欲為者。若無大人君子。張胆明目教誨之。耳。吾不可以徒死也。既發。復與湛持書曰。二鼓登舟。旌旗戈戟。相望於道。周生此行。亦可謂不落窠臼矣。朔日已渡江。回首閩關。不勝黯然。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

不居士傳四十九

與虎狼為伍。亦覺無入而不自得也。既至京。下詔獄。坐賊三千金。被考時。大聲呼曰。汝不畏天地耶。奈何必欲置吾輩死。天下忠臣義士多矣。汝能盡殺耶。更極口罵忠賢。鎮撫官許顯純命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自起問曰。復能罵魏公否。景文嚙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明年莊烈即位。誅魏忠賢。倪文煥毛一鷺等連坐。有差。贈景文太常卿。謚忠介。年譜續餘集明。史北行日譜。

十

所修以孟長負東林望。劫為繆昌期死黨。遂削籍。崇禎初。起左贊善。再遷右庶子。日講官。又為溫體仁所嫉。左遷。小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平居。飯信三。嘗有宏護之志。如母丈氏在時。奉佛謹。孟長居喪。蔬食三年。書。前佛。為。西。大。祥。日。禮。懺。甫。畢。五。色。雲。瓦。光。照。四。野。及。居。南。京。樓。覽。博。記。著。佛。法。金。湯。微。文。錄。十。卷。其。序。云。蓋。聞。尸。林。首。唱。二。車。顯。出。宅。之。因。蕙。嶺。誕。敷。五。印。示。安。心。之。要。一。十。八。梵。之。作。禮。堪。思。雲。驅。六。十。七。載。之。潛。符。重。溟。葦。汎。金。春。玉。撞。廣。開。梵。率。之。音。樹。植。花。敷。普。現。優。曇。之。瑞。具。四。德。三。伊。之。相。性。海。向。舟。悟。八。空。萬。法。之。歸。真。如。共。域。盧。行。者。微。風。幡。之。義。尚。以。肉。身。止。廓。塵。之。間。龐。居士。破。人。我。之。藩。竟。以。素。衣。說。團。樂。之。話。蔭。法。雲。之。

不居士傳四十九

藹藹並禮蓮。跌暈慧日之昭昭。悉依蘭若。瓶漿釵釧融大冶。而總是一金酥酪醍醐。調法羹而攪成一味。賊子無非佛子。凡生即繫聖生。倘佗佗而崇墉。將拒何人於域外。且馮馮而沒險。反淪彼界於壑中。金湯之義。敢問所安。曰。非也。佛米圓。因尚有十偈之劣。昧法音震旦。未免六宗之崢嶸。遇竊法之真人。亦可碎琴而取座下。破異見之剎利。已自投崖而坐巖。間棲禱。泛般若之江。如愚若訥。怡怡了涅槃之債。混迹韜光。劍嶺刀山。涌乳傷芻。賓之難。引腸掛胃。捧心與靜。藹之悲。瑞相。我。化。作。楮。錢。流。水。瑤。宮。盡。直。何。當。葭。管。飛。灰。但。見。古。廟。香。爐。封。鼠。竄。即。有。庭。前。栢。樹。蟻。穴。鷓。鳴。故。須。東。土。闌。西。土。芝。淨。因。端。仗。人。王。開。法。王。之。祕。家。葵。葵。時。秀。能。降。憐。慢。之。憶。

凡元臣廣集芬陀之社。轉法輪於金殿。旭日晨開。揚祖德於祇園。梨花齒落。蓮目捷連之神力。或像起夫旃檀。現宰堵波之莊嚴。或塔奉其牙髮。披精進鎧。焚香結十萬之緣。依堅固林開池布六賢之坐。凡此勝事。具在前篇。但有緒言。聊申末簡。道岸觀紫金之相。此相本同妙明。舍衛放白毫之光。此光誰無慧。誕心田之嘉種。榮若芬花。護髻頂之髮。隨皎同秋月。振網維以覺世。聲聲成替。庚之音。餐禮義以肥身。處處作乳糜之供。彰九德六德。以至三德。即是菩提道場。修一度二度。以圓六度。漸至琉璃寶所。碧潭澄沚。沸鼎生解脫之門。白酒清鹽。甘露現清涼之味。豈特以淨而化穢。抑能顯威以達權。電掣魔軍。劍揮賊首。波旬作供。破煩惱而獻密言。近護

居士傳中十九

出家擲化籌而盈丈室。非患諸邪之害。正而患邪自我。生何慮。羣醜之弗賓。而慮醜從中伏。八識田起黑風之浪。罪染水紈。四威儀破白淨之容。業凋藍壁。猴冠羊質。難參獅座之旁。蟬羽蟒裳。豈是象王子等。三網於敝屣。恐三皈莫流。其愆視一本。如弁髦。詎一乘頓寬。其網行同饕餮。則黍稷非馨。性比豺狼。恐泥犁莫貸。七寶八珍之布施。何事張皇。一方五老之參承。未爲了却。敢畧鑿其真質。用微辨其薰蕕。因先德燦列之言。冠華嚴攝屬之義。外護非殊。內護十善。知歸心光。即是佛光。三乘同入。隨所示現。自有大覺明師。痛下劊椎。未許盲拳瞎棒。用是無憂樹下。不成荆棘之林。大術胎中。剛下淤泥之種。爰清疆界。稍峻坊閭。畧具苦心。敬贊明眼。十方菩薩。

居士傳 卷四九

建大法園。安穩重修。樹特進播。即此身心。樂邦淨域。勿使性相。而生薄蝕。序華嚴十地品第一。法器充周。能戒而定。彼堅固體。道果是證。緇耶素耶。非涇而涇。高公之論。明德維馨。序輔教第二。式廓九有。赫曦方中。宣大法音。道隆而隆。普濟羣迷。陰翊王度。永明後身。筆垂秋露。序高皇御製文。附宋濂文。第三。爰有達人。丕扶名教。有倫有脊。可以言教。隨所住處。戒水沉香。世出世間。圓滿道場。序金湯名義。第四。夢幻泡影。至人所憎。十力調御。遊戲作賓。非樹非臺。去來自在。皓月當空。不傷駭。序應化諸賢。第五。阿闍世王。護正法眼。外道縱橫。利用剛剗。佛始漢至。夢託南宮。哲王代生。法鼓遙遙。序護法人。王第六。維屏維翰。繫惟宗工。蔭此瓊柯。而扇芳風。蓮社初

居士傳中十九

開。藹藹吉士。菡萏香來。是人心藥。序晉宋以下宰官居士。第七。碑碣歸而。至唐始盛。有筆如椽。讀彼清淨。無縫爲塔。太虛爲紙。誰能銘者。舉似裴李。序有唐宰官居士。第八。一華五葉。似似繩繩。何假難披。鏡拭波澄。碩德名敷。道林斯榻。衆法森羅。原非門外。序宋元宰官居士。第九。身心沉靈。等於陰暄。附影吠聲。元津思杻。山藪藏疾。是曰不然。攘之剔之。辨其姪妍。序響附第十。尋移疾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毅。金湯文錄明文傳妙明史知歸子曰。予嘗過支硎中峯寺。僧念庭言。寺故王氏宅。明天啟間。捨爲寺。以居蒼雪法師。立書契。戒子孫不得有所求。責而景文。湛持孟長三君子。皆署名。其後爲左證。因出以相示。

嗚呼百餘年來。死生代遞。朝市之間。亦多故矣。而蒼雪門庭。修整如昔。自如王氏者。可不謂智矣乎。其為三君子所樂與也。

汪大紳云。板山先生不以做。成鐵脊漢。滿願。夢洲先生不以志節為有濟。此是兩先生篤志於道處。然即此是兩先生一大障。使兩先生見道分明。便知學道無他伎倆。只是破此一障耳。破此一障。乃知南山望見北山高。早已兩個文殊。早已攝入鐵圍山中。兩先生決定悔此為失言矣。龍湖先生跋板山公集云。道學家能辦否。參禪家能辦否。念佛家能辦否。下語如雷。如靈臨濟棒。德山喝。不是過也。司空見慣。渾無事。所以判得分明。曰。吾知其必不能也。又曰。

居士傳四十九

生平求友。覓半箇板山。不可得。嗚呼。非真實學道人。安能發此千古傷心之言乎。

又云。孟長於佛法中。善善惡惡。有春秋之志。其序文一闕。一闕一為總攝法門。一為宏範法門。

馬邦良徐成民傳

居士傳五十

馬邦良者。富陽人。萬歷中。登進士第。知丹徒縣。仁慈正直。一方推為神君。既去。立祠祀之。後官甘肅。行太僕。以憂歸。居慈山僧舍。日禮阿彌陀佛。求生西方。過蘇州。將謁座主王荆石。至一寺。禮佛。稱佛名。悲淚不止。時舉人黃鍾與一友謁之。就坐。問曰。公信佛念佛。一何真實。若此。邦良曰。人身難得。正法難逢。佛可不信。耶念佛。可不真實。耶。佛法利益人天。非宿植善根。多生疑謗。一失人身。受苦無量。每一思之。痛徹心骨。兩人曰。公言人身難得。舉目便是。三人併詣左右。非人耶。時方仲夏。邦良以扇一揮。羣蠅四飛。詰曰。蠅多與人。多與兩人。憐然久之。邦良曰。始吾為諸生時。奉上帝旨。掌第五殿閻羅事。

居士傳五十

每夜坐殿上。簿書山積。亡者三尸。自陳身口意業。據律定案。千百人中。不夫人身者。纔一二耳。且陽世極刑。不過一死。陰司受罪。痛極則死。死已復生。如是作。如是受。絕無適輕適重。於其間。惟信佛念佛。往生極樂者。不入冥塗。然則佛可不信。耶。念佛可不真實。耶。因言殿西有二楹。供養雲棲紫栢二大師。而雲棲香火為尤盛。其後領鄉薦。判事漸稀。至釋褐而謝事。二人聞已。毛髮竦豎。傳其事以告鄉里。馬淨土晨鐘法徐成民。名坤。小名佛舍。江南太倉人。父驥。生縣學生。成民為人長者。長齋奉佛。年十八。當崇禎六年六月十二日。夜夢被帝召。至忉利天。敕示夙世因緣。命攝第五殿閻羅王事。百日。自此每夜坐堂中。作呼叱聲。若官府決獄狀。驥生起而翫之。

見一王者南面坐。鬼判獄卒，猙獰旁列。則大驚，諦視之。而王者乃成民也。遲明詢其故。成民以實告。即令移居寺中。諸昆弟及遠近好事者，多携筆札，伏辟後，記其判語。得九十餘條。決斷精嚴。見者身毛為豎。成民嘗自言：冥中罪囚，合四天下動以萬計。除付所司分治外，其親鞠者，猶夕以千計。獄有十八刑，分萬條。塞耳呼號，舉目愁慘。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時來救拔。然非宿有善根者，雖與開示，憐然不知。惟七月之望，為佛歡喜日。普天下盡演瑜伽施食法。大士親領眾囚赴食。法力所屆，諸罪未減。過此則與人世遠隔矣。是歲七月望夕，成民謂獄官曰：好勸眾囚，各稱阿彌陀佛。能稱阿彌陀佛一聲者，合獄都出罪。其不能者，但令持佛字。復詔四門各樹

居士傳五

一牌。庭中樹三十六幡。各大書阿彌陀佛。以示眾囚。復詔眾囚前，各書佛字於胸。而命之曰：念之。念之。慎莫忘佛。佛在爾心。今告爾等，或有惡鬼銅狗犯爾，刀劍刺爾，水火逼爾，爾但稱佛名，一切銷滅。蓮花現前，我若誑爾，與爾同罪。成民自受事後，偶言生死事，慨驗自以徐氏先世有負罪繫獄者，率諸宗黨禮梁皇懺，周而復始，得末減乃已。頃之，至九月十四日，成民上表謝事。於是修持益力。日誦準提咒，回向淨土。以終其身。其判語二集，里人揚時，崑山戴家片之名曰活閻羅斷案。刻行於世。活閻羅斷案
知歸子曰：予讀文昌化書，言張孝仲日應世務，夜治幽冥，以爲異。及觀馬邦良徐成民事，乃知其事世多有之。觀二人所

居士傳 卷五〇

言善惡報應，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詩云：視爾夢夢，我心惓惓。又云：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嗚呼！可不念哉。
汪大紳云：爲甚要念佛。要腔子裏光明故也。腔子裏香淨故也。一分光明得念佛一分力。一分香淨得念佛一分力。到得滿腔子光明滿腔子香淨，這便是極樂世界。如今人要長要短，弄得腔子裏又黑又臭，若到得滿腔子黑臭，這便是地獄佛也。救他不得。

蔡劉三黃傳

居士傳五十一

蔡維立名懋德。蘇州崑山人。祖母沈氏。修淨業。一日徧謝諸親鄰。無疾而逝。臨終念佛聲不絕也。父允忠。為人慈善。有節概。持佛戒。維立母徐氏。長齋六十年。年七十餘。忽識字。日誦金剛經。維立少好陽明王子之書。萬歷四十七年。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尋遷禮部主事。崇禎初。由主客郎中出。為江西提學副使。發明良知之學。尤致嚴善利之間。作聖門律令。繩切學者。遷浙江右叅政。分守嘉湖。以母憂去官。家居。往來鄧尉。參三峯藏公有省。作三頓棒頌曰。原來佛法無多子。三頓三峯已較多。悟去即今便一掌。錯向高安參老婆。嘗與金正希黃元公錢做忠蕭士璋諸賢訂為密社。究竟大事。每言修行

居士傳五十一

人多怕去後。黑漫漫地不知現。前黑漫漫地更苦。盡說生死事大。不知現前剎那生死。更切此際重關一擊。如何下手。聞者竦然服除。起井陘兵備道。歷調寧遠濟南。崇禎十四年。擢山西巡撫。維立居官清苦。能知人曲盡其用。習於用兵。屢平劇盜。在帝前論治。以大學為先。曰。自儒者心學不明。執一自是多陷於偏黨。不知有大中正之道。此亂之所由興也。其將之山西也。帝問何以治盜。對曰。盜之起。皆由民窮。臣任撫綏。當使窮民有飯喫耳。然愛民先察吏。察吏莫先臣自察。願正已率屬。俾民不為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害百姓。以成一己之名。在官時。與姪方暹書。勉其學道。曰。吾姪經歷大變。備嘗諸苦。於此中要得個翻身吐氣法。便步步是真

居士傳五十一

道場著著是斬魔寶劍矣。即今眼界漸開。胸次漸闊。諸苦中自有安身立命處。若捧住琉璃瓶。坐定安樂窩。中轉動不得。亦是苦趣。姪於勞倦乍息時。庭除閒步。時五更枕上。纔覺時。陡然猛醒。當了了自知。非可與他人道也。我於三十歲後。粗知信向。只未經大爐錘鍛煉。生死場中。未能直入橫出。然借諸苦境。為吾道場。蓋亦步步不敢放過耳。此中分猷更無人獨力支撐更苦。功名久置度外。死生亦復了然。惟恐有悞疆事。仰負聖明。如何如何。然一死自誓。則吾末後一着也。十六年。流賊陷陝西。惟立帥三千兵。拒賊河上。三敗之。而賊復自西安破榆林。逼太原。晉王手書召之。還賊遂渡河。陷平陽。攻太原。惟立誓眾死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惟立不當歸太原。

遂解職。聽勸。或謂惟立曰。事急矣。委之可也。曰。不可。曰。移鎮候代可乎。曰。不可。賊使使招之。降斬其頭。懸於城上。賊薄城禦之所。殺甚眾。城陷。北向再拜。出遺表付使者。至三立祠。自縊死。福王時。追謚忠襄。明文傳卷三 嶧縣志 劉長倩。名道貞。一名濟斌。四川邛州人。少通經術。舉於鄉。一日過岳祠。見六祖壇經。有所發。遂信向宗門。已而叠遭憂患。一意參禪。以大慧中峯二錄為指南。恒自逼迫。每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眼前如銀山鐵壁。愈不放捨。如是者十八年。崇禎四年。下第南游。抵南京。過一僧。從杭州安隱寺來。得三峰藏公語錄讀之。歎曰。何意末世。遇此法寶。亟趨吳門。謁頂目徹公。問石梁公。二公皆三峯之門人也。參竹篋子話。疑情奮

發歷七十餘日終不契後叅三峯於鄧尉山中結制度夏轉
益迷悶一日大樹證公自虞山來往叩之忽於言下心地豁
然迷偈曰妙喜老人無風起浪咄哉三峯添鹽合醬跳出雲
門觸背闕夜懸明月青天上三峯命之入室問不得有語不
得無語長情撫掌一下三峯曰速道長情大聲曰黃鶴樓前
鸚鵡洲三峯曰未在長情以手掣竹筴於地禮拜而出次日
三峯舉句中無意在句中語長情茫然三峯云豈不聞不
疑言句是為大病此後不惟叅古人意旨即自己下語意旨
亦須透徹方得受用長情乃更加策發久之偶舉古德語忽
悟句中意旨方明柏樹子鞭鑽鑽新婦騎驢阿家牽等句三
峯曰且喜居士會得一句子也巳而看有無句公案於樹倒

藤枯呵呵大笑更無下手處三峯屢詰之曰非不更有進處
意必於此契證一番耳三峯曰子巳悟得一句便知根本智
矣若其中差別難明迫欲契證無有是處日久温研證入無
心三昧自然入佛入魔生死自由也長情爽然後於百丈再
叅德山托鉢臨濟元要等語深悟旨趣乃辭去三峯書法語
并拄杖授之有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淮安城外兩水
交流如何是轉身一句曰滿船烟月下揚州向上還有事也
無曰長干寺裏千尋塔夜半長明五色光後歸卽州張狀忠
陷蜀羣議乞降長情曰如何提筆寫得個降字被執席地坐
罵不絕口坐脫去有問道錄行於世三峯燈史
黃元公名端伯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寧波杭州二

府推官廉辨有聲以喪歸篤志宗乘徧參天童徑山三峯諸
老師最後師事壽昌經公時明政不綱元公數上書當路言
寇禍不納遂披薙入廬山初謁壽昌問百丈野狐公案壽昌
厲聲曰總無干至是夜坐開先寺驀然有省始識得壽昌用
處楊維節嘗從元公問經義復書曰依經解義三世佛究即
清涼圭峯諸公猶未免作他家奴婢看他過量大人呵佛罵
祖寧被古人語脉轉哉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師音吼處裂破
山河豈有義路可尋覓乎巳而南京立福王大學士姜曰廣
薦起之授儀制主事我兵下南京元公方寓能仁寺榜其名
於門遂被逮大帥者元公同年友諭降不從欲以善知識禮
全之亦不許居獄中作明夷錄以見志既大帥復遣騎諭降

不從乃引出通濟門外過水草亭元公北面叩頭坐受戮賴
色不變行刑者憚之舉刃輒手顛墮其刀易卒亦如之元公
厲聲曰何不刺我心刺其心乃死先是元公自號海岸道人
鐫石印佩之及再出磨去更鐫忠孝廉節四字南京城守時
作詩曰魏巍不動寨中主一座堅城似鐵山刀鋸在前無怯
志只緣勘破死生關臨死又作偈曰觀而絕商量獨露金剛
王若問安身處刀山是道場巳而大帥給傳護元公柩歸新
城門下士奠之於忠孝橋側初元公母李孺人賢明仁慈信
樂佛法晚歲誦金剛經地藏經日度一夕夢跌坐山巔佛光
照身覺謂元公曰西方之期至矣無何示微疾念佛而逝而
元公之妾范氏者免喪後雜染入麻姑山老焉明史建昌府志

開集萬
 黃介子名毓祺常州江陰人崇禎中以諸生貢太學好與禪
 門諸老宿游。依天童密雲禪師最久。默契法源。得密雲印可。
 授以衲衣。國變後。同縣人張大圓棄官歸。約介子俱隱。結白
 社。為終老計。介子不可。曰。不舉事。何以報國。不授命。何以成
 人。我師下江東。江陰典史陳明遇等起兵城守。介子與門人
 徐趨集眾行塘。應之。城陷。逸去。已而事露。見執。當事者欲輕
 其罪。以盜論。介子不可。曰。毓祺豈為盜者。將刑。其門人告之
 期。作絕命詞。遂取襲衣自斂。跌坐而化。子晞亦繫獄。晞妻周
 氏。當沒官。自縊。不死。絕粒數日。者再不死。赴水。不死。再吞金
 不死。自刎。不死。終自縊而死。晞之姊寒輝。養主言。周氏嘗宿

菴中。夜深。經行。琉璃燈下。顧盼英毅。絕無女子態。真法器也。
 晞既被繫。周曰。誦大悲心咒。至死。神氣不亂。澹歸道人曰。文
 信國吞腦子不死。絕食不死。卒死於柴市。三死耳。而周乃八
 死。嗚呼。雄哉。明史餘學集
 黃蘊生名淳耀。蘇州嘉定人。父中年無子。日誦觀音經。一夕
 夢大士抱一兒與之。曰。念汝勤苦。誦經。尋得一好秀才。與汝
 已而生。蘊生早歲為諸生。緝袍糲食。研索遺經。以名節自勵。
 著自鑒錄。書所行事。及念慮純潔。夜必書之。同縣諸生。皆言
 全有道行。能以此降神。呂真人感而憑焉。其所言。出入仙佛。
 蘊生聞而信樂之。與弟淵耀。友陳倣。侯元演。元潔。夏雲蛟等
 十餘人。俱往問法。惠雲地菩薩者。生宋仁宗時。年二十。棄家

入金粟山。從師學道。參究精猛。卒證道果。時與呂真人同降。
 或問禪宗差別。菩薩示曰。大道一門。不留權識。本無宗教。安
 有分別。吾佛出世。哀憫眾生。執心不破。自伐其根。故用止啼。
 權流言句。有本非真。無亦非實。兩義破除。一中為的。佛氏真
 源。起乎道德。痴人索夢。尋踪有跡。故下剷除。權機各出。總斷
 習心。歸於不習。不習者。良習者是。賊同出見。聞。聖狂不一。本
 性天良。物必有則。做古摹今。精神自失。不急求心。自度何日。
 宗門昌教。無非革習。正今日新。自明則一。執此泥彼。何異生
 食物。肖化工。萬不得一。化工肖物。不謀而集。其故云何。至誠
 惟一。一則天全。隱微莫測。求此良方。莫如除識。識空。性現。識
 在。性空。譬之夜人。空自謗日。亦猶求星。往而捫石。不見其真。

惟辨其迹。性海靈光。反成六賊。一心不運。天地皆忒。吾不開
 宗。亦無教立。釋迦達摩。驢踪馬跡。吾有一心。萬古不識。非不
 可識。無形可執。淵底泉聲。碧天朗日。可見可聞。孰親孰執。有
 色有聲。無象無質。靈光周徧。一理不忒。子等求心。斷莫泥跡。
 佛氏真詮。不在行墨。一一歸心。魔說亦得。苟二於心。佛說亦
 失。破此佛魔。心心無惑。閱十年。諸弟子。彙先後訓。辭為一書。
 名正教錄。陳倣將刻。板行世。蘊生疑之。曰。師以道教。道不在
 言。上品利根。超然言外。中根小品。反墮言中。况謗語之易興。
 致業因之反重。是欲度人。而適成其罪也。倣曰。不然。子欲無
 言。猶有麟經之著。未嘗說字。今流大藏之文。故古人發魯壁
 而求書。歷鷲峯而譯典。况乎真靈伊邇。不煩負笈之勞。與誥

在陳具有叩鐘之樂。如愚可以默識。知二亦得承流。至於太
陽懸燭。豈有目者弗明。時雨灑枯。豈祈年者罔戴。苟人心之
不死。則此道之宜明。如其未挹真源。反嗤異學。聞道大笑。下
士故常。彼則坐井之觀。吾則同胞之視。而已蘊生善其言。從
之蘊生自聞法後。默究向上事。益自刻厲。時與同事宣說佛
法。友張子瀨新持不殺戒。謂蘊生曰。子姑現老齋公身。而說
法。可乎。蘊生喜為和蘇子瞻岐亭詩示之。詩曰。吾師會得魚
不惜魚化汁。屠伯恬殺牛。不見牛眼濕。嗟彼殺業多。所以遭
汝得。彼債既已償。汝憂差獨急。微性憐朱朱。愚仁救鳴鳴。三
品戒庖厨。百邊謝巾纂。獸炭與松明。入爐平等赤。象髓與莖
菹。入喉平等白。深坐不橫參。大歡不滂憤。敢邀天公憐。庶免

居士傳五十一

佛子泣靜念古賢人。飢驅食常缺。今我餘草蔬。猶堪饗嘉客。
推此告同心。暴殄非雅集。其二曰。昔有愚小兒。垂死思肉汁。
世人與彼同。談食口常濕。大罰方後隨。無肴汝猶得。胡然一
响甘。易此八難急。列柵囚鷄豚。排莖戮鵝鴨。驅驅黑業中。何
由發其羶。我喜周生厨。堆盤葵藜赤。我念唐帝庖。剖蛤毫光
白。為生雖有累。如僧但加饋。為帝苟推心。何異下車泣。所嗟
願力微。不救世界缺。鸞刀啟丞嘗。折俎供賓客。大哉食時觀。
觀彼諸苦集。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杜門。不出福王時。諸進
士悉授官。蘊生獨不起。南京破。我師至嘉定。士民共推前浙
江右參政侯峒曾為主。峒曾者。元演元潔父也。蘊生與昌全
雲蛟等。並嬰城固守。且一月。大雨。城陷。峒曾挈二子沉於池。

居士傳 卷五十一

蘊生入僧舍。與淵耀相對。繼昌全雲蛟並死之。昌全妻亦從
死。淵耀字偉恭。諸生好學敦行。如其兄。明史陶卷文
知歸子曰。自古忠孝之士。大都以白淨因。現慈忍力。觸機遇
緣。根種勃發。或入於仙。或歸於佛。各有由來。小生詹詹。橫涉
謗議。責萊牛使執鼠。誇海若以灌河。豈有當焉。蔡劉諸先生
俱現身儒門。皎然於生死之際。其入道之由。不可誣也。經言
菩薩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身命而為布施。其諸先
生之謂乎。

居士傳五十二

汪大紳云。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
摘却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即此一枚鐵釘。是真聖種。
是真佛種。是真忠孝根種。此種人之所自具。只因喜歡飛
來飛去。捨不得那雙翼。把一枚鐵釘弄壞了。諸公只是能
捨箇箇好似一枚大鐵釘也。

金正希熊魚山傳

居士傳五十二

金正希名聲一字子駿。湖南嘉魚人。少從父遊於休寧家。為初好陽明近溪之學。為文洞達原本。脫棄訓故。讀者往往駭之。年二十六。學佛法。習靜古剎中。一日食茄而甘。遂長齋。其友程開祚就正希飯。怪其斷肉也。問所繇。正希與之言佛法。開祚心動。曰是信然。向吾與子僅一世朋友耳。不知前後乃有無量世也。今與子重定交。遂棄所學而學焉。崇禎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我師薄京城。正希慷慨上言防禦策。薦布衣申甫有將才。莊烈以甫為副總兵。募新軍數千人。改正希御史。參其軍。既而甫出戰。沒於陣。正希言。浸不用。遂謝病歸。後屢徵不起。家居益銳志學道。嘗自言。此生不能及早透徹。大法淨盡羣疑。便灑然出頭。激揚此事。使萬靈被光。眾魔歸命。而兀兀荼荼一機。莫發。真是虛度。不成丈夫也。延廬山宗寶禪師。師禮之。閉關相對。作斷五欲說。其辭曰。細檢平生。每於此事。有得力處。隨後退墮。惟茲五欲。實為大障。從今發心。願悉禁斷。一曰色欲。世人欲色。本為身樂。曾不念言。油盡燈滅。隨人亡。大可怖畏。佛在世時。勅優婆塞。始戒邪淫。亦為眾生欲愛深積。未能淨盡。特樹大防。令無縱濫。故斷姪者。是了義教。斷邪姪者。不了義教。余今之年。四十始衰。子壯已娶。子可生孫。及今斷之。已嗟遲暮。少生繫戀。不比於人。而况岸然稱大丈夫。圖出世事。求大光明。通天徹地。世間勝事。非全精神。無少滲漏。尚不能辦。何況出世大光明事。聞之於師。

居士傳五十二

居士傳五十二

二

此於般若如水與火。如水與火相克相滅。不容並行。要令此心光明。無塵埃。拔出形骸。血氣之外。七處割截。心無動搖。安可得有須臾欲樂。微繫吾念。自傷福薄。不早斷決。遲延至今。可慙可恨。一曰食欲。智者念言。縱令世間五穀。飢荒。蔬果。饑乏。非食少肉。不得自活。寧自攝身。端坐俟死。割彼身肉。活我軀命。萬無此理。何況今者。肉食之外。百味俱全。佛言。飲食如病。服藥無得。以意趣。自增減。視我此身。如一竿竹。如一根樹。欲其存立。用加灌溉。令汁流潤。無致速枯。何心揀擇。蔬穀之類。天真淡然。原有至味。業重之人。舌浸醲肥。無復舌本真味。當前反不覺。知是則佛言。可憐憫者。一曰睡欲。嚮晦入息。人道常理。惟佛亦許。夜半倒身。消日間食。乃至尸寢。早罷晏起。每自簡察。其害多種。一柔筋骨。做工夫人。要是醒時。硬峙脊梁。堅挺腰骨。其坐如山。其立如峯。睡多弛廢。坦腹伸足。便同死人。一昏神思。流水不腐。戶樞不朽。一刻不運。心如死水。睡多如醉。血氣盛旺。徒長無明。一失正念。初學之人。白日醒眼。一念不端。能即覺警。猛與割斷。雖有夙習。能以醒待。不令強勁。睡多憧憧。遊思往來。舊習有力。新知未強。或現惡境。退人信心。且惱亂魔。與盜精鬼。乘人熟睡。攪亂附身。豈得不防。如上三欲。皆是眾生切身。遮樂。眾生芸芸。無量劫來。孤負此心。通天徹地。徧照法界。大光明幢。是無他故。生生陷溺。濃重血肉。顛倒其中。不得脫離。濃重一分。滅一分。光濃重十分。滅十分。光百分。千分。萬分。億分。日漸沉淪。黑業可怖。幸於今者。信有

此心盡形畢力棄塵舍俗。廢寢忘食。猶恐失之。但一收眼少。圖息肩已。天下劣。全不丈夫。何忍後故。少絲毫頭。令人濃重。陷溺舊處。一曰財欲。上三欲者。次第破除。此身無用。逸樂享。用。踐毀慧命。此身以外。何須求備。貪積不休。取諸不義。父母。兄弟。亦生計較。致令家庭傷乖。爭鬪。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其。為迷謬。不可勝言。諺亦有之。要一文錢。不值一文。此是衆生。尋常見解。不必佛祖。而後明了。或謂治生。畜積恒產。備窘乏。時未為不是。要當隨緣。量入為出。至於違心。背義取財。則寧。閉戶端坐。餓死。世尊律儀。丐食樹栢。寄於殘生。旅泊三界。孔子疏水。顏氏簞瓢。光燄萬丈。威德千古。此非強為。法如是故。一曰名欲。自反平生。好文章名。徒悅耳目。無益於人。固大虛。

居士傳五十二

妄此不足破。垂訓立言。有關人心。似亦當為實。不盡然。若有。真實為已學人。古經前史。法戒昭著。不勞今日。捧土益。運。水添海。縱有緣起。因病立方。子不得已。菩薩心行。但令此言。垂萬萬世。觸之得益。爰有衆生。掩我此言。作彼自為。舉世誦。彼不知為我。我無絲毫計較。心念則為真實。我未必能。今後。但起文章一念。讀書攻索。是惡邪見。障菩提道。所宜痛絕。其。次有時好功業名。欲立勞績。百姓感服。天子風聞。坐取高位。此最陋劣。亦不足破。惟是我嘗丈夫自命。英雄自處。胸中磊。磊。不能平懷。常自念言。一事不能。一物不透。則是我者。心光。不到。心量不用。曾不念言。我若果為心光不到。心量不周。察。家究事。切切透物。原無不可。今伏田間。杜居一室。不周不到。

甚為多故。何不透取。何不究取。但令今者。我有功能。為人掩。取。為彼功能。膺大封賞。我不得更羅重。謗。我無絲毫計較。動念則為真實。我未必能。今後但起功業一念。多方習學。勤。念。仕進。是惡邪見。障菩提道。所宜痛絕。總之名欲。祇緣我見。真見心者。豈應有此。真見心者。察察自踐。時時自了。無喜無。憂。名。究竟樂。如此之人。雖盡大地一切衆生。來至彼前。禮拜。稱誦。於此人心。不加毫末。雖盡大地一切衆生。來至彼前。非。毀辱罵。於此人心。不損毫末。如抓牆壁。痛癢無關。聞人言。借人驗我。我心何在。我既不為逸樂利養。惟有是非。我是我。非我不能明。藉人為明。益復顛倒。五欲既淨。皎如明月。唯生。死。關。最難開破。要之。死生亦係妄見。能徹自心。淨前五欲。死。

居士傳五十三

生。聞頭亦同一例。義當死時。貪戀不死。其入心中。隱默負慙。見人掩。辨。縱戀其身。其心昭明。謂是當死。是故智者。直養此。心。一切不受。身分遮障。現今生時。因緣會合。虛妄名生。我心。無生緣起。非有異日。死時。因緣別離。虛妄名死。我心無死緣。滅。非無是故。智者無生可貪。無死可怖。此心光明。總不顛錯。可生則生。可死則死。緣盡強留。作意自盡。皆屬妄見。非真如。法。古人有言。毫釐繫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枷鎖。戒之。戒之。智者當此。應能鋒利。如吹劍毛。正希為學。決烈精進。惟。日不足。然亦未嘗廢事。時流賊日熾。煽動江左右。諸無賴者。多起。應之。正希圍練。鄉兵為扞衛。申明大義。法令。周備。民有。固志。福玉立於南京。擢左僉都御史。不赴。順治二年。我師破。

南京御諸州縣正希率兵扼險拒守唐王在閩授右都御史
 兼兵部侍郎進兵下寧國旌德諸縣我師聞道襲破之正希
 被執途中與長兄書曰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唯順受之
 不必逃避我家為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即流離散亡者
 亦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來靜觀之殊無大悽慘可見平昔
 學道得力聞我女前日積薪於屋俟有急即舉火自焚此真
 學道人望兄仍時以佛法提撕一切乃為來生大留種子耳
 又與長子書曰我一身久如浮雲無絲毫繫戀但念郡事未
 定此心實不安倘百姓幸安堵則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
 言兵者此實無益徒殺百姓何辜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此吾教日之所惓惓者也遂致命於南京贈禮部尚書

居士傳五十二

五

謚文毅正希女曰道照少長齋長字於唐氏將行正希為出
 治奩具忽上書願從親學道正希大喜罷奩不治人或以為
 言正希曰彼方欲向上我可抑之使下乎及難作遂剪髮屏
 居已而之靈巖參繼起禪師入室為所棒喝絕於地後參靈
 隱巨德禪師有省曰望靈巖拜曰當時若與我說明豈有今
 日還結夏華山依藥菴禪師以居云此文偶鈔明史退
 首錄卷別集
 熊魚山名開元亦嘉魚人也其家故奉佛持不殺戒里有異
 僧天如者與魚山舉業師童希孔善嘗見魚山童時文書其
 後曰撤天揭地男子也已成進士就天如問所以應世者
 天如曰汝學道未有獲操刀不得柄安能割物閉關一月讀
 楞嚴經警然有省出為崇明知縣移吳江禮三峯漢月禪師

稱弟子書問往復激發精烈已徵授吏科給事中以言事為
 輔臣周延儒所疾乃以前在吳江時徵賦不及額貶二秩出
 之外遂乞歸居數年歲閉閣百日眷屬不相聞一日天如忽
 至語魚山曰快難頭好皇帝方在籬下又欲寄其籬下乎魚
 山愕然不知其為讖也已而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
 監事既又遷行人司副初魚山與同邑金正希友善切劇太
 事忠憤出於至誠其論治一本乎道不問惑功利辨邪正賢
 不肖至嚴不以禍患退屈崇禎十三年周延儒復相舉錯失
 常魚山疾延儒所為因責延儒所善孫晉馮元魁吳昌時令
 為延儒陳禍福延儒日益甚無何大清兵入塞魚山條上
 六事不報及畿輔被兵詔許官民得請見言事魚山請以軍

居士傳五十二

六

事見遂言輔臣不稱職專以情面賄賂用人壞天下人心術
 帝疑其有私徵詰再三命具本本上帝方倚重延儒惡其言
 切遂下錦衣衛獄究主使拷掠慘酷魚山更盡摘發延儒所
 為奸利事會給事中姜埰如農亦以直言下鎮撫司獄帝深
 恨兩人手詔衛帥駱養性潛斃之養性謀之同官同官以為
 不可乃以獄辭上並繳前手詔曰誠如聖諭則天下祇畏臣
 衙門不畏朝廷矣請將二人付刑部擬罪乃移刑部刑部尚
 書徐石駢擬魚山贖徒採杖戍帝以為徇縱奪石駢及郎中
 劉沂春官而逮二人至午門杖一百仍繫獄魚山在獄年餘
 以佛法攝獄中人晝二時禮誦夜演蒙山法拔痲死者及為
 獄中人說心經因筆之為心經再傳當受杖時魚山自念女

死乃取所預為書寄家人曰。爾忘身義不反顧。兩年屢嬰大病。皆可死。不獨法能死人也。受杖時。惟默誦觀世音號。自一至百。血肉糜爛。弗覺也。居常奉六齋。至是。或勸魚山暫開齋。禁不聽。曰。患死於杖耳。死於齋乎。如農在獄中。過魚山。見指月錄。弗省。既而。兩人以盛著得保出獄。如農母欲見。如農自萊陽疾馳至京師。未到前一日。遽還獄。如農大悲慟。既已無可奈何。則問魚山曰。子學佛久。有何方便。使吾得見母。魚山曰。觀世音菩薩。叩必應。盡誦普門品。如農於是誦普門品。日三十遍。不一月。夢菩薩為說法。有省。重讀指月錄。蹙然開解。又一月。諸囚以疫得保出獄。兩人預焉。如農遂得出。見母數日。帝聞。兩人出獄。怒。復還之獄。頃之。延儒得罪。賜死。言官

居士傳五十二

多救魚山者不聽。而刑部仍擬贖。徒復不許。時崇禎十六年也。明年遣戍杭州。三月抵戍所。而流氓遂以是月陷京師矣。如農嘗以書問法於魚山曰。日來參叩於心。空境空處。畧知趨向。然止完得吾儒知止工夫。其於靜定安慮得。搔不着痛癢。乃諸師極口詆靜勝為非。譬之日月不靜。如何能明。古德云。恰似木人見花鳥。到得木人地位。非靜勝而何。魚山復之曰。承示於空處。畧知趨向。空何物可容人。趨容人向。既有可趨向。又得謂之空。耶。總是於話頭未嘗力究。遂於塵勞暫歇時。見有空可取止。可求靜可樂。譬如澄得一泓止水。惟恐人撥動。則渣滓復生。故告子不動心。已是有過得處。覺得古人言句。徒惑亂人。故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知纔有不得其

心。已不靜。已不定。已不安。便有不慮。即得處。即不得之病。又何可以不求。硬作主宰。謂吾已得靜勝也。譬之日月木人。未嘗知有靜勝。故不緣而照。花鳥不驚。纔知有靜勝。早已不靜。勝去。木人日月千里萬里矣。蓋靜與動對。滅與生對。初向道時。覺往昔紛馳可厭。自然謂靜與滅。是吾人勝境。若明眼人看來。金屑瓦屑。總無殊異。須知更有向上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喚作則觸。不喚作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向金剛圈裏翻身。併却咽喉吐氣。朝餐暮宿。如鳥空行。來札所問老僧臨死時。預知時至。為從話頭中來。為從靜勝中得。直須問取這僧始得。非愚之所得知也。所貴學道。為了生死。故當不顧危亡。向無可。巴鼻處。進步。若只圖順易。可以攀緣。認定有澄空一境

居士傳五十二

在非心非目之間。以為近道。假饒從佛肚內坐一萬劫。亦祇是死水澄之。則是撓之。則不是矣。唐王在閩。起魚山工科給事中。累官東閣大學士。以病乞休。寓汀州。城破。遂為僧。更名正志。號藥菴。得法於靈巖。繼起禪師。隱蓮華峯翠巖寺。老於虞山。而如農亦與魚山同時出戍宣州。後薙髮於黃山。寓蘇州。以卒。時又有張大圓者。名有譽。江陰人。天啟二年進士。歷官至戶部尚書。南京破。遁入武庫山。依繼起。及碩機禪師。晨夕參究。夙慧頓發。已而繼起主靈巖。大圓從之。剗心受戒。泮然冰釋。年七十。廣演金剛般若經。八十。重疏孝經。居重慶。二十五年。其子弟逆之歸。康熙四十五年九月。逆繼起。作三則合掌曰。弟子時至明。且行矣。明日復告曰。今佛法世衰。法

一齊放下。但。此。生。生。不。離。左。右。言。訖。而。逝。明史。魚。山。利。稿。蔡。卷。別。錄。
知。歸。子。曰。黃。宗。義。言。明。季。士。大。夫。學。道。者。多。入。宗。門。如。金。先。生。及。蔡。懋。德。馬。世。奇。錢。啓。忠。皆。是。也。然。皆。以。忠。義。名。一。世。宗。門。以。無。善。無。惡。為。宗。如。諸。公。者。血。心。未。化。乃。儒。家。所。謂。誠。不。可。掩。者。在。宗。門。不。謂。之。知。性。也。固。哉。宗。義。儒。與。佛。有。二。性。乎。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誠。利。之。則。忠。義。若。禹。之。行。水。矣。何。血。心。之。能。與。焉。大。慧。亦。言。菩。提。心。者。即。忠。義。心。是。余。讀。金。熊。兩。先。生。書。其。於。君。臣。師。友。間。至。性。激。發。若。水。寒。而。火。熱。然。其。真。丈。夫。之。雄。法。門。之。傑。乎。顧。世。之。論。魚。山。者。頗。異。予。詳。其。行。事。著。於。篇。俟。論。世。者。徵。焉。
汪。大。紳。云。予。少。時。未。聞。道。口。極。服。忠。義。之。士。謂。忠。義。之。士。

便是聖賢便是活佛活菩薩此外有甚聖賢有甚佛菩薩
後來反覆推勘方曉得忠義之士能了手者實難其人聖
賢之學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一循乎天理即此是忠義即
此是道非忠義之外另有甚麼道也但於忠義上一些也
攙和不得攙和了一些子便非天理於道即有未盡也佛
菩薩之學如何是忠義曰本來空是如何是本來空曰忠
義是當體即是一真實而已矣即此是忠義即此是道亦
非忠義之外另有甚麼道也但於忠義上一些也污染不
得攙污染一些子便非真實於道即有未盡也予於道有
聞而進之不勇者坐忠義之心微故耳忠義之微坐為好
名好色之念所汨而已當當上面截斷道學佛學不留一

元字脚。下面截斷好名好色。不留一元字脚。專提忠義。二
字。為。金。剛。寶。杵。佛。來。一。擊。魔。來。一。擊。臨。濟。德。山。何。有。哉。大
慧。高。峯。何。有。哉。

温月峯在應魁蔣虎臣李生傳 居士傳五十三

温月峯者逸其名亦不詳其里居隱於江西宜黃扶筭峯不婚娶亦不去髮幅巾野服儻然而已平居愛逃禪暇則勤種植給衣食稍贏輒與人共之一日行圃間方有竊者遽却走偶行他所見一傭力作甚苦詢之曰無以家也乃携歸試以事輒辦月峯喜為畫舉扶筭聽之已而傭頗驕欲遂據扶筭月峯覺之為好語謝曰扶筭子有也予無事焉挈斗米鏤鋤瓦釜各一具擔而去去峯五里許度阻峻處穴而居垂松葉自蔽出種植如故山中多虎月峯豕畜之或以為規微笑曰是身其吾有哉藝圃次有虎薄而睨之月峯拱語曰子欲之乎今飼汝即解衣就虎虎伏不動則又曰若念我無侶乎

居士傳五十三

為我點頭三我與若為友虎點頭者三自是月峯出入常與虎偕其寢也以茅偃地席其上或發視之有蟒盤焉亦無害也崇禎初卒年八十餘嘗著書論性學甚具既沒而其書不傳魁編

崔應魁北京永平人少為醫人以疾請者不論直皆為之盡晚歲學佛法下上盤山十八年參諸老宿有省康熙二十七年秋示微疾徧告常所往來者為期訣別至期來至環坐談笑如平日久之乃曰萬事無常百年有限依我行之決不相誤索筆書偈而逝其偈曰來去赤條條不挂一絲毫本來無一物縱橫任逍遙魁山蔣虎臣名起金壇人順治四年進士官翰林院修撰以文章

自名性寬厚好施常以德報怨督順天學政持守清慎每舉債以賑貧士疏請復古學禁天下有司刑責諸生士林頌之

虎臣少時屢夢身為比丘年十五有二道人坐其門言虎臣有師在峨眉慎毋忘宿因他日當相見也居常斷葷肉喜方外交居京師時參大博和尚一日入朝聞唱道聲豁然有省詣大博呈解大博徵詰再三乃可之及督學任滿乃告歸過百泉謁孫鍾元語數日去之匡廬遊鹿門遂直達我眉居伏虎寺久之有司請修峨眉志乃一至成都已而得疾遺書別當事沐浴端坐吟詩而逝翼日有胡生者遇諸山椒頻呼蔣先生不應及入寺知虎臣已死乃大驚魁山志 魁山集李生江西人不知其名字往來江漢間三十年常如五十許

居士傳五十三

人以一瓢自隨遊行肆上乞牛肉羸膏啖之有餘納諸敗襖中方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不盡可曉或雜一二字如符篆人與之言不答有府丞者具其人邀至官舍留數日辭去府丞與以葛衣文烏為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市兒競奪之輒抱頭不與已而葛散縷縷風雪中自若也康熙中遂安毛際可遊漢上與生過於旅館生為書扇頭詩數首皆可讀際可錄而傳之詩曰雲有深山鶴有林不離當處了禪心夜來月照長廊下一句彌陀劫外音又曰明暗全捐正眼開一枝秀出一如來凡夫到此皆成聖拍手相逢一笑回又曰漫去千峯與萬峯重重無盡又重重何如高臥家山裏前有一箇後有松又曰山色溪光明祖意鳥啼花笑悟機緣有時獨坐堂

盤。上午夜無雲月一天。又曰。道有道無俱。漫語是淨是禪。摠強名。昧却本來咬枯骨。溺沈苦海不知春。又曰。道行孤高化有緣。降龍伏虎自安然。於今喜得真三昧。月落風迴綠樹邊。又曰。趙州布衫重七斤。失處分明得處真。山河大地都蓋却。誰是當機截斷人。又曰。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數珠粒粒紀時辰。時又有洞庭生者。乞食洞庭山中。狀類狂者。夜則卧寺廡下。寺僧驅之。已而復來。嘗題詩壁上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又云。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為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除夕詩云。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長洲汪琬錄傳之。二生者其後

居士傳五十三

皆不知所終。安序堂集池北偶談

知歸子曰。觀溫李諸君子行履。類古所稱沉冥者。味其言。殆寒山拾得之亞。與蔣先生之趣遠矣。宰官耶。比丘耶。予烏乎測之。

嚴仲懋宋文森紫嵐傳

居士傳五十四

嚴仲懋法名大叅。自號輟難道人。嘉興人也。嗣法於天童費隱和尚。其自叙云。叅道人恒喜順風揚帆。隨緣放曠。偶遊雙徑。遇開谷大師。授以向上一着。苦究三載。了無所入。適閱法眼指蘆公案。忽然身心世界。盡情脱落。祖師闕拔。徹底掀翻。再謁開谷大師。懋山大師天隱和尚。皆承許可。復見密雲老人。老人舉杖便作。倒身勢。老人植杖即起身。據坐。老人橫杖抽身便走。老人趕趁。轉身向曰。咄哉老僧。又來泥裏洗土塊。老人便休。隱居二十八載。費隱容和尚首嗣。老人法席。乃往問曰。古人道。百尺竿頭進步。百尺竿頭即不問。如何是進步處。容便打云。向這裏轉身。道人云。這猶是百尺竿。未是進步

居士傳五十四

在容又打云。不知進退。漢道人云。山猫原是短脚的。容云。這畜生道人作虎跳勢。容云。莫捏怪道人作擒僧勢。哮吼而出。容即上堂云。今日諸人莫撒沙。試聽山僧一指。述嘉禾有個老鼠子。偷却上天一粒粟。慣向諸方弄爪牙。惹得清風香拂拂。獨是山僧不近情。白捧掀天直打出。且轉身一句。又作麼生。道道人掩耳出堂。後容將如意云。付汝表信道人舉手接云。沒手人得接。容曰。接了也。道人展兩手。容曰。流傳去也。輟便禮拜而出。嘗自圖其影。費隱為之贊曰。斗笠不遮眼。鋤頭不着地。何似山中人了了。心無緒。腰束裙。而寬手露臂。而冷欲行不行。前頭無門。鑿開虛空一竅。許大地人在此。肩矢放溺。是輟難平日之受用。呵呵大笑。把起鋤頭。須放下草鞋。

何不脫來賣。咄咄。明月清風得自在。仲慈禮謝。費隱不顧。便與一踢。費隱曰。好像一隻狂狗。仲慈曰。早被我一口。其友周知微病篤。仲慈往視。道及家事。仲慈云。公一生學道得力。處正在此際。不得雜念。知微即舉拳曰。是甚麼。仲慈曰。是閒言語。知微點首曰。願與兄世世結為道中骨肉。仲慈曰。慕直去。知微即坐椅而逝。機緣宋文森名世隆。長洲人。父學程。夢文殊抱子授之。而生。故初名曰文年。四歲聽父讀金剛經。即能誦四句偈。既長。補諸生。年五十餘。遭家多故。鬱鬱成疾。偶觸華嚴經。無著無縛解脫。句有會。遂長齋。斷慾。日誦金剛經。月餘。病起。中秋夕。見堂前角燈光不透脫。不覺感慨。默坐參究。久之。忽汗下通身。胸中

居士傳五十四

廓然。作偈曰。主賓賓無主。賓分明。指點愈迷津。偶然風觸燈中火。却遇當家舊主人。又曰。今日方知吾喪吾。凡情聖解一齊枯。親朋問我如何是。者也之乎。隻字無頃之。聞天竺珍禪師宗風甚盛。欲往咨決。適師過蘇之。大雲菴。文森往謁。既見。即云。龍腦薄荷。香聞天下。師云。識得乾矢橛麼。隨問云。如何是乾矢橛。文森云。八面春風。師云。來此作麼。文森云。不求佛。不求法。要討個了當。師厲聲曰。萬劫千生。不得了。文森言下有省。師尋去之。杭州南欄。文森再往謁之。師曰。向在甚麼處。得這個消息。文森曰。向在孟夫子飯糗茹草。章句打一個。輒曰。如何。文森曰。龐公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語未畢。師擊几云。可惜一個龐公。尚打作兩橛。文森頓首。

居士傳 卷五四

前過明年。再往南欄謁師。在堂中有問。未生前。面目者。文森應曰。螺髻峯。少頃進見。師云。好箇螺髻峯。只恐未肯點頭。在因舉六祖神秀菩提樹話。問和尚如何道。師云。掀倒菩提樹。打翻明鏡臺。觸髓都粉碎。處處絕塵埃。文森云。也不過到此。師拂衣而起。拍文森肩曰。如今可把六祖神秀并老僧與居士縛做一束。拋向錢塘江裏去。文森頓悟。臨濟喫三頓痛棒。意旨遂口占偈云。生前面目絕追求。螺髻峯高解點頭。一句頓超三頓棒。凡情聖解付東流。居三年。師過蘇。泊舟盤門。呼文森往謁。曰。老僧九坐道場。欲求一休歇了徹人。莫如居士。老僧有未後付囑。可承當此事。既去。遂遣兩僧齋拂子授之。師行至謝村。遂沐浴更衣坐逝。康熙四十一年。文森得脾疾。

居士傳五十四

示禪客曰。末後何必有句。末後無必無句。刀山劍樹上翻身。鑊湯爐炭中躲避。無端七十餘年。總是逢場作戲。今日尚要賣弄一番。咄。你看這粉碎枯骸。那有一點西來之意。其妻疾亟。以告文森。不往。第傳語云。子去。我且行矣。遂後妻數刻而逝。遺稿畢紫嵐名奇。江南歙人也。少避難之杭州。寓僧舍。閱金剛般若經。始知信向。繼閱祖師語錄。疑之。有堂頭僧教看南泉斬猫公案。久之。聞斧聲。有省。頗自負。尋入馬首山。有醒愚禪師。者。結茅山居。灰頭土面。紫嵐一見。以機語相接。醒愚微言而已。明日復往見。請益。醒愚微前語。指其負墮處。令參一語。行處居數月。其所親訪得之。要與俱歸。紫嵐歸。參究甚方。行止

不少間。閱五年。偶閱巖頭語。大悟。再謁醒愚。醒愚笑曰。今日始知吾不欺汝也。自是常居僧舍。持佛戒。終日暝坐。自號懶菴。夜卧不夢者二十年。其妻至。輒引避。子死亦弗哭也。居蘇州支硎山。德雲菴最久。嘗示禪客云。參話頭有法。不可不知。何謂法。一念真疑。無間斷是也。何謂一念真疑。如雪巖云。盡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并作個趙州無字。一提提起。如一團熱鐵。如一堆烈焰。相似。並無昏沉散亂之相。可得。又如高峯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世間一切萬法。總歸一法。畢竟歸在何處。決定要討個分曉。此之謂一念真疑也。你若道趙州無字。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起心動念。便不是趙州無字矣。又萬法歸一。一者心也。一歸何處。乃是處而無處。無處

居士傳五十四

而處。若真有處。則不是。不是也。如此云云。謂之第二念。盡落知解。知解愈精。去道愈遠。近世馳聲走譽者。都從第二念而入。外面看時。句句般若。其實皆是意識。依通認賊為子。可不哀耶。何謂無間斷。今日也。一念真疑。而參。明日也。一念真疑。而參。不論年。那管月。但時時刻刻。一念真疑。而參。必要實證。實悟。大法現前。而後已。此之謂無間斷也。若果如是一念真疑。如是無間斷。自然有日不期而然。話頭參破。而明心見性。矣。又云。古聖道。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此兩句。最元最微。非大法現前。不知其故。而今諸方。盡作世諦解會。謂打一二七。畧有省入。即知此心。為涅槃心。從此討機緣。論公案。這則明白。那則誦說。那則明白。這則誦說。必要推敲。逐個透盡。

此則謂之差別智。故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也。這般的。都是地獄漢。何以故。都是將意識。為涅槃心。都是學得胡言。漢語。為差別智耳。所以諸方。付法之後。將機緣。公案。揣摩得。依稀彷彿。向人前。拏三說七。指白道黃。以為得大機。顯大用。究哉。寃哉。佛法安得不平沉耶。好教爾知。大凡真參話頭者。不到大徹大悟。斷不敢開口妄談佛法。一大徹大悟。縱有百千機緣。萬億公案。當下一串穿起。掛在眉邊。若也未能。則是不曾大徹大悟。而汝揣摩得依稀彷彿。向人前。拏三說七。指黃道白者。盡是汝意識。堆中狼藉。糞蘘也。是以懶菴改曰。涅槃心一曉。差別智全明。高流異紳。諦聽諦聽。其他論著。頗多。此其最切者。康熙四十七年。終於德雲菴。菴主如珏為之殮。

居士傳五十四

收其遺書。有別傳錄八卷。行世。別傳錄畢 居士傳知歸子曰。近世士大夫。學禪者。頗眾。然多掠影宗門。掉弄知解。求其真實參悟者。蓋難其人。諸方希圖外護。付囑如麻。適足為門風玷耳。嚴家諸君。苦心斯道。既有歷年。邂逅因緣。立明大法。蓋猶有楊李之風焉。紫嵐之論禪病。最為深痛。善學者。由是而求之。其於邪正之界。不貽如白黑矣乎。

周安士傳

居士傳五十五

周安士名夢顏。一名思仁。崑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信因果。居常念言。衆生蚩蚩。造無量罪。殺二業實居大半。古今世典。懲勸頗詳。不斷其源。川壅則潰。爰竭苦衷。深惟經義。抉微洞幽。披山搗穴。勒成二書。戒淫與殺。其戒殺書。言多深痛。大要云。刀兵之難。在於人道。或數十年。或百餘年。僅一二見。至於畜生。無日得脫。普天之下。一遇雞鳴。無量無邊。狠心屠戶。手執利刀。奮向羣豕。爾時羣豕。自知難到。大聲哀號。救援不至。各被彼人。裂腹刺心。抽腸拔肺。哀號未斷。又沒沸湯。受大苦惱。片刻之間。閻浮世界。萬萬生靈。頭足異處。積羣豕骨。過高山巔。漂羣豕血。赤江水流。如是惡因。如是惡果。詰其根由。

居士傳五十五

皆為我等。口腹所致。世人動稱。我不作惡。何必持齋。豈知爾等。偃息在牀。妻孥聚首。即有素不相識之人。先為汝等。徧造惡業。無量無邊。諸佛菩薩。神通天眼。見諸衆生。輪迴六趣。如旋火輪。或為大身。更相殺食。或為細身。更相殺食。或為父母。六親眷屬。更相殺食。發大慈心。說真實語。導彼迷流。開爾覺路。我勸世人。未能持齋。先須斷殺。孟子有言。仁者人也。人不信佛。何不信人。若信是人。何不斷殺。仁則不殺。殺則非仁。諦聽吾言。免入異類。安士每過一切神祠。必祝願云。惟願尊神。發出世心。勿受血食。一心常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殺一小魚蝦。惟願尊神。是糾是殛。迅雷擊碎所著書板。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家

中眷屬若有一人傷一蚊蟻。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中間若過身及眷屬。嬰諸重病。忽一仙人來告之。言投一小蛤於沸湯中。飲之則生。不然則死。以貪生故。竟從其言。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倘有毒蛇。啣我垂斃。家衆憤憤。欲殺此蛇。而我不能極力救阻。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臨河見魚。仰面見鳥。不思救度。反萌殺機。亦同此誓。思仁自今二十四歲。直至壽盡。若夢寐中見人殺生。不能至心稱佛名號。發救度心。而反歡喜贊成其事。亦同此誓。其戒淫書。勸諸淫者。先觀胎獄。了種種苦。是謂息淫。原始方便。繫以偈曰。父母未生時。因業多掛帶。一點無朋根。見慾生貪愛。淫心纒一起。忽被精血蓋。從此十月

居士傳五十五

中次第還宿債。母嗽熱食時。如受溲湯。漑母飲冷水時。若臥寒水塊。腹中當飽滿。頂上懸鐵袋。五內如飢虛。空洞失依賴。會當出胎時。翻身若旋旋。產母忽暎眩。眷屬盡惶駭。身逼兩山中。熱窄不可耐。穩婆牽其頭。痛極心肝碎。嫩頑扼腕手。刀劍無能賽。放聲嗚其哀。旁人乃稱快。豈知稱快人。經過忘悔艾。昧昧極思量。咄咄咤災怪。此言非臆說。五王經所載。凡夫戀慾樂。輾轉沈黑穢。生生受煩惱。會見何人代。欲破煩惱軍。智者捨其帥。主帥是淫魔。魔死餘兵敗。我將胎形慘。屈指陳其概。珍重世間人。可一不可再。次觀此身。諸蟲蟻集。宛轉遊行。食人腦髓。是為初開不淨方便。繫以偈曰。穢哉血肉軀。無量蟲所萃。潛伏四大中。其形甚微細。凡夫不覺知。天眼方能

觀靜氣一返觀男女真兒戲。次觀男女膿血淚唾惡露中。滿猶如溷廁糞穢所都。是為息淫對治方便。繫以偈曰。世間苦惱事。皆從愛慾生。愛心不能斷。對色形神傾。水從骨內出。火自心中騰。平時顧禮義。或復愛聲名。到此霎時間。開眼投深坑。鬼神且不畏。名教豈能繩。茫茫五濁世。獄訟滋繁興。幸有如來教。暗室懸明燈。示以不淨觀。慾火消為水。我從昔年來。亦復似摩登。多方用強制。對境還復萌。自作此觀後。結習日以輕。今者稍覺悟。歸命佛法僧。誓於未來世。掃盡羣魔兵。分身無量刹。普利諸有情。米菴張夫子。誨我嘗叮嚀。其言修觀法。譬諸學庖丁。庖丁技成後。不見全牛形。用刀十九載。猶如新發矚。我此降魔劍。百鍊剛所成。斬盡妖容鬼。觸體莽縱橫。

居士傳五十五

西施接膝坐。蔓草纏紫荊。三十六種物。到鼻知羶腥。此觀得成就。萬象都空明。爰述為偈。向聞者。應惕驚。齊心出苦海。濁世皎然清。次設九想想。初死人。正直仰臥。寒氣徹骨。一無所知。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一二日。往黑氣騰溢。轉成青紫。甚可怖畏。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尸停既久。黃水流出。臭不可聞。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徧體生蟲。處處鑽嚙。骨節之內。皆如蜂窠。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皮肉已盡。惟筋在骨。如繩束薪。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筋已爛盡。骨節縱橫。不在一處。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被火所燒。焦縮在地。或熟或生。而我此身終亦如是。又想死人。家破骨出。日暮雨候。其色轉白。或復賣與人。踐踐

踏而我此身終亦如是。次想經要深。自策發經言。菩薩修於死想。觀是壽命。常為無量。冤讎所繞。念念損滅。無有增長。猶山瀑水。不得停住。亦如朝露。勢不久停。如囚越市。步步近死。如牽牛羊。詣於屠所。繫以偈曰。人想死亡日。慾火頓清涼。愚人若聞此。愁眉歎不祥。究竟百年後。同入灰燼場。菩薩九想觀。苦海大津梁。次念法華所說。因緣生相滅。相與不生滅。是為斷淫窮源方。便繫以偈曰。眾生畏苦果。菩薩斷惡因。惡因既已斷。苦果無遺根。譬如猛獅子。利鏃中其身。急顧發的處。獵戶羣波奔。犬若遭人擊。但向棒頭呻。一智視一愚。不啻霄壤分。又如止沸湯。爨者去其薪。十二因緣內。無明為之君。一斷一切斷。淨埽鄰虛塵。次當觀佛坐寶蓮華。及諸種種莊嚴。

居士傳五十五

瑞相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是為究竟解脫方便。繫以偈曰。修行無別法。出世為究竟。出世有多途。淨土為捷徑。述此觀想法。言言宗大乘。托質上品蓮。永遠脫淫界。他諸辨難。究析因果。語多造微。不能具載。安士既歿。其書漸湮。表而出之。以勸來者。慈海回狂 萬善先資 知歸子曰。予請安士書。因樂訪安士生平行事。久之。得其宗人言。安士通世務。習知吳中田賦水利原委得失。著書甚具。康熙三十八年。仁皇帝南巡。安士迎駕揚州九龍橋。上疏請減蘇松浮賦。事雖未達。行然安士之心。至今猶可見也。其後應巡撫張公聘。校錄宋元明先儒書。老於家。其大概如此。張水菴者。名立。

廉嘗序安士書。安士書稱尊之子。訪之崑山人。無知者。
汪大紳云。悲猛極矣。如從吾佛。世尊金口宣揚。而得六種
為之震動。

知歸子傳

居士傳五十六

知歸子者。不傳其姓名。平生落落自喜。人莫識也。嘗與空空
子遊。空空子異之。知歸子世為儒。其父兄皆以文學官於朝。
知歸子年未冠。用儒言取科第。既益治古經注疏。及世間文
字。窮晝夜不自休。嘗慕古抗直士。如洛陽賈生之為人。也。思
欲考鏡得失之故。陳治安之書。赫然著功名於當世。久之。自
省曰。此非吾務也。於是端默靜思。反已修德。非禮弗履。久之。
復自省曰。吾未明吾心。奈何。以問空空子。而空空子默然無
言也。或告以道家修鍊術。習之三年。不效。其後讀佛書。心開
以為道之所歸在是矣。聞西方有無量壽佛。放大光明。接引
五濁衆生。往生淨土。意怛然慕之。日面西而拜焉。空空子曰。
是。可。不。謂。知。歸。者。乎。年。三十。有。司。下。檄。名。作。七。品。官。知。歸。子
辭焉。作偈曰。綠草庭前好。風林下樂我。太平無冬無夏。頃之。
遂斷肉食。絕姪慾。作偈曰。我身爾身爾。肉我肉。大德曰。生與
爾並育。又作偈曰。從妄有愛。萬死萬生。猛然斫斷。天地清寧。
未幾隱去。遺一偈曰。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極樂非遙。當念即
是。空空子曰。或言知歸子往來城市間。時與人遇。然予嘗求
之。弗見也。

羅臺山贊曰。予與知歸子游。舊矣。吾不知其始。渺然相失。
逝而萬里。乾隆三十年。歲易嵩蒙。歲名作墨。乃相過於京
師。且月炎天。冰光滿屋。脈脈心歡喜。談丹鼎。考故章。晝暮
追戀。爾我都忘。邀我閉關。延壽寺街。長洲館。圓覺經一部。

莊子一卷。或趺坐之幽幽。或說空之侃侃。出關行省其兄。汶上縣於汶上縣寄我書。書辭短短。無他語。要我素貧賤。砥礪其意。陽我時得書。贊歎謂奇特。如聽朝陽鳳。味雖難。鳴高梧。彼時我心刻刻。有一知歸子。彼時我欲徹究儒釋。黃老之原。與其氏。涼涼求。未奮。自得。知歸子。我。瞻。廓。廓。斗。覺。新。寬。粗。知。歸。子。文。章。根。性。如。梅。如。青。蓮。寒。香。寂。靜。和。祥。扇。為。人。慈。等。貌。懼。然。畏。避。利。勢。疑。懦。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意。而。有。勇。健。若。霜。中。焉。慊。慊。乎。其。如。有。求。也。貪。夫。之。徇。財。好。色。者。激。色。渴。夫。之。思。飲。周。飢。者。索。食。日。皇。皇。而。不。息。夜。鯨。鯨。以。水。眸。最。後。聞。無。量。壽。佛。名。字。遂。積。念。焉。不。休。其。志。灑。然。若。迦。樓。羅。王。之。闢。海。水。而。吞。龍。也。其。身。

居士傳五十六

飄然若不繫之舟。蓮海無邊而嗟。嗟乎。中流。擔乎。其幾。於。不。憂。也。閱。乎。曉。曉。唇。敝。舌。焦。其。嘯。侶。而。命。儔。也。吾。之。不。見。知。歸。子。三。歲。矣。一。日。十。二。時。十。二。時。百。刻。睇。昧。送。遙。晴。唯。閒。長。格。磔。自。今。以。往。倘。得。相。於。茅。屋。三。間。危。峯。鏡。湖。好。華。一。瓶。名。香。一。鑑。一。箇。蒲。團。一。箇。盞。孟。佛。號。數。萬。聲。華。嚴。一。兩。卷。不。亦。樂。乎。不。亦。樂。乎。解。水。瀾。瀾。日。往。月。來。云。何。不。思。乾。隆。四。十。一。年。歲。易。湯。灘。歲。名。系。兆。版。月。吉。日。造。

居士傳跋

儒佛之道。泥其跡。若東西之相反。然循其本。則一而已矣。知歸子之學。出入儒佛間。初未嘗強而同之。而卒不見其有異。所謂知本者。非耶。既以自利。又欲利人。上下數千百年。凡偉人碩士。有契斯道者。采其言行。比以史法。合為一書。名曰居士傳。事提其要。句鈎其元。真法門。班馬也。僕少失學。耽著五欲。順流。忘返。年三十。宦遊京師。偶於市上。得觀雲棲法彙。惕然心動。捧歸。卒業。始知信向歸田。以往客居吳門。於勤息菴。曉峯老人。處熟。知歸子名。後接晤於文星閣。中服其持律之堅。向道之切。不覺惘然。自失。知歸子顧以予之能。不背於道也。於是往還無間。頃之。出此書示予。予讀之。竟作而歎曰。自

居士傳跋

為儒佛之學者。迷不知本。黨同伐異。泣岐無歸。知歸子起而救之。是書之作。蓋欲學者。除去異同之見。反循其本。而致力焉。至於一旦。豁然。還問其所為儒佛者。如水。中。月。如。空。中。華。復何異同之有。予既樂玩其書。爰授之梓人。以廣其傳。兼誌其緣起。如此。乾隆四十年秋八月。養空居士王廷言跋。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并序

尹七

唐三藏沙門義淨撰

原夫三千肇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已成尚
無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則日月未流實
闕寂於慘舒則陰陽莫辨暨乎淨天下降身
光自隨因餐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
食之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興
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則妙高色
而浮光下察黃輿乃風蕩水而成結而云二
儀分判人生其中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
陶鑄譬之以鴻鑪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
蓋寡聽曲談之謂也於是岳峙星分含靈蔓
莖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十五門僧佉
乃從一而萬物始生薛世則因六條而五道
方起或露體拔髮將為出要或灰身推髻執
作升天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
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罔知所出或云人
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為鬼靈或談不知蝶為
我已不知我為蝶形既羣迷於螺贏復聚或
於螟蛉比渾沌於雞子方晦昧於孩穉斯皆

未了由愛故生藉業而有輪迴苦海往復迷
津者乎然則親指平途躬宣妙理說十二緣
起獲三六獨法號天人師稱一切智引四生
於火宅拔三有於昏城出煩惱流登涅槃岸
者粵我大師釋迦世尊矣創成覺龍河九有

興出塵之望後移光鹿苑六道盛歸依之心
初轉法輪則五人受化次談戒躅則千生伏
首於是闡梵響於王舍獲果者無窮酬恩惠
於父城發心者莫算始自了教會初願以標
誠終乎妙賢契後期於結念住持八紀弘濟
九居教無幽而不陳機無微而不納若泛為
俗侶但略言其五禁局提法衆遂廣彰乎七
篇以為宅有者大非戒興則非滅存生者小
過律顯則過亡且如惠損輕枝現生龍戶慈
濟微命交升帝居善惡之報固其明矣於是
經論兼施定慧俱設攝生之網唯斯三藏乎
既而親對大師教唯一說隨機拯物理亡他
議及乎薛舍初辭魔王或歡喜之志熙連後
唱無滅顯亡疑之理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
功遂乃跡滅兩河人天掩望影淪雙樹龍鬼

推心致使娑羅林側淚下成泥哭者身邊血
如華樹大師唱寂世界空虛次有弘法應人
結集有五七之異持律大將部分為十八之
殊隨所見聞三藏各別著下裙則裙有偏正
披上服則葉存狹廣同宿乃異室繩圍兩俱

無過受食以手執畫地二並亡愆各有師承
事無和雜別室正量以繩圍林有部手請僧
地也

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阿
離耶莫訶僧祇尼迦耶周云聖大衆部分出
七部三藏各有十萬頌合三十萬頌周譯可

成千卷二阿離耶悉他陸羅尼迦耶周云聖
上座部分出三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離耶
慕薩婆悉底底迦尼迦耶周云聖根本說
一切有部底底迦尼迦耶周云聖根本說
耶三藏二十萬頌律有三千頌然而部執
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言其十
八分為五部不聞於西國之耳

其間離分出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如餘所

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南海諸洲皆云

四種尼迦耶然其所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

四部通習有部最盛羅茶信度西印度國名則少

兼三部乃至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逢

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東裔諸國

雜行四部從那爛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
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南
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哩羅國次東
南有郎迦國次極東有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
至臨邑國並悉極遠
食杜多是其國法西
方見有實異常倫 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
衆斥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有

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從西數之
州未羅遊州即今尸利佛遊國是莫訶信洲
訶陵洲阿善洲末迦漫洲 斯乃咸遵佛法多
又有小洲不能具錄也

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
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
商舶慣者唯知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
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
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廣如南海

錄中具述驪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
纔五六潮即到上景南至占波即是臨邑此
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國
舊云扶南先是裸國人多事天後乃佛法盛

流惡王今並除滅迥無僧衆外道雜居斯即
瞻部南隅非海洲也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
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而

云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夾以為題目詳
觀四部之差律儀殊異重輕懸隔開制迥然
出家之侶各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己重
條用自開文見嫌餘制若爾則部別之義不
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其一身遍行於四

裂裳金杖之喻乃表證滅不殊行法之徒須

依自部類毗婆羅王夢見一鬘裂為十八片

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瞻部
時諸苾芻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此
即先兆耳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
勿見憂耳北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鄉意

在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其致也則律
檢不殊齊制五篇通修四諦若禮菩薩讀大
乘經名之為大不行斯事號之為小所云大
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
有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
識斯並成遵聖教孰是孰非同契涅槃何真
何偽意在斷煩惑濟眾生豈欲廣致紛紜重
增沉結依行則俱升彼岸棄背則並溺生津
西國雙行理無乖競既無慧目誰鑒是非任
久習而修之幸無勞於自割且神州持律諸

部互牽而講說撰錄之家遂乃章鈔繁雜五
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犯持顯而還隱遂使
覆一簣而情息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
髭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
讀疏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論章段

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還句考其功也

實致為山之勞覈其益焉時有海珠之潤又
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得故為密
語而更作解謝譬乎水溢平川決入深井有
懷飲息濟命無由准檢律文則不如此論斷

輕重但用數行說罪方便無煩半日此則西
方南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神州之地禮教
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謙順義而後
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皇上則恩育兆庶納
隍軫慮於明發羣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
於通宵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
八澤有識者咸悉歸心散伽藍於九宇迷途
者並皆迴向皇皇焉農歌畎畝之中濟濟焉
商詠舟車之上遂使雞貴象尊之國頓顛丹
墀金隣玉嶺之鄉投誠碧砌為無為事無事

斯固無以加也雞貴者西方名高麗國為俱
說羅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羅神而取尊故
戴翎羽而表飾矣言象尊者西國君王以象
為最五天並
悉同然也

其出家法侶講說軌儀徒眾儼然欽承極旨
自有屏居幽谷脫屣焚籠漱巖流以遐想坐

林薄而棲志六時行道能報淨信之恩兩期
入定合受人天之重此則善符經律何有過

焉然由傳受訛謬軌則參差積習生常有乖
綱致者謹依聖教及現行要法總有四十章
分為四卷名南海寄歸內法傳又大唐西域

高僧傳二卷并雜經論等十卷並錄附歸願
諸大德興弘法心無懷彼我善可量度順佛
教行勿以輕人便非重法

重曰然今古所傳經論理致善通禪門定六
之微此難懸囑且復粗陳行法符律相以先

呈備舉條章考師宗於實錄縱使命淪夕景尹七
希成一贊之功燄絕朝光庶有百燈之續閱

此則不勞尺步可踐五天於短階未徙寸陰
實鏡千齡之迷躅幸願檢尋三藏鼓法海而
揚四波皎鏡五篇汎慧舟而提六欲雖復親

承匠旨備檢玄宗然非濬發於巧心終恐受
嗤於慧目云爾

一破夏非小 二對尊之儀

三食坐小牀 四餐分淨觸

五食罷去穢 六水有二瓶

七晨旦觀蟲 八朝嚼齒木

九受齋軌則 十衣食所須

十一著衣法式 十二尼衣喪制

十三結淨地法 十四五眾安居

十五隨意成規 十六匙筋合不

十七知時而禮 十八便利之事

十九受戒軌則 二十洗浴隨時

二十一坐具觀身 二十二卧息方法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二十四禮不相扶

二十五師資之道 二十六客舊相遇

二十七先體病源尹七 二十八進藥方法

二十九除其弊藥 三十旋右觀時

三十一灌沐尊儀 三十二讚詠之禮

三十三尊敬乖式 三十四西方學法

三十五長髮有無 三十六亡則物現

三十七受用僧物 三十八燒身不合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爲

凡此所論皆依根本說一切有部不可將餘部事見糝於斯此與十誦大歸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別一法護二化地三迦攝卑此並不行五天唯烏長那國及龜茲于闐雜有行者然十誦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一破夏非小

凡諸破夏必芻但不獲其十利然是本位理無成小豈容昔時受敬今翻禮早習以成俗本無憑據依夏受請盜過容生故應詳審理無踈略宜取受戒之日以論大小縱令失夏不退下行尋檢聖教無文誰昔遣行斯事

二對尊之儀

准依佛教若對形像及近尊師除病則徒跣是儀無容輒著鞋履偏露右肩衣掩左臍首無巾帔自是恒途餘處遊行在闌非過若是寒國聽著短靴諸餘履屐隨處應用既而殊方異域寒燠不同准如聖教多有違處理可隆冬之月權著養身春夏之時須依律制履

屣不旋佛塔教已先明富羅勿進香臺頌之自久然有故違之類即是強慢金言

三食坐小牀

西方僧衆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手足各各別踞小牀高可七寸方纔一尺藤繩織內脚圓且輕卑幼之流小拈隨事雙足踞地前置盤盂地以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去一肘互不相觸未曾見有於大牀上跏坐食者且如聖制牀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長中人二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諸寺牀高二尺已

上此則元不合坐坐有高牀之過時衆同此欲如之何護罪之流須觀尺樣然靈巖四禪牀高一尺古德所製誠有由來即如連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之聞夫佛法初來僧食悉皆踞坐至乎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經十代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來儀漢德乃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雖還告言誰能見用又經云食已洗足明非牀上坐來食棄足邊故知垂脚而坐是佛弟子宜應

學佛縱不能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
為護淨殘宿惡觸無由得免又復斂眾殘食
深是非儀收去反觸僧繫家人還捉淨器此
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熟察之須觀得失
四餐分淨觸

凡西方道俗噉食之法淨觸事殊既餐一口
即皆成觸所受之器無宜重將置在傍邊待
了同棄所有殘食與應食者食之若更重收
斯定不可無問貴賤法皆同爾此乃天儀非
獨人事諸論云不嚼楊枝便利不洗食無淨
觸將以為鄙豈有器已成觸還將益送所有
殘食却收入厨餘飯即覆寫瓮中長臛乃反
歸鐺內羹菜明朝更食飯果後日仍餐持律
者頗識分疆流漫者雷同一槩又凡受齋供
及餘飲噉既其入口身即成觸要將淨水漱
口之後方得觸著餘人及餘淨食若未澡漱
觸他並成不淨其被觸人皆須淨漱若觸著
狗犬亦須澡漱其嘗食人應在一邊嘗訖洗
手漱口并洗嘗食器方觸鐺釜若不爾者所
作祈請及為禁術並無効驗縱陳饗祭神祇

不受以此言之所造供設欲獻三寶并奉靈
祇及尋常飲食皆須清潔若身未淨澡漱及
大小便利不洗淨者皆不合作食俗亦有云
清齋方釋莫翦爪宜侵肌捨塵或孔顏如斯
等類亦是事須清潔不以殘食而歆饗也凡
設齋供及僧常食須人檢校若待齋了恐時
過者無論道俗雖未薦奉取分先食斯是佛
教許無罪咎比見僧尼助檢校者食多過午
因福獲罪事未可也然五天之地云與諸國
有別異者以此淨觸為初基耳昔有北方胡
地使人行至西國人多見笑良以便利不洗
餘食內盆食時叢坐互相定觸不避猪犬不
嚼齒木遂成譏議故行法者極須存意勿以
為輕然東夏食無淨觸其來久矣雖聞此說
多未體儀自非面言方能解悟

五食罷去穢

尹七

十

食罷之時或以器承或在屏處或向渠竇或
可臨階或自持瓶或令人授水手必淨洗口
嚼齒木疏牙刮舌務令清潔餘津若在即不
成齋然後以其豆屑或時將土水撚成泥拭

其脣吻令無膩氣次取淨瓶之水盛以螺盃
或用鮮葉或以手承其器及手必須三層淨
指豆屑土洗令去膩或於屏隱淨瓶注口若
居顯處律有遮文略漱兩三方乃成淨自此
之前口津無宜輒咽既破威儀咽咽得罪乃
至未將淨水重漱已來涎唾必須外棄若日
過午更犯非時斯則人罕識知縱知護亦非
易以此言之豆麵灰水誠難免過良為牙中
食在舌上膩存智者觀斯理應存意豈容正
食了談話過時不畜淨瓶不嚼齒木終朝
含穢竟夜招愆以此送終固成難矣其淨瓶
水或遣門人持授亦是其儀
六水有二瓶
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瓷觸者
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乃便利所須淨
則淨手方持必須安著淨處觸乃觸手隨執
可於觸處置之唯斯淨瓶及新淨器所盛之
水非時合飲餘器盛者名為時水中前受飲
即是無愆若於午後飲便有過其作瓶法蓋
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指上通小穴麤如

銅著飲水可在此中傍邊則別開圓孔罐口
令上豎高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於此處可
受二三升小成無用斯之二穴恐蟲塵入或
可著蓋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裹塞之彼有
梵僧取製而造若取水時必須洗內令塵垢
盡方始納新豈容水則不分淨觸但畜一小
銅瓶著蓋挿口傾水流散不堪受用難分淨
觸中間有垢有氣不堪停水一升兩合隨事
皆關其瓶袋法式可取布長二尺寬一尺許
角攝兩頭對處縫合於兩角頭連施一襟纜
長一碟內瓶在中掛膊而去乞食鉢袋樣亦
同此上掩鉢口塵土不入由其底尖鉢不動
轉其貯鉢之袋與此不同如餘處述所有瓶
鉢隨身衣物各置一肩通覆袈裟擎傘而去
此等並是佛教出家之儀有暇手執觸瓶并
革屣袋錫杖斜挾進止安詳鳥喻月經雅當
其況至如王城覺樹鷲嶺鹿園娑羅鶴變之
所蕭條鵲封之處禮制底時四方俱湊日觀
千數咸同此式若那爛陀寺大德多聞並皆
乘輿無騎鞍乘者及大王寺僉亦同爾所有

資具咸令人擔或遣童子擎持此是西方僧徒法式

七晨旦觀蟲

每於晨旦必須觀水水有瓶并池河之別觀察事非一准亦既天明先觀瓶水可於白淨

銅盞銅碟或羸杯漆器之中傾取掬許安豎

軌上或可別作觀水之木以手掩口良久視

之或於盆罐中看之亦得蟲若毛端必須存

念若見蟲者倒瀉瓶中更以餘水再三滌器

無蟲方罷有池河處持瓶就彼瀉去蟲水濾

取新淨如但有井准法濾之若觀井水汲出

水時以銅盞於水罐中酌取掬許如上觀察

若無蟲者通夜隨用若有同前濾瀉池河觀

水廣如律說凡濾水者西方用上白氎東夏

宜將密絹或以米柔或可微煮若是生絹小

蟲直過可取熟絹笏尺四尺捉邊長挽褙取

兩頭刺使相著即是羅樣兩角施帶兩畔置

帕中安橫杖張開尺六兩邊繫柱下以盆承

傾水之時罐底須入羅內如其不爾蟲隨水

落墮地墮盆還不免殺凡水初入羅時承取

落墮地墮盆還不免殺凡水初入羅時承取

觀察有蟲即須換却若淨如常用之水既足

已即可翻羅兩人各捉一頭翻羅令入放生

器內上以水洗三遍外邊更以水淋中復安

水承取觀察若無蟲者隨意去羅此水經宵

還須重察凡是經宿之水且不看者有蟲無

蟲律云用皆招罪然護生取水多種不同井

處施行此羅最要河池之處或可安捲用陰

陽瓶權時濟事又六月七月其蟲更細不同

餘時生絹十重蟲亦直過樂護生者理應存

念方便令免或作瓦盆子羅亦是省要西方

寺家多用銅作咸是聖制事不可輕其放生

器作小水罐令口直開於其底傍更安兩鼻

雙繩放下到水覆牽再三入水然後抽出若

是寺家濾羅大僧元不合觸房內時水亦復

同然未受具人取方得飲非時飲者須用淨

羅淨瓶淨器方堪受用在生乃是性戒可護

中重十惡居首理難輕忽水羅是六物之數

不得不持若行三五里無羅不去若知寺不

濾水不合餐食渴死長途足為龜鏡豈容恒

常用水曾不觀察雖有濾羅蟲還死內假欲

常用水曾不觀察雖有濾羅蟲還死內假欲

存救罕識其儀井口之上翻羅未曉放生之器設今到水蟲死何疑時有作小圓羅纔受一升兩合生疎薄絹元不觀蟲懸著鉢邊令他知見無心護命日日招愆師弟相承用為傳法誠哉可歎良足悲嗟其觀水器人人自畜放生之罐在處須有

八朝嚼齒木

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指齒刮舌務令如法盥漱清淨方行敬禮若其不然受禮禮他悉皆得罪其齒木者梵云憚哆家瑟訛憚哆譯之為齒家瑟訛即是其木長十二指短不減八指大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淨刷牙關若也逼近尊人宜將左手掩口用罷擊破屈而刮舌或可別用銅鐵作刮舌之篋或取竹木薄片如小指面許一頭纖細以剔斷牙屈而刮舌勿令傷損亦既用罷即可俱洗棄之屏處凡棄齒木若口中吐水及以痰唾皆須彈指經三或時警效過兩如不爾者棄便有罪或可大木破用或可小條截為近山莊者則柞條葛蔓為先處平疇者乃楷桃槐柳隨

意預收備擬無令闕乏濕者即須他授乾者許自執持少壯者任取嚼之耆宿者乃推頭使碎其木條以苦澁辛粹者為佳嚼頭成絮者為最麤胡菓根極為精也即蒼耳并截耳入地二十堅齒口香消食去癢用之半月口氣頓除牙疼齒憊三旬即愈要須熟嚼淨指令涎癢流出多水淨漱斯其法也次後若能鼻中飲水一抄此是龍樹長年之術必其鼻中不慣口飲亦佳久而用之便少疾病然而牙根宿穢積久成堅刮之令盡若湯淨漱更不腐敗自至終身牙疼西國迥無良為嚼其齒木豈容不識齒木名作楊枝西國柳樹全稀譯者輒傳斯號佛齒木樹實非楊柳那爛陀寺目自親觀既不取信於他聞者亦無勞致惑檢涅槃經梵本云嚼齒木時矣亦有用細柳條或五十五或六全嚼口內不解漱除或有吞汁將為殄病求清潔而返穢冀去疾而招病或有斯亦不知非在論限然五天法俗嚼齒木自是恒事三歲童子咸即教為聖教俗流俱通利益既俾臧否行捨隨心

九受齋軌則

凡論西方赴請之法并南海諸國略顯其儀
西方乃施主預前禮拜請僧齋日來白時至
僧徒器座量准時宜或可淨人自持或受他
淨物器乃唯銅一色須以灰末淨揩座乃各
別小牀不應連席相觸其牀法式如第三章
已言若其瓦器曾用者一度用之此成無
過既被用訖棄之坑壑爲其受觸不可重收
故西國路傍設義食處殘器若山曾無再用
即如襄陽瓦器食了更收向若棄之便用淨
法又復五天元無瓷漆瓷若油合是淨無疑
其漆器或時賈客將至西方及乎南海皆不
用食良爲受膩故也必若是新以淨灰洗令
無膩氣用亦應得其木器元非食物新者一
用故亦無愆重觸有過事如律說其施主家
設食之處地必牛糞淨塗各別安小牀座復
須清淨坩瓮預多貯水僧徒既至解開衣紐
安置淨瓶即宜看水若無蟲者用之濯足然
後各就小牀停息片時察其早晚日既將午
施主白言時至法衆乃反褫上衣兩角前繫

下邊右角壓在腰條左邊或屑或土澡手令
淨或施主投水或自用君持隨時濟事重來
踞坐受其器葉以水略洗勿使橫流食前全
無呪願之法施主乃淨洗手足先於大衆行
初置聖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衆復於行末
安食一盤以供呵利底母其母先身十六因事發
願食王舍城所有兒子因其邪願捨身遂生
藥叉之內生五百兒日日每餐王舍城男女
諸人白佛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觸處見
之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子五
百一尚見憐況復餘人一二而已佛因化之
令受五戒爲鄔波斯迦因請佛曰我兒五百
今何食焉佛言苾芻等住處寺家日日每設
祭食令汝等充餐故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
或在食廚邊塑畫母形抱一兒子於其膝下
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前盛陳供食其
母乃是四天王之衆大豐勢力其有疾病無
兒息者饗食薦之咸皆遂願廣緣如律此陳
大意耳神州先有名鬼子母焉又復西方諸
大寺處咸於食廚柱側或在大庫門前彫木

表形或二尺三尺為神王狀坐把金囊却踞
 小牀一脚垂地每將油拭黑色為形號曰莫
 訶歌羅即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天之
 部屬性愛三寶護持五衆使無損耗求者稱
 情但至食時厨家每薦香火所有飲食隨列
 於前曾親見說大涅槃處般彈那寺每常僧
 食一百有餘春秋二時禮拜之際不期而至
 僧徒五百臨中忽來正到中時無宜更煮其
 知事人告厨家曰有斯倉卒事欲如何于時
 有一淨人老母而告之曰此乃常事無勞見
 憂遂乃多然香火盛陳祭食告黑神曰大聖
 涅槃爾徒尚在四方僧至為禮聖蹤飲食供
 承勿令闕乏是仁之力幸可知時尋即總命
 大衆令坐以寺常食次第行之大衆咸足其
 餐所長還如常日咸皆唱善讚天神之力親
 行禮觀故觀黑神見在其前食成大衆問其
 何意報此所由淮北雖復先無江南多有置
 處求者効驗神道非虛大覺寺目真隣陀龍
 亦同斯異矣其行食法先下薑鹽薑乃一片
 兩片大如指許鹽則全七半七藉之以葉其

行鹽者合掌長跪在上座前口唱三鉢羅佉
 哆譯為善至舊云僧跋者訛也上座告曰平
 等行食意道供具善成食時復至准其字義
 合當如是然而佛與大衆受他毒食佛教令
 唱三鉢羅佉哆然後方食所有毒藥皆變成
 美味以此言之乃是秘密言詞未必目其善
 至東西兩音臨時任道并汾之地唱時至者
 頗有故實其授食之人必須當前並足恭敬
 曲身兩手執器及以餅果去手一碟即須懸
 放自餘器食或一寸二寸若異此途理不成
 受隨受隨食無勞待遍等供食遍不是正翻
 食罷隨意亦非聖說次授乾菥米飲并稠豆
 臠澆以熱酥手攪令和投諸助味食用右手
 纔可半腹方行餅果後行乳酪及以沙糖渴
 飲冷水無問冬夏此乃衆僧常食并設齋供
 大略皆爾然其齋法意存殷厚所餘餅飯盈
 溢盤盂酥酪縱橫隨著皆受故佛在日勝光
 王親供佛衆行其飲食及以酥酪乃至地皆
 流漫律有誠文即其事也淨初至東印度耽
 摩立底國欲依廉素設僧齋供時人止曰若

纔足而已何為不得然而古來相承設須盈富若但滿腹者恐人致笑聞師從大國來處所豐贍若無盈長不如不設是以還依彼法矣斯乃施心弘廣得報還復豐多無乖理也必其貧窶及食罷行嚙隨力所能既其食了以片水漱口咽而不棄將少水置器略淨右手然後方起欲起之時須以右手滿掬取食持將出外不簡僧佛之物聖遣普施衆生未食前呈律無成教又復將食一盤以上先亡及餘神鬼應食之類緣在鷲山如經廣說一

將其食向上座前跪上座乃以片水灑而呪

願曰

以今所修福 普霑於鬼趣 食已免極苦

捨身生樂處 菩薩之福報 無盡若虛空

施獲如是果 增長無休息

尹七

十九

持將出外於幽僻處林叢之下或在河池之內以施先亡矣江淮間設齋之次外置一盤即斯法也然彼施主授齒木供淨水盥漱之法如第五章已述僧徒辭別之時口云所有福業悉皆隨喜然後散去衆僧各各自誦伽

他更無法事食罷餘殘並任衆僧令小兒將去或施貧下隨應食者食之或可時屬飢年或知施主性怖者問而後取齋主全無重收食法此是西方一塗受供之式或可施主延請同前於其宅中形像預設午時既至普就

尊儀蹲踞合掌各自心念禮敬既訖食乃同

前或可別令一人在尊像前長跪合掌大聲

讚佛言長跪者謂是雙膝踞地豎兩足以支

讚佛身舊云胡跪者非也五天皆爾何獨道

唯歎佛德不雜餘言施主乃然燈散華一

心虔敬用摩香泥以塗僧足燒香粉馥尤不

別行鼓樂弦歌隨情供養方始如前准次餐

食食罷將其瓶水遍灑衆前上座方為施主

略誦陀那伽他斯乃復是兩塗西方食法然

而西國噉嚼多與神州不同但可略據律科

粗陳梗槩云爾

律云半者蒲膳尼半者珂但尼蒲膳尼以舍

噉為義珂但尼即齧嚼受名半者謂五也半

者蒲膳尼應譯為五噉食舊云五正者准義

翻也一飯二麥豆飯三麩四肉五餅半者珂

但尼應譯為五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華五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0 版 反內

果其無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合餐若先食後五前五噉便隨意准知乳酪等非二五所收律文更無別號明非正食所攝若諸麵食豎匙不倒皆是餅飯所收乾麩和水指畫見跡者斯還五攝且如五天之境界分綿邈大略而言東西南北各四百餘驛除其邊裔尹七雖非盡能目擊故可詳而問知所有噉嚼奇巧非一北方足麵西邊豐麩摩揭陀國麵少米多南裔東陲與摩揭陀一類酥油乳酪在處皆有餅果之屬難可勝數俗人之流臃腥尚寡諸國並多粳米粟少黍無有甘瓜豐蔗芋之葵菜足蔓菁然子有黑白比來譯為芥子壓油充食諸國咸然其菜食之味與神州蔓菁無別其根堅韌復與蔓菁不同結實粒麤復非芥子其猶枳橘因地遷形在那爛陀與無行禪師共議懷疑未能的辨又五天之人不食諸壘及生菜之屬由此人無腹痛之患腸胃和輒亡堅強之憂矣

然南海十洲齋供更成殷厚初日將檳榔一顯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許並悉盛之葉器

安大盤中白氈蓋之金瓶盛水當前灑地以請衆僧令於後日中前塗身澡浴第二日過午已後則擊鼓樂設香華延請尊儀棚車輦與幡旗映日法俗雲奔引至家庭張施帷蓋金銅尊像瑩飾皎然塗以香泥置淨盤內咸持香水虔誠沐浴尹十拭以香氈捧入堂中盛設香燈方為稱讚然後上座為其施主說陀那伽他申述功德方始請僧出外澡漱飲沙糖水多噉檳榔然後取散至第三日禺中入寺敬白時到僧洗浴已引向齋家重設尊儀略為澡沐香華鼓樂倍於昨晨所有供養尊前普列於像兩邊各嚴童女或五或十或可童子量時有無或擎香爐執金澡罐或捧香燈鮮華白拂所有粧臺鏡奩之屬咸悉持來佛前奉獻問其何意答是福田今不奉獻後寧希報以理言之斯亦善事次請一僧座前長跪讚歎佛德次復別請兩僧各升佛邊一座略誦小經半紙一紙或慶形像共點佛睛以求勝福然後隨便各就一邊反褻袈裟袈裟梵言即是乾陀之色元來不干東語何勞下底置衣若依律文典語三衣並曰支伐羅也

兩角前繫澡手就餐威儀法式牛糞塗地觀水濯足及所餐噉行食法用並與西方大同然其別者頗兼三淨耳並多縫葉為槃寬如半席貯糲米餅一升二升亦用為器受一升二升擎向僧處當前投與次行諸食有三二十般此乃貧窶之輩也若是王家及餘富者並授銅盤銅碗及以葉器大如席許餽饌飲食數盈百味國王乃捨尊貴位自稱奴僕與僧授食虔恭徹到隨著皆受更無遮法若但取足而已施主心便不快見其盈溢方成意滿糲米飯則四升五升餅果等則三盤兩盤其親屬鄰伍之家咸贊助供或餅或飯羹菜非一然一人殘食可供三四若盛設者十人食亦未盡其所殘食皆任眾僧令淨人將去然而神州齋法與西國不同所食殘餘主還自取僧輒將去理成未可故出家之人相時而動知足不辱無虧施心必若施主決心不擬重取請僧將去者任量事斟酌眾僧亦既食了盥漱又畢乃掃除餘食令地清淨布以華燈燒香散馥持所施物列在眾前次行香

泥如梧子許僧各措手令使香潔次行檳榔豆蔻糝以丁香龍腦咀嚼能令口香亦乃消食去癢其香藥等皆須淨瓶水洗以鮮葉裹授與眾僧施主至上座前或就能者以著甯甯瓶水如銅箸連注不絕下以盤承師乃手中執華承其注水口誦陀那伽他初須佛說之頌後通人造任情多少量時為度須稱施主名願令富樂復持現福迴為先亡後為皇王資及龍鬼願國土成熟人物又安釋迦聖教住而莫滅其伽他譯之如別斯乃世尊在日親為呪願但至食罷必為說特歌拏伽他是將施物供奉之義特歌尼野即是應合受供養人是故聖制每但食了必須誦一兩陀那伽他報施主恩梵云陀那鉢底譯為施主陀那是施鉢底是主而云擅越者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名為擅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擅捨自可越渡貧窮妙釋雖然終乖正本舊云達觀者說也若不然者既違聖教不銷所餐乞餘食法時有行處然後行其覲物或作如意樹以施僧或造金蓮華以上佛鮮華齊膝白氎盈牀過午或講小經或時連夜方散辭別之時口云娑度兼唱阿奴謨施娑度

即事目善哉阿奴謨拖譯為隨喜

凡見施他或見施已成同此說意者前人既呈隨後慶讚俱招福利矣此是南海十洲一塗受供法式或初日擯榔請僧第二日禺中浴像午時食罷齊暮講經斯則處中者所務或可初日奉齒木以請僧明日但直設齋而已或可就僧禮拜言伸請白斯乃貧乏之流也然北方諸胡覩貨羅及速利國等其法復別施主先呈華蓋供養制底大衆旋繞令唱導師廣陳咒願然後方食其華蓋法式如西方記中所陳矣斯等雖復事有踈繁食兼廣略然而僧徒軌式護淨手餐大徒法則並悉相似衆僧或有杜多乞食但著三衣設他來請或奉金寶棄如洩唾屏跡窮林矣即如東夏齋法遺疏請僧雖至明朝不來啓白准如聖教似不慙慙必是門徒須教法式若行赴供應將濾羅僧所用水並可觀察既其食了須嚼齒木若口有餘膩即不成齋雖復餓腹終宵詎免非時之過幸可看西方食法擬議東川得不乏宜自然明白無暇詳述智者當

思嘗試論之曰然無上世尊大慈悲父愍生淪滯歷三大而翹勤冀使依行現七紀而揚化以為住持之本衣食是先恐長塵勞嚴施戒檢制在聖意理可遵行反以輕心道其無罪食噉不知受觸但護姪戒一條即云我是無罪之人何勞更煩學律咽噉著脫元不關情直指空門將為佛意寧知諸戒非佛意焉一貴一輕出乎臆斷門徒遂相踵習判不窺看戒經寫得兩卷空門便謂理包三藏不思咽咽當有流漿之苦誰知步步現招賊住之殃浮囊不洩乃是菩薩本心勿輕小愆還成最後之唱理合大小雙修方順慈尊之訓防小罪觀大空攝物澄心何過之有或恐自迷誤衆准教聊陳一隅空法信是非虛律典何因見慢宜應半月說戒洗懺恒為勸戒門徒日三禮白佛法住世日日衰微察已童年所觀乃與老時全異目驗斯在幸可存心夫飲食之累乃是常須幸願敬奉之倫無輕聖教耳重曰

聖教八萬要唯一二外順俗途內凝真智何

謂俗途奉禁亡辜何謂具智見境俱棄遵勝
諦而無著滅緣生之有累勤積集於多修證
圓成之妙義豈容不習一藏教理俱迷罪若
河沙之巨量妄道已證於菩提菩提是覺惑
累皆亡不生不滅號曰具常寧得同居苦海
漫說我住西方常理欲希戒淨為基護囊穿
之小隙慎針穴之大非大非之首衣食多咎
奉佛教則解脫非遙慢尊言乃沉淪自久聊
題行法略述先模咸依聖檢豈曰情曷幸無
嫌於直說庶有益於疑途若不確言其進不
誰復輒鑿於精麤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音釋

聞苦臭切 延埴埴切 連切埴常職時直里
也 立螺贏切 螺古火 贏和黏土也 峙切山
也 屹立螺贏切 螺古火 贏和黏土也 峙切山
切 驪丸箕土籠位 警於提 覲初覲 龜茲
龜音丘茲音 肥匹 長臙也 臙直亮切 餘
慈龜茲國名 肥匹 長臙也 臙直亮切 餘

羹 定除庚切 褊口候切 捲木為也 屈也 稔普患切 羸盧切 羸
也 褊口候切 捲木為也 屈也 稔普患切 羸盧切 羸
孽博厄切 篋邊徒切 剔斷也 剔斷他歷切 剔
根肉 馨效 馨去聲 效逆氣聲也 柞木各切 粹
也 盧達切 菓與泉同 德步拜切 坑徒古切 磔
辛也 菓與泉同 德步拜切 坑徒古切 磔
側華切 麩尺沼切 腫尸連切 鞭與硬同 齧
祖指也 軟乳充切 糊切 糞無禮也 寇候
切 巨蕊 咀嚼 咀在口切 拖徒可切 寇候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尹八

唐三藏沙門義淨撰

十衣食所須

察夫有待累形假衣食而始濟無生妙智託滅理而方興若其受用乖儀便招步步之罪澄心失軌遂致念念之迷為此於受用中求脫者順聖言而受用在澄心處習理者符先教以澄心即須俯視生涯是迷生之牢獄仰瞻寂岸為悟寂之虛關方可躋法舟於苦津秉慧炬於長夜矣然於所著衣服之制飲食之儀若持犯晒然律有成則初學之輩亦識重輕此則得失局在別人固乃無煩商榷自有現違律檢而將為指南或可習俗生常謂其無過或道佛生西國彼出家者依西國之形儀我住東川離俗者習東川之軌則詎能移神州之雅服受印度之殊風者聊為此徒粗銓衡也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理須具題其製豈得輕而略諸且如法象三衣五天並皆刺葉獨唯東夏關而不縫親問北方諸國行四分律處俱同刺葉全無開者西

方若得神州法服縫合乃披諸部律文皆云刺合然而充身六物自有嚴條十三資具廣

如律說言六物者一僧伽服譯為複衣二盟咄囉

僧伽譯為上衣三安坦婆娑譯為內衣此之三衣皆名支伐羅北方諸

國多名法衣為袈裟乃是赤色之義非律文典語四波坦囉鉢也五尼

師但那具也六鉢里蔭囉伐拏濾水羅也受戒之時要須

具斯六物也十三資具者一僧伽服二盟咄囉僧

伽三安坦婆娑四尼師但那五裙六副裙七

僧脚崎掩腋衣也八副僧脚崎九拭身巾十拭面

巾十一剃髮衣十二覆瘡疥衣十三藥資具

衣

頌曰

三衣并坐具 裙兩帔有雙 身面巾剃髮

遮瘡藥具衣

十三種衣出家開畜既有定格即須順教用

之不比自餘所有長物此之十三咸須別牒

其事點淨守持隨得隨持無勞總足餘外長

衣量事分別若氈褥毯席之流但須作其委

付他心而受用也有云三衣什物者蓋是譯

者之意離為二處不依梵本別道三衣折開

十物然其十數不能的委致使猜卜皆悉憑虛訓什爲雜未符先旨其藥具衣佛制畜者計當用絹可二丈許或可一疋既而病起無恒卒求難濟爲此制畜可預備之病時所須無宜輒用然修行利生之門義在存乎通濟既而根有三等不可局爲一途四依四作十三杜多制准上行畜房受施十三資具蓋兼中下遂使少欲者無盈長之過多求者亡闕事之咎大哉慈父巧應根機善誘人天稱調御者而云供身百一四部未見律文雖復經有其言故是別時之意且如多事俗徒家具尚不盈五十豈容省緣釋子翻乃過其百數准驗道理通塞可知

凡論絕絹乃是聖開何事強遮徒爲節目斷之以意欲省招繁五天四部並皆著用詎可棄易求之絹絕竟難得之細布妨道之極其在斯乎非制強制即其類也遂使好事持律之者增已慢而輕餘無求省欲之實內起慙而外慙斯乃遮身長道亦復何事云云而彼意者將爲害命處來傷慈之極悲愍合識理

可絕之若爾者著衣噉食緣多損生螻蛄曾不寄心蠅蠶一何見念若其總護者遂使存身靡託投命何因以理推徵此不然也而有不噉酥酪不履皮鞋不著絲綿同斯類矣凡論殺者先以故意斷彼命根方成業道必匪故思佛言無犯三處清淨判在亡愆設乖斯旨但招輕過無殺心故因乃極成猶若受餘喻便彰著因喻既其明白無過衣宗自顯三文道理且已皎然況復金口自言何勞更爲穿鑿遂使五百之疑出於作者之筆三豕之謬傳乎信受之言若其目乞生繭目驗損蟲斯則俗士尚不應行何況情希出離引斯爲證深成未可若有施主淨意持來即須唱隨喜以受之用資身而育德實無過也五天法服任刺任縫衣縷不問縱橫爲日無過三五計絹一疋作得七條五條內葉三指外緣一寸外緣有刺三道內葉悉皆縫合充事表儀亦何假精妙若著納衣者意存省事或拾遺於糞聚或取棄於屍林隨得隨縫用法寒暑耳而有說云律中卧具即是三衣見制野蠶

便生異意謂法衣非絹遂即覓布慙慙
委本文元來是褥高世耶乃是蠶名作絹還
受斯號體是貴物制不聽用作褥之法有其
兩種或縫之作袋貯毛在中或可用絲織成
即是氍毹之類其禪樣闊二肘長四肘厚薄
隨時自乞乃遮他施無罪全不許用大事嚴
科此諸敷具非三衣也又復律云正命謂是
口腹為先耕墾須得其宜種植無違教網應
法食用不生其罪始曰立身能長其福依如
律教僧家作田須共淨人為其分數或可共
餘人戶咸並六分抽一僧但給牛與地諸事
皆悉不知或可分數量時斟酌西方諸寺多
並如是或有貪婪不為分數自使奴婢躬於
營農護戒苾芻不噉其食意者以其僧自經
理邪命養身驅使傭人非瞋不可壞種墾地
蟲蟻多傷日食不過一升誰復能當百罪是
以取介之士疾其事繁攜瓶挾鉢棄之長驚
獨坐靜林之野懼與鳥鹿為儔絕名利之誼
豈修涅槃之寂滅若為眾家經求取利是律
所聽墾土害命教門不許損蟲妨業寧復過

此有罪邪生之十項著作則不見為踈條無
過正行之三衣遠復幾勞於文墨嗚呼可為
信者說難與疑者言由恐傳法之家尚懷固
執耳初至耽摩立底國寺院之外有一方地
忽見家人取菜分為三分與僧一分自取兩
歸未解其故問大乘燈師曰斯何意焉答曰
此寺僧徒並多戒行自為種植大聖所遮是
以租地與他分苗而食方為正命省緣自活
無其耕墾漑灌殺生之罪矣又見知事苾芻
晨旦井邊觀水無蟲得用一日有命即須羅
慮又見但是外人取與下至一莖菜並須問
眾方用又見寺內不立網維但有事來合眾
量許若緣獨意處斷隨情損益僧徒不遵眾
望者此名俱羅鉢底眾共驅之又見尼入僧
寺白乃方前僧向尼坊問而後進若出寺外
兩人方去必有緣須至俗舍者白眾許已四
人共去又見每月四齋之日合寺大眾晡後
咸集俱聽寺制遵而奉行深生敬仰又見有
一小師遣其童子將米二升送與家人婦女
情涉曲私有人告眾喚來對勘三皆承引雖

無惡事而自負慙心即出寺門棄名長去師遣餘人送彼衣物但是衆法共遵未勞官制又見婦人入寺不進房中廊下共語暫時便去又見寺內有一苾芻名曷羅尸羅密但羅于時年可三十操行不羣名稱高遠一日誦寶積經有七百頌闍內典之三藏洞俗言之四明東聖方處推為上首自從受具女人曾不面言母姊設來出觀而已當時問曰斯非聖教何為然乎答曰我性多染非此不杜其源雖復不是聖遮防邪亦復何爽又見多聞大德或可一藏精研衆給上房亦與淨人供使講說尋常放免僧事出多乘與鞍畜不騎又見客僧創來入寺於五日內和衆與其好食冀令解息後乃僧常若是好人和僧請住准其夏歲卧具是資無學識則一體常僧具多聞乃准前安置名挂僧籍同舊住人矣又見好心來至具問因由如來出家六和僧剃髮名字不干玉籍衆僧自有部書後若破戒行非鳴撻椎而驅遣為此衆僧自相檢察起過難為萌漸于時歎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寧

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鑒斯正則此乃或是寺家衆制或是別行要心餘並著在律文末代住持極要此皆是耽摩立底跋羅訶寺之法式也其那爛陀寺法乃更嚴遂使僧徒數出三千封邑則村餘二一並積代君王之所奉施紹隆不絕非律而誼者哉亦未見有俗官乃當衙正坐僧徒為行側立欺輕呼喚不異凡流送故迎新幾絕途路若點檢不到則走走公門求命曹司七寒暑夫出家之人本為情希離俗捨五畏之危道遵八正之平衢豈有反更驅馳重嬰羅網欲求簡寂寧能遂意可謂全乖解脫不順蕭然者乎理須二六杜多十三資具隨緣濟命蕩除業習報師僧父母之鴻澤酬天龍帝主之深慈斯則雅順調御之儀善愜策修之路因論護命之事且復言其現行願諸大德勿嫌煩重耳

然四部之殊以著裙表異一切有部則兩邊向外雙襠大眾部則右裙蹙在左邊八向內插之不令其墮西方婦女著裙與大眾部無別

上座正量制亦同斯但以向外直翻傍挿爲異腰條之製亦復不殊尼則准部如僧全無別體且如神州祇支偏袒覆膊方裙禪袴袍襦咸乖本制何但同神及以連脊至於披著不稱律儀服用並皆得罪頗有著至西方人皆共笑懷慙內恥裂充雜用此即皆是非法衣服也若默而不說知者無由如欲直言復恐聞者見怨是以杼軸於短懷沉吟於進退願智者詳察識衣服之本儀也又西方俗侶官人貴勝所著衣服唯有白氎一雙貧賤之流口有一布出家法衆但畜三衣六物樂盈長者方用十三資具東夏不許同袖及連脊衣者蓋是自習東川妄談西國耳即如瞻部洲中及諸邊海人物衣服可略言之且從莫訶菩提東至臨邑有二十餘國正當驪州南界也西南至海北齊羯濕彌羅并南海中有十餘國及師子洲並著二敵曼矣既無腰帶亦不裁縫直是闊布兩尋繞腰下抹西天之外大海邊隅有波刺斯及多氏國並著衫袴裸國則迥無衣服男女咸皆赤體從羯濕彌

羅已去及速利諸胡土蕃突厥大途相似不著敵曼氎裘是務少有劫貝時存著者以其寒地衫袴是常即此諸國之中在波刺斯及裸國土蕃突厥元無佛法餘皆遵奉而於衫袴之鄉咸不洗淨由是五天之池自恃清高也然其風流儒雅禮節遠迎食噉淳濃仁義豐贍其唯東夏餘莫能加但以食不護淨便利不洗不費楊枝等殊西域而有現著非法衣服村爲無過引彼略教文云此方不淨餘方清淨德行無罪有斯乃譯者之謬意不然矣具如別處若爾神州苾芻除三衣外並非聖儀既其有犯理難服用者且如西方煖地單布自可終年當嶺寒鄉欲遣若爲存濟身安業進聖有謬言苦體勞動乃外道教去取之理其欲如何然聖開衣箱之服通被寒鄉斯乃足得養身亦復何成妨道梵云立播者譯爲裹腹衣其所製儀略陳形樣即是去其正背直取偏袒一邊不應著袖唯須一幅繞穿得手肩袖不寬著在左邊無宜闊大右邊交帶勿使風侵多貯綿絮事須厚煖亦有六

邊刺合貫頭紐腋斯其本制目驗西方有胡地僧來多見攜著那爛陀處不觀斯衣良由國熱人咸不用唯斯開意直為寒鄉考其偏袒正背元是踴斯而作刺加右畔失本威儀非制自為定熱越法至如立播抱腹自免嚴寒厚帔通披足遮隆凍形像之處禮佛對尊露膊是恒掩便獲罪然則出家省事冬月居房炭火隨時詐勞多服必有病緣要須著者臨時處斷勿使乖儀然而東夏寒嚴劈裂身體若不煖服交見亡既為難緣理須弘濟方裙偏袒形簡俗流立播衣寒冬暫著知非本制為命權開如車置油内生慙厚必其不著極是佳事自餘袍袴禪衫之類咸悉決須遮斷嚴寒既謝即是不合攬身而復更著偏衫實非開限斯則去繁得要仰順聖情自隨乍可一身傳授恐為誤眾如能改斯故轍務軌新蹤者即可謂蟬聯少室架鷲峯而並峻擲比王舍通帝鄉而共圍鴻河則合泚於文池紐柳乃同輝於覺樹變桑田而騰茂盡劫石而揚輝誠可嗟矣誠可務哉但佛日既

沉教留後季行之則大師對面背教則眾過現前故經云若能奉戒則我存無異或云舊來上德並悉不言今日後人何事移則固不然矣依法匪人教有弘說考之律藏衣食無罪者方可取也非知之難行之為難聞若不

行導者寧過重曰

舍生之類 衣食是先 斯為枷鎖 控制生田 奉聖言則 出離蕭然 任自意乃 罪累相牽 智者須鑒 事在目前 如玉處泥 若水居蓮 八風既離 五怖寧纏 衣纜蔽體 食但支懸

專求解脫 不願人天 杜多畢命 拯物窮年

棄九門之虛偽

希十地之圓堅

合受施於五百

為福利於三千

十一著衣法式

其著法衣及施袍紐法式依律陳之可取五

肘之衣疊作三攝尹八其肩頭疊處去緣四五指

許安其方帖可方五指十肩刺四邊當中以錐

穿為小孔用安衣袍其袍或條或帛羸細如

衫袍相似可長兩指結作同心餘者截却將

袍穿孔向外牽出十字交繫便成兩袍內紐

此中其冑前疊處緣邊安紐亦如衫紐即其法也先呈本制略准大綱若欲妙體其法終須對面而授衣之下畔冑紐亦施隨意倒披是聖開許兩頭去角可八指許各施一冑一紐此為食時所須反褊冑前紐使相合此成要也凡在寺內或時對眾必無帶紐及籠肩披法若向外遊行并入俗舍方須帶紐餘時但可搭肩而已屏私執務隨意反抄若對尊容事須齊整以衣右角寬搭左肩垂之背後勿安肘上若欲帶紐即須通肩披已將紐內冑迴向肩後勿令其脫以角搭肩衣便繞頸雙手下出一角前垂阿育王像正當其式出行執傘形儀可愛即是依教齊整著上衣也其傘可用竹織之薄如竹簾一重便得大小隨情寬二三尺頂中複作擬施其柄其柄長短量如蓋闊或可薄拂以漆或可織葦為之或如藤帽之流夾紙亦成牢矣神州雖不先行為之亦是其要驟雨則不霑衣服赫熱則實可招涼既依律而益身擊之固亦無損斯等所論要事益多並神州不行袈裟角垂正

當象鼻梵僧縱至皆亦雷同良為絹滑墮肩遂今正則訛替後唐三藏來傳搭肩法然而古德嫌者尚多黨舊之迷在處皆有其三衣若安短紐而截長條則違教之愆現免著橫裙而去腰緣乃針線之勞交息所有瓶鉢各挂兩肩纔至腋下不合交絡其襟不長但容穿膊而已若交絡冑前令人氣急元非本制即不可行鉢帛之儀如下當辨北方速利諸人多行交絡隨方變改實非佛制設有餘衣長搭肩上然後通披覆其衣鉢若其向寺及詣俗家要至房舍安置傘蓋方始解紐挂其衣鉢房前壁上多置象牙勿使臨時安物無處餘同第二十六客舊相遇章說也然其薄絹為袈裟者多滑不肯著肩禮拜之時遂便落地任取不墮物為之絕紬白氎即其要也其僧脚崎衣即是覆膊更加一肘始合本儀其披著法應出右肩交搭左膊房中恒著唯此與裙出外禮尊任加餘服其著裙法式聊陳大況即如有部裙製橫五肘豎兩肘絕絹及布隨有作之西國並悉單為神州

任情複作橫豎隨意繞身既訖擡使過膈右手牽其左邊上角在內牽向腰之右邊左邊上裾取外邊而掩左畔近右手邊為右裾近左手邊為左裾兩手二畔舉使正平中間矗直即成三福後以兩手各蹙至腰俱將三疊向後掩之兩角各擡三指俱插向脊使下入腰間可三指許斯則縱未繫條亦乃著身不落後以腰條長五肘許鉤取正中舉向膈下抹裙上緣向後雙排交度前抽傍牽左右各以一手牢擊兩邊纏彼兩條可令三度有長割却少則更添條帶之頭不合緝絲斯謂圓整著裙成薩婆多部別鉢履曼荼羅著泥婆娑即其真也譯為圓整著裙矣其條闊如指面則靴條繫帶之流或方或圓雙亦無損麻繩之流律文不許凡踞坐小牀及拈之時牽裙上裙下角急抹裙緣擊於膝下但掩雙膝露脛無傷高須上蓋膈輪下至踝上四指斯乃俗舍之儀若在寺中半膈亦得此之劑限佛自親制非是人意輒為高下寧合故違教旨自順凡情所著裙衣長伸拂地一則損信心之淨施二乃

慢大師之格言設若慇懃誰能見用萬人之內頗一存心西國裙衣並皆橫著彼方白氎幅寬二肘若其半故貧者難求即須縫兩頭令相合割內開以充事此著衣儀律文具其制但且略陳綱要細論非面不可

又凡是出家衣服皆可染作乾陀十三或為地黃黃屑或復荊蘘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量色淺深要而省事或復單用棗心或赤土赤石或棠黎土紫一染至破亦何事求餘而桑皴青綠正是遮條真紫褐色西方不著鞋履之屬自有成教長靴線鞋全為非法彩繡文章之物佛皆制斷如皮革事中具說焉

十二尼衣喪制

東夏諸尼衣皆涉俗所有著用多並乖儀准如律說尼有五衣一僧伽知二盟坦羅僧伽三安坦婆娑四僧脚崎五裙四衣儀軌與大僧不殊唯裙片有別處梵云俱蘇洛迦譯為篤衣以其兩頭縫合形如小篤也長四肘寬二肘上可蓋膈下至踝上四指著時入內擡

使過臍各蹙兩邊雙排擊脊繫條之法量與僧同胷腋之間迥無繫抹假令少壯或復衰年乳高內起誠在無過豈得羞人不窺教檢漫為儀飾著脫招愆臨終之時罪如濛雨萬中有一時復能改然其出外及在僧前并向俗家受他請食袈裟繞頸覆身不合解其肩紐不露胷臆下出手餐祇支偏袒衫袴之流大聖親遮無宜服用南海諸國尼衆別著一衣雖復制匪西方共名僧脚崎服長二肘寬二肘兩頭縫合留一尺許角頭刺著一寸舉上穿膊貫頭拔出右肩更無腰帶掩腋蓋乳下齊過膝若欲此服著亦無傷線則唯費兩條彌堪掩障形醜若不樂者即可還須同大苾芻著僧脚崎服其寺內房中俱蘇洛迦及僧脚崎兩事便足准檢梵本無覆有衣名即是僧脚崎衣此乃祇支之本既不道裙應捨違法之服著順教之衣多是傳譯參差僧脚崎取一幅半或絹或布可長四肘五肘如披五條反搭肩上即其儀也若向餘處須好覆形如在屏房袒膊非事春夏之節此可充軀秋冬之時任情煖著擎鉢乞食足得養

身雖曰女人有丈夫志豈容恒營機杼作諸雜業廣為衣服十重五重禪誦曾不致心驅驅鎮惱情志同俗雜飾不顧戒經宜可門徒共相檢察西國尼衆斯事全無並皆乞食資身居貧守素而已若爾出家尼衆利養全稀所在居寺多無衆食若不隨分經營活命無路輒違律教便爽聖心進退兩途如何折中身安道盛可不詳聞答本契出家情希解脫絕三株之害種偃四瀑之洪流宜應畢志杜多除苦樂之邪徑敦心少欲務閑寂之真途奉戒昏旦斯即道隆豈念身安將為稱理若能守律決鍊貞踈則龍鬼天人自然尊敬何憂不活徒事辛苦至如五衣瓶鉢足得全軀一口小房彌堪養命簡人事省門徒若玉處泥如蓮在水雖云下衆實智等上人矣尹八又復死喪之際僧尼漫設禮儀十五或復與俗同哀將為孝子或房設靈几用作供尊或披鞞布而乖恒或留長髮而異則或拄哭杖或寢苦廬斯等咸非教儀不行無過理應為其亡者淨飾一房或可隨時權施蓋幔讀經念佛

具設香華奠使亡魂託生善處方成孝子始是報恩豈可泣血三年將為賽德不餐七日始符酬恩者乎斯乃重結塵勞更嬰枷鎖從閻入閻不悟緣起之三節從死趣死詎證圓成之十地歟然依佛教苾芻亡者觀之決死當日輿向燒處尋即以火焚之當燒之時親支咸萃在一邊坐或結草為座或聚土作臺或置甌石以充坐物令一能者誦無常經半紙一紙勿令疲久其經別錄附去然後各念無常還歸住處寺外池內連衣並浴其無池處就井洗身皆用故衣不損新服別著乾者然後歸房地以牛糞淨塗餘事並皆如故衣服之儀曾無片別或有收其設利羅為亡人作塔名為俱攤形如小塔上無輪蓋然塔有凡聖之別如律中廣論豈容棄釋父之聖教逐周公之俗禮號咷數月布服三年者哉曾聞有靈裕法師不為舉發不著孝衣追念先亡為修福業京洛諸師亦有遵斯轍者或人以為非孝寧知更符律旨

十三結淨地法

有五種淨地一起心作二共印持三如牛卧四故廢處五秉法作起心作者初造寺時定基石已若一苾芻為檢校人者應起如是心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為僧當作淨厨也共印持者定寺基時若但三人者應一苾芻告餘苾芻言諸具壽皆可用心印定此處於此一寺或可一房為僧作淨厨第二第三應如是說言如牛卧者其寺屋舍猶如牛卧房門無有定所縱使元不作法此處即成其淨言故廢處者謂是經久僧捨廢處如重來者至舊觸處便為淨也然此不得經宿即須作法也言秉法作者謂秉白二羯磨結界也文如百一羯磨中說如前五種作淨法已佛言令諸苾芻得二種安樂一在內煮在外貯二在外煮在內貯並無過也檢驗四部眾僧目見當今行事并復詳觀律旨大同如此立淨但未作淨之前若共飲食同界宿者或有煮宿之過既其加法雖共界宿無煮宿之罪斯其教也言一寺者總唱住處以為淨厨房房之內生熟皆貯如其不聽內宿豈可遣僧出外而住一則僧不

護宿二乃貯畜無愆西國相承皆總結一寺
為淨厨也若欲局取一邊並在開限不同神
州律師見矣且如未結衣界離宿招愆僧若
結已離便無失淨厨亦爾既其聖許勿滯凡
情又復護衣之法界有樹等不同但護界分
意非防女淨人來入厨內豈得即是村收假
令身入村坊持衣元不護女維那持衣檢校
斯亦漫為傷急矣

十四五衆安居

若前安居謂五月黑月一日後安居則六月
黑月一日唯斯兩日合作安居於此中間文
無許處至八月半是前夏了至九月半是後
夏了此時法俗盛典供養從八月半已後名
歌栗底迦月江南迦提設會正是前夏了時
八月十六日即是張羯絺那衣日斯其古法
又律文云凡在夏內有如法緣須受日者隨
有多少緣來即須准日而受一宿事至受其
一日如是至七皆對別人更有緣來律遣重
請而去如過七日齊八日已去乃至四十夜
中間羯磨受八日等去然不得過半夏在外

而宿為此但聽四十夜矣必有病緣及諸難
事須向餘處雖不受日不破安居出家五衆
既作安居下衆有緣囑授而去未至夏前預
分房舍上座取其好者以次分使至終那爛
陀寺現行斯法大眾年年每分房舍世尊親
教深為利益一則除其我執二乃普護僧房
出家之衆理宜須作然江左諸寺時有分寺
斯乃古德相傳尚行其法豈容住得一院將
為己有不觀合不合遂至盡形良由上代不
行致使後人失法若能准教分者誠有深益
十五隨意成規

凡夏罷歲終之時此日應名隨意即是隨他
於三事之中任意舉發說罪除愆之義舊云
自恣者是義翻也必須於十四日夜請一經
師升高座誦佛經于時俗士雲奔法徒霧集
然燈續明香華供養明朝總出旋繞村城各
並虔心禮諸制底棚車輿像鼓樂張天旛蓋
縈羅飄揚蔽日名為三摩近離譯為和集凡
大齋日悉皆如是即是神州行城法也禺中
始還入寺日午方為大齋過午咸集各取鮮

茅可一把許手執足踏作隨意事先乃必芻
 後方尼衆次下三衆若其衆大恐延時者應
 差多人分受隨意被他舉罪則准法說除當
 此時也或俗人行施或衆僧自為所有施物
 將至衆前其五德應問上座云此物得與衆
 僧為隨意物不上座等答云得所有衣服刀
 子針錐之流受已均分斯其教也此日所以
 奉刀針者意求聰明利智也隨意既訖任各
 東西即是坐夏已周無勞更經一宿廣如餘
 通此不詳言言說罪者意欲陳罪說已先愆
 改往修來至誠懺責半月半月為褒灑陀朝
 朝暮暮憶所犯罪褒灑是長養義陀是淨義
昔云布薩初篇若犯事不可治第二有違人
者說略也須二十若作輕過對不同者而除悔之梵云
 阿鉢底鉢喇底提舍那阿鉢底者罪過也鉢
 喇底提舍那即對他說也說已之非尹八冀令清
 淨自須各依局分則罪滅可期若總相談愆
 非律所許舊云懺悔非關說罪何者懺摩乃
 是西音自當忍義悔乃東夏之字追悔為自
 悔之與忍迥不相干若的依梵本諸除罪時

應云至心說罪以斯詳察翻懺摩為追悔似
 罕由來西國之人但有觸誤及身錯相觸著
 無問大小大者垂手相向小者合掌虔恭或
 可撫身或時執膊口云懺摩意是請恕願勿
 瞋責律中就他致謝即說懺摩之言必若自
 已陳罪乃云提舍那矣恐懷後滯用啓先迷
 雖可習俗久成而事須依本梵云鉢刺婆刺
 擊譯為隨意亦是飽足義亦是隨他人意舉
 其所犯
 十六匙筋合否
 西方食法唯用右手必有病故開聽畜匙其
 筋則五天所不聞四部亦未見而獨東夏共
 有斯事俗徒自是舊法僧侶隨情用否筋既
 不聽不遮即是當乎略教用時衆無譏議東
 夏即可行焉若執俗有嗤嫌西土元不合提
 略教之旨斯其事焉
 十七知時而禮
 夫禮敬之法須合其儀若不順教則平地顛
 蹶故佛言有二種汗觸不應受禮亦不禮他
 若違教者拜拜皆招惡作之罪何謂二汗一

是飲食汗謂若食噉一切諸物下至吞嚼一片之藥若不漱口洗手已來並不合受禮禮他若飲漿或水乃至茶蜜等湯及酥糖之類若未漱口洗手禮同前犯二是不淨汗謂大小行來身未洗淨及未洗手漱口或身或衣被便利不淨^{尹八}洩唾等汗未淨已來若旦起未嚼齒木禮同前犯又於大眾聚集齋會之次合掌即是致敬故亦不勞全禮禮便違教或近闢處或不淨地或途中禮亦同犯斯等諸事並有律文但為日久相承地居寒國欲求順教事亦難為莫不引同多以自慰詎肯留心於小罪耳

十八便利之事

便利之寫略出其儀下著洗浴之裙上披僧脚崎服次取觸瓶添水令滿持將上廁閉戶遮身土須二七塊在其廁外於甄石上或小版上而安置之其甄版量長一肘闊半肘其土碎之為末列作兩行一一別聚更安一塊復將三丸入於廁內安在一邊一將拭體一用洗身洗身之法須將左手先以水洗後兼

土淨餘有一丸麤且一遍洗其左手若有籌片持入亦佳如其用罷須擲廁外必用故紙可棄廁中既洗淨了方以右手牽下其衣瓶安置一邊右手撥開傍店還將右手提瓶而出或以左臂抱瓶拳其左手可用右手關戶而去就彼土處^{尹八}蹲坐一邊若須坐物隨時量處置瓶左腔之上可以左臂向下壓之先取近身一七塊土別別洗其左手後用餘七一兩手俱淨其樽木上必須淨洗餘有一丸將洗瓶器次洗臂膈及足並令清潔然後隨情而去此瓶之水不入口脣重至房中以淨瓶水漱口若其事至觸此瓶者還須洗手漱口方可執餘器具斯乃大便秘之儀麤說如此必其省事咸任自為幸有供人使洗非過小便則一二之土可用洗手洗身此即清淨之先為敬基本或人將為小事律教乃有大呵若不洗淨不合坐僧牀亦不應禮三寶此是身子伏外道法佛因總制苾芻修之則奉律福生不作乃違教招罪斯則東夏不傳其來尚矣設令啓示遂起嫌心即道大乘虛通何

淨何穢腹中恒滿外洗寧益詎知輕欺教檢
誣罔聖心受禮禮他俱招罪過著衣噉食天
神共嫌若不洗淨五天同笑所至之處人皆
見譏弘紹之賓特宜傳教既而厭俗離塵捨
家趣非家即須慇懃用釋父之言何得睚眦

於毗尼之說如其不信幸可依此洗之五六
日間便知不洗之過然而寒冬之月須作煖
湯自外三時事便隨意然有筒槽帛拂非本
律文或有舍水將去亦乖淨法凡是僧坊先
須淨治廁處若自無力教化為之供十方僧
理通凡聖無多所費斯其要焉是淨方業固
非虛矣理須大槽可受一兩石貯土令滿置
在園邊大衆必無私房可畜若卒無水瓶許
用瓷瓦等鉢盛水將入安在一邊右手澆洗
亦無傷也江淮地下瓮廁者多不可於斯即
為洗淨宜應別作洗處水流通出為善且如

汾州抱腹岱岳靈巖荆府玉泉揚州白塔園
廁之所頗傳其法然而安置水土片有闕如
向使早有人教行法亦不殊王舍斯乃先賢
之落漢豈是後進之蒙籠者哉然其廁內貯

土置瓶並須安穩勿令闕事漆瓶之罐著柴
為佳如畜君持准前為矣銅瓶插蓋而口寬
元來不中洗淨若其腹邊別為一孔頂上以
錫錮之高出尖臺中安小孔此亦權當時須
也重曰

載勞紙筆幾致慇懃順流從諫冀有其人大
聖既雙林而寂體羅漢亦五印而灰身遺餘
法教影響斯晨行寄捐生之侶與由棄俗之
賓捨渾渾之煩濁慕皎皎之清塵外垢與內
惑而俱喪上結共下縛而同湮蕭條其跡爽
亮其神四儀無累三尊是親既不被生人之
所笑豈復怖死王之見瞋利九居而軫念成
三代之芳因幸希萬一而能改亦寧辭二紀
之艱辛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二

音釋

睇香衣切 艤魚豈切 整兵永切 帔匹義切
屬吐敢切 蝻余隴切 蠶強魚切
毳毛席也 蝻所化者 蠶能山弱切
毳毛席也 蝻所化者 蠶能山弱切
席也 焚盧舍切 駑亡遇切 遠雲阮切 禪
古渾汝朱切 煖乃管切 擲阻瑟切 泚此禮切

十二者何一不分別衣二離衣宿三觸火四足食五害生種六青草上棄不淨七輒上高樹八觸寶九食殘宿食十壞地十一不受食十二損生苗斯之十二兩小非過其正學女後五便犯此下三衆咸制安居其六法六隨法如餘處說能如是者方成應法是五衆收堪銷物利豈有既出家後師主不授十戒恐其毀破大戒不成此則妄負求寂之名虛抱出家之稱似懷片利寧知大損經云雖未受十戒墮僧數者乃是權開一席豈得執作長時又神州出家皆由公度既蒙落髮遂乃權依一師師主本不問其一遮弟子亦何曾請其十戒未進具來恣情造罪至受具日令入道場律儀曾不預教臨時詎肯調順住持之道固不然矣既不合銷常住受施負債何疑理應依教而為濟脫凡蒙公度者皆須預請一師師乃先問難事若清淨者為受五戒後觀落髮授緹條衣令受十戒法式既闌年歲又滿欲受具戒師乃觀其意志能奉持者即可為辦六物并為請餘九人或入小壇或居

大界或自然界俱得秉法然壇場之內或用衆家褥席或可人人自將坐物略辦香華不在營費其受戒者教令三遍一一禮僧或時近前兩手執足此二皆是聖教禮敬之儀亦既禮已教其乞戒既三乞已本師對衆為受衣鉢其鉢必須持以巡行普呈大衆如合樣者大衆人人咸云好鉢如不言者招越法罪然後依法為受其羯磨師執文而讀或時暗誦俱是聖開既受戒已名鄔波三鉢那鄔波三鉢那是圓謂涅槃也今受大戒即是親近涅槃舊云具足者言其況意然羯磨亦竟急須量影記五時之別其量影法預取一木條如細箸許可長一肘折其一頭四指令豎如曲尺形勿使相離豎箸日中餘杖布地令其豎影與卧杖相當方以四指量其卧影滿一四指名一布路沙布路沙乃至多布路沙或一布路沙餘一指半指或但有一指等如是加減可以意測言布路沙者譯為人指也所以指豎杖影長四指之時此人立在中影量與身量相似其八指遠與身量兩影相似斯據中人未必皆爾自然須道其食前食後若天陰及夜即須准酌而言之若依神州法者

或可豎尺日中量影長短或復記其十二辰
數言五時者既而方域異儀月數離合自非
指事難以委知一謂冬時有四月從九月十
六日至正月十五日二謂春時亦有四月從
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三謂雨時但有
一月從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四謂終
時唯一日一夜謂六月十六日晝夜五是長
時從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此乃獨於
律教中佛制如是次第明有密意也若依方
俗或作三時四時六時如餘處說凡西方南
海出家之人創相見者問云大德幾夏答云
爾許若同夏者問在何時若時同者問得幾
日若日同者問食前後同在食前方問其影
影若有殊大小成異影若同者便無大小坐
次則據其先至知事乃任彼前差向西方者
必須問此不同支那記其月日而已然那爛
陀寺多是長時明相纔出受其近圓意取同
夏之中多為最大即當神州六月十七日明
相纔出由不得後夏故此據西方坐夏之法
若如神州舊行即當
五月十七日也若六月十六日夜將盡而受戒者則

同夏之中最小由其得後夏故既受戒已不
行觀施若其師有為辦少多或持腰條或濾
水羅等奉臨壇者以表不空之心次即本師
為指戒本令識罪相方教誦戒既其熟已誦
大律藏日日誦過旦旦試之不恒受持恐損
心力誦律藏了方學經論此是西方師資途
轍雖復去聖懸遠然而此法未虧為此二師
喻之父母豈有欲受之時非常勞倦亦既得
已戒不關懷有始無終可惜之甚自有一會
求受受已不重參師不誦戒經不披律典虛
需法位自損損他若此之流成滅法者然西
方行法受近圓已去名鐸曷攤譯為小師滿十夏
名悉他薛攤譯為住位得離依止而住又得為鄔
波馱耶凡有書疏往還題云求寂某乙小苾
芻某乙住位苾芻某乙若其學通內外德行
高著者便云多聞苾芻某乙不可云僧某乙
僧是僧伽目乎大眾寧容一已輒道四人西
方無此法也凡為親教師者要須住位滿足
十夏秉羯磨師及屏教者并餘證人並無定
年幾事須解律清淨中邊數滿律云非鄔波

馱耶而喚為鄔波馱耶非阿遮利耶喚為阿遮利耶或翻此二及親斥鄔波馱耶名者皆得惡作之罪若有人問云爾親教師其名何也或問汝誰弟子或可自有事至須說師名者皆應言我因事至說鄔波馱耶名鄔波馱耶名某甲西國南海稱我不是慢詞設令道汝亦非輕稱但欲別其彼此全無倨傲之心不並神州將為鄙惡若其嫌者改我為今斯乃咸是聖教宜可行之不得雷同無分皂白云爾

凡諸白衣詣苾芻所若專誦佛典情希落髮畢願緇衣號為童子或求外典無心出離名曰學生斯之二流並須自食西國僧寺多有習學外典一得驅馳給侍二乃教發好心既不自利利他畜之非損必是杜多一鉢理則不勞若也片有供承亦成是要道給齒若餐木令其投食足應時須不傷悲道也

常住聖教全遮必其於眾有勞唯功亦合餐食或是普通之食或可施主先心雖復噉食故成無罪夫龍河影沒鷲嶺先收傳法羅漢能餘幾在故論云大師眼證者隨亡煩惱增時應動莫逸理當諸德共作護持若遠隨

而縱慢心欲遣人天何所歸向律云有乘羯磨我法未滅若不秉持我法便盡又云戒住我住理非虛說既有深旨誠可敬歎重曰

大師影謝法將隨亡邪山峻峙惠獻墮綱重明佛日寔委賢良若遵小徑誰弘大方幸垂通哲勉力宣揚冀紹隆之無替傳末劫而彌芳彌芳伊何戒海揚波此則教將滅而不滅行欲訛而不訛符正說於王舍事無虧於逝多

二十洗浴隨時

夫論洗浴之法西國乃與東夏不同但以時節調和稍異餘處於十二月華果恒有不識冰雪薄有微霜雖復多暑亦非苦熱熱則身無痲子寒乃足無皴裂為此人多洗沐體尚清淨每於日日之中不洗不食又復所在之處極饒池水時人皆以穿池為福若行一驛則望見三二十所或寬一畝五畝於其四邊種多羅樹高四五十尺池乃皆承雨水湛若清江八制底處皆有世尊洗浴之池其水清

美異於餘者那爛陀寺有十餘所大池每至晨時寺鳴捷推令僧徒洗浴人皆自持浴裙或千或百俱出寺外散向諸池各為洗浴其浴裙法以氈布長五肘闊肘半繞身使布抽出舊裙迴兩頭令向前取左邊上角以右手牽向脊下令使近身併蹙右邊擊入脊內此謂著浴裙法卧時著裙其法亦爾欲出池時抖擻徐出勿令蟲著上岸法式廣如律辨若不向池寺中洗者著裙同此水遣人澆隨處隨時可為障蔽世尊教為浴室或作露地觀池或作去病藥湯或令油遍塗體夜夜油恒指足朝朝頭上塗油明目去風深為利益皆有聖教不違具述廣如律也又洗浴者並須飢時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則身體清虛無諸垢穢二則痰癢消散能餐飲食飽食方洗尹九醫明所諱故知飢沐飽浴之言未是通方之論若著三尺浴衣褊小形露或元不著赤體而浴者深乖教理也應用四幅洗裙遮身可愛非直奉遵聖教亦乃不愧人神餘之可不智者當悉夜浴尚不改容對人寧無掩蔽耳

二十一坐具觀身

禮拜敷其坐具五天所不見行致敬起為三禮四部罔窺其事凡為禮者拜敷法式如別章所陳其坐具法割截為之必須複作制令安葉度量不暇詳悉其所須者但擬眠卧之時護他氈席若用他物新故並須安替如其已物故則不須勿令汙染虧損信施非為禮拜南海諸僧人持一布長三五尺疊若食巾禮拜用替膝頭行時搭在肩上西國苾芻來見咸皆莞爾而笑也

二十二卧息方法

西國房迮居人復多卧起之後牀皆舉榻或內置一邊或移安戶外牀闊二肘長四肘半褥席同然輕而不重然後牛糞乾指其地令使清淨安置坐牀及木枯小席等隨尊卑而坐如常作業所有資生之具並棚上安之其牀前並無以衣遮障之法其不合者自不合卧如其合者何事遮身其眾僧卧具必須安觀方合受用坐具意在於此如其不爾還招累背之辜聖有誠言不可不慎又復南海十

島西國五天並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獨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染色隨情縫為直袋長一肘半寬半肘中間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填毛或盛麻縕或蒲黃柳絮或木綿荻苕或輭葉乾苔或決明麻豆尹九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無堅強之患然為木枕踈鞭頂下通風致使時人多苦頭疾然則方殊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聞行否隨好既而煖物除風麻豆明目且能有益用成無爽又為寒鄉凍頂多得傷寒冬月鼻流斯其過也適一時溫頂便無此患諺云凍頂溫足未必常可依之矣又復僧房之內有安尊像或於牕上或故作龕食坐之時像前以布幔遮障朝朝洗沐每薦香華午午虔恭隨餐奉獻經箱格在一邊卧時方居別室南海諸洲法亦同此斯乃私房尋常禮敬之軌其寺家尊像並悉別有堂殿豈有像成已後終身更不洗拭自非齋次寧容輒設踈餐由此言之同居亦復何損大師在日尚許同居形像倣真理當無妨西國

相傳其來久矣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經行直去直來唯遵一路隨時適性勿居闢處一則痊痾二能銷食禹中日昃即行時也尹九或可出寺長引或於廊

下徐行若不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腫肚腫九臂疼膊疼但有痰癢不銷並是端居所致必

若能行此事實可資身長道故鷲山覺樹之下鹿苑王城之內及餘聖跡皆有世尊經行之基耳闊可二肘長十四五肘高二肘餘壘

甄作之上乃石灰素作蓮華開勢高可二寸闊纔一尺有十四五表聖足跡兩頭基上安

小制底量與人齊或可內設尊容為釋迦立像若其右繞佛殿旋遊制底別為生福本欲

虔恭經行乃是銷散之儀意在養身療病舊云行道或曰經行則二事總包無分涇渭遂

使調適之事久關東川經云觀樹經行親在金剛座側但見真迹未覩圓基耳

二十四禮不相扶禮拜之軌須依教為進具若分影在前即合

禮拜之軌須依教為進具若分影在前即合

受小者之拜佛言有二種人合受禮拜一謂
如來二大已苾芻斯則金口誠教何勞輟事
謙下小者見大緩須伸敬唱畔睇而禮之大
受小禮自可端拱而云痾路祇延也切是呪願彼令無病
耳義如其不道彼此招愆隨立隨坐不改常式

既其合受無容反敬斯乃五天僧徒之則也
豈有小欲禮大先望大起大受小恭恐小嫌
恨為此則忽迫忽迫尊執早而不聽稽首辛
苦辛苦早求敬而不能至地若不如云乘
禮敷嗚呼虧聖教取人情敬受乖儀誠可深
察延波既久誰當偃諸

二十五師資之道

夫教授門徒紹隆之要若不存念則法滅可
期事須懇懃無宜網漏律云每於晨旦先嚼
齒木次可就師奉其齒木溲豆水中敷置坐
處今安隱已然後禮敬尊儀旋繞佛殿却就
師處攝衣一禮更不重起合掌三叩雙膝踞
地低頭合掌問云鄔波馱耶存念馱字音停
正體借音言之鄔波是其親近波字長與中
有阿字阿馱耶義當教讀言和尚者非也西
方汎喚博士皆名烏杜斯非典語若依梵本
經律之文咸云鄔波馱耶譯為親教師北方

諸國皆喚和社致
今傳譯習彼說音

或問云阿遮利耶存念譯為執範師是能教弟子法式之義先云

我今請白不審鄔波馱耶宿夜安不四大平
和不動止輕利飲食銷不旦朝之餐可能進

不斯則廣略隨時也師乃量身安不具答其
事次於隣近比房住能禮其大者次讀少許
經憶所先受日新月故無虧寸陰待至日小
食時量身輕重請白方食何勞未曉覓粥忽
忽不及白本師無由嚼齒木不暇觀蟲水豈
容能洗淨寧知為一盂之粥便違四種佛教

訛替之本皆從此來願住持之家善應量處

前白事等此乃是阿離耶提舍教授之儀阿
離耶譯為聖提捨譯為方即名西國為聖方
矣以其賢聖繼軌人皆共稱或云未睇是中
提捨是國百億之中心斯其事也此號人咸
委之其北方胡國獨喚聖方以為西國音
許恪切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無別義
西國若聞此名多皆不識宜喚西為聖方斯
成允當或有傳云印度說之為月雖有斯理
未是通稱且如西國名大周為支那者直是
其名更無別義又復須知是五天之地皆曰
婆羅門國北方速利總號胡
凡剃髮披緘條出家近圓已律云唯除五事
不白自外一一皆須白師不白得罪五事者

一嚼齒木二飲水三大便四小便五界中四十九尋內制底畔睇且如欲食白者須就師邊依禮拜法而白師云鄙波馱耶存念我今請白洗手洗器欲為食事師云謹慎諸餘白事類此應知師乃量事度時與其進止知有多事便可一時併白若其解律五夏得離本師人間遊行進求餘業到處還須依止十夏既滿依止方休大聖慇懃意在於此如不解律依他盡形設無大者依小而住唯除禮拜餘並為之豈得晨朝問安曾不依律隨有事至寧知白言或有旦暮兩時請其教誡雖復權伸訓誨律文意不如何則白者不的其事答者何所商量白事之言故不然也但為因循日久逐省誰肯勞煩必能准教奉行即是住持不絕若將此以為輕者餘更何成重哉故律文云寧作屠兒不授他具戒捨而不教也又西國相承事師之禮初夜後夜到其師所師乃先遣弟子安坐三藏之中隨時教授若事若理不令空過察其戒行勿使虧違知有所犯即令治懺弟子方乃為師案摩身

體襞疊衣裳或時掃拭房庭觀蟲進水片有所作感皆代為斯則敬上之禮也若門徒有病即皆躬自抱持湯藥所須憂同赤子然佛法綱紀以教誨為首如輪王長子攝養不輕律有明言寧容致慢上言制底畔睇者或云尹九制底畔彈那大師世尊既涅槃後人天並集以火焚之眾聚香柴遂成大積即名此處以為制底是積眾義據從生理遂有制底之名又釋一想世尊眾德俱聚於此二乃積甄土而成之詳傳字義如是或名罕睹波義亦同此舊總云塔別道支提斯皆訛矣或可俱是眾共了名不論其義西方釋名略有二種一有義名二無義名有義名者立名有由即依名義而釋也名體一向相稱如釋善入之名者初依德跡即是依義立名次云或共了知即是不論其義但據世人共喚為善入即是無義之名畔睇者敬禮也凡欲出外禮拜尊像有人問云何所之適答曰我向某處制底畔睇凡禮拜者意在敬上自卑之儀也欲致敬時及有請白先整法衣搭左肩上擊衣左

膝令使著身即將左手向下掩攝衣之左畔
右手隨所掩之衣裙既至下邊卷衣向膝兩
膝俱掩勿令身現背後衣緣急使近身掩攝
衣裳莫遣垂地足跟雙豎脊須平直十指布
地方始叩頭然其膝下迥無衣物復還合掌
復還叩地慇懃致敬如是至三必也尋常一
禮便罷中間更無起義西國見為三拜人皆
怪之若恐額上有塵先須摩手令淨然後拭
之次當拂去兩膝頭土整頓衣裳在一邊坐
或可暫時竚立尊者即宜賜坐必有呵責立
亦無傷斯乃佛在世時迄乎末代師弟相傳
于今不絕如經律云來至佛所禮佛雙足在
一邊坐不云敷坐具禮三拜在一邊立斯其
教矣但尊老之處多座須安必有人來准儀
而坐凡是坐者皆足蹋地曾無帖膝之法也
律云應先嗚屈竹迦譯為蹲居雙足履地兩
膝皆豎攝斂衣服勿令垂地即是持衣說淨
常途軌式或對別人而說罪或向大眾而伸
敬或被責而請忍或受具而禮僧皆同斯也
或可雙膝著地平身合掌乃是香臺瞻仰讚

歎之容矣然於牀上禮拜諸國所無或敷氈
席亦不見有欲敬反慢豈成道理至如牀上
席上平懷尚不致恭況禮尊師大師此事若
為安可西國講堂食堂之內元來不置大牀
多設木牀并小牀子聽講食時用將踞坐斯
其本法矣神州則大牀方坐其事久之雖可
隨時設儀而本末之源須識
二十六客舊相遇
昔大師在日親為教主客苾芻至自唱善來
又復西方寺衆多為制法凡見新來無論客
舊及弟子門人舊人即須迎前唱莎揭哆譯
曰善來客乃尋聲即云窣莎揭哆譯曰極善
來如不說者一違寺制二准律有犯無問大
小悉皆如此即為收取瓶鉢掛在壁牙隨處
安坐令其憩息幼向屏處尊乃房前卑則敬
上而執榻其端後及遍身尊乃撫下而頻按
其背不至罽足齊年之類事無間然既解疲
勞方澡手濯足次就尊所伸其禮敬但為一
禮跪而按足尊遂乃展其右手撫彼肩背若
別非經久手撫不為師乃問其安不弟子隨

事見答然後退在一邊恭敬而坐實無立法然西方軌則多坐小牀復皆露足東夏既無斯事執足之禮不行經說人天來至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即其儀矣然後釋其時候供給湯飲酥蜜沙糖飲噉隨意或餘八漿並須羅濾澄清方飲如兼濁滓此定不開杏湯之流體是稠濁准依道理全非飲限律云凡漿淨濾色如黃荻此謂西國師弟門徒客舊相遇逢迎之禮豈有冒寒創至觸熱新來或遍體汗流或手足皆凍放却衣幘急事和南情狀匆忙深乖軌式師乃立之問問餘事誠哉太急將為紹隆言和南者梵云畔睇或云畔憚南譯為敬禮但為採語不真喚和南矣不能移舊且道和南的取正音應云畔睇又道行衆集禮拜非儀合掌低頭口云畔睇故經云或復但合掌乃至小低頭即是致敬也南人不審依希合度向使改不審為畔睇斯乃全同律教矣

二十七先體病源

前云量身輕重方餐小食者即是觀四大之

強弱也若其輕利便可如常所食必有異處則須視其起由既得病源然後將息若覺輕健飢火內然至小食時方始餐噉凡是平旦名痰癢時宿食餘津積在胃膈尚未踈散食便成咎譬乎火燄起而投薪薪乃尋從火化若也火未著而安草草遂存而不然夫小食者是聖別開若粥若飯量身乃食必也因粥能資道即唯此而非餘若其要餅方長身且食餅而無損凡有食噉令身不安者是與身為病緣也不要頭痛卧牀方云是疾若餘藥不療醫人為處須非時食佛言密處與之如異此流固非開限然西方五明論中其醫明日先當察聲色然後行八醫如不解斯妙求順反成違言八醫者一論所有諸瘡二論針刺首疾三論身患四論鬼瘴五論惡揭陀藥六論童子病七論長年方八論足身力言瘡事兼內外首疾但自在頭齊咽已下名為身患鬼瘴謂是邪魅惡揭陀遍治諸毒童子始從胎內至年十六長年則延身久存足力乃身體強健斯之八術先為八部近日有人略

爲一夾五天之地咸悉遵修但令解者無不食祿由是西國大貴醫人兼重商客爲無殺害自益濟他於此醫明已用功學由非正業遂乃棄之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槩且如人參茯苓當歸遠志烏頭附子麻黃細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藥察問西國咸不見有西方則多足訶黎勒北道則時有鬱金香西邊乃阿魏豐饒南海則少出龍腦三種豆蔻皆在杜和羅兩色丁香咸生堀淪國唯斯色類是同所須自餘藥物不足收採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咸從多食而起或由勞力而發或夜餐未淺平旦便餐或旦食不消午時還食因茲發動遂成霍亂呃氣則連宵不息鼓脹即終旬莫止然後乃求多錢之腎氣覓貴價之秦膠富者此事可爲貧人分隨朝露病既成矣斯何救焉縱使盧醫旦至進丸散而無因扁鵲昏來遺湯膏而寧濟火燒針刺與木石而不殊震足頭搖媿僵仆而何別斯乃良由不體病本不解調將可謂止流不塞其源伐樹不除其本枝條

彌蔓求絕無因致使學經論者仰三藏而求歎習靜慮者想八定而長嗟俗士乃務明經之輩則絕轡於金馬之門求進士之流遂息步於石渠之署妨修道業可不大歟廢失榮寵誠非小事聊爲叙之勿嫌繁重冀令未損多藥宿痼可除不造醫門而新痾遂殄四大調暢百病不生自利利人豈非益也然而食毒死生蓋是由其往業現緣避就非不須爲者哉

二十八進藥方法

夫四大違和生靈共有八節交競發動無恒凡是病生即須將息故世尊親說醫方經曰四大不調者一寔嚕二變跛三畢哆四婆哆初則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則水大積涕唾乖常三則火大盛頭曾壯熱四則風大動氣息擊衝即當神州沉重痰癘熱黃氣發之異名也若依俗論病乃有其三種謂風熱癘重則與癘體同不別彰其地大凡候病源旦朝自察若覺四候乖舛即以絕粒爲先縱令大渴勿進漿水斯其極禁或一日二日或四朝五

朝以瘥為期義無膠柱若疑腹有宿食又刺
 臍胃宜須恣飲熟湯指剔喉中變吐令盡更
 飲更決以盡為度或飲冷水理亦無傷或乾
 薑湯斯其妙也其日必須斷食明朝方始進
 餐如若不能臨時斟酌必其壯熱特諱水澆
 若沉重戰冷近火為妙其江嶺已南熱瘴之
 地不可依斯熱發水淋是土宜也如其風急
 塗以膏油可用布圍火炙而熨折傷之處斯
 亦為善熟油塗之日驗交益若覺痰癢聞胃
 口中唾數鼻流清水釋糝咽閉尸滿槍喉語
 聲不轉飲食亡味動歷一旬如此之流絕食
 便瘥不勞灸頂無假揆咽斯乃不御湯藥而
 能蠲疾即醫明之大規矣意者以其宿食若
 除壯熱便息流津既竭痰瘥便瘳內靜氣消
 即狂風自殄將此調停萬無一失既不勞其
 診脉詎假問乎陰陽各各自是醫王人人悉
 成祇域至如鸞法師調氣蠲疾隱默者乃行
 思禪師坐內抽邪非流俗所識訪名醫於東
 洛則貧賈絕其津求上藥於西郊則悍獨亡
 其路所論絕食省而且妙備通窮富豈非要

乎又如癰瘰暴起熱血忽衝手足煩疼天行
 時氣或刀箭傷體或墜墮損躬傷寒霍亂之
 徒半日暴瀉之類頭痛心痛眼疼齒疼片有
 病起咸須斷食又三等丸能療眾病復非難
 得取訶黎勒皮乾薑沙糖三事等分擣前二
 令碎以水片許和沙糖融之併擣為丸旦服
 十九許以和為度諸無所忌若患痢者不過
 三兩服即差能破眩氣除風消食為益處廣
 故此言之若無沙糖者錫蜜亦得又訶黎勒
 若能每日嚼一顆咽汁亦終身無病此等醫
 明傳乎帝釋五明一數五天共遵其中要者
 絕食為最舊人傳云若其七日斷食不差後
 乃方可求觀世音神州多並不閑將為別是
 齋戒遂不肯行學良由傳者不悟醫道也其
 有服丹石及長病并腹塊之類或可依斯恐
用丹石之人忍飢非所宜也又飛丹則諸國
 皆無服石神州獨有然而水精白石有出火
 者若服之則身體爆裂時人不別蛇蠍等毒
 在死者無窮由此言之深須體識
 全非此療而絕食之時大忌遊行及以作務
 其長行之人縱令斷食隨路無損如其差已
 後須將息宜可食新煮飯飲熟菜豆湯投以

香和任飲多少若覺有冷投椒薑葷菱若知是風著胡葱荊芥醫方論曰諸辛悉皆動風唯乾薑非也加之亦佳准絕食日而作調息諱飲冷水餘如藥禁如其嗽粥恐痰癢還增必是風勞食亦無損若患熱者即熟煎苦參湯飲之為善若亦佳也自離故國向二十餘年但以此瘵身頗無他疾且如神州藥石根莖之類數乃四百有餘多並色味精奇香氣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針灸之醫診脉之術瞻部洲中無以加也長年之藥唯東夏焉良以連崗雪巖接嶺香山異物奇珍咸萃於彼故體人像物號曰神州五天之內誰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欽奉云文殊師利現居其國所到之處若聞是提婆弗但擺僧莫不大生禮敬提婆是天弗但擺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處來也考其藥石實為奇妙將息病由頗有疎闕故粗陳大況以備時須若絕食不損者後乃隨方處療若參湯偏除熱病酥油蜜特遣風痲其西天羅茶國凡有病者絕食或經半月或經一月要待病可然後方食

中天極多七日南海二三日矣斯由風土差互四大不同致令多少不為一槩未委神州宜斷食不然而七日不食人命多殞者由其無病持故若病在身多日亦不死矣曾見有病絕粒三旬後時還差則何須見怪絕食日多豈容但見病發不察病起所由壯熱火然還將熱粥食飲帶病強食深是可畏萬有一差終亦不堪教俗醫方明內極是諱焉又由東夏時人魚菜多並生食此乃西國咸悉不餐凡是菜茹皆須爛煮加阿魏酥油及諸香和然後方噉蕓壘之類人皆不食時復憶故噉之遂使臍中結痛損腹肚閤眼目長疾病益虛疎其斯之謂智者思察用行捨藏閱而不行豈醫咎也行則身安道備自他之益俱成捨則體損智微彼我之功皆失也

二十九除其弊藥

自有方處鄙俗久行病發即服大便小便疾起便用猪糞猫糞或瓦盛瓮貯號曰龍湯雖加美名穢惡斯極且如葱蒜許服尚自遣在邊房七日潔身洗浴而進身若未淨不入眾

中不合繞塔不應禮拜以其臭穢非病不聽
 四依陳棄之言即是陳故所棄之藥意在省
 事僅可資身上價自在關中噉服實成非損
 梵云哺堤木底鞞殺社哺堤是陳木底是棄
 鞞殺社譯之為藥即是陳棄藥也律開大便小便乃
 是糞牛屎西國極刑之儔糞塗其體驅擯
 野外不處人流除糞去穢之徒行便擊杖自
 異若誤衝著即連衣遍洗大師既緣時御物
 譏醜先防豈遣服斯而獨乖時望不然之由
 具如律內用此惠人誠為可鄙勿令流俗習
 以為常外國若聞誠損風化又復大有香藥
 何不服之已所不愛寧堪施物然而除蛇蠍
 毒自有硫黃雄黃雌黃之石片子隨身誠非
 難得若遭熱瘴即有甘草恒山苦參之湯貯
 畜少多理便易獲薑椒華芩且咽而風冷全
 祛石蜜沙糖夜餐而飢渴俱息不畜湯藥之
 直臨事定有闕如違教不行罪愆寧免錢財
 漫用急處便闕若不曲題誰能直語嗚呼不
 肯施佳藥逐省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
 大虧聖教正量部中說其陳棄既其部別不

可依斯了論雖復見文元非有部所學
 三十旋右觀時
 言旋右者梵云鉢喇特崎拏鉢喇字緣乃有
 多義此中意趣事表旋行特崎拏即是其右
 總明尊便之目故時人名右手為特崎拏手
 意是從其右邊為尊為便方合旋繞之儀矣
 或特歌拏目其施義與此不同如前已述西
 國五天皆名東方為前方南為右方亦不可
 依斯以論左右諸經應云旋右三市若云佛
 邊行道者非也經云右繞三市者正順其儀
 或云繞百千市不云右者略也然右繞左繞
 稍難詳定為向右手邊為右繞為向左手邊
 為右繞耶曾見東夏有學士云右手向內圓
 之名為右繞左手向內圓之名為左繞理可
 向其左邊而轉右繞之事方成斯乃出自曾
 臆非關正理尹九遂令迷俗莫辨司方大德鴻英
 亦雷同取惑以理商度如何折中但可依其
 梵本並須杜塞人情向右邊為右繞向左邊
 為左繞斯為聖制勿致疑惑又復時非時者
 且如時經所說自應別是會機然四部律文

皆以午時為正若影過線許即曰非時若欲
護罪取正方者宜須夜揆北辰直望南極定
其邪正的辨禺中又宜於要處安小土臺圓
闊一尺高五寸中插細杖或時石上豎丁如
竹箸許可高四指取其正午之影畫以為記
影過畫處便不合食西方在處多悉有之名
為薛攤斫羯攤釋吉道之譯為時輪矣揆影之法
看其杖影極短之時即正中也然瞻部洲中
影多不定隨其方處量有參差即如洛州無
影與餘不同又如室利佛逝國至八月中以
去測影不縮不盈日中人立並皆無影春中
亦爾一年再度日過頭上若日南行則北畔
影長二尺三尺日向北邊南影同爾神州則
南溟北朔更復不同北戶向日是其恒矣又
海東日午關西未中尹九廿三理既然事難執一是
故律云遣取當處日以為定矣夫出家之
人要依聖教口腹之無日不須揆影而餐
理應存念此其落漢何護焉是以弘紹之
英無怪繁重行海尚主去在地寧得遠隨
故西國相傳云觀水時是日律師矣又復

西國大寺皆有漏水是積代君王之所奉
施并給漏子為眾警下以銅盆盛水上乃
銅椀浮內其椀薄妙肯受二升孔在下穿水
便上涌細若針許量准宜椀水既盡沉即
便打鼓始從平旦一椀沉打鼓一下兩椀沉
兩下三椀三下四椀四下然後吹螺兩聲更
別打一下名為一時也即日東馬矣更過四
椀同前打四更復鳴螺別打兩下名兩時即
正午矣若聞兩打則僧徒不食若見食者寺
法即便驅擯過午兩時法亦同爾夜有四時
與晝相似總論一日一夜成八時也若初夜
盡時其知事人則於寺上閣鳴鼓以警眾此
是那爛陀寺漏法又日將沒時及天曉時皆
於門前打鼓一通斯等雜任皆是淨人及戶
人所作日沒之後乃至天光大眾全無鳴鑼
惟法凡打捷推不使淨人皆維那自打捷推
有四五之別廣如餘處其莫訶菩提及俱尸
那寺漏乃稍別從旦至中椀沉十六若南海
骨崙國則銅釜盛水穿孔下流水盡之時即
便打鼓一盡一打四推至中齊暮還然夜同

斯八總成十六亦是國王所施由斯漏故縱使重雲閣晝長無惑午之辰密雨連宵終罕疑更之夜若能奏請置之深是僧家要事其漏器法然須先取晝夜停時旦至午時八椀沉沒如其減八鑽孔令大調停節數還須巧匠若日夜漸短即可增其半抄若日夜漸長復須減其半酌然以消息為度維那若房設小盃准理亦應無過然而東夏五更西方四節調御之教但列三時謂分一夜為三分也初分後分念誦思惟處中一時繫心而睡無病乖此便招違教之愆敬而奉行卒有自他之利矣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三

音釋

縵莫貫切 山形
 生小倫切 皮
 瘵也於禁切 瘵也
 也切臬切 睇計 褻必益切 擗睚切 滓側切 澱氏切
 縵莫貫切 山形
 生小倫切 皮
 瘵也於禁切 瘵也
 也切臬切 睇計 褻必益切 擗睚切 滓側切 澱氏切

也古伯切 膈
 什芳遇切 也
 什跌倒切 也
 蝨切 毒
 菓菓 菓北未切
 痼古慕切 痼
 媿匹詰切 媿
 儻良儻切 儻
 蠟良切 蠟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尹十

唐三藏沙門義淨撰

三十一灌沐尊儀

詳夫修敬之本無越三尊契想之因寧過四諦然而諦理幽邃事隔羸心灌洗聖儀實為通濟大師雖滅形像尚存翹心如在理應遵敬或可香華每設能生清淨之心或可灌沐恒為足蕩昏沉之業以斯標念無表之益自收勸獎餘人有作之功兼利冀希福者宜存意焉但西國諸寺灌沐尊儀每於禺中之時

授事便鳴捷推

授事者梵云羯磨陀那陀那事指授於人舊云維那石非也維是周語意通網維那見梵音略云羯磨陀字也寺

庭張施寶蓋殿側羅列香瓶取金銀銅石之

像置以銅金石木盤內令諸妓女奏其音樂

塗以磨香灌以香水

取梅檀沉香木之輩於礎石上以水磨使成

此用塗像身方持水灌以淨白氈而揩拭之然後安置

殿中布諸華彩此乃寺眾之儀今羯磨陀那

作矣然於房房之內自浴尊儀日日皆為要

心無關但是草木之華咸將奉獻無論冬夏

芬馥恒然市肆之間賣者亦眾且如東夏蓮

華石竹則夏秋散彩金荆桃杏乃春日敷榮木槿石榴隨時代發朱櫻李柰逐節揚葩園觀蜀葵之流山莊香草之類必須持來布列無宜遙指樹園冬景片時或容闕乏剪諸繒綵盆以名香設在尊前斯實佳也至於銅像

無問小大須細灰輒末揩拭光明清水灌之澄華若鏡大者月半月盡合眾共為小者隨己所能每須洗沐斯則所費雖少而福利尤多其浴像之水舉以兩指澄自頂上斯謂吉祥之水冀求勝利奉獻殘華不合持毀棄華

不應履踐可於淨處而傾置之豈容白首終年尊像曾不揩沐紅華遍野本自無心奉薦而逐省懶作遙指池園即休畏苦惰為開堂普敬便罷此則師資絕緒遂使致敬無由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或

積為聚以觀覆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

銷散西方法俗莫不以此為業又復凡造形像及以制底金銀銅鐵泥漆甄石或聚沙雪當作之時中安二種舍利一謂大師身骨二謂緣起法頌其頌曰

諸法徒緣起 如來說是因 彼法因緣盡
是大沙門說

要安此二福乃弘多由是經中廣爲譬喻歎
其利益不可思議若人造像如穰麥制底如
小棗上置輪相竿若細針殊因類七海而無
窮勝報遍四生而莫盡其間委細具在別經
幸諸法師等時可務哉洗敬尊容生值佛
之業華香致設代代富樂之因自作教人得
福無量曾見有處四月八日或道或俗持像
路邊灌洗隨宜不知措拭風曬日曝未稱其
儀矣

三十二讚詠之禮

神州之地自古相傳但知禮佛題名多不稱
揚讚德何者聞名但聽其名罔識智之高下
讚嘆具陳其德名乃體德之弘深即如西方
制底畔睇及常途禮敬每於晡後或昏黃時
大衆出門繞塔三匝香華具設並悉蹲踞令
其能者作哀雅聲明徹雄朗讚大師德或十
頌或二十頌次第還入寺中至常集處既其
坐定令一經師升師子座讀誦少經具師子

座在上座頭量處其宜亦不高大所誦之經
多誦三啓乃是尊者馬鳴之所集置初可十
頌許取經意而讚歎三尊次述正經是佛親
說讚誦既了更陳十餘頌論迴向發願節段
三開故云三啓經了之時大衆皆云蘇婆師
多蘇即是妙婆師多是語意欲讚經是微妙
語或云婆度義曰善哉經師方下上座先起
禮師子座修敬既訖次禮聖僧座還居本處
第二上座准前禮二處已次禮上座方居自
位而坐第三上座准次同然迄乎衆末若其
衆大過三五人餘皆一時望衆起禮隨情而
去斯法乃是東聖方耽摩立底國僧徒軌式
至如那爛陀寺人衆殷繁僧徒數出五千造
次難爲翔集寺有八院房有三百但可隨時
當處自爲禮誦然此寺法差一能唱導師每
至晡西巡行禮讚淨人童子持雜香華引前
而去院院悉過殿殿皆禮每禮拜時高聲讚
歎三頌五頌響皆遍徹迄乎日暮方始言周
此唱導師恒受寺家別料供養或復獨對香
臺則隻坐而心讚或翔臨於梵宇則衆跪而

高闡然後十指布地叩頭三禮斯乃西方承
藉禮敬之儀而老病之流任居小座其讚佛
若而舊已有但為行之稍別不與梵同且如
禮佛之時云歎佛相好者即合直聲長讚或
十頌二十頌斯即其法也又如來等偈元是
讚佛良以音韻稍長意義難顯或因齋靜
夜大眾悽然令一能者誦一百五十讚及四
百讚并餘別讚斯成佳也然而西國禮敬盛
傳讚歎但有才人莫不於所敬之尊而為稱
說且如尊者摩唎_{丁結}哩制吒者乃西方宏
才碩德秀冠羣英之人也傳云昔佛在時佛
因親領徒衆人間遊行時有鸚鳥見佛相好
儼若金山乃於林內發和雅音如似讚詠佛
乃顧諸弟子曰此鳥見我歡喜不覺哀鳴緣
斯福故我没代後獲得人身名摩唎哩制吒
廣為稱歎讚我實德也_{摩唎哩是母}其人初
依外道出家事大自在天既是所尊具伸讚
詠後乃見所記名翻心奉佛染衣出俗廣興
讚歎悔前非之已往遵勝轍於將來自悲不
過大師但達遺像遂抽盛藻仰符授記讚佛

功德初造四百讚次造一百五十讚總陳六
度明佛世尊所有勝德斯可謂文情婉麗共
美譎而齊芳理致清高與地獄而爭峻西方
讚頌者莫不咸同祖習無著世親菩薩悉
皆仰止故五天之地初出家者亦既誦得五
戒十戒即須先教誦斯二讚無問大乘小乘
咸同遵此有六意焉一能知佛德之深遠二
禮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淨四得智藏開
通五則處衆不惶六乃長命無病誦得此已
方學餘經然而斯美未傳東夏造釋之家故
亦多矣為和之者誠非一算陳那菩薩親自
為和每於頌初各加其一名為雜讚頌有三
百又鹿苑名僧號釋迦提婆復於陳那頌前
各加一頌名糝雜讚總有四百五十頌但有
制作之流皆以為龜鏡矣又龍樹菩薩以詩
代書名為蘇頌里離佉譯為密友書寄與舊
檀越南方大國王號娑多婆漢那市演得
迦可謂文藻秀發慰誨勤勤的指中途親逾
骨肉就中旨趣寔有多意先令敬信三尊供
養父母持戒捨惡擇人乃交於諸財色修不

淨觀檢校家室正念無常廣述餓鬼旁生盛道人天地獄火燃頭上無暇佛除緣起運心專求解脫勸行三慧明聖道之八支令學四真證圓疑之兩得如觀自在不簡怨親因阿彌陀恒居淨土斯即化生之術要無以加五

大創學之流皆先誦此書讚歸心繫仰之類不研味終身若神州法侶誦觀音遺教俗徒讀千文孝經矣莫不欽說用為師範其杜

街迦摩羅亦同此類杜得迦者本生也摩羅者難行之處若譯可成十餘軸取本生事而

為詩讚欲令順俗妍美讀者歡愛教攝羣生耳時戒日王極好文筆乃下勅曰諸君但有好詩讚者明日旦朝咸將示朕及其總集得五百夾展而閱之多是杜得迦摩羅矣方知讚詠之中斯為美極南海諸島有十餘國無

問法俗皆諷誦如前詩讚而東夏未冒譯出又戒日王取乘雲菩薩以身代龍之爭緝為歌詠奏諧弦管令人作樂舞之蹈之流布於代又東印度月官大士作毗踰安但囉太子歌詞人皆無詠過五天矣舊云蘇達拳太子

者是也又尊者為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并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玉宮終乎變樹一代佛法並緝為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令誦者心悅忘倦又復纂持聖教能生福利其一百五十讚及龍樹菩薩書並別錄寄歸樂讚詠者時當誦習

三十三尊敬乖式

夫禮敬之儀教有明則自可六時策念四體翹勤端居一房乞食為業順杜多之行修知是之道但著三衣不畜盈長無生致想有累全祛豈得輒異僧儀別行軌式披出家服不同常類而在鄜肆之中禮諸流俗檢尋律教全遮此事佛言有二種應禮所謂三寶及大已必芻又有贊持尊像在大道中塵空聖容以求財利或有鈎身自刺瞼斷節穿肌詐託好心本希活命如斯之色西國全無宜勸導人勿復行此

三十四西方學法

夫大聖一音則貫三千而總攝或隨機五道

乃彰七九而弘濟七九者即是聲明中七時轉九例也如下略明耳

有意言法藏天帝領無說之經或復順語談

詮支那悟本聲之字致使投緣發慧各稱虛

心唯義除煩並凝圓寂至於勝義諦理迥絕

名言覆俗道中非無文句覆俗諦者舊云世俗諦義不盡也意

道俗事覆他真理色本非執矣為瓶解聲無

歌曲漫作歌心又復識相生時體無分別無

明所蔽妄起衆形不了自心謂鏡居外蛇繩

並繆正智斯論由此蓋真名為覆俗矣此據

覆即是俗名為覆俗然則古來譯者梵軌罕

或可但云真諦覆俗然則古來譯者梵軌罕

談近日傳經但云初七非不知也無益不論

今望總習梵文無勞翻譯之重為此聊題節

段粗述初基者然而骨益速利尚能總讚

談其本說故西方讚云曼殊室利現在并州

人皆有福理應欽讚其文既廣此不繁錄

夫聲明者梵云攝拖苾馱切停夜攝拖是聲苾

馱是明即五明論之一明也五天俗書總名

毗何羯喇拏大數有五同神州之五經也音羅

毗音羅一則創學悉談章亦名悉地羅窠觀

斯乃小學標章之稱但以成就吉祥為日本

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轉成一十八章總有一

萬餘字合三百餘頌凡言一頌乃有四句一

具述六歲童子學之六月方了斯乃相傳是

大自在天之所說也二謂蘇坦囉即是一切

聲明之根本經也譯為略詮意明略詮要義

有一千頌是古博學鴻儒波尼你所造也為

大自在天之所加被面現三日時人方信八

歲童子八月誦了尹十三謂馱觀章有一千頌專

明字元功如上經矣四謂三棄攤章是荒梗

之義意比田夫創開疇畎應云三荒章一名

頰瑟吒馱觀頌一千二名文茶頌一千二名馱拏

地頌一千馱觀者則意明七例曉十羅聲述二

九之韻言七例者一切聲上皆悉有之一一

聲中各分三節謂一言二言多言總成二十

一言也如喚男子一人名補嚕灑兩人名補

嚕稍三人名補嚕沙此中聲有呼喻重輕之

別於七例外更有呼名聲便成八例初句既

三餘皆准此恐繁不錄名蘇槃多聲總有三

聲四十羅聲者有十種羅字顯一聲時便明三

世之異二九韻者明上中下尊卑彼此之別

言有十八不同名丁岸哆聲也文茶則合成

字體且如樹之一目梵云苾力又便引二十

經文共相雜糅方成一事之號也鄔擊

地則大同斯例而以廣略不等為異此三荒

章十歲童子三年勤學方解其義五謂必栗

底蘇坦羅即是前蘇坦羅釋也乃上古作釋

其類寔多於中妙者有十八千頌演其經本

詳談眾義盡寰中之規矩極天人之軌則十

五童子五歲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學

問者要須知此方可習餘如其不然空自勞

矣斯等諸書並須暗誦此據上人為准中下

之流以意可測翹勤晝夜不遑寧寢同孔父

之三絕等歲釋之百遍牛毛千數麟角唯一

比功與神州明上經相似此是學士閣耶朕

底所造其人乃器量弘深文彩秀發一聞便

領詎假再談敬重三尊多營福業沒代于今

向三十載矣閑斯釋已方學緝綴書表製造

詩篇致想因明虔誠俱舍尋理門論比量善

戒習本生貫清才秀發然後函文傳授經三

二年多在那爛陀寺也或居跋臘毗國

也斯兩處者事等金馬石渠龍門闕里英彥

雲聚商榷是非若賢明歎善遐邇稱雋方始

自付鋒鏑投刃王庭獻策呈才希望利用坐

談論之處已則重席表奇登破斥之場他乃

結舌稱愧響震五山聲流四域然後受封邑

策班賞素高門更修餘業矣復有必栗底蘇

坦羅議釋名朱你有二十四千頌是學士鉢

社攤所造斯乃重顯前經臂肌分理詳明

後釋剖析毫芒明經學此三歲方了功與春

秋周易相似次有伐檄呵利論是前朱你議

釋即大學士伐檄呵利所造有二十五千頌

斯則盛談人事聲明之要廣叙諸家興廢之

由深明唯識善論因喻此學士乃響震五天

德流八極徹信三寶諦想二空希勝法而出

家纏纏染而便俗斯之往復數有七焉自非

深信因果誰能若此勤著自嗟詩曰由染便

歸俗離貪還服緇如何兩種事弄我若嬰兒

即是諸法師之同時人也每於寺內有心歸

俗被煩惱逼確爾不移即令學生與向寺外

時人問其故答曰凡是福地本擬戒行所居

我既內有邪心即是虧乎正教十方僧地無

處投足為清信士身著白衣方入寺中宣揚

正法捨化已來經四十年矣次有薄迦切也論頌有七百釋有七千亦是伐檄呵利所造叙聖教量及比量義次有草拏頌有三千釋有十四千頌乃伐檄呵利所造釋則護法論師所製可謂窮天地之與秘極人理之精華矣若人學至於此方曰善解聲明與九經百家相似斯等諸書法俗悉皆通學如其不學不得多聞之稱若出家人則遍學毗茶耶具討經及論控外道若中原之逐鹿解傍詰同沸鼎之銷燬遂使響流瞻部之中受教人天之上助佛揚化廣導羣有此則亦代挺生若一若二取喻同乎日月表況譬之龍象斯乃遠則龍猛提婆馬鳴之類中則世親無著僧賢清辯之徒近則陳那護法法稱戒賢及師子月安惠德惠護德光勝光之輩斯等大十一師無不具前內外衆德各並少欲知足誠無與比俗流外道之內中此類而難得廣如西傳中法稱則重顯因明德先乃再弘律藏德惠乃定門澄想惠護則廣辨正邪方驗鯨海巨深名珍現彩香峯高峻上藥呈奇是知佛

法含弘何所不納莫不應響成篇寧頓十四之足無勞百遍兩卷一聞便領有外道達六法師對衆又五天之地皆以婆羅門為貴勝凡有座席並不與餘三注同行自外雜類故宜遠矣所尊典誥有四辟陀書可十萬頌辟陀是明解義先云圍陀者訛也咸悉口相傳授而不書之於紙葉每有聰明婆羅門誦斯十萬即如西方相承有學聰明法一謂生覆審智二則字母安神旬月之間思若泉涌一聞便領無假再談親觀其人固非虛耳於東印度有一大士名日月官是大才雄菩薩人也淨到之日其人尚存或問之曰毒境與毒藥為害誰為重應聲答曰毒藥與毒境相去實成遙毒藥餐方害毒境念便燒又復騰蘭乃震芳於東洛真帝則駕響於南溟大德羅什致德臣於他土法師玄奘演師功於自邦然今古諸師並先傳佛日有空齊致習三藏以為師定慧雙修指七覺而為匠其西方現在則瓶羅茶寺有智月法師那爛陀中則寶師子大德東方即有地婆羯囉蜜但囉

蜜南寰有但他揭多揭婆南海佛誓國則有

釋迦雞栗底今現在佛誓國歷五天而廣學矣斯並比秀前

賢追蹤往哲曉因明論則思擬陳那味瑜伽

宗實罄懷無著談空則巧符龍猛論有則妙

體僧賢此諸法歸淨並親狎筵机餐受微言

慶新知於未聞温舊解於曾得想傳燈之一

望實喜朝聞冀蕩塵之百疑則分隨昏滅尚

乃捨遺珠於鷲嶺時得其真擇散寶於龍河

頗逢其妙仰蒙三寶之遠被賴皇澤之遐霑

遂得旋踵東歸鼓帆南海從就摩立底國已

蓮室利佛誓停住已經四年留連未及歸國

矣

三十五長髮有無

長髮受具五天所無律藏不見有文徇古元

無此事但形同俗相難為護罪既不能持受

復何益必有淨心須求剃髮染衣潔念解脫

為懷五戒十戒奉而不虧圓具圓心遵修律

藏瑜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論一二十唯識

識論三稱大乘論四對法論五辯中邊論六

緣起論七大莊嚴論八成業論此中雖有世

親所造然而因明著功鏡微陳那之八論觀

因明論六理門論七取事施設論八集量

論習阿毗達磨則遍窺六足學阿笈摩經乃

全探四部然後降邪伏外摧揚正理廣化羣

物弘訪忘疲運想二空澄懷八道敬修四定

善護七篇以此送終斯為上也如其不爾雖

處居家不染私室然端一體以希出離隨乞

丐以供公上著纓服而遮羞恥守持八戒不

殺生二不偷盜三不淫泆四不妄語五不飲

酒六不作樂冠華塗香七不坐高廣大牀八

不非盡形壽以要心歸敬三尊契涅槃而近

想斯其次也必其現處樊籠養育妻息恭心

敬上慈懷念下受持五戒恒作四齋黑月八

四日或十五日白月八日十五日此日要須

受其八戒方稱重修若無前七而唯第八獲

福因甚少焉意在防餘忠恕在人克勤於已

作無罪事以奉官翰斯亦佳也無罪謂是興

衆生西國時俗皆以商人為貴不重農夫由

其耕墾多傷物命又養蠶屠殺深是苦因每

一年中損害巨億行迷自久不以為非未

來生中受苦無極不為此業名為無罪也至

如俗徒蠢蠢不識三歸盡壽違違寧持一戒

不解涅槃是圓寂豈悟生死是輪迴鎮為罪

業斯其下也 三十六亡則物現

凡有欲分亡苾芻物律具廣文此備時須但略疏出先問負債囑授及看病人依法商量勿令乖理餘殘之物准事應知

盟柁南曰

田宅店卧具 銅鐵及諸皮 剃刀等瓶衣

酒等并雜畜 飲食及諸藥 牀座并券契

三寶金銀等 成未成不同 如是等諸物

可分不可分 隨應簡別知 是世尊所說

言隨應者所謂田宅邸店卧具氈褥諸銅鐵

器並不應分於中鐵鉢小鉢及小銅碗戶鑰

針錐剃刀刀子鐵杓火爐及斧鑿等并盛此

諸袋若瓦器謂鉢小鉢淨觸君持及貯油物

并盛水器此並應分餘不合分其木器竹器

及皮卧物剪髮之具奴婢飲食穀豆及田宅

等皆入四方僧若可移轉物應貯眾庫令四

方僧共用若田宅村園屋宇不可移者應入

四方僧若有所餘一切衣被無問法衣浴衣

若染不染及皮油瓶鞋履之屬並現前應分

元云同袖不分白衣入重者蓋是以意斟酌也

言瞻部光像者

即如律中所出錄起無為世尊不處眾時眾無威肅致使給園長者請世尊曰願作瞻部光像眾首置細者可作錫杖行與必芻杖者之本師作也 梵云與葉羅即是鳴聲之義古入譯為錫者意取錫作聲鳴杖錫任情稱就目驗西方所持錫杖頭上唯有一股鐵捲可容三寸安其錫管長四五指其竿用木纏細時高與眉齊下安鐵纂可二寸許其鏤或圓或區屈合中間可容大指或六或八穿安股上銅鐵

任情元斯制意為乞食時防其牛犬何用辛苦擊奉勞心而復通身總鐵頭上安四股重

滯將持非常冷 四足之內若是象馬駝驢乘當與國王家牛羊入四方僧不應分也若

甲鎧之類亦入國王家雜兵刃等可打作針

錐刀子及錫杖頭行與現前僧伽從大者行

呂網之屬應用羅窓若上彩色又黃朱碧青

綠等物應入佛堂擬供像用白土赤土及下

青色現前應分若酒欲酸可埋於地待成醋

已僧應食之若現是酒應可傾棄不合酤賣

佛言汝諸苾芻若有依我出家不得將酒與

他及以自飲乃至不合茅尖滴酒瀝置口中

若將酒及糟起麵并糟糞之類食者咸招越

法之罪律有成制不須致疑靈巖道場常以

麩漿起麵避其酒過先入誠有意焉諸有雜

藥之屬應安淨奉以供病者隨意通用諸有

珍寶珠玉分爲二分一分入法一分入僧法
物可書佛經并料理師子座入僧者現前應
分若寶等所成牀榻之屬應須出賣現前應
分木所成者入四方僧伽所有經典章疏皆
不應分當納經藏四方僧共讀其外書賣之
現前應分所有券契之物若能早索得者即
可分之如未得者券當貯庫後時索得充四
方僧用若諸金銀及成未成器具齒諸錢並
分爲三分一佛陀二達摩三僧伽佛物應修
理佛堂及髮爪窠觀波所蓄被單法物寫佛
經料理師子座眾物現前應分六物當與看
病人自餘雜碎之物准此應知具如大律
三十七受用僧物
現今西方所有諸寺苾芻衣服多出常住僧
或是田園之餘或是樹果之利年年分與以
元衣直問曰亡人所有穀食尚遣入僧況復
眾家豆粟別人何合分用答施主本捨村莊
元爲濟給僧眾豈容但與其食而令露體住
乎又復詳審當事並有功勞家人尚自與衣
曹主何宜不合以其道理供食之餘充衣非

損斯乃西國衆僧大途議論然其律典時舍
出沒耳又西國諸寺別置供服之莊神州道
場自有給衣之所亦得食通道俗此據施主
元心設令餐噉理亦非過凡是布施僧家田
宅乃至雜物並通衆僧衣食者此則誠無疑
慮之患若元心作無盡無障之意者雖施僧
家情乃普通一切但食用者咸無過也並由
施主先心所期耳但神州之地別人不得僧
衣爲此孜孜實成妨業設使應供存命非是
不勞心力若其常住有食兼著僧衣即可端
拱不出寺門亦是深成省事況乎糞掃三衣
巡家乞食蘭若依樹正命自居定慧內融極
想木又之路慈悲外發標心普濟之津以此
送終斯爲上矣然則常住之物用作衣被牀
褥之流并雜資具平分受用不屬別人掌愛
護持事過已物有六者至輟小而與斯乃聖
教佛自明言如法用之誠無罪咎足得資軀
免追求之費寧容寺家巨富穀麥爛倉奴婢
滿坊錢財委庫不知受用相共抱貧可否之
宜智者時鏡或有寺家不立衆食僧物分以

私餐遮他常住十方邪命但存一已斯乃自行非法苦報誰代當來

三十八燒身不合

諸出家衆內顧有一途初學之流情存猛利未闕聖典取信先人將燒指作精勤用然肌

為大福隨情即作斷在自心然經中所明事

存通俗已身尚勸供養何況諸餘外財是故

經中但言若人發心不道出家之衆意者出家之人局乎律藏戒中無犯方得通經於戒

有違未見其可縱使香臺草茂豈損一莖曠

野獨飢寧餐半粒然衆生喜見斯乃俗流燒

臂供養誠其宜矣可以菩薩捨男捨女遂遣

茲芻求男女以捨之大士捐目捐身即令乞

士將身目而行施仙預斷命豈律者所為慈

力捨身非僧徒應作比聞少年之輩勇猛發

心意謂燒身便登正覺遂相踵習輕棄其軀

何則十劫百劫難得人身千生萬生雖人罕

智稀聞七覺不遇三尊今既託體勝場投心

妙法纔持一頌棄眇肌而尚輕暫想無常捨

塵供而寧重理應堅修成品酬惠四恩固想

定門蕙拔三有小愆大懼若越深海之護浮

囊行慧堅防等履薄冰而策奔駿然後憑善

友力臨終助不心驚正念翹懷當來願見慈

氏若希小果即八聖可求如學大因則三祇

斯克始忽忽自斷軀命實亦未聞其理自殺

之罪事亞初篇矣檢尋律藏不見遺為滅受

親說要方斷惑豈由燒已房中打勢佛障不

聽池內存生尊自稱善破重戒而隨自意金

口遮而不從以此歸心誠非聖教必有行善

薩行不受律儀亡已濟生固在言外耳

三十九傍人獲罪

凡燒身之類各表中誠或三人兩人同心結

契誘諸初學詳為勸死在前亡者自獲偷蘭

末後命終定招夷罪不肯持禁而存欲得破

戒求死固守專心曾不窺教儻自傍人勸作

即犯針穴之言若道何不投火便招析石之

過嗚呼此事誠可慎哉俗云殺身不如報德

滅名不如立節然而投體餓彪是菩薩之濟

苦割身代鴿非沙門之所為以此同科實非

其沉聊准三藏略陳可不進退之宜智者詳

察然恒河之內日殺幾人如耶山邊自殞非一或餓而不食或上樹投身斯等迷途世尊判為外道復有自刑斷勢深乖律典設有將為非者恐罪不敢相諫若其緣斯致命便誤一生大事佛因斯理制而不許上人通識自不肯為古德相傳述之如後

四十古德不為

且如淨親教師則善遇法師也軌範師則慧習禪師也年過七歲幸得親侍斯二師者並太山金輿谷聖人朗禪師所造神通寺之大

德也俗緣在乎德貌具二州矣二德以為山居獨善寡利生之路乃共詣平林俯虎清澗於土窟寺式修淨居即齊州城西四十里許營無盡藏食供養無礙所受檀施咸隨喜捨可謂四弘誓願共乾坤而罔極四攝廣濟等

塵沙而不窮敬修寺宇盛興福業略叙法師

之七德焉一法師之博聞也乃正窺三藏傍

睇百家兩學俱兼六藝通備天文地理之術陰陽曆筭之奇但有經心則妙貫神府洋洋慧海竟瀉流而罔竭粲粲文園鎖敷榮而弗

萎所制文藻及一切經音并諸字書頗傳於世每自言曰我若不識則非是字二法師之多能也巧篆籀善鍾張聽絲桐若子期之驗山水運巧斧等匠石之去飛泥哲人不器斯之謂也三法師之聰慧也讀涅槃經一日便遍初誦斯典四月部終研味幽宗妙探玄旨教小童則誘之以半字誠無按劍之疑授大機則瀉之於完器實有捧珍之益昔者隋季道銷法師乃梗遷楊府諸僧見說咸云魯漢體多質朴遂令法師讀涅槃經遣二小師將看隨句法師于時慷慨喉吻激揚音旨且至日角三帙已終時人莫不慶讚請休嗟歎希有此乃眾所共知非私讚也四法師之度量也但有市易隨索隨酬無論高下曾不減價設有計直到還亦不更受時人以為雅量超

三也五法師之仁愛也重義輕財遵菩薩行

有人從乞咸不逆言日施三文是常所願又曾於隆冬之月客僧道安冒雪遠行喘足皆破停村數日潰爛膿流村人車載送至寺所法師新造一帔纔始環體出門忽見不覺以

帔掩其膿血傍人止之曰宜覓故物莫汗新者法師曰交濟巖苦何暇求餘時人見而莫不深讚雖復事非過大而能者故亦歎矣六法師之策厲也讀八部般若各並百遍轉一切經時屢訖終如修淨方業日夜翹勤瑩佛僧地希生不動大分塗跣恐損衆生運想標心曾無懈替掃灑香臺類安養之蓮開九品莊嚴經室若鷲嶺之天雨四華其有見者無不讚歎功德躬自忘倦畢命爲期又轉讀之餘念阿彌陀佛四儀無關寸影非空計小豆粒可盈兩載弘濟之端固非一品七法師之知命也法師將終先一年內所有文章雜史書等積爲大聚裂作紙泥寺造金剛兩軀以充其用門人進而諫曰尊必須紙敢以空紙換之師曰耽著斯文久來誤我豈於今日而誤他哉譬乎令餐鴆毒指往險途其未可也廢正業習傍功聖開上品耽成大過已所不欲勿施他矣門徒稱善而退其說文及字書之流幸蒙曲賜乃垂誨曰汝略披經史文字諱識宜可欽情勝典勿著斯累將欲終時先

門人曰吾三數日定當去矣然於終際必抱掃帚而亡我之餘骸當遺廣澤後於晨朝俯臨清澗蕭條白楊之下彷彿綠篠之側了然獨坐執篲而終門人慧力禪師侵明就謁怪聲寂爾乃將手親附但見熱氣衝頭足手俱冷遂便大哭四遠咸集于時法侶悲啼若金河之流血灑地俗徒號慟等玉嶺之摧碎明珠傷道樹之早凋歎法舟之遽沒殞於寺之西園春秋六十三矣身亡之後緣身資具但有三衣及故鞋履二量并隨宜卧具而已法師亡日淨年十二矣大象既去無所依投遂棄外書欽情內典十四得密緇侶十八擬向西天至三十七方遂所願淨來日就墓辭禮于時已霜林半拱宿草填塋神道雖踈展如在之敬周環企望迷遠涉之心冀福利於幽靈報慈顏之厚德矣禪師則專意律儀澄心定漱晝夜勤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可謂處亂非誼而逾靜道俗咸委非曲親也誦法華經六十餘載每日一周計二萬餘遍縱經隋季版蕩逐命沒遷然此契心曾

無有發現得六根清善四大平和六十年中
了無他疾每俯澗誦經便有靈禽萃止堂隅
轉讀則感鳴雞就聽善緣情體音律尤精草
隸唱導無盡雖不存心外典而天縱其然所
造六度頌及發願文並書於土窟寺燈臺矣
乃虔心潔淨寫法華經極銓名于畫其上施
舍香吐氣清淨洗浴忽於經上爰感舍利經
成乃帖以金字共銀鉤而合彩盛之寶函與
玉軸而交映駕幸太山天皇知委請將入內
供養斯二師者即是繼踵先聖朗禪師之後
也朗禪師乃現生二秦之時揚聲五衆之表
分身受供身流供者之門隨事導機事愜機
情之願但為化超物外故以神通而命寺焉
神德難思廣如別傳所載當是時也君王稽
首僚庶虔心初欲造寺創入則見虎叫北川
將出復聞馬鳴南谷天井汲水而不減天倉
去米而隨平雖神迹久漂而餘風未殄及親
教二師并餘住持大德明德禪師等並可謂
善閑律意妙體經心燒指焚肌曾無此教門
徒訓匠判不許為並是親承固非傳說又復

詳觀往哲側聽前規自白馬停轡之初青象
挂鞍之後騰蘭啓曜作神州之日月會顯垂
則為天府之津梁安遠則虎踞於江漢之南
休焉乃鷹揚於河濟之北法徒紹繼慧澈猶
清俗士讚稱芳塵靡歇曾未聞遣行燒指亦
不見令使焚身規鏡目前智者詳悉又禪師
每於閑夜見悲齟外曲伸進誘或調言於黃
葉今蠲憶母之憂或喻說於烏禽希懷報養
之德汝可務紹隆三寶令使不絕莫縱心百
次而虛棄一生既而童年十歲但領其言而
未開深旨每至五更就室參請禪師必將慈
手賜撫搦摩實如慈母之育赤子或餐甘膳
多輟味見貽但有取求無違所請法師乃恩
厲父嚴禪師則慈伸母愛天性之重誠無以
加及至年滿進具還以禪師為和尚既受戒
已忽於清夜行道之際燒香垂涕而伸誨曰
大聖久已涅槃法教訛替人多樂受少有持
者汝但堅心重禁莫犯初篇餘有罪愆設令
犯者吾當代汝入地獄受之燒指燒身不應
為也進奉旨日幸蒙慈悲賜以聖戒隨力竭

志敢有虧違雖於小罪有懷大懼於是五稔之間精求律典厲律師之文疏頗議幽深宣律師之鈔述竊談中旨既識持犯師乃令講一遍方聽大經乞食一餐長坐不卧雖山寺特造亦未曾有廢每想大師慈訓不覺流淚何從方驗菩薩之恩濟苦類投炎熾之火長者之悲念窮子窺盜之小門故非是謬每親承足下不行遠聽便賜告曰我目下且有餘人給侍勿憂聽讀而空住於此乃杖錫東魏頗沉心於對法攝論負笈西京方閱想於俱舍唯識來日從京重歸故里親請大師曰尊既年老情希遠遊追覽未聞冀有弘益未敢自決師乃留誨曰爾為大緣時不可再激於義理豈懷私戀吾脫存也見爾傳燈宜即可行勿事留顧觀禮聖蹤我實隨喜紹隆事重爾無間然既奉慈聽難違上命遂以咸亨二年十一月附舶廣州舉帆南海緣歷諸國震錫西天至咸亨四年二月八日方達耽摩立底國即東印度海之口也停至五月遂伴西征至那爛陀及金剛座遂乃周禮聖蹤

旋之佛誓耳可謂大善知識能全梵行調御誠教斯豈爽歟大師乃應物挺生為代模範親自提獎以至成人若海槎之遇將一日即生律之幸會二師也夫以小善小惠尚播美於絃歌況大智大恩而不傳於文讚云爾

令哉父母尹十曠劫相持廿四粵我齟齬廿四攜就明師

童年尚小廿四輟愛抽悲廿四學而時習廿四杖德箴規

儔明兩曜廿四比德雙儀廿四礪我惠鏘廿四長我法肌

提攜鞠育廿四親誨忘疲廿四中宵廢寢廿四日旰停飢

上德不德廿四遠而莫知廿四埋光代嶺廿四蘊德齊涯

洋洋慧海廿四鬱鬱禪枝廿四支藻祭祭廿四定彩曦曦

磨而不磷廿四涅而不緇廿四坐遷表異廿四雜聽彰奇

年在弱歲廿四一留一遺廿四所有福業廿四並用薰資

酬恩死別廿四報德生離廿四

願在在遭會而延慶代代奉訓以成褫積義

利于同岳委淨定也如池冀龍華之初會聽

慈氏之玄漪遍四生而運想滿三大之長祇

恐聞者以為憑虛聊踈法師之所製大師曾

因二月十五日法俗咸詣南山朗公聖迹之

所觀天井天倉之異禮靈龕靈廟之奇不遠

千里盛興供養于時齊王下文學悉萃於此
俱懷筆海並擅文峯各競囊錐咸矜櫃玉欲
詠朗公之廟像共推法師以為先作師乃不
讓當仁江池先溢援翰寫壁曾不停毫走筆
成篇了無加點詩曰

上聖先茂列英猷暢溟海空谷自棲遲榮命
虛相待萬古山川曠千年人代改真識了無
生徒見丹青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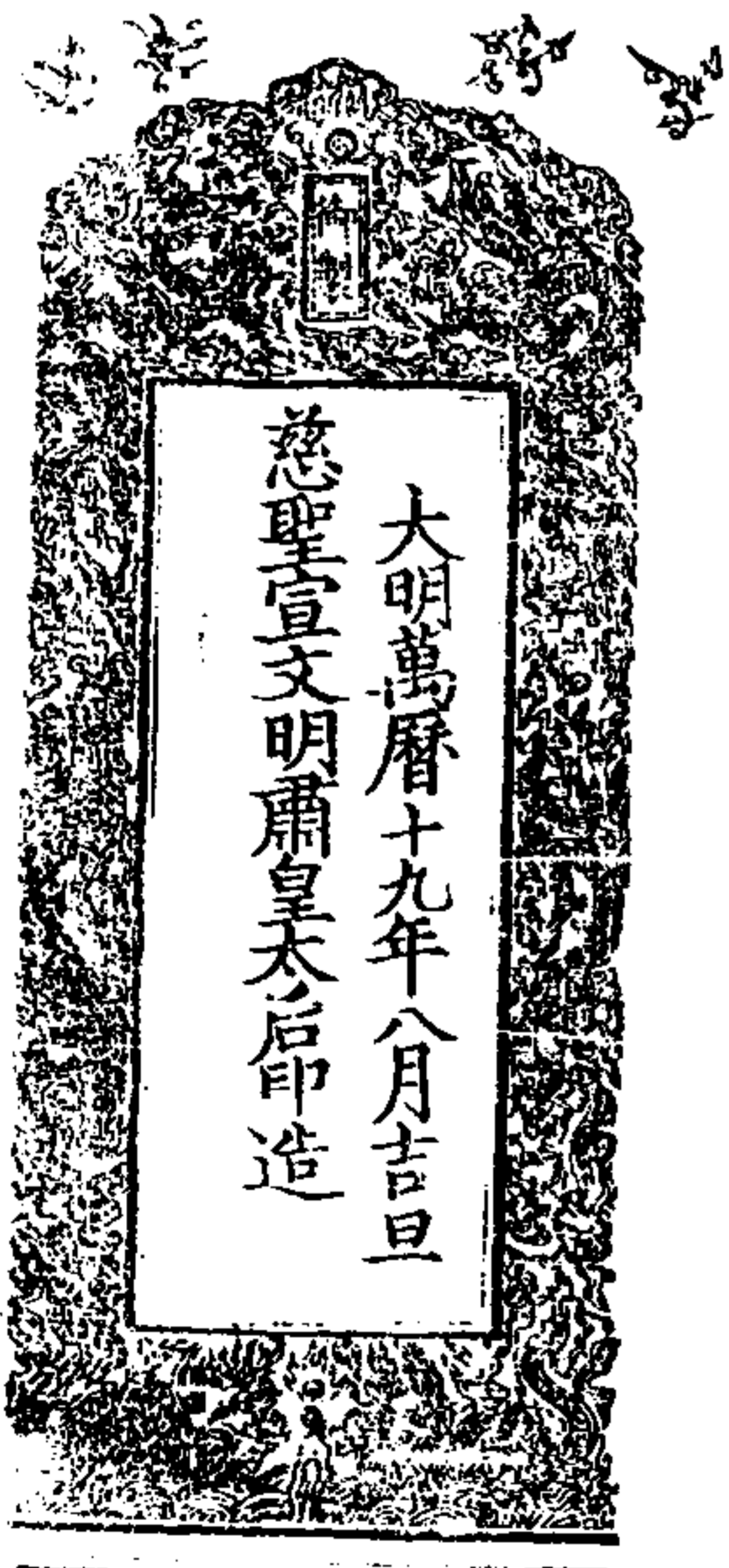
諸文士既觀法師之製俱懷內恧之心或閣
筆於松枝或投硯於巖曲僉曰西施顯貌嫫
母何顏才子如林竟無一和耳所餘文章具
如別集義淨敬白大周諸大德或曾聽受虛
筵或諮論法義或相知弱冠或通懷中年咸
悉大者和南小者千萬所列四十條論要略
事凡此所錄並是西方師資現行者在聖言
非是私意夫命等逝川朝不謀夕恐難面叙
致此先呈有暇時尋幸招遠意斯依薩婆多
非餘部矣重曰
敬陳令則恢乎六猷咸依聖教豈曰情求恐
難面謁寄此先酬幸願繫轅不棄芻蕘見收

追蹤百代播美千秋實望聲驚峯於少室並
王舍於神州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音釋

礎創舉切柱下石也 空蒲悶切切 穢古猛切 颯統切與
飄同藹華也 喻許及切切 擻知義切 囊與余制切
錚音隊牙柄也 鑲戶關切 麩妨馱切 駿子峻切
跣息淺切是 篠小竹也切 莖余傾切 卮古患切
貌稔如甚切 齟齟徒聊切齟初觀 礪力制切
也肝古案切 磷良刃切切 禡息移切 漪於羈切
也櫃求位切 芻蕘芻如招切芻蕘采



大明萬曆十九年八月吉旦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印造

重刊僧史略序

佛書所載地獄鬼畜北俱盧那長壽天佛前佛後生
便盲龍蟻世智辯聰不信毀謗佛法僧者名八難
處又曰八無暇蓋生其處者障難深重無暇修心不
知正法長劫驅驅輪迴不息故也是知世聰俗慧不
達佛書則理昧正真事同盲聵矜伐行耀自爲已能
沮善誠僧佛所不救生遭貶謫死入阿鼻違逆皇天
招延世亂皆此輩也致亂皆曰靈寶貝載佛書本
朝王內翰高僧生平著述排詆釋氏雖唐韓退之
語宋歐天叔佛書所謂天魔波旬闍提外道無以加

也此道英傑之僧亦心重之余嘗讀王公高僧文集
有贈僧錄遺慧寧公詩曰詔修僧史浙江濱萬卷書
中老十身赴關尚騎支遁馬拔毫應待仲尼麟溟濛
雪彩松窓曉狼籍蒼花竹院春還許幽齋暫相訪便
令陶令滿衣塵其意竊比陶彭澤謁遠法師故事而
自高之也歐陽文忠公亦錄王內翰寧僧錄九夜觀
燈朝誑之言有秦鄭不愛未坑之語王又述寧之墓
誌則有心慕誠服之意叙寧有文集一百七十卷見
行於世王之毀僧破佛蜂蟻泉獍吠苑彈鳳天下皆
知矣獨於通慧女愛相師賦詩述銘以褒表之何也

蓋通慧學行才識兼類相求自相友愛耳且世諦不
竟未知其高下其於學佛明心博通大教王必不及
也且史釋氏橫關勝大之言包羅法界洞徹隣虛墮
惑出纏冥真會聖秉杓輪轉長挹愛河出萬劫之迷
津脫四魔之見網歷劫笑而不壞與虛空而並存與
夫世文寔霄壤矣佛之利見也應天機則重寶華嚴
利利分形接小凡則夫六化身三千眾主所以宜尼
稱爲至聖老氏尊之竿軌吾師彌佛覽一切民也清
天慈父覆育群倫超出世間之大聖人也孔老二聖
之友推之蓋見善不及守唯保弱不敢爲天下先之
志也 本朝駙馬都尉李度煇寺詠佛詩曰仲尼推

至聖老氏稱古皇天上及天下應更無比量勳碑于
相國寺之東廡別院蓋佛者流光於混元之前列影
向太虛之始慈雲法雨潤澤群生千聖樂推萬靈欣
奉宜乎宜尼伯陽開風而悅慕德而歸命焉唐李商
隱贊曰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吾不知聃
師竺乾善入無爲替首正覺吾師師懿哉傷言知
佛者也經不曰乎除摩利支山不產梅檀木好語皆
生佛法中佛未出時世諦幻法皆無名字佛之設教
統應群機撮要而言不出乎真俗二諦其真也詮妙

理之格言，究死生之出，莫其濟俗也。將善惡罪福，報應至於治世之書，亦諸佛之遺化也。故經曰：一切世間安民濟物，皆是諸佛法。滅盡後有婆羅門採什佛書，安其已與，傳於後世。天十國土，各有典章，在天竺則西番陀此土，則五經三史之書也。故曰：一切法者，皆是佛法。豈徒言哉！如今黃冠剽竊佛經，撰成已教，外道經書，半偷佛法，識者盡知矣。唯寧師內外傳，通真俗變究，觀師所集物類相感志，至於微術小伎，亦盡取之。蓋欲學佛，遍知一切法也。崇寧四年，勅加金編曰：東京左街僧錄史館編修圓明通慧大師以

旌其學行，師之所著唯大宋高僧傳三十卷與僧史略三卷奉勅入藏，頒行外餘多湮沒。兵火之中，得斯藏本，佛法事理來歷紀綱，捨此書而弗知也。苟斯文之墜地，顧大法之將沉，由是敢率同袍興心內護，爰有兩街僧錄鑒義臨安府前後政僧官禪講同出，長財命工鏤板附藏，流通因寫王詩歐公之錄以示方來，使知世智辨聰之流，有時而信焉。三教之賢聖，理歸一揆，則心無暇之沉淪，尚可救也。故為序之。紹興十四年甲子四月己巳如來誕聖日，傳西天三藏法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 法道 序

大宋僧史略 并序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 贊寧 奉勅撰夫僧本無史，觀乎弘明二集，可非記言耶？高名僧傳可非記事耶？言事既全，俱為載筆。原彼東漢，至于我朝，僅一千年。教法行隆，繼從出沒，富哉！事迹終去，言詮蘊結，藏中從何攸濟？贊寧以太平興國初，壘奏詔旨高僧傳，外別修僧史，及進育王塔，乘駟到闕，勅居東寺，披覽多暇，遂樹立問題，搜求事類，始乎佛生，教法流行，至于三寶住持，諸務事始一皆隱括約成三卷。彌僧史略焉。蓋取裴子野宋略為目，所復撰采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鴻碩，實自頽懼，欽然者爾。

大宋僧史略卷上 感平二年 重更修

- 一 佛降生年代
- 二 僧入震旦
- 三 經像東傳
- 四 創造伽藍 浴佛行 像附
- 五 譯經

六譯律

七譯論

八東其出家

九服章法衣

十立壇得戒

十一尼得戒由

十二受齊懺法

十三禮儀法草

十四法經

十五僧講

十六尼講

十七造疏科經

十八解律

十九解論

二十都講

二十一傳禪觀法別立禪

二十二此土僧遊西域

二十三傳密藏附外學

所立僅六十門止刪取集傳并錄所聞以明佛法東傳以來百事之始也

大宋僧史略

佛降生年代

安佛生月多說不同一則應現非常遇緣即化故有見聞不同也一則西域來僧生處有都城村落傳事有部類宗計故各說不同也一則西域朴略罕能紀錄庶事寬慢不尚繁細故汎傳不同也今且據東土傳記及經律所明而有多說

史統傳漢法本內傳合阿含經中皆曰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現白象瑞降摩耶夫人胎明年四月八日於嵐毗園波羅下右脅而誕也

周書異記曰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溢井皆騰涌宮殿震動其夜五色光氣貫于太微徧于四方作青虹色時王問太史蘇由由對曰有大聖出于西方故現此瑞王曰於國無損乎對曰下千年後聲教當被于此

又案五運圖曰東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佛生此說則無憑也又依道安羅什紀及石柱銘曰周十八主相王五年乙丑歲佛生此亦非也

又費長房關皇三寶錄中定佛是周莊王佗十年甲午四月八日生以常星不見為徵也又法顯曾遊西

域曰佛是商王代中生顯因見師子國三月出佛齒
供養王前宣曰佛滅已一千四百九十七載也顯以
晉義熙中逆推知佛是商時生矣又廬山度律師衆
聖點記曰周貞定王二年甲戌佛生法寶大師全不
取此 又感通傳中是其集之時見佛垂迹也

次上諸說帝代不同一其末二商末三周昭王時四
平王時五相王時六莊王時七貞定王時皆據此方
傳記所說若案經律者浴佛經曰一切佛皆四月八
日生也瑞應經亦曰四月八日生而薩婆多論中即
曰二月八日生是則內教二說不同也今謂佛若是

其時生即今建巳四月八日也若商時生即今建辰
月八日也若周時生即今建卯月八日也又據南山
宣律師問天人曰此土傳佛生時或曰商代或周昭
王曾莊公世如何指的答曰皆有所以弟子是其集
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然佛有二身法報一身非人
天所見唯化身佛昔被三千故有百億釋迦隨機所
感前後不定不足疑也

今東京以臘月八日浴佛言佛生由者案祇桓圖經
寺中有坡黎師子形如拳許大口出妙音菩薩聞之
皆起地位每至臘月八日舍衛城中士女競持香花

來聽法音詳彼不言佛生日疑天竺以臘八為節日
耳又疑是用多論二月八日臘月乃周之二月也東
西遺愛故多差異焉

又江表以今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者依瑞應經也如
用周正則合是今二月八日今用建巳月乃周之六
月也詳此蓋用建巳月者有一意焉一聞聲便用不
撫實未時一翻經者多用其正故斯誤耳若如南山
曰並衆生見聞不同故時節不等不宜確執然則兩
方相據三載所傳以周昭時生理為長也

重之曰前言月八日者為東其耶為西域耶若尋佛
見本從水末源則事無不周理有攸貫且天竺為歲首
諸說不同高僧傳中慧嚴與何於天爭中邊言西域
以建辰為歲首傳又曰十二月二十日是大神變月
即此土正月十五日此指其正也而用十六日生魄
為月初十日焉今未詳建辰月為取今二月月生曰
為歲首為是月半分之準西土無正二月名但取
星真月為月名耳如毗舍佉月迦提月是也

又葱嶺北諸國或以建未月為正首或春際為其安
居是知隨方宗計各別况佛在西域說經羅漢居竺
乾造論必不指東震之月所言四月八日者西域四

月八日也。以事符合。周書異記。昭王四月八日。祥瑞。疑翻。譯時。隨聲筆受。妄認其正也。唯爲有七月十五日。臘法經。是用此方。爲文。令人惑之。故兩存也。

僧入震旦

五運圖曰。周世聖教靈迹。及阿育王造塔。置于此土。合有傳記。良以秦始皇焚書。此亦隨熱。故今無遺道。尋案。始皇時。有沙門釋利房等十人。賢者。賈經。來化。始皇弗信。遂禁錮之。夜有神人破獄出之。又漢成帝時。劉向校書於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得一百三十六人。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以此詳究。知

周秦之代。已有佛教。沙門止未大興耳。至後漢第一。主明帝永平七年。因夢金人。及令秦景蔡。惜王遵。往天竺。迎佛教於月氏。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沙門入。東其今以爲始也。于時佛法雖到中原。未流江表。信受未廣。傳行未周。泊孫氏鼎分。封壇阻隴。有康僧會者。本康居國人。赤鳥年中。始化於南土也。

經像東傳

原其佛道難思。神蹤本異。不可以常情測。不可以衆例求。唯如東漢僧來。劉向已逢於梵夾。育王塔現。秦朝早有於靈儀。宋釋老志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

帝元符年中。霍去病獲昆耶王金人。帝以爲大神。列於耳泉宮。燒香禮拜。此佛法流傳之始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木使還曰。身毒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年中。景憲往月支口。授得浮圖經。然時未敦信。道未通行。猶大江之初。潦若巨木之毫末耳。今以漢明帝世。二沙門齋四十二章經及白氈畫像。爲其始焉。又如感通傳中。周穆王造靈安寺。宋州石花捧育王塔等。豈非東漢前耶。斯乃思慮不遠。語議弗及者。可置度外。今且據事跡。可思可議。故以永平爲始也。

創造伽藍

經像來思。僧役疾止。次原。爰處必宅。淨方是以法輪轉。須依地也。故立寺宇。焉騰蘭。二人。爾力。既勝。明帝忻悅。初於鴻臚寺。延禮之。鴻臚寺者。本禮四夷遠國之邸舍也。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下精舍。以白馬馱經。爰用白馬爲題也。寺者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悉其本。還標寺宇。僧寺之名。始於此也。僧伽藍者。譯爲衆園。謂衆人所居。在乎園圃。生殖之所。佛弟子則生殖道芽。聖泉也。故經中有迦蘭陀竹園。祇樹給孤獨園。皆是西域之寺舍也。若其不思

議之近即周穆王造顯濟寺此難憑準命曰難思之
事也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号
隋煬帝大業中改天下寺為道場至唐復為寺也

齊靈祐法師寺誥凡有十名寺一曰寺釋名二曰淨
住釋名三曰法同舍釋名四曰出世舍釋名五曰精舍釋名六曰清淨園釋名七曰金剛

八曰窈穉道場釋名九曰遠離處釋名十曰親
近處釋名十一曰安樂行釋名十二曰此土十名依祇桓圖經釋相各

有意致如彼寺誥也今義如亦種一名窟如後魏
山為窟安置聖像及僧居是也今洛陽龍門天竺寺

寺釋名二名院釋名三名林釋名四曰廟釋名五蘭若釋名六普通釋名七又

案漢明帝崩起祇桓於陵上自此百姓墳冢或作淨
圖者焉出揚行之洛陽自漢永平至晉永嘉止有四

十二寺及後魏都洛盛信佛教崇構相繼臣下豪民
競置寺宇凡一千餘所後趙都鄴造寺八百餘區今

遺址或存焉
浴佛者唐義淨三藏躬游西域見印度每自禺中維

那鳴鐘寺庭取銅石等像於盤內作音樂磨香或泥

灌水以鬘鬘之舉兩指瀝水於自頂上謂之吉祥之
水其末勝利焉問浴佛表何通曰像佛生時龍噴香

雨浴佛身也然彼日自灌洗則非生日之意疑五至
多熱僧既頻浴佛亦勤灌耳東其尚騰八或二月四

日八日乃是為佛生日也
行像者自佛泥洹王臣多恨不親親觀佛由是立佛降

生相或作太子巡城像晉法顯到巴連弗城見佛用
建卯月八月行像以車結縛五層高二丈許狀如瑤

彩畫諸夫形容寶作龕佛坐菩薩立侍可二十車車
父接後飾婆羅門子請佛次第入城內宿通夜供養

國國皆然王及長者立福德鑿藥舍凡貧病者詣其
中醫師瞻候病差方去又頓北蓋茲東莞城寺每秋

冬後十月間一國僧徒皆赴五年大會西城謂之國
王庶民皆相裕務受經聽法莊嚴佛像載以車輦謂

之行像于闐則以四月一日行像至十四日訖王及
夫人始還官耳今其臺靈武每二月八日僧戴來

帝佛像待從圍繞幡蓋歌樂引導謂之巡城以城市
行市為限百姓賴其消災也又此土其安居畢僧眾

持花執扇吹貝鳴鑣引而雙行謂之出隊迦提也取

提也釋老志曰魏世祖於四月八日與諸寺像行於

廣德帝御門樓臨觀散花致禮焉又景興尼寺金像
出時諸翫林一百人舉登伎樂皆由內給又安居畢
明日摠集旋繞村城禮諸制度棚車輿像幡花蔽日
名曰三摩近離此斯乃神州行城法也

譯經

首劉向校書天祿見有佛經知于時未事翻傳必存
梵文若然劉向安識梵字而曰列仙有七十餘人已
見佛經又以文殊菩薩亦名列仙耶蓋劉向博識全
才家晉之學自能之矣覽其梵夾迴作華言尋譯七
十許人見佛經也若論翻譯則摩騰初出四十二章
經及法蘭同譯十地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經為
其始也次則安清支謙等相經翻述漢末魏初
傳譯漸盛或翻佛為象祐或翻辟支為古佛支謙出
首楞嚴經曰佛在王舍城靈鷲頂山中存沒不同用
舍各異斯乃譯經之推輪者焉

譯律

佛制毗尼糾繩內規如國刑法畫一成規未知誰將
毗尼翻為律字案漢靈帝建寧二年庚戌歲安世高
首出義次律上卷次有比丘諸禁律一卷至曹魏世
天竺三藏曇摩迦羅此翻到許洛慨魏境僧無律範

遂於平丘中與曇諦譯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圖
記云此有戒律之始也

譯論

晉孝武之世有罽賓國沙門僧伽跋澄譯雜毗曇
沙十四卷次則姚秦羅什譯大智度成實此為譯論
之始道安錄及僧祐出三藏記同斯措述也又單名
鞞婆沙是者迦旃延子撮其要義引經訓釋為毗曇
四十四品斯亦論也

東其出家

夫在家寄於伽藍頓生善念孟軻鄰其學校亦
風佛法既行民人皆化于時豈無抽簪解佩脫履
形者乎及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
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尼之如也

服章法式

案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梨蓋以西土無
絲織物又尚木蘭色并乾陀色故服布而染赤然也
則西方服色亦隨部類不同薩婆多部皂色衣也曇
無德部絳色衣也彌沙塞部青色衣也者赤布者乃
曇無德僧先到漢土耳後梁有慧朗法師常服青絁
誌公預記曰興皇寺當有青衣關士廣行太乘至則

泉村其言矣廣明眼色如五部威儀所服經中今江
 表多服黑色赤色衣時有青黃間色号為黃褐石蓮
 褐也東京關輔尚褐色衣并部幽州則尚黑色若服
 黑色家為非法也何耶黑是上漆大色五方正色也
 問經衣者色何狀貌皆紫而淺黑非正色也考工記
 中三人為緹五人為緹七人為緹以再染黑為緹上
 是雀頭色又再染乃成緹矣知緹本出絲雀頭紫赤
 色也故淨秀尼見聖服衣色如紫熟棧乃淺赤深黑
 也今秣陵比丘衣色紫西竺緹衣也又後周忌聞黑
 衣之識悉屏黑色者黃色衣起於周也又三衣之外
 有烏納搭者如覆肩衣出寄婦傳講員自許即曳之
 若講通一木則曳一丈講二三木亦隨講數曳之如
 納搭是也又後魏官人見僧自忍偏袒右肩乃一施
 肩衣号曰偏衫全其兩扇衫袖失祇支之體自魏始
 也復次脚曳鞞鞞或草屣懸遮短鞞靴等等婦傳曰
 西域有持竹蓋或持傘者梁高僧慧始遇有請則自
 携杖笠也今僧盛戴竹笠禪師則葛笠及持澡罐漉
 囊錫杖戒刀斧子針筒此皆為道具也近有衣白色
 者失之大甚佛記袈裟變白不受赤色此得非是乎
 或有識如法衆主棄之而壞其色真為護法有力之

勝士也昔唐末彞章有觀音禪師見南方禪客多搭
 白納帶以詭器盛漆色勸令漆之今天下皆謂黃納
 為觀音納也此師早曾聽學護法為情于今稱之

立壇得戒

原其漢魏之僧也雖剃染成形而戒法未備于時二
 衆唯受二歸後漢永平至魏黃初以來木僧沙彌曾
 無區別有曇摩迦羅二歲及至律炎維祇難等皆傳
 律義迦羅以嘉平正元中與曇帝於洛陽出僧祇戒
 心立木僧羯磨法東土立壇此其始也詳其具
 大抵施設不同或巨摩規地或以木構層築泥
 俱名壇也除玉掃地則名壇也壇場壇不同皆是西
 域曇荼羅也若據律宗則須結次隅分限從其自然
 生於作法細想魏朝固應漢落矣若此方受戒則朱
 士行為其首也南朝宋明中二莫初造戒壇此文是
 中之始也唐初靈感寺南山宣律師按法立壇感長
 眉僧即寶頭隨喜讚歎立壇應法勿過此焉宜撰戒
 壇經一卷今行于世余嘗慨南山不明壇第四層覆
 釜形儀制故著履釜形儀樂者尋之以輔博知也今
 石街副僧錄廣化大師真紹先募邑社於東京大平
 興國寺造石戒壇一遵南山戒壇經宏壯嚴麗冠絕

於天下也

尼符戒由

受道初緣豈為容易阿潘出俗又實希奇始徒受於
三歸且未全於一衆按五運圖曰自漢永平丁卯治
宋元嘉甲戌申間相去三百六十七年尼方具戒又
薩婆多師資傳曰宋元嘉十一年春師子國尼鐵索
羅等十人於建康南林寺壇上為景福寺尼慧果淨
首等二衆中受戒法事十二日度三百餘人此方尼
於一衆受戒慧果為始也知阿潘等但受三歸又晉
咸康十尼淨檢於一衆邊得戒此亦未全也及建武

中江北諸尼乃往僧寺受戒累朝不輟近以

太祖初不許尼往僧中受戒自是尼還於一衆得本
法而已戒品終不圓也

今聖英達明斷護法之士宜奏乞仍舊行之免法戒
之過速焉

受齋懺法

自佛法東傳事多草昧故高僧傳曰設復齋懺同於
祠祀魏晉之世僧皆布草而食起坐威儀唱導闢化
略無規矩至東晉有偽秦國道安法師慧解生知始
尋究經律作社請僧設齋禮念佛等儀式凡有三例

一曰行香定座是也宜律師赴請設則篇大明軌則
團頂之徒苟不披覽破穀之誦而及自貽吁哉近聞
有西江商客賽願管齊先示文疏數僧無能讀者被
商客驅之一何可笑後生聞此當寅夜攻學一則不
靈受絕一則覆鹿群僧一則揚名於四方也

禮儀沿革

西域之法禮有多種如傳所明禮拜者屈已也旋連
者變慕也偏袒者亦肉袒也脫草屣者不敢安也和
南者先意問訊也避路者尚齒也諸例常聞不煩多
述若尼禮於僧自傳八法比丘奉上接足至三莫不

盡恭如事令長也近以開坐具便為禮者得以論之
昔梵僧到此皆展舒尼師壇就上作禮後世避煩尊
者方見闕尼師壇即止之便通叙暄涼又展猶再
并也尊者還止之由此只將展尼師壇擬禮為禮之
數所謂葵并也如此設恭無乃太簡乎然隨方為清
淨者不得不行也又如比丘相見曲躬合掌口曰不
審者何此三業歸仰也曲躬合掌身也不審者何此三業歸仰也曲躬合掌身也
謂之問訊其或早問尊則不審少病少惱起居輕
利不上慰下則不審無病惱九食易得住處無惡伴
水陸無細蟲不後人省其辭止曰不審也大如欺後

語乎又臨夫曰珍重者何此則相見既畢情意已
通獨曰珍重猶言善加保重請加自愛好將息宜保
惜同也若西域相見則合掌曰和南或曰盤茶味久
不見乃設禮若尊嚴師直則一見一禮今出家者以
華情學梵事耳所謂半華半梵亦是亦非尋其所起
皆道安之遺法是則住既與俗不同律行條然自別
也或曰僧上表疏宜去頓首以其涉祝宗之九拜者
余觀廬山遠公太山朗公荅王臣之作皆名下稱頓
首遠公講禮群賢未義豈濫用哉且頓首者頓委頓
而拜也今文曰頓首而身不躬折何為拜乎又道流

相見交手叩頭而曰稽首亦同也然東筆者避之為
敬矣

注經

乍翻法語未貫凡情既重譯而乃通更究文而暢理
故箋法作焉沉隱之義指掌可知矣五運圖曰康僧
會兵亦為年中注法鏡經此法經之始也又道安重
注了本生死經曰魏初有河南支恭明為作注解若
然者南注則康僧會居初北注則支恭明為先矣

僧講

朱士行潁川人也志業方正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

家之後專務經典常講道行般若每歎譯理未盡乃
於魏甘露五年渡跡長安度流沙至于闐得梵書正
本九十章彼國多小乘學者譏於王曰漢地沙門欲
以婆羅門書惑亂正法何不禁之龔旨漢地王之答
也王乃不聽賣經東去士行因請燒之為駭于時積
薪殿前誓畢而焚其經無損王始歸信士行寄經還
國竺叔蘭無羅叉譯為放光般若法法師曰士行於
洛中講小品往往不通遠出流沙求大品歸出為晉
音是也士行曹魏時講道行經即僧講之始也

尼講

東晉廢帝大和二百戊辰歲洛陽東寺尼道馨俗姓
羊為沙彌時誦通法華維摩二部受大戒後研窮理
味下力道學所共師宗尼之講說道馨為始也

造疏科經

經教東流始則朱士行講說未形於文字分科注解
其道安法師與安師注經常恐不合佛意俄夢道人
曰合理即實頭盧也或曰注經與造疏全別何推安
公為首耶答注是解經與別行疏義殊異而同實類
介其科節不長途散釋自安之意乎次則僧叡造維
摩疏道生著維摩法華泥洹小品疏世皆寶之

解律

元魏世法聰律師者原是曇無德羯磨得戒而常習
僧祇一月自悟乃歎曰體既四分而受何得異部明
隨於是罷講祇律手披目閱敷揚四分有門人道覆
旋於漸成義疏覆公即解四分之始也至宋元嘉中
慧諭善僧祇十誦更製條章即解二律之始也今五
臺山北寺相傳有聰師講律之遺迹焉

解論

毘曇慧學對法命家雖晚見於翻傳而敏成於智冊
曠初替考越措疏文唯成實一宗取多法相北則羅
什刪略付授嵩法師故後魏主太和十年幸徐州白
塔寺詔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受成實論於什公
後授淵法師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覽成實云道登
管傳論於禁中此北朝之始也又僧道禪經律論一
皆精博姚興同輩還官著成實三論義疏此又在先
矣南則僧柔講宣故出三藏記曰齊永明七年十月
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人請定林寺僧柔
謝寺慧於於普弘寺講此南朝之始也又肇叔諸師
講中百十一門等論疏義迭生相經無盡也

都講

敷宣之士擊鼓之由非旁人而啓端難在座而孤起
故梁武講經以積園寺法彪為都講彪公先一問梁
祖方鼓舌端載密載徵隨問隨答此都講之大體也
又文適至會營王內史請講維摩許詢為都講許發
一問衆謂支無以答支答一義衆謂詢無以難如是
問答連環不盡是知都講實難其人又僧伽跋陀羅
就講弟子法勞傳譯僧念為都講又僧導者京兆人
也為沙彌時僧叔見而異之曰君於佛法且欲何為
曰願為法師作都講叔曰君當為萬人法主豈計
小師乎此則姚秦之世已有都講也今之都講不聞

擊問舉唱經文蓋似像古之都講耳
傳禪觀法
禪法蓋講自於秦世僧敷法師序關中出禪經其文
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方未能修合弗
聞療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既敷群與亦講注之音
矜其詞義糾之者逞其區分執塵推私但尚其乘機
應變鮮紛控銳唯觀其智辨辭鋒都忘所詮不末中
離江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昔提達
磨祖即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素而宣言曰不
立文字遺其執文滯逐也

王化一名曰... 不... 王化一名曰... 不... 王化一名曰... 不...

不復佛說 是謂摩外之徒 所以三世諸佛法無異說
十力聖學授學同文夫釋迦之經本也 達磨之言未
也背本逐末 良可悲哉 愚謂習者存力 推貝葉而
西來三載 仍謂古今求法 記文天生 禪定並業 其
所以入正位者 雖歸五天 蓋依法務實 而行佛言
法不悞後 繼也 收諸同志 學佛修禪 庶幾甲離若
高登彼岸 庶幾以利口 欺人自騙 於靈府也 經曰若
欲得道 當依佛語 違而得者 無有是處 可謂也 哉

別立禪居

達磨之道 既行機鋒相逼者 唱和然其所化之衆 唯
隨寺別院而居 且無異創道信禪師住東林寺 能禪
師住廣果寺 談禪師住白馬寺 皆一例律儀 唯參學
者或行杜多糞掃五納衣 爲異耳 後有百丈山禪師
懷海創意 經論別立通堂 布長連床 願其坐禪坐歇

則帶刀斜卧 高木爲樞架 凡百道員悉懸其上 所謂
龍牙杖 上也有朝參暮請之禮 隨石磬木魚爲節度
可宗者謂之長老 隨從者謂之侍者 主事者謂之寮
司 共作者謂之普請 或有過者 主事亦以拄杖焚其
衣鉢 謂之誡罰 凡諸新例 厥号叢林 與律不同 自百
丈之始也 後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則王道興
身佛寺 僧規 如未制 則正法住矣

此土僧游西域

嗟乎 憲憲雖征 只爲開荒 而奉命騰蘭 既至未聞克
志 以求經亦猶次一隄塘內水 既出外水亦入 一出
一入 然後知平矣 魏洛陽朱士行 捨往西天 尋求般若

若言姑以爲東僧西往之始 焉然只在葱嶺之北 于
填而止 晉法顯慕同志數十人 游于印度 登靈鷲山
此乃到中天之始也 厥後交肩 接迹至有漢寺別居
東筴之僧 次隄之喻 居可驗矣 若論傳譯之人 則多
善下 方字 開通 解唯 華三 藏究 兩土之音 訓瞻 諸學
之川源 如從佛聞 曲盡意 次則義淨 躬游 彼刹 妙達
毗尼 政律 範之 妄迷 注密 言之 引合 遂得 受持有 驗
流布 無疑 矣原 其後 漢以來 譯者 相續 泊唐 元和 年
中 翻本 生心 地觀 經之後 百六十載 寂爾 無聞
宋太祖 嘗遣 百餘僧 往西 方求 法

夫宋太平興國七年 有詔立譯經院 于東京 太平興
國寺之西 偏聚三藏 天息災等 梵僧 數員 及選兩街
明義學僧 同譯新經 譯經之務 大宋中興也
傳密藏

密藏者 陀羅尼法 也是法秘密 非一乘 境界 諸佛 菩
薩 所能 游履 也 舊譯曰 持新譯曰 性本 其原則 微妙
法性 也 形其言 則陀羅尼 母也 究其音 則聲明 也 窮
其文 則字 界緣 也 出三藏 記曰 神咒 者 總持 微密 持
也 高僧 傳中 甬戶 梨密 多羅 本 西域 人 東晉 之初 至
于 建業 王導 周伯 仁 庾亮 皆 欽 重 之 善 持 咒 術 所 向

多餘時江東未有咒法密出孔雀王咒咒法之始也
北魏則嵩山菩提流支咒并樹等頗有靈効唐朝則
智通法師甚精禁咒焉次有不空三藏於京太興寺
寺廣譯摠持教多設曼荼羅神術莫可知也灌頂壇
法始於不空代宗永泰年中勅灌頂道場處選二十七
人為國長誦佛頂咒及免老科也統云梁末後唐世
道賢開創者一夕夢游五天竺見佛指示此其國緊
落道且頌解五印言音臺臺不爽今傳粉壇法並宗
此師鳳翔阿闍梨是也後唐清泰帝尤旌其道後隨
羅人洛而卒今塔在龍門近東京南日本大師常
王公大人其密藏至今弟子繁行傳其業者名曰三
藏或兼講經律論者則稱傳顯密藏也

外學

天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致遠以三乘
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藥術藥術之術莫
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其則經籍矣故
祇檀寺中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為宗極又有書院木
千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為伏
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上古德高僧能攝伏異宗
者幸由博學之故辭如夷狄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

同孰能達其志通其欲其或微解胡語立便馴知矣
是以習學蓋道安以詠諧而依之宗雷之輩慧遠以
詩禮而談之權無二彼禮以辨惑而象之陸鴻漸皎
然以詩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况乎
儒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好鑽極以廣
見聞勿滯於一方也

大宗僧史略上終

大宋僧史略卷中 咸平二年更修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 贊寧 奉 勅撰

二十四道俗立制

二十五行香唱導

二十六讚唄之由

二十七僧寺綱糾

二十八立僧正 正凡

二十九僧統

三十沙門都統

三十一左右街僧錄

三十二僧王副負

三十三講經論首座

三十四國師

三十五雜任職負

三十六僧主秩俸 附尼

三十七管屬僧尼 詞附部

三十八僧道班立

三十九內道場 生附道

四十僧籍弛張

道俗立制

佛法流行隨時制斷合毗尼之繩糾則察毗尼堪別法之處量須循別法故佛訶比丘曰巧避我制造種種過故許同時立方毗尼涅槃後立未來教以為律範所不圍篇科所不載則比附而求之也以是篇駁之外別有僧制焉今時比丘或住下林居下院皆和衆立條約束行止俾不罹於愆失也晉道安法師傷戒律之未全痛感儀之多缺故彌縫其闕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便下時而生信一行香定座上講一六時禮懺三布薩等法過踰此法者則別立速防安

第子法遇講化於荆洲時有學徒飲酒遇罰而不道安在襄陽聞之封小篋以寄遇遇詳師意集衆論之令直日打遇二十撲封篋却還故習鑿齒與謝安書曰安能肅象上之三例天下翕然奉行也又支遁立衆僧集儀度慧遠立法社節度至于宣律師立鳴鐘軌度分五衆物儀章服儀歸敬儀此並附時傍教相次而出數聖闕荒則道安為僧制之始也後魏世宗宣武帝即位下詔曰緇素既分法律亦異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以上罪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之以內律僧制判之 景明身中時魏與帝新撰之

深運和要貴多遣人隨使交易唯崔暹字季奇來佛經梁祖繕寫并備花讚頌送至館暹嘗命沙門明藏著佛論而亡署名其好佛法為若此也先是僧尼撰盤羅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為昭玄都以檢約之又南齊文宣王著僧制一卷又梁祖造先宅寺詔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用為後範觀其北魏南朝俗施僧制而皆嫉約且不滿傷由輕法之網羅有惡人之穿穴脫漏而墮不至誅刑之上其可得乎為僧者苟未獲行但能避刑憲亦逍遙之上士也

行香唱導

香也者解穢流芬令人樂聞也原其周人尚臭其合西域重香佛出姬朝遠同符契矣經中長者請佛宿夜登樓手秉香盥以達信心明日食時佛即來至故知香為信心之使也太遺教經曰比丘欲食先燒香唄讀之又經中蛇呼比丘自說宿緣今為懺悔并將仙提來取我行香此方教法既行經律散漫故安法師三例中第一是行香定座上講斯乃中其行香之始也後魏及江表皆重散香且無公華至唐高宗朝薛元起李義府奉勅為太子齋行香因禮供三藏又中宗設無遮齋詔五品以上行香或用然香薰手或

此中

三九

册香材備行謂之行香後不空三藏奏為高祖太宗七聖忌辰設齋行香勅旨宜依尋因多故不齋但行香而已文宗朝中書崔蠡上疏曰國忌設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伏請停廢勅曰崔蠡所奏遂遺討尋本未禮文令式曾不該明其兩京天下州府國忌於寺觀行香今後並宜停罷管談論之崔蠡言無經據者蛇之行香豈無經也安公引教設儀豈無據也勅曰討尋本未禮文令式曾不該明者三代之禮何嘗言飯釋子而行香耶且令式唯是歷代沿革之法律如代宗後之條格豈標在隋末唐初之令式乎矧以禮

此中

三十

出儒家詎可將釋書為據事因釋氏無宜用儒曲為憑就體證之方曰合理儒流不許還引儒書何異獄訟之人以親黨而作證若欲除慶其無辭乎夫孝子事祖孝惟善是從徇葬不益於生生固宜寢也行香是薦友冥漠知無不為觀文宗薄於祖宗宜其寄坐矣或曰何必行香為通曰如周之尚臭燔柴血骨齋蕭言天勅其臭也天豈食血骨齋蕭之氣耶由人尚其臭故以臭而事天也若然者佛教重香寧可棄乎况百官行香代君也百官事祖宗亦臣子也苟欲廢之加忠孝何宣宗即位再興斯道大中五年勅京城

及外州府國忌行香並須清潔不得攜酒肉入寺烹
炮既失嚴恪之心頗乖追薦之道云自此至于哀帝
行香如舊朱梁廢唐七廟方止開平三年大明節百
官入寺行香祝壽後還薦祖宗行香于今不絕晉天
福五年實貞周奏國忌宰臣跪爐百官列座今欲宰
臣跪爐百官立班行香後飯僧百人未為常式宋大
宗淳化三年虞部員外郎李宗諤奏國忌行香請宰
臣已下行香後禁酒食表其精潔

初下御史臺依行
唱導者始則西域上座凡赴請咒願曰二定常安四

足亦安一切時中皆吉祥等以悅可檀越之心也舍
利弗多辯才曾作上座讚道頗佳白衣大歡喜此為
表白之推輪也梁高僧傳論曰夫唱導所貴其事四
焉一聲也一辯也三才也四博也非聲則無以警
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采非博則語無依
據此其大體也魏帝歸傳中曰禁香胡跪歎佛相好
合是導師胡跪爾或直聲告或詰曲聲也又西域凡
觀國王必有讚德之儀法流東夏其任左重如見太
官諸王者須一明練者通暄涼序情意讚風化此亦
唱導之事也齊竟陵王有導文梁僧祐著齊主讚歎

緣記及諸色咒願文陳隋世高僧真觀深善斯道有
道文集焉從唐至今此法盛行于代也

讚頌之由

讚頌原始案十誦律中俱眼耳也作三報聲以讚
佛其人善頌易了解阿含中善和羅作善諷誦令
勝大主家馬不行此土則康僧會傳泥洹讚頌支識
製連句梵頌又開士法勝善阿毗曇心別撰二百五
偈以為要解号曰心其頌聲也撰家天樂若靈籥自
發儀刑羣品觸物有寄一吟一詠狀焉步獸行也一
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

氣與數合則五音協律而俱作附之金石則百樂
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及窮音聲之妙會也魏
子建嘗游魚山而感音韻其曲折同合沙門之頌唯
焉南齊竟陵王子良將經中偈報消息調音曲盡其
妙著讚梵頌傷又一卷又帛法橋者尤善梵頌高僧
傳中其人頗多此不具錄後趙石勒建平中有神
降于安邑廳事諷誦經音七月方絕僧有摹寫為梵
頌焉或曰梵頌之聲此何益也通曰一者佛道法樂
也此音韻雅哀不傷雖樂不為折中和故為法樂
也二者諸天鬼神聞皆歡喜故三者諸佛常法十方

利土何夢法斯變也

僧寺綱糾

夫言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既用官司之名無虧佛事之業故子續其父習端於師此相嗣而接蹤當克勤而成事也案西域知事僧惣曰親磨陀那譯為知事亦曰悅眾謂知其事悅其眾也統其佛世飭光統眾於靈鷲身子泄事於竹林及香波摩羅每甫十六已證應真其後念身不牢固請為僧知事指夜出光分僧卧具故佛讚言我弟子為僧知房舍老幼請食香婆摩羅子為房舍如其此請詳集雜

合受第一水泉飲食等佛言以其每臘最高者為之謂之上座及佛教東漸漢魏之間如網未設其綱如舟未下其碇殆姚秦之世出家者十室而半羅什入闍風糧足而至者三千秦主劫選道碧法師為僧正慧遠為悅眾法欽慧藏掌僧錄給事與吏力僧正秩同侍中餘則老降此土立僧官秦碧為始也

立僧正

僧曹創立淨眾曰齊所樹官方終循佛教所言僧正者何正政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曰也蓋以比丘無法如馬無轡勒牛無貫繩漸染俗風將乖雅則故

設有德望者以法而繼之令歸于正故曰僧正也此偽秦僧切為始也或曰東晉遷都蕞聞此職至宋世

及立沙門都又以尼寶賢為僧正文帝孝武皆崇重

之次有号法生者如釋道猷生公之弟子也文帝問

慧觀曰頓悟義誰習之答曰道猷遂召入至孝或即

位勅住新安寺為鎮寺法主又勅法瑛為湘官寺法

主詳其各寺同名疑非統正之任又昇明中以法持

為僧正太明中以道温為都邑僧正永明中勅長干

寺玄暢同法獻為僧主分住南北兩岸暢後被勅住

三吳使糾繩二眾齊末以法悅為僧主住正覺寺

祖歸心佛教深入玄樞慎選德人以充僧首則法遠

為都邑僧正普通六年勅法雲為大僧正吏力備足

又慧令亦充此職焉大與耳所曰僧主者猶僧官也蓋

偏地小正小統之名也如闍那崛多此言志德北耶

度人周朝謙王宇文儉鎮蜀請以同行至彼住益州

僧主住龍洲寺焉南朝慧基姓偶錢塘人依末那三

藏於蔡洲受戒後化行越土尋勅為僧主掌住十城

東土僧主之始也諫之脚也歷觀諸朝多是諸侯立

僧正也梁雖太國亦用此名但加大字以別之今未

下每州置一員擇德行才能者充之不則闕矣

下每州置一員擇德行才能者充之不則闕矣

尼正附

北朝立制多是附僧南土新規則行尼正宋大始二年勅尼寶賢為尼僧正又以法淨為京邑尼都維那此則承之之漸梁陳隋唐少聞其事偏霸之國往往聞有尼統尼正之名焉

僧統

帝王奄宅寰區必草人視聽或更其禮樂或變以官司互納言作尚書以太尉代司馬何常之有以此為初秦制關中立僧正為宗首魏尊北土改僧統領徒雖發新題亦提舊職後魏皇始中趙郡沙門法象

史中

三五

亦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徵為沙門統言勿允恆侯施甚厚太宗崇信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輔國巨城子忠信侯又安城公皆固讓之俗官加僧初聞於此帝幸其居燠其門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每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郡胡靈公今壽將軍皆出此時之新和神初法果年十四始出家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沙門統之官自法果始也後有蜀賓沙門師賢本是三種東游京土又來京下值罷佛法權假警術而守道不改於重興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魏帝親為下髮詔賢為僧統僧統之

有自師賢始也隋興佛道變章周風召僧猛住大興善寺為隋國太統猛姓段涇陽人也講般若十地等隋以大統為號又號聖沙彌者初在洛任國僧都都即沙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為國統一國之統也宋公唐削廢惟官人出家勅補尼錄尼統有至統立錄十字師名此兩國邑號者甚衆

沙門都統

魏主穆都仍從元姓虜家所服悉變華章又於竺梵之門多事改遷之作孝文帝丁未王詔曰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肅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尊理無繁紆戒行

史中

三五

聖詔亦邀高揖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可勅為沙門都統詳究魏文帝勅曇曜為沙門都統乃自曜公始也曜即帝禮為師号昭玄沙門都統欣佛法重興彫石造像譯淨土三昧經并付法藏僧等是此師也齊則以法上為昭玄統法順為沙門都統然都者雖摠轄之名九官曹多而階統一等也又鳥菟國僧那提黎耶舍隋言尊稱先於齊國亦為昭玄統也高齊之世何統與都多耶答曰時置十員一統一都為正為副故多也大隋受命亦用統名始以曇延為沙門大昭玄統大則靈藏法師為大興善寺

主尋著昭玄都唐穆宗元和元年閏正月以龍興寺僧惟英充翰林待詔兼兩街僧統英通結中外假下至惑人故有是命尋以非宜罷之自爾朱梁後唐晉漢周洎

今大宋皆用錄而無統矣偏霸諸道或有私署如吳越以今因為僧統後則繼有避僭差也尋降稱僧正其僭偽諸國皆自號僧錄焉

左右街僧錄在右街自起置功德使所屬及置僧錄選用左右街也僧置錄以錄之功德又各號焉

自唐存天下初則佛法委遲蓋李教教興物無兩大

故也傳奕上疏條釋氏之愆神堯不無其惑次巡幸東洛太宗詔令僧尼班于道後高宗御極議欲令親君親則天歸心釋門還令僧班道上中睿之世徵更發揮玄宗之朝一往崇道僧寺止立三綱而已昭玄統正革而不沿僧務官方沉而弗舉道宣律師被勅為西明寺上座即其例也至文宗開成中始立左右街僧錄尋其人即端甫法師也俗姓趙德宗召入禁中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太子於東朝順宗室之若兄弟相與卧起恩禮特深憲宗數幸其院待之若賓友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標表淨眾一十五

即元和中也由此觀之僧錄之起自端甫也甫公文宗開成中卒開成後則雲端為僧錄也端公奉勅占欲多夷釋氏先王詔曰有佛教來自古迄今興廢在何徵應仰兩街僧錄與諸三學僧錄其事目進上成

推法寶大師玄暢序述編次暢逸撰三寶五運圖明佛法傳行年代若費長房開皇三寶錄同也次則宣宗朝靈晏辯章為僧錄同奏請千鉢大教王經入藏錄見五運圖大中八年詔修褒掖持寺勅三教首座辯章專勾當修寺護軍中尉驃騎王元宥宣章公由首座充左街僧錄次淨光大師僧徽充右街僧錄

懿宗咸通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延慶節兩街僧道赴麟德殿講論右街僧錄彥楚賜明徹大師左街僧錄清蘭賜慧照大師僖宗朝則有覺暉為僧錄焉中和鎮寇犯闕時僧錄雲皓與道門威儀杜光庭執香鑪案等隨駕蒼黃穿襪行至武功脚皆剝疼及收復京師隨廻方署錄職其知于時僧道引駕儀式持香案何耶所言錄者有晉宋錄錄其經法傍教傳翻譯人物等事故魏詔曰近得錄公等表錄公乃是僧首物錄猶言錄事也偽秦始立僧正則以法欽慧域二人掌僧錄也有唐變態正乃銷諸錄則用矣蓋禮樂

自天子出也特既所高物無我競任使魏統如草秦
正若林皆歸唐錄區宇中矣譬若尚賢尚齒屬尚賢
之代齒何用乎尚自尚青當尚白之君青勿先也

僧主副負

姚秦立正也雖無副正之名而有貳事之意故用慧
遠為悅衆欽越二公掌錄斯乃階級分曹同成僧務
而不顯言副正一字及魏世更名僧統以為正負署
沙門都以分副翼則都維那是也故孝文帝詔曰副
儀貳事緇素攸同項因雅統獨濟遂廢斯任知曇曜
前僧立
今欲此德質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

神暢溫聰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充都維那以

光賢徒乃知魏以悅衆為副例知姚秦世慧遠為副
也若介者後魏亦用秦制而僧傳不指蓋不明練辭
義耳又于時各寺別立二官寺之都維那莫有相盪
乎若此有二不盪一初署令於昭玄僧統下為副一
自帶昭玄下都維那豈同寺之悅衆耶南朝宋孝武
帝重慧璩璩曾對帝唱導於齊會中觀璩一萬勅為
京邑都維那此以京邑二字簡異也江左立正而有
立副者有不立者及隋一統還準北朝用統為正以
都為副至唐元和長慶間始立僧錄錄左右街僧亦

無貳職次有三教首座昭宗乾寧中改首座為副僧
錄得覺暉焉副錄自暉公始也宋梁後唐晉漢周或
置或省出沒不定

今大宋太平興國六年勅立右街副僧錄知右街教
門事焉

講經論首座

首座之名即玉座也居席之端處僧之上故曰也尋
唐世勅辯章檢校修寺宣宗賞其切署三教首座元
和中端甫止稱三教談論蓋以帝王誕節偶屬徵呼
登內殿而讚揚對累宗而商榷故標三教之字未必

該通六籍博綜三篇通本教之諸科控羣賢而傑出
而脫或偏善他宗原精我教對王臣而無畏挫執滯
而有功膺于此名則無愧也矣次復經論之學或置
首座二教首座則辯章為始也宋梁洎周或除或立
悉謂隨時

今大宋有講經講論首座乃僧錄之外別立耳

國師

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內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捷子
信婆羅門法國主封為國師內則學通三藏親達五
明舉國歸依乃彰斯號聲教東漸唯北齊有高僧法

常初演毗尼有聲部下後講涅槃并受禪數齊王崇
為國師國師之号自常公始也殆陳隋之代有天台
知顛禪師為陳宣帝煬帝善薩戎師故時号國師即無
至則天朝神秀領徒荆州召入京師中睿玄四朝皆
号為國師後有禪門慧忠肅代之時入官禁中說禪
觀法亦号國師元和中勅署知玄日悟達國師若偏
霸之國則蜀後主賜右街僧錄光業為祐聖國師吳
越攝德韶為國師江南唐國器文逆為國太導師也
導師之名而含二義若法華經中商人白導師言此
即引路指迷也若法華經中商人白導師言此
三師江陵因齊僧有導師即表白也故宋衡陽
明帝諱自見光唱導稱善劫賜三衣祝贊焉

雜任職負

寺之設也三綱立焉若綱罟之巨綱提之則正故曰
也梵語摩帝悉督那羯磨那陀華言言寺主上座
悅眾也詳其寺主起乎東漢白馬也寺既處人必
主之于時雖無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至東晉以
來此職方盛故侯景言以肅行老翁作太平寺主也
後周則有陟岵寺主自勅封署隋有大興善寺主唐
太平公主奏胡僧慧範為聖善寺主仍加三品封公
爵則天以薛懷義為白馬寺主盡由勅補自餘諸寺
三年一代耳夫上座者有三種焉集異足毗曇曰一

生年為耆年二世俗財名與貴族如蘇度使劉三
先受或及先證泉此略今立此位皆取其年德幹
肩者充之高僧傳多曰被勅為某寺上座是也道宣
勅為西明寺上座列寺主維那之上五運圖中勅補
者繼有之都維那者寄端傳曰華梵兼舉也維是維
維華言也那是略梵語刪去羯磨陀三字也魏孝文
以皇舅寺僧義法師為京邑都維那則勅補也此乃
耶多都維那耳今寺中立者如玄暢勅為提持寺維
那是也次與座者謂典生林座凡事舉座一色以攝
之乃通與雜事也或立直歲則直一年或直月直

月直日皆悅眾也隨方立之都謂之三綱雜任其僧
綱也唐初數葉不立僧主各寺設此二官而已至元
和長慶間立左右街僧錄掾錄僧尼或有事則先白
錄司後報官方也朱梁後唐晉漢周
今大宋皆循曩制矣又宋齊之世曾立法主一負故
道猷勅為新安寺鎮寺法主法瑗為湘官寺法主至
唐末勿立受依止闍黎一負亦稱法主
今朝兼律負位取高者号宗主亦同也依止闍黎或
當勅補者蓋道俗之間有爭不交由直告其剖斷令
又息爭故号之也周隋之際有法導專精律範北齊

主既敵法門五眾斯盛有犯律者令邊理之勅為斷
車沙門時有青齋僧訟勅令斷之繁爭自強至隋詔
住大興善寺斷事之名道統為始後非隋日嚴寺釋
彥琮著僧官論必廣明僧職求本末獲耳

僧主秩俸

僧之少欲本合辭榮佛之軌儀止令分衛其如若無
尊大禁下誠難或契宿因冥托檀信此又別時之意
也故那爛陀寺有學通諸部者出入家乘齊食官供
此方道寵日受黃金等自姚秦命僧碧為僧正秩同
侍中此則公給食俸之始也洎魏孝文下歲絕道人

應統昂詔曰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徵侍玄範冲
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
帛八百匹準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實
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羨可依朝官上秩當有而
施至於身後猶齋僧資薦僧官得時在孝文之世也
唐代宗令度仗具廩給內道場僧又唐祠部格道士
通二篇給田三十畝僧通經業準上給田也
論曰西域欽光糞衣糾衆北齊上統布服臨官或尚
道憤則凡愚者不畏或多憂富則忌尅者所謀吏力
豈得不無俸財可宜勿畜盜憎民患負乘懷璧立加

存已又損法門子日與其奢也寧儉且以道德悅服
於人可矣

尼附

東晉何充始捨宅為寺安尼其間不無神異義解道
明之者雄飛傑出矣宋寶賢為京邑尼僧正文帝四
事供養孝武月給錢一萬尼正之俸寶賢始也

管屬僧尼

教傳東漢時歷魏朝信向未臻伽藍全少僧既有數
事亦無多乃及前言則須開自開白何所遷在鴻臚
寺焉故知沙門始隸鴻臚也西晉無說後魏有曰初

史中

四十四

元監福善以統攝僧佐尋更為昭玄寺也故隋百官
志曰昭玄寺掌佛教署太統一人統六人都維那三
人置功曹主簿負以管諸州郡縣沙門矣後徙改崇
玄署焉梁僧祐曰如今同文寺也因疑齊梁之世曾
立同文寺以主僧務求見其文于時帶司呼官故曰
昭玄太統至唐初竊無此謂僧尼皆隸司賓案會要
曰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勅天下僧尼隸祠部
不須屬司賓知天向前條司賓也此乃隸祠部之始
也義取其善撰惡福解災之謂也玄宗開元十四年
中書門下奏僧尼割屬鴻臚寺從之二十五年正月

勅僧尼令祠部檢校道士女冠。宗正寺蓋以李宗入皇籍也。憲宗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不復開奏。會要曰：太曆十四年勅內外功德使並宜停罷。若然者，代宗朝早置功德使，但內外與左右街異耳。元和中併司封祠部而置左右街功德使，由吐突承璀累立軍功，故有此。按僧道屬焉。寶曆中護軍中尉劉規亦充此使。至會昌五年廢寺像，勅僧尼不宜隸祠部。于時中書門下奏曰：奉宣僧尼不宜隸祠部，合屬主客。為伏令鴻臚寺收管。其分折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以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太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祀，與僧事殊不相當，又可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未為允當。又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數，已有登壇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從之。六年五月勅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係主客。其所度僧仍令祠部給牒。宣宗重闡佛宗，所度僧尼還屬左右街功德使。故楊欽義充左街功德使，宣使之捕道士趙婦真昭宗朝宰臣崔某奏，誅官宮內諸司使。

功停罷，皆歸省寺功德使。宰執帶之，梁草唐命道士不入宗正。僧尼還係祠部，梁末帝龍德元年禁天下私度僧尼，有願出家，勅入京比試。後祠部上請焉。後唐無聞，晉以揚光遠為天下功德使，自維青不軌之，後不置此使矣。至今大宋僧道並隸功德使，出家乞度策試經業，則功德使關祠部出牒，係于二曹矣。論曰：鴻臚寺之任禮四夷遠人也，教法初來，須就斯寺，雖與白馬終隸此司。古曰僧尼係鴻臚寺者是也。及乎當歸，當以言護服皮靴而稍佳，則曰四海丁家王者無外，故後魏置監福曹焉。昭玄寺焉。崇玄署焉。設官布局，以攝僧尼。藹藹而以生我土，皮靴而認作華裝。故唐朝勅歸祠部，既而因事釐革，遂朝廢興，故立功德使以摠之。中宗時以沙門廓清為修功德使，官至殿中監，突軍容軍功，莫賞朝廷，議以功德使榮之，非謂尊其僧道也。于時尚書省司封先屬其中，由是，不出中官。洎唐末行表紹之誅，職歸宰執。皇朝盛重此職，亦僧道之幸事也。

祠部牒附

嘗聞僧視其官則五品，然未見令式。宋傳明載且信。

相傳謂僧尼也其誦經合格就試得通此僧選也創製袈裟此釋褐也勅授形俱無作戒法此官位也講三藏教充如來使也化導內外衆使背惡向善理民也爲國行道保民無災爲之課最也苟弗比其階品視其職官其可得乎將來法門君子對教帝王請降明勅許比某官某品像末之時爲羨事之端自我之力不其善乎若夫替其鄉貴則南朝有之觀傳唯爲搜揚便生名籍係之限尙必有憑由憑由之來即祠部牒也案續會要天寶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仍

史一中

四十七

令祠部給牒唐祠部給牒皆錄唐書給牒自玄宗朝始也及德宗建中中勅天下僧尼身死還俗者當自仰三綱於本縣陳牒每月申刪附朝集使申省并符

誥同送者注毀其京城即於祠部陳牒納告告身即僧道班位

佛法通行朝代更歷未全屏成則置而勿論及勳時君則入官見妬加以僧乘時而炫耀法因事而化離及與玄門抗衡角力因有諍故遂結朋黨由朋黨故遂生愛憎焉經中不許親近國王大臣王子等又曰我法付囑王臣者何若以倚傍力輪苟不親近而可

得乎若以招致歎咎首欲榮身其可免乎觀其未代垢重情移奉身而已罕聞爲教而親近國主大臣也脫或唯居蘭若不履朝門誰強召呼誰分着定則何班位之有然以但思獨善專事杜多則王侯何以委知大力曷能扶翼故須分其表位廁其班行去取二情每有意致昔者教之東演也漢魏之世或曰渺茫晉宋以來頗聞赫赫若其玄元之道老氏之風於漢魏時存亡而已何其知邪如馬遷作史將老子與韓非共傳可非漢代未崇重之乎夫立傳同科權其類相齊則史官列而偶出也是知伯陽之道前漢末

史一中

四十八

先東漢桓帝方遣中官離祀祈禱魏黃初三年下勅曰告豫州刺史孝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孽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也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道朕亦以此寧當路往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頽頽儻能廢人故令脩整昨適視之殊整頓矣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祀犯乎常禁宜宜告吏民咸使聞知由是觀之漢魏之間未露鋒穎至唐有羊角之現厥道攸興認作祖宗冊爲帝號此君謂爲雄誰敢不雄若史遷在唐作傳必改爲帝紀

也以佛尼同，猶謂鴻毛不敵鈞石也。豈得韓非、
參、河、郭、漢、魏之人覽焉。史者豈敢乎。不倫者
近世之情也。然則物墮，黨別事，遂時移，頑三格者不
免。舊訛有萬邦者，豈無新意。朱、梁、革命，勅改，
清宮為老子廟，蓋由帝代無定，愛憎不同。釋氏雖西
來，客教自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
大隋、僧、班、皆在黃冠之上。梁武捨道，不齒玄門。
黃冠之徒固難爭。長唐貞觀十一年，駕幸洛陽，
道士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太宗，乃下詔曰：今
昇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
之功。且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以後，齊行立
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上。敦及本之俗，
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智寶上表陳諫，不
聽。自此僧班在下矣。至十五年，帝幸弘福寺，
賜太德五人座。曰：朕宗李在先，太德大應，恨以宗
先故，朕見修功德，不曾別造道觀。皆崇寺宇也。
如此宣慰，諸僧心皆喜躍。及高宗朝，有直東臺舍人
憑神德上表，請仍舊僧尼在道士前，并依前不拜父母。
辭繁不錄。則天授二年四月，詔令釋教在道門之上。
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睿宗景雲元年二月，詔以釋
典玄宗理均，迹異極人救俗，教別功齊，自令每緣法

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宜行並集。此不於前後，
論曰：周武輕我教，若緇銖爾，嘗御正殿，量述三教，
以禱居先。佛教居後，道教窮上，由出於無名之前也。
近見沉公著書，曰：唯聞二教不聞釋氏。此皆海聖
人一言為阿鼻之種也。故招跋扈入冥，具見周武受
對并寄言，隋天子為我按若文帝及募天下出錢，
管福以救薦之。且如禰無我所遭，傷毀而無報復，
蓋以將欲殘害於彼，必先燒蕪於心。心為苦，因身
嬰惡報，自作自受，可不畏乎。昔阮孝緒著七錄，
中以佛經為外篇，一戒律二禪定三智慧四疑似五論記，
因曰：佛理為方外之篇，方外教自孝緒始也。所言方外者，
同莊老也。域中之教，拘繫所不及也。請以智眼照其
淺深，則內外上下自區別矣。如無智眼，以玉石俱焚，
薰蕕共器，知彼奈何。緬思後周摧滅，遇隋復興，
方謂熾然，尋又微矣。唐宗老氏釋教，遂遲或抑，
拜君親，或分班上下，良以有為之法，何免四相遷移，
辟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興久必替，替極還興，
興替相尋，未始有極。景雲中，令僧班在西道，
班在東齊行，並進朱梁之世，又移厥位。
今大宋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間

雜則職若遇郊夫則道左僧右未知始起也

內道場

內道場起於後魏而得名在乎隋朝何邪煬帝以我為古變革事多改僧寺為道場改道觀為方壇若內中僧事則謂之內道場也今朝茲福等殿安佛像經藏立刻鐘呼為內寺是也魏大武皇帝始光二年立至神道場神廟四年勅刪鎮悉立道場蓋帝王生此日也推尋法是年耳後天元大成元年春正月詔曰隆建玄風三寶尊重宜俗闡法化廣理可端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政武殿西安置行道此

史一中

十一

內道場之始也南朝或以尼在內中持課又壽光殿中羣僧法集或充學士或號講員或注解經文或敷揚禪要凡存禁中並內道場也唐則天冷太德僧法處一慧儼行感宜政等在內道場念誦以薛懷義參雜其間則天又於洛京太內置內道場中宗睿宗此制無改代宗初喜祠祀末重釋氏而宰臣元載杜鴻漸王縉皆歸向佛僧王縉造寶雄寺代宗嘗問福業報應事元載因而啓奏由是信之過甚常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佛像經教念誦謂之內道場供養甚貴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冠必令群僧講誦仁王

經以冠冠身其退則加其錫賚不空三藏官至御監封國公通籍禁中文詔天下官吏不得驚找僧尼又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于蘭盆飾以金翠設高相七座神座各書神号識之迎出內陳於寺觀引道儀盛嚴以為常至建中中德宗勅肅德永泰以來聚僧於禁中嚴設道場並令徹去遣出僧眾去順宗朝以端甫掌內殿法儀亦是此任憲宗穆宗文宗並端甫掌內殿法事也文宗大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傳內長生殿道場武宗初身以生日德陽節却置內長生殿道場及設內齋僧道獻壽後與道士趙歸真等

十一

十一

亂劫齒末僧之遇至會昌四年詔傳內齋及內道場惡意萌于此矣

生日道場附

生日為節名自唐玄宗始也魏大武帝始光二年立道場至神廟四年勅刪鎮悉立道場慶帝生日始光中是帝自崇福之始也神廟中是臣下奉祝帝壽之始也自爾以來臣下吉祝必管齋轉經謂之生辰節道場于今盛行焉

僧籍弛張

夫得果之人且無限齋出家之士豈有司存既來不

物之朝須設糾繩之任其有見優閒而競入懼後
 以奔來輒爾冒名實非高士僧之內律豈能御其風
 徒為邪說設僧局以糾之立名籍以紀之周隋之
 世無得而知唐來主張方開附聖文宗太和四年正
 月租部請天下僧尼冒名非正度者具名申省各給
 者牒以憑入籍時人申名者計七十萬造帳入籍自
 太和五年始也若然者前豈無籍帳邪臨福曹昭玄
 寺崇玄署辨何統新僧務子對曰勘造僧帳釐度不
 同或逐寺給知或隨州別錄或單名轉數或納牒改
 添故不同也然則出時君之好惡乃入籍之解張

今大宋用周顯德條貫三百一十造者千律令也

大宋僧史略卷中

大宋僧史略卷下 咸中二年 更修理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 贊寧 奉 勅撰

四十一誕辰談論 附齊

四十二賜僧紫衣

四十三賜師號 德號 附

四十四內供奉并引駕

四十五封授官秩

四十六方等戒壇

四十七結社法集

四十八賜夏臘

四十九對王者稱謂

五十臨壇法仗

五十一度僧規利

五十二賜謚號

五十三菩薩僧

五十四得道證果 附

五十五大秦末尼

五十六駕頭狀子

五十七城闈天王

五十八上元放燈

五十九摠論

誕辰談論

昔漢祖與盧縮同日生有奉酒饌相遺此為慶生之權輿也後則東帛壺酒孩兒服玩以加祝賀大則平帛長生夕視之意屬于物品以為慶生之豐禮也及聞佛法中有與災延命之說則以佛事為慶也元魏後周隋世多召名行廣學僧與儒道對論悅視王道亦慶生之善事矣唐高宗召賈公彥於御前與道士沙門講說經義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命許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貞元十二年四月誕日御麟德

殿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鼎及許孟容等與道士葛參成沙門談進等二十人講論三教渠等取辯給文宗九月誕日召白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於麟德殿談論居易論難鋒起辭辯泉注上疑宿構深嘆揖之莊宗代有僧錄慧江與道門程紫霄談論互相切磋詭浪嘲戲以悅帝焉莊宗自好吟唱雖行營軍中亦攜法師談讀或時嘲挫每誕辰飯僧則內殿論義明宗石晉之時僧錄雲辨於誕月談讀皇帝親座累對論義至大宋太祖朝天下務繁乃罷斯務止重僧講二學為

王此無乃太厚重而真實乎

內齋附

皇帝誕日詔選高德僧入內殿賜食加厚親尋文起於後魏之間多延上達用做福壽唐自代宗置內道場每身降聖節召名僧入飯觀謂之內齋及文宗大和七年十月改慶成節勅停僧道內齋至武宗初年重置內道場并設內齋僧道獻壽會昌四年六月停內齋及內長生道場宣宗即位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勅復置內齋許僧道獻壽梁祖開平三年大明節日帝御文明殿設僧齋宰臣翰林學士預之

我大宋皇帝誕節兩街僧錄道錄首座并公薦兩街分僧賜紫衣師號了便同賜齋又聞晉漢周帝生日設百僧後量減令數人而已

賜僧紫衣

古之所貴名與器焉賜人服章極則朱紫綠皂黃綬乃為降次故曰加紫綬必得金章令僧但受其紫而不金也非徒尋諸史僧衣赤黃黑青等色不聞朱紫案唐書則天朝有僧法朗等重譯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弥勒下生為閻浮提主唐氏合徵故由之草命稱周新大雲經曰後生弥勒勃官不言則天是弥勒法朗薛懷義九人托

封縣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佩其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高座講說賜紫自此始也觀新唐書言大雲是偽經則非也此經晉朝已譯舊本便曰女王于時豈有天后耶蓋因重譯故有厚誦加以挾辭懷義在其門致招譏誚也則天之後中宗朝以胡僧慧範修寺之功封縣公不行紫服睿宗時亦無聞焉玄宗交頌至以寧王瘞遣中使尚藥駝駝旁牛唯僧崇實醫効帝悅賜緋袍魚袋賜非魚袋唯意一人又開元二十年九月中波斯王遣大德僧及烈至唐及烈烈勅賜紫袈裟一副帛五匹遣還本國天寶末沙門道平住金城縣寺遇祿山逆亂玄宗幸蜀肅宗過寺平懇勸論兵靈武收復長安肅宗遂以兵屬之用為左金吾大將軍至臨臯遇賊大戰累次立功後遷為僧勅配崇福興慶兩寺賜紫衣入內奏對為常代宗永泰年中章敬寺僧崇慧與道士角術告勝中官輩庭王宜賜紫衣下副除魚袋也次鎮國寺梵僧紀陀年六百歲臨終遺弟子奉衣鉢上皇帝勅賜紫衣焉德宗歸心釋氏詔法師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善賜紫方袍順宗憲宗穆宗文宗武宗皆行此賜尋見東觀奏記曰大中中大安國寺釋修會能詩嘗應制

才思清拔一日聞帝乞紫衣帝曰不於汝否耶觀在相有缺然故未賜也及賜歸寺暴疾而卒大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降誕節內殿禪大德並賜紫追福院主宗臣亦賜紫次有沙州巡禮僧悟真至京及大德玄暢勾當歲經各賜紫又法乾寺都檢校僧從暎賜紫帝幸莊嚴寺禮佛牙靈慧律師賜紫崇福寺觀川賜紫懿宗咸通四年有西涼府僧法信進百法論疏秘勘寶賜紫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延慶館兩街僧道赴內於麟德殿講論可乎賜紫又日本國僧圓載住西明寺辭廻本國賜紫遺還十二年延慶節內殿講論左街清韻思禮雲卿等五人右街幼章慧暉清遠等四人並賜紫身街各賜紫僖宗昭宗賜諸道所薦僧紫衣極多不錄梁祖乾化元年十月有廻紇入朝僧疑盧宜李思宜延錢等各賜紫還蕃又潭州僧法思桂州僧歸真面山賜紫莊宗喜賜僧紫衣晉漢周皆爾今大宋唯誕節賜也其或內道坊僧已著紫又賜紫羅衣三事謂之重賜若備霸諸國賜與亦同偽蜀時雲南國遣內供奉崇聖寺主賜紫銀鉢僧充通好使焉後蠻土有上者賜金鉢猶中國賜銀魚也倭國則

賜僧傳燈法師之号，高麗賜僧紫衣，則以金銀鈎，施於初上，繫別高下也。

賜師號

師號謂賜某大師也。遠起梁武帝号婁約法師，次隋煬帝号智顛禪師，並為智者而無大師一字。唐中宗号高祖，為法雲公，加公字。玄宗開元中有慧日法師，中宗朝得度師義淨，游西域，進真容，睿宗悅，賜号慈敏，亦未行大師之字。穆宗朝天平軍節度使劉摯奏九出家賜紫衣，号大覺師，止。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延慶節，因談論，左街雲顛賜三慧。

大師右街僧微賜淨光大師，可孚法智大師，重謙青蓮大師，賜師号懿宗朝始也。分明言其 暹羅僖宗朝有僧錄雲皓，大師昭宗朝有圓明大師，梁草唐命，賜靈政道寅九等，為證慧大師，賜吳越國徑山，洪誣為法濟大師，至龍德元年，不許僧哀求師号紫衣，後唐晉漢周咸同。

今大宋止行師号紫衣，而大德号許僧錄司，簡署先是開寶至太平興國四年，以前許四海僧入殿庭，乞比試三學，下開封府功德使老僧證經律論義十條，全通賜紫衣，号為手表僧，以其面手進表也。尋因功

德使奏天下一家，不須手表，未選，勅依自此每遇皇帝誕節，親主宰輔節度使，至刺史得上表薦所知僧道紫衣師号，唯兩街僧錄道錄所薦得入內，是日授門下牒，謂之簾前師号，給紫衣四事号，簾前紫衣，此最為榮觀也。其外王侯薦者，間自方出，節制廉開牧守轉降，而賜也。

德号附

德号之興其來遠矣。魏晉之世，翻譯律本，魏磨文中皆曰大德僧，經曰為大德天生論曰，諸大德有神通者，及諸傳紀私呼僧中賢彥多曰大德，非國朝所補也。

也。至唐代宗丙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上座大德道宣，宣內始見史傳。又代宗大曆二年，安國寺律大德乘如奏亡僧物色，乞依律斷輕重，宜依觀此文，似勅補也。然或詔勅，中曰長老僧某，豈是補署邪？蓋二期之推飾耳。大德道宣律大德乘如亦同此也。大曆六年辛亥歲四月五日，勅京城僧尼臨壇，大德各置十人，以為常式，有闕即填。此帶臨壇，而有太德二字，及官補德号之始也。憲宗朝，端甫為引駕，大德此帶引駕，為目宣宗大中四年六月降詔，曰內殿禪大德，辨肇二人，此帶禪學，得名。又大中中勅補聖壽寺臨壇。

大德賜紫意靈為揔持寺上座崇福寺講論大德賜紫叔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大德賜紫玄暢充都維那大中十年玄暢遷上座大德玄則為寺主大德堅信為悅衆並從勅補勅補号益分明矣懿宗咸通六年西涼府僧法信稟本道節度使張義朝老進乘恩法師所撰百法論疏抄兩街詳定可以行用勅宜復其法信賜紫衣充本道大德又昭宗文德初生辰号嘉會節詔兩街僧道講論至暮各賜分物銀器僧道賜師号者右街兩人紫衣各四人德号各十人朱梁後唐晉漢周或行或不行

今大宋朝廷罕行德号開寶中左右街僧錄率舊勅得簡署三學雜科僧名題或曰禪大德或講經律論表白聲讀醫術諸科宜與大德二字近僧錄道深不循科目安張懿幾文字為題至于四字六字唯納賂而後行江南兩浙之地至有十寺院中無長行可以充僧役也

內供奉并引駕

內供奉授僧者自唐肅宗駁兵靈政至德元年廻趨杖風僧元皎受口勅置藥師道場令隨駕伏內赴請公驗往鳳翔府開元寺街藥師道場三十七人亦時行

道時道場內忽生一叢李樹奉勅使驗實李樹四十九莖元皎表賀批荅瑞李繁滋國興之兆生伽藍之內知佛日再興感此殊祥與師同慶又李讓國宜勅曰勅內供奉僧元皎置此官者元皎始也次有子麟者泉州人也繼受斯職憲宗朝端甫皓月栖白相次厝命朱梁後唐晉漢周

我大宋無聞此職為引駕大德者唯端甫稱之此必勅補僮自号私署安可稱之此命坻亦不聞矣然則車駕巡幸還京僧道必具齋饗螺鈹遠迎僧錄道錄騎馬引駕而無敢自稱引駕者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勅兩街僧道各備威儀迎駕今以為常或矣

封授官秩

夫出家之者望五位以紆階得道之人轉一依而就果敢言其次緣覺應真以四果一坐而證成經三生百劫而彰号此聖賢之品秩也宜修選業可取殊科其有震且華風縻賢好爵因其所貴而以貴之昔後魏以趙郡沙門法果為沙門統供施之不足又官品之邊授輔國宜埒子忠信侯尋進公爵曰安城釋子封官自法果始也梁朝以慧超為壽光殿學士又陸

法和甚高官位後周選僧道中學問優贍者充通道
觀學士仍改服色隋朝以彥琮為翻經館學士唐中
宗神龍二年造聖善寺成慧範慧琳法藏大行會寂
元壁仁方崇先進國九人加五品並朝散大夫贈公
房室器用物料一如正負官給以修大像之功也尋
加慧範正議大夫上庸郡公聖善寺主至銀青光祿
大夫俸料房閣一事已上同職官給又安樂寺主僧
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聖善寺都維那俸祿亦同
職官給以營務成也又沙門廉清充脩功德使檢校
殿中監其次玄宗上平內難僧清潤封官三品嘗寧

王疾愈僧賜緋袍代宗加不空三藏至關府儀同三
司肅國公階爵之極唯不空矣

論曰朝廷尚行於爵秩釋子乃競於官階官階勿盡
期貪愛無滿介胡不養其妻子跪拜君親何異乎織
女七襄牽牛負軛者哉有識達者於此無取焉不周
陸法和釋道平能施衛社之功致有假官之目也

方等戒壇

此土之有戒壇起南朝末那跋摩三藏為末國比立
於蔡州岸受戒而為始也自亦南北相次立壇而無
別名後有南林戒壇高宗乾封二年終南山道宣律

師... 戒壇於清官村精舍天下名德皆來重
或品祭壇方成有長肩僧壇前讚歎即賓頭盧也代
宗永泰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勅大興善寺方等戒壇所
須一切官供至四月勅京城僧尼臨壇大德各置十
人永為常式所言方等戒壇者蓋以壇法本出於諸
律律即小乘教也小乘教中須一一如法片有違違
則令受者不得戒臨壇人犯罪故謂之律教也若大
乘方等教即不拘根缺緣差並皆得受但令發本心
而領納之耳方等者即周徧義也止觀論曰方等者
諸言廣平今謂方者法也如緣有西種方法即四

門入清涼池故此方也所製之理即平等大慧故曰
等也稟順方等之文而立或壇故名方等壇也既不
細拘禁忌廣大而平等又可謂之廣平也宣宗以會
昌沙汰之後僧尼得得出家恐在俗中寧無諸過乃
令先懺深罪後僧或品若非方等豈容重入取其周
徧包容故曰方等戒壇也脫或一遵律範無聞小道
人僧界法四種皆如則不可稱方等也然弘愛則
人喜陵犯嚴毅則物自肅然末代住持宜其嚴而少
愛則為能也

結社法集

喜笑謂有廬山慧遠法師化行潯陽高士逸人輕淡
平東林皆願結香火時雷次宗宗炳張詮劉遺民周
續之等共結白蓮華社立彌陀像末願往生安養國
謂之蓮社社之名始於此也齊竟陵文宣王募僧俗
行淨住法亦淨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
會又歷代以爽成就僧寺為法會社也社之法以衆
輕成一重濟事成功莫近於社今之結社共作福因
條約嚴明愈於公法行人互相激勵勤於脩證則社
有生善之功大矣近聞周郎之地邑社多結守庚申
會初集馬鏡鉸韻佛歌讚衆人念佛行道或動絲

賜夏臘

丁夕不睡以避三彭奏上帝免注罪棄筭也然此
道家之法往往有無知釋子入會圖謀小利會不
其根本誤行邪法深可痛哉

天后朝道士杜入烟心末願為僧勅許荆淝配佛授
記寺法名玄嶽勅賜三十夏以其乍入法流須居下
位苟賜夏臘則頓為老成也賜夏臘起於此矣次長
慶元年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劉綽以幽州私第為佛
寺詔以報恩為名仍遣中官焦仙景以寺額賜之綽
以幽父之故神情慌忽故造佛寺尋奏乞度為僧勅

賜大覺師號仍加五十臘此優異其人欲令入法位
高也且律教許三人同引受戒得法一時尚推頭名
為大豈分大族王門子弟邪朝廷以劉氏久據幽州
羨總制知順理故加臘賜之慰其意也梁開平中吳
越三錢氏奏令李男出家法名令因勅賜紫衣号法
相大師加三十臘自此止今不聞行此也所言臘者
經律中以七月十六日是比丘五分法身生來之歲
首則七月十五日是臘除也比丘出俗不以俗身為
計乃數夏臘耳經律又謂十五日為佛臘日也

對王者稱謂

西域從始立名至終不改如阿難是佛成道夜生身
為慶喜及受記結集亦号阿難諸皆效此近見梵僧
到多名為迦葉文殊等西土無難亦如東夏相如子
貢之類也案寄歸傳曰西方受戒以十夏前稱小師
十夏稱住位通經論多者曰沙門末寂此皆通稱也
者單曰僧則四人以上方得稱之今謂分稱為僧理
亦無爽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或單已下人亦稱軍
也僧亦同之南山律師曰沙門者凡聖同稱也西天
異道亦号沙門故須釋字以別之二種合稱猶此方
人稱爵里及姓氏也然姓所同也首用單名名所獨

也獨則前蓋焉自魏晉以來沙門多從師姓如支道林姓開從師姓支道安姓從師佛圖澄姓肩安獨惟曰從師真道於佛佛本姓釋遂通令比丘姓釋東夏稱釋氏自安始也後阿含經梵本至譯出果有四河歸海無徧本名四姓出家咸稱釋氏之文自相符合也新翻苾芻者由苾芻草有五德因號之比丘者訛梵語也又舊曰除錘者康僧會注法鏡經曰凡夫於六情境如餓夫夢食出家人除去六情名爲除錘也又習藝道呼道安爲道士西域人少稱我卑於尊所稱亦無嫌故阿難曰如是我聞也若此方對王者漢魏兩晉或稱名或曰我或曰貧道故法曠上書於晉荀文稱貧道支遁上書九品刻亦稱貧道道安諫符堅自稱貧道呼堅爲檀越于時未爲定式又跋陀對宋孝武曰從陛下九願此見呼陛下也至南齊時法猷玄暢二人分爲僧正對帝言論稱名而不座後因中興寺僧鐘啓答稱貧道帝嫌之問王儉曰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稱正殿還座不儉對曰漢魏佛法未興不見紀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道亦聞禪窟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氷相玄等皆欲使沙門盡禮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令致禮尋且不行

百僧迄今多頑座而稱貧道帝曰暢敝二僧道業此尚自稱名况徒餘者令揖拜則太甚稱名亦無礙而足沙門皆稱名於帝王啟暢爲始也近胡令仗道薄人卑稱謂表章稱臣頓首夫頓首者拜也稱臣早之極也尋其所起不出唐時隋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進衆經目錄猶未稱臣止曰衆沙門法經等謹白皇帝太檀越後周釋曇積諫沙汰表亦唯稱名而曰又稱臣詳其特林形服已變猶佛國禮法王同也如作僧道林必不稱臣也唐西明寺僧玄奘則上禪林妙記後序中但稱僧等二字故序曰遂以取物之餘競迂容肯正名之未特德嘉題僧等而然旋之恩緘紹隆之澤曰唐三藏請御製經序表稱沙門玄奘答詔曰勅矣尚而不名也貞觀中詔僧尼居天下京邑沙門智實上表論班位亦唯稱名高宗勅僧道二教拜君親時司戎議狀曰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表由是知之唐之三葉猶未稱臣也肅宗上元元每三月八月降御札遣中使劉楚江請曹錫六祖所傳衣鉢入內并詔弟子令輪表辭身左遣弟子明象上

度僧短利

緬想前朝度僧相繼所開擅法無不利也俄有漢時
乃末利國雖是權宜之制終招負處之歿今席小端
用遮後世唐肅宗在靈武新立百度惟艱軍閱軍須
因成詭計時宰臣裴冕隨駕至扶風葵下令責官需
度僧尼道士以軍需為務人有不願科令就之其僧
益賦事轉成弊德度僧道自宜始也後諸征鎮尤而
效焉如徐烈王智興奏置戒壇於臨淮佛寺先納錢
後與度空有輪則後不受法者多矣李德祐在潤州
具奏其事曰自唐末已來諸侯角立稍開軍需則百

度僧尼道士先納財謂之香水錢後給公牒曰念此
為弊事復毀法門呼哉

賜謚號

僧循舊行故有迹焉善行則謚以嘉名惡行則人皆
不齒是以六羣比丘終非杜少之號六和勝士方旌
所易之名自漢魏晉宋無聞斯禮後魏重高僧法果
生署之以官死幸之而臨法乃追贈胡靈公此僧謚
之始也果高沙門魏封公原此出於太常寺矣後周
隋世唐初皆不行至天后朝有北宗神秀居荆州神
龍二年詔賜謚大通禪師矣又有西域菩提留支長

壽二自至洛陽止授記寺神龍二年隨駕西京住景
福寺翻經中宗睿宗曾親筆授閱元中身一百五十
六歲勅賜鴻臚卿卒謚一切徧知三藏又沙門一行
卒謚大慧禪師文宗朝謚端甫為大達法師宣宗謚
廬山慧遠為大覺法師懿宗謚南山道宣為澄照大
師此後諸道萎舉名僧逸士朝廷加謚累代有之

菩薩僧

晉漢魏晉朝沙門名號用捨不同故有號法護為
燉煌菩薩及天竺菩薩竺佛朔月支菩薩支謙等為
國不聞此說後周太武皇帝廢釋道一教建德二年

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道觀政形服為學士帝賜
小道安牙笏位以朝列不德武帝崩天元宣帝立
意欲漸興佛教未便除先帝之制大象元年勅曰大
武皇帝為嫌濁穢廢而不立朕簡舊舊學業僧二百
二十人勿剪髮毀形於東西二京陟岵寺為國行道
殿資公給時有高僧智嚴姓荀氏建德二年隱終南
紫閣峰至宣帝時出謂勅令長髮為菩薩僧作陟岵
寺主大象二年隋文作相嚴請之因得落髮又釋嚴
踪不願為通道觀學士以其菩薩僧須戴花冠衣環
珞像菩薩相高僧惡作此形非佛制也初立通道觀

百二十人選李門人有當代名行者者表其
笏後為通道觀學士于時增進然大有前沙門
夢晉曠者彭亨調笑帝頗重之抑入通道退常剪髮
留鬚帝問對曰臣學階下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為
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遺帝曰俗有留髮加冠何言
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無教邪臣願加之冠何損
自謂常淨髮者冠饒人問答曰我愚熱也又靈幹者
初簡入菩薩位後方剃髮矣究其心游佛理行切苦
空證聖之深登地以去則無沙門之形也佛法汗隆
玉臣削作遇其抑勒知後奈何凡百學徒觀此

得道證果

問曰竺乾化境證果人多何以法被中華窳無蹤迹
答曰我教以信解修證為階若信佛言則解佛意當
修聖行必登果證也又以教理行果四種檢之則時
有正法像法去聖如近四種猶全望聖緣遙四種參
缺矣或曰服食素治已病病損連服必至長生長生
不已則白白上外豈非日擊何釋門罕聞此驗邪答
曰辟猶下種秋成各殊彼以尸解上外為極我則新
障出繡由賢入聖然後游戲神通而作佛事為化利
有情之故豈同其自了自遷而為極事也如其愛也

略陳禪藥宗漢法本內傳摩騰用法既勝頭身虛空
說偈等此現通果證之始也又安清度郎亭湖紀
了三世殘業力則天台飛錫以步淨杯真諦教宗具
而涉江圖澄開眼眼而洗淨道開石子而充金上僧
羊酒而却存法進足離地而行跋摩臨席華而翻法
雲公曰行萬里僧伽師身現泗濱如此諸師還得果
不我宗中重生故名生論一中本待生故而獲大果
也他宗直往故名生生身棄割躡踊何為究盡無以
白日上牙少許脩鍊而比於無漏業資現神逞變之
作也何曰罕見聞耶自贖其耳非雷震之吞聲也

尼附

晉代有尼淨檢此方女人得戒之上首也丁且中庭
有光上屬于天若虹霓狀中有天女相見欣然携手
檢遂引弟子躡光而去又桓宣武窺尼入浴室見其
剖割可畏出而無他蓋以誡宣武溫由是裁其跋扈
又隋尼智仙知文帝當為天子通變不測厥徒實繁
略舉尤者尼女尚然况丈夫釋子者乎

大秦末尼

胡神也官品今有校正
火袂火教法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
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德長加入山後行化於

中國西觀五百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祇教請開國
初令長安崇化坊立秋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開
元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勅末尼本見妄稱佛教
誰感黎元以西胡等既見師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罰
至天寶四年十月波斯勅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
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循其本
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准
此太曆三年六月勅迴統置寺宜賜額太雲光明之
寺六年正月又勅荆越洪等州各置太雲光明寺一
所武宗會昌三年勅天下摩尼寺並廢入官京城女

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國迴統諸摩尼等配流諸
道死者大半五年再勅大秦穆護火秋等二千餘人
並勒還俗然而未盡根玄時分蔓行梁貞明六年陳
列末尼黨類立母乙為天子發兵討之生檢母乙餘
黨械送闕下勅於都市初陳列里俗喜習左道依浮
圖之教自立一宗號上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綠
雜淫穢霄集晝散因刺史惠王友能勸必不法由是
妖賊嘯聚累討未平及貞明中誅斬方盡後唐石晉
時復潛興推一人為主百事稟從或畫一魔王賜在
佛為其洗足曰佛止大乘此乃上上乘也蓋影傍佛

教者謂利似道也或有比丘為亂來故往往隨之
利有識者尚遠離之此法誘人直到地獄慎之哉
駕頭狀子

盛經七寶案也其制度以雜瓊瑤間填成之款其
高其緣取置之經即仁主護國也取覆之巾即上深
紅羅也使中官謹愿者馬上平持舒徐而啓行至
乘輿可百步以為前導也此之儀制未知始端如秦
譯經曰作七寶案以經置上若王行時常於其前足
滿百步令千里內七難不起若王住時作七寶帳置
經供養如事父母如事帝釋唐譯本曰置經案案若

王行時常導其前形在住處作七寶帳餘文大同令
疑行此為後秦邪為唐世邪與服志無文諸朝史闕
載然則既亡明據可以理求蓋唐代宗末秦中不空
三藏重譯後置也不空嘗誦此經中咒感天王子領
神兵解安西城羌胡之圍又祈晴雨多驗于時可以
請依經置案以象其前驅秘其事故史氏莫知也唐
紀曰永泰中羌胡寇邊京城戒嚴又因星變內出仁
王經兩卷與付資聖西湖二佛寺開百座仁王道場
檢此知永泰為始也又或百座法筵時帝親臨佛壇
中合用寶案置經引駕因而不廢也有曰玄宗累

置百座道場，吳起開元中，亦今謂明皇薄於釋氏，難行斯法也。然雖薄於釋氏，而且厚於好奇，兩說之中，與其代宗可矣。又未知經是何本，若其舊譯，則代宗以前如用新經，則代宗為始也。自後諸帝或改而不作，則說亦上無經，或置而勿論，則曰儀注合用此，蓋弗知而不加鄭重矣。

今大宋法物克全用之，引導群下，迎望見此，知駕近百步矣。語其功也，與辟惡之車殊形，而共致焉。

城闕天王

凡城門置天王者為護世也。唐天寶元年壬子歲西

著大石康居五國來，冠安西。其年二月十一日，美請至，解授。玄宗詔發師計一萬餘里，累月方到。時近臣言且可，詔問不空三藏帝依奏，詔入內持念請天王為救帝。乘香鑪，不空誦仁王護國經，陀羅尼二十七遍。帝忽見神人可五百，負帶甲荷戈在殿前。帝驚疑問，不空對曰：此毗沙門，第一子，獨健領兵，是必副陛下。意往故安西，救來辭耳。請設食，發遣其兵。四月安西奏曰：去二月十日已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晦冥，中有人衆可長丈餘，皆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聲振三百里地。勸山頌經二百，大石康居等五國當時

本漢諸懷慕間有金毛鼠齧斷已，塔及器仗悉不現。帝所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無不見者。諸國天王，隨表進呈，帝因勅諸道節度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部從供養。至於佛寺亦勅別院安置。迄今朔日，州府上香華食饌，動歌舞，謂之樂天王也。所號毗沙門者，由此天王與于闐國最有因緣，偏多應現于闐國。是毗沙部故號毗沙門天王。如至于闐國，天王也。亦猶觀音菩薩所在現形而偏曰寶陀落山觀音同也。

上元放燈

紫微法本內傳曰：佛教初來，與道士角，誡燒經像，無損而發光。又西域十二月二十日是此方正月十五日，謂之大神變月。漢明勅令燒燈表佛法，大明也。一曰此由漢政祭五時神祠，通夜設燎，蓋取周禮司燂氏燒燎，照祭祀後，率為故事矣。然則本乎司燂舉火供祭祀職，至東漢用之，表佛法大明也。加以累朝沿革，必匪常規。唐先天二年，西域僧沙陀請以正月十五日，然燈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勅常以二月望日，燒燈。天寶六年六月十八日，詔曰：重門夜闕，以蓬陽氣，羣司朝宴樂，在時和屬于上元，當修齊其

於賞會必備宣讀比來因循稍將非便自今以後至正月宜取十七日十九日夜開坊市以為求武文重依十五夜放燈德宗貞元三年勅正月十五日然燈是漢明帝因佛法初來與道士角法勅令燭燈表敬昏闇曰唐僖宗幸蜀迴中原多事至昭哀皆廢梁開平二年詔曰近耳以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然燈廢停已久今後三夜坊市門公私然燈祈福莊宗入洛共事後興後歷諸朝或然或不

我大宋太平興國六年勅下元亦放燈三夜為軍民祈禱供養天地辰象佛道三元俱然燈放夜自此為

格于格令焉

總論

問曰略僧史末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興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令

天子重佛道崇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

比丘力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

興耳苟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明本起

豈能副

帝王之興之子或曰子有何力令正法久住乎答曰

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

師已廣者述何待子之為邪答曰古人著述用則如曾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如

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

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

一人之理且使儒也者三主以降則宜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宰昔者馬史跡道在九

流之上班書拔冠藝文之初子長演及其朴而還其淳尚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

自其商周至于今九幾百十餘矣若用黃老而治則

急癘服其緩藥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逾

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冤親以忍辱變瞋害

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

堂爵之以地獄如範脫士若模鑄金邪範漏模寫物

定成其寢陋好模嘉範傳形心告其端嚴事匪口談

人皆曰輕是以帝王奉信羣下歸心草上之風翕

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

為邦合道於衆聖成天下之產產後終日之乾乾之

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威

邪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

萬幸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出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一教於術已之聰明蓋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真率劉玄靖同力請誣李朱崔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友防勿罹行失

帝王不宥法從何止况道流守實不為天下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恭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一聖焉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

君於儀黃之上乎苟弗斯言譬無賴子茅無端鬪競累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一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百家之書聖人頑已徹諸屋壁坑之令勅絕揚馬二載相次而生何曾無嘯類邪梁或捨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教隋率彼之政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宜宗十倍興之側掌豈能截河漢之流張拳不可暴虎兕之猛况為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蓋文游宗

也為僧莫若慧遠遠送陸脩靜過虎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與

大宋僧史略卷下

紹興朝旨改正僧道班列文字一集
法道等伏觀

大宋僧史略載僧道班次每當

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座僧東道西凡遇

郊天道先僧右久為定制蓋出

本朝祖宗成憲以為萬世不刊之規昨緣崇觀之後

道士叨視資品如王資息林靈素王冲道輩視兩

府者甚衆因此起請例押僧班乘勢毀壞

祖宗既定福基事體非一摠釋教取載近身災變至

於社稷中微生靈塗炭蓋亦因此候國罔

上莫茲為甚伏見昭靖康建炎以來取有道士視官

已行追毀既無官蔭其於班列自合道依

祖宗舊制令來天下道士每遇

國忌行香洎凡入寺院看謁聚會不悛故態傲然爭

風一切占上全乖賓主禮法頗有害於風教深為未

便伏望

朝廷明降

旨揮特賜改正應今後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上遵

位

祖宗成法仍乞

頒行天下以正風俗庶得稍循禮法不害風教

右謹具

呈伏取

鈞旨

二月日帝命岳隸太平興龍禪寺住持傳西天法持賜寶號圓通法濟大師

賜安府正僧慧通禪師大師梵安等

右等伏為先與廬山東林太平興龍禪寺住持

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同呈劄子乞依

祖宗法改正

國忌行香僧道班次累蒙

省部并大常寺取會照使文字供報前去具申

朝廷並已圓備至今未蒙

頒行改正等伏見

三朝訓鑒

車駕祈末先入僧寺及

紹興勅條已作僧道呼仰詳前項

國朝訓勅正與

大宋僧史略同然今道士冒占日久習已成風全不

遵依

祖宗成憲竊見釋教藏經取載近身災變毫髮不

蓋緣道士乘勢起請齋壇

祖宗既定福基，殘害佛法，事體非一，致得天災，災變禍亂，縱橫悞國至此，猶未悛革，謹具狀披告。

參政一相公

參政一相公

備射相公伏乞

鈞慈持賜

敷奏早行改正，庶得誠諭，道徒遵依。

德劍仰廻

天意俯順民心為

國獲災，又安天下，未敢專擅伏候鈞旨。

紹興三年九月 日臨安府僧正慧通無礙大師梵安等狀

行在尚書祠部

准 都省批送臨安府僧正慧通礙大師梵安等

狀為整會 國忌行香僧道立班等事後送禮部

勘當申

尚書省檢會先業批送下江州廬山東林太平興龍

禪寺住持傅西天法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

等劄子勘會上件事理後批送禮部勘當申

尚書省本部尋檢會下項條并所到太常寺狀稱今

看詳僧史略內稱每當 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

儀東道四間雜副職并大常寺因革禮宣德門肆赦

故事道左僧右其前件事各有文據該載並合遵依

所有僧道每遇

國忌行香尋檢會恭祐滿初并紹興新書條內並載

僧道寺觀立文為次今來僧法道理會行香立位本

寺今勘當欲比附舊祐紹興條法以僧在左更合取

白

朝廷指揮申部本部會參照舊祐滿初並載僧道其

政和海行唯稱道僧及有道士席位在僧之上正條

緣今來紹興新書內却依舊法以僧道立文并刪去

道士席位在僧之上正條不行本部今勘當欲依太

常寺勘當到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已於今

年四月四日繳連元狀并僧史略一冊具申都省未

蒙

指揮今又來批下僧梵安等狀整會上件事具申

都省去後蒙

朝旨批下十一月十四日送禮部依條施行須至符

下

稽史略今太宋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僧

東道因開雜劇職若遇

郊天道左僧右未知始起也

太常因草禮乾德六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先僧右

喜茲編勅條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政和

行條內並該載道僧觀寺立文為次并有正條諸道

士席位在僧之上女冠在尼之等上

紹興海行條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其道士

席位在僧之上等前條已刪去不行

右差親事官鄭彥告示梵安法道等遂僧知委已奉

朝旨批降依條改正以僧在左并符太常寺臨安府

江州去訖仍具知委文狀連申不得住滯

紹興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

法道伏為先與臨安府僧正梵安等同呈劄子理會

与依

祖宗法改正

國忌行香僧道班位事伏蒙

尚書祠部告示已奉

朝旨批降依條改正以僧在左告示施行并已符大

當寺江州臨安府去訖法道伏見省部檢座定前後

勅條及已刪去政和法內道士席位在僧之上并冠

在尼之上等前條不行內一項太常因草禮乾德六

年宣德門肆赦故事係道先僧右法道條詳上件太

常禮法并前後

勅條參照得正與

大宋僧史略同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僧東

道西若遇

郊天道左僧右蓋是自來過

郊祀禮畢

車駕自郊迴即

鄧宣德門肆赦班位係是一事餘時立班並是僧左

僧史略內意已包括伏乞

行下太常寺照會外所有諸處州縣欲乞

符送逐路轉運司遍行天下應于

國忌行香去處貴得文軌遍同事成言頒天下僧道

安分修行永福中興恢復之祚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呈訖

行在尚書祠部紹興十三年冬因

景靈宮立班用行告示省符

臨安府管內掌文籍道士劉若謙等紹興十三年十

月初五日

尚書省陳狀云道士席位在僧之上當月十二日詣景靈宮奉安

神宗神御道士自擅爭占房班在東詐稱別得

朝廷指揮矣其時前都正普澄真淨慧濟大師善達

僧正戒月等遂具陳列當月二十一日

朝旨批降依先定

祖宗舊法嘉祐編勅紹興新書以僧在左行下

准在尚書祠部

准都省批送下本部狀准都省批送下臨安府部

道正劉若謙等狀為理會今來肆赦僧道立班序位

事後批十月十五日送禮部限五日看詳申

尚書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看詳去後今據本寺申

檢准 紹興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都省批狀 指揮

兼都省批送下禮部伏准

都省批送下臨安府僧正惠通無礙大師梵安等狀

為整會

國忌行香僧道立班等事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

省檢會先在都省批送下江州廬山東林太平興龍

禪寺住持傳西天法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

子整會上件事理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

本部尋檢會下項僧史略今

太宋每當朝集僧先道後在立殿庭僧東道西間離

副職如遇郊天道左僧右未知始起也太常因革禮

乾德元年宜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嘉祐編勅條

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政和海行條內並該

載道僧觀寺立文為次并有正一條諸道士席位在

僧之上女冠子在尼之上紹興海行 條內並該載

僧道寺觀立文為次其道士席位在僧之上女冠子在

尼之上勘會前條已刪去不行并取到太常寺狀

今看詳僧史略內稱每當朝集僧先道後在立殿庭

僧東道西間離副職并太常因革禮宣德門肆赦故

事道左僧右其前件事各有文據該載並合遵依外

所有僧道每遇 國忌行香尋檢准嘉祐編勅并

紹興新書條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今來法

道理會行香立班本寺令勘當欲比附嘉祐編勅

紹興條內以僧在左更合取自 朝廷指揮由部今

參照嘉祐編勅並載僧道其政和海行即稱道僧

及有道士席位在僧之上正條緣今來紹興新書內

却依舊法以僧道立文并刪去道士席位在僧之上



ZW 21181800819264

正位不行本部令勘當欲依太常寺勘當到事理施行更合取自

朝廷指揮已於今年四月初四日繳連先狀并僧史略一策具申 都省未奉指揮今又奉批一僧梵安

等狀整會上件事理今勘當欲依本部已勘當事理施行更合取自

朝廷指揮申尚書省後批十四日送禮部核撥施行本寺今看詳臨安府都正劉若謙

等叙陳僧道立班合依上件已降批狀指揮施行所有歸教立班合依太常因草禮宣德門肆赦故事道

在左僧在右更合取自 朝廷指揮伏乞省部更賜詳 指揮施行申部本部今看詳欲依太常寺申到

事理施行更合取自 朝廷指揮申都省後批十月二十一日送禮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須至指揮

右差入鄭疾仰告示道正劉若謙等詳此知委仍取知委文狀連申紹興十二年十月 日仍符軍府行

下僧司除宣德門肆赦外餘時立班並僧在左訖佛者號天人師稱慈悲父聖中至聖道超十聖之前

天中之天德邁諸天之上所以天尊仰奉釋梵將迎丁佛化境之中三千界內莫不尊奉於佛者也如天

子巡幸於諸侯之國豈有列士之官不朝於萬乘者

也正其公其先後理當辨白尊卑苟知凡聖遠近貴
免金銀同價道術不約於萬里佛心廣化於塵汝當
取則於達士道人勿固執於屋愚管見而况佛先道
後良於群籍佛聖道凡今古之共悉也沙宜息妄
歸真捨邪救正迴心學佛真正修行消除幻妄之緣
解脫輪迴之苦佛會中常為善伴菩提路共結真修
高越世表而出凡契證真如而入聖無以我慢自
僻執邪妄而虛生浪死曠劫暴沉不能自救也悲哉

紹興朝旨改正僧道班列文字一集終

九十一

延寶八庚仲春

淺野久兵衛